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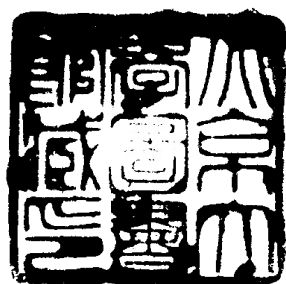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2/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七七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太師張文忠公集十九卷

〔明〕張孚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張汝紀等刻增修本

..... 一

弘藝錄三十二卷首一卷

〔明〕邵經邦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邵遠平刻本

..... 三一四

群玉樓稿七卷困亨別稿一卷附錄一卷

〔明〕李默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李培刻本

..... 五三一



太師張文忠公集十九卷

〔明〕張孚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張汝紀  
等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文忠集

十九卷》提要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洪惟

世宗肅皇帝入嗣大統勵精化理  
瀋澤海內之觀聽而總挈乾綱杜  
旁落清政本摧左貂之恣睢旋  
而歸之日闕

經筵親業耕鑿發文奮武而按覈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一

邊鎮以脩安攘網羅才實輒出

京朝官柄文事至於

違孝尊親明聖亶於述作漢宋挾其

謬鑿贊贊然稽古禮文取次釐

茲嚴

郊社朝夕之祀定

先師稱號之宜十餘年間樞機品

式靡不備具赫然

中興之烈此寧獨

主德茂哉則臣與有勞焉維時

太師張文忠公翊神明之孝思

躬格衆之曠覽建白典禮

睿志允諧成進士六年而登樞輔擁

躡風雲托契魚水

勅建良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二

明興一人而已嘉靖初一切翊罷表

章軼往憲來雖

宸斷天啓而籌帷造膝寔公翊贊其

間具在公奏疏中予嘗反覆讀

之彼其以孤踪抗羣呶發

明倫之偉辯擴不匱之

大孝其功卓矣然且上酌褒崇不黨

諛於人

廟之請下理忤逐乞

曠恩于異己之儔論掄首揆楊公

至再益力竟能霽

天威以全寬假論脫侯延齡之族罪

寧批鱗觸怒而不忍

世廟傷

勅建良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三

昭聖之心此豈庸庸者有哉蓋其矯

矯謬謬氣足以發其辯而剴然

動於忠篤誠懇之思則有獨至

者所以結

主知而光

聖德弼成嘉靖初元之治也逮其清

操竣節屹然砥柱瑩然冰雪世



紛外慕舉不足以動其中殆超  
立於埃壒表矣昔賈誼才亞伊  
管慨然請興禮更制乃不見售  
於謙讓之主而卒以自窮公孫  
弘年六十奏對合上意不數年  
而拜相然曲學諂於轅固多詐  
暴於汲直而難朔方商鹽鐵議

勅建皇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四

屈於桑孔買臣相業闇然惟溫  
國文正公嘗異韓歐持濮議天  
下義之而入相元祐遂標旋乾  
轉坤之績今觀之公以新進議  
禮立談取相有賈之通達而量  
則過有弘之寵遇而業則閤方  
之文正寔相伯仲顧蘓長公則

謂溫公進之速用之盡而歸於  
神宗知公之深然則公之所受  
知

世廟者豈其微哉孟子曰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蓋  
天祚我明而

世皇出以顯

勅建皇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五

中興若公者天為

世皇而生以名當世兩遇相得非偶  
然也

臨軒側席四歸四召

簡注始卒不衰訃聞

震悼輟朝三日贈賚有加

世廟之所為知公者豈其微哉予以

防汎過東甌父老能道公始末  
其居第樓院皆官為闢治所自  
治者猶然儒素迄今稱清白子  
孫益信公之相業彪炳固有本  
也公之孫中書君汝綱汝紀汝  
經出公集乞序余景企有年不  
敢辭故既讀而論著之如此

初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徐六

萬曆五年孟冬吉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前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湖廣提督學校副使監察

御史後學姑蘇徐棡謹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永嘉張文忠公遇

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

去旋召進公孤

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

賜手調藥賜居第書院額非出

宸翰則出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楊一

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

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

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

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

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

憚以為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

為麤大臣之學問能麤細俱入



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  
耳公教授姚溪精於三禮讀書  
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  
時進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  
辨才杜三事大夫之口衆目睽  
睽談笑自若即使不言大禮其  
議論之快心精神之透骨世誰

勅建貞義書院

全明張文忠公序

楊二

得而抹機之所謂豪士如玉山  
千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  
議時桂公萼方公猷夫夏公言  
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功  
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祭  
服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  
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

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  
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沐邊方  
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總  
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之屬  
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平  
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兵諸  
君子又能創一言否

勅建貞義書院

全明張文忠公序

楊三

上禁中不時出片紙勅小黃門立索  
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  
公援筆隨荅刻期取辦同官不  
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攷  
而分陰寸晷之間如宿構於平  
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  
書人公之謂矣

肅皇帝由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局變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卦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若臣宿儒齟齬焉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

祿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說者謂公一言取相類范睢公孫弘余獨否否公孫弘當會議開陳兩端使人主自擇不如公之強直自遂范睢甫入秦秦太后穰侯得罪去而公救解昌國公張鶴齡兄弟終昭聖皇太后之世竟得長繫者皆公力也公五十不治生產近清禁絕私交近正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鮑州之薦管仲曰其為人也罷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



是二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并避是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

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

勅建貞義書院

全歸張文忠公集序

楊六

盡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不讀也

萬曆甲寅孟夏既望

後學楚人楊鶴謹題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國家謚法以文為首其義凡十有一初未嘗重辭章即翰院諸公不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洪武初罷丞相不設用翰院史官備顧問或為殿閣學士歲久積資洊登三孤八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真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謚矣

世宗踐祚永嘉張文忠公以留曹郎

言大禮稱

上意向後言聽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一

寵渥而贈卹非諸臣所敢望  
倭讀其遺集而知公之謚文有  
以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以  
致太平郁郁斌斌天地之精蘊  
至是煥發昌熾故號文公去周  
千餘年而

世宗朝自

郊丘

宗廟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前二

文祖

文考

先聖先賢

親耕

親蠶造士取士大者兵戎祭

祀小者冠服品式革今之陋行

古之道比迹成周而率自公贊

之公之所以為文也按其集燦

然具矣嘗考謚文之義所云經

天緯地脩治班制二者惟

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

言者謂相不宜專用翰院翰院

不宜專謚文必以公為臣鵠焉

然謚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

差取于勤學好問者一百三十

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

信接禮者六人施而中禮者一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前三

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為

脩治班制王文節徐文貞為道

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

新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

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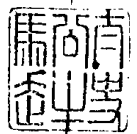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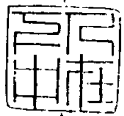
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雕蟲

小技所可挈較短長哉繼公而

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謚文  
 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  
 得君誠專為衆所側目捏抗不  
 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  
 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  
 江陵沒而遘禍謚追奪家見藉  
 近日商丘相公始行其遺文為  
 之序而後進亦有訟言其功者  
 人情薄公論晦較嘉靖時懸殊  
 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  
 友周君繼昌分部東甌表章先  
 哲行公全集屬楨序楨三復之  
 公所為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  
 古也其是非利害究徹終始也

其敷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  
 覆辨難意氣勃發也其据執堅  
 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  
 日語即謚文之義于公殊覺未  
 盡傖父管中窺豹財見一斑安  
 能以序為公重聊致嚮慕感歎  
 之私云爾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周蓮峯老公祖回汝紀書謹附刻

承命

先公集叙念此

名世之業不佞名位既薄筆作又枯



曾一脫稿讀而汗顏仍付祖龍稿

京山

李太史書郵之便索其援筆不關月  
遂得之云見諸序發揮已盡無已  
以謚立意考訂詳悉語意環瑋洵  
是當今韓子足與

名刺並不朽矣借以塞諾惟

勅建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前六

高明亮之殺青報竣即不佞還山後

幸勿忘惠

毘陵周繼昌頓首具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張文忠公嘗

肅皇帝朝以言禮稱

上意六年而首端揆遇合甚奇恩寵  
甚渥勳猷爛然去今七十餘載  
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錄  
之初論對錄列

勅建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五

宸章睿藻於前附公條荅於後一論

一對如相賡載次奏對錄則

自上手疏封事不復列

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贈送序記  
諸篇今摭為一書敷奏之文仍  
前奏對而稍增補待與文特始  
加詳有奉

勅謨者有恭和

御製者洋洋纓纓靡不備載概公生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叙之  
不佞茲誦諭奏二錄諸所以序  
以備矣或以公為言禮驛貴豈  
以為非盡絲言禮貴或奇其投  
合之易或稱其不避是非之難

建寧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卷三

或以公為能不失相之柄又或  
著其相才之高相業之盛令不  
佞搦管揚言何能有如然諸序  
中直侈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  
飾章繪句繡飾肇悅者經生之  
文也黼黻皇猷鋪張治道者宰  
相之文也經緯天地炳蔚帝王

者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

臣下同宰相之文不與經生同  
而公之所為文又不與他相同  
凡公所遭逢之事非朝家恒有  
之事也故公所撰著之文非文  
章家恒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  
儒負經綸述作之才立朝之章

建寧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卷三

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  
成帙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  
書追秦擬漢孕宋苞唐網羅雖  
富組織雖工不過勒成一卷斷  
以不朽自命非必盡關乎朝廷  
國家之故子大夫竭忠摠愷感  
時憤事如賈太傅之策晁太常

之論陸宣公之議蘇文忠公之  
策略策別能於廟謨國是有裨  
或以條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  
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  
欲詢其言或用或不用或聽或  
不聽皆積日夜熟思預擬而成  
之而後以効之上非能取奏於  
咄嗟俄頃間上驟問而下猝應  
也夫至臣相驩召見面議上世  
有之至勤

天子之筆札連章累牘反覆諭對  
御書之下逮僮論之上陳稱爵字別  
號而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惟公之身履之也惟公集中見

之他文章家曾有是否且初登  
用於正德之季時年已五十矣  
肅皇帝以茂齡繇藩邸入登寶位繼  
嗣繼統之議未定

新主尚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刊定之  
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轍

至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  
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闕三  
事大夫之口

天子倚之自是遂復用公爰立之命  
出于

帝賚外不繇廷臣之推內不緣中涓  
之口為中興實相第一盛事故  
凡

上欲有所為而不敢就或有所疑而不敢

決縣下

手札非時遣小黃門齎以問公立索

回奏而公援筆隨應如儀衆皆

議郊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所

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貴賤

必俟公商確而後定而後遂

初建康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錄

卷六

舒其所為文如此也何序序

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

之聖人而歸之如天之堯舜稱

其文為煥宣他聖人盡皆無文

哉君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

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教授人

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

者乃在於禪受揖遜之交通父

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

臣之正局成勳華之協首開萬

古文明之秘故仲尼煥而天之

肅皇帝以天之文為文公以

肅皇帝之文為文大位若禪受不

以世及拘也

初建康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錄

卷七

溫有藹若都俞不以簾陞馬也國統

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仕俗禮

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昌序此

文之至也夫惟有王者之興然

後有名世之後能儀非常之禮

而煥未有之文漢文帝新自代

入周絳侯為相重厚少文問之



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  
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  
少年喜事不中機宜卒莫能移  
謙讓不逞志其言後六年驗  
直至再世而後行此猶徑生之  
文耳

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

勸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錄

五八

不與謙讓者嫌以通達速過洛  
陽而遭時邁會勝之功名著於  
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真所謂宰  
相之文哉如其證今鄉故按藻  
摘辭則文家之刺技耳非所以  
盡之也

萬曆乙卯季春既望

溫陵後學丘應和頓首



勸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錄

五九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夫常人而常事也則世共安之  
若以非常之才創非常之業其  
始未有不駭且疑者故自古豪  
杰出身任事不變色於山摧不  
瞬目於麻走而一家一國天下  
之非皆不暇顧然後得以抒其  
獨見究其宏施而與天地俱蔽  
非苟而已也我朝

勅建身義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一

肅皇帝龍奮湖湘河魁手握廟然與  
天下更始而恥言守府為不世  
出之君文忠公以孤生末寮一  
介修主其際風雲其擅魚水用  
能托肺腑而竭股肱為不世出

之相金之礪舟楫之濟鹽梅之

調雖不乏人要於史所稱公折  
姦偉屏芑苴明主威蕩國露章  
然救時名相何減元之所欣  
顧執鞭馬竭來甌越因得伏竭  
祠宇徘徊故址若或見之而公  
孫太守公遠哀公遺藁而梓焉

勅建身義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二

且激予言謬曰讀其書知其人  
人之知公者遇主奇耳結主深  
耳而不知其首倡大倫力排羣  
喙張睜明目不獨置身榮辱外  
并置身是非外而始成其為公  
也蓋當大禮朔議新萌而下據  
臂相角文襄諸公後勁未起公

挺隻身掉寸舌縷、乎纏、乎  
隨駁隨應玄黃其戰使少憚衆  
寡之形色沮氣奪而退一步地  
幾無容所矣故曰置身榮辱外  
也且其時爭者皆老臣名流排  
闥叩關在彼為批鱗在此為承  
頭儻顧惜小嫌而身名雞狗不

勅建皇義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三

將呼吸而是非亂耶公之言曰  
大孝明於天下後世臣死不憾  
究之明倫典成至今雖不沒諸  
公之勲而終不能易公之是教  
曰置身是非外也玄公幾百年  
而為今之國是人心真有如牛  
渚之浮沉而阿阿之變句然者

徒之輩上君子攢眉作屋然前  
竟後而扼腕於其難噫出得置  
身榮辱是非外如公者起而任  
之哉縱觀集中如榮虜榮侯草  
鎮守議宗室重守令種、經濟  
皆今日所受之病而當日已試  
之方革命紉之術傳而束手於

勅建皇義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四

割解戴人之書在而咋舌於汗  
湧則榮辱是非不能脫然胸次  
有以掣醫國者之手耳予備員  
史局讀

肅皇帝實錄其世紀簡嚴諸大臣生  
平行履裁削幾盡而公獨為典  
覈則江陵張公筆也無久其亦

器業有足相當而苟可以尊  
主庇民安國室家不妨違俗而  
堅持負謗而獨信一時不免於  
駭且疑天下久而安之激有契  
合然者因讀公集而不能不寄  
思於兩文忠也

浙東備兵使者前

勅建忠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序

李五

國史編脩廣陵後學李思誠頓首

拜撰



直師張公忠公小像



御贊詩

戊子新正吉 春饗

祖廟親

祀禮忻已成 肅駕回宮宸 登輦偶回顧

輿南一輔臣 貌奇真才傑 形端志氣伸

外馬表貞一 內則抱忠純 誠正輔吾躬

清白飭乃身 予喜荷

天眷

賚賢作邦珍

庶幾臯夔輩 望以康斯民

勅建忠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御贊詩小像

序後一

國史傳

世宗肅皇帝嘉靖己亥春二月致仕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卒浙江永

嘉縣人字茂恭初名璉今名字

上所賜也正德庚辰舉於禮部明年辛巳

上登極賜進士時方議

獻皇帝尊稱大禮孚敬即上疏分析繼統繼嗣之義

為

上明父子之倫不可奪衆咸不悅壬午授南京刑部

主事甲申以大禮未正仍上疏爭之與桂萼席

勅建義義院

龔憲集國史傳

序後三

書方獻夫霍韜同被

召至京與衆廷辯竟成大禮陞翰林院學士乙酉

陞詹事丙戌陞兵部侍郎丁亥

勅掌都察院事治張寅獄是冬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賜銀圖書二其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戊子

加少保纂修

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己丑

命主會試其秋罷政歸行及天津

遣行人周禪齋

勅召旋卒外更名及字

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印其年乞歸壬辰

遣行人周文燭齋

勅召入進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以星異乞

歸其冬

遣鴻臚寺少卿陳璋齋

勅徵之癸巳復任加少師乙未以疾乞歸

上累諭固留為之

親製藥餌疾亟乃許致仕

勅建義義院

龔憲集國史傳

序後三

遣行人周光文御醫袁遷齋

勅送之月給官廩八石歲撥輿隸八名有司特加存

問丙申

遣錦衣千戶劉昂視疾齋

手詔趣其還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至

詔強起之至金華疾又作乃止至是卒

上深加悼惜

賜祭葬有加贈太師謚文忠仍特廢子遜業為尚

寶司丞孚敬深於禮學丰格倜傥大禮之議乃

出所真見非以阿世既以是受



上知眷驟躋崇顯而一時議禮諸臣咸被重遣累疏請寬之及奉

詔鞠勘大獄獨違眾議脫張寅之死而先後問官得罪者亡慮數十人以其搢紳之士嫉之如讐然其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其掌都察院不終歲而一時風紀肅清積弊頓改在內閣自以受

上特知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多不與聞者至于清勲戚莊田罷鎮守內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絕海內治矣至其持議守正雖

勅建貞義書院

卷之八

居後

嚴諭屢下陳辭益剴切不撓

上察其誠久久益敬信之常以元輔羅山呼之而不名其卒禮官請所以易其名者

上親按古謚法以孚敬能危身奉上

特命謚文忠其眷遇之隆始終不渝如此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乎敬云

萬曆壬午汝紀訪鳳洲王公於弁園極頌

肅皇帝與先太師際遇始終之盛自

明興無兩焉因手錄此傳見貽今奉梓于集之像後用識先勲云孫汝紀薰沐拜手書

太師張文忠公集編梓校名公姓氏

欽差巡撫福建浙江等處叅政司掌印主道顯

欽差巡撫福建浙江等處叅政司副使丘應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左叅議周繼昌

欽差巡撫福建浙江等處叅政司掌印李思誠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按察司副使李叔元

溫州府知府何廷相

繆國維

同知吳學周

劉之藩

勅建貞義書院

卷之八

集

通判蔡世勅

車登雲

推官蔣鑒儼

永嘉縣知縣汪廷臣

霍化鵬

樂清縣知縣沈立義

瑞安縣知縣吳養忠

平陽縣知縣洪啓哲

泰順縣知縣呂紹淵

江西九江府知府項維聰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奏疏卷之一

正典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正典禮第二

正典禮第三

嘉靖三年

正典禮第四

正典禮第五

正典禮第六

正典禮第七

辭陞翰林學士

再辭

禮成辭職

再辭

三辭

奏疏卷之二

廟議第一

嘉靖四年

廟議第二

論給事中楊言

再論楊言

廟街議第一

廟街議第二

廟街議第三

辭陞詹事職

論解言禮諸臣

嘉靖五年

請給假焚黃

再請給假

謁廟及奉安神主議

再議

論大學士贊宏

乞休

論免繳大禮集議

再乞休

顯陵議第一

顯陵議第二

進四箴

謝御註四箴

公職守

疏惠通河

奏疏卷之三

進大禮要畧

嘉靖六年

論纂修

應制陳言

論邊務

自陳乞休

再陳

辭免兵務

公會推

論邊將

樂舞議

再議

進明倫大典初藁

論御史馬錄

考選御史

論勘處倭寇

請刊勒勅諭

明舊制

慎科目

辭掌院事

催取以憲官員

申明憲綱

辭免陞職

請諭三法司

禁革貪風

嚴禁約

頒布大獄錄

公頒曆

論館選巡撫兵備守令

奏疏卷之四

辭免加秩

嘉靖七年

請賜書院額名

辭免修建書院

再辭

進杜詩訓解

辭免恩典

再辭陳情	三辭
請宣諭內閣	重制詔
請平潞州議	請定服制
應制陳言	
奏疏卷之五	
災異乞休	省煩費
八年	
自陳休致	請給假
再陳休致	陳謝 遣醫
謝 遣使 欽賚	病痊陳奏
謝辭還籍	辭取復任
勅建皇極院	勸張憲集奏錄
謝 勅官 召復任	召謝 手勅入閣辦事
謝 勅諭銀記	書院成陳謝
謝 聖諭	請寬免楊一清
再請	謝寬楊一清
辭內閣首任	日食陳情
請議處內閣官	奉對 聖諭
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	
安民飭武	
奏疏卷之六	
重守令	論用人
	嘉靖九年

議郊祀	議分祀
再議	三議
謝 賜大學衍義	嘉禾頌
議處宗室	謝妻安英預造壽墳
進女訓詩	請廣儲嗣
謝視祀 天祭器	謝視祀 天龍林御案
謝 聖諭欽定冕服	奉 聖母遊宴
無逸殿幽風亭議	君臣同遊議
奏疏卷之七	
議孔子祀典第一	議孔子祀典第二
勸建皇極院	勸張憲集奏錄
議孔子祀典第三	議孔子祀典或問第四
辭避	奏謝
謝 陞上侍立	議祀先聖
謝賜 御筆堂額銀印彩幣	嘉靖十年
謝 賜更名及字	御筆大書
召遊西苑	復開國勳爵
奏疏卷之八	
休致陳謝	問 安
進錄 御札	謝頒 賜欽天記誦
謝四郊工完	欽賚

問 安	謝 西苑工完 欽 賚	問 安	謝 勅官 召復任 嘉靖十一年	自陳休致	謝 勅官 召復任 嘉靖十二年	召游西苑	救張延齡第一	救張延齡第二	議處大同兵變第一	議處大同兵變第二	議處大同兵變第三	議處大同兵變第四	議處大同兵變第五	辭免加秋 嘉靖十三年	論孟夏裕享第一	謝 召視祀天青霽	乞休陳時事	再乞休致	請 賜樓座額名	陳乞休致 嘉靖十四年	謝 手調藥餌	再乞休致	謝 勅官護送	問 安 嘉靖十五年	陳奏愚情	謝 勅官 召復任 嘉靖十四年	慶 賀	乞 恩調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問 安	問 聖母安	謝 恩 嘉靖十六年	慶 賀 皇子誕生	請 冊立東宮 嘉靖十七年	謝 宗廟工完 欽 賚	遺疏 嘉靖十八年	附疏	進繳遺疏	謝 卹典	乞 恩改葬	部覆改葬	勅建賢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奏疏 終
-----	-------	-----------	----------	--------------	------------	----------	----	------	------	-------	------	-------	----------------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一

正興禮第一 正德十六年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廼即勅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茲

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

勅建皇義院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一

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

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

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

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

朝議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

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然也夫天下

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厠立清朝發憤痛心不

得不為皇上明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

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

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

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

尚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

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臣

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

豈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

夫孝宗興獻王兄也興獻王孝宗親

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無嗣

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

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

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

使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

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

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

勅建皇義院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二

後況 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  
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  
統 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  
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 大統不可絕為說者  
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  
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  
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  
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  
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  
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  
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  
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  
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  
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  
宜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獻王不失其  
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  
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  
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  
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

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 皇上虛已宏大疇咨  
衆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  
且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  
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  
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  
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  
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  
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  
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  
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  
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  
切聽 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  
臣叨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  
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  
紀不明而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  
為三綱五常之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  
已乃據禮書別異同明是非上塵 聖覽然此  
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所共知也間有一二  
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文章擊臣目為諂諛



詆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已具皆銷  
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上聞祇  
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非  
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  
也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  
未之學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  
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  
衆議乎則衆議未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  
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  
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

大禮或問

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

孝宗而以 興獻王為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  
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為言  
者何也臣荅曰此義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  
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義甚不得

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之  
定陶共王之子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  
子為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  
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  
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以 祖宗大業  
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為之子也 武宗嗣  
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  
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又未  
嘗託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  
矣今者必欲我 皇上為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為 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  
竊原 孝宗既以大業授之 武宗矣其心豈  
肯舍己之子而子兄弟之子以絕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矣其心豈肯舍己之父  
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絕其統乎茲  
議也 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之恩  
天性也不可絕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  
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

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承 祖宗者也蓋嘗三復迎立之詔矣

曰 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議之公也又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宗皇帝之統說之變也由前

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武宗也是 武宗

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無傳矣問者

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統

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

矣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

承厥有常序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

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也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無非盡子道也

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 皇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

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夫

武宗賓天羣臣定議以迎我 皇上也遵 祖訓也

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興獻王

弟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

有我 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

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於 武宗兄

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 孝宗伯姪也亦謂之

父子也於 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而

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 興獻王藩王也今

嗣 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父子之名得

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瞍殺人

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今

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

於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

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

倫輕也而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

果於無後乎臣答曰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

之 武宗而重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哉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唐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哉問者又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絕人父子也夫古之為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為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者也但

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 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當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為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 大統有不得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傳以令眾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皇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  
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坊之  
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天子厥後高貴常  
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彛曰有為之私非  
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興獻王別立廟  
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荅曰立廟  
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  
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  
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  
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  
以魯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  
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荅曰孔子在陳聞魯  
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  
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  
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  
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  
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興獻  
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  
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興獻王  
主於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

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  
臣荅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  
所以藏其體魄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  
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  
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  
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興獻王  
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荅曰追尊非古也自文  
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為  
父乎瞽瞍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乎  
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  
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皇上之心而已  
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  
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  
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  
誠也何獨至於我皇上而疑之而使君之尊  
親不如己之尊親也是愛君不如愛己也問者  
曰或以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也臣荅曰  
此膠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崇仁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其母豈  
人情哉今迎之而至天子之母也為天子之

母襲王妃之號則 朝廷之相臨 宮闈之相接皆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為天子母為臣妾竊恐我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以為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踵其非者也予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為父而以史皇孫為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為之子有哀帝平帝為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篡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為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為父而以南頓君為叔

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獎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為法也哉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為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入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日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為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

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況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聞於人而不當聞於上也如之何臣答曰義於人未嘗不當聞也聞之以說為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間談以為無益也故聞於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為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為忠矣問者曰子之言備矣人以為邪說也奈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哉小子何能取避此不韙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盡其心而已使義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義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義不

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乎故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三 嘉靖三年

臣伏惟 皇上遵 祖訓入繼 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以 皇上為孝宗之嗣絕 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 孝宗之統失 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惜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為問答論辯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寧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 聖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 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為歎與之爭焉既而帝 興獻帝以為 皇上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規 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為皇考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不顧 皇上為

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為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既

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爾 詔告天下自以而今

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而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

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

以自伸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

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

見不足以明 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

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為黨臣謂天

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

臣不能強人者也執政不能強 皇上 皇上

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

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

付之天下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

阿理屈而詞執所謂寧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

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

受 昭聖皇太后懿旨為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 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

興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臣正所謂留此一字以

滿 皇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

武宗遺詔為繼 大統非奉 皇太后懿旨為之子

也況 高皇帝垂訓固亦 皇太后所宜必知

者也何背之有 皇上自藩邸為 興獻帝子

服父服矣迎立之 詔嗣皇帝位繼 武宗統

矣此後其初何不可改之有故今 興獻帝之

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推尊者人

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

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竊恐天下知禮義

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

必亦不能自己者也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

以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以泯

皇上之心者也易曰敦復吉迷復凶如其道萬世不

可改也如其非道不終日而可改也況今日以

君改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疑憚而不決邪伏

乞再 詔中外必稱 孝宗為皇伯考 興獻

帝為皇考 武宗為皇兄則 皇上父子伯姪

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

萬世之望也

正典禮第四

臣等伏惟今日典禮之議以 皇上與為人後者禮官附和執政之私也以 皇上為入繼大統者臣等考經據禮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小大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理而已勢論之天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說而歸己猶草芥也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者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傳聞終日相視莫敢先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蔽不足以成 聖孝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推誠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為入繼 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慈聖皇太后為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之大義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朕不得徇於宮闈謀於左右爾文武羣臣盡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在朝之臣其不感泣而奉詔者未之有也夫禮失求諸野詢之羣臣猶未也皇上何不告天下萬民推誠而詢之曰朕以 憲宗皇帝之孫 孝宗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遵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武宗皇帝倫序當立之詔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則朕實為入繼 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初議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父母朕未及思遽詔天下顧茲有乖綱常不成典禮今當明父子之大倫伸繼統之大義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 皇考興獻帝 聖母皇太后去興國字此萬世典禮凡爾山林耆舊盡各念父子之親懷君臣之義其與朕共明公義於天下如此則凡天下臣民其不感泣而奉 詔者未之有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其威雷霆其明日月臣等敢與此議

者誠以 皇上至情決不可遏禮官初議堅不肯改未免重傷 皇上之心臣等實懼焉竊謂崇卑之位雖殊君臣之義則一故敢冒昧以備采擇但附和之徒必有以此求臣等罪者惟皇上察之苟得 皇上大孝之心明於天下後世臣等雖萬死無憾矣

正典禮第五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為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為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 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

勅建皇壽院

奏張憲集奏疏卷之

三十一

勅建皇壽院

奏張憲集奏疏卷之

三十一

下換 皇上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排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之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為之子也況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奏可今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名

曰輕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

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

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五曰

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二

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

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 萬乘之尊乎今試

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播諸 宗祝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母謂妾之無

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

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

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

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

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

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

禘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

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

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 皇上  
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匪  
不亦異乎

### 正典禮第六

臣等伏惟 皇上以純孝之心明綱常之典夫

何禮官附和奸權失禮於初匿非於後百計阻

遏三年不成伏承 明命三至促臣等來京蓋

欲令與執政禮官別異同決是非 親賜宸斷

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臣等朝

見尚有二三權奸大臣先行風示大小官員俱

不許與臣等往來且又浮言恐嚇必欲使臣等

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揜己之罪也孔子有曰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臣等所據者先

王之禮也羣邪所挾者奸臣之權也奸臣之權

敢以脅 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

臣等乃不為所動則又嗾所私言官媒孽不情

之詞重肆欺妄伏望 皇上親臨 便殿集執

政禮官許臣等各執證據典籍面折再 詔之

誤兩考之非以破奸權邪謀以成 聖明大孝

早賜臣等還任供職實至願也且祖宗言官之設本為天子耳目今率甘為權臣鷹犬甚可恥也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此之徒無父母者也為子不孝為臣必不忠何足與議也

### 正典禮第七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候勅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情未盡者條陳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

勅建真書院

全歸張憲集奏疏卷之一

二十五

一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幼非社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至漢成帝立定陶恭王子為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王子為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

今議禮之臣畔古禮書強執皇上為孝宗皇帝後此欺妄一也

一祖訓天子無為人後者臣等伏觀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禮官必強執皇上為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

勅建真書院

全歸張憲集奏疏卷之一

二十六

高皇帝訓亦不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為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皆無為人後禮自古為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為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為人後之例如閭閻中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天子為人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實入繼大統之君臣等伏讀 武宗皇帝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嗣皇帝位是繼 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為 孝宗皇帝之子之說至 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皇上為 孝宗之子繼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宗皇帝之詔背 獻皇帝之恩遂致父子君臣皆失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 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帝為皇考 慈壽

皇太后為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為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為人後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皇上之伯 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為重焉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為輕焉輕者反重重者

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皇帝 皇伯母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為皇伯考宋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祖訓凡親王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倫序入繼大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伯考今禮官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為 獻皇帝立廟京師臣等謹按漢宣帝別為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光武別為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漢哀帝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蓋成帝曾立哀帝為子故師丹以為不可者以共王為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為成帝子以 獻皇帝為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 禮官又以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仁宗立濮王子為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 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羣廟之主以從禮也今禮官以為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 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當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治官中諸等婦人官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況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陷 慈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嫡孫承重者為祖父母服三年 壽安皇太后

止生 獻皇帝 獻皇帝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賓天 皇上實承重嫡孫當率天下為三年

喪禮也禮官乃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但

以文移行之兩京而已夫以日易月三年喪應

二十七日期年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說果

何制也 壽安既為皇太后矣為 天子祖母

矣當 詔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以詔及

兩京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當

尊 獻皇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安皇太

后此等已往之事莫大之失為天下後世所訾

皇上雖欲追悔而不及者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

邪議禮者皆安然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頒 詔令仍宜更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曰父

曰母死曰考曰妣蓋人之生必各稟於父母而

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童子亦羞稱之

可加之 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知傍注奉

祀果何稱乎近者傳聞 皇上於 孝宗皇帝

稱嗣子於 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 恭穆

獻皇帝既稱長子於 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

乎長子嗣子之別為二主傍注之稱自古經傳



所未載也今 皇上改 詔在一言之決不改  
則萬古之議此欺妄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決然以 皇上

為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為 孝宗皇帝之子妄

議者決然以 皇上為 孝宗皇帝之子非入

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決夫為 孝宗

皇帝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

禮官附之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

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

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

勅建皇義院 全明張應集奏疏卷之二 三十一

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

不知者止二三月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輒目

為奸邪風言謫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禮者憑為

舉主恩人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六科

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

自草一疏不令眾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

令吏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

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銜冤而去無敢聲言

至於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

餘者聽從勢有所迫故也今在 廷助臣議者

不為不多瞻前顧後但領首稱是默然喟然而  
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  
今獨無媿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辭陞翰林學士

臣伏承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者臣聞

命驚惶舉身莫措顧茲侍從之職可濫愚慙之才臣

伏念議禮之初黨比雷同綱常風掃臣時初叨

進士積念 朝班不得不為 皇上明辯其事

時羣衆交攻猛於虎口一人議論輕於鴻毛伏

惟 皇上純孝之心降自 天衷匪由人奪然

勅建皇義院 全明張應集奏疏卷之二 三十二

猶欲稽公論不任私恩遂致廷臣三年聚訟微

臣寸心遲違雖有再 詔之頒益彰兩考之失

伏承 明命三至取臣等來京蓋欲令臣等與

執政禮官講明一代令典以為萬世法程未蒙

面見之召遽有望外之 恩竊謂 皇上召臣本為

愛禮臣等趨 命豈敢愛官今兩考之失未更

萬世之議無已伏乞收回 成命容臣進講以

破邪謀以成令典仍 賜臣以原職還任則

皇上成聖明之孝微臣免干進之譏臣不勝感激候

命之至

再辭

臣伏蒙 聖恩陞學士職已具奏請辭未蒙

俞允特賜褒存弗庸一介孤生叨逢千載奇遇殫身

莫報沒齒難忘臣竊謂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芻

蕘之言聖人擇焉今是非大謬於讒言而正中

賴存乎 聖斷苦小夫之朋比傷大道之不明

臣得免投裔之誅敢與登瀛之選再乞

聖明收回新命容守舊官典禮終期於講明

聖孝決成於丕應臣不勝懇切候 命之至

禮成辭職

勅建貞壽院

全懷德集奏疏卷一

三十三

臣叨逢 聖明在上議著當代典禮臣與桂萼

等其始生不同方官不同署竊見一時朝議有

乖萬世綱常是以見同論同遂不嫌於犯衆理

直氣直乃不覺於成仇幸獲 聖明難勝衆口

伏蒙 特旨陞臣以學士之官責臣以備講之

任彼時不辭無以明微臣之志終辭無以答

聖明之心今 明詔重頒大禮攸定實皆出自

聖明裁斷非臣愚昧所能與也昔孟軻氏千里見王

人以為千澤三宿出畫人以為濡滯今固無孟

軻自任之君子亦終無尹士自責之小人此臣

等所以義在當去而不苟容者也況學士之官

居切近之地臣學不足以備經筵講讀才不足

以効史館編纂原非竊祿之官深懷素食之恥

伏乞將臣放歸田里免玷班行又竊念今日驛

堦雖雜進亮朝題題終難逃禹鼎仍乞

皇上自此親君子遠小人以迓 天庥以臻至治俾

臣白首遂箕山之願彰唐虞之盛矣

再辭

臣初因典禮之議不虞執政之臣樹黨匿非壞

法亂紀彼時直受人盡言而未遽去者誠以微

勅建貞壽院

全懷德集奏疏卷一

三十四

臣蒙不韙之名其事小 皇上誤不孝之名其

事大故不得已奮一人之身撓百邪之口幸遭

皇上英明剛斷更定裁成破萬古不決之疑垂百世

不刊之典臣知非功首實為罪魁誤蒙

皇上進臣今職是以再辭而勉強拜 命三辭而莫

遂歸休然心迹之未明職任之未解故也夫君

子小人不辯則治亂不分茲如行人司司副柯

維熊所言寔各有為記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

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夫 皇上擴大

孝之心成尊親之典是厚也非薄也以臣等為

君子則不敢為小人則不甘惟在 皇上早辨之而已竊懼食祿不忠者天地弗金成功不去者造化所忌旅進旅退原非素志知止知足實出本心伏乞 賜臣早歸田園無污翰苑苟臣之不去恐讒邪之口終未能已 聖明之心終未能安卒使辯治之 朝長為聚訟之所如此則 皇上奚取於臣之用臣奚補於

皇上用哉

三辭

臣荷蒙 皇上責臣以典禮之講進臣以翰苑

勅建真書院

金鑾集卷之三

三十五

之官 命不獲辭心常負媿一朝殊寵千載奇

逢然非不欲竭誠殞身以報 皇上顧今勢有

難容職有難盡不得不為 皇上再陳之伏觀

大明會典所載凡經筵 欽命內閣學士知經筵事

或同知經筵事日講官於翰林院詹事府春坊

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凡修實錄史志等書內

閣充總裁翰林院學士等官充副總裁皆出

欽命 祖宗典章罔敢踰越臣忝為學士之官經筵

日講纂修實錄臣之職也舍此無他職也今

皇上與臣之官內閣奪臣之職 皇上視臣如手足

內閣視臣如寇讐是以徒令臣飽 皇上之祿

而不能充報 皇上之心也今夫庶府百司之

官皆有常職以食於上曾有官至學士無常職

而但食 君之祿乎苟少知禮義廉恥者決不

苟容而謂臣等為之乎及今纂修 恭穆獻皇

帝實錄仍敢犯侵官之令奪學士之職夫謂

獻皇帝不當稱考稱帝者內閣之人也謂不當立廟

京師者內閣之人也至臣與面質理屈詞窮乃

懼臣以不測之禍而懷二心者內閣之人也倡

言若再更詔我決先去卒乃斥之不去者內閣

勅建真書院

金鑾集卷之三

三十六

之人也名正禮成輒專實錄之功求隴斷而登

之者內閣之人也 獻皇帝有靈喜乎怒乎夫

入則面諍於君退而不失其和道也今詔更禮

定正宜協和以定國是而內閣日以仇恨臣等

為心使臣勢有難容職有難盡是宜求言者之

紛拏也夫古之大臣用人之善有休休之心今

妨賢病國一至於此卒使真才忌而不出正論

隱而不聞其能成天下之治也幾希 皇上志

慮日開聰明日廣姑試之而徐察之臣不敢盡

言也昔孟軻氏有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原缺

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  
孝元帝是為千紀亂統人到于今非之今何淵  
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  
是為千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  
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  
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  
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  
勅建皇書院 命張惠集奏疏卷之三 二  
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  
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  
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  
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為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  
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  
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  
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為小人所

破壞邪

廟議第二

近該署丞何淵稱

恭穆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入祀

太廟臣等據禮反覆明其不可節奉

聖旨待會議來朝廷自能審處臣等知

皇上雖孝心無窮而禮之大閑不肯踰矣續該禮部

會議 上聞奉 聖旨你部裏再會多官上緊

議了來說臣等聞 命驚疑措躬戰慄切謂此

禮初議咸以 獻皇帝宜稱皇叔父與獻大王

矣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而尊稱 興獻帝矣

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 皇帝本生皇

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生二字

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義

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

下之中正也及不可過亦不可也

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為民極者也假使

獻皇帝於禮當入 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

今日言之也今者未聞 皇上審處之言而但

有再議之 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豈臣等前

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后議當議當而后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 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

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 獻皇帝主於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揆今之制度均為有礙臣等萬

死不敢以此誤 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

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

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

理曲從誤 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

勅建皇極經世一

金匱要略卷之二

四

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

罪也今日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 皇上大孝

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惓

聖明垂察焉

論給事中楊言

臣等初因講禮排斥非議非不知一人難犯眾

口也緣忠義所激雖死有弗顧者幸遭

聖明親自裁定竊謂此禮非一代之典所爭非一代

之人又肯為一身之官謀哉前後嘗六求解職

未蒙 俞允然尚未之去者 聖明在上不忍

去也臣等揣己迂踈與世違忤是以經筵不宜

與也纂修不宜與也豈考試官又宜與乎非惟

臣等無有此心執政於臣等亦未嘗有此心也

給事中楊言等亦自知之明也顧乃言出無稽

必有陰主之者過用私心巧滅公道惟

聖明察之恥復與辯伏乞速將臣等放歸以全進退

倘 聖明勉留復勤則朋奸攻擊復甚卒致體

統上失威權下移非國家之福也

再論楊言

給事中楊言等所陳以科舉為名設心排陷臣

勅建皇極經世一

金匱要略卷之二

五

等已將乞休情詞具奏夫楊言欺詐之心

聖明必自洞察宜無與辯緣臣等名節所係不容不

辯者也楊言與臣等敬同年進士臣等敬抗議

大禮之初楊言嘗對面稱是不一而足此其本

心之未喪也既而言頗外傳恐招羣害反專攻

擊臣等以為安身還官之地此其本心之盡喪

也如此反覆舉朝皆知將誰欺乎今幸列諫官

正宜効忠不欺可仍挾私附黨其所言云輸粟

南來者相傳以為南北考官必學士桂萼張孚

敬也夫考官 簡命出自 朝廷詎能先料今

輸粟南來者果有此言即是買求倖進之徒所當追究楊言當指何人姓名不宜含糊欺

君也又云執弟子之禮於門下是可決取也夫黃緣考官貢題壞法前者翰林院不為無人惟曲學阿世者能之而謂臣等肯為之乎今在朝間有與臣等往來即百計陷害敢有執弟子禮於門下者楊言當指何人姓名不宜含糊欺

君也又云執政泥於桂萼鄉里之私而誤薦之則大啓僥倖之門今執政止大學士費宏與臣萼鄉里其懷忌嫉之心皇上所知楊言當指何人

勅建昌義院

全張彙集奏疏卷三

六

姓名不宜含糊欺 君也前者 仁壽宮災楊

言曾謗 皇上誤用臣等成此非禮所致已寘欺罔之誅今仍肆浮言扇惑羣醜諫官而用斯人豈國家之福乎夫 朝廷之患莫甚於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植黨漢唐宋之禍可痛心也今大禮出自 聖裁羣臣正當洗心改過同寅協恭豈宜讐視 朝廷樹立黨與一至是乎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楊言所奏究問明白如無指實姓名當伏欺 君之罪仍乞將臣等放歸庶朋黨消而國是定矣

### 廟街議第一

茲禮部題稱

世廟與 太廟同街禮無明據宜無不可故請

聖裁羣臣正宜同寅協恭考經據禮乃互相推托遂

致 皇上之心不安而橫議無已也臣等謹按

禮考工記左祖右社今 端門之外左題

廟街門所以識太廟由此而入非即太廟門也右

題 社街門所以識太社由此而入非即太社

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今 廟街門即古左曲

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儀禮筮于廟門其方位

勅建昌義院

全張彙集奏疏卷三

七

可考也故承祀之時曲門不下輦至南向之門

始下輦今議是與 太廟同街統於所尊非與

太廟同門也以為異廟必異路者實初議分別之過

也若必由 左闕門入則左闕門亦當改為廟

街門是國門左有二祖非統於所尊之義矣此

該部所以不敢固執不肯以無據之言欺

皇上也其曰移 神宮監拆牆伐木當質之於禮事

苟得為則毀宗躋行古禮未嘗無之曾謂有驚

神靈而古人為之乎竊念夫議禮之初爭稱帝

而復爭皇今爭立廟而復爭路實無謂也是在

皇上早決之而已茲奉 明旨便與會議多官相看  
臣等職在論思義不容默伏乞 聖明獨斷據  
禮由正從 廟街門通路庶 神位成尊親之  
統 祖禰全孝敬之心一代典禮無遺議矣

### 廟街議第二

臣等謹按周禮考工記凡建國前朝後市左祖  
右社治民事神幽明向背卒有定制我 朝兩  
京建都雖門堂立名不同而 朝位 寢廟

社稷稽古定制而不敢易者也近議開 世廟之路

由闕左門入不應由廟街門者但咸云廟街門

勅建皇義院

金匱要錄卷之二

人言

有千 太廟而不思闕左門有千朝堂也按古  
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故今 午門左右為兩  
闕門有關左右之名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許  
慎說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中央闕而為道故  
謂之闕崔豹古今註云闕為二臺作樓觀其上

其狀巍然以懸法象故謂之象魏使民觀之因  
謂之觀周禮每月朔必懸法象魏實治民之所  
也又按古禮圖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外之  
左右故今 端門外有廟街社街之門然必遠  
在外朝而不近治朝者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

象所以治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  
位詩周頌曰於穆清廟曾頌曰闕宮有恤實事  
神之所也夫廟街門本事神之所乃舍之而不  
由闕左門乃治民之所乃曲引而由之臣等竊  
謂茲議也非惟 寢廟之制有戾而朝堂之位  
不亦因之而錯亂乎原諸臣之心惟願

皇上尊嚴 太廟殊不知 世廟已殺其規制別為  
門牆 太廟為 皇上祖廟 世廟為

皇上禰廟在禮統於所尊者也同路而未嘗同門何  
干於 太廟乎諸臣非為謀不忠乃考禮之不

勅建皇義院

金匱要錄卷之二

九

精也禮部尚書席書一人難勝衆口故未得盡  
言臣等已據禮具聞謹畫古圖以進請以

廟街門為當由以嚴 寢廟事神之禮必以闕左  
門為不當由以嚴朝堂治民之禮則典禮由正  
羣議自息矣

### 廟街議第三

近議開 世廟神路禮官初不考禮制徑議由  
闕左門入不應由 廟街門者臣等謹考朝堂宗  
廟社稷方位出於古聖人之所謀設取之周禮  
自三代以來建都立國無敢變易者也故敢決



然以 廟街門為事神之所實所當由闕左門  
為治民之所實不當由誠慮朝堂宗廟之制有  
不可亂治民事神之禮有不可混者也及會官  
相度 太廟東有空地縱百餘步栢木蔭蔽宜  
中通輦路所礙惟神官監耳夫神官監不過守  
廟者之所 皇上為 宗廟對越之主輦道所  
通較之孰大孰小孰重孰輕乎羣臣正當同心  
協和辯方正位以全朝堂 宗廟之制以體尊  
祖敬 宗之心可也一轉移間則廟街可得直通  
世廟統於尊而不敢踰附於 祖而不敢踈尊尊親  
勅建皇書院 宗廟對越之主輦道所

親並行不肯之道也誠如初議由 闕左門入  
在 皇上聖子神孫後日視之則 端門外有  
一 祖廟神路也 午門外又有一 祖廟神  
路也使國門之外右一 社稷而左二  
寢廟矣有二 宗廟則為二本壞三代朝堂宗廟社  
稷之制者必自今日之議始也臣與會議諸臣  
不避未同之嫌懇切講明而旅進旅退無餘可  
否雖禮官席書亦畏法而和同矣 皇上能定  
千古不決之禮而肯壞三代不易之制能立不  
世之 廟而不通一曲之路乎謹復書廟街所

宜通路之圖以進

辭陞詹事職

伏承

勅旨以大禮書成進臣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  
士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仰惟

皇上定一代之典禮立萬世之綱常臣愚原乏推明  
過叨 恩寵恥為阿世之學恐孤遇

主之心懇求未遂田園旅進實污館閣尚難獨立豈  
宜驟遷伏乞 聖慈容守原職固天地之恩莫

報庶涓埃之効可圖臣實不勝惶懼之至

勅建皇書院 宗廟對越之主輦道所

論解言禮諸臣 嘉靖五年

臣等竊謂君德和於上則羣臣和於朝萬物和  
於野而治道成矣近因議大禮實始於倉卒定  
論諸臣不暇考禮遂致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此誠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

等凡庸所能與也切念在廷諸臣一時愚昧誤  
犯 聖明曲蒙矜宥今尚有充軍如學士豐熙

郎中余寬等者為民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  
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  
李太僕相段續主事侯廷訓評事韋商臣等者

伏罪省愆已踰三載臣等切謂人君之尊如天運於上夫雷霆者天之威也雨露者天之恩也故天能成生物之功皇上前日加怒諸臣者雷霆之威也今日曲宥臣下者雨露之恩也故能成法天之功況今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立皇上大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乞勅該部將前項言禮放斥諸臣查處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如此可以見我國朝講禮異於漢宋始以禮而有爭終以禮而無爭庶舉朝和氣薰蒸忠誠感激君臣上下咸有一德而太平悠久無疆之治端在茲矣請給假焚黃

臣仰惟大禮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臣何與焉伏蒙

特恩加進今職已准給臣父母學士官階 誥命恩

典異常寵光增倍臣當終身補報而不敢忘者

也緣臣九歲失母父年踰八旬祿養不待加之

兩兄繼故八載離家門戶無人祠墓荒廢不孝

之罪知無所逃茲荷 殊恩愈增哀感伏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敢乞 聖慈暫容給假回籍焚黃

責臣限期前來供職實為泉壤有光幽明感德臣不勝願望之至

再請給假

臣竊謂臣子委質於君則身固君之所有而不敢自私者也臣凡才誤蒙

皇上知遇之恩寵異之典捐軀隕命莫之能報者也

緣臣父母俱亡兄弟多故八年於外一子自隨

祠墓奉守弗虔風木愈增哀感故不得已於六

月二十二日陳情上請奉 欽依張孚敬准給

假焚黃著馳驛去事畢依限前來供職欽此臣

雀躍將命虎拜謝恩以為我 皇上真能大孝

尊親推己以及人也臣父母有知地下固喜

馳恩之來自天上矣臣遂於七月初一日早鴻臚寺

報名 陛辭即日未刻伏承鴻臚寺卿魏璋傳

示 聖諭令臣且免陛辭 天衷淵微下愚罔

測以故未敢匆遽重違 綸音隨該吏部會推

臣補兵部侍郎員缺於初七日早奉 欽依張

孚敬陞兵部右侍郎欽此即日已刻司禮監官

李岳劉鎮張興三人傳宣臣至 左順門諭以

天語丁寧著臣赴部任事不許家去顧臣何能上履

聖眷一至此乎用是聞命驚惶莫知攸措傳曰無私

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皇上前准臣

之給假者憫臣以私恩也今加臣之官而不許

家去者責臣以公義也臣將前 命是從乎則

違公義將後 命是從乎則忘私恩臣之進退

實為兩難宋儒范祖禹有曰臣之事君也必先

公而後私君之使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故臣竊

敢有望焉臣本章句之儒濫叨論思之職經筵

兩番進講史館一字無裨幸逭素餐之誅敢望

加官之錫況兵曹係軍國之本侍郎貳司馬之

官臣於俎豆之事尚未之聞軍旅之事全未之

學揣分量才皆非所宜者也夫君臣父子人之

大倫也遺其親者未必能急其君盡其忠者乃

在于移其孝臣去原籍水陸往返僅踰三月祠

墓展拜不過浹旬犬馬餘年尚未即死則臣盡

私恩以報親之日少效公義以報 皇上之日

多也伏乞 聖慈體大孝尊親之心廣推已及

人之德容臣尚守舊官遵奉 前旨焚黃事畢

謹當依限前來供職仍乞別選賢能以佐兵政

則君臣父子不廢大倫公義私恩不干清議矣

勅建昌義書院 全明憲集奏疏卷之二 十四

### 謁廟及奉安神主議

伏蒙

聖諭令臣等考求 章聖皇太后謁 世廟儀及參

詳奉安 恭穆獻皇帝神主儀臣等攷之唐開

元禮皇后廟見前期齋于別殿內謁者設皇后

版位于樂懸之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于其

次前北面東上皇后出宮前期本司宣攝內外

各供其職其日車駕出宮司贊設內命婦版位

於皇后所御殿閣外道東所司陳小駕鹵簿鼓

三嚴六尚以下俱詣室奉迎內僕進重翟於閣

外尚衣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以出此

載之文獻通考者可據也 國朝禮 皇后將

謁 太廟 皇帝先遣官告以 皇后將祇見

之意告畢 皇后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

官各齋一日前期執事官設 皇后拜位于廟

戶外又設拜位于廟中俱北向設內命婦陪祀

拜位于廟廷之南北向外命婦位於內命婦之

南司贊位于 皇后拜位之東司賓位于內命

婦之北東西相向至期宿衛陳兵衛樂工備樂

尚儀備儀及重翟車于 中宮外門之外

勅建昌義書院 全明憲集奏疏卷之二 十五

皇后出內宮門陞輿至外門之外陞車宿衛兵仗前

導內使扈從 皇后至廟門降車自左門入就

位內外命婦各就位司贊乃奏請行事此載之

大明會典者可據也夫 太祖所定禮制有

皇后謁廟之禮備內外命婦陪祀之文皆準諸古也

所謂廟者 太廟而已後建 奉先殿以便朝

夕朔望致敬之誠其中設 神位無神主是殿

也非廟也續定 皇后冊立之儀止有

奉先殿謁告之文而謁廟之禮遂廢此皆當時禮官

失考因循簡便非 高皇帝稽古定制也初

章聖皇太后至京及 中宮皇后冊立皆應行謁廟

禮禮官復因循泥舊不能發明典禮止從

奉先殿 奉慈殿行禮而謁廟之禮廢而不講故今

日議者駭而不信無足怪也夫禮有因而復事

有待而行臣等見與時違禮從義起竊議

章聖皇太后與 中宮皇后皆相應謁見

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見舅之義但禮正于

今者不可不行闕于前者不可不補

皇上宜命禮官參酌具儀 章聖皇太后 中宮皇

后是日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自此以後凡有廟見之舉必先

從 太廟 世廟以崇禮制不應但從

奉先殿 奉慈殿以徇簡便如是著為令典以垂于

後則我 皇上中興端為一代制作之主而為

世承式矣及詳禮官所具有奉 獻皇帝神主

謁 奉先殿 奉慈殿 太廟之儀蓋擬祔廟

禮也夫卒哭而祔始變之吉猶凶禮也夫既先

期祭告 宗廟又奉 獻皇帝神主謁之是再

告也固非嚴 太廟之體亦非安 獻皇帝神

靈矣今宜先期告 太廟 奉先殿 奉慈殿

至日 太廟 奉先殿 奉慈殿闔門而過不

宜復瀆也又詳所具有 奉天門寓神位

武英殿迎神位之儀蓋擬寓神主作神主例不知

此為 獻皇帝神位而非神主乃處以山陵有

事之例尤非吉禮也宜預粧寓于 觀德殿至

日奉安而已又詳所具有 世廟告成百官行

慶賀儀此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

也間有倡為奉慰之說致 皇上免行慶賀獨

何心歟

再議

臣等竊謂人臣事君當以二帝三王為法我

皇上追復帝王盛典垂法萬世今世廟告成復

命臣等考求章聖皇太后謁廟禮儀臣等不敢不

對以禮夫始執論者但謂皇后無出宮謁廟禮

臣等既舉唐開元禮與國朝禮以對既而論

者又以此為用立皇后婚禮也皇上所問

皇太后謁廟祭禮也嘗為不同蓋未之思爾昔魯哀

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君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

謂已重乎由是觀之大婚冕而親迎所以為宗

勅建書院

金匱要略卷之三

九

廟也然則廟謁者事宗廟之始也而後有事宗

廟無不共焉周天子宗廟禮祭之日王服衮冕

而入立于東序后副祿而入立于西序九獻之

禮王一獻后二獻王三獻后四獻王五獻后六

獻王七獻后八獻賓九獻是天子與后實共承

宗廟豈有如今人所論者也但後世因仍苟簡

禮漸湮廢蓋由上無好禮之君下無好禮之臣

唐開元禮僅存冊后謁廟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已采而行之著為大明集禮以訓後

世今復載之會典奈何槩從而廢之乎夫禮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我皇上斷然舉行雖由此共承

宗廟以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也臣等又觀禮

官所擬奉安獻皇帝神主儀率多難行或以

一日儀文不足深論殊不知人君舉動史冊紀

書得則為法萬世失則貽譏萬年非細故也記

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

也又曰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

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

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

勅建書院

金匱要略卷之三

九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

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臣等謂我皇上以純孝之心奉安

獻皇帝神主雖終日百拜亦所弗辭如禮官所擬之

儀誠有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者也誠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者也誠有有司跛

倚以臨祭者也其真為不敬大矣我

皇上其可輕從之乎

論大學士費宏

臣嘗讀周書洪範篇有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此實萬世之大戒也臣比因焚黃  
請假荷蒙給驛還鄉方當 陛辭不許家去復  
改臣以本兵之地貳臣以司馬之官臣思

恩莫可酬義不容去故勉強赴任期於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於凡人言非惟不暇辯則亦不必辯矣  
然間有論臣為浙產兵畧非所閑者有論臣預  
此任尚書何得主持四司難展布者有論臣偏  
執已見事或掣肘者臣未嘗不因人言以自勵  
也但今心有欲盡而勢有難為者不得不為我

勅建昌書院

本朝集奏疏卷三

三十一

皇上陳之臣七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八日會推奮武

營坐營員缺先日尚書李鉞公議以鼓勇營永  
康侯徐源調補至日大學士費宏因勒推新寧  
伯譚綸鉞持公議不從宏遂以意氣加之及推

徐源 欽准宏又勒推譚綸補徐源缺鉞鬱悒

不樂尋亦卧病未必無所由也臣聞譚綸原無

藉賴專事夤緣因屬郎中趙錦等而告之曰

國朝設立國營簡練精銳選將於無敵弭變於未  
形彼圖賄賂肥家何有忠誠為國況去年种助  
納賄事敗多累本部今若推譚綸恐四方將官

競賄權門實誤軍國則將焉用兵部豈敢與推

緣此鼓勇營缺相持莫補至今開操行伍無統

蓋臣愚實不能阿附權臣有負君父欲免犯人

言焉可得乎仰惟 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

專權分設府部各有職掌今費宏叨內閣之首

為輔導之官宜先正己以表百僚可也顧乃大

開私門竊弄威福使内外文武大臣多出援引

欲何為哉弗謂今日不言也伏乞 聖明總收

威福嚴加省諭使費宏知履盈之戒不得劫制

府部每事干禁使府部知奉公之義不得阿附

勅建昌書院

本朝集奏疏卷三

三十二

費宏每事咨請以深思 高皇帝不立丞相之

由以預防費宏權倖人主之漸如此則體統正

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矣臣今職守莫急

於此今日圖報我 皇上者亦莫急於此也

乞休

臣嘗聞孟軻氏有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臣之

論大學士費宏者其始也起於議禮之不合其

終也憤於誤國之不忠非私仇也非好爭也前

言已盡無復他說矣緣臣既不能積誠以開張

聖德又不能屈意以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義當有去而已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國之所恃以立者也 皇上不即賜臣之去則低名礪節無以行於君子臣不即求去則貪位慕祿終亦同於小人昔漢高帝命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今 皇上議大典禮實出聖裁臣初無所與無使天下後世議有兩生不肯去伏乞 聖慈俯賜休致臣出處既明則皇上典禮益重而有光矣

論免繳大禮集議

臣等伏見上林苑監監丞何淵奏奉

勅建昌書院

金鑕集奏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欽依議定 世廟實與 尊號相同既未刊入大禮書內著內閣寫勅命官纂成全書前日所頒大禮集議各處有司還繳進禮部且不必刊本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謂 皇上必以前書所載詳於尊崇而畧於建 廟故欲纂為全書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真 明王大孝之心也昔議禮之初臣等開口便說 獻皇帝當稱考稱帝當別立 廟京師是尊崇與立廟之議未始有二也既而與廷臣爭考而復爭帝爭廟而復爭路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實賴

皇上為萬世綱常之主決千古是非之疑非臣等二

三人所能以口舌爭也幸而大禮既定學士方獻夫奏刊章疏臣等初無與也尚書席書纂為集議頒行臣等初無與也二臣用心特以當世之人知禮者鮮而無徵弗信故自此書刊行之後中外傳信已翕然定矣各省刊布已進繳禮部矣茲別 命官重編取繳前本在 皇上之心固欲候刊全書在大奸之心乃欲陰壞成禮何也今開館編纂之人必昔日跪門斗哭之輩也其停念宿怨正欲乘機竊發未有不紊亂名實顛倒是非者也是 皇上以已定之禮而使之更以已成之書而使之壞矣且中外人心必驚疑而相顧曰 皇上今取繳禮書是不信席書之議矣 皇上不信席書之議是自不信此禮矣席書雖由此不食而死亦無益於綱常矣皇上可因何淵之言而不加察之乎夫大禮之書昭代之盛典也言之不文傳之不遠今觀何淵前後論奏雖亦為禮實不成文向使有可采者席書當先采之淵亦無今日之請矣大奸亦不得乘淵之請而設心壞禮矣故臣等竊謂欲刊行

勅建昌書院

金鑕集奏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全書者真 皇上之心而取繳前書以驚疑人  
心者決非 皇上之心也夫大禮為書四卷

廟議已為一卷關要備矣但建 廟遷 主制度儀

文多在此書既成之後未經具載 皇上誠欲

刊入乞仍下禮官會同臣等續加編纂庶心迹

無異始末會通時月之間敢期上請 聖裁以

為全書無煩 命官開館以啓紛更者也其前

頒行各省禮書俱經刊布方且家傳人誦矣宜

候京本增定之日行令照依刊續今不必取繳

回部以驚疑人心如此則大奸之計不得施而

皇上大孝為法萬世而有光矣

再乞休

臣仰惟

皇上英明邁古勵精圖治宜無不克享 天心者矣

然今災異頻仍實為有 君無臣之所致也如

臣凡庸濫叨 恩遇佐兵政無安攘之能與講

官無啓沃之益反躬食粟而已罪容遁乎伏乞

聖明鑒別早 賜罷休以為不職之戒庶有

君有臣百度舉而萬異消矣

顯陵議第一

伏承 聖諭因虞守隨奏及議遷

顯陵事宜臣切謂今日之禮名號既正 廟祀攸隆

皇上孝心有未熾者宜在此一事耳臣計慮蓋有年

矣茲 聖諭謂古者君去國遷廟主而行主者

陽也先人之精魂故謂之神主墓者藏先人之

體魄乃陰也陰屬地下以為玄宮地道尚靜體

魄貴安豈宜輕舉又 諭 皇考葬已八年一

旦妄動發露途中豈勝震恐臣伏讀斯 諭

大聖人之見決矣臣乎敢於正德十六年所上大禮

或問已備議云墓與廟不同也墓所以藏體魄

而廟所以奉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

可以代祀也此臣乎敢在昔之議固有如今日

聖諭所及者矣及見廷臣之議謂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亦正論也又 諭萬年之

後奉護 慈宮以附 陵室其時何不善也至

哉 皇心乎臣嘗聞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

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祔葬之禮自

周公以來固未之有改也 聖意萬歲之後奉

祔 顯陵在情禮為俱盡矣近日內閣之議以

為不可改遷者皆忠愛也惟 聖明無貳焉



顯陵議第二

臣伏讀 聖諭具悉 聖母慈訓拳拳不忘

先皇帝之心 皇上幾諫愉愉曲盡孝子之愛者也

愚臣不勝感泣昔孔子少孤母死亦嘗合葬于

防此合葬之禮聖人所不能廢也我 朝

太祖不遷 皇陵 太宗不遷 孝陵蓋俱嘗合葬

矣今 顯陵已重加修造 聖母萬歲之後同

居于室禮之正也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朱熹釋之以為人子愛

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聖諭謂此事非所宜

言誠 大孝之心也孔子又曰大德者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皇上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億萬斯年保其室家今日福德

正如日方升如月就恒慎勿預為過慮也萬一

聖母之心未能釋然姑俟 顯陵修造完成之日

皇上可代 聖母備為祝詞親詣 世廟告于

先皇帝之靈期以萬壽之後同居于室以是告詞歲

之 世廟 皇上 聖子 神孫亦將服為

先訓如此則禮行有因言可紀載 先皇帝於

聖母也夫夫婦婦於 皇上也父子子幽明之間

各盡其情而無所憾矣

進四箴

昨日伏承 聖諭才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

四箴朕甚喜悅以為聽講官講心箴深加愛尚

勉強註畧欲臣等藻潤又欲再註四箴欲臣贊

之臣於此仰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心宋儒

朱熹有言曰自古聖賢相傳只是一箇心惟

聖明真得傳心之妙故深契如是臣切謂范浚心箴

舉其綱程頤四箴列其目相為發明者也臣以

此用功餘三十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啓發明

了一至於此真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臣

何能復贊一辭第當刊印頒布以覺斯世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

待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秘道統

之傳固有在矣韓愈原道有言曰由周公而上

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

其說長今非特說之長也而且復見事之行矣

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臣雖不能贊明謹

當再募 宸翰與心箴註並行頒布以為斯民

斯道之幸

謝御註四箴

伏承 頒示 御註程頤四箴臣叩首捧讀乃知大哉 皇言皆根諸身心達諸政事於此見帝王之學真與儒生大不同者也但末復加獎愚臣實不勝惶懼臣所務之學雖萬不逮程頤而所遇之主實萬為過之按程頤在英宗朝代趙思永為濮議時方年三十有二見猶未定至為四箴殆晚年也况 皇上繼統與英宗繼嗣實大不同使程頤居今之世議今之禮豈得復守濮議之說哉臣謹將 御註四箴熟讀詳玩容再錄進 覽同心箴列布

公職守

臣本為書生偶因一得之愚誤蒙

聖眷今相繼登進位重弗勝之憂各當夙夜靡寧者也臣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約會臣桂萼臣方獻夫臣霍韜臣黃綰臣熊浹五人在于東閣臣告之曰吾輩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議禮論之同者義理根於人心之固有也伏遇聖明作之君師以定 一代綱常吾輩幸免獲罪敢復論功夫內閣吏部禮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

等切要衙門也大學士尚書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職也吾輩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惡各修本職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負吾

君獲罪於 天矣決當先蒙顯戮不得善終者也

祖宗法不可變改只在修舉廢墜而已若故為過高之論不可行之事紛更法度吾雖死不敢苟同也夫君子和而不同同則為黨也固矣俱警省而退臣觀天下之事修舉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相遠 皇上前日清翰林科道等官是修舉 祖宗之法升平之基也或有不察多為過高之論難行之事是紛更 祖宗之法生乳之媒也禮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皇上大居正之心於凡言之當否宜無不察而愚臣猶終不能無慮焉者恐未免有為過高難行以滋紛更之說者也宋王旦在真宗朝為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史臣稱之神宗相王安石主行新法遂至天下大壞實明鑑也臣不敢不言惟 聖明察焉

疏惠通河

臣聞儲積天下之大今京師儲積卒在通州甚非所宜也嘗聞正統十四年北虜入寇迫近京師彼時戶部尚書金濂兵部尚書于謙以通州儲積米多慮為北虜所據因我京師令軍民搬運入京首一日令運得二石者以一石入官一石入已次日令運得者俱入已又次日搬運不及縱火并積草焚之使虜無所得此通州儲積已然之明患也今通州至京師不過五十里其河道經元郭守敬修濬今開渠具存我

太宗皇帝時嘗設置防守欲興復之未遑也又臣早

勅建昌書院

論張憲集奏疏卷三

三十

歲嘗讀成化八年會試策內有云京城至通州地形高下纔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二尺之高低何所不可苟有任事之人有見遠之畫濬甕山濬以蓄西山諸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一勞而永佚暫費而大蠲未有不可也可見當時經國大臣亦論及此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議開修此河 憲宗皇帝命戶部侍郎翁世資工部侍郎王詔督理而河道開通運船俱曾至京城外大通橋矣迺京師有累膏之異而權

豪射車輛之利者乃鼓動浮言以為開河所致因復阻歇識者恨之今 聖明為國家深長之慮復欲開修此河以臣愚論之因仍舊道不甚費事况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船已到則令剝運新糧入京如此庶儲積盡在京師而根本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此惠通河之開修誠不可已者也桂萼所論欲開三里河事亦莫非為國之心但開修惠通河則事省而見効易開修三里河則費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臣與萼已面論之萼云采諸人言蓋將

勅建昌書院

論張憲集奏疏卷三

三十一

以備 裁擇非敢必於行也惟  
聖明諒之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二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三

進大禮要畧 嘉靖六年

臣仰惟

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請頒布矣

皇上欲重其事復

勅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

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之欲為

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宜從典則之體 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

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 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

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

禮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

天子不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

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

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

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

皇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

其下乎良自建議以來屢歷所知無敢自欺輯

為要畧誠有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

為二部一備 聖覽一付史館采焉

臣等伏承

聖諭大禮書或有分毫未全亦宜添入又伏承

召入文華內殿面諭大禮書未備特命纂修傳之

萬世用心纂修臣等學乏三長愚無一得夙夜

不遑懼無以彰 聖孝荅 明命也臣曾以履

歷所知輯為要畧凡百九條上乞 聖裁已奉

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乃臣一人聞見

而已竊謂斯禮之為書也舉三代之隆垂百王

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

皇上及 皇上初辭藩府寢墓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及從駕諸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令內閣詳論大禮其節次 御批及執奏之詞召對之語皆內閣大臣所知也又如 皇上以大禮未定孝心未遂五年有成 兩宮無間皆內監外廷老成諸臣所知也是誠 皇上至德要道真宜傳之萬世不可不謹書備錄者也臣續考事實增為要畧凡百三十五條敬謀稟錄用代抄謄裝潢成部再乞 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

勅建書院

全覽彙集奏疏卷之三

三

宜咨問諸臣各給一部令以所知限旬月間如例開詳送赴史館以備采擇庶乎集衆見以成全書矣

### 應 制陳言

臣伏讀

聖諭朕思民間疾苦情狀或未盡知則匹夫匹婦猶有不被其澤於此見我 皇上真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也夫有君有臣然後政舉今上有是君臣恐下無是臣也昔伊尹以天下為己任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勅建書院

全覽彙集奏疏卷之三

四

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況

皇上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欲民被堯舜之澤者乎我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內閣猶其職也 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為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芑苴公行稱為常例簞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司馬光曰天之生財

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在官者恒多矣如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人君之尊如天明日月  
也威雷霆也近者 皇上畏天修省責臣下自  
陳待 命之日莫不震疊既而無毀無譽黜陟  
不聞旅進旅退幽明無別臣恐上下雷同非  
國家之福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今之

事君者其不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鮮矣夫  
營巢養子禽獸猶然不敬君事何以別乎孟軻  
氏告齊君曰王欲行王政則盍反其本矣臣切  
惟 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

勅建昌書院

金鑾宮集奏疏卷三

五

夫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  
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  
之以擇監司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  
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  
其澤矣不然則上下交征倍寇在位 皇上雖  
有憂民之心而澤民之政率為遏絕如之何其  
可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  
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  
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  
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平天下之要  
道也惟 皇上能行之也臣敢執此以告

### 論邊務

臣參詳前都御史彭澤之處置邊夷疎畧寡謀  
前兵部尚書王瓊因其啓釁固當聲其誤國之  
罪似未免有過直之心也王瓊名若不完才實

勅建昌書院

金鑾宮集奏疏卷三

六

有用楊廷和因其奏已乃遂處以充軍之罪實  
未免有過忍之心也是誠徒任樹黨報怨之私  
全無忠君愛國之實者矣又看得王邦奇奏稱  
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激變官軍幾危社稷  
一節臣嘗與大學士費宏論之矣謂文錦與鑑  
固不免處置乖方為軍士者直上告 天子罪  
之可也乃擅自殺之實亂兵矣不討其罪反撫  
慰而加賞之而長亂可乎故今日宣大二處紀  
綱大失軍士俱不用命遂致近日大虜內入參  
將王經被殺皆坐視而不之救也又看得王邦

奇奏稱甘肅之亂 特命尚書金獻民提督征  
勦本官自恃寵威不盡忠節一節臣嘗與大學  
士賈詠論之矣金獻民處本兵之地執要害之  
樞果有謀畧一方有事焉用親往若無謀畧將  
棄其師矣當時果遷延不進繼至中途遽行報  
捷冒功罔上莫此為甚何能激士而感夷狄也  
又看得王邦奇奏稱甘肅二次之亂蓋由先年  
公論不明及殺窮亦虎仙等之誤一節夫窮亦  
虎仙釋放原出於 朝議而復執之乃出

詔書尋稱監故嘉靖三年五月處決各夷內火者馬  
勦建夏義書院 全歸張文忠公奏疏卷三 七

黑木并米兒馬黑麻八月土魯番大舉入寇甘  
州誠未必無所由也夫人君之禍莫甚於朋黨  
人臣之罪莫大於樹黨漢唐宋之事可監也咸  
謂王邦奇本罷職千戶有觖望心臣謂人臣之  
事君也惟當取善以輔主不當因人而廢言故  
今日之事若不懲於既往無以警於將來漢鼂  
錯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卒與敵也臣愚以西有甘肅北有宣大實皆為  
要害之地宜俱設總制之官然必謀畧出羣如  
新建伯王守仁者乃足以當之也又必慎擇巡

撫之官責之久任吏部但得循資加職不得易  
地更遷可也夫總制得人則足馭巡撫巡撫得  
人則足馭邊將鼓士氣矣若夫興復哈密以制  
御西番以永保全安伏候 命下之日本部另  
行彼處總制官相度事宜速行議擬上請臣待  
罪本兵因未盡愚情故不得已於言也

自陳乞休

臣謹奏茲當京官六年考察吏部會都察院一  
日唱名而已夫五品以下咨之多口未可知也  
四品以上鑑之 重瞳不可欺也夫君子小人

勦建夏義書院

全歸張文忠公奏疏卷三

八

之進退勢常相乘而治亂實係焉君子多而小  
人少則小人退故舜有四凶或誅或竄小人多  
而君子少則君子退故殷有三仁或去或亡雖  
然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自古  
為然 皇上聖明天縱孰得而逃之乎誠恐司  
鑑別者多類傷弓之鳥亂是非者得漏吞舟之  
魚或因以陰樹朋姦或假以公傷善類則國家  
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當深察早辯  
之者也臣性不同時勢難獨立止宜霽默安可  
苟容然非敢忘 皇上知遇之恩尚可以消當



世朋比之心也

再陳

臣謹奏茲例當考察臣嘗極詞求退伏承

溫語慰留復職未幾舉劾復及又伏承

聖斷不惑浮言許臣以忠誠端直留臣辦事苟非草

木之蠢應効犬馬之勞者也第臣獲罪於朝難

從諸臣之進退觀閔於衆恐傷皇上之仁明

故不能無言焉臣少也賤幸有聞於父兄師友

善善惡惡不昧於心是是非非輒出諸口雖叨

鄉薦不分科名守先人敝廬六七間薄田三十

畝建昌書院全要集卷之三九

畝知官階有竊祿之恥慕道義為終身之憂際

遇龍飛方圖驥展不虞典禮之議抗舉朝四五

年而詆罵之言經舉世百十疏非聖明一見

而決雖孤微萬死難當幸而名正禮成屢嘗奉

身求退緣皇恩未蒙俞允顧寸心每切遲違

非江湖輒敢忘君奈廊廟原不同道茲又承

勅諭重修大禮全書傳之萬世於是元惡寒心羣邪

側目故要畧方進攻擊肆行夫以大禮全書

皇上諭以紀一代君臣之行者也據事直書史職所

當盡也臣與在朝者有異同之論為一世之仇

也今操是非之筆為萬世之仇也要之惟在乎

彰聖明之孝振綱常而已昔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惟春秋乎唐太宗欲觀史褚遂良曰史臣書人

君言動備記善惡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今大禮

之書行於當代彼皆身親觀之能無懼乎是宜

臣之一身難勝衆口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惟知有夙夜事君之心

而忘明哲保身之念是則臣而已矣餘自反無

媿也唐文宗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

勅建昌書院全要集卷之三十

皇上聖明剛決臣無容憂者夫夙夜匪懈臣之所以

報皇上也明哲保身皇上所以全臣也伏

乞允臣休致放歸田里不然彼衆口也今日

論之明日論之臣一身也安得今日辯之明日

辯之未免清明之朝長為聚訟之所則何益哉

辭免兵務

臣凡愚一無補於

聖明叨蒙首擢為翰林院學士尋陞詹事府詹事兼

翰林院學士國父母俱亡祠墓荒廢既得展拜

之請復承勉留之恩進臣兵曹責臣重任受



命以來固嘗臨事而懼實未能好謀而成者也繼修  
大禮全書 勅加總裁副職臣切惟斯禮也講  
之不過三五年書之實欲傳千萬世夫事必成  
於一致心難分於兩端茲臣展入於朝終日而  
退凡部事止多關白雖復與聞誠恐四方多事  
之時有未悉萬全之計也又況日講無承

新命自揣年力宜守舊官伏乞 聖慈憐臣思慮過  
多精神短少容仍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  
士使得職專史館力効講筵別選賢能以佐兵  
政不然則舍此取彼是謂侵官顧此失彼是謂  
勅建昌書院 本朝文集卷之三 十一

公會推

嘗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祖宗以來凡大臣例應會推於朝請命簡用所以示  
公也切見近年積弊偏重公論不明甚負

朝廷簡用之意如會推吏部尚書員闕科道官任  
舉休致吏部尚書喬宇楊旦吏部即推喬宇臣  
謂冢宰統率百官者也喬宇楊旦昔黨楊廷和  
壞亂綱常皆得罪 朝廷而去曾未幾何而復  
舉之是大臣之用舍將不在 朝廷而恩歸臣

下也故臣不敢從焉又如會推禮部尚書員闕  
吏部欲首舉禮部左侍郎劉龍次乃舉吏部右  
侍郎溫仁和時仁和遂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  
臣謂大宗伯掌禮者也古者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今乃自薦而自爭先後是大臣之會推  
將不由 朝廷而由已也是以 朝廷為譴而  
自擅吏部之權也故臣亦不敢從焉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臣之不敢從者  
非好違眾以自取罪戾也懼 天子之權不可  
以下移也伏乞 聖明嚴加戒飭無事因循以  
勅建昌書院 本朝文集卷之三 十二

後凡休致大臣雖經論薦必奉 明旨起用方  
許與推苟有自相援引以欺君者豺虎之黨也  
凡推用大臣雖歷年俸必量其才可用方許與  
推苟有自執歲月以要君者犬豕之畜也夫爵  
人於朝與眾共之故奉 天子命與吏部商可  
否者九卿之職也 天子知其人用之不知其  
人則又當擇之故與 天子商可否者三公之  
職也改吏部不得先密承風旨以令九卿九卿  
亦不得阿承風旨以聽令吏部如此則凡大臣  
任用皆舉於朝而獨斷於 天子一人則體

統正而 朝廷尊天下之政出于一矣

論邊將

近該提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憲題稱訪得各邊將帥不畏國法專務奔競請 勅廠衛及巡城御史五城兵馬緝訪叅送鞫問革職等因到部臣凡愚佐理本兵典守乃職邊方將帥而尚有此是誰之過歟切謂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唐郭子儀為元帥士卒視之如父兄然存撫恤也今者知兵之將常少剝下之將常多是以一呼而起倉卒之

勅建昌縣

本館彙纂奏稿卷之三

十三

變每不在邊境而在蕭牆也又況近年邊將種勛納賄事敗辱及本兵幸蒙寬宥有類故縱故今芑苴及門稱為常例簞簋不飾恬然成風誠有如王憲所言者也但其所稱目擊耳聞宜有指實夫揭借金銀器皿貨物所出必非一家貨緣權貴勢要所經必非一手耳所聞者容有可疑目所擊者決無不實合令明開姓名具奏乞將交通之人治以悞邊重罪而彼此俱罪之賊盡追助邊以彰 皇上之懲勸以舒士卒之忿恨也仍行在京緝事衙門緝捕衙門之人在外

各邊撫巡衙門緝訪揭借之主從實開奏其債主原不知情者限一月以裏許其自首給還能有舉首實緣打點之人者仍給入官之贓充賞通行刊榜曉諭京城內外及各邊方以警將來間有才名出衆屈於下僚士卒素所愛戴者責令撫巡官公舉以需不次簡用如此庶本兵有用舍之公無權勢之撓將帥得人士卒感激有不戰戰必勝矣

樂舞議

臣近因纂修大禮全書謹書

勅建昌縣

本館彙纂奏稿卷之三

十四

皇上安陸廟祀先嘗命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為天子之禮樂備矣及觀大學士費宏奏議 世廟樂舞止宜用文舞以為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輒敢去武舞 臣愚以為茲議尚存遂非之心實非公共之禮也 臣嘗稽古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曰父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士大夫且然況天子乎皇上入繼大統尊為 天子追尊 獻皇帝為天子父廟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天子之禮樂祀

獻皇帝所謂祭從生者禮也闕一非禮也樂記曰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襍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是難言也議者以漢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文廟又奏昭德之舞謂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無奏武德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臣愚以為此不足證也按漢書景帝元年詔曰制禮樂各有所以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治天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舞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丞相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因請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可乃致廟祀遍天下而卒毀焉茲議也所以為漢之君臣也夫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管命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文帝遺詔不欲天下為三年喪以日易月然本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皆非達禮樂之本者豈可援以為聖朝法乎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為降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若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無用武舞三代之君揖讓得天下者宜莫如禹書大禹謨曰舞于羽於兩階千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觀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用文舞武舞者也又邶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曾子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宋儒朱熹云萬者舞之總名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觀此可見古列國諸侯皆用文舞武舞者夫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為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為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國朝稽古定制太廟文舞六十四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各執干戚總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舞三十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各執干戚總七十二人夫獻皇帝為王在興國樂舞已應用文武七十二人今追尊皇帝崇享

世廟乃止用文舞六十四人而佾數反不逮王國宗

廟矣而可謂盡尊崇之禮乎況今太廟之祭

異世同堂誠如所謂以武功定天下者無武舞

不尚武功者止奏文舞則夫太廟萬舞有奕

昭格烈祖豈真高皇帝得兼用武舞而

列祖俱止宜用文舞邪又孰從為之別邪此誠臆說

非經典也夫太廟祖廟也世廟禰廟也

皇上為對越之主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祖獨不

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禰邪使八佾之舞用

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

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

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世法

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今名

正言順是宜事成禮樂興矣曲禮曰在朝言禮

問禮對以禮伏承皇上問及於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也今之事君者孰不曰願皇上為堯

舜之主至議典禮乃輒引秦漢以下不經故事

為聖朝法不亦異乎乞再勅禮官會臣重

加詳議上請聖裁必加佾數更增武舞庶得

著之大禮全書以貽令典不然則樂舞未全典

禮猶闕恐非所以昭聖孝光萬世矣

再議

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備然後能祭此孝

子之心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皇上追尊

皇考獻皇帝別立世廟祀以天子禮樂所謂從生

者文武周公之道也有一弗備則廟祀不虔其

何以盡大聖人孝饗之心乎初議者於八佾

之樂減去武舞止用文舞謬引漢景之詔為證

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

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

舞是皆先有懷二之心故卒無歸一之論也臣

已援古證今反覆明辯其非矣誠恐皇上勞

於顧問憚於更張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毫釐

之差謬於千里者也或又方諸孔廟亦止用文

舞八佾夫孔廟之祭本古釋奠先師之禮宋儒

歐陽修所謂學官四時之祭是也唐開元始詔

舞用六佾猶諸侯之禮也至國朝成化詔增

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十二遣翰林學士王獻

請闕里祭告是固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樂亦彌

文矣今 皇上乃以子祭 稱非祀先師也

皇上以天子有事 宗廟非遣官祭告也得比之而  
同乎考之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何休云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  
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胡安國云不謂之佾  
而曰羽者佾者干羽之總稱也婦人無武事而  
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夫仲子乃魯  
惠公愛妾以為夫人不得入廟無祭享之所別  
為立宮以祀之非禮也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羽可也今 皇上為

勅建皇極院

金匱文選集奏疏卷三

九

臣

獻皇帝立 世廟禮也雖別廟得同羣廟者也又可  
降用文舞而同於仲子妾婦之禮乎夫斯禮也  
昔爭帝而復爭皇爭廟而復爭路廟成矣而復  
爭謁廟之禮焉禮成矣而復爭文舞武舞焉臣  
等非好爭也爭以禮也禮不備則不可筆之於  
書不可筆之於書則不可傳之於後誠大闕典  
非細故也是將使 皇上大孝之心不能明於  
天下後世臣從建議之後亦將無所逃罪矣伏  
乞 聖明垂察焉

進明倫大典初藁

臣等非才誤承纂修禮書重託前以初藁六冊  
上座 聖覽伏承

皇上親自定名為明倫大典誠可以法天下詔萬世  
也顧先名大禮全書宜事核而備今改明倫大  
典宜義正而嚴 聖諭云果於理合則褒進之  
使後人有所守謬而否者則貶斥之亦使後無  
所惑大哉 皇言乎至哉 皇心乎已將御票  
席書註論四條增入進 覽又伏承司禮監太  
監鮑忠於左順門傳諭 聖意凡古人歐陽修  
諸儒之論於父子君臣大倫有所發明者俱要  
增錄是誠 皇上慮正論未明於今日橫議再  
肆於將來也臣等仰承 明命日夜不遑於是  
援漢司馬遷作史記事例凡每條所當發明處  
各為論斷用小書以附其後然皆即其所自為  
說據禮折之其心固宜無不服者也止稱史臣  
不用錄臣名氏者以示天下後世之公言也其  
席書論註仍多采擇附錄互相發明使凡開卷  
者於邪正是非瞭然不昧矣茲重寫成藁共六  
冊上干 聖覽伏乞 裁示庶體式有所遵依  
矣

勅建皇極院

金匱文選集奏疏卷三

二十

臣

論御史馬錄

臣等伏承

皇上以御史馬錄一起冤獄付之推問切念臣等法  
掌三司無敢輕重 皇上明見萬里自難伏逃  
一應在繫人犯俱蒙依擬發落惟馬錄尚欲從  
重議擬者蓋以誅之不可勝誅故罪坐所由是  
欲戮一人使千萬人懼也夫馬錄故欲陷張寅  
一家之死臣等復何敢救馬錄一人之生特以  
未決之張寅猶可以宥當死之馬錄若擬以奸  
黨之條則太重擬以故入人死罪未決之條則

初建昌書院

全覽卷之三

三十一

太輕故在馬錄相應處以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遇赦不宥是得刑之當也古者刑人屏之四方  
惟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欲生也臣等愚昧以  
為必就馬錄死地罪止一身而已永遠充軍則  
其禍及子孫矣如此則馬錄雖生無生不死猶  
死 皇上用法惟刑之中臣等奉法惟刑之當  
則天下咸服矣伏乞 聖慈矜察焉

考選御史

臣伏承

聖諭懇至夙夜靡遑懼無以推廣德心振揚風紀或

賢不能進是昧天下之公是也或不肖不能退  
是昧天下之公非也於是內咨之十三道官外  
咨之兩直隸十三省慶賀官叅之公論書其實  
跡並不敢以一毫自欺者也夫天生大聖大賢  
固不數其大奸大惡亦不常見惟中才最多近  
來頽風大行積弊彌甚惟 聖明振作蕩滌於  
上宜其聞風而興起於下者也但作人之功日  
改月化非一朝所能責備用人之道日程月試  
非一人所能周知故茲去其太甚冀其自新而  
已不然 勅諭具在遴選無方久之則賢宜無  
不進不肖宜無不退者矣

初建昌書院

全覽卷之三

三十二

論勘處倭寇

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嚴夷夏之限朝廷所  
以勵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  
稱兵中土讎殺族類為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  
乖方馴致將卒虧損疆場侵駭乃蒙 寬條僅  
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勵臣工也先任  
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職專海  
道兼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綿薄之才莫克當  
二夷入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

審以辯其真偽又不能輯柔以解其釁端無早見豫待之智乏臨機應變之圖遂成厲階莫遏亂畧抄掠我民庶燔毀我公署戕殺夷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掇賊害將官劉錦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喪師辱國終莫追失機之罪今廢 祖宗之法乃僅行重罰通銓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為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域之變罪雖有間罰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卵翼之私遂曲成夫二天之庇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劉穆叨任勘官懷顧望推避之嫌竟莫伸夫三尺之法俱合有罪伏望 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待公論庶 國典不至於後視邊警可至於潛消矣

請刊勒 勅諭

臣捧到 勅諭一通內備載事宜率由

祖宗舊章革除近年宿弊內外臣工孰不警惕但傳

播不遠信從無由臣欲將原捧 勅諭翻刻成書分播兩京及內外各衙門仍各翻刻頒給各官俾咸知宣揚德意勉効忠誠仍立石碑於公署座右昭揭 聖諭用飭後人及照大獄招詞候 聖斷發落亦應刊示中外俾知 聖明好生之德臣不勝至願

明舊制

臣等議得桂萼所陳蓋因近日官守失職以致言出有激意欲補偏者也臣等竊謂有治人無治法官得其人法無不舉故人可更而法不可變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訟獄此其職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招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亦其職也夫職業之廢是謂曠官職掌之奪是謂侵官故夫申明舊章警于有位惟在皇上總攬之而已今後凡貪官冤獄惟當責之法司提問辯明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請毋得故為輕重羅織疑似以致事枉人冤則 輦轂之下積弊肅清薄海之外將風動矣



慎科目

臣惟科目之設所以羅致才賢恢張治化伏觀國初開科一詔始於洪武三年其間崇尚經術痛斥詞華旁及書算騎射以觀全才立法至精得人為盛邇者士心日偷風俗大壞窮經者失其旨信傳者謬其說誠所謂侮聖人之言者有矣臣竊嘗有志推明釐正尚俟從容論列今姑舉其弊且急者言之科目之壞其弊有三文體不正一也刻文不以實錄二也聘延考官不得其人三也以是三者之弊而欲人才盡如國初難矣幸遇 聖明在上泰道一新鼓舞羣材比隆

豐邑臣愚備講 經筵攝署院事職在啓沃論諫維茲人才治道所關計明秋 天下鄉試之期各處巡按御史責在監臨所以效忠圖報莫大於此臣謹條列如左敢冒昧以陳惟皇上采納責成監臨官著實舉行則斯文幸甚

一曰正文體 國初取士之制令經義五百字以上四書義禮樂論三百字以上時務策一千字以上詔誥表判各有體裁大抵直書意義期致實用今之所謂文詞者異

矣配合綴緝誇多闕靡口傳耳剽翕然成風經義浮誇論議鄙俚作判昧法律之本意答策騁書生之常談父兄以是為教子弟以是為學明欺有司如同聾瞽臣愚乞勅考試官取士之文務要平實爾雅裁約就正說理者必窺性命之蘊論事者必通經濟之權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錄若歐陽修黜一劉幾而風雅以復又必定於周禮儀禮中出策一道以導之習於禮學使人各知有禮然後責以事君使民有餘

地矣

二曰明實錄鄉試會試有錄所以錄士之言也今皆出於考官之筆傳布中外上以欺君下以疑士欺君不忠疑士不信不忠不信非錄士之道也又況考官專心文字則無暇力及乎考校此必然之勢也臣愚乞少為潤色毋令盡自己出邀飾虛名則忠信之道孚而真才出矣

三曰慎考官官以考為名所以品士也未聞



置身堂下猶能曲直觀闕中尚知勝負者各省鄉試教職考官類皆出於私薦御史方面之所辟召名位既卑學亦因陋於是外簾之官得以預結生徒密通關節干預去取獲雋之士多係權貴知識子弟不公之弊莫甚於斯臣愚乞 勅各省鄉試主考臨期許令吏禮二部查照舊例訪舉翰林科部屬等官有學行者疏名 上請分命二員以為主考其在兩京鄉試

簡命主考外添命京官二三員分考以贊助主考之

勅建昌義書院

金鑾奏集奏疏卷三

三七

三

所不及尤必 勅嚴各該御史聘延同考必采實學毋徇虛名必出公言毋容私薦如此則可以定權衡辯人材矣

### 辭掌院事

#### 臣伏遇

聖明在上藝倫攸敘大典肇修臣愚忝副總裁之官懼負付托之 命夙夜不遑春秋奄度雖半成草創未及討論近荷內發奏章欲加備錄謬承掌院之委遂伏閉館之愆兩月以來一字靡及夫君事無擇臣職有專臣愚儒不足以飾吏治

才不足以無簿書要在責成庶免稽誤況奉勅旨訊問大獄并考選更替御史及審錄事宜俱畢今署掌院事合請 命官更代則纂修重典臣得專工不敢推托於人者也伏乞早 賜裁斷

#### 催取風憲官員

臣照得本院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一百一十員分布中外治釐政務而不可缺焉者查得節奉 欽依丁憂養病河南等道監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員見今扣該服闋病痊日期仍各遷延未見前來供職臣竊謂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夫君固以得賢為急而臣尤以敬事為先方今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而臣子者濫假名器自謀身家夫豈所忍哉臣等欲候

勅建昌義書院

金鑾奏集奏疏卷三

三八

四

命下劄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將前項服闋病痊官員查催赴部自文書到日為始俱限一月以裏即便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倘有過期不來及故為推調者吏部明白奏聞除名聞有在鄉舉橫鄰里在公陵輒有司者一併參奏罷黜庶臣職無不供而國務無不理矣

#### 申明憲綱

以類舉矣此固世道之幸生民之福也

臣竊惟 國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而糾正之責獨重於巡按御史仰惟 國朝憲綱一書所以昭示憲臣者詳悉周察使皆率是而行則行患職有不盡哉近來官非其人法多廢弛茲幸聖治日新申儆有位近奉 勅諭事理已將巡按不職官員沙汰更替外但恐舊法不申則弊風仍踵矣夫憲綱事類共九十五條臣不敢一一煩瀆謹以其最急而且切者為 陛下陳之伏乞聖明采納勅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將後開事宜務要著實遵行不許虛應故事蓋得其要而餘可

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

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諛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僭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諂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輒則彌文去而實効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蒞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參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奸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六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款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

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汚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跡顯著者指實奏奉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槩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槩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冤庶體

聖明欽恤之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撫官護印阜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絲鑼鐘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

辭免陞職

臣伏承

聖慈禮遇優隆獎諭頻數惟堯舜聖不世出雖孔孟生不逢時茲復承 特勅吏部陞臣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同少師楊一清每辦事者臣捫心知愧稽首對揚切惟內閣乃掌絲綸之地奚容斗筭之才君子不為素餐鄙夫每甘伴食幸遇 聖明登極任賢不貳去邪不疑已見作者七人尚得歸乎二老惟三公不必備在一德乃有孚臣本庸荷蒙甄拔首居翰苑尋轉青宮繼貳兵曹隨登黃閣甫週三載濫獲四遷竊念托跡山中本遊康豕之所策名天上敢集鳳凰之池但君臣大義莫逃天地之間而螻蟻微忱每照日月之下恐成愚公之見常抱杞人之憂此臣所以欲拜 命而有所不敢者也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容守原銜更擇賢能以資匡弼則 聖德彌盛而治道彌彰矣

請諭三法司

臣竊謂君之於臣也惟授職任事臣之於君也當宣力効勞故必夙夜在公庶幾恪恭乃職夫朝參公座本有定制即入申出亦有常期

諸司衙門如吏戶禮兵工各部朝散而蒞公所  
升堂視事俱不失期獨三法司朝散還家及午  
視事相傳為例殊不知一日之間時刻幾何況  
都察院掌風紀之重刑部大理寺司刑獄之平  
以斯有限之時刻而應無窮之庶務如之何其  
可也仰惟 聖天子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為臣  
子者夙夜匪懈尚恐無以仰答 聖心若玩愒  
廢時罪將何逭臣奉 勅諭掌管院事勉圖報  
稱敢不竭誠伏願申飭三法司堂上官嚴督所  
屬自今散朝之後即便齊入衙門辦事其都察  
院十三道日覆四方章奏政務尤繁掌院官日  
逐查考凡抄出 旨意俱照近日傳奉事理便  
看了來說的毋得過三日看了來說的毋得過  
五日其餘覆奏事宜必須十日之內次第封進  
過期誤事者輕則量行戒諭重則叅送別用庶  
闕茸廢職者皆知所警伸冤理枉者各效其勞  
矣

禁革貪風

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愛民願治之君必嚴於  
賊禁昔唐陸贄之告德宗曰民者邦之本也財

者民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  
顛瘁矣近來中外交結貪墨成風夫貪以蔽奸  
奸以兆禍臣竊懼焉嘗應 制陳言已屢舉其  
弊而推厥所原實在內閣但因陳言者衆  
皇上采擇而行故此疏一槩留中未奉 明旨蓋彼  
時秉鈞當軸多非其人臣言雖有為而發誠亦  
今日之積弊也切見每年進表三年朝覲官員  
往往以餽送京官禮物為名科派小民簞撻誅  
求怨聲載道 九重深遠何由上聞是以上干  
天和疊見災異皆賊夫之昌所致也臣前疏已  
悉乃敢再寫一通重干 聖覽謹候  
命下之日本院通行中外嚴加禁約敢有仍前科派  
小民餽送京官者在外許巡按御史糾察在內  
許緝事衙門訪捕依律治罪而彼此俱罪之賊  
通行入官如此則於 皇上奉天恤民之心未  
必無小助云

嚴禁約

臣竊惟內閣之官任輔相之責未有己不正而  
能正君以成天下之治者也臣愚誤蒙超遷濫  
居輔導位重而才弗充 恩優而心益懼夫古

之所謂大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已臣自寅入於朝終申而退正當閉門靜坐以盡補過之思奈何近來公私交接習俗已成既涉嫌疑且疲精力而況內閣之官處幾密之地尤不可不自慎愛者也臣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今以身許國安復有家茲凡各衙門事務在臣當與聞者止應議於公朝不得謀於私室如有賢士當接及以善言相告以廣忠益者自宜禮見公署其有候門投送私書兼行饋謁者乞 勅緝事衙門訪捕拏問又臣二親俱背一子自隨但籍屬頗衆亦當預防宋范質為相嘗有戒子姪之詩臣已刊示仍恐間有未能體臣之心遵臣之訓者有司當繩以法勿得容情謹候 命下之日本院轉行原籍禁諭庶得杜絕敝風保全名節以自加繩愆弼違之功以服膺 皇上忠良貞一之訓也臣實不勝惓惓之至

頒布大獄錄

臣近奉

勅諭事理同先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同張寅等情

幸賴 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 聖斷刊示中外其紙劄工食劄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 勅諭四道及先後會同招纂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 欽明大獄錄夫大獄一榜固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先後招詞之參考情理曲直之攸歸則惟此錄為詳備耳茲謹進呈 御覽其餘欲候 命下分送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

公頒曆

臣仰惟 國家恭若天道頒曆授民法不私造故內則欽天監蒞造進之

天子賜百官於朝外則各布政司翻刻轉發所屬普萬民於野紙劄工價皆取諸民以其本為民也先年各布政司解紙價於欽天監解曆於禮部及各衙門者蓋所以補頒給之不足耳奈何近

年士習競諛寢失初意皆以此為要結之媒名雖公物實通私惠每遇新曆進呈之日預遣人員齋送到京在一入則有公送私送之名在各衙門則有大官小官之等曆本堆積於權門載乘夾屯於要路送者不以為嫌受者皆為應得因之規利習以為常遂使大臣以聖世制書與販子往來貿易甚至使家人遍鬻都市計所獲一歲之利可儼之祿入三品之資窮鄉下邑每散不敷有一冊而借遍數村者有終歲而不得見者即此一事惠不博施而況大於此者乎

夫大臣為國之楨當履端之辰而規利損民有如此者又安望其修德召和致豐穰之慶哉臣又訪得解人中途乘時變賣至京就賤買補以取倍息致有京官先期迎取越分強索者有惡其後至而峻刑追逼者弊端滋蔓上下沿襲臣之切齒茲事已非一日矣茲從大臣之列敢復坐視其弊乎且授曆以作事告朔以貴始陛下將興唐虞之治而興革之道正宜謹之於剝復之交也已解之曆難以發回將來之弊相應預處如蒙乞勅各省解曆人役俱送本院驗

收止將四分之一照舊給與各衙門散用其餘分給順天府及在京各衛轉發所屬軍民如有官吏侵剋解人中途乘機變賣者行令緝事衙門緝拿坐以贓罪仍行各省巡按御史自嘉靖七年為始查照遞年解京曆數量將三分之二解赴禮部內將一分送各衙門分散官吏一分仍發順天府及各衛分散軍民撫按官及按察司官原非印曆衙門不許封寄曆本如布政司分外分送及大臣之家有買曆者一體緝拿將解人及大臣家人治罪其所減一分盡發各府州縣頒給小民庶天下之人均霑履端之慶且使知在位者非復前日趨勢嗜利之徒矣

論館選巡撫兵備守令

臣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伏承聖諭謂昨卿云翰林須選一番好者補任朕念深宮所居何由得知某賢某不肖須卿密預告朕疏名以聞方可簡授臣嘗聞胡世寧為兵部侍郎時上議云翰林春坊等官清要之職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永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

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等職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合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郎官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眾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臣切惟今日翰林春坊等官俱以締黨忘君為心雖稍有文才者亦終不足

勅建貞義院

懷慶府志卷之三

三九

賴皇上令其一切外補要地誠得一清然非真得文行器識遠過此輩者充補其何以備今日講學儲他日卿輔也當必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如胡世寧所議則得人矣今臣之所知者雖有數人然見奉明旨著吏部會同禮部都察院精選臣當會桂萼胡世寧等密加審擇必皆真知其人可用然後敢疏名上請如未還盡得其人且先擇補數員後以次擇補宜無不可孟軻氏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言慎之至耳況此官選擇尤當加慎者也又承聖諭謂令所

用人在內似可而在外者巡撫者乃重任也其尤重者兩廣湖廣西邊之地乃緊要也用當此任者須要好官以保吾民臣又嘗聞胡世寧議云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勣在遼東

勅建貞義院

懷慶府志卷之三

四十

自俞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勅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



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  
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  
書不為躡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  
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  
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 國家久安長治之  
計又云各處緊要兵備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  
推舉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  
此方其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攬越如兵備官所  
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要就  
委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

勅建昌書院

李襲憲集奏疏卷三

四十一

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久任  
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推陞各  
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  
臣切惟西北沿邊防備多在巡撫官東南防備  
多在兵備官若不久任則居此官者日望陞遷  
如同傳舍吏不知畏民不知懷則何益哉近年  
巡撫之官止為各處布政使按察使府尹等官  
遷遷之路如劉文莊嘉靖三年六月內由河南  
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尚未到任本年  
八月內又改河南巡撫尋又改回本院管事王

軌嘉靖三年六月內由順天府尹陞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到任未及數月四年八月內又陞工  
部侍郎何詔由福建布政使嘉靖四年六月內  
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六年五月內又陞  
工部侍郎黃衷由雲南布政使嘉靖三年八月  
內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本年十二月又改湖  
廣巡撫尋陞工部侍郎至於兵備官亦多如此  
難以悉舉夫一官而連年陞遷一人而數處更  
易責其能完固邊防撫安百姓決未之有也乞  
勅吏部會同戶兵二部將巡撫及兵備官如胡世寧

勅建昌書院

李襲憲集奏疏卷三

四十二

所議通行選擇推補然後責之久任則得人矣  
又承 聖諭謂牧民最親於治民今天下之民  
有未安者亦或風俗薄惡禮教不明所以前日  
桂夢言之此風俗不美固是朕德化未行以致  
而前旨已着行導所條列恐所在官司不肯遵  
奉輕視為常不但治化不臻抑且 朝廷旨意  
徒勞筆札耳今當何處以安我 祖宗之赤子  
特與卿計可詳具聞之臣又嘗聞胡世寧議云  
知府知州知縣皆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  
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



國家慎重此職 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

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

舉知州知縣另委吏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

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

其久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由知府即

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

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

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久長正德以

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

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

不肖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

餓死今宜遵復 先朝舊規知府今在京堂上

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官內在外五品以上官內

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於叅議僉

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

行揀選仍責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

同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

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

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己之操有處事

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主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四

辭免加秩

茲臣伏承

勅吏部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孚敬加太子

太保仍舊辦事以見朕優禮大臣至意欽此臣

竊謂君之禮臣固不以寵錫為靳臣之報君敢

專以品秩為崇故易有負乘之優覆餗之戒也

顧臣菲劣遇 主聖明科第僅踰八年官階躋

登一品既有慚於黃閣復將玷於青宮為幸實

多揣分難稱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無辱

過恩尚祈 上天發祥前星炳耀然後加臣斯秩庶

免曠官

請賜書院額名

臣惟聖王之立教也自王官以及閭巷莫不有

學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事學蓋教養有地風

勵有方此大道所以昭明而人才所以有成也

臣自八歲就家塾二十歲遊郡庠二十四歲領

鄉薦屢舉禮闈不第是非有司之不明實臣學

術之未至也乃於西去臣居十五里許地名姚溪建為書院一區以為藏修之所并會學徒講學於其間奈何頑鈍無成鞭辟不進嘗於書院之堂榜曰啟義中揭范浚心箴旁列程頤視聽言動四箴庶幾朝夕之間每接乎目必警乎心而不敢以自懈也自後得科第忝議大禮一得之愚固欲自盡平生之願者也仰惟皇上心學之傳真得堯舜敬一有箴五箴有註提綱發目意旨了然無餘蘊矣誠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斯世斯民何其幸也五箴註末過蒙獎錄愚臣

辭免修建書院

前者該臣奏為乞賜書院額名奉

聖旨卿所奏足見篤學以勉後來之意書院名與做貞義堂名更做抱忠仍著彼處有司就其書院中蓋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五箴抱忠堂門等處或有損壞亦與修葺完日具奏該部知道書院集錄朕留覽欽此又該臣具本謝恩奉

聖旨卿當時學首博識多聞以勤勵克篤其初而又加敬慎以飭其身力輔朕躬盡心職務專以王道匡朕兢慄自持又慮後學恐廢特以堂院名額為請朕親撰以賜於卿才德學行未足以盡褒示覽所陳謝具見勤誠朕知道了欽此續該工部覆題奉聖旨是這係敦崇正學風厲斯文盛事便行浙江布政司著該府官親詣姚溪地方就貞義書院中建造敬一亭并將書院及抱忠堂門坊牆屋等項或有損壞就行修葺若舊規卑隘不稱即便作新建造務須宏麗堅固用垂永久仍委的當官一員在彼督工責限完報具奏不許遷延欽此連奉聖旨過承獎勵恩至渥也臣重違聖意未敢有言連日竊伏思之初因聖製有敬一箴有五箴註行於天下傳

之萬世故敢請名書院自蓋敬一亭座庶幾淑  
後學敦風教也伏蒙 聖恩親撰堂院名額以  
賜并 勅有司修建以廣規制臣自揣何敢當也  
昔漢文帝欲為露臺召匠計之其費百金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遂命止之伏惟  
皇上節用愛民示敦朴為天下先今以臣書院之故  
費及有司雖曰風厲斯文恐未免為 皇上儉  
德之累也況臣忝竊重祿有餘足備修建遲以  
歲月自可完成者也伏乞 聖明停止前命無  
費有司如此則 皇上重臣之書院也以仁義

勅建書院

金鑑卷之四

四

為麗臣之重於書院也以錫名為榮矣

再辭

臣前者伏蒙

欽賜書院額名并 敕建敬一亭座恩殊今古禮絕  
臣工臣竊念 皇上錫名之榮實出意外有司  
勞民之念每切曾中已嘗具奏辭免修建伏承  
聖諭這事已有旨了況亭座係置朕之箴石其他不  
過量加修葺卿可勉承朕意勿得再辭近者災  
異頻仍四方告勞凡不急工後相應一切停止  
務在與民休息臣忝輔導之官尤當加省書院

亭座修建尤當停止者也夫 皇上示敦朴必  
自近始近必自臣始伏乞 特賜俞允非臣一  
方之幸多方之幸也

進杜詩訓解

臣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後其存忠君愛國之  
心者惟唐杜甫之詩而甫詩之尤精者惟七言  
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愚  
不自揣畧為訓解近托梓刻以便抄謄茲敢裝  
演成冊進呈或備 萬樂之暇 垂覽

辭免恩典

勅建書院

金鑑卷之四

五

臣伏承

皇上以明倫大典成 手敕吏部加遷臣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復 錫臣三  
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人者至恩踰常  
殊錫非分 寵光先世庇及後人顧臣何能輒敢  
當此惶懼惶懼臣竊謂為人君者不以崇高富  
貴為重然後人君之道尊為人臣者不以貪位  
慕祿為榮然後人臣之道盡仰惟 皇上虛己  
宏大疇咨眾寡真未嘗以崇高富貴為重也臣  
忝輔導位重克允日懷憂畏又豈敢以貪位慕

祿為榮哉夫天道虧盈鬼神福謙臣備官甫及  
七載超擢已至三孤且纂修乃供常職敢稱勤  
勞若復濫叨 恩典莫知憂畏誠恐為天道所  
虧不為鬼神所福也況臣之家世本為農人管  
子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任子之  
恩尤不敢當伏乞 聖明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是  
皇上於臣也示之以道臣於臣之子也遺之以安矣

再辭陳情

伏承 恩命優渥加遷踰常 寵錫先人廢及  
後嗣度德弗稱揣分匪宜已具本懇辭然愚情

教養具書院

不翼愈集奏疏卷四

六

有未盡者不得不為 皇上一陳之也竊謂君  
臣相遇自古為難君臣相保自古尤難相遇為  
難者難以正也不正則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  
相保為難者難以誠也不誠則為苟容非相保  
之道也臣本草萊之人原非台輔之望幸早有  
聞於父兄師友而是是非非善善惡惡之心並  
不敢自欺因從議禮之末過蒙超擢由夫人視  
之為至榮也由臣之自視為至難也所謂難者  
何也正道之難行誠心之難盡也臣始為一介  
書生輒犯 朝怒生死在於呼吸身家危於旦

夕幸而免者惟一點孤忠照臨 日月之下而

已此之為難猶未也既以責臣以兵曹之佐也  
如草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是大觀怒於  
人矣既又委臣以總憲之任也如決大誣之冤  
獄汰不職之御史是又大觀怒於人矣此之為  
難尤未也迨夫任臣以內閣之官也臣知其難  
也極矣非敢以為榮也臣初之是任也即語同  
官曰斯密勿地也 聖天子臨之在上為君難  
為臣不易也又睹文淵閣中壁揭 先師孔子  
像語同官曰吾夫子臨之在上畏天命畏聖人

勅建具書院

不翼愈集奏疏卷四

七

之言也又切念前此內閣諸臣多不能以禮去  
位語同官曰人臣之位至此極矣覆車相尋往  
轍可監也夫受代言之責者苟有一毫私意干  
乎其間則欺天矣夫守正道者多不便於行私  
秉誠心者自不容於假借且如前者金獻民等  
一將之功未成假參隨陞官者幾六十人又如  
近者伍文定一將之 命方下托姓名奏參隨  
者餘三十人此皆內外權門子姪親故之輩臣  
擬票必欲一切革之此何等觀怒也奸商白賈  
輩連年買窩賣窩阻壞鹽法內外分利失誤邊

儲臣擬票必欲盡禁絕之此何等觀怒也停雲  
南運銀三十萬兩表裏數千疋內外賞緣者失  
利此又何等觀怒也清查牛馬房宿弊言出桂  
萼臣實與之至今內外典牧者失利此又何等  
觀怒也省災停止 仁壽宮工役有揚言於  
朝以為臣與桂萼倡之實欲基莫測之禍此又何  
等觀怒也凡此特為大畧而已夫始而觀怒禍  
及一身一家而已既而觀怒為一部一院而已  
今而觀怒則為天下萬方矣非

皇上之明真如日月照臨於上臣雖一日有不能安

勅建貴書院

命張憲集奏疏卷十四

八

其位者也夫阿意從人者人反以為通而眾好  
焉守正奉法者人反以為迂而眾惡焉毀言所  
由興也臣平生不志溫飽不事產業年過五十  
守祖父薄田數十畝未嘗有求于人今竊厚祿  
已媿難勝不義之財奚啻糞穢故臣自講禮以  
求攻擊之章無慮百千萬言終莫有以貪污加  
臣者且臣自 簡命內閣已請 勅旨嚴為私  
門之禁謝絕内外之交 天地鬼神日臨之者  
近尚有內臣王岱假稱驢騙事之是非已悉具  
聞候提千證人到一鞫可白恐終未免觀怒之多而

毀言之由興也惟 皇上加察之而已昔齊威

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國人不治王於是召

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然

吾使人視之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已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

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鄆子勿能救

衛取薛陵子勿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

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

懼人人不敢飭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夫齊威

勅建貴書院

命張憲集奏疏卷十四

九

王猶能明毀譽而致大治況 大聖人在上乎

臣之援斯言也非為已也所以明 人君辨忠

邪之道也夫當 大禮既定臣固嘗求退未蒙

俞允及請焚黃既得 命中止乃繼承纂修之

命不敢復陳茲幸 明倫之典告成公是公非

大聖人之所裁斷有賞有罰 大聖人之所作為臣

竊思與異議之輩將觀怒於萬世者也臣之守

正秉誠惟知有 君非避難也非畏禍也然商

書有言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臣子之大戒

也夫盈滿不戒天道所惡 恩寵過當人情所

忘夫古之事君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之事  
君者思則歸己怨則歸人誠難為也蔡澤有言  
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在今日分當求退第  
受恩深厚不忍遽以為言又敢過受非分之  
恩澤乎伏願 皇上體上天惡盈之道察愚臣知  
止之心容臣辭此 恩典得賜退謝則始而  
君臣之相遇終而 君臣之相保誠為古今之所難  
者然使臣之進退以道則 大典之書尤足以  
推重於後世矣

三辭

勅建康縣書院

論蔡集奏疏卷四

十

伏承 聖諭以鼎勞報功 朝廷之事人君不  
易之典令臣勿得過為辭遜輒云求退且許臣  
以抱義懷忠責臣以展布忠誠反覆懇切臣伏  
讀不勝感泣夫豚魚尚孚忠信草木知報春暉  
臣受 皇上知遇之恩如 天地父母豈敢不  
思圖報也哉竊謂 大禮之議 父子大倫實  
皇上親自提挈臣不過因事推明而已 大典之成  
是非大權實 皇上親自總攬臣不過因文纂  
述而已夫何功之有昔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勅建康縣書院

論蔡集奏疏卷四

土

故臣於此所以終有所不敢自安者也蓋嘗論  
之古之君臣所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惟在  
君明用舍之道臣明出處之分焉耳為君不明  
用舍之道則失臣為臣不明出處之分則失身  
臣之所以為 皇上懇切言者為是故耳非敢  
忍心求退以負 聖明也夫人君莫貴於知人  
故觀人之法在人君所宜加重者也宋儒朱熹  
有曰夫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  
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  
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熹嘗竊  
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通  
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  
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  
磊落落無纖毫可擬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諛  
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  
狐蠹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  
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  
之際尤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

豈得而逃哉朱熹為言如此願皇上日取而觀人焉則用舍之道必自明矣臣愚日取而自觀焉則出處之分又安敢不明哉夫君臣之義莫逃於天地之間臣昔當釋褐之初已不負皇上今居輔弼之列尚忍負哉第臣願為忠良之臣不願為寵幸臣也夫毀譽之言多出好惡仰惟聖明察焉

請宣諭內閣

竊聞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任用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關也伊傳周召後世無

勅建皇書院

宋鑒集卷之四

十三

聞焉然豈無其人亦以所遇非其主耳唐楊綽清儉簡素代宗相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宋秦檜陰險深阻誣陷善類結納內侍伺上動靜高宗相之祖父孫三世皆領史職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為之用卒致夷狄內橫禍延國祚二宗任相得失明驗如此臣嘗因修省已為

皇上陳之矣夫賊檜之奸污穢青史而楊綽之介人至于今稱之是尚不知所戒勉乎我

太祖高皇帝繼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至太宗皇帝

始設內閣初止以翰林講讀編修等官處之備

顧問而已至宣宗朝用大學士楊榮楊溥楊

士奇三人而專任之故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

後不復變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

榮孫楊因坐事鈔沒家資鉅萬此非招權納賄

何以致此況其他乎自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

貪污無恥習以為常甚至以兩房中書等官在

勅建皇書院

宋鑒集卷之四

十三

外交通賄賂故每為請求恩澤以償其私是大可鄙也至於入閣例以日期為先後以官職為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矣故皆終日伴食旅進旅退而已以此亦習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是又大可鄙也如近年楊廷和之妄議典禮一人主之蔣冕毛紀二人皆甘心附之雖按制君父破壞綱常猶弗之顧況事之小於此者乎以此而我和同



彼此行私無所諱忌如吏部行取某官必某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為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或與私徒各處求索或就家轉賣為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如戶部鹽引縱容賣窩買窩某主張某客商戶部莫敢不從甚至令家人子弟合夥為之為國足邊之心絕無也如兵部將官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求鑽求為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

勅建皇書院

金鑰匙集奏疏卷四

十四

而足夫我身既真有百孔千瘡無恠人之千言萬語敢復辯明也哉若一辯明則肺肝畢見而身不能一日立矣故近年以來內閣奸人鄙夫一有被人奏訐者但得天恩寬宥委為曖昧不究脫身而去幸矣由是以衣冠盜賊之蓄為禽獸營養之資士論鄙之鄉評賤之皆所弗顧也然復有間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直陰為後計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

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臣本草萊之人原無台輔之望然為國報主之心根於愚衷始終不敢

少懈者也故臣自簡命內閣一切陋習竊欲革之而未之能焉已嘗奏請嚴私門之禁絕請託之交凡臣之所不為皆彼之所不便也故必鼓動讒口設為陰擠之計不陷臣於危疑之地不已也皇上試召吏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

勅建皇書院

金鑰匙集奏疏卷四

十五

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其官陞某官為私人開僥倖門壞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鹽引賣窩買窩為奸商作盜賊主壞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官問之曰張孚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某鑽求將官任某鎮某鑽求將官任某營壞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於此臣罪當誅也孟軻氏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今聖明在上內閣政本之地可容奸人鄙夫為小人立赤幟以來天下之讒邪乎欲與共成



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伏乞 聖明嚴加  
宣諭繼今以後各宜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  
奸以欺君毋設儉以害正毋詭隨以濟惡毋便  
己以縱讒凡閣中一應事務各以公平正大之  
心處之論公者前後擬 旨間有執私壞法公  
論不同者不許阿從必請自 上裁閣中所進  
揭帖論同者連名有不同者不許捏名妄奏至  
於兩房官不許勾引外官交通賄賂敗壞法度  
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楊  
廷和蔣冕毛紀三人覆轍為可鑒也若仍怙終  
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也請即加誅斥如此庶  
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然後能上輔君德  
下副民望不然臣誠不敢竊祿苟容以負我  
皇上之知遇也臣不勝勤拳惶悚之至

重制誥

臣切惟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  
誥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臣按 國初  
以來成化以前 制誥之體猶為近古明敎履  
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單  
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

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  
藻情飾偽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  
母 誥勅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 萬乘之  
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  
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  
聖明之世可使 制誥之文為枝葉之辭哉伏乞  
勅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 誥勅必須復古崇實一  
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  
知所勸矣

請平潞州議

臣昨承

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著用心設  
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  
仰見 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  
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  
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  
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  
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臣  
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 然而  
安天下之民今我 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剝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

勅書

勅書

上

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救民至有以鹽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諛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

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

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

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

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

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

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

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

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

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

勅書

勅書

十九

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

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為京輔近地不可容亂

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為

高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視潞城為高下

也其謂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

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為罷兵之言而

今日廷臣則未聞為此言者柏耆以策說承宗

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元

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

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慙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為鬼蜮以制亂賊豈為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綱紀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殺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

區愚衷所以為國盡謀者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為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為皇上頌焉惟聖明俯賜裁察

請定制服

茲者大行皇后崩逝喪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參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聖諭又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皇上以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非故有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

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己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父為子夫為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為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為后服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為 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為 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也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為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空之孰不

以為 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乞 俯察臣等愚誠實欲效忠非有他也 特勅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期十二日 皇上宜容臣子素冠服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戒后服自 皇上始乎 皇上亦何忍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臣感激惶懼莫知所云伏祈 聖明亮察焉

應制陳言

臣伏承

聖諭近 上天示戒長庚星見朕心恐惕其何以為弭之方卿其言之欽此臣嘗聞先儒許衡有言曰三代之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未見其比也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以堯舜之道求

堯舜之治則夫遇災而懼修德正事以回

天心變災為祥者又豈漢文景之可比乎夫君聽存乎廣遠臣言貴乎切近臣居輔導之職固所宜言況皇上開之使言言之敢不自切近始乎謹以四事開陳于后漢申公嘗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伏乞 聖明加之意焉

一審幾微臣嘗聞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知幾其神乎中庸曰莫顯乎微又曰知微之顯夫謂之幾也者發於彼者實由於此也微也者見於外者實本於中也此致治

勅建昌縣

金張集奏疏卷四

廿四

之第一要緊處孔子所論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明幾微之當審也仰惟 皇上大居敬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學緝熙真得堯舜精一之傳者也有 君如是何忍負之切見在位之臣有不思國體之重不揣事變之難每託為體國愛民之言有似忠信者按幾而入乘微而起將有莫覺其為非者夫其言之真善歟而 皇上從之天下之福也如其言之非善歟而 皇上從之非天下之福也如去歲 賜臣等銀圖書

各有名義攸存所以盡幾微之言者也所謂以嘉謀嘉猷入告我后者也是固用

先朝故事而 皇上虚心采納萬代所無在臣等當日夜祗懼顧名思義以求無負我

皇上付託之重可也孔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宋司馬光曰其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耳夫幾事不密則害成迨夫事之已成則必有益於君國無不可對人言者斯可矣臣愚雖無嘉謀嘉猷入告然有問則對因事論事亦不自知如何固有難

勅建昌縣

金張集奏疏卷四

廿五

逃於 聖鑒者矣第恐 皇上圖書之賜所望於臣等固無不善而臣等所以用之者或有未善耳自今而後願 皇上審此幾微之言一有不公為害甚大凡論列天下國家利害臧否人物須 勅令明本開奏顯言于朝以存公平正大之體則天地之情可見矣不然或以一人之隱言進人或以一人之隱言退人倉卒更變莫知所由使在位之臣互相猜疑人無固志久之未免威福下移怨謫上及竊恐災變日生誠非

國家之福也

二專委任臣嘗聞宋儒范祖禹有言曰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皋陶所

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

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

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

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

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

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

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

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

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

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

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

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

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

勅建皇極院

金鑾集奏疏卷之四

二十六

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

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

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此范祖禹之言

實自古帝王致治之要道也伏願

皇上明以知人誠以蒞下 勅令九卿等衙門俾各

任其職務責其成無假公以相侵奪無挾

私以相擠排至於各地方巡撫總兵等官

凡命將遣師但授以成 命俾各効職如

所謂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不以遙度而有所撓不以間言而有所疑

庶幾內外臣工各行其志各任其患不被

求全之毀不棄垂成之功而皆殫戮力效

死矣其真有不奉公任職者然復付之國

法無容心焉如此則 皇上真如天運於

上而庶司百府如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

天下不勞而治矣

三惜人才臣嘗聞宋儒程頤有言曰君道大

要以求賢育才為先又曰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毒為良善惡仇敵為臣子者由帝

之絕也苟無舍私之道而與己共者一皆

勅建皇極院

金鑾集奏疏卷之四

二十七

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譬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此程頤之言實有補於君道者也仰惟皇上聰明睿智固無所不察而包含徧覆誠無所不容近年在朝諸臣因論議阿比獲罪戾者多矣固未必為君子也惟在皇上化之綏之而已其為小過者尚宜赦之夫天生大聖大賢固不常而生大姦大惡亦不數惟中才最多苟以小過而盡棄之天下無全人矣昔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鄰國於是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今以戰國之君猶知納言惜才如此況今日大聖人純心用賢者乎茲當奉

在即伏願皇上念人才之難得小過之當赦勅令吏部都察院惟公與明公則不以偏私求備明則不以毀譽亂真所以廣皇上含弘之道成聖人育才用人之善者宜不出此也四求民隱臣嘗聞程頤有言曰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仰惟皇上切於愛民然九州之遠四海之廣民情土俗有不同而利弊興革有難槩論者也今當天下官員入覲之期正敷奏以言之日其知之宜無不真言之宜可以盡者也乞勅吏部令衆朝守令官各以所司地方民情利弊白之監司監司采擇可否白之吏部吏部類聞請自上裁如果有某利當興某弊當革吏部下之監司監司下之守令以程其功庶將水地方安危之責有所歸矣然職時務者在臺諫同有能獻陳朝廷之



政籌畫遠方之策者皆許其盡言而采納之則嘉言罔攸伏而天下賢才亦可得而知矣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五

災異乞休

嘉靖八年

臣竊謂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而作之君君不能以獨治而責之臣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仰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無所不用其極廼者

天心仁愛屢出災變以示警戒非君德之未至實臣

職不修之所致也荷蒙 聖慈不加誅斥渙發

天言嚴加宣諭上畏 天命下悲人窮且反躬自責

勅諭集

太師張文忠公集奏疏卷之五

即商湯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也非大聖人其孰能之臣稽古人君遇災變而詔修省者亦多矣然修德正事變災為祥獨稱商高宗中宗者何也蓋中興之君思天命付託之重祖宗創業之難憂勤惕勵固自大有不同者也 皇上祖述堯舜英明邁古商高宗中宗有不足言者矣伏讀

聖諭云 皇天仁愛每垂警示朕敢不思過圖政自

新厥德以仰答眷愛然已過不能自知況爾文

武羣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責未知觀此變

異嘗思之否乎大哉 皇言聞之莫有不感激  
者天居高聽卑其有不昭假者乎夫

聖人立於無過之地矣猶曰思過圖改 聖德昭假  
于天矣猶曰自新厥德顧臣愚何人也濫叨輔  
導之職實忝股肱之臣過多矣懼改之有不徹  
德薄矣懼新之有不逮雖大小百官皆有共理  
之責而臣與機務之地責且重焉罪特深焉詩  
大雅同列相戒之詩有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臣實懼之況草萊之身非  
台輔之器樗櫟之材豈棟梁之宜伏乞

勅遣書院

不歸還集奏卷五

二

聖明特賜罷黜以為大臣不職者之戒則天意可回  
災變可消矣

省煩費

臣妻蔡氏病故伏蒙

聖恩欽賞寶鈔銀幣復 遣官諭祭造墳安葬禮數  
過隆實不能勝不虞百有司仰體

聖恩之厚相率具奠臣無辭可止竊惟有用之財不  
可虛費有限之福豈宜過分況臣妻歸葬有期  
且未免緣途官司益相承襲煩費禮文暴殄天  
物罪過臣實當之昔國子高有言曰生無益於

人死無害於人吾既生無益於人也而豈可以  
死害乎人哉正臣妻今日之謂也臣日夜思惟  
心不能寧計無所出冒昧上言伏乞 勅下該  
衙門除親戚禮奠外其餘通行諭止庶幾禮無  
過舉財不妄費使臣與妻存歿得安而無過分  
之累矣

自陳休致

臣在閣蒙 發下給事中孫應奎所論臣云性  
多偏執行或傷於自恃斯言也切中臣之病也  
臣自少生長草茅性不諳俗疾惡太甚習氣已

勅遣書院

不歸還集奏卷五

三

成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也茲當輔佐

聖君協和萬邦實非臣猥瑣之器之所宜矣孔子曰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斯言也臣嘗誦之深以為懼者也今言官所  
指言者特臣性之偏執而傷於自恃也臣自反  
偏之為害過大行虧必有不可勝言者也惟  
聖明洞察速賜罷黜別求碩輔以克重任則  
皇上之愛臣也有始終保全之恩臣之遇  
皇上也無進退失據之患矣

請給假

臣偶感暑病腹不能趨朝服藥調理間適給事中王準論通州叅將陳璠由臣進用且云乎敬謂璠為賢也不知璠之賢有何可稱乎又請

皇上戒臣勿私偏比以息人言準為斯言告君若欲大臣不可以私好用人惜其言似是而實誣也夫陳璠原以南京坐營因兵部那缺與楊銳改北京坐營原以漕運叅將因督開通惠河今改兼通州叅將臣何進用之有夫臣忝內閣重臣輔佐皇上用天下之賢才固當內舉不避親

勅建貞義書院

全明堂集奏疏卷五

四

外舉不避讐者也如臣苟知陳璠之賢雖在鄉故宜無嫌者況實未嘗舉用之乎如準真知璠之不賢則當明指實迹請

皇上去之何必援此以誣臣乎其設心如此謂之不樹黨欺君恐難逃聖鑒之下者矣臣病緣外感熱邪旋傷心腹四肢倦怠覺難支持伏乞聖慈容臣給假在外調理不勝感恩之至

再陳休致

臣本凡庸才不充位旬日之間兩勤言官論列臣之罪狀難逃聖鑒惟當知自反無容辯者

但事之發也有機勢之成也有漸機發而不之察則變生漸成而不之覺則禍大此大臣以道事君者所以必當明進退之義以全國家之體也請為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夫大臣位至保傅責之重也而夫人視之為至榮也臣則恒以為至難夫人視之為至寵也臣則恒以為至危古之謂保者保君之身體傳者傳君之德義苟非真有碩德重望者不足以當之臣愚方脫草萊驟登保傅心欲自效而才有未及志欲自盡而德有未孚是

勅建貞義書院

全明堂集奏疏卷五

五

宜多招物論屢辱朝廷夫臣既不能以自保其何能保君之身體不能以自善其何能傳君之德義故皇上雖日加禮貌徒為養養而已臣實媿焉夫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大臣之道也大臣進退以道則小臣皆知禮義廉恥之為重故君德隆而國勢尊今之為大臣者率多以祿位為謀以得失為患能書百忍甘受萬辱假恩僚屬以結其懽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多口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苟有特立於其間者則羣謗叢至使朝廷綱紀日以廢

弛風俗日以敝壞是大可憂也大可懼也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當議禮之初大臣建議之謬科道官闔然從之其論臣者無慮數百章臣彼時甘犯衆怒而不忍即求去者為典禮之未成也

皇上孝心之未遂也實非為祿位謀也今斯禮之大成也皇上大孝之心之裁定也臣祿位之加實虛糜也人雖無言猶將媿之況有言乎夫初之與議典禮也臣既先之今之求去也臣亦宜先之臣如不去也亦但為祿位謀也非足為朝廷重也皇上容臣之去也進退之義也乃所以重朝廷也使臣進退之義明則

皇上之大典禮亦庶乎其不辱矣此非敢飾辭也實惓惓之血誠也臣昨因病已請給假調理竊恐內閣重地不容曠職伏惟

聖明特加矜察即賜俞允放臣全歸則君臣相保之恩尤古今絕無之典也

陳謝 遣醫

臣得病緣外感熱邪旋傷心腹四肢倦怠覺難支持因具疏請假調理伏蒙

降旨溫存隨承 遣太醫院御醫就臣舍視臣疾

感激醫來拜受藥餌顧多病之身何以報主燮和之責自媿匪人夫病有暑濕風寒藥有君臣佐使元氣既固客邪莫侵由是喘息呼吸乃通一氣由是手足腹心乃切一身臣於此始得養生之術因悟治國之方焉臣不勝感戴

謝 遣使 欽賞

臣疾病復承遣司禮監奉御

欽賞臣米酒羊豕等物將命及門龍光莫既拜恩

望闕鼠思彌深臣伏念

勅建義書院 六覽集奏疏卷五

皇上藥石之投既以去臣之病梁肉之餽又以厚臣

之生三錫便蕃兩朞荐至

皇上之視臣也奚啻手足臣之報

皇上也實孤腹心感激益加興言曷已昔人有言曰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

今者刑罰未中是猶有藥石而不能治病也教

化未敷是猶有梁肉而不以養生也臣叨輔弼

之職莫効贊理之勞使

皇上獨為社稷憂是誰過與故 皇天降罰疾疾及

身實所宜焉茲荷蒙 聖恩保愛還之生全竊

恐孤昧之身終莫報 聖明之主也

病痊陳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

聖慈勉留懇至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去不  
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間黽勉  
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為

皇上陳之幸垂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資剴速  
或傷於過空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  
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  
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

勅建昌書院

大饗燕集奏疏卷五

八

況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  
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為之說曰君臣當  
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  
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  
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  
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  
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  
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  
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  
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

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觀和同之辯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

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

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為不同如此

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

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

勅建昌書院

大饗燕集奏疏卷五

九

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也後  
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  
否選滿則注限年躋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  
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  
為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  
名為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為深淺執歲月  
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  
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

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勵世  
摩鈍也然欲教化行而習俗美非

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  
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  
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  
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  
一切急緩悅從務相為雷同旅進旅退無毀無  
譽國家無事之日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  
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皋陶  
伊傅周召之為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  
勅建昌院 大興集卷五  
唐虞三代之臣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  
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  
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立朝如  
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  
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  
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  
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踰尊可也  
皇上若獨求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  
卿為平原太守能急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

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  
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  
有天寶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  
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之法曰凡  
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  
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  
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  
君子也而其依阿泐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  
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咒閃條狡  
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勅建昌院 大興集卷五  
臣既嘗為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世久安長治之策  
也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謝辭

臣孤負 皇上重托獲罪彌深伏蒙

聖慈不加誅戮得賜全歸既又着臣給驛前去又錫  
之衣服金幣寶鈔罪且逭而恩又加焉感泣感

泣臣切惟食人之食者當忠人之事衣人之衣者當分人之憂臣之在位也已不能忠

皇上之事分 皇上之憂今之去位將何能為報乎

死罪死罪茲當 陛辭莫能為懷伏惟

皇上清心寡慾已自節宣早朝晏罷尚加保壽福壽萬年子孫千億實臣區區犬馬之至願也

辭取復任

臣曠職罪深伏承

聖恩不即誅戮着臣回家省改天寬地容之恩莫之為報者也舟行至天津衛伏觀抄捧

勅建貴義院

太僕集奏疏卷五

十二

手勅吏部內閣輔臣張孚敬近有旨着回家今缺官

辦事急難得人朕方即位之初首得張孚敬贊

議朕孝厥後乃獲正天倫之序完父子之親皆

孚敬之力助贊成者也今可着復任辦事便差

行人一員齎勅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如

身 行臣伏讀之餘不勝感泣顧臣何能乃承

聖眷一至此邪臣切思前奉 欽依着臣回家深加

省改以圖後用又奉 勅諭着臣還家創悟以

資後用 皇上愛臣之深訓臣之至是固天地

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之心也夫犬馬尚知戀主

草木猶知報春臣為 皇上心膂之臣恩遇優

渥豈敢忍心忘君甘於犬馬草木之不如邪第

臣鄙野之人殊非台輔之器恐任愈久而罪愈

甚恩愈加而報愈難此臣日夜有不能自安者

也茲在途聞 命不敢前往雖差官齎 勅未

至已仰見 皇上眷注懇切誠不忍於去之窮

日之力者也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仍照前

旨容臣回家省改創悟庶幾變化氣質究習事體臣

未即死報效尚未晚也

謝 勅官 召復任一召

勅建貴義院

太僕集奏疏卷五

十三

臣舟行至天津衛伏觀

手勅吏部着差官齎勅守催臣前來復任辦事臣聞

命驚惶不敢前往已即日具奏辭謝茲蒙 欽差行

人周禪齎勅到天津衛開讀 勅云卿以通博

之才貞一之學首建正議贊朕沖人以成大禮

擢卿輔弼之任裨益良多近因人言乃有旨着

還籍實朕保全之意今輔導缺人贊理機務

茲命行人周禪齎勅往取復任辦事勅至卿宜

疾速返途上緊前來勿得推延辭避匪止誤事

且違朕勅負朕意卿其欽承故勅臣仰承天語



丁寧恩意懇至不勝感泣已即日回舟返途過

楊村驛地方又奉前奏 欽依卿忠誠素著輔

朕愛國實為良多近有旨着回家以使卿避言

耳朕已有命差官守催勅至卿宜即來京復任

辦事勿得時刻遷延違負君命吏部便行文去

臣又不勝感泣夫 皇上召臣之還也是尚察

臣之心未即棄臣也臣蒙 皇上之召還也又

豈敢不仰體 聖心而甘於自棄也邪且

皇上召臣之還也實欲責臣以輔治也臣將披靡以

從衆邪恐未免欺君誤事雖進無益也臣將塞

諤以違衆邪恐未免搆怨滅身雖欲退有不及

也臣之進退實為狼狽臣切念今之所恃者惟

聖明矜察之心所不能報者惟 聖明覆載之恩而

已他復何求焉若徒存形迹固為辭避是誠有

違 勅旨有負君命臣罪當萬死矣緣北河逆

流而上又連日阻風恐稽 寵召心甚不安雖

臣妻軀在舟子病不能自為歸計亦莫敢顧擬

於河西驛可泊地方臣即當舍舟就陸前來入

見以仰答我

皇上眷注至意臣不勝戰懼瞻戀之至

### 謝 手勅入閣辦事

臣蒙 聖恩差官齎勅守催臣回京擬謝恩方

敢封閣復任辦事伏蒙 遣文書房官齎捧

勅諭云茲閣中急缺官辦事卿已朝見訖便入閣辦

事故勅顧臣何能乃蒙 聖眷如此惶懼惶懼

昔宋程頤有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

國者當愈勤飢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

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又真德秀有曰諸葛武

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

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臣伏蒙

聖慈保全令臣退而省改創悟日夜自反自責於武

侯四者一無所能焉自今而後不敢不勉亦豈

敢私為愛身之謀有負 皇上付託之重除即

刻趨命入閣辦事外謹具本謝恩并陳愚悃

謝 勅諭銀記

今早伏蒙 聖恩勅諭臣云朕先賜卿銀記密

疏言事近以回繳今命卿復任辦事茲仍賜與

嘉謀讜論宜即以聞一如前所諭命行故諭臣

在閣中稽首拜恩不勝惶懼惶懼切念

皇上先賜臣銀記令密疏言事臣才疎識淺孤陋寡

聞實無足以上補 聖明者但有應對悉多出  
自廟謨雄斷間有與諸臣異同者亦合陳所見  
以自盡其心耳並不敢變亂是非竊弄威權以  
自速禍也嘗聞先儒許衡有曰臣子執威權未  
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  
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  
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  
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  
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  
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  
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  
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  
索臣每三復斯言深加警懼茲蒙

皇上仍賜臣銀記責臣以嘉謀讜論宜即以聞仰見  
聖心即舜之好問好察禹拜昌言之心也臣愚無一  
得又何能以裨答邪又竊念臣能受諫斯可以  
諫君臣能從善斯可以善君自今而後豈敢以  
人言為忌宜取諸人之善以上獻耳又豈敢自  
以為是邪謹具木謝恩并陳愚悃

書院成陳謝

臣伏觀

皇上所著有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  
四箴誠得帝王心傳要法致治之要道也該臣  
等奏請 勅工部于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  
立以垂永久仍乞 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  
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  
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欽奉

勅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彼時臣竊  
念未第時曾建書院一區在本縣姚溪地方因  
乞 聖慈光賜書院額名願自蓋亭豎立箴石

勅旨書院 太僕集奏疏卷五

欲使深山窮谷之人悉得對揚 聖訓欽奉

勅旨卿所奏足見篤學以勉後來之意書院名與做  
貞義堂名更做抱忠仍着彼處有司就其書院  
中蓋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五箴抱忠堂門等  
處或有損壞亦與修葺完日具奏近該浙江布  
政使司題據溫州府申稱蓋造敬一亭及修理  
貞義書院抱忠堂完成奏聞奉

聖旨這書院堂齋既蓋造完備有司還督令地方人  
等用心護守若有損壞隨即修補臣感激感激  
臣竊謂古者三代盛時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

不有學及後教化漸衰人各有志始有以類相  
從講學於山林間者而書院興焉若武夷白鹿  
之勝名重於天下後世者實惟其人也臣揣何  
能敢為書院重邪今荷蒙 聖恩錫類更新易  
名除舊亭座箴石大昭 聖謨草木罔鬱並輝  
宸翰則書院之重又非特武夷白鹿之勝而已茲  
當告成又荷蒙 聖恩勅令守護損壞增修是  
皇上之激勸臣也非一時而臣之托於書院以不朽  
也將不世矣臣敢不惕勵初心勉修厥職仰  
聖訓而欽承顧美名而思義庶上不負 皇上之洪  
勅勅舊書院 六諭集奏疏卷五 十六

謝 聖諭

臣位重弗勝伏蒙 聖恩不加誅戮令臣回家  
省政尋蒙 聖恩召臣復任保全眷愛之至千  
古所無者也感激感激臣於朝見畢隨蒙  
勅臣即日赴閣辦事適發下光祿寺少卿史道奏疏  
獨臣在閣誦覽數過深服史道之言知所先務  
凡其所論列者皆切臣病所許可者又實臣之  
所不能焉及臣一清到閣遂同請 天語戒諭  
以求無負於 聖明之至托也欽奉

聖諭丁寧教戒靡所不至蓋臣之於君當竭其匡輔  
君之於臣當極其戒飭皆義之至也臣伏讀  
聖諭云內閣大臣其職任最重朕所望者匪輕臣愧  
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夫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臣本草萊之人誤  
蒙 皇上知遇其職任之重實所弗勝雖  
皇上所望者匪輕而臣實負焉程頤曰人臣身居大  
位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  
不自己出人惟知君而已臣不敢不勉臣伏讀  
聖諭云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秉公持正以贊治化  
勅舊書院 六諭集奏疏卷五 十九

陳善閉邪以輔君德容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  
私嫉忌以取愆違臣愧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同  
寅協恭和衷哉若此行而彼沮甲可而乙否其  
可乎然是非得失之機誠亦有不可不察者也  
仰惟 皇上敬 天法 祖務學勤政立於無  
過之地固無善可陳而無邪可閑矣其在今日  
乖氣之未消和氣之未召者罪在臣下而已夫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秉公持正臣子之職也況  
大臣乎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容  
衆以量也孟軻氏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

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言受言以私也臣之不職全病於此夫樂善不倦者福之門也懷私嫉忌者禍之基也禍福無不自己求者孟軻氏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臣不敢不勉臣伏讀聖諭云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保安基圖忠節功名非前代諸臣所能獨美豈不偉歟臣愧懼愧懼臣嘗聞韓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程頤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君明則保安基圖自

勅建書院

八朝聖集奏疏卷五

三

能永久臣正則忠節功名自能有成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皇上仁義中正實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臣凡庸陋劣非皋陶伊傅周召之臣也皇上猶深望而勉進之使前代諸臣不能獨美甚盛心也至恩也雖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為下矣臣不敢不勉臣伏讀聖諭云輔臣於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朕意臣愧懼愧懼臣嘗聞呂祖謙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蓋規警

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夫畢公以耆父老臣康王尚不廢警戒之語況臣為庸劣晚進之臣承此聖訓諄切敢不日加思勉同心共事以求無負於聖明之知遇乎申顏曰吾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侯無可能攻吾之過臣觀史道之奏實臣之候無可也臣亦何幸歟易曰風雷益夫風雷至迅速也聖人繫之以改過之象示有過則當速改也臣感激聖恩無任惕勵警發之至

請寬免楊一清

勅建書院

八朝聖集奏疏卷五

三

臣今早蒙發下霍韜奏疏是非得失難逃聖明洞察之下但萼韜原與臣同事一清與臣同官且臣正在伏罪省躬之餘豈敢輕有所議擬臣嘗聞漢賈誼告文帝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誼之意蓋願文帝禮大臣存國體也臣敢請

皇上於韜之奏但當察其是非得失之實以為進退處置之宜則天下臣民仰見

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茲以韜奏疏并擬一清辭疏隨本封上均乞 聖裁

再請

近日楊一清獲罪情由臣已兩請

皇上寬法處之以存國體欽奉 明旨着法司會官議奏處置仰見 聖明欲采公議處之以道在朝臣工靡不感戴茲該刑部等衙門議處覆奏未蒙 聖斷今早蒙 聖諭法司會官議奏楊

勅建昌義書院

六齋集奏疏卷五

三

一清事朕惟一清累朝舊臣朕素禮待未可以羣臣比況嘗維持倫理亦與卿等敬等相信同心輔朕今乃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贓跡顯著特以大臣故下九卿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近其君但為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令當正法而使知警卿等敬必嫌於擬旨卿鑒擬票未看臣伏讀三四豈惟一清感媿臣實感媿不勝也臣切念議禮之初一清在家嘗見臣大禮或問極稱為正論以釋羣疑及臣同席書等被召一清又嘗為書勸唐書作速北上以定國是當

羣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亦不少矣茲 聖諭謂一清嘗維持倫理與乎敬等相信同心輔朕一清初心已荷蒙

聖明垂察臣復敢何言今 皇上以一清贓跡顯著欲正之法而使知警又以臣嫌於擬旨着臣鑒擬票來看實保全臣之至也臣又切思前者與桂萼獲罪彌深荷蒙 聖恩不即誅戮容臣回家省改萼革散官致仕今臣已蒙 召留復任臣夢復原職致仕天地寬容之恩曷由補報伏乞 聖恩體念一清功過所宜相準 特賜寬

勅建昌義書院

六齋集奏疏卷五

三

法處之況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實所以保全臣等也臣不敢不言亦不忍不言極知煩瀆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焉臣不勝恐懼之至

謝寬楊一清

臣近因同官楊一清所犯冒昧煩瀆一為存國家大體一為釋臣僚嫌疑伏蒙 欽依卿三為陳辯朕已悉知楊一清昔贊議禮不為無功朕已從寬區處了卿宜安心辦事慎勿介懷是非

曲直久自明白卿宜承朕此意臣仰荷

皇上庇覆之仁如天地保護之恩如父母者也臣雖捐軀殞命其何能報諸夫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罪非國家之福也

皇上負荷神器為天下民物之主法行禁止宜自近始臣豈敢勸以姑息為哉夫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屈今一清已蒙皇上許從寬區處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不測之恩威殆不啻雨露雷霆者也非惟一清之知感且懼也臣實知感且懼之弗勝也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今

勅建貞義書院

不歸卷五

三十四

皇上既以禮義廉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皇上者誠非人類矣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

辭內閣首任

近該同官楊一清桂萼欽准致仕臣欽蒙

聖恩召留復任臣切惟予奪用舍人君馭世之大權

禮義廉恥人臣立身之大節況內閣之官居密

勿之地天威赫赫日鑒在茲其嚴乎臣自揣凡

庸於凡國體實未通達世故實未諳練濫叨重

任日懷憂畏伏遇聖明在上存心天下加志

窮民雖恭默思道不假乎贊襄然委任責成當

戒乎盈滿嘗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皇上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必得臯陶伊

尹之為臣乃足以成正大光明之業顧臣何能

可勝茲任邪雖然自古人君未嘗借才於異代

伏乞聖明遴選於衆取其節行足以報主道

義足以服人者置之內閣以為首臣以表百僚

臣雖愚亦不敢終於自棄固當黽勉同心共圖

報効此實臣審己量力之血誠非敢故為是推

托也惟聖明亮察

勅建貞義書院

不歸卷五

三十五

日食陳情

茲當十月朔日日食文武百官俱會同禮部救護占者謂食當幾盡始復雖京師偶為陰雲所蔽而四海九州固皆仰見之者也臣瞻拜之餘無任警懼夫日食乃天變之大者也故春秋必書記曰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熹傳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聖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軾曰十月純陰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也夫君子中國陽也小人夷狄陰也臣切見皇上屢嘗戒飭於朝非不欲修六官之職也緣比來公道塞而私門開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君父不體臣子實臣子有負於君父矣且皇上嘗勅吏部責之大臣各舉所知之賢才矣又嘗勅兵部各舉所知之將領矣責之旬月之間乃卒歲未之有應詔者何也避嫌之太過信用之未專也好惡之不公忌害之已甚也夫賢才舉則直道行小人欲陵君子得乎將領得則武備修夷狄欲侵中國得乎是在皇上加之意而已漢嘗以災異策免三公臣忝居輔導之列濫叨傳保之官不能與六官相率修職

以致日食之變當此純陰之月臣無任警懼仰惟我皇上修德行政用賢去奸是宜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日當食而不食也今者日當食而食卻在臣下而已臣無任警懼伏望聖明常存昭假尚慎憂勞為天下建極以迓和平之休為天下得人以為消弭之道臣又不勝願幸之至

請議處內閣官

茲者內閣員缺臣已上請簡命節行足以報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為首臣以表百僚實以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代言之責有難勝任故也臣連日思惟又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敢復冒昧上請惟聖明垂察焉臣伏讀

聖訓內一款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始立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顧諟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臣謹按太宗皇帝實錄永樂



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官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此 太宗皇帝時內閣止設翰林學士及講讀編修等官備顧問而已及 宣宗皇帝朝楊榮楊士奇等始專任之有代言擬旨之責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因坐事抄沒家資鉅萬況其他乎故內閣設官 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以代言擬旨之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賊壞事臣歷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古人謂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苟所得非其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益於國矣臣切惟人君之德莫大於仁明武仰惟

皇上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無一不備誠無假於代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久安長治之策以全君臣始終相保之道臣自來血誠已歷陳於前之三疏更乞 留神省覽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

奉對 聖諭

臣欽蒙

聖諭云倫以訓講尚書康誥篇內一節中解心學云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一切寬縱了不知所謂如何但慈悲憐憫為事非孔子之道却是釋門之為其所謂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不知指此否如指此為言便當明解出如不以此不指何臣謹按周敦頤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賊滅無倫矣故得刑以治夫人君之尊如天運於上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即天之有四時者也武王告康叔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

人于貨幣不畏死罔不慈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元惡大憝刑殺之不可緩正聖人法天之謂也故舜德好生然必誅四凶孔子以愛人為仁然必誅少正卯皆仁義並行之道也今倫以訓講解其末節乃發明餘意有云後世心學不明却將善心看作慈悲憐憫意思一切寬縱了大意願為人君者於元惡大憝之人刑罰無赦但以慈悲憐憫四字為言意圓語滯實欠分明夫慈悲二字誠如聖諭乃釋門之為昔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晝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此溺於慈悲之弊也若憐憫二字與慈悲又大不同乃孔子之道也昔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謝氏又為之說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也者正憐憫之謂也倫以訓之意恐別無他指只是不得明

白解說耳又聖諭朕惟武王之告康叔明德慎罰以求本心之原處至此乃說善本人固有者夫所謂用其善心必自敬始苟有所不敬則此心未免為不善而德雜不純刑濫不中矣至於後世心學不明者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善耳善者性之本亦非心之本也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不善實性分中來如認作善心恐難致力能盡本性之善致其心之敬然後德自明而刑賞之際始無公私之累矣臣謹按程頤有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真德秀曰人君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障可也使入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傲而為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戒可也不寧惟是官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為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心有不正者未之聞也由是觀之則聖諭所謂用其善心必自敬始與

夫致其心之敬以盡本性之善者誠聖學之至切要者欤夫人之性原於天天所賦無有不善性善則情亦無有不善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夫元亨利貞天之道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情也孟軻氏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於此可見心統性情者也 聖諭謂後世心學不明者非不識善心乃不知其返善耳善者性之本因其性之善行出事類未皆不善實性分中来如認作善心恐

下只是就性分上說未嘗就有善心有不善心若舍性不言而只言心便將善心認作不刑殺之心不善心認作刑殺之心誠如

聖諭恐難致力者也只當自仁義禮智性分上求之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使情之所發各得其正心無不正而天地正大之情可見矣由是以達之行政用人之間則禮天敘也樂天和也賞天命也罰天討也泰和雍熙之治端在茲矣茲承 聖諭令臣等看其是否開陳所謂以釋朕疑臣伏讀三思仰見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所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夫復何言第有問不敢不對極知冒昧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采納焉

議南京守備催革各處鎮守

臣伏蒙

聖諭云朕惟南京我 聖祖根本之地今雖有文武重臣在守聞事皆自守備內官出夫何不用一宗室以掌其事令臣密言其所以臣伏讀審思仰見 大聖人存心廣大無毫髮猜疑誠堯舜之心也但知人則難而骨肉之間又有難於逆

探者所以周公之聖尚失之管蔡漢文之賢尚失之淮南王況其他乎中庸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或問朱熹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曰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自周以來任宗室而致禍變者蓋屢有之既不足以全骨肉之恩而適以敗國家之事我

聖祖國初置大宗正院以親王領其事後定制改

秘書院

太宗皇帝集卷五

三

院為府但以勛戚大臣掌之而已夫大宗正所掌者王牒譜系之事尚不使親王掌之況兵權所在乎又如浙江蘇常等地止因財賦所出國朝遂不以為宗室藩封此固見我

聖祖閱歷事變之深保全宗室之至也而況南京形勝所據兵賦所聚誠為國家根本之地如加以宗室之親委以操縱之權不幸而有管蔡淮南之不奉法天下其能誰何哉近者宸濠之變深欲圖南京以為依據蓋可鑒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聖意以南

京之守事皆自守備內官出為非宜臣愚以為自宗室出亦非宜也莫若重文武大臣之選百司分其務科道糾其非而事權一出於朝廷祖訓所謂彼此頡頏不敢相壓所以穩當誠至言也又前日伏蒙

皇上獨

召臣于

平臺

面議所以臣密切懇懇實出血誠已荷垂允未見施行今因

密諭下問敢再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斷然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頓除四海生民從

勅建

太宗皇帝集卷五

三

此樂業矣臣無任恐懼迫切之至

安民飭武

嘗稽諸稱古帝堯之德者曰加志窮民矣然必曰乃武乃文稱文王之德者曰惠鮮鰥寡矣然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稱周宣王之中興乃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至於瞻彼洛矣之詩有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棘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曰君子至止福祿有祗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又曰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又

周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而一則曰萬年保其家室二則曰萬年保其家邦實以講武事於平時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此三代所以為有道之長也又稽諸漢書班固刑法志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殷周以兵定天下

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諸侯封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周道衰法度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比廬之法二伯之後寢之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

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考也自夫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壞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之分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於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舊然一變為彊騎始於張說再變為方鎮始於李林甫按唐自募兵置彊騎府兵日益墮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彊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

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敢發所部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此唐之武備可知也又按宋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佑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

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正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律遂亡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止賴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滅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至於元季盜賊競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國朝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

勅建義書院

不歸憲憲集卷五

三

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夫以武備修則中國強中國強則夷狄衰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正所以安民而招安乃所

以誨盜也昔孟軻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良以勝殘除暴防患弭變安民之大者耳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戡亂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為經久之良法內之所設有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留守以衛陵寢有護衛以衛封藩有都司所以衛方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總於兵部而不隸於

勅建義書院

不歸憲憲集卷五

三

五府其餘內外衛分皆隸於五府而亦總於兵部其於統重馭輕之中而寓防微杜漸之意至矣太宗皇帝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營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又深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老兵宿將日以凋謝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止狄侵侮兵威不振遂至失律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因見三大營

久不蒐選老弱參雜難以應敵乃於三大營中  
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定為團營各設將  
領把總等官又 命內外文武大臣提督戎務  
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遣之征討或用  
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  
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  
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  
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提督  
若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都御史王鉞等皆閒  
於戎務一有警報朱永充大將王鉞為提督坐

勅建貞義書院

《金瓶梅詞話》卷五

甲

營官即充編裨各令所部官軍征進 天兵一  
出四方懾服自是以後繼提督之任者皆膏梁  
世胄之將不能督兵臨陣充坐營之官者又多  
苟且備數不聞熟閒韜畧曰陋就簡垂四十年  
而戎馬日耗營伍士卒殷實者出錢包辦而其  
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安能為  
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  
兵未免與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  
以不足數為慮是國營與老家何異哉一清與  
臣等切嘗有見於此請 皇上修舉團營條陳

六事上聞節奉 聖旨團營軍務係國家第一  
重事近年十分廢弛朕意方欲命官整理卿等  
所奏深合事宜依擬着實舉行欽此今既踰年  
矣而未能盡舉行以見實効者何也提督文武  
大臣未能協心體 國故也夫京師天下之本  
也京師之兵以團營為重今 輦轂之下親承  
聖諭教練者而尚如此況天下之廣遠者乎是在乎  
得人而已然而張皇之震疊之其幾實又在乎  
皇上一人而已矣自古帝王用人未嘗借才於異代  
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自京師團營

功甚可嘉也

《金瓶梅詞話》卷五

甲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六

重守令

臣切謂治天下之本在安民安民在知人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謂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內外庶司百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知之所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者也臣日夜思惟求所以知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其幾只在

皇上一存念之間而已夫自秦分天下為郡縣至今

勅建貴義院

卷之六

一

守令為親民之官郡守之任尤重也按漢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傑用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于屏風俯仰視焉其人善惡之迹皆著於名

下以備黜陟是以州縣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

之重若是也又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

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其二

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歛

為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

刻暴剝截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

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

千石弟子恃倚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

違公損下阿附豪強通行貨賄唐德宗遣黜陟

使巡行天下以八計聽吏治曰視戶口豐耗以

勅建貴義院

卷之六

二

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屬薄以

稽廉冒視繁籍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獄盈虛以

稽決滯視奸濫有無以稽禁察視選舉衆寡以

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其責成郡守之

備又如是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凡郡得

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

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嘗命吏部曰考績

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空

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

而無過者為上賜坐以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欲所激勸

太宗皇帝謂吏部尚書竇義等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才必須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又謂吏部尚

勅建昌縣

竇義等曰

三

書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能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教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

皆令其實蹟以聞

仁宗皇帝謂吏部尚書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宣宗皇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之觀此則我國朝自祖宗以來郡守責任未嘗不重責成未嘗

勅建昌縣

竇義等曰

四

不備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奈之何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終近來因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科道等官一有知府之命如同貶謫非惟人輕視之而自視亦輕甚矣由是要名者惟務善事上官而不知民事之當理圖利者惟務剋剥下民而不知民窮之當恤非惟人心不古亦勢使然也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求天下之民安惟在知守令之賢否而已然今多

泛而難知守寡要而易擇守得其人則令有所  
統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所容矣今當朝 覲之

年考察已畢其郡守候選補更調之定宜

勅令吏部將南北直隸及十三省各府知府職名具

列 上聞請通書于 文華殿御屏各以前項

六條八計按責之使之各盡其職歲令巡按御

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察開具實蹟以聞下之

吏部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名

上請有能全舉其職者於

御屏職名之下書上考半舉其職書中考不能舉

勅書院

六

五

職者書下考三載之間有下考能奮發舉職者

書之中有中考能全舉職者書之上有怠於成

功者上書之中中書之下三載俱下者黜之果

有九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

之屬六載俱上考者受次擢如僉都御史按察

司使之屬三載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間有

政績卓異者特

賜之璽書金帛以旌獎之繼今以後朝

覲來朝請因 御屏上所書名第名之

便殿問以民間疾苦及舉行

聖祖舊典錫之宴而第其等馬是不惟得以

親考其實且因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按察司考覈

歲報之官 勅令務秉公勤從實開具其有因

愛憎為毀譽而杜其實者着吏部都察院糾舉

罷黜夫人之情孰不欲

上之知也孰不欲顯功名於天下也

上不之知功名不顯於天下則窮斯濫矣

皇上書郡守之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

天鑒之在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

上之所知也不敢不為善也行一不善之政也必曰

勅書院

六

六

上之所知也不敢不為善也如此夫既可以安吾民

又可以寓鼓舞作人之機矣至于各知州知縣

等官亦宜

勅令吏部書之于屏上中下考之分別九載六載三

載之考覈各如前例量其品秩而第陞擢之通

著為令以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科道部屬非

歷郡守者不得陞列卿凡京官自五品以下有

未歷外任者許吏部亦量宜推補守令以習知

民事如此則

朝廷為親民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之官知

朝廷所重皆親民矣守令知所以親民則天下之民舉安矣

論用人 嘉靖九年

近該北直隸巡撫官奏欲盡將進士舉人選補此地方州縣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竊惟科貢皆國家取才正途我

聖祖初制歲貢監生多有任之卿佐及御史等官而進士但多授以縣丞而已及後進士之選偏重非惟監生之途輕棄而舉人亦甚輕矣夫司牧最親民惟州縣而已今天下州縣無慮千三百

新建縣義書院

李襲惠集奏疏卷六

七

餘為正佐之官者進士十不及一舉人不及二三餘皆歲貢并援例監生以及吏員出身者為之皆有親民之責者也古人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以愛物於人何所不濟惟在上之人任用振作之耳去歲朝覲後

皇上勅諭吏部凡州縣官無分進士舉人監生吏員但有廉能愛民者許一體推舉擢用庶在位者各有所奮發而百姓蒙澤也今巡撫官未見一體推舉振作而反請重進士之選臣竊恐其所示不廣而與前勅旨相悖戾也夫進士顧多

國進者固多而恃勢虐民者亦不少若一切以科名為重而監生之輩盡輕棄之則彼皆不惜其身無復奮發誰為朝廷盡心撫字百姓邪伏乞聖明將此本垂覽或令吏部再行議擬庶取才之途不狹而仁覆天下者廣矣

議郊祀

臣欽承聖制以太祖高皇帝始建圜丘方丘以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今陰陽之義未得朕心臣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

新建縣義書院

李襲惠集奏疏卷六

八

卿士又仰見皇上溥承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濫叨輔導無嘉謀嘉猷入告皇上裨萬分一又不能順之于外使斯謀斯猷稱我

皇上之德對揚休命實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衍義補所論雖出從周之心然不能盡以已意陰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

度誠如 聖制為子孫者雖億萬世所當謹守勿違者也夫敬 天法 祖其道一而已矣臣伏願 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慎重典禮則 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考議一冊進覽惟 聖明鑒察焉

虞書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

臣謹按類是祭告于天之名非郊祀常祭因事而祭告于天倣郊祀之禮為之故曰類泰誓曰受命文考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皇矣詩曰是類朱熹註

初建昌義院

金鑑集卷六

九

曰將出師祭上帝也觀此則類止是因事祭告于天之名無疑初宋蘇軾主合祭天地之說以為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舉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乃強以己意附會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胡宏遂謂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國朝丘濬謂舜初受命祭告于神也皆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遂創天地合祭之說自有虞始臣竊謂舜初攝位告祭固無不告

地祇之理然無明文不可便謂言天則地在其中若以祭告于神類合于上帝謂之類則不應復云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大凡聖經無明文者皆不可強以己意附會以滋後人之惑

商書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臣謹按魯論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與書文小異夫皇皇后帝明是告天今之為說者因書傳以神后解作后土遂謂商亦合祭天地殊不知此是

初建昌義院

宋張憲集卷六

十

湯既放桀告諸侯而述祭告之詞如此便作總告天地亦非郊祀之常禮也又按唐杜氏通典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皆非合祭也明矣

周書召誥用牡于郊牛二

臣謹按孔安國疏曰用牡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觀此則知二牛者一帝牛一稷牛也蔡沈註云郊謂祭天地也故今之說者遂謂二牛一祭天一祭地以周有合祭之禮誤矣

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臣謹按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熹曰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

勅建員義書院

全師張志公集奏疏卷之六

十一

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臣觀朱熹辯論詩序之非如此丘濬皆置而不錄且謂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狩朝會祭告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卒以詩序為

據以為合祭天地之詩亦固矣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槁燎祀司中司命觐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臣謹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觐師兩師是也地示則社稷五祀山林

勅建員義書院

全師張志公集奏疏卷之六

十一

川澤四方百物是也夫天神地示分明對舉故今祭天神曰昊天上帝而祭地直曰皇地祇丘濬乃謂天神之祭有昊天上帝而地示之祭無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于上帝而無后土復以已意附會謂周禮亦是天地合祭不亦異乎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沽洗為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

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鼓  
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

臣謹按宋陳襄曰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  
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  
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八變以祀地示夫祀必冬至者以  
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官用夾鍾  
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

勅建昌義書院

卷六

十三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圜鍾為宮三變黃鍾  
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三一之  
變合陽音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  
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官用林鍾于  
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  
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函鍾為宮四變太  
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四二  
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  
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其說最為  
有理或問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

厭勝之術朱熹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  
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是無商調不是無  
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又曰大司樂  
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  
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  
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  
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  
游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觀此則諸儒未  
有以大司樂為非者惟胡宏以樂六變而  
天神降樂八變而地示出以為豈君子知  
禮之言類如巫祝造恠之辭吳澄即謂於  
五聲止用其四無商聲皆力詆周禮為非  
蓋二人只緣以合祭為是故以是說陰壞  
圜丘方澤之禮丘濬因之亦謂周禮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焉可深信  
夫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既謂不足信  
將何據哉

勅建昌義書院

卷六

十四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臣謹按丘濬曰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



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謝用休問北郊之禮程頤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甒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用則知別用一服楊復亦謂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遂使後世因是而廢北郊之禮觀此則郊天郊地當不一其服也明矣臣竊謂大司樂司服皆周禮也大司樂所載本有圜丘方澤之制而反不信其所有司服所載本無祀地用裘之制而反信其所獨無何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

臣謹按冬至則日漸長故曰迎長日之至漢匡衡等議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

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曰於郊故謂之郊故程頤有郊天郊地之說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臣謹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觀此則天地之不可以並事也明矣此

曰則天數曰象天曰明天道則地之不與南郊之祭益又明矣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狸於泰圻祭地也

臣謹按漢王商等議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狸於泰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圻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

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臣謹按天子日至而郊孟春而祈穀于上帝魯避王室郊不於日至而以孟春故天子之禮於孟春祈穀則可以郊則非古禮矣或問郊天冬至當卜邪程頤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邪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臣謹按以郊社並言則社即是后土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是也夫社有大社有王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夫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正以社雖有不同皆地道所在也夫曰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而又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正見得惟天子為能祭天享帝故曰尊天自天子諸侯大夫以下皆得隨所在為社而祭之故

曰親地今之為說者以祭社即是祭地無北郊方澤之祭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只說社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其看來還自有方澤之祭此定論也

漢書郊祀志曰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祀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祀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祀之必於高山之下時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

臣謹按秦祀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夫以天地之尊而列之八神且謂天好陰故不祀於圜丘而祀於高山之下地好陽故不祀於方丘而祀於澤中之圜丘為說悖繆滅學故也漢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臣謹按成帝作長安南北郊從匡衡議也平帝元始間大司馬王莽奏曰周官天地之

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諡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命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後之

臣謹按馬端臨曰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

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嘗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京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二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范史記志則不載親郊之歲月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臣竊謂王莽始合祀天地之說以歲孟春天子親合祭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黷亂不經莫此為甚至於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又附會后不省方之言但遣有司奉祭而已夫世祖乃中興之主也而猶采莽議行之何歟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之北郊

方丘

臣謹按唐制始雖依周禮為圜丘方丘之制然其間實多不經禮樂志曰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記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無祭五帝既而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特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禮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玄皇帝廟凡有事于上帝則廟

勅建皇極院

太僕集卷六

廿一

獻于太清朝享于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

臣謹按章俊卿曰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會要在元封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璪則欲

勅建皇極院

太僕集卷六

廿一

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款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宮其變以六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稷非祭地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涓選休成天地並況皆合祭之辭蘇軾則以為有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又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又按劉安世曰蘇軾於聖人之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里巷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竊詳此詩終篇未嘗

有合祭之文議者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災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方送同議官余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狀竟不得上程頤曰蘇子瞻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夫郊天地又與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焉豈得同時邪臣又備考宋史元祐初詔議北郊典禮時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當時是非之在人心槩可見矣

國朝太祖高皇帝吳元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而中都亦有南北丘之制洪武四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

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臣謹按我太祖高皇帝初分祭天地曰遵古典禮仰見聖祖復古之心也其圜丘方丘各自為圖并陳設神位圖樂章具載存心錄祭祀禮儀

十年復議合祀禮是年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

勅建齋醮院

奉天殿

廿五

臣謹按聖祖御製合祭天地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古制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本裡祀則有南北郊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

為定禮臣仰惟聖祖定合祀之禮因時之宜也

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

臣謹按聖祖御製大祀文所載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嘗愛之京房有云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為未善後洪武十一年於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

皇天后土且古人之祀南郊北郊朕度之彼以義

勅建齋醮院

奉天殿

廿六

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理可疑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歲正三陽交泰之時是其宜也臣竊惟天地分祭者先王之禮也我聖祖初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合祭者後世之禮也我

聖祖亦未嘗所自為制者也宜於古而古宜於今而今斟酌損益惟在此心安焉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而天地實祀之大者也古人謂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盡其誠者求其心之安而已能知古先王制禮之心又知我聖祖用禮之心與皇上之心無異斯可與議禮矣

議分配

臣伏讀聖製云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宜以二至行事朝日夕月俱以春秋仲月遵復我聖祖初制實應經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又伏讀聖製云朕曰缺祀天報本之大典故所為問當遵聖祖之始制露祭于壇以皇祖高皇帝奉配仍于

初建昌書院

太監張憲集奏錄卷六

廿一

歲首祀上帝于大祀殿以皇祖文皇帝奉配蓋為民析穀之意也臣等仰見聖明取古尊后稷以配天尊文王以配上帝之義也夏言之奏亦嘗及此但臣等愚昧不能無疑焉竊謂古者祭天其禮極簡器用陶匏牲用犢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此明堂享帝之祭所由起也今者南郊祀昊天上帝禮文已極備矣夫天即帝也大祀殿既可以祀上帝則壇之所祀亦昊天上帝而已無容疑者況

二祖聖德神功並配天地百有餘年于茲矣故南

郊北郊之分真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而

二聖之分配臣等切恐未能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伏

乞聖明特加慎思慎慮然後可以發

勅今將仁宗皇帝奉二聖配祭天地勅諭并

告文一通謹錄上呈伏惟聖明留神覽焉

再議

伏蒙發下禮部會議郊祀章奏欽奉

聖諭云二祖並配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

今日所講求以正不當又為之失朕自難違所

初建昌書院

太監張憲集奏錄卷六

廿一

見卿等其欲作何以處臣伏讀不勝戰懼臣嘗

聞諸古曰非天子不議禮故今日

郊祀之議始終之見悉皆斷自聖心又孰非古禮

之正為臣子者若敢倡為非議而莫之將順焉

非人類也臣初伏讀發下御製勅諭禮部稿

定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天地二分日分祭

日月實是遵復聖祖之初制也又定以

大祀殿為孟春祈穀上帝則又不失

聖祖之更制也臣竊自喜慶以為我

皇上一言之決兩全無害在羣臣雖數百奏而莫之



及焉謂非 大聖人能如是乎獨以

二聖分配竊有所疑焉臣之有所疑者非疑其非古禮也生於心之有未安也夫尊祖配天嚴父以配上帝周公所制之禮也其誰曰不然今奉

聖諭云 二祖並配 天地甚非禮之正決為弗當

是 皇上急於行古之道臣豈敢曰不然初

皇上為分祭之議也眾論洵洵以為臣之倡議也臣

之責不敢辭幸惟我 聖明察臣之心無他也

臣非敢避眾論也顧於心有安焉有未安焉耳

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南都以創立基圖

勅建真教院

太宗皇帝建北都以奠安寰宇

十九

太宗皇帝建北都以奠安寰宇 祖宗功德之盛

自古以來莫之有加焉我 仁宗皇帝於

太祖為祖 太宗為考故有取於易之殷薦上帝以

配祖考之議而並尊之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而況於 祖宗配享 天地之大事乎故臣

之心竊有所未安也又古之南郊與明堂相去

異所故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可以行禮也今

園丘之兆宜同 大祀殿於南郊臣竊恐冬至之

祭禮行於報焉而 太宗不與孟春之祭禮行

於祈焉而 太祖不與臣之心有所不安慮

皇上之心必大有所不安者也夫禮不憚於更始而

貴於慮終法乎古不滯乎今師其意不泥其迹

可也恭惟我 皇上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臣伏願

皇上俯賜矜察鑒三代損益之宜習萬世不易之典

臣嘗獻議有曰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

之孝區區報効之誠莫切於是冒昧上言罪當

萬死伏荷 聖慈不即加罪臣無任感 恩悚

懼之至

三議

勅建真教院

太宗皇帝建北都以奠安寰宇

三十

臣竊謂今日 郊祀之議 聖見已決下禮部

申議在羣臣必將無言也臣反覆思惟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不敢無言也亦不忍無

言也臣而無言則亦猶夫羣臣也非所以盡職

也亦非所以報我 皇上之殊遇也初

皇上議 天地之分祭也實出自 聖心也遵古禮

也復我 聖祖初制也臣猶未敢以輕議也凡

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朕必欲速於行復遲疑

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

及議 祖宗之分配也實非出自 聖心也非

緣人情也非我 仁宗定制也臣益不敢以輕議也又凡數奏焉

皇上諭臣曰其事不如寢之復遲疑之

皇上慎重之心 天地 祖宗實鑒之也今禮部中

議在羣臣宜必無言也獨臣承

皇上責任之重 恩遇之殊故不敢無言不忍無言

也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臣竊惟

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

恐求以復古未免有失於古也

皇上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臣竊惟 聖祖百有

勅建真武殿

六張愈集奏卷之六

三十一

餘年之神座未忍言撤 文祖百有餘年配

天之報未忍言廢恐求以正今未免有失於今也故

臣之愚衷敢以 天地之分祭宜從古禮也彰

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也 祖宗之並配宜

從今制也彰我 皇上不愆不忘之心也臣非

敢先後反覆其說也疑貳其心也夫昔議尊崇

之禮也乃三綱五常也三代以來未之能變者

也故臣以為不可但已也所以明父子之道焉

今議 郊祀之禮也乃制度文為也三代以來

未能不變者也故臣以為或在得已也所以遵

祖宗之道焉仲尼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事猶未

成也未遂也願 皇上亮臣之誠不敢欺君矜

臣之愚不敢負君宜必有從容慎重之道焉而

況今天變於上民窮於下四方告凶殆無寧日

臣待罪機務之地竊預聞焉每仰歎

聖明之君在上豈宜有此實皆臣下之罪也臣實罪

之首也臣言之是非得失惟

皇上察之身之進退生死惟 皇上命之臣陳見惴

誠冒昧煩瀆不勝懇切戰慄之至

謝 賜大學衍義

勅建真武殿

六張愈集奏卷之六

三十一

臣欽奉

勅諭云朕近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重新刻

印頒賜卿等朕昨作一記文曰格致誠正之方

修齊治平之道逐卷之首一用之以識其書之

所以教人也茲特以一部賜卿輔贊政機之暇

可以翻閱卿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

陳之此朕賜書之意也臣無任感媿無任感媿

臣竊謂有堯舜禹湯之為君必有皋陶伊傅之

為臣恭惟 皇上仁容義教稽古知新堯舜禹

湯之君也願臣凡愚未能效顰闕伊傅之下

風耳臣稽諸堯典曰欽明文思而必曰協和萬邦舜典曰濬哲文明而必曰庶績咸熙言君道也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臯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益稷篇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言臣道也孔子論大學之道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言君臣上下凡有均平天下之責者一切自修身始夫格致誠正所以修此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諸身者舉而錯之耳故自二典三謨而至于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而已

勅建貞義齋

勅建貞義齋疏卷六

三十一

皇上責臣以大學之道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陳之臣愚固有所知然反覆思惟其要只在絜矩而已朱熹曰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君子必當因人心之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少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矣示儉約矣省冗費矣蠲租稅矣發倉廩以賑貸矣然猶頻年四方告凶百姓流移失所孟軻氏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已相食矣甚至父子矣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夫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今 上有明德愛民之君下無輔理承化之臣而臣實罪之首也

皇上誅斥未之及也而賚賞有加焉且厚望焉臣無任愧懼無任愧懼孟軻氏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典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 恩陳謝敢併及焉惟聖明俯賜亮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嘉禾頌

臣伏見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楫莊田內有嘉禾一穗而岐者十一莖而二穗者二十進

勅建貞義齋

勅建貞義齋疏卷六

三十四

獻伏蒙

皇上發示內閣臣謹按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堯時孽於畝夏二本同秀殷同本異秀信為聖帝明王之瑞不虛生也恭遇

皇上敬 天勤民稽古正學去冬祈來年于天宗條獲靈雪之應今春親耕田于先齋疊來瑞麥之祥惟 聖德之謙虛御祥瑞而不有臣伏思天之所貺人不敢違況臣忝列輔臣喜倍恒品敢伸歌頌以相歡謠頌曰我 皇嗣統立民之極文教誕敷烝民粒食宵旰皇皇視民如傷博施

濟衆弗忍告荒 帝德日隆唐虞三代自古休  
禎于今疊再先集維霰靈雨既零陰陽以和匪  
曰冥冥天鑒我 皇惟民視聽來牟發祥曰豐  
年應 帝不自有敬之敬之郊禮復古昭格遲  
遲戚晚之臣有獻嘉穀普天之下五穀以熟薦  
于 三殿獻于 兩宮起敬起孝肅肅雖豈  
曰豐年人民之育永錫祚胤今終有叙

議處宗室

臣伏承 發示與

諸王書諸議處 宗室事宜

勅建昌院

宗室事宜

三五

皇上推赤心而欲盡親親之道在 諸王宜布公道

而當遵親親之殺也臣謹與禮官時議得

親王 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之 封各以世

數為之降殺著在 祖訓 聖製謂我

太祖高皇帝定制朕與來者所當遵守也臣等夫復

何言又 聖製近年以來宗室之中有花生子

女甚多混同妃匹所生者我 祖宗不加深究

姑收入 玉牒又與之封爵資其婚嫁

皇上已知之明是宜處之當也該部方議奏自今

後凡花生子女冠帶婚嫁可省也又議鎮輔奉

國將軍中尉凡犯重罪革為庶人及曾發高牆

放回者其未革爵所生子女止許 請名給與

冠帶養贍婚嫁不許 請封其犯革爵後所生

子女止許 請名不許 請養贍婚嫁又議鎮

輔奉國將軍而下凡嫡子俱許 請封無嫡子

方許以一庶子 請封其餘止許 請名給以

冠帶養贍婚嫁至奉國中尉止許一子 請封

其餘止許 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可也凡

此皆所以節其末流可行也但其所擬俱為未

定之詞合令為歸一之奏以埃 聖斷施行茲

勅建昌院

宗室事宜

三五

奉 聖製與 諸王共議自後凡朝廷皇子自

第二子皆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

餘各減一等臣等仰見 聖明之意裁節先自

朝廷始所宜 諸王無不思服也臣等伏思孔子

有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

夫 親王 郡王以下爵封 聖祖既有定制

自後非獲罪戾者未嘗減降臣等竊恐

皇上一旦行之知者以為欲為等殺之宜不知者反

疑失親睦之道故臣等未敢頭

皇上遂行之也無已則臣等有一說焉夫今日所

宗室之繁衍者非有他也以天下財賦有限供億

之不給耳謹按 大明官制 太祖時文武官

員俱支全俸自永樂元年令在京文武官一品

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

無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

米二分鈔每新鈔二錠折米一石此正因官多

而為之樽節也今合無除禮部前議外再著禮

部奏除 親王照舊外自 郡王以下鎮輔奉

國將軍中尉凡全支俸米者照依在京品官樽

節之例米鈔或四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

勅建昌義書院

卷六

三

無支者亦量為遞減存其爵封以全親睦之道

減其祿俸以遵樽節之宜如此則上不失

祖宗之舊制下不失 宗室之歡心此臣等區區愚

昧之見報効之誠也

謝妻安葬預造壽墳

先該臣妻封一品夫人蔡氏病故該部遵依舊

例照品官造墳料價定數及遵舊例妻故在前

併造夫墳題蒙

欽依差官前去營造今該本布政司造完回奏臣妻

已獲安葬完畢臣自揣猥庸謹叨

恩寵官臣之身而又及臣之妻 榮臣之生而又及

臣之死臣將何以為報乎惟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謹陳謝以 聞

進女訓詩

臣伏蒙

聖諭臣仰惟 聖母慈訓

皇上奏請并 欽定授書講書事宜俱至正至當禮

官即當遵奉奏行前奉

欽諭令諸臣作為詩詞臣計之凡二十四人人各四

首已幾及百首故臣不敢煩多重撰集詩詞四

勅建昌義書院

卷六

三

章進 覽

后皇降德古有內則明章婦順其儀不忒閨門之化

萬福之原周南召南首三百篇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惟 皇建極式禮莫愆勤

儉孝敬是曰婦德威如之吉四方維則

孝慈大傳 仁孝內訓助我 祖宗肇基啓運迄我

慈仁申錫訓詞必敬必戒永監于茲

詩稱麟趾關雎之應振振公子邾家之慶君子

好逑和樂恭敬 子孫千億祈天永命

請廣儲嗣

臣伏見

皇上請 聖母授 中宮女訓事宜以修內教臣竊  
惟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此誠所當行而天下之  
本嗣續為大則尤所當急也恭惟

皇上隆帝王之德當傳付之統上有

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

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在今日所宜

急圖者 皇儲而已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所以廣儲嗣

也又古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樛木有逮下之

勅建昌義院 太師張公集奏疏卷六

手九

仁螽斯有和樂之德子孫眾多固其宜也伏惟

中宮皇后正位有年 前星未耀嗣續未蕃天鑒

聖德永錫祚胤固未晚也臣願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年廣為 儲嗣兆祥之計宜

勅禮部舉慎選之典惟貞淑之求以充 妃嬪以

備侍御或當內教禮儀之行亦各得以相攝佐

也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皇天申錫我

皇上者端在是也臣忝官輔導有懷耿耿伏乞

聖明察臣愚衷 特賜允行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

休也臣不勝頓望聽 命之至

謝視祀 天祭器

臣於本月十五日子夜欽蒙

傳諭明晨卯初三刻朕於文華殿視祭器就宣張

少傳來看了方詣 三殿參拜臣聞

命奔趨刻期候 文華殿下先是前殿已陳設新製

園丘祭器有如金爐玉爵錦幕圭璧祝函帛篚之屬

以至金鐘玉磬賁鼓搏鼓琴瑟簫管祝敔羽籥

千戚之屬左右前後森然整然靡一不具

皇上如期躬親看視時寶炬在堂熏爐在案

皇上周旋折旋詳審制度既又 躬親考擊鍾磬精

勅建昌義院 太師張公集奏疏卷六

四十

審音律金聲玉振洋洋盈耳臣已得竊聞於堂

下矣 皇上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 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園丘祭器朕已看視特命卿

看視臣謹奏曰此皆出於 皇上敬 天至意

臣謹當遵奉 欽命看視 命賜臣茶臣復叩

頭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臣起而踧踖一時

仰見金壁輝煌燈燭交暎恍如身在蓬萊事若

夢寐未敢以為真也既復循旋恭視一應禮器

樂器大小畢審固敢或遺仰見 聖明制度精

當舉其大不遺乎小法乎古復宜乎今真足稱

我 皇上敬 天之誠左右以臣恭視畢告

皇上始還內詣 三殿行禮臣竊惟記曰禮器是故

大備大備盛德也 皇上律天時之宜復

聖祖之制夫事 天之禮雖以簡為貴而禮器大備

實又以多為貴者也非 大聖人盛德其孰能

之臣又伏思自昔人臣有得侍其君宴遊而自

以慶幸無過者茲臣何幸得遇 聖明實千載

非常之遇也又茲得 賜觀祭器如此實千載

非常之觀也故臣敢備述顛末用陳誠悃以著

勅建皇極院

太師張惠集奏疏卷六

聖

我 皇上敬 天至誠萬古所當為法以表微

臣答 君至願萬死莫能為報也若曰怙恃

君恩以自誇侈臣實不敢臣之心 皇天鑒之

皇上鑒之者也臣不勝感 恩之至

謝視祀 天龍林御案

本月十七日午刻欽蒙

傳諭宣臣至 文華殿先是殿中陳設新製

園丘正位龍林御案各青金龍衣褥 配位龍椅供

案各錦龍衣褥左右陳設錦幕無算

皇上御 文華殿看視畢進臣至殿中

皇上敬 天至誠不 御座臣叩頭

皇上諭臣曰此親製 園丘龍林御座朕已看視特

命卿看視臣謹奏曰臣前蒙 聖恩賜觀

園丘祭器茲重蒙 賜觀龍林御座臣無任感戴復

叩頭謝 恩 皇上退御 文華後殿臣起而

蹴踏循旋瞻視仰見 聖明制度俱極精當左

右以臣瞻視畢告 皇上復進臣至後殿臣復

奏曰臣遵奉 欽命瞻視 園丘龍林御案等

器俱極精當足稱我 皇上事 天至誠

皇上諭臣曰此雖出朕事 天之誠實賴卿贊成臣

勅建皇極院

太師張惠集奏疏卷六

四十一

復奏曰此皆出自 皇上事 天至誠臣豈敢

能與 皇上進臣前臣少前復跪復進臣至

御座前以 御札授臣令臣看視 天威嚴重臣

一時不敢展奏曰容臣退外看視 上允之復

命賜臣酒飯臣謹再三叩頭蹴踏而退臣出 文華

殿下方敢端拱展視 御札云即今初寒之候

在工人役恐難做造 園丘大工想已畢工可

著併力償造 朝日壇工程十一月朔始可暫

止 方丘夕月二處工程待正月十六日即復

舉行二月至五月計有整三月其時和暖必得



其完今止工只着於申前辰後辨料卿可思處  
會勛等行務稱朕體天恤民之意日即趨出捧  
錄 聖諭傳示工所遵行臣切惟書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皇上恤民之心一至  
如此而又況勤誠事 天之心靡在不存

天心有不昭格者乎臣又伏思前蒙

皇上宣召夜召之恩也今蒙 皇上宣召晝接之禮

也且俱承 賜觀事 天禮樂之器此誠千古

所無史冊未見之 恩遇也臣何以為報乎懼

躍感激之餘不避煩瀆敢復具本陳謝

勅建昌院

太師張忠獻公奏卷六

四三

謝 聖諭欽定冕服

臣前日伏承

聖諭欽定冕服制度已極精當謹因原進圖冊更正

進 覽并請 下內閣詳議者正欲參衆論以

同制度也稽古帝王巡狩之典必同律禮樂制

度衣服正之是謂大同漢賈誼請易服色興禮

樂以立漢制文帝謙讓未遑後人惜之況冕服

之制又非泛常服色可比

聖諭謂此舉匪輕所以重祭祀耳仰見

皇上事 天享 帝尊 祖敬 宗之心無所不用

其極者矣 聖諭欲以一勅下內閣命會禮部

翰林院參以禮科議上施行尤見衆論之公禮

制之大同也又 諭或有非議坐于朕勿得乘

是而毀我忠良誠保愛愚臣之至也臣捧讀不

勝感激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今

皇上正服色同制度舉唐虞之盛誰敢為非議者記

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臣愚無

可以效忠良雖殺身無足為補報者夫豈復以

非議為累而重勞

皇上愛念如是哉伏乞 聖明寬慰焉

勅建昌院

太師張忠獻公奏卷六

四四

奉 聖母遊宴

昨日趨東郊視工仰瞻

皇上奉 聖母遊宴登 翔鳳樓眺望行道之人亦

靡不欣欣然瞻仰信夏諺所謂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也今日伏承 聖諭奉 聖母遊宴畧去

禮節 聖母甚喜臣切謂仲尼有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聖母慈訓

惟恐 皇上行禮過勞 皇上又以人子順志

承顏為善此皆和之道也臣捧誦 聖諭無任

喜慰臣又伏思 皇上處 宮中所尊 親惟

聖母為至故凡 聖母飲膳起居 皇上日所當知

皇上飲膳起居 聖母日所當知至於羣下

皇上馭之亦宜有道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朱熹釋之曰此小人

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

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臣昔嘗已為

皇上陳之但臣叨蒙傳保 寵任於職萬不能盡以

竭補報然於心惟日拳拳惟

聖明加察留意焉

無逸殿幽風亭議

勅書義書院 臣張憲集奏卷六

欽定

幽風亭 無逸殿規制臣仰惟

皇上此等興舉皆三代盛時之氣象也臣嘗聞宋張

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

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

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

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

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

則欲其自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侮也帝王

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  
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  
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  
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  
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栻之言可謂  
善發明矣茲 皇上建 幽風亭 無逸殿誠  
得帝王所傳心法之要施為次第誠足以保天  
下法萬世者也臣又前日恭視 仁壽宮四傍  
尚多空地宜及此時 諭令所司急多取小桑  
如法遍為栽植以備將來飼蚕之用其大桑易  
土多有不能發生又臣恭視 西苑水甚汪洋  
所耕耨田地亦宜設為灌溉之法臣謹按書傳  
有濬畎澮距川圖宜將耕耨田地分為畎隴倣  
溝澮圖引水滋灌若通以桔槔翻水恐近水者  
或過濫遠者或不及矣願 聖明裁處施行夫  
盛典舉於苑中聲教被於天下由是在位良有  
司將莫不興起而教化大行矣

君臣同遊

欽蒙 聖諭今春奉 兩宮春游後與御輩一

遊以仰遵我 聖祖不訓當有宴樂預令臣議  
臣感荷 聖恩無任慶幸故謹述 聖祖同遊  
篇以昭我 皇上追念 聖祖之心率由丕訓  
臣下亦空仰體 皇上之心不負

聖祖之訓則 君臣上下兩成其美矣至於用宴樂  
實 天恩以示慈惠臣等不敢過望故未敢擅  
議臣昨恭聞 皇上奉 聖母遊觀遍于桑田  
益重民生衣食之本此何等游觀也臣又無任  
欣慰茲重承 聖諭令臣以同游預擬于來者  
臣切謂朱熹有曰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

勅撰

奏稿

聖祖

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制  
為宴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先王以禮使臣之  
厚於此見矣臣仰惟 聖祖著同游之訓實本  
古先王之心 皇上率 聖祖之訓實行古先  
王之道臣何幸躬際昌期親茲盛事請

聖明欽定文職或自三品以上及侍從儒臣武職自  
都督以上皆得從游實至願也至於

賜宴請就 便殿

聖駕駐蹕之所列諸臣于

丹墀或用教坊樂錫齊皆出自

聖恩如上天之化工然有非臣下所敢輕擬也

勅撰

奏稿

聖祖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六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奏疏卷之七

議孔子祀典第一

臣恭惟

皇上欽定 四郊祭祀禮儀遠法帝王成典近復

聖祖初制茲 命臣領纂修事 欽定名曰祀儀成

典復 諭臣雲雨風雷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

當以序纂入臣仰惟此典定名祀儀成典所宜

備載一代之制以為萬世法程茲雲雨風雷及

古聖王祀典 聖明已有定議臣切惟先師孔

勅建昌書院

金匱要錄卷之七

十一

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

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

所議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

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

願望之至

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

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王宋真

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

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

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

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大

學士吳沆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

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

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

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

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

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

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

勅建昌書院

金匱要錄卷之七

二

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

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

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

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

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

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

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吁謂夫子有

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

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

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

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牴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

者彼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

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  
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  
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惠立謚也哉然  
則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  
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  
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  
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  
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  
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  
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  
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  
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  
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  
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  
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  
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  
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  
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  
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

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  
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  
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  
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  
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  
於華夷之辨毫髮不宥假借政恐後世夷  
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  
至豈意真極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  
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  
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  
王仍出王者褒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  
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  
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  
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  
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  
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  
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  
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  
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

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 聖朝之制丘濬  
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  
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  
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  
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  
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  
燾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  
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  
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縣殊不  
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  
拙是随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感德之容甚  
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  
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  
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  
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  
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  
賓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  
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  
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  
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

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  
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  
既已搏土為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  
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  
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  
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  
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  
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  
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  
而為之者哉且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  
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  
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  
無俟改革惟國學乃 天子臨視之所乞  
如 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  
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卜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一簞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  
用官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



一副內簋十簠全豆十盞全 國朝成化  
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 詔增六  
佾舞為八佾加簋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  
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簋十豆故增為  
十二簋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  
舊惟八簋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簋十豆  
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簋豆其說未  
明行禮者尚詳審之又夏寅曰簋豆增為  
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時論奏以為十  
二簋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勅建義學院

六齋志集奏疏卷七

九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  
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  
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  
雖周公有大功曾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  
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  
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  
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  
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簋豆之  
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  
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

之心八佾十二簋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  
於天子乎

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  
向孔子東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  
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  
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  
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  
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  
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

勅建義學院

六齋志集奏疏卷七

十

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  
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  
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  
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  
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  
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點  
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  
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

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哲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

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章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

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  
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  
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  
不合而止

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

初建貴義院

李賢集奏疏卷七

十三

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郎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自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

初建貴義院

李賢集奏疏卷七

十四

成鐸作不驢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儵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

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小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文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

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爵罷祀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遠瓊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涖

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  
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蟲臙而孔  
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  
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註俱  
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  
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耳臣愚  
以為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  
冉顏何遂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  
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二人不可無  
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  
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  
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  
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  
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  
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  
苟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  
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  
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  
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之祝宜也然臣  
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

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  
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  
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  
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  
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  
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  
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  
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  
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  
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  
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  
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  
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  
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  
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  
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  
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  
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  
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

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  
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  
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  
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  
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  
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  
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  
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  
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  
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  
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  
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  
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  
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  
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  
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  
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  
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  
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  
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

恩者已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  
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  
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  
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  
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  
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  
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  
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  
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  
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  
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  
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  
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  
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  
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  
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  
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  
固已擢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  
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  
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

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孝宗聖旨著禮部照例會官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

勅建貞義院

金匱要略卷七

主

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執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

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且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 議孔子祀典第二

臣前者因議孔子祀典伏蒙

聖明示臣加體孔子之心而詳之故且敢采今昔諸儒正論以

聞夫孔子祀典之紊實起於謚號之不正也

國初大學士吳沆作封王辨夫既已詳明矣但以孔子封號自唐以來行之已久安常襲故仍謬

勅建貞義院

金匱要略卷七

主



踵訛其誰辨之非惟不能言然亦不敢言也臣謹按記云凡立學必釋奠其先聖先師則知古學宮之祭惟尊之以師而未嘗有王號也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臣孔子作春秋首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王也他凡列國諸侯有僭稱王號者必特書誅削之故孟軻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觀此可以知孔子之心也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至元武宗又加以大成之號

國朝因之末之釐正使孔子受此誣僭不韙之名

勅建賢義院

金鑑集卷之七

主四

後世讀孔子之書者全不體孔子之心但知孔子之稱王為尊孔子而不思使孔子僭王實誣孔子也臣又按古禮有道有德鄉先生歿則祭于社止稱先生而已自夫孔子有王號也故凡從祀弟子亦遂加公侯伯之號卒使成周一代封爵之制亦大紊亂矣夫孔子享祀萬世在有王道而不在有王號也孔子嘗告魯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然使孔子僭文武之王稱而亂成周封爵之制孔子之心安乎尊孔子者果如是乎夫唐玄宗昏亂之君也元武宗胡虜之

長也彼二君之所加號豈足為孔子之輕重乎非

大聖人在上為禮樂之宗主集祀典之大成熟能察悉於此而釐正之哉伏乞

聖明

勅諭禮部議復孔子先聖先師之稱并

下臣奏集議令取正今昔諸儒之論以釋羣疑孔子之靈豈不曰吾生不遇周天子以行吾道一日何幸沒遇

明天子而辨吾誣於千載之後乎尊孔子孰有大於

勅建賢義院

金鑑集卷之七

主四

是乎臣無任惓惓願望之至

議孔子祀典第三

臣因論孔子祀典前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昨又欽奉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皆所以發明孔子之心使名

正言順其尊孔子也至矣甚矣習俗之難變愚

夫之難曉也其所自為說者亦曰尊孔子也蓋

喻於利而實未嘗喻於義也仰惟

皇上仁義中正斷之以心所謂唯

聖人能知聖人者也臣愚竊恐

皇上尊孔子之心世之人或有未能盡知者皆臣之罪也謹著與或人辯論之詞進

覽伏乞并

發禮部集議臣不勝願望之至

先師孔子祀典或問第四

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

勅建昌縣

李襲憲集奏疏卷下

主

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謚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夫胡元祀神瀆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

直曰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

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勅建昌縣

李襲憲集奏疏卷下

主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尊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追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追崇其祖父孔子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

國朝楊守陳之論也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

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悖也甚矣天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古有是制乎信斯言

勅建皇書院

太僕集卷之七

七

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為王奚為不可臣荅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孔子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未世因之若將使孔子有天下者也以為尊孔子也噫欺天甚矣或曰然則

周惇頤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言不

足證乎臣荅曰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王祀孔子自唐宋未之有改也惇頤之意特主言孔子功德之隆夫萬世報之無盡焉耳夫豈既以孔子正王道明大法也而復以王祀為空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曰孔子王號自唐宋至今未之有改

勅建皇書院

太僕集卷之七

七

也雖三尺童子皆知所尊也臣荅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罹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說果非禮乎臣荅曰非禮也諸儒已論之詳矣又按

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敢不敬則無福降元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

固非禮也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  
荅曰以土梗為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  
可毀也以土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  
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  
也夫奚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  
矣然則籩豆樂舞之數其仍舊可乎一旦  
殺之忍乎臣荅曰以籩豆樂舞之加為尊  
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籩  
豆樂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  
不亟殺之矣殺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  
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祿天子以  
天子之禮樂祀其先師夫奚不可臣荅曰  
祭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  
禮也弟子推之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有  
聞也祀宋用天子禮樂以祀其先為二代  
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  
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籩豆天子之禮樂也  
孔子肯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可

乎臣荅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  
先師之禮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  
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也然則闕里也如  
之何臣荅曰孔子之後其傳道者宜莫如  
子思也昔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子思作  
中庸則直稱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  
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簣責曾元曾申曰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  
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享  
天子之禮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一統也奚疑於闕  
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  
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荅曰  
天地定位  
日月陰陽各止其所  
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實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急正者也非  
速也宜也

辭避

今早伏蒙

發下工科都給事中趙漢所奏已欽奉

御批臣本不敢復有所言臣思漢之所論非徒有益

於君上而實有益於臣也夫負荷之際誠人

臣所當自量仰惟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

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萬一位重弗勝日懷憂

畏誠不敢以自用也嘗因內閣缺員已三奏請

臣之心惟聖明知之不敢求人知也漢之言

不亦宜乎其曰兩京大臣之中或家居者舊惟

德惟才必見用於盛世曰疏曰遠勿使遺於

勅建昌院

大懷惠集奏疏卷七

三

聖朝漢之忠於

君謀也如此伏乞

命其疏名

上請急為簡用如

臣之庸乞賜退避

則國家黜

陟之典明君臣信全之恩至矣臣不勝惶懼

之至

奏謝

臣嘗聞疑人弗任任人弗疑言

君道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臣道也恭惟

皇上虛已宏大任人弗疑凡為臣子敢有行私而懷

不忠之心者則非人類矣臣才不稱位性不通

時故動遭人言重煩聖聽實臣之罪也仰惟

皇上知周百王明見萬里天語諄復人情莫逃凡

有飾詐行私而懷不忠者能不毛寒骨竦乎且

伏承重諭臣等弗可較息當各盡思勉修職

業臣感恩如天地負罪如丘山敢不日加省

勉以圖補報以求無負我

皇上委任之重也

謝陛下侍立

臣節奉

聖諭朕惟朝儀重地華夷畢會之所我

皇祖時內閣錦衣衛官侍立于座之東西蓋在陛上

勅建昌院

大懷惠集奏疏卷七

三

也此可遵復欽此除禮部會奏已奉欽命臣

自揣凡才具官內閣仰惟聖恩遵復

舊制侍立御傍此實國朝百餘年來所未見之

寵異也臣切惟大雅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又曰顯顯印印如

圭如璋今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仰惟

皇上備顯印圭璋之德而臣實乏馮翼孝德之助夫

庶遠堂高聖恩渥矣而器小任大實竊懼

焉所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以不勉也又

欽蒙

聖諭令臣侍 朝還宜近前并 示臣在

皇上面前勿遠退去臣不勝感戴又

諭但係領勅者命翰林院官一人捧侍內閣官之後

伺候承 旨授與領勅官回於本班之次臣看

得翰林院官自學士以下及詹事府左右春坊

官皆係堂上官員相應輪流捧 勅臣又看得

本院修撰以下官亦係翰林人數合無通

命輪流捧侍未敢擅便謹請遵行

議祀先聖

臣欽奉 聖諭欲立五帝三王并周孔位於

勅建賢義書院

大饗堂集奏疏卷七

三

文華殿東間斷自義農始具 示臣所以仰見

聖明致使報本之意非臣之愚所能及也臣又伏惟

朱熹大學序曰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

天立極又中庸序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

統之傳有自來矣又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聖諭所示立位之

意誠為至當然在今日繼古聖王之道統者非

聖明其孰能之臣無任欽仰但南北相向恐

皇上一時瞻拜難於行禮臣愚見願將 文華殿東

間擬隔作九小龕每龕但得今尺有半亦可容  
牌以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位俱  
南向必用龕以別之者以文武父子也其周公  
孔子東西為龕相向別君臣也伏乞

聖裁

謝賜 御筆堂額銀印彩幣

嘉靖十年

臣伏蒙 聖諭日前聞卿自為堂房一名曰榮

恩夫所謂榮得君恩也朕思

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茲併銀印一枚及彩

帛等物以賜以為吾君臣相慶之意庶見朕意

勅建賢義書院

大饗堂集奏疏卷七

三

云耳欽此臣叩頭祇領揣心曷勝謹伏觀

先皇帝手書榮恩堂三字 皇上御筆金書上題

皇考手澤四字扇題 孝子皇帝識五字又銀印篆

刻 賜臣字永嘉張茂恭印六字又 賜臣白

金四鎰彩帛四束并羊酒珍饌大賚昇于一朝

殊恩奚止三錫恭惟 皇上至誠贊天地之化

育大道得帝王之心傳一善難名萬方稱聖願

臣何幸際此亨期臣本草茅驩居輔導厚祿之

外賞賚過多切謂古人猷猷不忘君況為左右

之臣而臣受 恩又為至深者乎故不敢妄為

他費敢用築室京師實所以榮君之賜亦所以永圖報荅鴻恩於萬一也臣伏惟榮恩堂三字 先皇帝之睿筆也 皇上重加

御筆題識 賜臣廣 先皇帝之恩也銀印刻臣

賜字非惟榮臣之居又所以榮臣之名也金帛羊酒之加賚榮慶之曲至也臣凡庸一無以佐

皇上之明德而徒屢冒 皇上之榮恩慚媿負山戰兢集谷茲敢捧 先皇帝睿書 皇帝御筆并

摹刻粧飾 尊奉堂居臣得朝夕仰止子孫保之庶幾賴庇我 先皇帝我 皇上盛德休

先以永終此榮幸也

謝 賜更名及字 御筆大書

臣近蒙 皇上欽更臣名曰孚敬并 賜臣字

曰茂恭臣顧名思義萬有弗稱惟日祇懼茲又

蒙 皇上御筆大直書孚敬茂恭四字為二幅

又大橫書四幅 遣中使 頒賜至閣

御封完密臣初莫知稽首展覩 宸翰淋漓

龍章燦爛無加 御寶閣書輝映日月 恩光陪

心神恍如臣驚定喜極載稽首乃敢仰視

大聖人肆筆成書點畫形象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

實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伏思 皇上更臣

之名復 錫之字千古所無之殊恩也 更錫

名字復 御筆大書之以 賜臣尤千古所絕

無也 君父恩遇如此其何能報臣子榮幸其

何能勝臣敬當裝軸并敬臨刻一 尊奉於

欽賜臣書院 敬一亭左右俾臣子孫仰之一

尊奉於 欽名臣官邸 榮恩堂左右俾臣朝夕接

目警心率由 聖訓不至於終迷也

召遊西苑

臣謹奏臣遵奉

欽命稽首頓首恭和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

賦二篇并序伏乞 聖覽序曰惟 皇嗣 統

敬畏 天命治民祇懼殛躬祀先農先蠶肇裡

歲著為令以供 天地宗廟粢盛衣服以教天

下又以 大內西苑多有隙地宜稼與桑爰即

文祖仁壽宮前建土穀祗壇後為先蠶壇嘉靖辛卯

春三月己丑 駕臨耕方正位惟臣是日臣孚

敬臣時奉 命南郊屬工伏承 宣召臣等趨

命至西苑門中使傳呼急臣等益甚惶懼中使以陂

岸崇迂恐臣等奔走不及輒以小舟便渡至則



上御仁壽宮左室臣等入見稽首 上諭曰朕惟農  
桑重務于茲建土穀壇蠶室朕將時省觀焉卿  
等其計視之臣等謹奉 旨畢臣等敬奏曰臣  
早奉 聖諭欲 賜臣等入視西苑未知即日  
駕臨臣等服役南郊趨 命遲違叩頭謝罪臣仰  
覩 天顏和悅既懼且喜 駕即發  
御昭和殿 傳諭臣等視畢復 命臣等恭視畢趨  
入 昭和殿 上御殿左室臣等敬奏曰臣等  
遵奉 欽命即宮後視之殿宇垣牆俱可仍舊  
增飾足稱蠶室宮前視之 欽定土穀壇方位  
勅建皇極殿 御製東集奏疏卷三 十七  
俱極正當 上命賜尚膳監酒飯臣等稽首趨  
出 上復令中使齋 賜珍餌一器臣等飽  
恩入謝 上進臣至 御榻前以 御製西苑視穀  
祇先蠶壇位賦 手授臣等敬 諭曰此作與  
卿等看潤臣等敬奏請捧出拜觀 上允之臣  
等得仰見 大聖人對時育物之心發為經天  
緯地之文固不待有傲於七月之詩無逸之書  
者也既而臣等復恭捧而入臣等敬奏曰臣等  
伏覩 御製念民生衣食之本而重農桑之勸  
此誠舉三代之盛典也臣等何幸身親見之

原缺第三十八葉前半頁

果將何修以為報耶孟軻氏曰樂以天下憂以  
天下臣等於 皇上仰見之矣宋范仲淹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臣等其敢不  
相與助諸臣等敬孤陋無才敢恭和  
聖製并紀歲月以對揚 休命云

請復開國勳爵

臣伏蒙 聖諭卿奏劉基子孫已議明襲爵其  
常遇春等四家亦當查襲臣恭惟

皇上體 聖祖之心而復報功之典天下萬世之公  
議也臣伏覩 聖祖實錄謹采常遇春李文忠

原缺

原缺第一至四葉前半葉

臨乃俾林下之微臣復霑 天上之至恩也臣

對揚 休命祗拜莊誦益深感激茲恭建

御書樓告成肅奉 尊藏重為子孫世守之寶也臣

無任感恩之至

謝四郊工完 欽賚

臣伏蒙

聖慈以 四郊工完 欽命賜臣銀五十兩紵絲四

表裏該禮部給付浙江布政使司進表參政党

以平順齋送至臣家望 闕拜 恩伏首感戴

臣伏惟 聖人一心合 天 大禮四郊法

祖規制復乎古復宜乎今象義盡其大不遺其細此

誠度越千聖垂憲萬世者也臣愚叨居輔弼莫

效贊謀承乏程工罔克終事賴

聖明曲賜 保庇俾獲全歸悉貸舊愆大加深賚臣

之感 恩萬死莫報也臣無任惶懼之至

問、安

臣伏蒙 恩庇幸獲全歸身在丘園心懸

廷闕謹於本年九月十五日進錄

聖諭同具 奏聞 安既又傳聞

皇上日勞萬幾暫免視朝臣無任憂疑比得邸報恭

勅是幸

惟 聖躬萬福已於八月二十七日視朝臣又

無任欣慶仰惟 天保我 皇亦孔之固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又臣恭聞

皇上舉 郊禘禮以祈 聖嗣詩云燕及皇天克昌

厥後端在是矣又恭聞白雀發祥 青宮兆慶

不占有孚也仰惟 聖德日新治道日彰臣愚

無能補報惟保 聖躬廣 聖嗣日切望焉故

敢不避煩瀆惓惓上言伏乞

聖明亮察焉不勝瞻仰之至

謝西苑工完 欽賚

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該禮部為西苑工完傳  
奉 聖旨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張孚敬撰  
文加銀四十兩著禮部差人齎去欽此本年十  
二月初九日該部差承差丁太緒捧齎前到臣  
家臣望 闕拜 恩無任感激仰惟

皇上念衣食為生民命重農桑為天下先籍田躬耕  
于南郊蠶室肇新於西苑勤勞儆于無逸之殿  
艱難見之幽風之亭 聖明遠邁于成王微臣  
敢附乎周旦嚴承書壁之命媿非補衮之文每  
懼罪臨敢虞 恩及臣又伏念五月在野

初建昌縣

不設宴集奏疏卷八

不

三錫及門始終保全之 至恩死生莫報者也宋  
朱熹有言臣受君恩無可為報謝者願

天子萬壽而已此實微臣惓惓之心也

問 安

臣伏蒙

皇上命禮部差人齎送 欽賞銀兩表裏前到臣家

臣望 闕拜 恩惶恐祇領謹再拜稽首頓首

恭承 聖躬萬福孝治不明臣無任欣慶之至

臣久叨近侍茲遠 闕廷瞻戀微誠恒切夙夜

仰惟 皇上 天錫純嘏 神詒多福羣黎百

姓媚茲 一人此誠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  
也謹具奏恭申問 安之誠臣不勝惓惓仰戴  
之至

謝

勅官召復任

嘉靖十一年  
二召

伏蒙

聖恩著行人周文燭齎

勅取臣復任辦事令馳驛上緊前來勿得遲延重蒙  
御書催勅令臣無程星夜而進急復任事并以

符信備驗欽此臣在山中驟聞不勝惶懼遂奔走

恭迎伏聽 宣讀稽首拜

初建昌縣

不設宴集奏疏卷八

七

恩不勝感泣又伏讀

御書催勅 許臣赤誠諒臣罪過 誨諭諄切眷念

彌深又 諭上勤

聖母至懷顧臣庸愚何能得此感泣嗚咽伏地不能

自與臣竊循省夙承

委託萬無効勞且深昧事幾至罹罪咎仰荷

聖慈不加誅竄俾獲全歸茲復承 召命促臣復任

臣揣量菲才懲創繼過今當辭免仰惟

聖恩同天生不能報死有餘辜又仰荷

聖母垂慈 聖諭戒切臣非惟不敢辭亦不忍辭也

臣拜 命倉皇即辭祖父祠墓星夜奔

命一十八日舟發溫郡矣計程彌月獲覲

天顏臣在途無任動惓瞻仰之至

辭免 恩命

伏蒙

聖恩

勅吏部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太

學士張孚敬比者奉命知建造

四郊并各處工程等項未加酬典今因行取來京著

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少傅尚書如故照

勅吏部致仕

勅吏部致仕

九

舊內閣辦事如勅奉行欽此臣拜

命無任愧懼之至臣伏思自古人臣受

君恩遇之至者莫有踰於臣而積愆負罪莫能報

君恩遇之至者亦莫有踰於臣仰惟

皇上敬承 大統昭事 上帝于茲一紀而臣叨進

為輔導之臣者亦既五年然而治化未盡熙洽

人心未盡協和賢才未盡舉用奸宄未盡消除

畿荒疊見災異頻仍臣竊思

皇上以堯舜之德宜隆唐虞之治而復有如此未盡

至者皆臣子未能盡職將明

德意之罪而臣位重弗克罪尤大焉又臣去歲以愚

昧之資自僭罪咎荷蒙

皇上以 天地之容宥臣之罪以

日月之明察臣之心不加誅竄特

賜保全臣省罪山中感

恩天上未幾即承 召命促臣復任仰惟

聖慈切至 天語丁寧臣晝夜奔

命不敢自後實欲懲創於既往圖報於將來也所慮

智小謀大弗勝任使方欲為辭讓之請而復承

加進之 恩臣竊懼位愈重而責愈難

勅吏部致仕

勅吏部致仕

九

恩愈深而臣罪愈大也臣又伏思

四郊典禮萬世儀刑 規制定於

聖裁力役皆為臣職茲承 重典實切愧心伏乞

聖明察臣愚誠特 允辭免容臣以官職仍舊

策臣以龜勉圖新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自陳休致

臣嘗聞孔子有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蓋言上以誠接下下以誠事上故不疑不惑耳

臣因休省兩疏乞休未蒙 俞允臣仰知

皇上以誠接下而無所疑臣豈敢不竭誠事上而復有所惑乎臣思給事中魏良弼論臣罪狀何報復之速也夫臣子失職之罪小專權之罪大以此加臣臣不敢不言請聖明垂察焉今年四月內魏良弼因點開京營薦舉襄城伯李全禮等署都督僉事牛桓等指揮僉事王定等總一十五員蒙發閣擬票臣見所舉率多庸流保語過實謂同官曰昔官兵部有將材簿專查保語以為遷轉近來將官往往鑽求薦舉以圖倖倖此奏內人員所宜覈實臣等擬票上請奉

勅建昌院

六張集奏疏卷八

十

欽依這舉保官員著兵部會同都察院提督團營官各照他保語逐一從公覈實明白開奏勿得扶同以滋濫舉之弊臣之心實欲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臺諫也續該兵部會奏蒙

發閣擬票臣等見奏內稱魏良弼所薦各官據

其揄揚之間容有過情之失擬票上請奉

欽依魏良弼承命點開軍營部乃濫保武職官員本

當查究姑從寬罰俸兩箇月這所舉你部裏從

公用舍不許偏信保語以滋奔競臣之心實欲

黜陟之權自天子出不得下移於部司也魏

勅建昌院

六張集奏疏卷八

十一

良弼因此內失私求外犯公議切齒於臣臣甚矣近皇上因修省明示不許假公報私魏良弼輒先挾私報復聖明必有以察之夫人主行法於天下能使臣子之守法然後人主之法尊人臣奉法於天子能不使私臣之壞法然後主人之法信矧臣受皇上機密之任心膂之託者乎又敢不為人主守法專媚人以求苟免乎此臣平生報主之心天人共鑒者也臣又伏承聖訓痛自思省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此臣不職之罪上干

勅建昌院

六張集奏疏卷八

十二

天和以致星變以此坐臣之罪

特賜誅斥臣實甘心無辭者也古之王者奉三無私

君道也古之人臣三仕三黜臣道也

皇上昔賜臣之歸旋復而召臣非草木不敢不思

報也臣獲命而去聞

命而來臣非草木不敢不思改也伏乞上懲

天戒下察人言今日策免必先自臣始則

皇上奉三無之公當為萬世人君之法臣獲三黜之

罪當為萬世人臣之戒矣

休致至家陳謝

近因慧星疊見仰惟

皇上上嚴 天戒下警人心令文武羣臣各自陳省

臣伏思

聖德昭明 天心克享妖變之至實臣下之所召也

臣居輔佐之職乏寅亮之能責有所歸罪不可

逭所宜避位以讓之者伏蒙

聖慈不加誅戮 特允全歸臣惟有感

恩省罪而已比歸山中書院瞻

勅建敬一之亭而思事君敬其事之未能焉登

欽賜抱忠之堂而思事君以忠之未能焉雖獲首丘

勅建

勅建員臺院

士

之願敢忘戀 闕之心夙興夜寐不遑寧處惟

有感 恩省罪而已臣無任戰悚感戴之至

問 安

臣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起居飲膳宜無

不知者矧臣受

恩深重休戚是同雖蒙

賜歸惓惓微誠敢以遠近而有間乎臣仰惟

皇上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聖母燕喜 天錫純嘏可知也第今跡遠山林末由

上圖瞻對惟日切願望而已臣又切思年實衰

老無用矣而報 主望治沒齒不敢忘者嘗聞

古人有言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

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臣侍左右有年仰惟

聖學緝熙矣善惡之歸明矣忠邪之分辯矣道之至

正建天下之極矣惟志定則天下之治成矣臣

在官嘗以斯言敷奏伏祈

聖明日加之意焉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謝 勅官召復任 嘉靖十二年

臣伏蒙

勅建員臺院

勅建員臺院

士

皇上特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齋捧

勅命起取臣復任臣仰惟 宸衷淵切

天語溫全既原臣夙愆開臣大義而又示臣篤生

聖嗣之喜令臣趨 賀臣伏地感激懼莫能已喜

不自勝臣切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心也

知小謀大德薄任重臣之憂也星變避位以讓

之臣之分也閉閣思過有懷不忘茲承

召命加嚴重焉臣不敢後也

皇太子降生臣夙夜惓惓之望也

聖德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

宗社生靈億萬年之慶也臣謹當奔走

闕廷稽首稱賀不敢後也臣即辭祖父祠墓趨

命上道謹先具本陳

謝臣不勝惶懼瞻望之至

召遊南城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詩七言律共二章應制七言律古樂府共

四章并序伏乞聖覽序曰惟

皇嗣統十有二祀勵精圖治海宇底寧然修內攘

外安不忘危日乾乾焉癸巳孟夏吉日乙酉

勅建義義院

大觀集奏疏卷六

十四

皇上演馬南城寓武功也日亭午俄傳宣臣乎敬

臣時臣獻夫臣鑾候重華殿臣等方亟趨

命駕已出東華門矣上先御環碧殿召臣等入

見臣等稽首頓首上曰朕偶因演馬來此召

卿等同游命賜茶臣等稽首而退仰見

天顏充渥和氣豐融臣等無任喜慰舊馬有玉麟駢

白玉馴碧玉驕新馬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

雲白凡七馬馬殿制環水如碧馬環列焉

上命御馬監官臣等徧觀又命司禮監官引臣

等至嘉樂館徧觀花木蒨茂禽鳥和鳴真仙境

也臣等復趨候于重華殿大門右駕即發環

碧殿上乘玉麟駢青蓋御重華殿復進臣

等于左室臣等稽首頓首臣孚敬奏曰臣等欽

蒙聖恩賜茶又欽蒙賜觀御馬載稽首頓

首上命賜酒飯又賜蟒衣飛魚服臣等稽

首頓首趨出上復令中使召入以

御劄示臣等曰今日朕以演馬出因與卿等同遊即

以其事為題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樂府

二首來欽此臣駕鈍與同官方勉成七言律二

章聖製已煥然天成發示矣臣等捧誦稱仰

勅建義義院

大觀集奏疏卷六

十五

心竊媿服奏曰仰惟天章煥發皆至道至德

凝焉非臣等章句儒生敢及又三復

聖製以輔翊屬望臣等益加悚懼司禮監官回奏

駕即發重華殿還臣等各相語曰今日之游

君臣同遊也千古之盛典也能無喜乎能無懼乎宋

程頤曰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

則贊助之而已臣仰惟皇上英明邁古至德

純全臣愚萬萬有不能及一者也贊助之未能

輔弼敢當乎哉今日君臣之同遊也臣能無

喜乎能無懼乎謹識之以紀休命云



召遊西苑

臣謹奏臣恭和

聖製古樂府一首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及奉紀

聖恩七言絕八首并序上讀 聖覽序曰癸巳孟夏

戊子 駕出遊西苑先傳宣臣等以時臣獻

夫臣鑾候西平臺臣等趨 命至西苑門擬舟

渡太液池適嚴警蹕旋隄而趨過樂成殿迎翠

殿隄柳飛綿汀蘆陰綠日麗風和鳥飛魚躍四

顧真蓬島也至平臺拱候少間 駕出度玉蟬

金鰲橋 上先御寶月亭 召臣等入見

初建昌苑 聖製古樂府一首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及奉紀

上曰此亭去年訖工時卿等敬不在今與卿等同遊

命賜茶臣等稽首頓首謝 恩 上命司禮監官引

臣等徧觀焉 駕即發 御清馥殿後

召臣等入見左室 上曰前是錦芳亭修舊耳因

荒落故建清馥殿去年訖工時亦因卿等敬不

在故與卿等同觀臣等稽首頓首謝 恩臣等

敬奏曰伏蒙 聖慈俯念臣等不在茲

特賜同游臣等感 恩尤當倍萬載稽首頓首叩謝

上命賜酒飯 命司禮監官指引左右前後皆徧觀

馬又 賜錦囊花果聚禽圖扇書迴文詩項司

禮監官捧 御製夏日與輔臣同遊古樂府一

首又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皆望雨憂民而作

也 命臣等廣和臣等捧誦仰惟 聖明存心

天下樂不忘憂雖古堯舜其何以加諸無任欽

仰 上方御翠芬亭亭旁皆藥欄時紅藥盛開

上命折 賜臣等臣等各恭和 御製以 獻臣等

敬奏曰伏承頒示 御製天章煥發非臣等愚

昧所及臣等又奏曰欽蒙 賜觀清馥殿制度嚴

整仰見 聖謨宏遠又欽蒙 賜宴 賜扇

賜芳藥花 恩禮稠疊臣等不勝感戴

初建昌苑 聖製古樂府一首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及奉紀

上曰此是翠芬亭 命司禮監官引臣等于亭下并

藥欄皆徧觀焉 上覽所獻詩于亭中乃

命臣等退出載觀錦芳亭亭前有沼以通太液池時

啓閉焉臣等出西安門日就曛矣嗚呼

君臣同遊 祖訓也於斯為盛 聖恩也虞夏君臣

交相戒飭非敢為佚樂也夫 人君之尊如

天雪霜雨露皆天也威福並行 人君奉天之道也

臣等又敢不各相儆戒云

救張廷齡第一 臣伏蒙 聖諭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張廷齡

事情錄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捧誦無任  
悚懼戰慄之至緣法官問擬尚未具招倉卒未  
敢輕議今日伏蒙 皇上以三法司會問招擬  
示臣臣參詳情節則張延齡殺人之罪自不可逃  
而謀逆罪狀法官未敢遽擬夫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討之況法官乎臣不敢輕議也茲欽奉

明命令臣議處臣敢不竭誠以對伏乞 聖明亮察

臣竊思延齡兄弟當 孝宗皇帝朝倚託

皇親勢要威制軍民謀占田宅通舟車則害及地方

開店舍則利奪商賈此人所共知也至

勅建義義院

大隆集奏卷六

六

武宗皇帝朝 恩寵雖殺富貴益盈驕恣怙終不悛

奢侈僭擬無度亦人所共知也恭惟

皇上釐正大禮以來于茲九年孝養 昭聖皇太后

未嘗一日少間 朝野臣工靡不歡悅在延齡

兄弟亦所自知者矣茲大道公行過惡敗露臣

伏思延齡其他罪戾猶可逭也罪至殺人不可

宥也昔孟軻氏論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漢文

帝殺薄昭舅后家也 皇上承 祖宗之統守

祖宗之法況延齡以外戚殺人即曰誅之又孰為不

當乎臣又伏思延齡過惡俱犯在 先朝良由

法度寬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今日者也但古

人有言曰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屈此仁義並

用之道也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至哉

皇言仁哉 皇心也 孝宗皇帝 獻皇帝親兄弟

也 皇上萬一推 獻皇帝友愛之心以全

孝宗皇帝懿親叅之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

在 聖心轉移間而已然於此宜必有處之

道焉削其封爵覈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

編戍可也為民可也其兄鶴齡容令辭爵較與

武職亦遠為全避之計至於 仁壽宮左右內

勅建義義院

大隆集奏卷六

十九

侍務要更選謹慎老成以供 昭聖皇太后使

令庶免間惑 皇上孝養之誠日益加至如此

則 兩宮懽欣交通 九廟之靈無不 鑒臨

者也此臣區區一得之愚不敢自昧惟

聖明采擇焉

救張延齡第二

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

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受

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以

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

負 恩之罪萬死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謂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

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

傳諭錄示臣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問招詞未成

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 發示會問招擬臣反

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

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其真

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

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

勅廷尉院 奏集卷八

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

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 朝

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

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

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掣人輒自處斷彼時威

權內外已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乃

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凡在朝者

靡不翕從 昭聖因自以有繼立之恩以子

皇上為當然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

皆臣下謀妄之罪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為

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

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

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決不然

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

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

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

臣荅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

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

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臣工俱默然無

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大禮中未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解釋陰為佐助以重

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

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

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

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或置之南京不得留

住京師以滋感 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

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討之況臣為左右大臣又受 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義請加 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況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千係 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 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勅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 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

張氏矣 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切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 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之也詳伏乞 聖明俯賜加察焉 救張延齡第三 臣伏蒙 聖諭令臣作速議處張延齡事情來聞臣等看得張延齡謀逆情狀未明不敢輕擬各以一得之愚 上陳伏蒙 聖諭切責無任惶懼臣等敢獻夫各受 恩深重自揣於心又不敢不盡其誠復各論奏伏蒙 聖慈俯察已將延齡謀逆事情開釋令諸親多官議奏坐以殺人死罪本月二十七日蒙 發示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該臣具 奏內馮恩秦瑾張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心切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刑徐議處決等因欽奉 御批昨有旨催問因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護秦瑾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斬之已屈法甚如何要執不死不知留他怎麼說宜明言之欽此

聖慈寬減杖數著令為民等因欽奉

本日又該臣回奏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泰瑄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罪過非賴聖明垂察莫能保全今豈肯為之回護又張延齡殺人罪誠當死但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故臣均望緩刑監候徐議非有他也等因未奉明示又本日該臣具奏今日

午刻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臯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拏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

欽此臣看得郭宗臯妄言奏擾情罪固為可惡今奉旨著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滅命伏乞

御批郭宗臯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諭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其罪惡減命宜矣卿救

宗臯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

用錢厚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徒知忠於孝宗重為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思甘同

逆惡不忠於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皇伯考入我皇祖之門外戚私親不干官闡縱或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等敢冒

曰恐傷皇伯母之心夫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不知亦思為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母后親家却要篡位朕殺之法也義也今又何謂失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又要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欽此又蒙錄示通鑑漢薄昭自殺一條并司馬光斷論臣切思叨左右之臣受心膂之寄愚誠有未盡者敢終默默竊見張延齡之罪法當議親馮恩泰鎗之罪情在可矜今一時未能感回

聖心實臣不能積誠所致不職之罪更復何辭又古者成獄王三宥然後制刑慎重之至也臣仰惟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地然今廷臣俱不能上體

聖心論輕重之序致其忠愛以盡之臣之罪為尤重也伏乞聖明俯察臣愚誠平生期於盡忠報

主不敢誤君請於三人之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

不然切恐皇上他日靜思之餘不忍之心有

時而發殆無及矣勿謂臣今日勿盡言也

救張延齡第四

即與詔悉緩諸論者終先

昨日臣冒昧懇以緩刑張延齡等愚誠上請方

恐懼待罪伏蒙 發下臣所奏臣益加恐懼夫  
生殺大權自天子出臣惟盡其愚誠如此可否  
惟在 聖明俯察裁斷臣又伏思前日欽承二  
次 御批詳切明盡如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任  
感激又 御批令臣宜明言之但一時倉卒未  
盡愚誠雖昨具奏亦未能盡敢再上瀆昔  
大禮之議初與舉朝臣工咸以恐傷 昭聖皇太后  
之心為言臣伏觀禮成之後 皇上母事

昭聖孝養聞于天下光于萬世矣茲延齡罪過蒙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誠法也臣又竊念

勅建貴書院

金鑾集卷之八

主

國朝有議親之律誓券有免死之文今在朝諸臣  
未加詳議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恐未免昵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  
之泣 皇上平時孝養之心 勉為之感動在

聖母之心亦必有所不安者矣且恐天下之人莫能  
家喻而戶曉也又馮恩秦瑋之奏原其設心誠  
孔子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非仰賴

聖明在上其孰能察之置之重刑宜也臣又竊念  
皇上自議 大禮明大獄俱從寬法未嘗肯殺一人  
天地好生之德也況馮恩係言官殺之恐諍臣因而

杜口將來姦宄人無敢言矣秦瑋一儒士耳嘗  
作 大禮備辯實欲干進間有一二已采入

明倫大典作論斷矣昔本求官今乃滅命故臣以二  
人之罪俱在可矜區區愚誠惟此而已實非有  
他也夫疑臣勿任任臣勿疑言使臣也忠臣不  
私私臣不忠言事君也臣乎敢已嘗為

皇上陳之矣仰惟 聖明推赤心置人腹豈於臣復  
有疑耶臣若不能開誠心布公道以報

皇上而復有私焉則非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并發下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

勅建貴書院

金鑾集卷之八

主

議處大同兵變第一

伏蒙 聖諭以大同逆卒作亂事下示臣捧誦  
仰見 皇上所處仁義兼盡臣無任欽仰之至

臣伏思前項叛逆實由昔年處置欠當養成今  
日之患 聖諭宜奉 皇祖法正之決不可又  
從姑息至哉 皇言誠 宗社之慶也

聖諭欲先命錦衣衛千戶齋肯前去解諭城中 宗  
室良善不問男婦俱令出城此誠 聖明念及  
無辜 天地好生之心也臣思得逆軍見今閉  
塞城門 宗室官員人等不肯放出正欲挾此

使官軍不敢急攻以自圖苟全前日該部請

黃榜曉諭亦慮及此今再令賁 旨前去解諭

臣反覆思惟令官軍少退善良得出此最為萬

全之計但今城門為賊所據 宗室良善欲出

不能萬一官軍少退羣逆奔突出城流惡地方

為患愈大此皆不可預料者也況大虜在邊尤

宜防慮伏乞 皇上重加審處施行又

諭令王憲提督軍務大帥用侯伯為之 聖見至當

合當即令作速前去會同劉源清卻永等隨宜

相機區處務要殄除兇惡分別良善不使玉石

勅清義院

俱焚夫兵難遙度臣愚見如此伏候 聖裁

議處大同兵變第二

伏蒙 聖諭簡用陳鏳王憲臣欽遵擬票又蒙

聖諭卻永劉源清當以取回別用臣看得臨敵易將

自古兵家所忌又源清昔在江西平逆 藩宸

濠風抱忠義又卻永平定流賊劉七等素著謀

勇即今文武將臣鮮其比也又聞即今攻圍賊

城三層門已攻開二層平賊之謀已有次第城

中賊勢漸已窮促良善稍稍走動賊匪若一取

回則各路官軍解體前功盡廢後事難圖又即

今大虜在邊逆賊令通事人等四十名各持降

疋前去邊外勾引虜寇卻永已獲奸細一人

奏報事勢尤不可不慮況二臣俱係總制三邊官

員其責任不止平逆賊一事臣不敢不言

議處大同兵變第三

伏蒙 聖諭臣捧誦之餘仰見 皇上明見萬

里斷之不疑臣不勝欽仰之至臣看得劉源清

原奏只為請益兵糧以為聲援兵部因與京軍

一萬二千恐途中無人統領遂擬江桓錢如京

統領前去實非為劉源清等不能任事而別命

勅建貴院

將也以致上厓 聖慮臣又看得劉源清用兵

以來忠義激發緩急俱有斟酌今觀其錄來告

示三通則其謀為處置亦可槩見今 聖意仍

欲重責任二臣依兵部昨擬不復命主將止令

參將四人領兵前去協助則兵權歸一事不牽

制誠為至當臣即欽遵傳 諭兵部另寫疏恭

候 欽命遵行謹將劉源清告示三通恭錄進

覽

議處大同兵變第四

本月初九日臣節奉 聖諭當罰一皆奉



之禍患哉惟 聖明重加審察又此舉關係

國家甚大擬議之間少有不當則臣子誤 國之

罪大矣臣反覆思惟鄙見已盡前疏茲蒙

聖諭當再令兵部看了來說或令 廷臣集議可否

取自 聖斷施行非臣所敢執論也

議慶大同兵變第五

前日伏蒙 聖諭示潘倣所奏臣已將愚誠具

奏未蒙 諭示今觀劉源清所奏逆軍外連胡虜

內拒官軍則潘倣之奏出於逆軍之手明矣實

欲退我軍而逞彼謀也今事勢如此更無他議

伏乞 聖明斷之不疑速令張瓚等并四叅將  
明日作速前去策應除將劉源清所奏擬票上  
請

辭免加秩 嘉靖十三年

伏蒙 聖恩 勅吏部加臣少師兼官如故欽

此臣聞 命不勝感激之至惶懼之至臣仰惟

皇上包含徧覆教天下以仁劉明果斷教天下以義

所謂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實非

臣之凡愚萬一有所贊助有所裨益者也臣又

切惟書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三公弘化寅

亮天地獨予一人 國朝文職品官三孤為極

少師之官三孤之長也臣本草茅濫叨輔佐始

加少保曾無保護之能再加少傅又無德義之

輔詩云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臣實媿焉方懼舊

職之莫盡敢虞 新命之重加伏乞

聖明亮臣庸愚難勝重任容以舊銜勉供職臣不

勝願望之至

論孟夏祫享第一

伏蒙發下 御製 勅諭禮部以今年孟夏時

祫恭奉 恭睿獻皇帝以 天倫定序合享

太廟 命禮部具儀臣等伏讀仰見 皇上孝誠之  
至出于 天性有非前古帝王所能及也臣又  
切仰 皇上近 命臣議復 九廟典禮改遷  
世廟以妥 獻皇帝神靈尊親親並行不悖稽古  
典禮真可垂憲萬世也今者 聖諭所及下情  
俱切有未安仰惟 皇上動遵古典言而世為  
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若於典禮少有不應  
經義則於前者所舉 大典不無有損況臣受  
厚恩日圖補報敢不將順但事關 宗廟所係匪輕  
不敢不昧死 上言謹將原 御製勅稿繳

幼建昌書院 論張泰集奏疏卷六 三

進伏望 聖明慎重裁定臣不勝仰望之至

論孟夏祫享第二

伏蒙 皇上發下 御製勅諭禮部自今年孟  
夏始凡祫享恭奉 恭睿獻皇帝以 天倫定  
序合享 大廟令會翰林院具儀臣伏讀仰見  
皇上孝誠切至敢不將順但竊思於 典禮尚有未  
安即日已連名具奏請 皇上慎重裁定臣一  
時倉卒未盡誠臣伏思先年議 尊崇典禮  
臣獨謂 先皇帝當別立廟京師彼時羣議紛  
拏至謂有宋魯兩廟爭較之嫌魯僭躋閔之失

臣嘗為答問曰宋羣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  
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  
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  
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今別為立廟則固未嘗  
升 興獻王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  
魯僭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此見於 明倫大  
典第五卷可考也至議 廟祀典禮有請  
獻皇帝神主列祀 太廟臣嘗為奏議曰昔漢哀帝  
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  
穆儀如孝元帝是謂干紀亂統今請入

幼建昌書院 論張泰集奏疏卷六 三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  
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  
又於繼統無謂此見於 明倫大典第十八卷  
可考也臣切惟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者當不  
貳其心而已貳其言是貳其心臣之心  
先皇帝鑒之 皇上鑒之 天地鬼神鑒之夫魯僖  
逆祀春秋書之漢哀亂統史冊紀焉臣伏願  
皇上念 典禮之難成察私議之易惑持之以

純孝至誠之心定之以大中正之道俟諸千聖而  
不感傳之萬世而有光堯舜之後 皇上一人  
而已不然臣切恐後人之議今猶今人之議昔  
也孟軻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夫  
大人也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臣仰  
於 皇上見之復何慮焉臣受 恩深重犬馬  
血誠所宜自盡敢再具本陳奏以 聞臣不勝  
戰慄待罪之至

謝視祀 天青爵

五月二十七日午刻臣等伏蒙

勅遣員壽院

奏張憲集奏疏卷六

三十四

聖諭到閣朕覽江西造到青爵其色甚佳以為殿陛  
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欲卿等一  
看今日雨後稍爽即酉刻可與勛鉉言共服吉  
服來至南宮之重華云欽此臣等即傳

諭臣勛鉉臣言各具吉服恭候重華門申刻

皇上御重華殿先視祭器畢 御重華左室

召臣等入 見臣等祇拜叩首

上曰朕因疾靜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然  
茲調養平復病都好了特與卿等一見臣勛奏  
曰臣等今日得覩 天顏不勝欣慶又稽首頓

首 上曰殿中設的是江西燒造的殿陛拜

天用的爵與酒罇朕見其顏色鮮明甚佳美與卿等

同看臣等復稽首頓首趨出 重華殿恭視畢

復入 見臣等敬奏曰伏蒙

賜觀祭器制度精美仰見

皇上事 天之誠臣等不勝欽仰 上命內使以

御案所置扇 分賜臣等 上曰今天氣甚炎熱茲

扇與卿等共涼臣等復稽首頓首拜

恩臣等敬復奏曰臣等今日得仰覩

天顏充裕不勝欣慶但今天氣炎熱伏乞

勅遣員壽院

奏張憲集奏疏卷六

三十五

皇上倍加調養臣等在外不敢不恪恭供職

上曰卿等忠愛朕知道了臣等復稽首頓首

上命賜臣等酒飯復稽首頓首而退及趨出

重華殿 上復宣召臣等敬奏曰臣等謹當恭

上以黃紙 御書 宣宗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一

首又白紙 御書恭和 宣宗皇帝閱輿地圖

詩一首以 示臣等臣等敬奏曰臣等謹當恭

奉出外拜觀 上允之臣等稽首頓首拜觀仰

見 宣祖暨 皇上宸章奎翰皆自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發真與

天地同體同用照耀古今 聖祖 神孫真

天生聖人先後相繼者也臣等又無任欽戴欣慶之

至臣等切惟 君臣一體也恩義無而休戚同

也孟軻氏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

獵也古之人論君民同樂猶如此茲當

天保我 皇 聖躬康泰臣等忝輔弼之臣受

勅建奏

奏卷六

三十一

恩重而休戚同今日之 召同樂之心又當何如邪

臣等又伏思 盛事難逢不容無紀敢忘固陋

不避煩瀆謹具本陳謝

乞休陳時事

臣仰惟

皇上任臣不疑無帝心督臣豈敢有所疑焉夫

皇上所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者亦

以義被 命而去聞 命而來

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於天

下後世者也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

年尚不能免今衰病矣能無慮乎夫非 天子

不議禮 皇上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

主 大禮親自釐正臣下何與焉第恨三五臣者托

為我輩濫叨 殊恩及至當事又不能同誠事

君如桂萼者 皇上所知不庸言矣如方獻夫者昔

具疏不上其志可知今復懦弱無立非緩急所

賴而在昔變詞避去今復異論擾事非政體所

宜黃綰竊議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

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

夫為 皇上所親信而臣稱為我輩者猶如此

勅建奏

奏卷六

三十一

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西潞城之變

皇上初志實以 國體為念 祖宗紀綱法度為重

聲罪討賊為無疑者卒復因桂萼之說用給事

中夏言查勘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討亂之

臣是以強梁肆志將士解體今大同之變

皇上初志實亦以 國體為念 祖宗紀綱法度為

重聲罪討賊無疑者卒復因人言姑息了事又

行查勘致將 御札密諭宣布邊境內帑軍儲

賞賜叛亂此又非計特姑息而已今將士殺叛

軍者俱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而

弗論此何等顛倒臣恐將來國事誠有大可慮者臣日鬱鬱臣之子遜志亦日鬱鬱所以受病皆由於此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揣寧復有益於君上乎又張延齡事情臣已具前疏聖諭謂臣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臣之心天日可鑒如真得其情臣豈不願正國法哉正慮萬一不得其真未免有累聖德臣之心實非有他也又大臣居丞弼之任誠當以誠事君謀身計禍非忠臣也臣深慮衰病不能盡誠効忠有孤

勅建書院

勅建書院

三六

聖托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不敢不自知也又諭今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臣又仰見皇上存心天下欲無為而治真堯舜之心也夫安民在知人書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自古為然惟在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見今日皇上所接引若二三臣者其立心操行夫人皆知之臣願皇上早辨之而已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天下之廣豈無真才惟在皇上廣求之慎擇之而已臣

前嘗論用人之道并潞城計賊二疏今謹重錄上竇聖聽伏乞皇上察臣之心行臣之言臣雖去猶用也萬或不然則雖留臣無益矣再乞休致

臣病苦不能任事前疏已屢具陳懇乞休致未蒙俞允臣伏思

聖恩優渥萬莫能報復蒙眷留切至臣犬馬之誠豈不知感激自効但臣連此數日病勢漸加飲食減少心神昏迷肌膚瘦削人所共知雖欲勉強赴閣辦事誠有所不能者政本重地豈宜

勅建書院

勅建書院

三九

缺人伏乞

皇上亮臣愚誠宥臣罪過早賜放歸田里庶便調理以延殘生實聖恩始終保全之至也不然

臣病勢日復加重彼時

皇上雖放臣去亦已晚矣惟聖慈重加憫賜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請賜樓座額名

臣昔年伏蒙

聖恩勅建山中書院敬一亭并賜貞義書院抱忠堂額名仰戴聖恩隆重誠沒世不能忘者續

蒙 賜歸山中緣奉 欽賜詔勅詩書文劄敬  
作樓座以為尊藏之所因附築小室居之期於  
子孫世守焉但一時拘於地勢創立於書院之  
左臣於尊藏之心每有歎焉茲於郡城中得善  
地一區謹更建樓座尊藏 聖制以圖永久伏  
乞 皇上光賜額名俾臣子孫世守之焉臣不  
勝感戴仰望之至

陳乞休致 嘉靖十四年

臣因力薄任重事煩心勞遂致痰火上衝喉吻  
常痛去年三月內在閣舉發昏暈幾仆曾已

勅建昌縣

太僕寺卿奏疏卷八

早

上聞今年正月四日在朝房齋宿病又舉發昏暈不  
省人事者踰日舉朝知之臣思未嘗有此疾而  
連年乃如此退閒猶恐不及豈復能任事而有  
所裨益乎茲二三月間殊覺氣力虛損精神恍  
惚不得已請假調理伏蒙 聖諭察臣病情非  
靜不可體悉之至也又 諭示 宗廟復古事  
重令臣須加慎勉出辦事此實教臣事

君之忠保身之道也 眷念倦憊進退未由臣夙夜  
不能自安夫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今  
臣祇覺病加於數至非敢官怠於宦成不得投

閒病決難退彼時 皇上雖加憐憫恐無及矣  
伏乞 聖慈念臣病情如此趁今天氣未甚炎  
熱早放歸山調理萬一臣病少除得未即死尚  
圖補報庶臣事 君保身之道得兩盡矣為此  
謹陳懇切之情 上請臣不勝願望之至  
再乞休致

臣痰火疾甚卒非藥餌可退惟就閒調養庶或  
少延殘喘茲臣此疾惟臣自知之人皆有不知  
也仰惟 聖明體念之深憐憫之至不以臣為  
欺妄但臣求之愈切 皇上留之愈堅夫君臣

勅建昌縣

太僕寺卿奏疏卷八

早

大義莫逃天地之間臣豈有不知上下之間當  
不存形迹臣豈有不思奈何臣積勞已非一年  
耗神已非一事況此官責任至重非強力有精  
神者豈能久居臣今年已邁矣病益加矣  
皇上恩同 天地實難補報如身在尚可有望於餘  
年身不可在則終負 君恩有餘憾矣近又伏  
蒙 皇上諭臣忠孝之大臣豈不思感激而決  
於求去哉臣見今此疾屢作不能暫已飲食減  
少服藥無効況日逼炎熱道路遙遠伏乞  
聖慈早賜歸休就閒調理臣倘得不死補報或有日

也為此再陳情 上請臣不勝惓惓懇切祈

恩之至

謝 手調藥餌

伏蒙

聖慈察臣痛苦 遣內使賁賜藥餌欽奉

御劄云昨少保時為卿陳痛苦之情朕惟近古之君

有剪鬚療其大臣之疾者今朕每自取數味而

合以飲或時亦効茲手揀數味清心寧神驅火

保肺之者為一服卿亦如常煎而服之服時用

蜜一大茶匙倘得病減庶慰朕念雖非前引之

勅建寧書院

太僕寺卿奏

四十二

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日可告朕何如欽

此臣頓首拜 賜捧誦感激謹即躬煎焚香於

恩賜榮恩堂仰觀 欽製軸 御題

皇考手澤四字瞻仰 聖母慈恩捧藥跪服畢不覺

感激殊深涕泗交下臣伏思 聖慈不惟憫臣

之疾而又 賜臣之藥況藥味出自

聖明御用妙劑又加 手揀清心寧神驅火保肺切

當臣病是誠同 天地造化虛枯回生宜在旦

夕視近古之君剪鬚療疾者萬萬不同矣但臣

精神困憊而今連次邁疾深重又如此藥難卒

効死生未卜伏思 皇上保全之恩始終切至

今惟仰賴 聖慈憐臣病苦早賜歸田以遂首

丘之願萬一殘喘少延圖報尚有地矣臣陳請

之情屢極惓惓今 俞旨未蒙即下是以哀鳴

不容自己臣不勝祈 恩恭候之至

謝准休致 勅官護送

臣自揣愚昧遭逢

聖明釋褐僅踰十年秉鈞忝竊八載曾無一字之補

首叨百僚之恩夙夜匪懈之誠死而後已疾疾

恒存之苦生莫自由仰惟

勅建寧書院

太僕寺卿奏

四十三

皇上體念始終深加保愛 親製藥餌

遣醫頻繁渙布 綸音專使護送

皇上實察臣之情有不獲已臣之心實亦不敢自棄

有負 皇上覆載之恩也臣初獲 命生還病

實垂死四肢浮腫寸步莫能末由 陛辭益切

瞻望在途幸痰火少退到家常喘咳不寧臥病

山中慕恩 天上與粟猶如在職存問尚煩有

司臣感愧感愧臣又竊惟心者萬事之根本固

不可不用用之尤不可過勞臣自知連年左

弼承勉圖補報遂不覺心神殫越精力衰疲恭



惟 皇上春秋鼎盛一日二日萬幾要之在清  
心知人恭已成功而已古人祝君一則曰

天子萬壽二則曰子孫千億臣受 恩深重無可報  
謝惟以古之人臣祝願君者日致祝願耳謹差

人齋奏陳謝 聖恩臣不勝馳仰瞻戀之至

問 安 嘉靖十五年

臣伏蒙

聖慈察臣有不獲已之情容臣休致臣感恩

天上祝 壽山中仰惟 天保我

皇日介景福臣遠達 九重敢忘一日謹差人齋奏

勅建皇壽院

大興京集奏疏卷六

聖旨

伏候 聖躬萬福

慶 賀冊嬪

臣恭惟

皇上舊冬 冊立端嬪今春 冊立昭嬪教嬪靜嬪

臣山中聞報不勝欣慶嘗誦假樂詩曰千祿百

福子孫千億臣實願焉既醉詩曰釐爾女士從

以孫子臣實望焉謹差人齋奏稱 賀

陳奏愚情

臣去春因病休告伏蒙

皇上察臣不得已之情俯賜 俞允節奉

勅諭云特命行人齋勅送還鄉土月給廩米八石歲

撥輿隸八名仍諭有司特加存問家居宜時近

醫藥靜養天和俾體力充復以慰朕心如有嘉

猷毋忘馳告欽此臣仰惟 恩典異常禮遇優

渥殊深感激至五月間得歸山中謹已具本陳

謝未幾臣病復加仰賴 恩庇及冬方得少瘥

以後精力益衰鬚髮盡白齒落殆盡臣餘生無

幾伏思 聖恩深重真同天地其何能報其何

能報早暮山中惟切感泣而已臣恭惟

皇上清心靜養萬壽無疆 聖母壽愷燕喜以天下

勅建皇壽院

大興京集奏疏卷六

聖旨

養臣之至願也茲 三宮咸宜九嬪克備和樂

肇祥 子孫千億又臣之至願也詩思齊稱文

王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 皇上性與天合者也臣無庸言茲衰老

無能為報但猷猷不忘 君之心惟日惓惓雖

無嘉猷敢忘馳告除具本問 安稱

賀外謹具奏聞

謝 勅官 召復任 四召

臣伏思去歲病作荷蒙 聖恩察臣有不獲已

之情容臣休致臣五月內到家踰月病又增甚

自揣微軀實不足為有無惟 聖恩深重末由

補報耿耿於邑而已比今春臣前病少減髮白

齒落行步尚艱切思 九重久違兩膝瞻戀問

安尺疏之奏對 君萬里之心詎虞 聖慈益切

眷念特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視疾守催復任

勅諭 御札溫懇兼至 君臣父子休戚相關臣豈

忍旦夕違違惟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茲於七

月十一日趨 命啓行謹差人具本謝

恩臣臨疏不勝拳拳瞻仰感 恩之至

慶賀

臣伏承 勅召使者將 命及門恭惟

聖躬萬福 聖母康寧及奉 御劄示臣 宮中喜

期將近有二焉臣知嗣此將千億焉此實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不勝欣慶不勝欣慶及

諭臣舉謁 陵禮恭飭新 七陵實 孝思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臣實於

皇上見之矣及 壽陵之建實又萬萬年久遠之計

我 太宗文皇帝嘗已行之 神謀遠慮實有

見焉臣又不勝欣慶之至

乞 恩調理

臣蒙

皇上遣錦衣衛千戶劉昂捧 勅諭往視臣疾又蒙

御書手劄示臣於七月初七日到臣山中臣叩首稽

拜 開讀仰荷 聖恩惟有感泣惟有感泣臣

節奉 勅諭云卿疾如既愈即便來京果未除

則當善自保攝又節奉 御劄云卿如果疾未

痊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

臣伏思 皇上問臣之疾既愈一則曰即便來

京二則曰急來見朕如未愈一則曰當善自保

攝二則曰即便不煩以見臣比今春幸疾少愈瞻

戀 九重勤倦萬里而況 使者將

命撫巡守催適當舊病甫愈敢於 新命稽違即於

是月十一日倉皇就道已具奏聞謝 恩矣不

虞十三日行至處州青田縣地方溪水暴漲實

所未經舟危幾至不保守巡等官咸為臣危伏

賴 聖庇得免無事臣用是心神驚悸痰火復

作加之毒暑內傷肚腹疼痛十五日晚勉強至

麗水縣地方寢卧不安飲食減少又當峻嶺阻

隔不能登陟 皇上雖眷念彌隆臣實疾

至伏乞 聖恩容臣暫歸山中重加調理若

體力復常可以任事臣不敢更動 朝命自當

黽勉赴京上答 至恩下竭愚悃臣不勝惓惓

伏罪之至

問 安

臣遠達

天顏迄今四載過叨 眷遇何日能忘仰惟

天保我 皇誕膺多福 祚胤永錫 聖壽無疆臣

無任欣慰無任馳戀

問 聖母安

臣伏覲邸報 聖母偶有瘡疾

初建昌縣院

金鑾市集奉進卷六

聖人

皇上日於宮中祈禱至忘寢食臣無任憂疑無任憂

疑仰惟 皇上至孝之心格 天有素 天佑

聖母必臻康寧然 皇上深以 聖母之疾為憂而

臣尤以 皇上之憂為憂晝夜馳慕未得

萬安報音為此惓惓莫能已謹具本恭伸問 安

謝 恩 嘉靖十六年

臣伏蒙

聖旨卿疾既未盡痊張郡准留侍養疾可照前旨一

來以慰朕恩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念犬馬餘

年末由報効至勤 溫語下臨留姪侍養

恩出望外悲喜交并顧臣抱病未即盡痊然身在山

中心懸 天表

慶 賀 皇子誕生

臣伏覲邸報該禮部傳奉

聖旨嘉靖拾陸年捌月貳拾捌日朕第陸子生禮部

知道欽此恭惟

皇上大德合 天至孝光祖瑞慶流行 胤嗣益昌

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受

恩隆重欣躍倍常為此具本稱 賀

請 冊立東宮 嘉靖十七年

初建昌縣院

金鑾市集奉進卷六

聖人

臣切惟自古帝王豫建太子所以定國本主

屬神人也仰惟我

皇上宣哲文武燕及 皇天 天錫聖嗣益昌益蕃

天下萬世幸甚幸甚迨今 東宮未立人懷願

望臣心切焉頃聞 廷臣具疏敦 請而

冊立 明詔未蒙渙頒臣又伏念 皇子降生已

踰周歲聰明秀異必出尋常所以基 天命養

聖功誠不可少緩也伏乞 皇上俯從羣下之請舉

行 冊立之典以上慰 天地 宗廟百神之

靈下副華夷萬方臣民之望

謝宗廟工完 欽賚

臣伏謂宗廟之禮自周以來陳廢既久同堂異室沿襲至今使在室之主不得各全其尊而富有四海之君未能拓其展拜之敬誠闕典也何幸聖天子操議禮制度之權使斯人復覩二帝三王之盛信謂大聖人之作為出尋常萬萬者也今盛典告成大功敷錫庸劣如臣濫叨恩賚加賜白金五十兩綵段四表裏臣拜賜腴頰末由報稱奏謝以聞

遺疏 嘉靖十八年

初建貞義書院

本朝憲憲奉詔卷六

五

致仕少師無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巨張孚敬謹奏為進繳

御劄及欽賜圖書并陳遺忠事臣本草萊遭蒙

聖明躡登要位委託隆重報稱實難臣念自嘉靖六

年七月初五日以後屢承御賜諭劄承答間

切恐出入封識莫為左驗當年十月十五日重

蒙欽賜臣銀圖書二枚一日忠良貞一一曰

繩愆弼違以為封識承答諭劄未有號七道

續承忠字起壹號終伍百九十一號嘉靖八年

八月以前臣謹將承過諭札一應有干

祀典者錄簿付內閣同官翟鑾恭候編錄嘉靖十年

閏六月以前臣因賜歸山中又謹將承過

諭札如式錄簿令姪邦代捧赴京進繳嘉靖十三

年七月以前臣在內閣又謹將承過

諭札如式錄簿親行進繳各具由奏外自嘉靖

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起至四月初一日止恭承

諭札八道未經進繳時臣蒙恩賜歸山中仍奉

勅命云如有嘉猷毋忘馳告臣以故并將銀圖書二

枚欽佩到家迄今臣病浸重度無生理恭惟

皇上聖德純明禮制大備臣復何言謹將前

初建貞義書院

本朝憲憲奉詔卷六

五

諭札八道如式錄簿裝演成冊并先賜圖書二枚

謹封密襲令男中書舍人遜業俟臣沒後賁捧

進繳不得因喪違慢臣伏覩

諭札真本宸翰輝煌又蒙賜建寶綸樓所以寶

藏綸言不可以藏他書者也又伏覩續賜臣

銀圖書恩制隆重蒙曰永嘉張茂恭印所以

表識臣字不可以賜他人者也臣以故謹捧

諭札真本尊藏於寶綸樓龍匣之中復將

欽字圖書封藏於家廟嚴屬男遜業密切保守傳之

子孫世世所不忘也臣仰惟天恩固極莫報

消埃今止於此祇有感泣而已祇有感泣而已

伏願 聖慈垂鑒亮臣遺忠 聖德益懋

聖治益隆 聖嗣益蕃 聖化益廣臣不勝泉壤感

恩之至為此具本令男遜業親賚 進繳謹具奏

聞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附疏

進繳遺疏

中書科中書舍人守制臣張遜業謹 奏為

進繳先臣遺疏事臣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今年二月初一日自

度病不能愈乃呼臣命之曰我荷

聖恩極為隆厚莫能仰酬昔病告歸尚圖少愈或得

効報原奉 欽賜圖書我佩歸家尚圖敷敷餘

忠今垂死矣莫復能有言矣仰惟 聖德純備

禮制大全我亦無復可言者矣惟是先年屢承

諭札及銀圖書除已經錄進外尚有未經進繳者凡

八道謹已如舊式錄簿裝潢成冊 尊嚴龍匣

并銀圖書二枚密加封識另為奏本待我沒後

汝即親賚赴 闕奏繳勿得失損臣承父命

奉惟謹不幸臣父於本年二月初六日病故臣

因哀痛致病又懼違慢只得扶病起程親賚臣

父遺疏一封及 龍匣一封 尊嚴

諭札一冊銀圖書二枚并原匣銀鎖鑰印色池俱全

謹隨本親賚伏 闕進繳謹具奏 聞

嘉靖十八年九月 日奏奉

聖旨覽爾父遺疏朕用惻然札帖錄本并繳進圖書

著收入禮部知道欽此

謝 卹典

中書科中書舍人守制臣張遜業謹 奏為謝

恩事臣父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先臣張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病

故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具本為病故

輔臣事題請 卹恩奉

聖旨禮部便查例來看欽此續該禮部查例看得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

敬病故本部查與大學士桂萼勲勞位遇事例

相同一應 卹典相應照例 賜給合候

命下本部除輟朝一日期另行具 題將贈廕開墾

等項移咨吏工二部照例施行謚號祭文行

林院撰擬及行浙江布政使司轉屬支給官錢  
買辦祭物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具 題  
本年五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還加祭三壇欽此又該擬臣父謚號文襄文  
敏六月初一日奉

聖旨張孚敬贊大孝於君彼亦可謂孝然孝即是忠  
與謚文忠欽此又該吏部具 題前事七月二  
十八日奉

聖旨張孚敬贈太師還廕他男一人做尚寶司司丞  
欽此又該工部具 題前事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著員外郎許仁卿前去開墳視葬欽此除各  
望 闕叩頭謝 恩外切惟臣父仰荷

皇上知遇之隆古今罕伍 眷卹之典不一而足葬  
祭兼備贈謚兩崇 寵渥已極於生前 恩隆

洊加於身後臣舉家存沒不勝感戴之至為此  
具本親賫伏 闕陳謝 聖恩謹具奏 聞

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欽此

乞 恩改葬

尚寶司司丞守制臣張遜業謹 奏為懇乞

天恩改葬以終 卹典以全體魄事臣父先臣致仕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

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在家病故有

司奏 聞欲行造墳安葬緣臣母一品夫人蔡

氏先於嘉靖八年病故彼奉 欽命差官造墳

于本縣地方杜壘 諭葬并營臣父生壙今蒙

工部照例題奉 欽依差員外郎許仁卿開壙

擇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行葬先日啓壙却見

壙中積水盈尺四邊土濕因慮母壙啓視其中

亦見有水浸盈幾致壞棺臣切痛號父喪不敢

勅遣勅遣 行葬暫將母喪遷寄淺土臣遭此大故哀惶無

措切思前墳係奉 勅造不敢擅便況臣家貧

孤弱不能經理臣實艱苦狼狽伏望

皇上俯念臣父生前曾効犬馬微勞憐臣孤苦無賴

勅下該部行日本處官司并將開壙工役別營善地

庶得父喪有歸 卹典告終臣父九原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十年六月 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題覆改葬

工部謹 奏為懇乞

天恩改葬以終 卹典以全體魄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禮科抄出尚寶司司丞張遜業奏稱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大學士張孚敬妻夫人蔡氏病故乞要祭葬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移咨工部照例造墳安葬并造夫壙外又查得大學士張孚敬病故已經題行工部開壙并葬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司丞張遜業奏稱啓壙積水盈尺父喪不敢行葬乞將開壙夫

役別營善地

一節本部查無事例但張孚敬係

五十二

元輔大臣 聖心簡在相應題 請其應否開壙夫役別營善地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准將開壙夫役別營善地欽

此欽遵咨部送司案查嘉靖十八年五月內准

禮部咨開大學士張孚敬於嘉靖十八年二月

初六日病故夫人蔡氏先故已經造有墳壙例

該開壙合葬緣由咨送前來該本部題覆奉

欽依差委本部員外許仁卿前去及類行浙江布政

司行屬應付棺木造辦喪儀冥器合用夫匠各

項銀兩照數派辦督理開壙合葬將辦過價銀

數目通行造冊 奏繳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臣等看得尚寶司司丞張遜業奏稱啓壙積

水盈尺父喪不敢行葬乞將開壙夫役別營善

地一節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准將開壙夫役

遷葬但該布政司尚未造冊繳報前項曾否辦

送開壙夫役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

浙江布政司查勘先次題派開壙夫役果無辦

送照數處撥或已支未盡截數補給如或不足

聽差去官動支本處有司無碍官銀以資遷葬



太師張文忠公集編梓校名公姓氏

欽差訪邊使司巡撫等處兼管糧餉使王道顯

欽差訪邊使司巡撫等處兼管糧餉使丘應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左丞議周繼昌

欽差訪邊使司巡撫等處兼管糧餉使李思誠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左丞議李叔元

溫州府知府何廷相

繆國維

同知吳學周

劉之藩

勅定

勅定

勅定

通判蔡世勅

車登雲

推官蔣鑒儒

永嘉縣知縣莊廷臣

霍化鵬

樂清縣知縣沈立義

瑞安縣知縣吳養忠

平陽縣知縣洪啓哲

泰順縣知縣呂紹淵

江西九江府知府項維聰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詩稿卷之一

題族兄便面

虛室

竹山

失火

賀徐太守得瑞麥

黃寺別畫松

寄王夢弼

奉寄李高邑先生

姜少卿畫山水

送丘教諭

遊西湖

岳王祠

同劉揮使遊金焦山

酬林思舜

朝奉天殿

寄李新昌同年

修水檻有感先君

檢先君遺札

八月十五夜月

漁翁

題鶴陽高潔樓

梅淵閣

與松溪表兄坐松樹啣

蘭谷

留別鶴陽諸表

留別楓林諸表

至日小齋書懷

東鄧司訓

送魏明一歸江右

李貞女

天津夜泊東吳兵備汝

重

再酬吳汝重用前韻

寄謝天津汪戶漕送蟹

遷居西長安街	留別吳仁甫同年
下第舟發潞河	下邳道中
白馬湖	渡江
錢塘別毛待御	天柱寺分韻得野字
西潭	猛虎行
與前村伯續姪	壽陳都閫汝玉
秦瑞安宅瑞蓮歌次韻	
得姚溪書院地	書院成
從兄取覓桃栽	種花
謝人惠朱櫻栽	梅子
呈彭大尹用來韻	溪漲
寄葉希行	與林山人
觀捕魚歌	又觀捕魚
山后二首	立秋前一日
次劉提學苦熱喜雨韻	
又次大風韻	謝劉提學枉駕兼識別
聞當道諸公遊鴈山奉寄	
古鏡行	寄留杭州克全
奉問徐楓林諸表因悼東麓兄	
白雞行	灌菊

園中行	山中紀時二十韻
東李營繕五十二韻	風雨嘆
白沙行	
中秋對月歌送秦瑞安入朝	
中秋與蔡尚美黃伯孝宴張德修宅	
伐木行	
九日期游鴈山阻病登龍潭山賦	
川上吟	石門
石室	洗足潭
簠絲潭	板障潭
一笑巖	三疊巖
旗障巖	兄弟巖
九日登龍潭山謝友邵錫謁書院不遇而去戲	
東	病
憫圃	示園奴種麥
示從姪鈿	園杏
課墾地得兩種菜	遊五美園
龍王廟	東項鴻臚三首
宴項尚表宅	與項尚端
仙岩洞	至日

冬日懷葉希行 贈項朴齋

張希孟宅觀雜劇贈短歌

詩稿卷之二

山堂對雪 烹雪

懷章宗賜 上元書事

觀栽松 王維之松崖草堂

種竹 置書院山栽松荅舊主王九鼎

青郊行東秋監州 次李工部韻

謝人送荷栽 蘭菊軒

寄王鴻臚正之 四靈環山樓

勅建黃臺書院 卷之八 懷章集詩稿目錄

萬松山房 壽項鴻臚

霽山書屋歌 六月十五夜

東陽時明節推 遣興四首

與臧姪 題項氏梅坡

種桑 出門

東林處州太守二首 桐江夜泊寄示兒遜志

東社戶曹子實 東林戶曹維德

渡江寄仲兄 悲淮河二首

過安平鎮 贈黃公綬主事

再酬黃公綬次韻 送項良醫之任

除夜寄葉成規 二月十五夜辭場口號

二十六夜得報奉謝內翰諸公

二十七日揭曉呈同年知己

閒賦 西寺

懷諸兄 送趙存正南入太學

送汪伯寅武舉南還 東陳宗獻郎中

用魏監州韻 東諸兄

寄王氏甥子明子揚 寄謝李廷章郎中

送曹縉雲 醉歸東張德孚主事

夜二首 送張正夫廣東提舉

勅建黃臺書院 卷之八 懷章集詩稿目錄

寄王氏四甥 贈林處州

贈秋監州 送潘平陽大尹

送張廷實判官

贈王僉憲同年兵備沂州

送周濟之節推福州兼東歐陽太守

巨川為周濟之賦 送倪本端太守

哭楊孔明 送楊德卿歸青田

中秋有懷羅峯書院 送應尚博

賓竹軒 寄內十六韻

聞 車駕還喜賦 觀菊

觀雞冠花

九日飲許總兵宅

次馬君卿侍御朝見

送彭思義之吳江

十一月二十四日

遣悶三首

駕至

送吳子英還鄉

汪主政從 駕還夜留飲喜賦

飲楊用德同年宅

送秋思道上舍

十二月二十四日

除夜日留別陳宗獻

守歲

遺安堂

詩稿卷之三

上元日寄林大尹

代壽王太守

勅建東寧集詩稿目錄

六

東李公循同年

呈吳同年

送周世行上舍

送溫上舍

送張憲副入蜀

留別鄭一貫

紀時二十首

寄題洪都許女登祠

別許子瑒

四月二十二日

送陳獻可上舍

漫成四絕寄葉希行

寄項氏諸親并柬徐子一

清及宗姪伯續七首

五月五日

送王倉官之福州

送陶知事之泉州

送李上舍

述懷

贈別二首

十一月一日

遣懷

謁 陵發都門

康陵陪祀

送王子尚同年纂修

送江仁伯同年

贈別

題田文祥同年卷子

與楊瀾秀才

送章司訓

赴南都留別諸友

寄葉希行

渡江至金陵

送莊高州

送王侍御奔祖喪

留別曹侍御

雨花臺二首

送楊侍御

哭女

寄內

勅建東寧集詩稿目錄

七

鍾山書院成東高公次同官

觀簡東同官吳子膺 喜雨

又次韻三首

送沈伯充入朝提牢廳作

留別施海安千兵 哀趙訓夫

題提牢廳壁

題小畫二絕

呈胡中丞

紫薇花

寄壽鄭成昭乃翁

東林大理茂貞

與富陽邵照磨

庭桂

壽蔣氏母

金陵秋興八首

至日	至日謁陵
元日小堂即事	十二日齋居
送伯行姪之官南安	上元夜
盧龍觀登閣江臺用韻二首	
呈諸同官用韻	疾鼠歌用韻
送劉副郎	送羅檢校
賀郭司業得子	送廖尚書歸休
輓廖夫人	霽應觀作
藕塘	省中除夜
元日	對雪用郭司業韻
勅建皇極院 金匱金集詩稿目錄	人
再用郭司業韻	游蔣山三首
四月十一日發龍江東桂子實	
九月十五日	寄親友
送呂鄱陽主簿	十一月三十東桂子實
除夕病起	人日
送潘申之	謝人送木屐
題終慕卷	七月十六日謝恩
八月二日	送呈主簿赴南平二絕
詹事府到任值雪	齋居
南郊	送吳南夫

送嚴方伯	賜扇
送李尚書	送安光祿
送趙司空	送秦司徒
日講	送廖冢宰
小齋夏日	
和楊少師翁奉	旨免朝參二首
閣中十月八日	
詩稿卷之四	
恭和 聖製除夕詩韻	
正月六日二首	恭和 聖製詩
勅建皇極院 金匱金集詩稿目錄	九
再恭和 聖製	齋宮謝 恩二首
分獻 大明壇	南郊簡同閣諸公
慶成 賜宴二十韻	恭和 御製翊學詩
遣祀 先師	送嚴希順南還
送倪汝公之官	送同官謝木齋歸休
賜忠靜冠服并蟒龍衣	
閣中聽雨	壽翟老夫人用韻
觀通惠河有作	謁 長陵
閣中對菊二首	
敬一亭成會儒臣落成於翰林院恭賦進覽	

荅和 聖製二首 病中索子實

夢夫人 親藉恭賦

紀 恩呈諸兄

四月二十六日得志兒書

送王氏子九倫還鄉四絕

夢 堂成東子實

恭和 御製蜡樂詩

應 制書無逸殿左襟壁五言律五首

恭和 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二篇

舟發張家灣 天津二首

勅建皇壽院 金鑾集詩稿錄

金山寺二首 弔桂見山二首

東周通判 山中元旦二首

立春日東白知縣 留別鄭于道二首

括蒼舟中留別竹居兄四首

留別葉希行三首 潞河

得葉希行書 待旦門

白鷗二首 過石門洞

嚴陵釣臺 留別李俞憲

李序 金惠王簪花間有紅色戲謝

畫菜 酬朱蕩南

恭和 聖製二首 應 制七言律二首

應 制古樂府二首 謝 賜蟒龍服

恭和 聖製三首 奉紀 聖恩八首

承賜 御書敬一二字恭和 聖製二首

恭和 御製二首 奉 制記樂賦

恭和 御製大報歌二首

識慕恩亭 四月五日 賜歸

七月六日山中觀穫稻

十一日赴 召

陽月二十九日長至自壽

勅建皇壽院 金鑾集詩稿錄

閏臘月五日志喜 十五日喜作

病中偶成

詩稿卷之續

昭謝 聖考樂歌六首 應 制詩詞四章

恭和 方澤禮成得雨 應 制慶 皇嗣期月

恭親 清馥殿和原 御製視穀祇先蠶壇位

賦韻二首

奉 制撰九五齋五言律四首

恭和 御製喜雪二首

恭和 御製步虛詞五言律二首

恭和 御製中伏絕句四首

恭和 御製二首

恭和 御製擬古選二首

榮恩堂觀百子圖

小雨

盆苑

陋齋陳公忠節祠

勅建張文忠公祠

八龍集詩稿目錄

十二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一

丁未

題族兄便面 時年十三歲

有個卧龍人平生尚高潔手持白羽扇濯濯光  
如雪動時生清風靜時懸明月清風明月只在  
動靜間肯使天下蒼生苦炎熱

辛未

虛室

門鑰開千古紙傳惟一心青空看了了白日正

勅建張文忠公祠

八龍集詩稿卷之一

一

沉沉客感藉踈豁色荒疑晏陰升堂者誰子前  
步却憂深

竹山

種竹已成陰山深無六月枕簟飽清風翛然並  
孤節參差似難齊堅剛豈易折無關桃李蹊年  
年自霜雪

失火

燭火中宵起積薪大驚虐焰禍比隣叩頭敢謂  
反風者哭酒無須作兩人燕雀相安還倚棟詩  
書何幸得逃秦試將杯水論功後吾道真知勝



不仁

賀徐太守得瑞麥

兩岐麥獻青郊瑞三稔民懷阜蓋良振古已曾  
歌德政從今未只數漁陽直知長者功何有自  
信狂生意不佯此說欲教終在口桑陰滿地亦  
甘棠

黃寺副畫松

真跡淋漓未墨乾羅山飛翠滿堂寒迴枝更覺  
為心苦直幹須知放筆難

寄王夢弼

勅建皇書院

金鑰匙集詩稿卷二

二

址道新侍御南雍舊友生雲龍應有願車笠可  
無情雨澤看霑潤風威仰肅清未能到韓愈先  
敢問陽城

壬申

奉寄李高邑先生

夫子茲為政風流總飾儒鳴琴還單父塵甑定  
菜蕪李充非志屈蔣琬豈才無民治勞明試賢  
聲近上都

姜少卿畫山水

姜卿楷書今第一此畫由來亦真筆手持索題

王九章我對無言坐虛室君不見杜甫劉侯山

水歌詩畫千秋俱自失

癸酉

送丘教諭

師道宜自立人心苦不知君應司木鐸我已撤  
卑北脉脉淮河意悠悠漸水思相看頭尚黑馬  
敢負

明時

遊西湖

勅建皇書院

金鑰匙集詩稿卷二

三

百年新泛此湖船鬢髯秋風思惘然大地有靈  
埋武穆孤山無處覓逋仙便因歌舞傷遺事更  
向兒童問有年自古吳門稱北固枉教宋轍負  
南還

岳王祠

今日西湖路猶存武穆祠虛堂森劒戟古壁動  
旌旗二帝終難復三朝盡可欺是非千古定遺  
恨在班師

同劉揮使遊金焦山

偶踏中流砥柱標江山那復此金焦長流不盡  
猶三楚斷壁俱磨自六朝地據東西相勝絕天

通南北任逍遙樓船未盡將軍興月滿蘆洲又上潮

酬林思舜

孤蓬飄泊濟寧州與子同登太白樓北雨忽來  
仍作雪南人不耐久重裘足僵東郭難勝履興  
動山陰欲放舟為少梅花吟未徹逋仙詩句卒  
難酬

甲戌

朝奉天殿

三朝日暖開宮殿五色雲深舞鳳凰答謝無  
勅建皇華院

言慚草莽隨朝有例維冠裳珠簾高映

天顏近玉漏稀聞晝刻長明試從容忘晏罷

聖明原只愛忠良

寄李新昌同年

百里絃歌主三年枳棘樓知君能起鳳愧我尚  
群鷄車笠原相信魚鴻故自迷一般雲樹意  
北與江西

修水檻有感先君

詩禮庭空傷閒寂五間水檻亦低垂辛勤敢論  
三年改竅略聊將一木支出沒魚鰈猶是侶

沉舟楫了無時磯頭白石依然在坐對南薰有  
所思

檢先君遺札

憶昔橋門聽講時頻頻書信訓男兒忽開篋笥  
心神恍已滿衣裳涕淚垂筆墨有緣存手澤泉  
臺無路見容儀守庵四壁蕭然在節操承家強  
自持

八月十五夜月

今夜中秋月清光自壁奎直令無殺翳何必論  
孤棲今古還同照滿渠只自迷萬川應一色佳

興動濤溪

漁翁

渭水八旬登呂尚桐江一老重嚴光釣竿不遂  
南山竹東海鷗閒日正長

題鶴陽高潔樓

樓居本高潔客子得逍遙水澤蛟龍卧風簾燕  
雀高群峯能萬狀八景只毫毛始信雲林地何  
勞問市朝

梅淵閣

梅淵主人不可見忽展畫圖如見面來遊况復

到梅淵白日蛟龍水中見梅淵梅淵呼不應傳  
聞空谷如有聲便欲臨淵掃白石滄浪一曲歌  
濯纓

與松溪表兄坐松樹巖

晚翠連雲俯碧灣主人已到白頭間青鞋布襪  
偶乘興却為留情懶出山

蘭谷

幽意宜山谷芳馨契古今自傷宣父操無復更  
援琴

留別鶴陽諸表

象浦潮聲催早艇鶴陽山氣入秋天後生報謁  
蹉跎日先子經過四十年兄弟逢迎忘內外重  
孫羅立見纏綿高樓信宿還驅馬掃壁題詩思  
惘然

留別楓林諸表

文章忝竊只虛名杖屨追隨總實情自笑波濤  
翻海濁獨堪泉水在山清十年想望真成夢一  
月留連強遂行最是入舟翻不樂重來準擬待  
春晴

至日小齋書懷

無朋託松竹土教俱不茂靜觀小盆梅可以知  
節候物序忽驚心駸駸長童幼學愧四十年未  
能聞俎豆既少場園前又無果園後小摘聊自  
供無敢思橘柚東鄰恣殺牛西隣好大袖溫飽  
豈吾志見之顏孔厚

東鄧司訓

四十今年過攤書愧禮云已知還見惡馬敢論  
無聞曲學從欺世相知賴有君幽棲雖懶性長  
自惜離群

送魏明一歸江右

久客辭歸去新吟替遠將登樓曾共月下舍幾  
經霜已識非吾土猶看是故鄉四方男子志馬  
用閑行裝

丙子

李貞女

昔聞竇氏女今見李家妹貞烈聞廊廟鬚眉愧  
丈夫干戈聲擊撞簪珥血模糊兄母甘同暝皇  
天不足呼

天津夜泊東吳兵備汝重

影動星河夜聲悲鼓角秋興來誰訪戴道阻欲

依劉未得王師報能忘杞國憂孤燈對妻子聊復繫扁舟

再酬吳汝重用前韻

願負黃花節人違白露秋憐貧知有鮑下第敢方劉同榻何由再離群是可憂能忘此相送燈火夜迴舟

寄謝天津汪戶曹送蟹

海上員公子君多遣至京看人疑努目入甕敢橫行解殼渾忘味持螯不待烹太官羊酒乳有感只書生

勅建昌縣

卷之一

遷居西長安街

此日新移此屋廬雖非吾土是吾居腐儒未免飯不足長缺安思食有魚出戶得觀天下士深高可讀古人書傍人不識論高大將謂難容駟馬車

丁丑

留別吳仁甫同年

深情連玉署長揖別金臺歲月應難得春風可再來如吾難委命念爾獨憐才匣劍猶堪試無勞問志灰

下第舟發潞河

長路奔波鬢髮疎初心何負惜居諸敢論車馬輕顏巷自信行藏任孔書買島空囊猶有我孟郊傷淚却憐渠歸舟催近山窓竹掃榻還開萬卷餘

下邳道中

終日愁關開茲晨得順流無勞牽百丈倏已過三州幽意宜家近歸心尚路悠淮陰已通垣乘月可行舟

白馬湖

白馬湖如此春波更接空迴船催北客打岸正南風旋過白鷗外忽經青草中重添歸去興緞菜滿甌東

渡江

楊子江頭乘早潮吳王京口渡輕舸北來塵土此應隔南去風光從可招天上玉堂如夢寐海邊茅屋是逍遙文章未敢論時運懶性便宜遠市朝

錢塘別毛侍御

落膽具瞻真御史憐才獨念老書生一家飄泊

來歸路萬里提携骨肉情卧穩東山甘閑寂威  
加南海定澄清須知出處同歸道用舍無勞問  
聖明

天柱寺分韻得野字

南來天柱峯何年置蘭若入門見殘僧興味蕭  
然野敗壁已可傷幽情不可舍擽掃起塵氛教  
之以先灑有約王氏甥具來不予寡日月到山  
中寬餘不須假楓棘已滿蹊胡從問梧櫨愛此  
翠篠新交加出巖下巖方亦几平可以置杯斝  
松醪對菊英溪毛錯江鮓鄭谷葉水心冠裳具

物建昌書院

太僕集詩稿卷之十

十

脩雅竹林亦七人耻彼清談者况復勛力强散  
步不須榮音寡老乳水不可通更番渡羸馬昏  
黑到上方寂寂鐘聲啞青竹已滿題柿葉坐可  
寫憶昔旅京華想像勞宜懌音杜善對此恍心  
神雖真却疑假入山恐不深蓄珍還待買掃地  
再焚香殷勤祝虞夏

西潭

落日澄潭上緣崖測淺深沉藤那到底引帶只  
添尋寂寞魚龍宅喧呼鳥雀林頻年覓幽境未  
遂野人心

猛虎行

乘閒得向天柱遊正逢猛虎來食牛山僧愛客  
為列戟落日更坐潭西頭山中本是虎穴地暮  
夜咆哮何足異鄉村白日尚縱橫犬豚無寧盡  
逃避讀書豈無稷契期棄置何能空自悲始信  
苛政猛於虎觀人風者知不知

與前村伯續姪

偶過阿咸家綠竹當門茂掃榻對清風節操承  
家舊里中肉食相未接聞銅臭聊得見此君可  
以遺而後

物建昌書院

太僕集詩稿卷之十

十一

壽陳都閫汝王

四五十惡無聞日月不與傷離群君年五十  
有武備我踰四十慚斯文誰能出將可入相天  
下于今注意將廟堂相繼賦歸來高情豈是陶  
元亮四海風波疑未平可知元帥還黥兵古稱  
仁者必得壽須思僕射如父兄

戊寅

秦瑞安宅瑞蓮歌次韻

美人久矣懷西方嶽蓮花發百尺強王風離黍  
無君子淤泥雜出皆尋常秦侯官舍池方丈嘉

蓮獻瑞元非同凌風翠蓋却亭亭出水紅粧多  
兩兩主人對此逸興催可誰共覆花前杯廣文  
先生二三子浩歌激烈皆雄才頽然相看面如  
頽更覓烏程兼若下此時真賞可無予自恨良  
緣天不假鴛鴦水靜魚可叉折花小童雙髻丫  
同心竝蒂見契義影分香合忘通家欲就花神  
論骨骼枝頭上品何須坼后皇雨露本無私桃  
杏從今失紅碧東方浪自誇玕琪此花所寶尤  
瓌奇頑祥定為國家發河陽滿縣多奚為嗟予  
勛力猶强健近向山中披草蔓津流脉脉似瀟  
溪觀瀾每抱千秋憾野塘五畝水竹居今年擬  
遍栽芙蓉所愛猶慚獨君子作詩還復勸躊躇  
未向公門論桃李外直中通堪竊比謾持一卷  
太極書光風親見周夫子知君道氣可與謀我  
今正住溪上頭未卜嘉蓮似君瑞花開乘興看  
來不

得姬溪書院地

卜地入溪山幽棲豈市闌為園可五畝作舍且  
三間獨立撫松竹離群尋孔顏所思在吾黨捐  
讓未能還

勅建真書院

李張文惠集詩稿卷一

十一

書院成

卧龍潭下書院成白鹿洞主慚齊名松菊已變  
荒蕪徑溪壑更添吾伊聲蒼生有望山中相白  
首頓觀天下平青衿登進樂相與日聽滄浪歌  
水清

從兄屢覓桃栽

奉乞桃栽百數根姬溪豈擬作桃源請看花屬  
春官日棟莖相輝總一門

種花

碧桃紅杏不須猜雨露無私次第栽玉蕊芙蓉

勅建真書院

李張文惠集詩稿卷一

十一

帶甘菊也應無日不花開

謝人惠朱櫻栽

櫻桃分栽到書屋絕勝相送滿筠籠不須求用  
十年後可共嘗新四月中梅自贈春憐陸凱李  
因鑽核笑王戎陶園芳樹還無數姬畧荒林尚  
未叢

梅子

的的花初發肥肥實入佳提筐感物序問鼎惜  
年華黃見幾晴雨青宜底齒牙兒童亦解好滿  
袖笑歸家

呈彭大尹用來韻

搜巖抉石苦陵夷不啻昆岡火烈時君為溪山  
留勝槩春歸草木長新枝幽崖深谷蒙誰澤白  
日青天是我師枉木觀風到茅屋絃歌準擬變  
澆漓

溪漲

山中日行午殷殷起雷聲忽送千峯雨兩溪渾  
欲平兒童報流急門外無地行直知淵源遠豈  
比溝澮盈未須愁水濁山靜旋復清

寄葉希行

識見由來憶女真遠終不似近相親溪山原是  
留情地休笑先生獨濫巾

早起開窓滿白雲肥梅細雨却紛紛便從今雨  
期君到四壁書聲已樂群

與林山人

我為書社入山來君拘書社出山去雲壑由來  
不可欺每日相尋只空處子美南隣烏角巾與  
君姻婭今比鄰情親何似章宗賜相過竹底來  
頻頻

觀捕魚歌

山中我愛水竹居山人夏澗多捕魚清溪日日  
轉鳥合大小畢出空其廬施畝澱澱往而復婦  
執霜刀乳相逐大魚小魚急遁迹埋泥沙泥委  
溝澮中有鯉魚僅尺長喧爭不已仍相攘豈思  
既飽亦蕭瑟比隣之好無須傷况此溪清魚可  
數小魚能大休盡取不見山中萬丈潭尚有蛟  
龍待雲雨

又觀捕魚

昨日為筇始設隄今日決隄仍毒溪沿流恣意  
下茶蓼鱸豪指點皆屠割昨日猶聞枯魚泣今

日欲泣不可及便欲作書與蛟龍山澤從今慎  
出入

山居二首

自汲龍潭水長烹鴈蕩茶客來無一物籬豆始  
開花

自分布衣久為園種木綿山妻聽蟋蟀杼軸夜  
無眠

立秋前一日

一雨送毒熱雙溪生早涼竹清頻對席蘭近不  
焚香靜見青山好閒知白日長幽棲堪養性無



用問行藏

次劉提學苦熱喜雨韻

執熱無眠坐質明，火雲長苦滿山城。  
納涼已得月離畢，徂暑還占斗指庚。  
爽氣入堂詩思好，公餘便體葛衣輕。  
門牆有化觀時雨，回首菁莪又長成。

又次大風韻

草莽山中久閉門，江風江雨暗乾坤。  
九山岌岌浮欲動，萬里茫茫朝亦昏。  
自笑茅茨吹易盡，聊因松菊問猶存。  
回天有力采星使，憂世無勞叫帝閭。

帝閭

謝劉提學枉駕兼識別

陋巷何當枉旆旌，草衣顛倒出逢迎。  
經談禮樂從先進，道出羲皇淑後生。  
秉燭相親疑夢寐，維舟惜別發平明。  
眼驚濁海翻波浪，有志澄清獨老成。

聞當道諸公遊鴈山奉寄

海內衣冠集鴈山，草茅無路得追攀。  
山中定掃豺狼道，天下誰當虎豹關。  
玉輦胡從瞻樂地，金尊未許破愁顏。  
江湖廊廟心相似，莫道樵漁

畫日間

古鏡行

古鏡照今人人好，鏡亦好，鬢髮忽蒼浪。  
人在鏡中老，熒熒開阿房。今作人間寶，照面不照心。  
何以存古道。

寄留杭州克全

數問杭州太守賢，相違千里又經年。  
已知撫字勞民瘼，可免流亡愧俸錢。  
北闕定瞻長夜斗，西湖曾泛幾迴船。  
聞君話我山中在，閉戶愁時未穩眠。

未穩眠

奉問徐楓林諸表因悼東麓兄

十七

五年有失楓林約，雙屐多違鴈蕩春。  
長憶茶瓜齊好客，能忘燈燭數相親。  
後生自爾青衿好，老輩便宜白髮新。  
信使一來增感慨，未應東麓少斯人。

白雞行

野人來山棲，遺我雙白鷄。  
放之雜群鷺，沙上渾欲迷。  
白鷺翻飛去，白鷄還自啼。  
飛鳴非故異，所與良不齊。  
君不見山中棲鳳，不記年鳴將鷺人飛翀天。

灌菊

昔聞陶令宅今只野人家按譜選完種培根早  
望花夏畦甘自病春甕得誰賒便作獨醒者殮  
英可啜茶

園中行

為園未成果舊在一株柚清秋實始垂暮夜人  
窺候撲棗任西鄰吾於女何詬霜黃白日來不  
妨女盈袖採摘今已空請勿剪伐又須思來歲  
花滿眼為誰復

山中紀時二十韻

勅建書院 金張集詩稿卷一 十八  
皇帝十二載維時八月秋卷阿新發興無逸豈盤遊  
時遊陪三代風聲訝九州已聞千騎發不說百  
官留翠幕雲中屋朱旗塞上樓陟高勞八駿摘  
衆費千牛何土非王有敷天賴爾休樂能同百  
姓憂不在諸侯不見醉春色還聞報曉籌馳峯  
時送膳象魏日懸鉤清道思迎 輦焚香望抱  
桐京師實根本朔漠只荒陬日月光華在乾坤  
稷氣收紀綱仍舊貫 宗祖藉貽謀耕實觀繁  
衍桑苞固遠猷未聞平宰社誰可勒安劉補袞  
慚青史曳裾還白頭杜陵心獨苦賈誼淚長流

駕列瞻 宮殿雞晨拜 冕旒樹邊身落落雲  
外意悠悠

東李營繕五十二韻

勅建書院 金張集詩稿卷一 十九  
詩卷胡從來開見李工部俊逸更清新乃知心  
獨苦李杜本齊名學詩須學杜只此淺淡中意  
趣自高古相如類俳優元凱何足數本以發性  
情焉用勞斤斧我 朝詩無傳徒作亦奚祖年  
來莫敢談荊棘塞腸肚結廬在山中置書數千  
部誦詩到三百令人自鼓舞間間十畝問往來  
可布武長自為老農亦自為老圃竊比龐德公  
無事入城府人心不我知面亦不我侮儒冠免  
餓死安敢論貧窶異哉有祿人乃不飾簋簠有  
懷月川子守官坐廊廡何日賦歸來家中有老  
母君兒我為翁君婦我為父青藍本相輝朱陳  
定相輔有地吾廬傍寬閒可五畝晚年請結隣  
無使傷杖杜寄書不我報豈是意相迯可笑兀  
今人大率輕吾土勿謂城中樂勿羨城中廬蜂  
房開戶牖龍斷皆商賈雜劇遍叫罵興臺恣旁  
午穀組麗女工高髻長尺五襦袴寧自無大袖  
隨風舞機巧壞本真浮靡作心蠱豈思短景催

營營亦何苦閒日當兩日歸閒定閒所居第傳  
子孫清白立門戶孤死正丘首葉落歸本土茲  
地恰面山復枕清溪許後可為果園前可為場  
圃阿盤茁牛羊林深遠豺虎長聞鹿呦呦更羨  
魚甫甫野處而不暱民風獨麗古大理阜陶瘠  
太宰師曠賢歸來質薄田相與老其下匪今慶  
令居其究得安堵春及向東郊催耕自椎鼓李  
酒釀且多張梨不他取有時君招賓有時我為  
主泥飲當道傍如常狎田父野服戴黃冠清風  
搖白羽此時細論詩豈惟見李杜同聲歌帝力

風雨嘆

十畝始開墾百種亦勤勞生成半不待風雨隨  
飄搖吾猶田吾土難為貧民苦叫囂尚征租蠲  
豪打門戶况復決陂塘斥鹵將盡荒我為告守  
牧守牧歸太倉

白沙行

白沙潮落淨如拭青鞋步散渾無跡海山缺處  
見昌門盤古到今歲恠石城中好事假樂山萬

解風檣載絕壁請從今後勿告人黃怕來封念  
民力

中秋對月歌送秦瑞安入朝

送君得共中秋月敲核翻因我羅列月到今宵  
覺倍明却向筵中照離別此月自缺還自圓離  
合無常莫悲切明朝旌旆向北征萬里清秋接  
金闕三年考績率王章無那攀轅與卧轍為官  
但得百姓心淑慝由人自旌別焉得王心比  
月明容光必照無圓缺我有江湖滿腹憂執手  
殷勤托君說

中秋與蔡尚美黃伯孝宴張德修宅

今夜賞中秋主人張德修蔡子居巷址好友復  
何求黃生且得見所喜皆吾儔月出自奎壁徘徊  
猶斗牛清光照毛髮豈比秉燭遊叫婦開舊  
甕無我惜新篘毛盤足江鮮奚在羅珍羞今夜  
須盡醉明朝各悠悠

伐木行

鑪椎徹夜不歇聲侵晨斧斤齊丁丁椅桐榛棘  
總殺伐人日兩肩向市行力窮賣與山腰宅執  
爨癡童不復識偶從餘燼見良材空向竈門長

嘆息

九日期遊鴈山阻病登龍潭山賦

卜宅龍潭好思登鴈蕩高山靈故留戀我病亦  
勛勞信美還吾土追倍得俊髦躋攀率西許舒  
瀟向東臯皂帽凌風勢策更改鬢毛黃花違節  
令青藥泛醇醪戀闕長心在登臺復氣豪高  
明愁暮色眺望見秋毫誰可止門鑰吾慚南郭  
逖寄身從落落歸院且陶陶

川上吟

兩山夾深谷溪流到處聞登高息川上尊酒此  
勛建其長篇  
二疊集詩稿卷之一  
廿一

樂群共想夫子嘆復自撫桐君零壇得坐卧童  
冠具欣忻翻思水流急來注濕青雲奔波到濁  
海涇渭誰得分

石門在鷹嘴巖下

石門自天作中界兩巖阿溪繞平沙斷山深恠  
石多樵蘇長出入車馬少經過早暮渾無禁棲  
進崇爾何

石室在洗足潭下

石室自天作中宮石几歲鬼神長守護茅草始  
鋤荒出岫雲俱白依巖前正苦入深忘坐久隱

直得升堂

洗足潭

水清可濯纓山人還濯足應憐海濱人濁水長  
滿腹

雙絲潭

沉絲已成雙相傳未到底吾欲真試之恐有蛟  
龍起

板障潭

絕壁抱深清波流長瀾瀾足以納千澗一決乾  
坤洗

勛建其長篇

二疊集詩稿卷之一

廿二

一笑巖在板障潭上

深山乳石堆爾獨有面首遭時喜不形逢予笑  
開口仰得近天高俯得任地厚不老在山中此  
樂爾知否

三疊巖在阮橋底

合省止山巔已牢不可破堅剛渾一體勿疑還  
箇箇剛鎚莫相欺厲禁幾經過請看半山人正  
在隆中卧

旗障巖在三疊潭下

小廟日焚香山靈茲供養絕辟凌飄風觀望似

旗陞我欲請山靈勒移于其上遊子慨我欺誰

是山中相

兄弟巖在阮

溪口三巨巖開闢為兄弟惡工伐其尤為誰謀

大啓我兄弟多故感此輒流涕頤爾兩相依長

鎮溪山底

九日登龍潭山謝友邵甥謁書院不過而去

戲柬

未雪先勞泛剡波山人早出只山阿登臨正想

謝公寂寞安樂爭如邵子窩不得兩人成對酌却

教九日已空過相求疑未真乘興籬菊明朝開

又多

病

我病百憂集排遣不可強眼忽見蝶飛耳頃聞

鐘響世復到盲聾謀哲勞夢想所耻在山中清

心獨安養

憫園

一夏長風雨三秋復旱乾始憂蘭芷變今見艾

蕭殘莫信藩籬撤須教卧榻安殷勤戒老圃天

運正艱難

示園奴種麥

為茲山中園繞我溪上宅凶荒值初載天為難

女責漸聞米價高課女早種麥祇為先濟饑不

是相促迫病畦女髮蒼憂國我頭白頽從古

年豐穰穰遍阡陌

示從姪鉏

貧為士之常女亦焉用嗟讀書志富貴學術俱

已差我慨發科早世道趨紛拏至富貴在我萬

鍾亦何加今年來溪上學種東陵瓜得女肯相

隨性不喜浮華憂道不憂貧所望昌吾家

初建書院

論張惠集詩稿卷之一

十五

園杏

園杏我新移當春花滿樹養氣颼風搖秋陽不

情怨展轉枝葉枯槎牙獨形寓堅子爪其膚已

將尋斧鋸茲園傷失色隣翁獨予慰指點一葉

存生意未全去索陶繆其幹淤泥塗其屢近本

設園防抱甕作甘澍遂令萌孽生乃知根本具

旋舒滿眼花觀者駭相聚勿謂氣候乖枯榮隨

所遇不比羯鼓催難同倚雲觀從此識栽培欣

欣遍相語

課墾地得雨種菜

地多少人耕俯察非瘠土犁鋤始相及抽除遍  
茨楚寒潭忽龍吟山雨施斯溥入土已甚勻  
治省辛苦嘉蔬種具出名數悉計簿督責我心  
勞已操為老圃小摘度日寬於焉得我所

遊五美園

我有山東一畝宅還憶山西五美園落日放舟  
循橘浦輕霞入路是桃源不嫌老大無詩律但  
得親朋有酒尊信是欲行天下獨祇應日日卧  
雲根

龍王廟

大羅山上謁龍王人履巉巖畏太倉雲氣不愁  
東海早巒屏可障址風狂精靈自合延千祀德  
施還應溥萬方最是商家霖雨急傳巖今日果  
誰當

東項鴻臚三首

君住山西我在東漁樵有路未相通青鞋布襪  
雖乘興小子先應拜老翁

鷄鳴曾自肅朝儀麟鳳昭昭見盛時杖屨山中  
三十載愛君猶有壁間詩

溪山與我觀未足燈下檢動觀畫圖物態毫芒

能指點可知老眼不模糊

宴項尚表宅

到山藉踈豁循溪還訪舊逢迎得項斯執手鮮  
予觀開門鋤草茅張燈陳俎豆期功廢絲竹清  
話情孔厚有子總好文紙筆復相候夜深聊短  
歌欲眠吾醉後

與項尚端

憶共開元寺讀書長閑門年華真可惜朋舊幾  
能存休嘆我無位喜看君有孫歸山吾老日日  
日過前村

偃巖洞

落日在招提山深藏古洞水落正石出穿巖入  
其空絕壁合欲傾觀天如坐甕飛流瀉中潭山  
根似浮動蓬島不在茲相顧疑是夢無那風月  
清如常可吟弄定須日日来山僧免相送

至日

冬至後今日溪梅亦自花微陽回律管暖谷得  
吾家道長思君子愁窮感歲華小堂深自閑樂  
靜是生涯

冬日懷葉布行

烏皮長隱几白氈已宜巾野莽難禁凍溪梅欲  
放春逢迎無俗客談笑有誰人苦憶雪坡子離  
群東海濱

贈項朴齋

羅西丈夫項氏子質朴真可為人師吾慚未能  
坐門塾前後三延教小兒吾兒年方學灑掃子  
已教之能誦詩蒙以養正正如老老師宿儒俱  
不知

張希孟宅觀雜劇戲贈短歌

將軍堂上迎新春畫屏四圍遮美人屏上美人

勅建真武殿

太師張文忠公集詩稿卷之二

十八

欲解語堂上美人疑未真真假分明休盡惑可  
笑傾城與傾國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二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二

己卯

山堂對雪

元日入溪觀雪峯小堂開霽占年豐登臨不自  
倦信宿有酒且得呼隣翁落日扁舟催我去此  
山我已成年住不知明年此雪還有無又不知  
明年此身在何處

烹雪

深山雪獨甚小齋吾大烹得餘茅草乳淨掃松

勅建真武殿

太師張文忠公集詩稿卷之二

一

石輕驚颺甘杜甫石鼎憶彌明舉火無能者依  
吾訴不平

懷章宗賜

東鄰有山人於予久親好藩籬各剖破燈火亦  
相照祇為書社拘索居隔山舉風雨柰淒淒經  
旬不家到數問只空牀偏側暗傷悼

上元書事

堂成又踰年山妻未曾到元宵競燈火稚子亦  
不好進艇入溪山妯娌同嗟笑敦然守故廬不  
自得引道晨出及暮歸嬋娟喜高照已有鹿門



期燈前設相告

觀栽松

青山如舊主人新百萬松栽及早春一月登臨  
頻試屐十年求用豈為薪久因俗狀懷靈運錯  
使傷人笑買臣日暮振衣千仞上 神州北望  
暗傷神

王維之松崖草堂

城中罕真山人心俱樂假紛紛航石海山下君  
有草堂依在積穀山盤桓清泉白石間心與青  
松日日相對閒可笑時人亭上遨遊比康樂魚  
肉寧寵軒墀鶴豈知斯民饑餓填溝壑積穀之  
山空有名為君題詩重感情

種竹

種竹溪山底迎春書院前隨當見新筍已不待  
來年從此瞻淇澳何須覓渭川清陰應不改有  
約早歸田

置書院山栽松答舊主王九鼎

人情似浮雲溪山移不動君非不愛山風月重  
相送躡足壇頭坡隸人如雲從散步過石龍遙  
歸楊大洞大麓藏扁豹高岡聽鷺鳳橫壇鹿麋

巖豺狼遁其空更有大馬鞍起伏如盤控日栽  
十萬松十日同伯仲豈為赴燁薪定須問梁棟  
茲山既常美斤斧伐之衆雨露本無私明年更  
多種

青郊行東秋監州

青郊草長麥不熟雜莽胡為乳嘉穀比隣三日  
不舉火兒女門東相對哭我欲請君早發棠周  
官有政為救荒可笑前人不識此紅腐空滿常  
平倉

次李工部韻

世路滿榛棘出門意遲遲山中薜麥熟喜復見  
新炊不畫麒麟閣空到鳳凰池何如在山中杖  
藜隨所之

謝人送荷栽

五月一日分荷栽祗恐今年花未開明年花開  
主人遠也應念我看花來

蘭菊軒

園林深市巷蘭菊繞階墀九畹昔曾有三逕今  
在茲傳名憐故舊念我覓新詩稍待聞香日應  
為訪戴時

寄王鴻臚正之

憶昨宿南湖草堂真出郭主人情話親晨鍾渾  
不覺紕袖滿城中風俗寢薄惡縞衣舞蹁躚自  
有堦前鶴臨予古法帖瘦硬難遽學持歸到山  
中尊之以高閣沈研臨深溪恍比江漢濯筆諫  
久不聞士氣散光微長吟起悲風敢擬君獨樂  
四靈環山樓

四靈久不至吾道長太息彷彿登樓見茲石焉  
得神人驅之能飛走遂令文明之瑞盈九州君  
乎君乎奚取環斯樓

萬松山房

君不見陶元亮撫孤松盤桓早作歸來翁又不  
見杜少陵栽四松草堂千古能流風君有萬松  
豈誇誕一歲予能栽百萬多寡由來未足論唯  
適之安人所難

壽項鴻臚

五朝全盛日八十未衰翁真率歸時論兒孫亦  
古風猶堪興呂尚自分老龐公壽介天中節  
尊春酒濃

齊山書屋歌

君家對南山悠然得見之君尤愛山霽乃自表  
書舍覓予題詩二十年予也不能得其趣去年  
溪上書院成黃昏過雨稀見星月照飛流在玉  
宇光浮絕壁當銀屏今年元日往觀雪愛日杲  
杲扶桑出活白流光照心骨群山萬壑真奇絕  
于嗟乎君霽山不知為雨兮為雪為日兮為月  
霽山得趣須傍山風塵擺脫君甚閒何如移家  
入山去與君姻婭過逢日日山之閒

六月十五夜

此夏此夜為極熱蚊子毒人猶不歇心焦目眩

勸建昌書院

勸建昌書院

五

渴欲消起步空庭就涼月小麗無聲月已斜小  
松落影疑長蛇阿奴懶汲山泉遠枯井味變難  
煮茶翻思山堂去年夜猶有溪翁來獻瓜始知  
永日不可暮山中那得長為家

東楊時明節推

南監樂群日東甌相見時忽驚二十載已覺鬢  
毛絲知子為官好疑吾出仕遲憂時與惜別感  
激杜陵詩

遣興四首

聖明近下南巡 詔忠愛交陳 北闕章一統無須

勞 萬乘顛從今日見垂裳

高同忽已聽鳴鳳雲雨何由起  
龍稷契自知難竊比逢干誰幸得相從

十人取一豈才難科舉糊名亦  
臨端躁進徒為謝年少休將裁抑忿言官

野人觀稼喜年豐天下軍儲恐已空  
直要輦輸過塞北無勞米價問江東

與絨姪

過子讀書舍荷花始出泥欲予臨別語更請問  
漁溪

勅書義書院

蘇軾集詩稿卷二

六

題項氏梅坡

東閣西湖來又往臘前年後落還開  
相期看去終虛過始信驚時最是梅

孤根自古生南國老面何年畏北風  
滋味久當升尚鶴 天王無夢到山中

種桑

南陽卧龍者成都桑八百我栽一百  
林僅繞溪上宅丁栽十五桑古訓思建德村莊兒女多曲  
植未曾識從此看阿那大小具蠶食非因羨綺羅  
聊可以衣帛

出門

颯颯江風催北征出門復喜見承平  
滿船行色裝書籍長路歌聲散甲兵  
久擬得時行所學是誰忘主負平生  
草茅得備臨軒問定誦苞桑答聖明

東林處州太守二首

海內詩名重老逋文翁又喜近分符  
賢聲藉藉雷龍德文彩翩翩見鳳雛  
定有殊勲歸社稷未應高興動江湖  
不才自分明時棄深愧鬚眉為大夫

勅書義書院

蘇軾集詩稿卷二

七

重陽度嶺亦登高僕馬資予足代勞  
看盡深山無早菊送來太守有醇醪  
冰霜前路侵肌骨日月餘年改鬢毛  
悵望雙溪入舟去都門回首候旌旄

桐江夜泊寄示兒遜志

十歲明年可有知詩書勤讀是男兒  
長途舊日同而母獨夜如今有所思  
羈旅可能忘夢寐得官應自定歸期  
孤舟正傍嚴灘宿高節清風是我師

東杜戶曹子實

昔自路河逢版部今於許墅得良朋扁舟飄泊  
慚張翰良夜酣歌有杜陵臘水那堪催去艤朔  
風祗恐觸層冰權闢又向鷄鳴度何日山陰興  
再乘

東林戶曹維德

江漢兵戈息淮河道路通君能供國用心獨念  
民窮劉晏才難望林逋興與同瓜期歸版部梅  
信寄春風

渡江寄仲兄

暗潮平岸乳帆開楊子江頭見幾迴長路風塵  
難久傍故山松竹早須栽君明臣直慚冠服弟  
唱兄甬有酒杯為謝羅峯讀書處未教頭白定  
歸來

悲淮河二首

落日清河口淮河泛濁流身輕得登岸腸斷見  
危舟童子逃魚腹梢人出浪頭同鄉二三子相  
慶立中洲  
行路難如此長懷杜甫憂遡風俱逆浪何處是  
安流沉舍鼉鼉窟汙居鴛鴦洲孤舟方晚飯群  
盜已深愁

過安平鎮

孤舟當北逐聖駕值南巡供億來天下將迎  
率土濱見君雖所欲止輦復誰人早望歸青  
闥來朝滿 紱宸

贈黃公綬主事

吾憶行年二十四鹿鳴歌應南宮試不道文章  
不似人却訝科場有難易今君少吾二十年有  
腹便便五經笥丹墀已對聖明君粉署能  
為清白吏吾愛同年王法曹與君寅協高君義  
黃生時月不可違欲吾見君君忽至君有里人

勅建皇華院

下龔憲集詩卷之九

九

張將軍將軍好文吾旅次不愁供給無主人且  
喜同筵得親侍吾實讓君能出頭君獨憐吾久  
垂翅始知傾蓋如舊交自信白頭無異志夜半  
酣歌杜少陵妙悟君先古人意歌罷與君各淚  
垂不覺真情感時事

再酬黃公綬次韻

出山長自愧山靈飄泊渾如水上萍曉鏡漸催  
頭髮白夜檠猶照簡編青數瞻仙仗虛丹陛  
遙憶羅峯寶翠屏有酒與君成一醉誤疑風景  
在新亭

客居信美豈吾家門外頻勞長者車未有文章  
華上國敢云人物後東嘉傷心歲晚堅冰至過  
眼天涯落日斜悵望故園歸夢寐山堂松竹已  
交加

送項良醫之任

飄蓬同薊北奉檄又河南有酒聊三爵無錢取  
一酣越人村尚在梁客術何慚世態真知破羅  
山水亦甘

除夜寄葉成規

憶昔携妻子京華有屋廬嗟跼吾再到荏苒歲

初建齋院

六齋文集詩稿卷二

十一

仍除子亦難相見誰將念索居離家已三月止  
得一封書

庚辰

二月十五夜辭場口號

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片片落天章風雲交會  
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心論用舍直  
於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有力誰能繫  
紀綱

二十六夜得報奉謝內翰諸公

春官定榜夜分時走卒敲門報我知童子不眠

何處去孤生初信却還疑雙親不待仍多故四  
海馳名已是遲朋舊偏多相慶洽凡才但恐負  
深期

二十七日揭曉呈同年知己

南宮曉日開春榜北闕祥雲覆禮羅

聖主求賢吾獨愧有司得士意如何愁時敢謂滔滔  
是翊運真看濟濟多此日老成還太半却教人  
訝早登科

閒賦

目斷家何在心孤地且偏豈惟吾是客獨覺日

初建齋院

六齋文集詩稿卷二

十二

如年對鏡傷華髮攤書忘舊筌大羅山下宅荒

盡種瓜田

西寺

西寺隱城郭閒來步履隨鳥啼花落地春去日  
斜時草色還侵座魚苗却滿池風光聊自遣只  
是出遊遲

端午懷諸兄

鄉里傳新第衣冠尚故吾書生依北闕

天子在南都瞻望諸兄隔應憐久客孤天中今日節

沽酒對菖蒲

送趙存正南入太學

禮羅招致並南宮更向金陵問辟雍知子清風  
承趙抃有誰直氣是陳東樂群二十年前事問  
道三千弟子中為謝雞鳴山下路青襟奔走欲  
成翁

送汪伯寅武舉南還

聰明自可奪文魁膂力還能選將才白玉由來  
垂涕泣黃金何處築高臺晚收敢恨功名薄獨  
對長瞻輦轂回若遇鄉邦問消息看花未得  
好懷開

東陳宗獻郎中

鄉里才名見此人十年出入獨情親吾方問子  
為章服子却尋吾換幅巾日月無情深可惜行  
藏有見定須真何時得效君王力十畝閒閒  
頌卜鄰

用魏監州韻

磨下蹇何可懶牛羊已下來女獨無早晚生與  
伯樂不同時驥足尚淹千里遠

東諸兄

一月都門兩寄書祇緣飄泊念平居未應北去

多鴻鴈獨是南來無鯉魚兄弟笑談長夢寐妻  
孀行色定躊躇同升四海相從在猶得平明跨  
蹇驢

寄王氏二甥子明子揚

三月都門送女行悠悠爭似渭陽情須思而母  
為兄弟莫負人言此舅甥釋褐書生長北望戎  
衣天子尚南征隆中好定匡時策白首相期  
答聖明

寄謝李廷章郎中

對君高義嘆相違兩帽初加又雨衣車馬久難  
朋友共綈袍旋覺故人稀穿花不畏春沾濕披  
雪何妨夜醉歸蓑笠從來成懶性烟波終便坐  
苔磯

送曹縉雲

親民為父母久任長兒孫古意成荒典今人不  
憚煩鳴琴歸單父把酒送都門未恨功名薄先  
驚歲月奔

醉歸東張德孚主事

醉歸無此夜傾倒有何年雨急燈仍滅泥深馬  
不前扣門難自遽入戶轉凄然為謝吾宗彥無

家亦可憐

夜二首

雨過涼生夜愁添獨立時舉頭還北斗極目失  
南箕貧婦長相憶癡兒總不知無端秋思迫搖  
落可勝悲

老鵲群爭止新螢乳學飛翻思夜不靜安得日  
長暉秋轉青絲幕風欺白苧衣已知歸便得猶  
自未能歸

送張正夫廣東提舉

南都初見愁無子北闕重逢并有官為別十

初建昌集詩卷二

李懷遠集詩卷二

十四

年君事足相過百遍我心歡珠池夜月應川媚  
梅嶺秋風豈路難白髮青銅驚歲晚看花浪說  
在長安

寄王氏四甥

四子不相見兩年長在心舅甥如此少毛髮老  
來侵鄭畧頻移席姚溪遠抱琴平生山水志何  
日更相尋

贈林處州

五馬清秋出禁城覲君未得敢忘情昔聞  
定國無冤獄今見吳公有治平詳試須知勞

聖主撫綏準擬遍蒼生鑾輿莫訝歸來晚江漢湯

湯正洗兵

贈秋監州

翰苑才名早見收海濱難久借監州蹉跎顧我  
慚青簡傾倒原君許白頭入覲一朝辭北  
闕歡歌千里候東甌草廬本在深山裏羈旅題  
書滿腹憂

送潘平陽大尹

初建昌集詩卷二

李懷遠集詩卷二

十五

河陽節操本承家又見春風滿縣花獨長群僚  
朝北斗豈惟令聞在東嘉清霄定見終鸞鳳歸  
棹欣聞且輒鵝尚懷一卮貧莫錢可憐聚散實  
擲沙

送張廷實判官

萬里見君真所願三年迷職是王章春風別  
駕留京國秋水歸颿向沔陽想見甘棠思召伯  
未應衰鬢老馮唐尊鱸不盡江南美有日逍遙  
在故鄉

贈王僉憲同年兵備沂州

漢廷久已稱循吏重鎮終須得此人千里風聲  
傳草野一朝天語下楓宸寶山有麓能供



國盜海無涯可利民落日都門未成醉斷腸分  
手好辭親

送周濟之節推福州兼東歐陽太守

早譽雄三楚分僚翹八閩酒榼偏惜別筆硯久  
相親更遇歐陽子原能委政人清風洗囹圄生  
意一番新

巨川為周濟之賦

源經三峽遠流合九江長勢實吞雲夢聲猶撼  
岳陽早應舟楫具祗恐海波揚我住東甌上開  
門更望洋

送倪本端太守

子已南雄去吾方北斗依使君宜皂蓋  
天子尚戎衣得句能陶性耽棋可息機從茲山海隔  
但恐信音稀

哭楊孔明

楊子久相得故人如此難風流常好客勇安早  
辭官相送石門洞留連金水灘九原呼不起長  
使我悽酸

送楊德卿歸青田

念女先君子相逢心獨歡始看持俎豆忽遂稱

衣冠丘壑居無日銓衡即有官後生須努力前  
步見才難

我欲迎妻子春來上 帝都青田問舟楫白鹿  
可傳呼雙鑠杜良瑞魁梧陳洛夫相思不相見  
兩載一書無

中秋有懷羅峯書院

去歲山堂夜比鄰集醉翁鼓吹喧樹下瓜果出  
園中登覺風塵隔能忘月色同于今誰與主難  
得信音通

送應尚博

羈棲難送客况復故鄉人未得迎家至須教寄  
語頻登科吾白髮注選子青春為計入門日垂  
垂橘袖新

賓竹軒

掃逕清風滿開門爽氣新寬裁輕白苧長戴小  
烏巾簪粉黏盃舁梢珠滴草茵無煩我迎送日  
日得相親

寄內十六韻

廿載糟糠婦雨京貧賤遊風波幾經險盜賊與  
同愁女獨知黃甲吾當共白頭庾廖胡嘆息機

杼不為羞女長勞先遣姿凡學好速男兒猶覓  
果志氣未吞牛樂土聞豐稔荒田想薄收思家  
腸欲斷憂國淚長流旅館風光轉關山道路悠  
回鑾瞻輦轂射策候宸旒充腹艱粗粒完  
身倚收裘原非溫飽志豈是利名求擬見唐虞  
盛慚無稷契謀捫胸激忠憤嘆世忌翺彪重寄  
秋風信須來春水舟三年萬里別一見兩無憂  
聞車駕還喜賦

報道鑾輿發建康萬方喜動戴吾皇甲兵  
淨洗除豺虎宮殿齊開舞鳳凰郊廟具瞻

勅建昌書院

李鑾與集詩稿卷二

十八

周禮樂軒墀得見舜衣裳不才玷在供清  
問孤憤難禁似楚狂

觀菊

杏花飛過菊花黃猶負瓊林進酒觴道路于今  
多草蔓山林何處是柴桑寒枝自許風霜傲細  
藥惟堪晚節香深謝野人相送滿渾如溪上坐  
茅堂

觀鷄冠花

宋窓草木已蕭條絳帳秋深色轉嬌想像忽疑  
還起舞欲鳴安得早盈朝函關莫度家何在茅

店稀聞路正遙得向關干供大嚼茅容有客好  
頻邀

九日飲許總兵宅

去年馬度關山嶺今日尊當帥府家北土重陽  
真見菊南方十月始開花無錢自可禁陶亮落  
帽何須比孟嘉歌舞滿筵人共賞獨憐風俗是  
天涯

次馬君卿侍御朝見

庭燎雞晨舊有輝趨朝無事諫書稀麒麟爐  
噴浮丹衣獬豸冠高稱繡衣聖主數能垂

勅建昌書院

李鑾與集詩稿卷二

十九

訪問孤生長自恨卑微九重深鎖惟今日悵  
望鑾輿未即歸

送彭思義之吳江

彭子吾邦彥藏珍擬待時官閒惟此地道立可  
為師敦復蘓湖教長吟首藉詩故人吳女器一  
見定相知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今日閨中女于歸事舅姑結褵親有母往送可  
無吾包裹知荊布家聲出腐儒盈門從百兩多  
謂不能如

遺悶三首

心緒胡撩亂  
吞聲泣昊天  
昏昏疑是夢  
忽忽又殘年  
棄置無供給  
交游與俸錢  
寒燈照孤影  
永夜不成眠

宰執方何事  
書生獨隱憂  
冠裳瞻御座  
車駕在通州  
賈誼頻揮淚  
馮唐易白頭  
行藏還自昧  
有見復何求

冰雪難行路  
連旬不出門  
聖恩終有在  
心事與誰論  
堆案詩書廢  
經簷歲月奔  
迎長占氣候  
春意發乾坤

駕至二首

今日見天子  
平明金殿開  
旌旗生氣焰  
宇宙絕塵埃  
禮樂先郊廟  
恩榮到草萊  
昇平何以答  
深自愧凡才

萬乘垂新袞  
千官列舊班  
無為瞻聖德  
有喜識天顏  
忠義崇山嶽  
奸雄刈草菅  
典刑真有在  
創守總為難

送吳子英還鄉

千兵勲舊新  
承寵萬乘威  
靈正凱還眼  
見凶殘俱泯滅  
心懷忠義欲  
相先須教金甲歸

天府共祝桑苞慶  
御筵白鹿城高塵不動  
知君好去事農田

汪主政從駕還夜留飲喜賦

南北更相望  
今宵總帝京  
三年問無恙  
一見不勝情  
秉燭猶疑夢  
傳杯已釋兵  
小隣曾有願  
從此數逢迎

飲楊用德同年宅

驚見楊雄賦  
耽論杜甫詩  
盤飧沉醉夜  
車駕凱還時  
遇主還同對  
回天尚有期  
祗慚麋鹿性  
終忝鳳凰池

送狄思道上舍

又見立春日  
送君歸永嘉  
有官難報國  
無日不思家  
馬上開冰雪  
途中改歲華  
遲回猶我慰  
再發杏園花

十二月二十四日

已送庚辰臘  
渾望甲第遲  
王躬今日保  
親試隔年期  
禹鼎終難匿  
堯裳自可垂  
春光無限好  
漏洩上林枝

除歲日留別陳宗獻

去年畫省招鄉曲  
今日離筵送臬司  
有酒難勝

原缺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三

辛巳

上元日寄林大尹

故鄉燈火競元宵  
豈解憂疑滿帝朝  
五袴定歌新令尹  
九山應笑舊漁樵  
魚龍變化慚何暮  
驄馬相逢擬見招  
強遣音書報妻子  
春風促發蜃江潮

代壽王太守

科第傳家學才名挺世豪  
治朝先見用

幼建義院

功建義院

十一

明主慶賢勞執法原三宥  
知兵富六韜文章敦古禮

衡鑑拔時髦補郡初乘傳  
安民已賣刀  
潁川難借寇  
栗里得歸陶  
逕遠多栽竹  
源深遍種桃  
不愁溪水泛自有釣臺高  
猶子光麟訓佳兒接鳳毛  
老師開聖秘晚進被殘膏  
七表籠華髮雙眉出壽毫  
有官羈草莽無路獻葡萄  
誤託東方保慚為南郭迤何時隨杖屨  
儘日在林皋

東李公循同年

桃李芳園春意足又應花發去年叢  
古今有恨風光轉天地無心造化公  
長自殊方傷閨寂謾

於聖世說遭逢欲為看去難  
乘興老眼摩挲只霧中

呈吳同年

玉堂學士遷居新巷北  
巷南真我隣  
積書滿架得相借  
騎馬到堦奚巖頻  
青襟同升二十載  
白首相親三兩人  
已約春曹馮主客  
燈前送酒話情真

送周世行上舍

始看通籍上南宮  
又卷詩書辭辟雍  
落日情牽李令伯  
孤雲望比狄梁公  
路遙故國青天外  
春

幼建義院

功建義院

十一

遍歸帆綠樹中  
我畏後生相送去  
到家歲月莫

成空

送溫上舍

忽見溫生去飄然各有心  
題詩贈離別一語重千金  
驅馬家應近啼鶯春已深  
橋門回首望天氣幾晴陰

送張憲副入蜀

瞻依白玉殿送別黃金臺  
官柳忽復暗禁花猶自開  
地當天下險人是出群才  
直道無難路何憂灩澦堆

留別鄭一貫

谷口舊相得同安新有官才難吾獨惜分定女  
能安明主今登極皇圖又改觀未須嘆離  
別遠近各心寬

紀時二十首

大駕于今不可回忽傳遺詔似輪臺古今自有  
君臣義猶見生榮與死哀

降王兩斬逆謀空光訓昭昭對祖宗國本  
萬年今日定免憂片紙出宮中

權納慈皇莫敢分女中堯舜古來聞我

勅建寧院

大龍藏集詩補卷三

主

朝家法真無比內決從容待嗣君

恩錫何孤御藥房君王問病總無方先嘗未敢論  
師保左右曾無僕射郎

準擬明朝策奉天已知抱病為求賢鼎湖頃刻  
傳龍去一日難攀豈偶然

正疑動地黑風狂懿勅傳宣鎖豹房驚破西  
廳雲錦隊未歸械繫欲逃亡

白下雲中輦路長美人終歲領君王六宮曾  
未蒙恩寵一體嘶哀服大喪

蟒衣何稱爛羊頭勲業終歸第一流貂插總戎

愁賜姓不妨李廣未封侯

東閣西廳互抑揚將軍威武後文章項觀

懿勅宗元老風在關睢仰孝皇

市朝相慶孰奸臣腐鼠何須論粉身天下可當  
多破壞由來明主貴知人

邊儲空乏莫知哀接濟于今散鹿臺十二團營  
安故制盡令口外四家回

吳姬越女出西華命薄寧論貌似花但恐當時  
生納壙不圖今日死歸家

軸轡千里自牙樞柁父篙工返建康驛路無勞

勅建寧院

大龍藏集詩補卷三

四

問巡幸垂裳不是舊天王

用苦泥沙竭貨泉雞豚商賈自年年近傳畿外  
收皇店更勅宮中罷市廛

西墻新寺改輝煌已遣番僧出遠方從此再觀  
清切禁褻災馬用講仁王

少林和尚遣還鄉召致因能裸股肱府庫甲兵  
無足恃果能制挺撻蠻方

袈裟萬寶出金臺不見西方活佛來可柰  
君王不能待疑無歸路使人哀

絕域初通佛朗機不論大賚遣旋歸盡籠天下

供夷狄實禍虛名覺是非

元龜大龜致 皇都數足猶憂楚澤無已羨光

榮歸海子尚餘威若在江湖

鍾鳴鴉散 午門前朝士優游十六年相問舊

儀渾不解典刑尚有質前賢

寄題洪都許女登祠

許遠今祠廟瞻依萬古情乾坤含節氣江漢盡

哀聲已見罹凶逆猶能決死生殺身有難易時

論未分明

別許子瑒

物建昌縣志

卷之三

五

不識忠臣面真知嗣子心羈縻連半載家世重

千金 聖主今遭遇而翁何處尋途中迎

大駕感激定露襟

四月二十二日

少年 天子今登極文武衣冠拜 聖明掃池

妖氛朝雨淨當天麗日午風輕 黃封供奉干

官出 丹詔傳宣萬里聲旋轉于今真有賴草

茅何以答昇平

送陳獻可上舍

侯銓歸去日畏爾尚青春 聖主惜名器鄉邦

重縉紳有官還努力無事不由人莫似羅峯子  
蹉跎白髮新

漫成四絕寄葉希行

枯蒼城邊別女來三年何日好懷開叨逢英妙

新 天子成就蹉跎老秀才

五十古稱少進士三百今是新朝臣人人已信

登賢後日日仍憂忝縉紳

廊廟尚容吾懶困鄉邦可識女聰明休將科舉

先輕棄孔孟生今道欲行

杜老親朋無一字疎愚似我復何尤思君忽聽

物建昌縣志

卷之三

六

人傳語止謗由來在自修

寄項氏諸親并東徐子一清及宗姪伯續共

七首

秋鶴道人應老健石龍遊子尚蹉跎

聖明今日臨天下廊廟江湖意若何

遊過前村復後村老翁懶困遣兒孫鷄豚入饌

精纖手相候歸來酒滿尊

隔年有約熟楊梅貽我籃輿竟莫來若遣薏簞

遠相贈何如上籠近分裁

小阮風情慕古人放船落日酒頻頻錯將俗客

為佳客不見雖親莫我親

梅坡曲折隱佳兒開遍南枝又北枝都下忽歸

清夜夢花前同誦舊時詩

徐君為伴別來時紙筆殷勤尚索詩假使詩成

狂拋却何如心在每相思

吾家質朴老孫子紫竹疎林頓結隣又見拂雲

新筍出定知日日得相親

五月五日

獨酌菖蒲酒蕭條似去年妻孥思會面消息未

真傳

勅建真傳

蘇東坡集詩卷三

七

送王倉官之福州

去歲逢君至鄉書達遠天往還今萬里羈旅我

三年勿自卑官爵須無愧俸錢古來倉庫氏猶

有子孫傳

送陶知事之泉州

送君趨幕府地近是南州太守能青眼書生未

白頭官階當盛世歸路入清秋王事今敦我還

家可自由

送李上舍

天上歸來日山中酒熟時老親欣會面長路免

相思儲用當平世高歌獻壽卮登科空有我感  
激蓼莪詩

述懷

古禮雖存識者稀 聖明心事苦依違一朝時

論從高下千古人心有是非抗疏功名寧自薄

讀書深處不忘歸君臣父子經天地諫伐何人

餓采薇

贈別二首

未熟瞿溪路長懷水竹居林深聞野鹿沙碧見

河魚蔣詡還開運匡山好讀書卜隣從此約一

勅建真傳

蘇東坡集詩卷三

八

畝足吾廬

相逢俄薊北歸去又屏西朔氣稜稜至寒雲黯

黯低文名慙海宇書院憶姚溪何日投簪去相

從聽鳥嘯

十一月一日

鳳曆頒嘉靖 龍飛復歲端發祥見三白入賀

擁千官日月真虛逝君臣遇亦難蹉跎始替綬

猶恐辱衣冠

遣懷

三載但羈棲長安豈路迷官貧無廐馬朝早有



隣鷄覓果憐癡子飛蓬嘆老妻寄書不相報萬里只空題

謁陵發都門

懶性于今未得閒出門暫得免朝班冰霜正滿

昌平路龍虎遙瞻天壽山百辟盡同奔走裏

七陵只在翠微間禮儀既備明朝事燈火相催暮夜還

康陵陪祀

至日康陵上初封土未乾君臣原一體瞻拜

亦多官清路旌旗斷空山草木寒去年當此日

猶未返長安

送王子尚同年纂修

大行無從見武皇一朝典則屬綱常是非不

可欺千古獻納還應合萬方直筆行看書古汴

征袍先得問高堂壽筵共說明天子孝感忠

情兩莫當

送江仁伯同年

九重命下編摩使四牡君為出眾才館閣誰論無史

筆山林應自有風裁冰霜塞北年將改舟楫江

南東已開聊慰吳山倚門望武夷書院重徘徊

贈別

極北光天德漠南豈路難莫愁關索嶺好度馬

鞍山萬里監州去三年報政還近臣吾忝竊未

免點朝班

題田文祥同年卷子

君懷風本憾疑廢蓼莪篇豈是情難寫轉看詩

滿箋未須金石勒定有子孫傳潛德流光遠承

歡到九泉

與楊瀾秀才

父母誰無死瞻依君不忘鯉庭趨復過熊膽苦

還嗟九我真無極三年豈報喪清祠列孫子掃

地日焚香

送章同訓

明主新登極儒官遠剖符故情連里閭恩寵出皇

都職稱貧猶樂朋從道不孤高車與駟馬空食

有曾無

壬午

赴南都留別諸友

今朝辭北闕明日赴南官時論苦難定

聖心當自安獨憐知己少祇見直躬難若問唐虞治

終期白首看

寄葉希行

念子不相見如予長夢思已非空講禮久不好  
吟詩畫省曾何意青門定有期漸看毛髮短且  
任雪霜欺

渡江至金陵

小舸乘風遡急湍石頭城見覺心歡白門久負  
讀書處畫省今為執法官心對 闕廷無遠近  
地隣鄉國有平安徘徊問舍長岡上獨有湖山  
是舊觀

初建寧書院

大饗齋集詩稿卷三

十一

送荏高州

吾來汚粉署君去稱黃堂 聖主咨民牧真才  
出省郎定稱南海治想卧北窓涼見面休疑晚  
相看髮未蒼

送王侍御奔祖喪

繼祖思從父天涯涕泗漣今人迷一本古禮枉  
三千奔走無驄馬瞻依有几筵棘人宜勿過慈  
母在堂前

留別曹侍御

秣陵春色是離筵江上今開御史船節制定知

瞻兩廣飛騰宜不待三年橋門有子留鄉曲臺  
省無朋憶遠天懶性已判人共棄近來歸夢只  
農田

雨花臺二首

壯遊二十載重上雨花臺作會人何在為官我  
始來青春還自好白髮已相催可恨偶經過蕭  
條闕酒杯

出郭春將暮登臺日未晡古今龍虎地寰宇

帝王都井木猱爭長依林鳥乳呼生憎擅江左只說  
管夷吾

初建寧書院

節齋集詩稿卷三

十二

送楊侍御

別離胡逼迫取益尚蹉跎好是君頭黑偏驚我  
鬢皓銷兵清蜀道說劒動岷峨重鎮非凡托真  
才應不多

哭女

歷事茲曹日吾兒母腹中為官今始到出嫁又  
成空得計人傳報傷心信不通形容真獨瘦涕  
泗有誰同

寄內

忽傳傷女病曾亦念吾窮不見面三載空題書

百封

鍾山書院成東高公次同官吳子膺韻

築室鍾山下因君願卜隣已知情話洽不厭往  
來頻案牘侵書卷簪纓混葛巾自慚田野性有  
負聖朝臣

短牆聊一畝破屋只三間鑿地思通水開林喜  
見山巷深宜懶散公退亦清閒但恐虛君祿名  
無吏隱難

觀筍東同官吳子膺

合觀春筍長點筆費吳郎一夜高尺許經旬共

母長便應當戶翠又見拂雲涼歲晚能相守何  
須桃李場

喜雨

一雨苦未足三朝疑不多原非東海旱忽漲後  
湖波米客休爭價農人已放歌花間騎馬散露  
濕意如何

又次韻三首

好雨當春已過時江南五月土還宜羈縻初葺  
衡茅宇溜決渾通乳鴨池憂國願年瞻望早移  
床免濕起來遲後湖出見陂千頃畫省臨流共

賦詩

紫金山上大羅峯雲氣遙瞻一色濃曾苦經春  
藏百種忽傳首夏慰三農桑林

明主方昭假社稷群臣可協恭漢室當年空有詔却  
疑天意在乾封

忽驚昨夜雷風變喜見今朝天地和霑足郊原  
疑是少寵光草木若為多千營定洗兵戈血萬  
頃終成滄海波側席有憂從此釋漁樵是處起  
夷歌

送沈百充入朝提牢廳作

歇馬金陵問舍時逢君却是故鄉知冰霜即慰  
北來苦風土共稱南更宜半載論交同畫省  
九重獻績赴瓜期應知匏繫公家事出餞無由不是  
遲

留別施海安千兵

南宮築室鍾山下北客迴船到石頭難得兩京  
相見好却銷萬里別離愁陳言似子非無為抗  
疏於吾可自由効力未須論遠近江湖廊廟本  
同憂

哀趙訓夫

憶直內閣君有聲長嘆南宮予不利春風桃李  
不浪誇自寫芙蓉寄秋意君居西傍長安街牙  
籤棟架書滿齋從予所好即相送至今散帙長  
置懷回首蹉跎二十載走馬看花君不在齋居  
主人幾變更故舊逢迎難得再今年剖符來南  
都堂官半惜趙訓夫忽得君郎來相見見君之  
子如見面矧予與君之子姻婭中涕淚思君欲  
交濺

題提牢廳壁

南官初入濫提刑庠豹重開白日局已有紅  
開後院即看碧草長前庭洗囚幾為翻枯井問  
病還因檢難經暮鼓晨鍾祠廟古哀矜安敢負  
神靈

勅書

卷之三

十五

北山蒼黃日欲暝永巷高垣鎖貫城夜氣正當  
三伏熱天牢仰見一星明更籌却耐頻頻報風  
柝猶傳屢屢聲 昭代從茲豺虎遠願虛囹圄  
迓昇平

題小畫二絕

落日秋江群鴈圖雙雙為偶一何孤生來有別  
非凡鳥已倦飛鳴夢亦無

秋風禾黍穀郊墟黃雀鵝鴨粒有餘飽食豈知  
鴻鵠志庖厨羅網却憐渠

呈胡中丞

中朝文物稱胡公北門鎖鑰當大同胷中甲兵  
不論數胡兒落膽真聞風 先皇初巡勞萬乘  
四海靡靡渾不定自從攀 駕杖百官中外無  
言微 宸聽堯舜有道公獨陳奸讒在側離君  
臣謀身未論脫虎口矢心敢自披龍鱗呼吸排  
公在泥滓咫尺無由見 天子直道不為當世  
容曲學徒為吾黨耻 龍飛天子真

勅書

卷之三

十六

明虎拜功臣思老成留都自是根本地霜臺風紀  
觀肅清予也聞公見何暮草澤方興恨無路諧  
禮白來讒口多毀譽一朝原不顧何幸今日相  
遇之 明良我公當為天下萬世扶綱常

紫薇花

尚書省裏紫薇花削幹如銅隱歲華覆戶崇光  
真燭地舒空丹氣欲為霞喜逢開落當平世恐  
昧栽培任法家毒熱退公長獨後虛堂入對日  
西斜

寄壽鄭成昭乃翁

鄭谷應終願陶園早退身黃茆頻結屋白氎已  
宜中閭里難雙士山林見一人麟兒介眉壽馳  
寵又加新

東林大理茂貞

北山草堂交翠亭巷南巷北長草青與君日日  
得相見千金買隣吾所願清狂未免多口憎君  
豈濂溪吾杜陵

與富陽邵照磨

富春春不富尚有子陵宮坐卧山中石盤桓澗  
畔松閒歌蕤芝曲不老白頭翁自任繁華競飄

勅建興義院

蘇東坡集詩稿卷三

七

零一夜風

庭桂

庭前桂樹是誰栽玉露金英滿眼開香遠却遭  
多剪伐根深更在好滋培春光不與繁華競暮  
景難同草木摧從此闌干須愛護高攀應有美  
人来

壽蔣氏母

聖明大孝光天下兩代 貽封有幾家父母恩深無  
可報綱常論定未為差瓊栢鳳雛來三島錦軸  
龍文散五花燕喜郎中評事在重於甲子惜年

華

金陵秋興八首

一夜秋聲到碧梧鍾山削立草堂孤九霄

玉殿閣

神祖千古金陵壯舊都但恐九才汚畫

省何求侍女執香鑪簞簞數動扁舟與白鳥滄

洲見後湖

賢關曾扣歷秋曹 聖世才難惜未遭耿耿于

今懷父母哀哀何以報劬勞天邊 勅捧黃龍

軸地下 恩均白鷺袍遐眎孤雲丘隴隔港空

零露滴蓬蒿

勅建興義院

蘇東坡集詩稿卷三

八

白門朝出暮還歸又見長岡木葉飛羸馬却知

由熟路收裘猶足備寒衣近來昆弟傳書少昔

在交游見面稀日食太倉升斗粟稻粱正想故

山肥

鷄鳴牛首鬱崔嵬 武帝戎衣近一來曾報美

人回 王輦幾同朝士望金臺龍江千里牙檣

動旆旅三邊錦隊開回首人歸何處去秋原白

骨不勝哀

石頭城壓大江邊誰遏降王計萬金千騎倒戈

秋渚裏九江授首落帆前鼎湖龍去渾無日渥

水駒生已有年定命于今 真主在華封何幸

祝堯天

去歲朝朝見 聖顏軒墀初對立清班本從周

孔尊彝典忝逐歐韓冒大奸日月應臨肝膽赤

雪霜旋改鬢毛斑 孝陵宮殿秋林近寂寞于

今對晚山

曾辭 北闕赴南宮相遇真為自古難一代終

期同禮樂兩京猶得從衣冠扁舟未遂歸張翰

空谷休孤起謝安是處乳蛩草裡月明無語

倚闌干

勅建書院

全懷集詩稿卷三

十九

北望傷神暮景催故人書至獨憐才秋光又逐

黃花滿霜信先隨白鴈來宋玉悲秋還作賦杜

陵抱病欲登臺近聞邊塞猶多事百二重關不

可開

至日

迎長賀節起中宵却比金門候早朝冠服並馳

南省馬冰霜初試北方貂御香尚想雙袖仙

樂如聞下九霄從此陽剛瞻 帝德萬方一統

祝神堯

至日謁陵

欽金 陵墓藏 神祖隧道霜中萬木青清

殿忽如聞應響空山猶似見 威靈律回宇宙春

長在門護星辰夜不扃百五十年孫子到戎衣

酹酒泣冥冥

癸未

元日小堂即事

陵上歸來後鍾山對草堂春偏深里巷冰泮小池塘

尚少新添柳猶多舊種桑已知兼吏隱但恐昧

行藏

十二日齋居

勅建書院

全懷集詩稿卷三

二十

南郊氣象入新年 聖主明朝大報

天齋宿南京同受戒駿奔四海欲相先禮儀未學從

今制恭敬難忘自古傳掃地焚香南省裏寸心

應到五雲邊

送伯行姪之官南安

杜甫白頭趨幕府阿咸黑髮赴南安須知厚祿

多厯位苟在存心不擇官清白傳家於女望綱

常獨力尚吾難草堂長憶深山裏畫省香爐亦

浪看

上元夜

今歲元宵夜官居在秣陵勸酬貧婦酒戲看小  
兒燈兄弟音難到親朋恨漸增松棚懷故里相  
逐少年曾

盧龍觀登閱江臺用韻二首

仙家路轉謝鳴騶萬丈丹梯江上樓曉日初開  
雲霧窟春潮已沒荻蘆洲自憐蓬鬢頻年改且  
任萍蹤是處浮聞道中原尚群盜高憑八極正  
神遊

小童簫鼓擁仙騶神祖旌旗最上樓翼翼都  
城留雉堞茫茫烟水換滄洲雲羅龍虎天應近

勅建真武廟

卷之三

壬子

江吼鼉鼉地欲浮落日平臺更懷古傷神不敢  
語同遊

呈諸同官用韻

問君簿書何日閒春風桃李總開顏如何今日  
不出郭却憶當年長在山酒尊數對鷄鳴閣馬  
蹄已過龍江關金陵勝地不可擇從君所好同  
往還

疾鼠歌用韻

無猫碩鼠群追隨畫猫辟鼠吾太癡千錢買猫  
鼠無忌終夜打鼠猫不知當道豺狼亦安問由

來猫鼠還相欺尚聞社鼠猛於虎養虎之患伊  
誰遺

送劉副郎

東海無冤獄南都重令名官曹喜遷轉軍令更  
分明海內多豺虎胷中富甲兵如何報

明主萬里不空行

送羅檢校

官曹去歲我來新君在西廳有主人陽羨茶鑪  
長共煮杜陵詩卷數相親年光荏苒侵華髮功  
業殷勤報 紇宸為謝交游書懶寄幾因北望

勅建真武廟

卷之三

壬子

却傷神

賀郭司業得子

道義人中傑文章天下師久知應有後從此免  
無兒無那充閭喜還看跨竈奇未切湯餅會先  
寫弄璋詩

送廖尚書歸休

先生歸去易志士立身艱心跡清於水聲名重  
似山片言侵宰輔多肯動 天顏 聖主尊耆  
舊胡為獨放還

輓廖夫人

古稱七十須宗婦不待先生共百年恨在頻繁  
猶有托風行樛木更無先寵光八座夫人貴珍  
重千金嗣子賢那忍悲歌司馬宅未應相送釣  
魚船

靈應觀作

避暑靈應觀望雨烏龍潭旱魃已徂夏飄風空  
自南尚嫌瓜果苦馬得水泉甘滿眼流移者簪  
裾祇自慚

藕塘

半畝方塘藕始栽紅花開後白花開樓船正憶

初建昌書院

不張集詩稿卷三

壬午

南湖上百里香風夜未迴

省中除夜

黑風吹水立冰雪馬不前改歲復今夜省中吾  
獨眠青燈照孤影華髮盈兩肩日月只空逝明

發成衰年

甲申

元日

新年奄五十能覺去年非宿省聞鷄起開城騎  
馬歸妻兒聊自慰兄弟遠相違一飯還三嘆黎  
民正阻饑

對雪用郭司業韻

有雪未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幾行乞粒米不  
成炊但見松筠節猶慚蒲柳姿即看歌露霖同  
獻大田詩

再用郭司業韻

相望苦索居何日過吾廬瓶有新添粟園餘小  
摘疏野容含凍久山意入春初懷抱羞九吏因  
君得少舒

遊蔣山三首

古廟鍾山下清遊發興新蹉跎悲白髮懶困負

初建昌書院

不張集詩稿卷三

壬午

青春丘壑真吾願衣冠總故人莓苔隨意坐爛  
醉為情親

有約兩亦好如期天放晴已非空眺望更得處  
高明白馬催歸路青山看入城回頭又陳迹強  
健想平生

年饑難獨樂官冗得偷閒陟巖迷前路登臺見

遠山長江天際落倦鳥日邊還依石看棋局真  
為反覆間

四月十一日發龍江東桂子實

明命重來發舊京闕廷萬里急宵征綱常本為扶



三代禮樂終教 召兩生異論昔年勞擊撞

聖心今日更分明請看 大孝成天下從此

君臣共太平

九月十五日

丹詔重頒 大禮成 天門旭日正傳聲三年勞

聚千官訟一本真緣萬古情漢宋虛教為故事

歐韓原不失完名綱常大振惟今日

天作君師仰 聖明

寄親友

山中自分黃茅屋天上慚居白玉堂苦憶千峯

勅建真武院 寶慶集詩稿卷之三

壬午

終日對獨憐三逕屢年荒 明朝禮定無須問

聖主恩深曷可忘只道不歸歸便得幾番

溫語灑辭章

送呂鄱陽主簿

子稱鄱陽治吾慚翰苑官又為千里別未盡一

朝歡但願和蕭呂終當問釣竿 明時那忍棄

獨立後來難

十一月三十日東桂子實

浮生奄五十生日病中忘 明主恩難報衰年

已可傷妻孥供藥累朋舊免壺觴桂子如兄弟

頻來對我床

除夕病起

憶昨南官舍呼來近 帝居興隨春復動病與

歲俱除子夏形容瘦馮唐鬢髮疎妻兒却相慰

深酌莫勝予

乙酉

人日

人日復今日已逢三日春病知風土別愁感物

華新時論終須定交遊總未真同官兩學士西

舍與東隣

勅建真武院

寶慶集詩稿卷之三

壬午

送潘申之

觀光已作邦家士遜業還為太學生鍾阜正當

南國勝壁丘直出後湖清水冠莫自傷遲暮禮

樂于今仰 聖明憶昨徵書催我發官中松竹

尚多情

謝人送木屐

君有東山屐材堅齒亦齊京中一翻雨門外三

尺泥騎馬愁復沒況隔巷東西蒼苔印白石乘

興懷山棲

題終慕卷

喜到分符日能忘負米時堂前那得見地下永  
相思枉際雲龍會終慚烏鳥私傷心吾亦汝灑  
淚一題詩

七月十六日謝恩

旭日鍾聲過雨遲趨朝真負聖明知得觀  
禮樂曾三召慚遂衣冠已十辭麋鹿山中頻  
有夢鳳凰池上本無期休疑野老還爭席四海  
嗷嗷獨淚垂

八月二日

文華爽氣入秋天聖主精勤進講筵志在

勅建黃龍院

主七

國家非敢後道聞堯舜得陳前治平準擬符三代  
綱紀惟應祝萬年卿老于今同宴罷忠良感  
激欲相先

送程主簿赴南平二絕

晦翁曾作簿遺事在同安科第何須論還應向  
上看

寒菊生鄉思年年自白頭君應無矮屋我只有  
扁舟

詹事府到任值雪

先春三日雪憂歲九重心天下一般瑞

朝中幾尺深謳歌連草野昭假比桑林適值瀛洲  
會群仙醉且沉

丙戌

齋居

齋居詹事府忝竊翰林官愛國心長切憂時夢  
未安趨朝聽戒勅迎駕入郊壇有例吾從  
衆須知獨立難

南郊

南郊茲有事分獻帝王壇異代君臣際于今會  
遇難松杉遮俎豆星月滿欄杆禮節從

勅建黃龍院

主八

天子傳呼夜未闌

送吳南夫

聖明成大孝恩典及詞臣君自難忘慕誰能不念  
親南程應有限東閣可無人早聽尚書履終看  
入幕賓

送嚴方伯二首

送君極目大明門始信移官豈至尊嶺表  
地形天下重中朝從此有屏藩

論兵終日問田州惟慳何人尚百憂想見有苗  
歸伯禹豈應無策待嚴尤

賜扇

殊恩頒象扇 聖主重經筵  
鬱熱開三伏 清風下九天  
紫囊當殿陛 白羽想林泉  
安得均茲施 乾坤一灑然

送李尚書

責任難為大司馬 同官不厭老書生

朝中直氣遠權貴 林下恩光仰

聖明每見胸藏兵 甲富數聞邊奏凱  
歌聲白頭知己方三月 未卜何人代老成

送安光祿

勅建書院

大張東集詩稿卷三

壬九

司祿榮新命 旌麾入舊京  
銀臺勞秉政 諫院久知名  
心事曾相信 交游莫可輕  
即看宣室召 相與答昇平

丁亥

送趙司空

休致恩光下 紱宸明朝難遇此  
君臣軒墀聲優方相 逐鄉里衣冠久失親  
琴鶴得隨閒散地 袞龍還憶老成人  
官中梁木求方急 乃召司空恐未真

送秦司徒

昆弟通家好臣僚 共國謀江湖雖有願

廊廟可無憂 得下陳蕃榻 應歸張翰舟  
江南實吾土 一日是常州

日講

日講文華殿 天顏日日親  
孔書存出處 商訓合君臣  
道長隆三代 才難忝十人

賜茶還退食 報主省吾身

送廖冢宰

秣陵歸興足 逍遙明主思  
賢尚見招 帥府朱旗曾閃目  
銓曹白玉已橫腰 欲教守令長安土

勅建書院

大張東集詩稿卷三

壬九

却恨忠良未滿朝 借問蕭何誰可代  
知人今日有神堯

小齋夏日四首

官中五月石榴紅 南北花叢自不同  
小小可憐能結實 累累祗恐不禁風

盆荷澍雨近 分栽軒後堂 前忽漫開 最憶西湖連十載 香風彷彿自南來

水草能花 朶朶開朝榮 暮隕自相催 姚黃魏紫

渾如此 老眼無情見幾迴 水漫龜缸五尺深 大魚如玉小如金 退朝聊遣

水漫龜缸五尺深 大魚如玉小如金 退朝聊遣

水漫龜缸五尺深 大魚如玉小如金 退朝聊遣

水漫龜缸五尺深 大魚如玉小如金 退朝聊遣

水漫龜缸五尺深 大魚如玉小如金 退朝聊遣

清溪興館閣山林本一心

和楊少師翁奉 旨免朝參二首

殊典已過文彥博能令西賊膽曾寒全才休道相逢  
晚直道何憂獨立難國是祗因迷濮議公非終  
仗失師丹近來數讀文襄傳不負 明朝起謝  
安

早漏尚禁三伏熱常朝只畏五更寒文人強健  
應全未小子追趨已覺難對日忠誠終自白舒  
空膽氣欲成丹重門邃閣連 清禁他日肩輿  
入更安

初建興書院

命建興書院詩稿卷三

三

閣中十月八日

絲綸此日登 黃閣常布他年遠 紫霄夢弼  
敢當求傳說知人但恐負 神堯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三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四

戊子

恭和 聖製除夕詩韻

寒隨歲月盡春從天地來七年底嘉靖萬物荷  
栽培喜見唐虞主慚非稷契才賡歌今日始庶  
事益康哉

正月六日二首

南面初迎歲東郊復獻春土牛呈節氣野馬息  
風塵鼓吹康民物衣冠賀 聖神無勞問京兆

初建興書院

命建興書院詩稿卷四

生意萬方新

朝來 賜春餅果辣滿盤香賸有黃封酒還無  
白燂羊拜 恩期盡飽正席已先嘗無那珍羞  
味難禁黎藿腸

恭和 聖製詩

都宮左 清廟 尊祖兼親親 承祀擬同日

龍旂出 楓宸網常自天地父子與君臣吾

皇匪建極正論胡由伸乖違陋光武奏對羞張純咸  
知縻爾爵孰肯忘吾身迷邦忍懷寶待聘誰席  
珍遭逢堯舜主康濟唐虞民

再恭和 聖製

聖作萬物觀莫不知尊親有官入 秘閣無日離

嚴宸忻忻臣遇 君恐恐 君擇臣 國是到今

定吾道原自伸用賢豈惟急所貴心能純從茲

得聯屬永終成乃身稼穡代食寶藜藿忘味珍

利見 天上人只是山中民

齋宮謝 恩二首

長忝凡才為四輔復承 殊錫列三孤萬年

天子真堯舜保護于今責在吾

勅向 郊宮成 陞謝相予肆祀 大明壇

勅建齋壇

齋壇集詩稿卷中

十

君臣自古難相遇 寵異如斯報益難

分獻 大明壇

郊壇東祭日趨數躡丹梯已見星辰近應知海嶽

低穆穆一人在踰踰百辟齊受釐宜

萬壽禮徹欲聞鷄

南郊簡同閣諸公

南郊對越 明天子日月分壇忝俊才為禮強

難勞二老加官急為備三台始看燔燎夜深靜

忽訝居歆風颯來自是德馨能饗

帝慶成同拜 九重開

慶成 賜宴二十韻

皇帝方七祀 南郊復禮成三陽開泰運一德仰精

誠有例張清宴無期遇 聖明發身原草莽錫

位忝孤卿仙仗明 丹陛鳴騶出 武英千官

依品級兩列肅趨迎 蔽袞當離照冠裳拜穆

清寶筵前正席珍味啓豐盛黃帕橫蒙膝朱衣

坐唱聲秩儀分左右雅樂奏昇平尚膳凡三起

傳觥滿五行樂觀歡率舞真聽鳳和鳴湛露

恩同醉飄風歌載賡 君臣原一體上下盡通情

萬壽均為祝多男即有禎餘生驚白首莫助惠蒼生

勅建齋壇

齋壇集詩稿卷中

三

舜實變孝堯難蕩蕩名依平厖保輔調燮愧

台衡地解冰從釋天和木向榮永觀嘉靖治銷

甲事春耕

恭和 御製翊學詩

帝王治有道修身宜所先於 皇聖天縱受

命真自天陋彼伯功小愛此王道平 經筵講大學

治法三代前乾乾自不息安安而能遷升堂入

其室登山陟其巔擴之保四海泉達火始然乃

知心無外萬善咸足焉卓哉真德秀義能衍斯

篇微臣忝進講膺服同拳拳

遣祀 先師

遣命承 皇帝修成報 素王一朝同禮樂萬古

挈綱常崇祀豈炎漢徽稱空李唐到今掃胡服  
松栢蔭門堂

送嚴希順南還

可喜子登選得知吾守官十年違故舊兩字寄  
平安空憶青山好祇憂黃閣難而翁定相問

帝德與天寬

送倪汝公之官

送君知永嘉條教始吾家好長當庭草還開滿

勸學堂

勸學堂

四

院花久空山舉宅已漲海壇沙祇為君臣義

恩深又拜麻

送同官謝木齋歸休

謝安本為蒼生起文潞真看白首來天下方當

歸二老閣中始得備三台 九重擬副終朝望

五蹕連求隔歲回忠靜今為耆洛會 尚方冠

服已新裁

賜忠靜冠服并蟒龍衣

明主垂裳正百官直從居處辨衣冠 錫名祇恐虛

忠靜論道惟求實治安法象大同咸自喜尚方

真賜得交歡龍章蟒服還加資一體  
君臣自古難

閣中聽雨

一天涼雨洗煩囂秘閣重開免早朝坐聽隔窓  
蓮葉響渾如茅屋打芭蕉

壽程老夫人用韻

耄耄夫人八座光郎君祝壽日焚香登堂稱拜  
吾何得莫謾萊衣在膝傍

觀通惠河有作

御溝不盡東流水 國餉能通北上船故迹直須

勸學堂

勸學堂

五

勞 聖念訖言豈可信人傳合歡忝竊陪三老

努力終教障百川出郭 天厨命供給黃封頻

送酒如泉

謁 長陵

鬱律 長陵獨處尊 諸陵真見列兒孫勢騰

萬馬從天下氣伏千龍特地蹲脉脉南畿連北

極重重黃屋照紅門秦川洛水無須論淮甸由

來是原本

閣中對菊二首

上林分菊來黃閣紫艷紅英間白葩縱有稀奇

能百種直知正色是黃花

盆菊可能多宿土風霜未見葉先乾翻思三逕

深山裏嫩蕊穠枝卒歲看

敬一亭成會儒臣落成於翰林院恭賦進

覽

熒熒亭石煥堯章道統真傳失漢唐燕笑于今

同禮樂孰陶自古在綱常三孤俎豆開瀛島八

座永冠集史堂天作君師難際遇同聲

萬壽祝吾皇

答和 聖製二首

勅建集賢院 八師張東集詩卷四

落成清燕集秋堂昭揭三綱與五常二典

帝歌慶復載萬方嵩祝壽而減王猷奕奕登嘉靖治

具遑遑望畢張彛訓大同從此始海隅是處觀

天光

大道蹊蹊徑 聖主開門堂五箴貫敬一因畧

以致詳未獲一夫願那當萬夫望幸遇 元首

明願作股肱良卓哉此亭石鑽仰何日忘

病中簡子實

我病子亦病得無煩 聖心子病却風邪不似

吾病深憶共發淮揚子病莫可禁吾為子供藥

噴口潑吾襟于今子強健可免炎與鍼 國脉

同受托勿使邪氣侵

己丑

夢夫人

女魄已南歸女魂常在此豈念我孤棲連夜長

夢女笑語却相親渾不知女死覺來起悲風蕭

瑟寒窓紙

庚寅

親藉恭賦

聖明天子禮先農祀事于今歲歲同千藉祇憂勞

勅建集賢院 八師張東集詩卷四

萬乘五推忝竊備三公材歌自可成今俗土鼓終看

復古風勞酒欣忻還共語北郊黼室又興工

四月十六日欽奉 聖諭茲以大徽茶笋二

器卿其承之紀 恩一首寫呈諸兄

勅賜頒茶笋云從大徽來青山成懶性黃閣愧凡才

七碗當台鼎千竿遠釣臺未能報

明主何日得歸哉

四月二十六日得志兒書

汝母傷歸土吾兒戀掃松正思行色滯忽得信

音通發棹三吳裏趨庭五月中已傳河開滿棹

日看南風

送王氏子九倫還鄉四絕

憶昔方十五與君同學堂于今四十載片簡尚

予藏

鴉散趨黃閣雞棲始出朝表兄來話舊相對幾

清宵

兩度京華別勿勿贈緼袍得知無厚積不恠我

官高

金紫仍施玉慚非報主身布衣千補綴節儉

念吾親

勸進集詩卷四

先君以教衣終身或寒甚嘗以蔽手敬焉

人

君恩得非吾親教衣中來和爾筆不加節儉雖教衣其可得耶

夢

到家恰信宿便作書院遊樓船久破壞急覓鄰

舍舟小舟方捕魚新水齊浮鷗呼我糟糠婦輒

為載新菊伯仲具欣欣共解京國憂忽驚報

朝吏風雨仍滿樓

堂成一首簡子寶

堂成栽五栢却當五栢柳翻思五柳姿此栢澤

耐久五柳在山中吾今尚何有茲有此屋虛五

栢聊相守欣忻雨露邊亭亭雪霜後四時不改

柯萬卉漫相話頽比節操堅同心輔元后

恭和御製賜蜡樂詩

蜡日朝鍾響皇恩已上宣天休民物

共奎翰子孫傳自誓丹心在從添白髮媚先

聲還阻病正席對珍鮮

辛卯

應制書無逸殿左襟壁五言律五首

帝德光三代民情達萬方艱難躬稼穡勤儉教蠶桑

禮備先郊廟時和迓兩賜微臣無以佐稽首

勸進集詩卷四

北唐書集詩卷四

九

頌陶唐

文祖宮原地吾皇社稷壇敢論開初易祗見守成

難穆穆瞻明主踰鎗走達官五方登百穀家

室萬年安

無逸新名殿堯文煥有光君臣難際遇父子本

綱常商頌傳恭敬虞書儆怠荒周公此忠藎猶

恐負成王

亭子屹中立颶風總御題土墻循左右石碣

勒東西香稻看連畝嘉禾欲滿畦省耕還省飲

亭座五方齊臨風亭中東西二碑亭省耕省飲亭南北故稱五方



盤室官原後春餘遍種桑繭綠能黼黻水服可  
玄黃次第脩蓬豆慙慙問稻梁每懷憂國願  
恒裕有神倉

恭和 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二篇  
惟 皇克勤克儉兮為天下先隆太平之德業  
兮裕後光前重農桑以教民兮曰惟永食之原  
苑無隙地兮率 祖德而罔愆臣荷 宣召以  
從邁兮 恩禮曲全陟卷阿兮積翠龍羊歌大  
田兮祈有年 天顏和悅兮愧對揚之不能顯  
蕩蕩難名兮 聖同天

嗟耕織之艱難兮有開必先肇 裡壇於故墟  
兮蠶室後而土穀前 躬巡省以種植兮沃土  
平原念小人之依兮 帝德罔愆安不忘危兮  
計在萬全額邊塵不動兮塞草芊芊戒苞桑兮  
嘉靖萬年禮樂征伐兮惟 天子顯子子孫孫  
兮永命祈天

舟發張家灣

離家十三載入閣四五年冠裳叨一品禮樂際  
三千遇 主真明聖為臣愧不賢明農何敢望  
尚有舊耕田

天津二首

天津渡頭船始歸海鷗無數船頭飛漢亭本為  
來鷗作好起歸來伴釣磯

兩年三度過天津津人問我往來頻

君臣豈是難相遇祇恨 恩深未殺身

金山寺二首

幾渡楊子江始上金山寺風波撼砥柱登岸還  
驚悸 寵錫賦歸來莫贊平明治跼踏天地間

有負君臣義遊神望 北極思深獨流淚

滾滾長江到海門繡衣來共聽潮軒倦還不覺

物建其德

物建其德

傷飛鳥乎信猶能及老龜江窟有龜呼之即出進退休論

惟我罪死生莫報是君恩翻思勝會應難得

落日重開皂蓋尊

孚敬獲 命南歸登金山寺巡按胡君健夫  
錢君以時暨劉君以中太守也感戴酒來會  
主政鄭君佩之亦造余其皆斯文之雅與重  
藏之總潮軒辛卯八月四日也

弔桂見山二首

歸棹淮陰路驚聞子計音 君臣千古義生死

一般心 黃閣渾如夢青山何處尋蘭谿致香

辦遙拜淚沾襟

憶昔同 宣召叨為一品官寵光今古異圖報

始終難祗合吾辭位胡當子蓋棺 文華勞

聖主猶切問平安

上卿文華殿問臣乎敬曰桂萼安否時子已逝世數日矣傷哉

東周通判

沙派壅塞久成湍疏鑿今逢水利官一脉瀟溪

周子愛百年洛社老夫歡亭高羅嶠堯文煥道

接歐漢禹績安更有樓臺先得月奎光夜夜照

闕干

壬辰

山中元旦二首

初程集卷之四

十二

再逢元旦日五夜兩連縣朝服瞻宸極焚香

祝遠天無能報明主有願在豐年明發春牛

勸官司送綵鞭

時雨發春早村村盡水田瀑連雙與宅漲滿五

橋船曾謁先祠廟逢迎共里鄰追思父老輩孫

子滿吾前

立春日東白知縣

天上傳春信山中送土牛民歌新令尹俗美舊

東甌土鼓思京兆笙歌出鳳樓豐年占白雪可

免老人憂

留別程子道二首

徵書催我急幽意為君留本是山中相恩深

不自由

檉林能礙日決決總溪流何日重尋約相看未

白頭

括蒼舟中留別竹居兄四首

來歸自天上五月在山中滿院荆花發春風自

不同

相見復相別益知兄弟難御書樓上月何日

共闌干

初程集卷之四

十三

重有廟廊責相看未白頭君臣共休戚遠近

可分憂

明農非敢望春及辦鋤犁出處元無定何心謝

碧溪

留別葉希行三首

昔年此相送我是秀才時今日重留別休論入

鳳池

汝居書院裏念我坐虛堂松竹雙林滿栽培更

不忘

天子求賢急明揚我未能黃扉連史館共事昔年

潞河

三度秋風張翰舟蓴鱸信美敢忘憂已知天變  
真堪畏勿謂人心未易收 社稷有孤

明主托稻梁聊畢老農謀委身自分填溝壑骸骨蒙  
恩得首丘

得葉希行書

泛泛長淮得女書甌邦水厄重愁予一鄉且愧  
功無賴四海胡勝罪有餘魚驚可知非故土茆  
茨何必問吾廬謝安卒負蒼生望敢羨光榮對  
里閭

勅建書院

勅建書院詩稿卷四

十四

待旦門

書院迎長日恭成待旦門子孫知惕勵出入念  
操存亭座瞻光訓樓臺拱 至尊山中歌萬壽

長戴 一人恩

癸巳

白鵬二首

文身若太過却為白鵬憐我欲開籠放羽毛生  
未全

雕龍時洗滌飲啄自須便勿羨鵬搏好終應礎  
九天

過石門洞

石門藏古洞趨 命豈遯遊未畢林丘志長懷  
社稷憂飛飛看瀑布泱泱作溪流尚有甌江在終  
應未盡頭

嚴陵釣臺

先生挺風節可為百世師茲余赴 三召再拜  
先生祠君臣有大義行藏復何疑此心不自昧  
獨有 明主知光武本中興尊親固其宜如何  
考元帝終未明天曩先生烟水志此憾能無遺  
留別李愈憲

勅建書院

勅建書院詩稿卷四

十五

長淮得遇李膺舟相送多情到夾溝氣謝我無  
佳世策艱難君有濟時憂黑風徹夜俱層浪白  
日成昏總逆流直過沙河始分手陰晴未定倍  
離愁

李序菴惠玉簪花間有紅色戲謝

舊雨曾分白玉簪對花日日是江南芳園更有  
臙脂色應與佳人酒半酣

畫菜

青菜在園中胡自生堂上祇能咬菜根不是食  
肉相

肅朱蕩南

蕩南寄斜紋護封詩一卷論交重布衣答以雙  
賜綃去年歸羅山秋溪淨如練汎汎君乘舟訪余  
重嘆羨難予補衣才祗自慚襪線糲飯更留連  
總不忘貧賤翻思君登科才華作邦彥君今龍  
伏潛予亦鳥飛倦尚方忠靜衣額與君相見  
明主再呼來捫心轉競戰忝官掌絲綸竊街  
華蓋殿曾無稷契謀終將問農甸

恭和 聖製二章

四月十三日正中 萬乘試馬俄出宮白馬翰  
勅應昌院 六張愈集詩補卷中 十六

如多俊雄過都越國未足論追風逐電真崢嶸

微臣承呼到 環碧有 命同遊忝良弼

明明天子每推誠蹇蹇匪躬當戮力千古頌 明良

三召弗遺棄為霖雨兮鹽梅兮實未能愧厥心服膺

聖訓方圖自新

白馬由來渥水駒碧池環列 帝王居間馳正

發卷阿興傲戒能忘大禹謨喜氣萬方開宇宙

祥雲五色覆 乘輿微臣惟有華封祝清賞年

年莫暫違

應 制七言律二章

清和風景靜 皇州武備無忘豈宴遊巡省未

須勞八駿周穆王以八駿調行天下犒師馬用費千牛

翠華生色騰黃屋白馬凝光映碧流

天子萬年歌洛水微臣稽首載揚休

傳宣 萬乘御重華得 賜同遊即 賜茶

環碧殿邊先看馬 蒼龍門裏更觀花 君臣自

古原同體海宇于今總一家 錫宴從容還

錫服 聖恩莫報實無涯

應 制古樂府二章

問 國之富數馬以對有白其馬雲錦成隊

勅應昌院 六張愈集詩補卷中 十七

皇心無外示則于內以遨以遊每懲荒急保茲家邦

天子萬載

皇率 祖訓 君臣同遊 皇德邁古臣實匪傳樂

君之樂憂 君之憂休戚是同敢曰身謀欽哉

聖訓克綏厥猷

謝 賜坐蟒服

金蟒承 恩六載前 寵光三 召起林泉東

方敢說兒童喜洛社徒教父老傳車服以庸難

獨立衣裳在笥更無先緋紗今日重 頒錫拜

服惟應祝萬年

恭和 聖製三首

繼照重光受命既長 一人萬國歌 元良飄風自

南民物阜康臣頌 壽考福祿芳俾熾俾昌

翠芬初懋此亭中和氣桑林念未冲憂國豈無

霖雨頌小臣何以慰 宸棕

二麥占初秀康年迄有終即看龍起雨定足慰

三農

奉紀 聖恩八首

南城試馬 賜同遊 西苑連朝樂未休四月

頒施三日雨此句紀 萬方深切 九重憂

勅定書院 寶慶集詩稿卷十四

萬乘初臨寶月亭仰承 天語特丁寧去年俯念曾

相失今日崇恩刺骨銘

翼翼載瞻 清馥歟泱泱喜見錦芳亭丁寧

天語重加念 特賜同遊伏首聽

赫赫 天章發興多遊詒無復數卷阿叨陪

輦轂知榮幸獨愧儒生莫逐歌

兩度 傳宣每 賜茶 天厨珍重喜仍加

豐方展繁禽扇烏帽隨替芍藥花

翠芬亭上晝遲遲 明主從容待獻詩共觀

天顏真有喜于今始信近臣知

覽詩未罷 御亭間傳語亭邊看藥欄紅紫翻堪多

異品益知 賜賞意無闌

日晡始退出 西華紗帽仍簪早 賜花傳語

時人莫相訝 殊恩出自 帝王家

承 賜 御書致一二字恭和 聖製二首

心畫由來見本真 御書敬一正怡神泥金未

足論飛白唐太宗嘗賜 獨愧微臣忝近隣

敢論摹臨迹未真揮毫實恐重勞神 宸衷不

厭均書 賜至德應教必有隣

甲午

勅定書院 寶慶集詩稿卷十四

恭和 御製詩二首

和風滿殿解春寒御柳清明莫敢干已受百官

稱 萬壽即朝 聖母慰平安

得侍 垂裳應曉寒君臣一體本相干焚香每

效華封祝不比隨常只問安

奉 制記樂賦

沈炎暑兮涼雨自天 龍德正中兮澤音萬壑

木欣欣兮草芊芊翠華玉輅兮爽氣新鮮泮魚

優游兮南城之原微臣奔走率從兮 德音傳

宣登翔鳳之樓兮安便萬民仰 聖相告兮

欣欣然視祭器兮動容周旋微臣拱候兮 重  
華殿前南風解愠兮虞絃縹緲滿異香兮鑪煙  
命入見而稽拜兮 諭聖體以全痊 命同視祭器  
兮敬愛奉拳 錫之扇以共涼兮宴禮曲全臣  
頤天保我 皇兮壽考萬年復入見而稽拜兮  
錫賡 皇祖之詩篇堯仁溥博淵泉兮其天其淵  
惟 皇撫輿圖兮純心用賢愧輔弼之無能兮  
日加勉旃監先王兮其永無愆臣叨陪 輦轂  
兮樂不敢先頤 天保我 皇兮壽考萬年

恭和 御製大報歌二章

大報復古禮兮至日維冬我 皇終日乾兮昭格  
上穹 天視聽兮惟民視聽 皇錫福厥民兮唐虞  
比隆 天德好生兮 皇法 天以出治  
大報屆期而緩刑兮實由 聖衷訓愚臣贊佐戒進  
兮思克有終顧啓沃之無能兮殫厥心備左右  
丞弼兮誠有媿於恩崇  
我 皇積誠靜攝兮思 大報在冬 皇躬亦  
孔之固兮保佑咸戴乎 玄穹初之夜之烈風  
兮有懷方切 大輅行而陽和應時以發兮  
祀事孔隆錫嘏彌隆斯禮復古凡五舉兮猶云

舉必躬必親兮若有歉于 宸衷我 皇至誠  
不息兮夫何慮厥終微臣受 恩深重兮實難  
報稱頤我 皇常為天地神人之主兮子孫千  
億 萬壽尊崇

乙未

識慕恩亭

後園慕恩亭本為吾兒作兒今不可留吾豈能  
獨樂松栢亦不茂園林似蕭索遙望大羅山哀  
聲生萬壑

四月五日 賜歸

初建真壽院

大報復古禮兮至日維冬我 皇終日乾兮昭格

上

朝例初頒麥餅香病夫今日 賜還鄉敢論

天上風雲會得見山中日月長白首莫能勝委託丹  
心原不負綱常出門正見東升日 萬壽無疆

祝 聖皇

丙申

七月六日山中觀穫稻

為農僅一載百畝未閒閒又得 徵書報

君臣義甚難

百畝豈不易長懷天下憂共傳 朝命急未

正宜秋

十一日赴 召

今日立秋日老夫猶出山

至括溪水  
驚而還

君臣原一

體不是昧知還

陽月二十九日長至自壽

今日恰冬至迎長六十三病夫容易老重檐莫

能檐焉敢過

三召

至此九  
四召矣

應難解百慚山中

惟藥物得保飯三食

閏臘月五日志喜

重生 聖嗣初迎 詔老病山中喜太平

國本萬年今始定願多忠直輔 皇明

初建書院

卷之四

廿三

十五日喜作

土鼓迎春至先開待旦門百邪殊發散四體覺

溫存

夜五鼓覺右  
臂舊恙漸痊

多病虛元輔陽和布

至尊東風看解凍農務喜村村

丁酉

病中偶成

舜孝于今法萬方君臣道合為綱常草廬敢擬

四頻 召莘野何心五就湯自信是非千古定

休將得失一時忘深

恩豈忍孤

明主老病侵凌莫可當

初建書院

卷之四

廿三

六師張文忠公集卷之四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續

昭謝 聖考樂歌六章

迎 神樂奏泰和之曲

於昭 皇考玄德中升維予小子夙夜敬承湛湛甘露降于

顯陵既受 帝祉豈小子之能

初獻樂奏疑和之曲

園丘肇祀庚寅迎長方匝月之候瑞露降祥鬱鬱松林在彼一方昊天罔極瞻望弗忘

初建齋院

金鑾奏集詩稿卷續

亞獻樂奏豫和之曲

吉日惟甲昭謝于天休矣 皇考是用告虔惟靈洋洋瞻之在前假以恤我勿忘勿愆

終獻樂奏熙和之曲

神之格思禮終三奠賚我思成陟降如見發祥靡他荷天之眷保明之体式承翼燕

徹饌樂奏咸和之曲

禮儀既備敬徹不遲秩秩斯祐悠悠孝思祝告孝假以告慈憫予小子日監在茲

還宮樂奏永和之曲

神馭升矣在 帝左右子子孫孫克昌厥後我將我享對越奔走於穆清廟萬世永久

恭和 方澤禮成得雨

嘉靖十載夏壬子五月中 方澤肇禋祀萬國瞻 宸衷雨師先灑道清夜發深宮羣工喜從邁竊幸堯舜逢 聖敬仰日躋清明恒在躬禮備與樂和有始而有終 天神既昭格 地祇隨感通陰陽各奠位而後和氣充物情久待雨蘊隆何蟲蟲 聖皇念民命先此告蒼穹于今得霑足萬姓稱神功初成 無逸殿亭子題幽風神倉信恒裕我私先我公 天子祝萬壽歲歲歌年豐

應 制詩詞四章

后皇降德古有內則明章婦順其儀不忒閨門之化萬福之原周南召南詩三百篇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惟 皇建極式禮莫愆勤儉孝敬是曰婦德威如之吉四方維則  
孝慈大傳仁孝內訓助我 祖宗肇基啓運迄我慈仁申錫訓辭必敬必戒永監于茲  
詩稱麟趾闢雉之應振振公子邦家之慶君



好述和樂恭敬子孫千億祈天永命

應 制慶 皇嗣期月

天上歡聲動六宮王庭初啓鳳樓中含詔心慰  
千年樂祝 聖聲傳萬國同少海波長流慶澤  
前星光耀麗晴空岐嶷仰羨真天表福祕無疆  
胤祚隆

恭親 清馥殿和原 御製視穀祇先蠶壇  
位賦韻四首

惟 皇為天下有憂必先載新別殿芳瞻無  
逸之在前芳芬芳芳黍稷在原知艱難其永

勅建夏豐院

勅建夏豐院

三

無愆 聖人成能芳克全光被草木芳鬱羊室  
家之壹芳萬年樂與民同芳匪顯熙熙皞皞  
燕及 皇天

於 皇大觀芳比于古先靈圖在後芳靈沼前  
陟嶽芳降原必戒芳三風十愆建 皇極芳五  
福全瓜瓞芳綿羊載拜稽首芳億萬斯年明德  
馨芳靜顯運神功芳克配彼天

安不忘危芳邊疆先問蒼生芳平臺之前

皇赫斯怒廓清中原四夷來王芳無忌無愆保太平  
芳神功全召和氣芳朱草羊多黍多稌芳迄

康年存心天下芳彌顯堯仁芳如天

臣事 君芳敬為先非堯舜之道芳敢陳于前  
維天命芳道之大原欽若芳陰陽無愆大庇天  
下芳生全昆蟲草木咸若芳以孽以羊有那其  
居芳 天子萬年唐虞之美芳罔顯浩浩芳其  
天

奉 制撰九五齋五言律四首

翼翼 文華殿深深 九五齋神明臨戶牖日  
月照堂堦東德咸無斁受釐恒孔皆年年春草  
色化育與時偕

勅建夏豐院

勅建夏豐院

四

中正宗 先帝中正 獻皇帝舊齋名 齋名景哲王傳  
恭真繼序宿戒自焚香敬一符千載欽文被萬  
方數承宣室召無補衮衣裳

別室存恭默在齋西 憂勤邁古今已周 郊廟  
禮不盡歲時心永作百神主咸同萬眾欽發祥  
占祚胤 上帝已居歆

主靜立人極成能仰 聖皇臣謀慚引翼  
主德自圭璋屋漏還加警心齋豈坐忘西堂精一訓  
氣象本虞唐

恭和 御製喜雪二首

今歲應冬欣積雪無求社稷與山川從茲二麥  
占三白 聖德由來自合天

昔年稽首歌靈雪每愧九才莫濟川率育獨知  
勞 聖主至仁真見燕 皇天

恭和 御製步虛詞五言律二首

鍾粹瞻新飭傳呼並入辰先日以鍾粹瞻等二十二日辰

看步趨存敬畏恍惚見精神茲孝符千聖休  
禎賴 一人微臣無以報日日籲蒼旻

聖真傳舊像安奉及良辰有幸逢堯舜無忘敬鬼神

宸章光世世德施普人人萬國同仁履魏乎配上昊

勅建皇壽殿

全襲忠集詩卷續

五

恭和 御製中伏絕句四首

分時三伏此為中爍石流金勢益熾深愧微臣  
叨化育曾無霖雨答 宸衷

天地如爐九夏中人間何物不憧憧拯焚尤切

吾 皇念散作清涼自 聖衷

解愠涼生殿閣中舜皇心協 帝心憧極知雨

露沾濡下敢負平生有寸衷

火龍飛上日當中雲漢歌餘氣更憶多少逃亡

皆破屋獨勞霄漢軫 皇衷

恭和 御製二首

祖 考訓高座子孫蒙至澤於 皇真中與匪真守

成業

光訓三元燈流光萬世澤儆戒在守成艱難思  
創業

恭和 御製擬古選二首

聖皇法 祖 考昭訓永不忘良宵當燕喜時常儆

怠荒 聖學殫緝熙豈比燈燭光離明正普照

帝德瞻萬方

元日至穀日晴光轉條風豈惟 金臺上均此

玉燭中嘉祥發六合喜氣光三宮春杯獻

勅建皇壽殿

全襲忠集詩卷續

本

慈壽樂與萬姓同

榮恩堂觀百子圖

榮恩堂上觀圖畫百男總比南金價青霄貪看

紙鳶高綵繩影落鞦韆架積鳥在籠殊光榮飛

鳥在手疑相爭尋芳拾翠闌瑤草鳥獸草木多

知名乳猫傍母解人意煦煦春庭豈兒戲更相

交臂作籃輿斑衣兩兩成先事淑景初移闌干

花鼓吹猶調兩部蛙但願乾坤滿和氣斯男盡

集吾 皇家

小雨

殘冬曾積雪小雨又開春脉脉迷天遠霏霏入地勾即看生百穀但願有黎民清興慚黃閣賡歌慰紫宸

盆桃

春色上林勝桃花別樣紅枝枝低結子朶朶大成叢正憶仙源裏深藏小室中已過三月節莫恨五更風

陋齋陳公忠節祠

歷仕敷猷著南征去路遙平戎公有策仗劍恨難消直氣驚胡羯孤忠壯聖朝春秋長血食

勅建義義院 公顯張文忠公集詩稿卷之十一  
遺像儼然昭

先太師舞象時輒能詩口占立就嘗為族兄題便面居然臺閣體裁識者以為宰輔之器及刻詩稿此篇以少作不錄今再翻衆乃以此篇冠諸首又於別稿中檢得應制恭和題詠詩賦數十餘章皆當時所遺者盡欲增入恐於編年次序有失故再彙為一帙續之卷後以廣其傳云

太師張文忠公集 詩稿卷之續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輯錄繕閱子孫職名

中書舍人男遜志 孫玄卿孫廷賓

尚寶司丞男遜業 世美

中書舍人男遜膚 世相

光祿寺監事孫汝綱 世仁

四川龍安府知府孫汝紀 世哲

光祿寺珍羞署孫汝經 世輔

國子監府學學士孫曾國瑞 世翰

國禎 世賢

國祐 世昌

國祉 世揚

國禧 世亮

國琦 世佐

國補 世賞

國提

廣東布政使司參政 從玄 德明

舉人 從玄 天麟同閱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張文忠公舊有

諭對錄巖臺楚楊公選刻之為奏

對稿公詩文稿至多未入梓寔

勅建貞義書院中曩島夷內訌燬于

兵燹矣公孫太守公出入中外

苦心捃拾得其餘賸釐為十一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劉一後

奏附之奏議而公集稱全于是

社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塊

之載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

為之也坳堂涓滴芥舟已膠氣

不屬矣故士起壠畝卒受朝寄

或授之百室之聚而眩瞽震掉

不知所以裁之或遂肩宇宙補

天地如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

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顛

帖括當

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咸挾泰山之

重以壓公卯公旦夕靡碎耳摧

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

比其結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叙

劉一後

主知當爰立數載之間穹爵極貴屈

旃厦之尊講布衣好時師時友

俯在廷之耆宿而据其上不自

知崇也清累代腹肢之蠹收

先朝倒授之柄百廢振百利興令巖

廊海宇熙然整然還

高皇帝絜法之源

敬皇帝雍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  
主功蓋世而靡卓錫之土把握  
之珍是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  
高也蓋公魁壘俊傑之氣浩然  
獨秉受之天者獨也正矣率其  
心所謂是理所謂可奮然孤往  
不沮不疑而又將之以深識證

勅建昌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劉後

之以興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  
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窮年濡  
首而不白偏工獨詣而不至者  
公粹語之旁談之其洞窾達係  
如彊敏家督而譚其家之有無  
多寡也其應機合節如人舉其  
手為其身而痒搔痛拊所向如

意也乃其詞氣直達精懇腕有  
餘力舌有餘津尤宋人所稱玩  
其語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  
之氣一吐于此此其摧囂群喙  
結契

一人初無前之勛為救時之相者矣  
竊嘗謂公之俊往偉傑善斷大

勅建昌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劉後

事提身貞潔不為私啻似寇萊  
公而其不屑屑矜細行避物議  
亦如之論事之文精覈詳辯似  
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  
自表見于後伯紀文似公矣而  
所邁非雄主齊其志于千載之  
下公之材品兼有兩公其遇合

勛伐則十葉公而百伯紀也公  
文正大睿容視之奏議魯衛之  
政詩抗勁宏亮得杜陵之槩骨  
幹巉然大約偉挺自立不為腴  
詞偽體諂人耳目雖非公之所  
自見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  
公魁壘偉傑之氣不與其身往  
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情語笑  
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毗  
人主親親之心為易合後之功受  
人主特達之知為易建是又大謬不  
然夫

昭聖挾數十年母后之重手挈大寶  
授之六尺之孤佐之論者又先

代耆蔡之臣盈廷高名之士公  
能必

幼主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紆意  
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之念乎  
能無肉懷莫解而稍需壯益明  
習而後伸其獨乎即稍需公之  
身不已且異論者之吻乎而謂  
公遂探其必勝而取其捷得也  
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  
測勛之為仇為郭輔之為夏為  
嚴不朝受肺肝夕碎腰膂哉自  
非公之率心任理獨往不疑而  
其無私之氣正大之詞傾  
九重之心而使之信而能無言不

有為必效也故公之品為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為必傳之業噫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幾也夫萬曆戊午中秋日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同邑後學劉康祉拜手謹

太師張文忠公集編梓校名公姓氏

欽差巡撫浙東等處憲署督憲李道顯

欽差巡撫浙西等處憲署督憲李道顯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左叅議周繼昌

欽差巡撫浙西等處憲署督憲李思誠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溫處道按察司副憲李叔元

溫州府知府何廷相

繆國維

同知吳學周

劉之藩

物產志

卷之六

二

通判蔡世勅

車登雲

推官蔣鑒備

永嘉縣知縣莊廷臣

霍化鵬

樂清縣知縣沈立義

瑞安縣知縣吳養忠

平陽縣知縣洪啓哲

泰順縣知縣呂紹淵

江西九江府知府項維聰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文稿卷之一

奉 勅撰敬一亭碑文

奉 勅書無逸殿右壁

奉 勅書幽風亭右壁

奉 勅撰明倫大典後序

大禮要畧序 會試錄序

温州府志序 禮記章句序

杜律訓解 再識

慶谿橋王公偕配安人齊壽榮封序

勅撰壽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靜修子集序 省吾序

送周式之之虞城序 送周濟之之福州序

送甘思誨還鄉序 壽葛處士序

送黃省祭還平陽序 遜齋序

高明樓序 贈項尚蕃梅坡號序

文稿卷之二

送鍾魚臺之任序 送黃時庸之太原序

送曾元之之任序 送陳直之序

代送沈子公序 代送戴承緒之河南清

戎序 壽陳獻可乃翁序

送陳義卿歸錢塘序 送張達卿之保寧序

送史邵武之任序 贈陳子歸休序

送俞曲靖序 送高君觀之謁選東歸

序 呂載道輓歌序

縉雲李母輓歌序 族譜序

書院上梁文 御書樓上梁文

文稿卷之三

書題牢廳壁 題賓月軒

姚溪窮源記 慕思亭記

萬竹亭記 留勝亭記

勅撰壽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觀荷亭記 祠堂議

家廟議

文稿卷之四 進明倫大典 謝賜五經四書

謝賜獎諭鶴服金帶

謝賜御贊詩 謝賜玉帶

謝賜書院額名 謝賜忠靜冠服

謝賜手勅衣襲 謝賜甘露

謝賜諭寶鈔羊酒 賀四郊大禮告成

謝賜賜勅諭玉帶 賀罔立 中宮皇后



圜丘禮成頌

謝  
更名字頌

皇太后聖誕宴賞致語三章 并詞

皇嗣期月燕喜 聖母致語三章

奉勅擬中宮皇后序女訓後

擬車駕還京廷臣賀表

文稿卷之五

奉勅撰岳懷王墓誌

奉勅撰皇第一子哀沖太子墳誌

誥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勅建以養院

大驥忠文集文目録

書華蓋殿大學士先考守菴府君墓誌

誥封一品夫人蔡氏墓誌

長兒中書遜志墓誌  
季叔慕本公墓誌銘

王處士墓志銘  
王恕齋墓誌銘

從兄樂善先生墓誌銘

伯兄蘭室先生墓誌  
季兄雪崖先生墓誌

李月川先公墓記  
王竹房墓表

王雲菴壽藏誌

王仲房傳

天稿卷之六

祭始祖文

建書院告山靈文

釋菜先師文

堂成告后土文

告大羅山靈文

祭長兒遜志文

祭仲兄竹居先生文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集文稿目錄

四

太師張文忠公集目錄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一

奉 勅撰敬一亭碑文

臣孚敬稽首拜言洪惟我

皇上受 天眷命嗣承

大統稽古帝王之學以復古之治雖堯舜何以加諸

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有得

御製敬一箴 頒示臣工序之有曰敬者存其心而

不忽之謂也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又曰

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天之子職庶不

勅撰書院 大觀集卷之十一

忝厥 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為

箴凡二百八十八言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真得堯舜傳心之要法者也明年

丁亥冬十二月又因講大學衍義有及宋儒范

浚心箴乃并程頤視聽言動四箴復

親為註釋以人心惟敬為主眾欲之攻多自視聽言

動入而人君一身所關為尤重焉 聖訓諄復

皆義理精微之極所以發明敬一之道益大備

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仰惟

皇上天作君師茲訓也匪徒言之實允蹈之所謂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導諸臣請建亭

勒碑於翰林院并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

省府州縣學咸令摹刻俾天下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 制曰可 勅名敬一亭工部乃拓

院後地建亭勒碑于中五歲并節奉

聖諭共六碑分勒左右勢極崇麗實一代盛制也

御製有詩以紀其事亭肇工於戊子春三月訖工於

秋八月輔導與侍從諸臣咸樂教育宴會以落

成之臣孚敬載歌 聖德伏承 御製詩重示

訓戒且大賚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

勅撰書院 大觀集卷之十一

恩至渥也九年庚寅秋七月掌院事學士顧鼎臣請

勅輔臣撰文刻石紀載臣孚敬奏言 大聖人制作

如天地高厚日月昭明有非臣下所能贊一辭

者 上命內閣首臣撰文臣復自揣卑陋謬承

寵命具臣而已又惡乎敢伏惟君者長人者也師者

教人者也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

能為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者臣仰惟

皇上見之矣對揚光訓紀載歲月實臣子所宜自幸

敢固以卑陋辭昔孔子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敢以是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戒飭之道皇上祖述堯舜傳心敬一性之德也臣子實有愛莫助之者也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臣又敢以是禱焉

奉 勅書無逸殿右壁

惟十祀春三月望 帝社 帝稷成

皇上率卿士肇禋爰 命治地播穀樹桑於時作

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 幽風亭書七月詩臣孚

勅建書院

命張憲集文稿卷一

三

敬謹拜稽首請曰惟茲盛典宜有 聖製

上謙光至載請廼曰朕 皇考嘗作農家忙律宜大

奉書于殿朕題幽風圖有詩其書之亭仍令輔

臣各著言附焉臣愚庸辭弗勝命 上重令臣

進解 先皇帝睿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見

對時育物焉見重農教惜民財焉見宣上德達

下情焉嗚呼 先皇帝雖處 藩服實憂以天

下樂以天下者也臣又伏讀 皇上誦農家忙

記述取七月無逸之旨著明 先皇帝睿製精

微極致憂樂之大皆繼述至孝所發也孟軻氏

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先皇上施於子孫 皇上祈天永命信有徵矣臣謹

切詳無逸之旨不出於嚴恭寅畏之一言呂祖

謙曰嚴則謹重恭則隆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

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昔武王銘于牖曰隨天

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皇上取無逸之義以銘茲 殿也奉書 先皇帝睿

製愛敬之至也夫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

焉耳嗚呼休哉

奉 勅書幽風亭右壁

勅建書院

命張憲集文稿卷一

四

幽風亭成

皇上取 御題幽風圖詩 命書之臣孚敬謹拜稽

首颺言曰嗚呼惟 皇存心天下憂思孔艱匪

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臣竊惟七月之詩周公

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述其先公風化之

所由以教之者也臣仰惟我 聖祖嘗命工畫

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

以示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 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

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

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  
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  
覽觀庶有警也臣稽首莊誦皇上題幽風圖  
詩真得聖祖傳心之要而又多出周公言外  
之意誠所謂不諫亦入性之德也宋儒有言曰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  
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  
誠愛下下以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  
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  
此七月之義此臣竊惟幽乃西隣小邦也其風

俗之厚如也卒基成周大一統之盛為有道之  
長我皇上嗣此丕基而尤深體

祖考艱難之思

神功聖化萬世無疆矣詩曰嗚

呼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休兮皇考以保明其

身臣仰惟皇上日切願望焉

奉勅撰明倫大典後序

是為明倫大典也我

皇上親名之親序之也於此仰見聖人在

天子之位膺天命也遵祖訓也倫序正而統

嗣以明也孝思篤而綱常以舉也上率夏商

周王之章下洗漢宋為後之陋習也所謂德教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臣愚無庸  
言者皇上以臣嘗從建議之後俾志諸未盡  
愚衷也夫斯禮之議也起於皇上登極之六  
日而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止稱帝后既而加皇字稱本生  
父母終而去本生字稱皇考聖母此先後  
凡三詔也始而爭考爭帝爭皇既而爭廟及  
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此先後凡七爭也其爭  
也出言盈庭或自疏或連名先後攻擊凡三百  
有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構凡七百有  
餘人也臣等憤不得已抗言于廷或自疏或  
連名先後建明凡數十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  
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持眾寡不敵揆之  
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皇上一人而  
已詩云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蓋人不可以勝天  
邪不可以勝正也夫宋儒朱熹嘗謂邪說橫流  
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  
之禍也皇上天作君師為萬世立綱常開  
太平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纂編為書以貽

典則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謂

聖人人倫之至也此所以為 明倫大典也臣何幸

身親見之猗與盛哉

### 大禮要畧序

大禮要畧撮 大禮之要而舉其畧者也夫 大禮

之為書也博之宜無不信約之宜無不該故知

要可以會通因畧可以致詳無難矣臣乎敬伏

讀 聖諭 皇考恭穆獻皇帝 尊號已定

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 諭大禮者

乃天子之禮書冊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

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還用建禮之臣掌

其文意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此誠

明王大孝為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

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夫春秋魯一國史也今

大禮之書為 天子之禮 一代君臣之行也是宜

聖心有在而欲為全書也臣乎敬實為迂愚之儒嘗

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

德意罔敢或違於是輯為要畧亦惟明夫統理而已

庶同志者於是乎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

大禮全書未必無少補云

### 會試錄序

我

皇上承統御宇明物察倫以為民極以昭文明之治

其盛矣乎歲已丑復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尚書

臣方獻夫侍郎臣李時臣嚴嵩以舊制請天下

之士莫不奮然興衷然集成有帝臣之願焉詩

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斯之謂歟先是臣竊

念 國家用人以科舉為重而有司選士以鄉

舉為先因條三事 上請一曰正文體二曰明

實錄三曰慎考官 上俞之既令行天下矣及

勅建皇極書院 大禮要畧集稿卷一

是禮部以甲科取士所關尤重復申明三事以

請 上復俞之俾昭示焉然不以臣為愚

命主試事臣受 命夙夜不遑夫文體不正則實錄

難明考官不慎則文體難正 皇上任重之託

濫及愚臣其何能勝諸謹率同事矢心秉公合

天下之士如 制而三試之觀經義之文多發

明理致不事浮夸知初試之變也觀詔誥表論

判之文多率循典實不事奇怪知再試之變也

觀五策之文多經畧世故不事剽竊知三試之

變也臣乃稽首颺言曰我 皇上神化之速一

至是乎諸士子之文可謂善變矣可采錄矣臣  
等同考校者可無慮矣語曰文莫吾猶人也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大聖人猶自責實如此  
今國家以文取士豈非因之而責其躬行之  
實矣乎夫自古聖王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故  
道德一風俗同而仁義之言孝弟之行達之天  
下也肆我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于四海凡有得於觀感者莫不興行而能  
言其實況士自鄉而升為民之俊秀者乎故凡  
為叛道背經之說靡不懲創前非行修言道非  
徒文體之正而已是之謂大同則今日人文之  
盛信有在於我皇上鼓舞作興者矣記曰天  
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  
辭有枝葉虛文也行有枝葉躬行之實也然則  
我祖宗設科以文取士端有在於斯矣夫有  
實言者有實用善作人者必得人舍是而虛文  
之求抑末矣本之則無固非我祖宗設科垂  
法之意亦非我皇上神化作人之道也嗚呼  
敢不慎諸敢不慎諸夫士凡三千七百餘人取  
三百二十名遵制額也敢謂能盡人之才乎

哉嗣此而益涵濡聖化以儲世用其有艾乎  
哉是舉也奉詔命為考試官者大學士臣孚  
敬學士臣韜也其同考試官則右中允臣道南  
修撰臣以訓臣用卿臣用賓右贊善臣文俊臣  
昂編修臣教臣星臣袞臣維傑臣璐都給事中  
臣鶴鳴臣準署郎中臣俊署員外郎臣默主事  
臣積也其監試官則御史臣濂臣照也暨諸執  
事厥責惟均凡此同事之人既事之後尚宜仰  
思我皇上作人之功益勵實行以共承休德  
為多士光焉錄成以獻臣以職事忝序諸首  
温州府志序  
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舍此言治皆苟而已溫  
古揚州之域比宋遂稱小鄒魯我朝  
皇上嗣位朝議率宋濮王故事以皇上考  
孝宗叔興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倫理綱常攸  
繫獨上踰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  
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陋習矣禮成余忝  
官黃閣十年以老病乞休觀舊志深有憾焉夫  
吾溫城池風俗山川人物與夫宮室丘墓書目  
詩文之類間有可觀者采錄之孰有大於明倫

者哉千百年之下孰有過於此者哉書此作郡志序

禮記章句序

乎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

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弟終及之訓入繼大統

勅建皇義書院

勅建皇義書院

十一

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為

叔父掌敬執禮爭之舉朝洵洵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興以明聖述作為已任如正

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乎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上固天啓之矣乎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臺榭有差為害匪細此尋常講議尤不可不求其當已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

乎敬既以是上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

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為欺世之空文而

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諸詩見其忠

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于

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乎敬當以禮記章句獻乎

敬以為此聖經也可槩足已自信而一無所遜

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

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歸未幾

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草校梓藏于

勅建實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勅建皇義書院

勅建皇義書院

十二

杜律訓解序

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矣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為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間與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發歛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不為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

再識

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為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愚覺舊釋過贅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又不如盡削也

慶谿橋王公偕配安人齊壽榮封序

谿橋王公予女兄丈也先少師生女兄及予兄弟四人然鍾愛女兄得星術言以貴顯期之及議婚歸同里谿橋公有甥三人子明子揚子大

勅建皇壽院

六國文彙集文稿卷一

十一

予為諸兄為季視伯仲兩甥年相上下谿橋公令兩甥同子學先後並以甲科起家予遭際

聖明

致位師傳子明子揚同官部曹嘉靖己丑子揚

以司勳郎滿考封公為吏部稽勳司署員外

郎事主事吾女兄為安人是年公壽八十歲女

兄壽七十七歲八月二十一日為公誕辰子明

兄弟先期從京師函勅書及冠服歸壽屬予

言將之予自念幼失慈侍藉女兄愛視稍長偕

兩甥學歸時往候問谿橋公惓惓以德業相勸

勉故予事女兄猶母而視谿橋公每遜讓不敢

當賓禮女兄性慈孝明大義每與予語及先少師及母夫人遺事輒相向涕泣谿橋公亦為咨嗟不已嗚呼先少師起布衣植德累仁嘗因識家言以昌大望之子女乃如所期而慨俱不及見夫逸能思初安而惟始樂之情也講信修睦篤親處厚禮之經也禮樂統乎倫理故予於谿橋公及女兄之榮壽不能無情焉予佐

勅建皇壽院

六國文彙集文稿卷一

十四

聖天子修明禮樂敦敘倫紀以孝治天下而資兩甥同心協恭毗贊中興之盛竭忠於國固所以成孝於家也而公與吾女兄所願望其子而慰悅其心者當不在於承懽膝下矣而況有季子以奉晨昏修滌滌哉谿橋公以碩德望於鄉吾女兄相以淑嫺並壽媿德胤祚蕃昌耳目罕覩記者昔龐德公隱於鹿門夫婦相賓敬表於史傳而其胤有鳳雛之譽竟以顯其親吾兩甥東嘉稱為雙鳳王公所居谿橋即目為鹿門之野可也予異日乞恩東歸當撰杖屨從公於谿橋上握手相慰勞公其旦夕望我乎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先歌此為公壽且以期之將來也公並女兄拜恩之後尚以予言告



吾家廟可焉

靜修子集序

吾兄遜志弗祿命也生奉 勅命歿列祀鄉賢  
及遺文諸真章南提學御史聞人君已編傳矣  
茲惟家庭紀聞內載 上以選妃嬪廣儲嗣令  
公明本奏 請公即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  
革具香燭冠服束帶露禱于 天遂駕疏上  
奏夫紀聞所錄雖非一事以選妃嬪廣儲嗣為極  
大今日 聖天子嗣續蕃衍 國本永固誠吾  
兒所心願也

省吾序

羅山張子書院成因自名其齋曰三省時芝田  
杜子良瑞來求作省吾文曰此吾邦伯林公別  
號蓋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也士大夫慕  
其實行形諸咏歌子序之予曰此吾之同志者  
也能無言乎易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  
以反身修德程正叔傳之以為君子遇艱蹇必  
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  
歉於心則加勉於此見聖賢之心矣自夫科舉  
之學興人惟以官職崇卑祿廩厚薄是計知所

力建貞義書院

卷之三

上

以省身者鮮矣所以官之崇而祿之厚者益多  
以為般樂怠傲之資此之謂賤丈夫況刺史之  
職為吏民之主之難之榮古之人皆嘗言之唯  
難其難而不敢自榮其榮非所以自省者能之  
乎且曾子之所謂三省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在學道者固所自  
盡也若邦伯公則又有官立政者矣故不獨曰  
三省而必曰省吾則其用心益廣矣必其退補  
之時曰政不通乎人不和乎兵甲之不銷乎財  
賦之不均乎士類屬吏之不受且畏乎凡吾日  
之所為無不加省如此則善矣杜子曰其然張  
子曰是吾之同志矣

送周式之之虞城序

矩峯周子式之武昌人也讀書於矩峯山中舉  
于鄉餘十年而未得仕然其心則未之忘也羅  
山張子永嘉人也讀書於羅峯山中舉于鄉餘  
二十年而未得仕然力則既竭而不能進也一  
日矩峯子為虞城令既得 命過羅山子之舍  
而請曰吾學也寡仕而不得舉進士名雖吾以  
也吾其能忘於心乎羅山子曰科舉之制非古

也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吾不幸而不得與子同年矣謂是可以得人而可謂盡人乎哉夫以一日之長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可以幸致者名也有命焉君子聽之今夫仕利澤之溥非一日之所能感念之深非一夫之所為其不可以幸致者實也有性焉君子盡之吾子學博而用約神定而氣充其仕也所謂流於既足而伸於久屈者矣務實也顧以名為昔者子游之為武城宰故後世至今知有武城也夫子游乃聖門科條中人非今之所謂科舉者也故能為

教是也

太師張文忠公稿卷一

十七

武城重吾子之行也安知將不為虞城重乎

### 送周濟之之福州序

武昌周子濟之與式之兄弟也式之為虞城令濟之為福州節推同日命下其盛矣哉濟之曰君不寡吾兄而贈之言何以處我予曰難言也予以正德丙子秋與濟之及黃岡王穉和俱携家上春官試濟之倡文會雖凍雪不懈此初合也丁丑並弗第穉和留京師濟之偕予南還一日遇大風作舟皆亂泊遠先後相失此遽離也已卯冬予再至與穉和敘寒暄遂念及濟之

之來將有日矣未幾濟之至三人舉會事如故

此再合也庚辰穉和下第南還濟之有福州

命予待闕于廷此又離矣嗚呼離合者勢也合而喜

離而悲人情也離而復合合而離如日月之不可留也夫以濟之篤實之學敏達之才是行其

亦小試耳今聖天子圖治登崇俊良若濟之者非福州可久借也穉和之來蓋亦有期第予

之樽散無可置地耳倘以遲鈍而免四方之役

則今日之離又安知不為他日之合乎行矣濟之無牽於情古人有言曰心同則千里會晤情

教是也

太師張文忠公稿卷一

十八

疎則間壁不相往來母徒以迹為

### 送甘思誨還鄉序

瓊山甘子思誨隨厥父通判吾溫受學於庠生林君學之已而通判公得謝事思誨辭學之而歸學之道思誨滿口欲予言以贈予謂師生恩義之係亦大矣自夫世俗以科舉為學師弟子之所以相授受者不過絺章繪句之文而道卒無得於心焉故其合也如偽其離也如棄視諸百工技藝之為師弟子者反不逮焉則亦何恩義之有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今思誨果能為嚴師者  
乎學之果能為道尊者乎鄭玄事馬融辭歸融  
曰吾道東矣楊時事程顥辭歸顥曰吾道南矣  
瓊居西南海島中違吾邦數千里今思誨辭歸  
學之可亦曰吾道西南矣乎如此然後無愧於  
古人之為弟子者矣學之撫然顧謂思誨曰吾  
與女也盍相勗諸

壽葛慶士序

黃巖孫君應之得鳳陽通守 命適厥舅翁之  
耄年欲以文為慶予生也晚未獲親翁老成之

勅建昌縣

太僕寺卿集文稿卷之一

十九

德其何為頌應之曰葛翁不吾寡而以子妻吾  
卒為賢助可以見家訓焉採於山釣於水徜徉  
終身可以見守已焉客至則不計有無縱酒放  
歌盡歡而罷可以見性情之真焉鄉大飲賓則  
具深衣履動以規矩為鄉人望可以見體貌之  
嚴焉是則葛翁而已矣予曰有是哉翁之良乎  
夫人富貴貧賤壽夭萬不有齊者也造物者為  
之而盈虛消息之數存焉故有富矣貴矣而天  
貧矣賤矣而壽故富貴者有不保其榮貧賤者  
有多受其辱壽豈易得而易慶哉迹翁之為人

也上不偏於富貴下不困於貧賤得造物之中  
而無所忌焉無辱無榮故得壽祺以終是宜慶  
宜文者翁內君童氏少翁四歲自結髮至垂白  
未嘗反目故人罕其偕老翁初度之辰為是年  
之二月應之歸自八月猶病於愆期然而躋堂  
稱觥女以夫貴翁以壻榮則葛氏夫婦之心不  
既慰乎葛氏之諸子不咸喜乎雖然一喜一懼  
應之知愛日之誠者也盍以此語其諸子云

送黃省祭還平陽序

儒與吏進用之志一也其振作之機存乎上之

勅建昌縣

太僕寺卿集文稿卷之一

二十

人而已蓋嘗聞諸劉晏之言曰士陷職賄則淪  
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  
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斯言雖切時弊夫  
豈人性之本然哉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古  
之豪傑起於管庫刀筆者亦多矣自夫科舉之  
學興而儒吏之途益分由是儒有進而為公卿  
吏雖有能止俛首為倉庫之流而已亦時之制  
也於是上之人視吏為甚輕而明揚之典弗及  
吏自視為不重而振拔之心不萌使晏之言迄  
今愈信是誰之過與甚者於吏役之以私而奔

走之如輿臺焉夫吏之役雖卑使之奉行文書  
役於君事可也而吾不能振作之又卑微之一  
至於此不已甚乎苟非其人卒反為吏者背指  
而詬病之是徒以區區輕重之名分貌相役耳  
則何益哉吾鄉黃君宗德大家器也由吏而注  
選於銓伺銓於家乃持掾曹名臣錄謁予辭歸  
其志可知矣予方登第將以儒入官獨患不能  
相在上者為振作之方而猶不免為吏者詬病  
焉故書此使相與勉之

遜齋序

吾鄉平陽呂君宗王隱君子也自扁其齋曰遜  
嘗觀諸易遜卦爻辭有曰嘉遜貞吉又曰肥遜  
無不利此君名齋之意也齋之前有軒為怡雲  
後有山為來青樓中有水為一鑑池皆所以適  
其遜也古人為賢士處世如錐之處囊而欲脫  
穎者多矣君獨以遜名豈忘世者耶夫山以其  
靜也水以其動也雲以其出入之無心也君居  
是齋也因閒觀時靜照唯適之安無意必焉茲  
非所謂貞吉無不利者與而况君有父為廩憲  
公有子為太學生父作子述而得以遜焉則身

雖退而道亨非忘世也予方結廬於大羅山中  
為退避計特以君臣之義有不可廢恐徒觀山  
玩水亦未免為此心之累不知何日得坐君之  
齋與論易遜之義然其辭有曰好遜君子吉小  
人否尚請玩其占焉

高明樓序

晦翁朱先生曰人若不透得上一關則萬事皆  
低斯言也予每以自警而未之能焉夫極高明  
之訓載於中庸處高明遠眺望見於月令呂覽  
凡徂於卑近者人自為之耳姚君鈍夫之作樓  
也其知此乎浙山水為天下大觀而桐江擅其  
秀故子陵居之姚為其地著姓厥先有為冢宰  
公方伯公者矣嘗欲因之作樓未就而卒鈍夫  
生於斯長於斯聚宗族於斯而茲樓之成又所  
以成先志者也亦偉哉既成之明年以選事  
來京師質名於予予曰是不可為桐江樓乎曰  
擅地為名則吾豈敢曰不以地名可辱之乎夫  
岳陽之樓以地名也仲宣之樓以人名也存乎  
我耳鈍夫曰吾將於是不乎致遠矣予曰高明則  
明則遠然非高明無以致遠遂成高明之名鈍

夫請畢其說予謂地如桐江其靈可知也風節如子陵其激發可知也有先為達官長其世澤淵源可知也鈍夫登斯樓也顧名而勉焉進思盡忠於君退而不失於已則居斯高斯明斯遠矣不然樓而居者天下之同俗也好樓居者天下之同情也以之聚百物貯歌管是為貪風淫風土地之辱也奚取于桐江之樓鈍夫拱而起起而拜焉曰命之矣於是乎書

贈項尚蕃梅坡號序

項子尚蕃者秋鶴先生震器也先生早官于朝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卷二

休于家三十年於茲矣孚敬嘗慕其風致客歲冬得一詣之先生具深衣方履禮孚敬於廬對之如古人明日樂孚敬於溪山之觀自難筋力為禮以尚蕃從孚敬與尚蕃散步長江自前村過後村適時搖落羣英逶迤望見水邊竹外扶疎橫斜即之則冷蕊含春皆梅也孚敬曰厥土宜梅何多也尚蕃曰梅雖多而愛之者少故自號梅坡也孚敬曰請問子之愛尚蕃曰愛香曰未也曰愛白曰未也夫梅也者冬花無葉有孤秀之心春葉不花無奔競之態古人謂其為花

之儒者也若翁孤標雅操為清白吏其猶梅乎今愛之宜勿忘也愛而勿忘則肖之也若徒求之暗香疎影之間抑末矣尚蕃退而喜曰吾為愛梅也而得繼述之道焉請書之作梅坡敘以自勵云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文忠公集

卷二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一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二

鍾魚臺之任序

鍾子克中吾鄉方伯公之後性穎敏好學思友天下士以例入於太學生屢試於鄉而踣就選於部司銓衡者見其文與之人咸為之喜予曰非也嘗聞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如克中者宜知而舉於人也久矣豈在口惠間耶卒乃授魚臺丞人又為之憂予曰非也嘗聞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勅建昌書院

全張愈集文稿卷二

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如克中者宜於人何所不濟可擇官官擇地耶擇官者必辱官擇地者必辱地其志可知也今夫官之親民者莫如令而丞即佐之其職非輕也魚臺為東魯故地禮義遺風在焉其土非惡也夫人之不擇官擇地者寡矣故位高者多行道之耻卑者多出位之思吾夫子大聖人也猶以官卑祿薄其職易稱雖乘田委吏弗辭焉克中之魚臺也無小其官也懼辱之可矣無鄙其地也懼辱之可矣如此是為能敬敬則事立而民不慢民不慢則化

行而俗美矣由是自視其先為方伯者官也吾為丞者亦官也旬宣於一方者道之大行也撫字於一邑者亦試其端也則知而舉之者終必有其人矣豈曰如斯而已雖然知不知在人克中無患焉吾道其常也夫

送黃時庸之太原序

南法部尚書郎齊之黃君時庸出守太原其氣節文章相激發者多為文為詩歌以頌其美有為言者曰太原當西北要衝為天下名郡今太宰喬公居之蓋慎擇時庸之能而與之守也微

勅建昌書院

全張愈集文稿卷二

太宰公不能知時庸微時庸不能副太宰公所知因為時庸慶予曰非也太宰公為天子擇郡守不能以太原私時庸者也時庸為天子之郡守不得以太原私太宰公者也然則今日舉天下之郡守孰非太宰公之所慎擇又孰非時庸之所能為者哉使時庸而無此能焉雖有太宰公不能使之進也使時庸而有此能焉雖無太宰公不能使之不進也雖然名揚士類宰相事也無忝所知君子心也太宰公與時庸蓋庶幾焉予愚不求人知者也而有辱於時庸故

因其行而以此告之且以解言者惑也

### 送曾元之之任序

聖天子嗣歷改元之明年當天下入覲大明黜陟視昔為嚴於是吾尚書省郎出補藩臬及郡守者凡六人秦和曾元之實被瓊州

命亦一時之盛也將行謂予曰何以贈我予曰僚友相戒古之道也故為詞多箴而不誇夫元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昔唐韓昌黎送崔復州嘗論刺史之榮與刺史之難為矣今之太守古之刺史也有其榮而不憚其難為者亦寡矣夫瓊州居

勅建皇極院

太饒惠集文稿卷三

三

南海中廣袤千里其邦與黎蛇雜居其俗質野而畏法苟得其道也則其畏法之心恭敬生焉太守獨得以全其尊不亦榮乎苟不得其道也則其質野之心慢易生焉太守不得以自恃其尊不亦難乎元之以溫厚之資篤實之學居兩京法曹者有年於政體又練達疏通焉加之以刺史之榮也不憚其難者也投之以刺史之難也能保其榮者也然則昌黎所謂有刺史之榮而無刺史之難為者將復於元之見之矣況今聖天子在上與民更始其咨治之心尤以民牧為急

他日寵異之加其尚未艾是在元之無倦而已六人者元之與李升之者二人為予同署郎今同補南海官郡臬雖殊其道一而已矣升之適以報政之京師被命遂行予不及之見也元之遇升之也可以是告之庶幾乎僚友相戒之義云

### 送陳直之序

陳君直之以禮部尚書郎擢廣右叅議將行凡吾鄉官南都者合餞之雖循故事而意為獨至也夫鄉土之情人孰無之倡之以正存乎人耳

勅建皇極院

太饒惠集文稿卷三

四

古三代化行雖井田之野人猶相與友助而親睦焉今夫官於朝者皆自鄉而同升者也禮義由賢者出非但田野匹夫而已天下之不厚於鄉土者亦寡矣在兩廣雖異域今士夫親厚猶同鄉焉則夫自厚於鄉者可知也何至於吾浙人而疑之夫浙之仕者較他省為衆多衆多則愛博而情或不專勢固然也予嘗於此而深有激焉竊念寡弱不齒於鄉豈敢望為之倡焉乎我倡之不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明而不失為羣倡之不得其道也則善善惡惡之心不明

而不免為黨不羣之害小為黨之害大又奚貴於同鄉也哉故孔子論觀人必取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孟子論友蓋必自鄉而國而天下又進而友于古人而後已直之學博行修中無城府溫恭之色充然而外見蓋君子而賢於一鄉者也今同官廣右者若方伯章公叅政何公又皆鄉人之善者也坐政事堂與商可否無偏黨之私而有相濟之美則所以因其敦厚之俗而振起其親睦之風者在是又烏知其今不同於古所云耶庶幾乎名烈之著功德之被非特為一鄉之士又將為天下士也予受知於直之茲餞也實顏君文華高君汝白倡焉徵言于予顧驚何能為役而辱諸子之所齒哉因切取鄉後進求益之義不敢辭

代送沈子公序

沈子子公為南臺御史官也予時備官御史中丞辱貳沈子長知之特深沈子被

命擢副閩之按察使南御史官膺茲擢者近自沈子始於是御史臺咸喜徵予文以慶其遇華其行焉子曰沈子將以為喜乎夫南北同此御史臺

也南北御史同此官也北官得此不以為異南官得此不以為常是果明試以功之典而為此輕重乎抑所遇之分殊而人自為此輕重乎夫惟試功之典而為此輕重也則南臺

祖宗根本之地其官庸可以不重與夫惟所遇分殊而人自為此輕重也奚必其為重與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然則沈子茲擢也將以為憂乎為喜乎夫御史之官司風紀於內者也於其言許出風聞有過焉雖天子不得而罪之按察使之官司風紀於外者也於其行具有成憲有過焉雖匹夫猶得而議之由是觀之則按察之難於御史也又可知也沈子能無憂乎苟內有不足者或臨之以御史也將以身退然有不勝衣而言訥然若不出口矣沈子識理通明無所屈撓其為御史也不以驕人今為按察使也必不驕於人為御史也無過言為按察使也必無過行矣不然則匹夫之議殆尤甚於天子之罪者也沈子茲擢而行也將以為憂乎為喜乎

代送戴承緒之河南清戎序

戎國之大事也克詰戎兵載於書方矢戎兵詠



於詩教民即戎訓於孔氏當是時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故兵不待擇而精不待清而實也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農仰食於官懷哀老無歸之心誠多有忘去者有常人而無常數於是設清戎之官焉郡有倅倅理之邑有丞丞理之而總之以御史御史之設省必一人責之專也期必三年任之久也責之專庶郡邑悉於是聽令焉任之久庶郡邑悉於是考成焉

朝廷立法備矣然而有治法無治人故法立而弊生

勅建昌書院

六張集文稿卷之二

七

弊生而民困而兵疲則

國家緩急將何以恃耶今之為清戎之說者不過執三分之例而已

朝廷以此責之御史御史以此責之郡邑郡邑以此責之里甲使逋亡而誠有之雖三分無算可也無之而必取盈焉於是里甲欲免其責也詭名以欺郡邑郡邑欲免其責也詭名以欺御史御史不察遂以充數卒使橋梁塗路草木鳥獸之名皆兵也逮夫官司緣名而勾里甲展轉鬻人而解故有及營而亡及途而亡是以解而復

勾勾而復鬻焉古以一家而備一卒今以一卒而禍百家矣此予所謂法立弊生民困兵疲者也夫里甲小人不足異也司郡邑者不知此而為之非知也知此而為之非仁也為之而不能改非勇也戴子承緒為南臺御史也被

命清戎將有事於中州令郡邑而察民隱除宿弊者也予謂戴子知乎必不知此而為之也戴子勇乎必不為之而不能改也雖然茲弊也非一省一郡邑也天下之通患也戴子蓋有志於天下者也予故以天下之事告也

勅建昌書院

六張集文稿卷之二

八

壽陳獻可乃翁序

陳子獻可昔壯游太學也時予方釋褐旅處往還鄉愛彌篤已而陳子謁選南歸予選授南官陳子復來會於金陵予與坐鍾山草堂敘寒暄問無恙陳子他無所為謂予曰吾翁別號無適盍取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今年秋九月甲子周天矣願求無適之說以為壽予曰難言也夫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自漢以來諸儒未有深知此義者惟宋程子有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朱子又為之箴曰不東以

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廉他其適此無適之謂也曰勿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主一之謂也惟能主一斯能無適體立而用行者矣夫朝堂之士與山林之人不同何也朝堂黜陟是較理亂是關震撼擊撞日交於前故持敬之功難山林黜陟不知理亂不聞無震撼擊撞之交故持敬之功易吾聞陳子之翁棄科舉而安耕鑿樂山林而無慕乎朝堂者也其亦知主一為無適之地矣乎夫主一則靜靜故壽矣不然則雖觀山玩水亦不免為此心之累難

勅建義鄉序

太僕集卷之十

九

乎其為無適矣陳子曰是固得壽之道也遂書予言持歸為翁壽

### 送陳義卿歸錢塘序

義卿者總管陳公季子也義卿生長永嘉而曰歸錢塘何居蓋總管為都閭居錢塘十餘載其宅實乃祖都閭公所構總管復之以官為家焉時義卿母氏見背歸葬永嘉矣永嘉去錢塘千餘里義卿常來去其間來而趨庭去而墓守父母存沒之情庶幾其兩盡乎今年春總管有事金陵金陵去永嘉倍錢塘矣義卿既親省謀歸

以為留金陵也則違母之墓向永嘉也則違父之庭惟錢塘居金陵永嘉之中道里均焉祖父官居在焉來而便於庭趨去而便於墓守此錢塘之所以宜歸也予嘗聞總管孤哀效古人刻木以象父母雖非禮制使然亦其孝之出於天性也然則義卿之孝得非而翁之所似耶

### 送張達卿之保寧序

聖天子嗣位更化善治咨天下民牧是急由是吾法曹正郎被命者凡六人張君達卿資格較深而保寧之命且後未至無愠色已至無喜色

勅建義鄉序

太僕集卷之十

十

君子曰斯規矣夫人未有生而貴者古者八歲入小學四十始仕其間三十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論皆道義身心之學故有田野而師版築而相資格弗與焉今之入小學者間不能三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論皆科舉口耳之學故有青襟而官黑頭而相年數弗與焉夫惟輕道義而重科舉忽年數而較資格是以徼幸者蒙一朝之榮老成者負終身之志無惑乎人才之不古也雖上求而下應前襲而後承若夫豪傑之士如達卿者豈可以科舉資格擬哉達卿

豈肯較資格執歲月要君置喜怒哉達卿舉自  
吾鄉對揚天子之廷蓋學優而仕者也予慕  
久矣達卿初未予知也比同官日就考德質疑  
幸不予寡而保寧命且至矣高君汝白屬予  
贈言予烏得以無言哉夫保寧控劍閣為天下  
險李白作蜀道難蓋亦難其治也獨文翁之化  
至今稱之有本故耳達卿盡亦舉所學率之而  
已使其童而習強而仕焉由科舉弗畔於道義  
希老成弗牽於資格雖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  
之一邦是亦文翁而已矣由是長子孫終身不  
遷百宰相不易此一郡守也達卿以為何如

送史邵武之任序

友五倫之一所以救過遷善有裨乎人倫者友  
之道也後世友道不敦故其合也如偽其離也  
如棄而已昔申頗謂吾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以  
能攻吾之過史君道存其子之侯無可吾道存  
直諒多聞得侍同官每拳拳忠告欲予之寡過  
未能也茲有邵武命遂行予謂人之生不幸  
不聞過吾之不幸其邵武之幸乎夫能攻人之  
過必能受人之攻者也史子賤宰單父有父事

兄事之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故鳴琴而治  
道存守一郡以蒞四邑令之長也夫令所治小  
而化行也易守所治大而化行也難令近民告  
之以善也易守分尊而遠民告之以善也難處  
難為之地而加之善言之難聞則凡風俗之汚  
隆政事之得失財賦之盈縮屬吏之臧否又孰  
從而察之道存果能攻人而受人之攻與則夫  
邵武之父兄耆老能不體其心而樂告之善耶  
孟子以好善優於天下為樂正子喜諸同列遂  
亦為道存喜也因書以贈

贈陳子歸休序

陳子者實予同官譚子內君兄弟也陳子致仕  
兵馬指揮使政進階而歸還諱子于金陵而告  
之曰吾生也無聞於人哀也無益於君事茲獲  
聖明浩蕩之恩得以勅贈二親存沒無憾矣嘗聞  
知足不憂知止不辱願就吾子質焉譚子以陳  
子之言告子曰有是哉賢丈夫也夫父子君臣  
人之大倫也陳子不卑小官出處不昧知君臣  
之義也勉恩其親事死如生明父子之親也  
世固有以君臣之義而棄父子之親遂使

萬乘之尊有不得盡其至情者夷狄之道也方且自侈其位自多其祿而不知止足其視陳子完名而歸相去何如也陳子有昆弟為州郡伯有子姪為太學鄉學生禮義之家也其於父子君臣之道以已之所自明者相與推廣之以闡於上可也無徒受 聖明之恩而使

聖明不能以自盡其恩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此予所以以不能堯舜其君為恥也遂以予言為陳子贈陳子河南攸人今 帝鄉所親近也

送俞曲靖序

勸業堂

李懷憲集文稿卷三

三

俞子懋敬與予同鄉榜今二十有五年得同官於南之刑曹俞子明慎尤精於法令幸不予寡暇則取律相與講讀且以刑之所取皆禮之所棄乃益之以禮於是同志者集以成會而程功焉俞子曰仕優而學愚弗終耳固所願也未幾而曲靖之 命且至人皆為之憂予曰古刺史之官所以守土長民者也求以守其土而已非取其土以利我也求以長其民而已非取其民以利我也夫憂心生於所擇擇心生於所利利其土必辱其土利其民必殃其民矣而謂俞子

勸業堂

李懷憲集文稿卷三

三

有所利而擇擇而憂哉嘗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道民之路也稽諸曲靖其風俗力耕而好訟好訟則懷戰爭而少庶恥吾有律以設其法力耕則地富饒而易從善吾有禮以順其情則治雖去國萬里不出吾今日之所講明者矣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大聖人之論治也然則律也禮也用之而知所先後之序本末之倫則優於天下而況於曲靖乎予鄉榜迄今仕於內外者僅二十人兩京僅六人今予僅與俞子二人而已茲別也寧無感乎鄉人合為之錢有贈言予故直以得於俞子相講明者告之非獨予之不敢忘於俞子在俞子且不敢以自忘矣庶幾乎茲會也無弗終之憾云

送高君觀之謁選東歸序

言有感而不容已者乃所謂真言也是故惡夫贈言汎者汎非真言矣予昔踰弱冠游太學觀之童侍尊翁南屏公官刑曹矣南屏公嘗館予不厭觀之母安人亦愛及予荆人焉奄有二十五載予備官刑曹南屏公北官光祿鄉安人已謝世矣今觀之游太學也予館之不能如南屏

公之館予也予荆人念酬安人且不逮也覲之  
謁選事辭予而歸予謂二十五載間其聚散存  
沒靡常已不勝感慨嗣此又當何如耶雖然日  
新時邁之氣如覲之所以世濟南屏公之美而  
有光於吾郡者尚未艾也予日望之覲之勉乎  
哉

呂載道輓歌序

朋友以義人合也而同年之友其合也則疑於  
天何也合四海九州之人升諸公聯為兄弟敦  
其好也終其身又世講之存沒弗二焉豈直人

勸業堂集

卷之二

十五

合者與庚辰同升春官者凡三百有五十人值  
聖天子南狩待問于廷多暇日相與且無内外分  
職之離而好愈敦也一日呂子載道忽疾革弗  
起項子朝載同舍謀於予曰喪其無主如之何  
予曰禮朋友死於他邦為服袒免項子免焉主  
其事凡吾同升者合賻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  
識以旗送於都門外殯於旅廬以俟歸葬設奠  
盡哀而退是日也天始雪風聲悲號益增傷慘  
各哀之不能自已又嗟嘆之不覺成聲項子遂  
哀以成焉夫以呂子之才如此其茂科第如此

其易年數如此其靳豈天之於人聽其自生自  
死耶抑栽培之理有未可盡信也嗚呼吾呂子  
之不幸其又幸而得吾項子也既扶其病又為  
之殯焉又集同聲而為之哀焉凡其平生潛善  
盡載篇什則呂子不仕猶仕雖死不死矣項子  
之義又不於是可徵也夫呂子先大夫良知  
前進士與予同舉於鄉重以世講好項子以故  
屬予序之且深有激於其義不敢辭

縉雲李母輓歌序

婦人有善弗稱有稱於其夫若子也於其夫有

勸業堂集

卷之二

十六

相之道周文王后妃是也於其子有教之道孟  
軻氏之母是也有善如此烏得而弗稱諸故詠  
於詩載於史傳也宜夫後世關雎絕響婉婉之  
教弗興間有乘夫敗子者出其聰明才辯誠多  
有過於男子者矣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  
婦人也縉雲有李母盧氏其辟為白庵李君元  
子為太學生廩也予觀白庵以仁成家則盧有  
相之道焉廩以學成器則盧有教之道焉似有  
得於后妃孟母氏之風化者耶盧棄廩十有四  
年於茲廩衰慕之如一日言及輒流涕是故與

之游者皆感激悲愴此輓歌之所由作也禮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初廬之屬纊也予辱璽父子之知嘗弔其廬見能以禮治喪至今不忘乃復見此輓歌之作則因之而動死者之傷容可已耶璽屬予序之遂不敢辭若夫其懿行顛末吾甌濱太史公誌之詳矣流光有徵於夫若子者蓋未艾也

### 族譜序

昔嘗問嚴君守菴公以本宗之世系公曰若將奚為乎敬不肖不敢以對至是子姓益蕃而公

勅建昌義書院

太師張東集文稿卷之二

上七

年且耄矣乎敬懼譜牒無傳老成足徵者能幾廼敢以作譜合族之意白之公曰吾夙志也其終之因口授其故乎敬得之寢食不遑參之從兄珊詳之族人兩匝月而譜集者凡八世焉竊論夫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天下皆知有尊祖敬宗之義其族人皆相與為愛而不能忘及宗法廢而後譜牒出譜牒者君子所以正倫理篤恩義存先王之法意以示人知所以愛敬者也故有事於家者必先焉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有竊冒以自附者有支庶之奪嫡者有嫡媵之混

同者有卑犯尊諱及少長之不自知者有遺忘先行及祭祀之不能用誠者凡此皆由於譜之未立無所宗範而莫之悟焉故也今古人心果相遠乎哉於是涪源本以黜其竊冒圖宗支以明其嫡庶分妻妾以嚴其嫡媵正名諱所以別尊卑列行第所以次少長紀什作以示無泯祖父之善行識祠墓以謹歲時無忒於享祀使必各止其所各進其道則庶乎有序不乖不乖則和愛敬之意油然而生則人皆孝弟為善族復古道矣是固作譜之深意也或者病乎敬之慙

勅建昌義書院

太師張東集文稿卷之二

上八

乎敬曰譜傳家之史貴實錄也今人可忍欺乎敬乎敬又可忍以欺後人哉實則猶不可恃其必傳偽為之又何益於傳哉吾夫子大聖人其作曾史猶罪於人乎敬小子何能敢避不韙之名以辱嚴命也邪用是作張氏家乘以告于族人於乎人或取之者將以有敦家之一助或以其說之不可用而不之從則寧有以罪乎敬焉亦庶幾乎敬之心也

### 書院上梁文

伏以大羅之山宗一郡之主姚溪之水合千湖

之流每興仰止之心長憶逝者之嘆承后皇之  
嘉惠宅桃李之芳園及謀度而咨諏允悉心而  
規畫釋經從事走馬工程豈顯眺聽之為娛實  
觀歲修之可久墻卑室淺擬將窺夫子之門木  
拔道通自此為大賢之路堂名敬義門扁羅峯  
期內外之交修為遠近之觀望卧龍潭下聊為  
諸葛亮長吟流水橋邊有待司馬光獨樂青衿  
登進黃卷縱橫樂長育之菁莪盡闢除之荊棘  
能無愧於屋漏斯有光於堂壇唯吾道之無窮  
幸來學之有繼敢申善頌以相歡誼

聖恩書院

太師張憲集文稿卷之二

二十九

拋梁東天下車書此日同合喜羅峯書院立東

嘉從此振儒風

拋梁西津派脉脉似瀟溪自喜觀瀾營道術亭

高得與萬山齊

拋梁南老龍久卧在澄潭雷聲驚起為霖雨晨

正農祥可歲占

拋梁北馬踏山高施控勒小巖如立大如眠此

地風情吾自得

拋梁上峯列三台相拱向誰道青天不可登我

有雲梯千萬丈

拋梁下愧無經濟扶宗社已知憂國願年豐  
春請看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居業有定時習不忘無負溪山  
之靈用鳴 國家之盛固所自勵并飭生徒

御書樓上梁文

伏以 聖人在位禮樂肇興大道為公彛倫攸  
敘真逢堯舜之主愧非稷契之臣仰思惟皇克  
艱敢昧為臣不易自承宣室之召寵眷彌深叨  
贊秘閣之機謀猷慶下雲龍題識正字驗封  
密旨雖鬼神而知顯之實天地同用蕭茲

聖恩書院

太師張憲集文稿卷之二

二十九

詔敕之賜詩書之頒渾乎莫紀煥乎有章是皆出於

一體之真情千載之殊典也乎敬莫能圖報竊

荷保全居山林奉以周旋思親制宜極尊重更

圖善地樂建層樓 敬一有亭日勤仰止貞義

有院恒切恩斯兩水縈迴四山拱秀附築小室

於旁祈保子孫於後茲陳善頌以告成功

拋梁東遙看萬水自朝宗黃石當關盤石固鬱

蔥佳氣出青宮

拋梁西大羅回首萬峯低遙憶鐵荒連四壁

聖恩廣濟定能齊

拋梁南習習谷風送雨甘天下文明當此日野  
夫吟困脫朝簪

拋梁北望望鳳城天咫尺願言遠地不違心  
聖主知人真不惑

拋梁上 帝德巍巍無與尚願言風伯掃浮雲  
白日青天無蔽障

拋梁下野散雞豚納禾稼老臣憂國願年豐數  
向隣翁詢米價

伏願上梁之後天保孔固神効厥靈謹將誦其  
詩讀其書昭其器俟其用有倫有眷

聖製與日月並光不震不騰

皇恩偕山川同朽四

方維則萬古斯存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二終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必躬視之甦者必澡其身更其衣時飲食之受  
械之窩垂者湯之傷於鼠者迎猶除之以至堂  
宇倉庫敝壞者謀新之復之或曰子一月提牢  
官耳不其勞乎敬曰十三司總天下之刑者也  
也提牢官又總十三司之刑人者也官必一人  
專其責也月必一更節其勞也況今

皇上惟刑之恤體天心仁愛而大司寇暨羣屬體  
皇上之心也乎敬於心敢不盡與夫一日居乎其位  
則一日業乎其官苟知此心之當盡也雖終歲  
猶不足苟不知此心之當盡也雖一日為有餘



是尚可論一月提牢官哉或者是乎敬之言因書之

題賓月軒

提牢廳事後有賓月軒謹氏子所作也余初至已敝再至敝益甚矣因慨然曰前人之謀後人之責也乃新之為五月既望坐余于軒見月出於鍾山之上欣欣然舉杯邀月信予為主而月為賓矣忽念夫為此軒者已不可知余之處此能復幾時又月則長照軒中又日月為主而余為賓矣雖然余非月弗知也月非其人弗與也

勸業書院 太僕集卷之三

三

疇昔讀書羅峯山中長對月許為之主今且負之久矣乃得相隨於此軒中見之能無感乎將孰為主孰為賓乎噫余與月也而今而後賓主之辨免夫

姚溪窮源記

環壘皆溪也中分為二而復合予書院立焉既訖功釋菜開講時同志從游者幾三十人一日水發溪漲予曰有本者如是列者曰可得其真源乎予曰試相與窮之踰日明發從予者凡八人徐生道婁生恪項生相夏生一鯨其曰鈿其

勸業書院 太僕集卷之三

三

曰鐵曰綱曰紛者皆姪也綱薰爐以道鐵載糗裹茗以備饑渴既而花氣薰人遂滅爐燼遊溪澣而行水清沙碧可見伏魚有雙巖倚附名為石門過此則皆亂石水激泠泠有聲道與綱紛皆疾足遂此渡溪陟巘顛予自下望之並出青雲想像如人在而非真也乃自先行至一石室坐候之少焉見落花自上游來疑為此真桃源而非人世矣蓋其三人取繁花亂插之而棄其餘遂作落花流水之勝亦其風致也既而至一潭名洗足潭水色如藍相傳以為嘗有異人洗足於此又一潭名雙絲潭相傳以為其底通海非雙絲所能測也及午飯僧舍山雨忽來乃就禪榻以卧既寤雲散天明山氣益清遂至一潭名板障潭壁峻削如板障然下深無底常有潛龍故又名卧龍潭其平巖有竅小如盤大如盂相傳以為神物卷刮而成旁又有一大巖水激如磐可坐三十人與諸生憩焉取杜子美詩誦之道生起請名其所予名之曰川上吟壇既又行數百步見一巖圓如人顙口輔俱足道生又請名之予名之曰一笑巖其中地復寬平溪特

沙土無亂石其土名為鴻巖為楓臺為鄭舉路岐多所出入過此則遙望兩山突兀峻極不可登矣然則茲溪也其源也可得而窮乎夫觀水而不窮源非知本也源而可窮非真源也于此且復忘返之懼遂相與詠歌而歸再經吟壇之上子與諸生皆力疲復就石偃息睥睨宇宙之寬而不知吾身之何在也昏黑歸院忽有悍吏誅求窮民其一婦抱子疾聲求援予進諸生而語之曰今日之行樂矣乃復此能無憂乎范希文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盍與汝輩思之諸生曰命之矣可識之以示弗忘遂篝燈書之

慕恩亭記

慕恩亭謂何榮君之恩而思慕之也夫人臣孰不受君恩也而乎敬特至嘗以賜金作堂房榮君恩也示休戚同沒世不敢忘也

上聞之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三字製軸御題皇考手澤四字旁注孝子皇帝識五字銀印一枚篆永嘉張茂恭印六字及銀幣等物勅賜以為君臣相慶之意此誠千載以來人臣所無之殊

典也然則斯堂之作也名曰榮恩其諸異乎人之堂歟未幾賜歸山中孚敬慕

君恩不敢忘也堂嘗若見之旋復召至堂如故焉

未幾又賜歸山中孚敬慕君恩不敢忘也

堂嘗若見之旋復召至堂如故焉堂後嘗栽

五栢作栢椿識歲寒也土救不茂因拓地作慕

恩亭環以栢識歲寒也慕恩謂何榮

君之恩而思慕之也所以示後人世守之也夫

君臣之義莫過於天地之間而去就無常日月逝矣

吾何容心焉孟軻氏曰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

勅建貞義書院

五

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夫曰仕則慕君非真慕

也皇上視乎敬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茲慕

也誠終身之慕去就弗與焉嗣此吾子孫當世

守之永慕之則夫榮恩之堂可無慕

恩之亭歟因勒石以示吾後人尚勗之哉尚勗之哉

萬竹亭記

亭作維何余為存舊書院而作也存舊維何余

未第時嘗于茲作羅峯書院值聖天子登進

迺錫名貞義書院勅建有敬一亭抱忠

堂矣夫更新者聖恩也不敢忘也存舊者余

心也不敢昧也萬竹維何堂今有東西林甚茂  
密山南北復徧生焉萬竹奚啻夫竹堅剛不改  
君子比德焉余始讀書于開元僧舍作一竹亭  
今作萬竹亭君子比德焉一不為少萬不為多  
矣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終不可  
諼兮然則茲溪也殆淇澳與有斐君子余竊愧  
夫

### 留勝亭記

予初幼稚時已識阮橋山水佳勝有三巨巖為  
鎮其峯多奇絕正德戊寅予始構一區為讀書

勅建身書院

太僕憲集稿卷之三

六

所人心多忌利匠石為害有詩與彭縣尹云搜  
巖抉石苦陵夷不啻昆岡火烈時君為溪山留  
勝槩春歸草木長新枝時予為舉子也嘉靖戊  
子召入文淵閣蒙 聖恩勅建貞義書院抱  
忠堂又 勅建敬一亭 聖制賜新人心具仰  
予始作亭于上有詩云溪口三巨巖開闢為兄  
弟惡工伐其尤為誰謀大啟我兄弟多故感此  
輒流涕願爾兩相依長鎮溪山底夫此山形勝  
一時改觀如此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作留  
勝亭

### 觀荷亭記

亭上舊有三疊巖予嘗有詩云合沓北山巔已  
牢不可破堅剛渾一體勿疑還箇箇剛鋌莫相  
欺屢禁幾經過請看半山人正在隆中卧有旗  
障巖詩云小廟日焚香山靈茲供養絕壁凌飄  
風觀望似旗障我欲請山靈勸移于其上遊子  
慨我欺誰是山中相兩山夾溪亭下匯為大池  
夏子仲振昔為予嘗種蓮子贈之詩云五月一  
日分荷栽祗恐今年花未開明年花開主人遠  
也應念我看花來時予為舉子歲月云邁物序

勅建身書院

太僕憲集稿卷之三

七

感心今果成荷池矣作觀荷亭

### 祠堂議

祠堂之設雖近世大儒禮以義起而其為制則  
一以宗法行之蓋古之所謂宗法者有百世不  
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故凡今之有志  
於報本及始立祠堂以祀其先者必首立大宗  
以見本之所以一也又必各立小宗以見支之  
所由分也庶幾禮明義盡而宗法亦於是乎在  
矣乃若合親疎於一堂混昭穆而無別或以支  
庶而各祭其祖禰或以有後而附為之旁親夫

豈大儒君子所以酌古立祠之初意哉慨自始祖迄乎敬世凡六傳成立子姓無慮百餘人大宗之祠廼置無聞豈以宗子嫡孫世業弗振同循而莫之為與抑亦支庶各以小宗事其祖祠無有知反本而裒益之者與於乎茲豈小事也邪凡吾同姓可不知所愧哉知所念哉夫天之生豪傑也不數幾能無所待而興者乎敬菲薄有志未能故識之深有望於將來二

### 家廟議

乎敬謹稽古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初建廟議

太皇太后集文稿卷之三

八

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廟制也又稽古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此宗法也後世廟制不明宗法亦廢士大夫之仕於朝者雖位至卿相祿極人臣率多廢而不講况其下者乎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于墓所

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為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制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五代蕩析廟制遂絕宋興仁宗閔羣臣貴位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遂命禮官儒臣議定廟制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餘官並祭于寢至徽宗大觀中又令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陞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其後終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先儒朱子約前代之禮創祠堂之制為四龕以奉四世之主并以四仲月祭之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放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此載諸大明集禮可考也夫祠堂之制雖倣古廟制為之然達諸士庶皆然擬若無差等者又况古之大夫三廟諸侯之大夫也而今之卿大夫天子之大夫也今制天子九廟卿大夫若拘古三廟之制則止祭及曾祖不得及高祖矣有同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

初建廟議

太皇太后集文稿卷之三

九

祭甚非其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朱熹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推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馬端臨曰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又嘗攷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作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作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祭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

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祀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乎敬之先有諱敬宗慎菴君宋乾道間自閩之赤岸始遷居永嘉迄乎敬凡六傳矣高祖介菴君諱興曾祖簡菴君諱轉寶祖祚菴君諱敏父諱弄守菴君也乎敬竊思家世業農未嘗有入仕藉茲荷蒙 聖天子厚 恩自曾祖以下三代皆獲 贈一品官矣自揣微劣實賴祖宗積德所致也奈之本支衰微者不能為禮世代短促者又各自為宗乎敬方有事於高祖而介菴君之主亦既桃矣無廟矣方推 贈於曾祖而簡菴

君之主亦既統矣無廟矣夫士庶人尚得祭及  
高曾祖而官至一品者已先無高祖之廟  
豈禮制之所宜乎孝子慈孫追遠之心其何以  
自盡乎去家居十里許地名姚溪乎設家食時  
嘗建書院一區荷蒙 聖天子特恩

勅建敬一亭及開新書院因家居焉示子孫世守之  
也廼於其東做朱子祠堂制創家廟共為五龕  
中祀始遷祖高曾祖禰左右以次而奉安焉不  
西上者從今之制也或曰支子不祭得無有僭  
乎非宗法乎敬曰古者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勅建書院

以高曾祖集文稿卷之三

十三

以士祭以大夫可見推恩之典未嘗有也今子  
為大夫者祖父三代皆如其官矣焉有

恩推及三代而自不得以其祿祭其祖者乎是非獨  
不足以盡追遠報本之情亦非所以榮

朝廷之恩命矣是固可以義起者也况乎敬推

恩之典方及曾祖而繼曾祖之小宗世代短促固已

自足四親之祠而曾祖之廟不得不毀矣今一

品家廟之建誠有不容以不建也或又曰子贈

及三代為一品官矣祀三代宜也又推及高祖

始遷祖何也乎敬曰贈及三代 朝廷禮制所

拘因之而不祭高祖則作矣為子孫者又專可

擇其祖考而祭之若以水木本源之義推之則

始遷祖即可擬始祖也或問朱子以始祖之祭

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其當初也祭

後來覺得似僭不敢祭今慎菴君高祖介菴君

父也實孚敬先祖也程子先祖者初祖以下高

祖以上之祖也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

之丘濬曰程子謂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祖則

自高祖以下四時嘗祭者不復與也今擬高曾

祖考祭之所以然者蓋尊為合族以居者謂也

勅建書院

以高曾祖集文稿卷之三

十三

夫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必先宗廟傳曰古者三

月無君則弔謂失一時祭也今家廟成敢作此

議以告吾宗人嗚呼知我者其為此家廟乎不

知我者其為此家廟乎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三終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四

進明倫大典

臣等恭奉

勅旨纂修

明倫大典伏蒙

皇上親製序文今纂修已完謹奉表

上進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以化民惟

皇建民極之衷本綱常以為治蓋道莫大乎崇本而

勅建真寶號

大觀集文稿卷四

政必始於正名自有天地以來

父父子子凡為日月所照

尊尊親親況夫曆數在躬之

君又非大夫以下之比大人世及而不易君子會通

而能行自夏歷殷歷周統緒正而彝倫明由漢

至唐至宋議論多而道德隱魏詔起于偏安之

際濮議鼓于聚訟之餘事拂經常言非定論究

其流弊之滋蔓皆緣析禮之弗精人可違天不

可違理既順勢亦自順不圖 今日之感獲親

大道為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晉明出地 離照當天商湯肇修人紀

以至于有萬邦虞舜察於人倫而為法於天下

操三重以撫世議禮制度考文秉

一德以宅尊敬 天勤民法

祖當 六龍時乘之運正五星聚室之期恭握

瑞符光臨 璿極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承

憲廟子燕孫貽之謀 天與之人歸之四方不應而

後志遠有望近無斃萬姓蹈舞以謳歌念

嚴慈垂罔極之恩

勅建真寶號

大觀集文稿卷四

詔臣下議尊崇之典慨羣工之迷復執為後之彌文

一傳眾咻牢不可破以非為是紛然同辭賴天

理之未亡幸忠言之屢入八紀將臻而復振

廟謨獨斷而告成

詔定於三頒直洗末世之陋習 禮求夫一是聿崇

昭代之嘉樞本諸身徵之庶民而皆從考於前侯諸

後聖而無感紹

武宗十有六年之統而 兄弟之義盡復

獻帝十有五年之嗣而 父子之恩完人倫於是乎

大明民德翕然其歸厚

都宮有奕

太廟與

世廟相輝

祀享孔明

大禮與大樂並作既而

聖心中啓睿思遠圖以人道之大經雖明於今日而

人心之迷惑恐誤夫後來襲并承訛或昧於繼

統繼嗣之義貴耳賤目猶狗夫師丹司馬之名

席書有纂要之編而其終未究乎敬有要畧之

述而其事未詳爰修

勅請纂修

太師張憲奏稿卷四

三

大禮之全書昭示

明倫之大典

綸音兩降編摩用言禮之臣

御札時頒筆削求至當之論蓋事必稽其實而文必

稱其情日繫月月繫年綱有條而不紊史載經

經載道理無微而不宣五典惇敘出於天本天

道以明人事衆言淆亂折諸聖執聖經以破羣

疑約文敷義而旨趣自明據事直書而正邪莫

掩凡係綱常之要領隨加論斷以判評一展卷

而數百人之得失昭然不逾年而千百載之典

刑具矣仰藉

神謨之展運無承

睿藻以發揮有血氣莫不尊親懷仁義以利

君父昔唐禮創於房玄齡之輩祇名曰開元暨宋禮

成於劉溫叟之儔亦惟曰開寶率沿繇繇之舊

未免亥豕之訛豈若揭

大典以敘大倫用以伸正氣而明正道屬致中致和

之應昭

大順大化之符

天地山川發祥諸福畢至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勅建以義書院

太師張憲奏稿卷四

四

臣等謬以職業之關濫叨纂述之任粵自丁亥

春王之月訖於戊子夏正之辰才華有愧於三

長意見粗勦於一得仰徹

重瞳之覽俯垂率土之觀伏願

皇上弘包含徧覆之仁取其善不追其過

擴歲垢匿瑕之量舍其舊俾圖其新老長長而

邇孤推絜矩以平天下親親仁民而愛物

廣至德以綏萬方

日重華月重輪並耀

前星之慶嶽重輝海重潤丕承



上帝之休臣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五經四書

伏承

聖諭凡百六十八言頒賜五經四書凡百五十九

卷臣稽首頓首伏以禮樂肇興

皇德建萬年之極藝倫攸敘孝誠動四方之風幸睹

斯今追隆振古恭惟

皇上聰明神孝令聞夙著於龍潛淵默端凝恭已具

瞻於虎拜遵兄終弟及之訓適天與人歸之

勅建昌院

太師張金集文稿卷之四

五

期以立愛惟親追尊曷忘乎

皇考立敬惟長續緒罔墜乎皇兄疇咨衆言爰求

典禮不虞更詔三遍卒勞聚訟五年非

聖明作之君師幾國家亂其倫序于是洗漢宋為

後之習率夏商及王之章嗣不失親父父子子

統不失序君君臣臣逮夫

廟議裁成益見典章大備特命館閣用効編摩本

為臣職之恪供誤蒙皇心之嘉悅繼天立極

真大聖人之所作為執禮據經豈微臣之能

裨益每媿魯兩生之召敢忝舜五人之稱願臣

身本草萊性猶麋鹿中山小院嘗託迹于卧龍

潭內府全書幸比賜于白鹿洞捧觀刻錄之

正足證市肆之訛非敢曰六經紙傳但願求千

古神會讀書知禮尚期皓首之窮盡忠事君敢

昧赤心之竭伏願皇上緝熙聖學飭戒羣

工務協寅恭之和共成孝德之助經筵日講

非堯舜之道不陳乾健天行庶帝王之治可

久臣不勝激切感恩之至

謝賜獎諭鶴服金帶

伏承

勅建昌院

太師張金集文稿卷之四

六

恩錫獎諭勅一道服色二品三襲金帶一束銀三

鎰色帛八匹并錫誥命三代者臣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伏以禮順人情天下公共律設大法

臣子欽遵凡夫刑之所收必為禮之所棄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御極篤生具上知之資仁武當天繼

世振中興之業夫刑罰不中由禮樂之不興禮

樂不興由名號之不正近肇修明倫之典禮

樂斯興茲師聽寃獄之詞刑罰攸中是誠大舜

好生之德伯禹泣罪之心也竊念匹婦御寃三

年大旱矧茲連結兩省驚異四方逮繫凡七十

八人誣同踰一二三載惟 聖主明見萬里故  
兆民有賴一人臣忝史館書生原非漢廷老吏  
恭膺承乏之 命殊媿淑問之能幸 睿監畢  
照無遺體 聖慈哀矜弗喜揆之天理無貳無  
疑驗之人心公非公是任怨惡得免罪魁推公  
勤敢當功首茲承 面召文華便殿 褒語宣  
揚膝加日講御筵 眷心隆重載錫 龍章貴  
耀鶴服寵榮腰束黃金手擎白鏹衣裳在笥德  
慚二品之章車服以庸恩無三代之 命九原  
祖父幽明同歡百祀子孫後先感德若彼為夜

繡之語祇見閭里之榮而此被畫錦之華願作  
邇家之慶惟 陛下遜志時敏實邁跡于高宗  
微臣孤陋寡聞敢比倫于傳說所幸 明良千  
載難遇 君臣一旦躬逢敢不對揚 命德討  
罪之心益致遷善寡過之力歌天保以祝萬壽  
來川至以綏四方不忘集木之心永保苞桑之  
業臣不勝感 恩願望之至

謝 賜 御贊詩

伏承

聖諭元正六日躬饗 祖 親二廟禮畢還宮登輦

回顧見卿道南侍立數日未忘因而述成短句特  
錄 賜臣者伏以三陽開泰正當天地之交

兩廟脩誠適增雨露之感得歡心於萬國緝純嘏于  
一人徹俎歌雍瞻穆穆之天子回鑾警蹕拱濟濟之  
辟公不虞一介之微竊辱 重瞳之顧實遠邁  
目中無準亦豈容笑裏有刀恭惟 皇帝陛下  
典禮大成 廟制永定寢安藐藐且喜同人於  
宗路率平平匪直遇 主于巷雖一朝之感觸  
竟數日之莫忘載 錫龍章有光鵷列詩孔碩  
風肆好允為 帝王之文聲依永律和聲真協  
神人之德願臣形容草莽敢羨端奇習氣山林  
羞稱才傑惟忠良貞一之訓服膺拳拳於左右  
匡弼之勞匪躬蹇蹇未能伊傳曷比降賚自  
天願學臯夔祗恐報効無地徒知食粟何以遂歌伏  
願 聖德日新邁成康守成之主至仁天啓為  
堯舜間出之君眉壽萬年本支百世 宗廟享之無  
悃無怨子孫保之不愆不忘永膺勅天之歌無  
替卷阿之詠臣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

謝 賜玉帶

臣於是月四日伏承

聖諭昨見卿所服朝帶不甚瑩潔今以一條賜卿可  
收用只具疏回奏免謝恩臣惶悚惶悚頓首頓首  
伏以束帶立朝揚休難於正色貴玉比德孚  
尹期於潤身昔並麟服而有加今特龍章而  
載錫恩殊千古禮絕百僚恭惟皇帝陛下  
至誠如神萬理明盡克念作聖一疵不存大化  
圭璋每切望于輔弼至文追琢實多愧於彌綸  
近者愚臣卧病浹旬眷懷靡日奇劑偶劑數  
見醫采廩人庖人深憐僕拜得起謝於

朝陛隨班侍於講筵公服在躬常懼不知曰罔垂  
勅建昌縣尉 大興縣丞 大興縣丞 大興縣丞

帶之悸下視而道焉存瑜不掩瑕幸荷

重瞳之照瑾能匿毀遽承大賚之更氣如白虹

恩同皎日臣敢不韞諸一匱寶之萬年兩玉相磨猶

恐不足成器千金弗售有懷豈忍迷邦伏願

天德渾成尚大圭之不篆聖心廣裕信惡石之可

攻精神見於山川禮樂蟠於天地王欲玉

女共成溫泉之休予日望之永迓精純之治臣

無任感恩之至

謝 賜書院額名

欽蒙

聖恩賜臣書院額名并建箴石亭座者臣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伏以責重君師仰一人之建極  
學分鄉國在五教之敬敷故為法非

聖人不能務本乃君子所貴恭惟皇帝陛下

天宣聰明帝作元后綱常提挈參于兩儀禮樂修

明俟諸百世學邁遜志商高宗不足稱智止流

言周成王有慚德已符星聚再見河清雖天地

之發祥惟夙夜之敬止知五官以心為主一心

以敬為先箴戒森嚴發明哲聖訓註條析無總

碩儒幸通都遍邑之勒碑冀深山窮谷之蒙澤

臣竊惟永嘉壤地實忝後生閩洛淵源曾開先

進從程朱之學者幾數十人服孔孟之道者匪

二三人人文宣著雖稱小鄒魯之邦明良相逢

莫慶真堯舜之主殘經湮沒廢址陵夷慨文獻

之無徵廼書院之有建墻卑室淺無所成名木

拔道通將終托迹不虞卧龍潭之勝式增白鹿

洞之規錫類更新易名除舊門題貞義入者有

懷利之羞堂榜抱忠升者無自欺之弊金石刻

七星之座奎壁邁萬丈之光臣愚志本山中

恩從天上豈專息游之美聿觀聲教之洋洋榮被罔

巒貴若草木集章縫以成俊乂陋居第以傳子  
孫臣敢不披瀝衷誠對揚 休命幼而學壯而  
行斯不離於大道先其憂後其樂庶不負於平  
生伏願 帝德巍巍不知不識 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歌棫樸遐不作人效華封永祈  
壽考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徧為爾德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共為 帝臣臣不勝仰 德感  
恩之至

謝 賜忠靜冠服

臣於是月二十七日伏承

勅建昌院 大聖皇帝集文稿卷之四

十一

聖恩 降勅錫臣忠靜冠服一副又加

勅獎諭錫臣蟒衣三襲白金四鎰絲幣六表裏者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法象見于 天地

聖人則之章服載於經書大道邈矣然非稽古無以

信今恭惟 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思睿作聖堯

垂裳而稱治蕩蕩難名舜恭己而無為巍巍莫

並無射亦保不見是圖匪直修於 朝堂每加

省於寢室乃取古玄端之制為今燕弁之宜推

已及人由內達外仍差品官之等爰 錫忠靜

之名使上下之有章欲 君臣之同德天經地

緯大哉 皇言日照月臨昭哉 帝訓圖不盡

意豈繪事所能書不盡言非俗說敢贅於是昭

假 宗廟考卜禎祥德澤斯霑適靈雨之方降

號令誕布當新雷之發聲殆不占而有孚可自

信而無惑者也臣愚才非通博學乏淵源實忝

推明過承獎借 榮逾八座 錫倍三孤依輔

扈利見大人端章甫敢稱小相比逐蟒龍之寵

益愧羔羊之風篴厥玄黃韞於鐵寶誠切衣食

之解豈為溫飽之資臣愚本為一介微生屢歷

萬乘 明主服堯之服者當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衣人之衣者當終人之事分人之憂苟炫虛

名祗濫惡德夫非 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惟

聖人作之君作之師伏願敬學緝熙顯微無間乾德

剛健終始不渝舉一世而甄陶為百王之取法

其儀不忒歌君子壽考萬年令聞無窮同文王

本支百世臣無任感 恩仰 德之至

謝 賜甘露

茲者嘉靖七年元旦日福建長泰等縣欽化等

里 天降甘露撫臣汪鉉奏獻伏蒙

聖恩分 賜者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伏以

勅建昌院 大聖皇帝集文稿卷之四

十一

國家之興必有禎祥 天地之和惟在感召故建  
中實 大君所任昭事非 聖人不能恭惟

皇帝陛下志氣如神沈幾先物備 明明之德膺

赫赫之休地道寧而大河既澄天道清而甘露復降

初瑞為嘉平之月再瑞當開泰之辰會 貞元

凝成沆瀣受於松栢散之竹梧如脰如飴代呼

天酒為珠為玉古稱帝精威以薨翬韞諸樸積

誠勤萬里靈徹 九重於是 宗廟告虔

宮闈燕喜擬羣臣之徧錫同迓 天休忝輔佐之

先蒙實佑 君德寶味比唐堯之賜金莖陋漢

聖恩集卷之四

十一

武之求若彼以圖畫來聞者豈能親見以松栢

出示者曷得真嘗夫 天王聖明固不好為祥

瑞 帝德廣運奚敢故為逢迎伏願 察天人

相與有嚴知上下流通無間一心萬化蕩蕩平

平一日萬幾兢兢業業由是心正而遠近莫不

正氣和而天地莫不和則諸物之祥畢至而諸

福之大可久也臣無任感 德仰 聖之至

謝 賜 手勅衣襲

茲蓋伏遇

章聖慈仁皇太后奉設 恭膺獻皇帝神位禮成過

蒙 聖恩特賜臣 手勅一道衣一襲者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斯

道造端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於 皇建極故

帝王舉事盡制盡倫而子孫貽謀有典有則恭惟

皇帝陛下 聖由天作 孝本性成登 大寶二三

日之間迎 慈聖五千里之外奉 獻皇神靈

之統瞻望遐封崇周禮追尊之文入祀大內恭

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體坤之順承乾之

剛不忘 先君之思永切孔時之感冀獻莫伸

於 廟 殿誠敬圖展於 宮闈事亡如存畢

聖恩集卷之四

十四

君子偕老之願令終有淑正婦人從一之儀夫

事與時宜禮從義起酌古今之制如 尊辟之

稱情既曲全文復允當非 天子不議禮惟

聖人自得師序屬清秋辰涓初吉書 位號於文華

之殿修禮度於清寧之宮 聖母特位於前

皇上端拜於後 龍龕對越象服是宜敬莫莫而有

加 靈洋洋其如在一事舉而三綱大振一祭

行而十倫大明禮教敦於壺中風化被於天下

惟 聖母修誠秉德克念 獻皇惟

皇上先意承顏克順 聖母惟 獻皇刑于

聖母惟 聖母篤生 聖人此真 帝王豐亨之嘉  
祥古今全盛之昌運也臣仰惟 天地之大莫  
效涓埃之微禮觀大成議無小補叨 龍章之  
獎勞業業對揚承麟服之 寵榮兢兢拜賜  
皇言載辱 貴錫弗勝伏願 帝德光 天堯難名  
其蕩蕩 孝誠假 祖舜祗載其變變安寢龍  
鳳之姿夢協熊羆之兆 天錫純嘏燕喜邁魯  
頌之聲日介昭明 祚胤隆周雅之慶是誠  
宗社靈長綿綿之計臣子同休惓惓之誠也臣無任  
仰 聖感 恩之至

勅諭寶鈔羊酒

謝 勅諭寶鈔羊酒

伏蒙

聖恩不以臣為不職容臣復任臣感激惶懼十四日  
又伏蒙 聖恩 親洒宸翰 勅臣并  
賜寶鈔羊酒臣稽首拜 恩省心負愧伏以  
大有為之君世不常遇 基匪懈之命古所罕聞  
雖孔孟栖栖終身幸堯舜巍巍在位恭惟  
皇上聰明睿知達 天德之淵微惕勵憂勤體  
王道之極致有教無類立賢無方夫 君道在得臣  
則萬化行臣道在急 君則百度舉願臣本以

草野之賤乏承台輔之良補袞之能曾無一字  
負乘之耻於今三年得還尸曠之誅復膺  
褒賜之寵臣敢不對揚 休命欽服 皇言日邁  
月征用懲既往夙興夜寐益勵將來伏願  
天保 后皇日躋 聖敬本支百世其永無疆  
壽考萬年不選有作臣不勝感 恩願望之至  
賀 四郊大禮告成

恭遇

皇上祗建 四郊大禮告成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 天地萬位圖方辨而二儀以陳

勅諭寶鈔羊酒

謝 勅諭寶鈔羊酒

日月代明寒暑分而四時有序 王者法陰陽之象  
聖人握參贊之機禮莫重於 郊丘文有徵於典冊  
肆 皇祖之創制寔萬世之攸行道無隱而弗  
彰事有待而克舉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斯百  
年兆禮樂之興講一代之上儀開 四郊之偉  
觀 神靈底豫夷夏交懽通觀熙事之成式慶  
昌期之會恭惟 皇帝陛下寶圖光紹駿命茂  
膺稽古闡猷鴻化孚於品彙配 天享  
帝至治達於神明 聖學貫乎天人 大孝光於今  
古稽訂神祇之祀折衷侑享之宜析義理於毫

芒爍儀文於星日 園丘高而 方澤下禮崇  
燔瘞之殊王宮東而夜明西制嚴壇坎之列經  
始於庚寅之夏告成于辛卯之秋北望南瞻宛  
如神造左轡右峙儼類僊居周郊再啓而孝敬  
斯通漢時徒興而精湮未洽知固陋之足耻實  
薦信以無慚華蓋周旋萬國仰 天行之健袞  
衣對越百工承日至之休三靈叶響

大報舉而寶露溥空百神降祥祀事周而珍禽獻瑞  
茲蓋我 皇上制禮作樂感 天動神以垂

宗社萬年之休者也伏願 前星有耀元良建而萬

勅建真武聖院

二金張憲集稿卷之四

十一

邦以貞 聖壽無疆泰階平而兆民允賴二氣

交泰而三光全四靈畢臻而五穀熟迺時雍以

成治奉 天休而永昌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慶忭祝頌之至

謝 賜 勅諭王帶

伏蒙

皇上以臣奉 命會議 郊 廟諸典禮 親灑宸

翰 賜臣 勅諭并王帶一束者臣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惟 聖人為能享

帝肇禋于 郊惟 孝子為能享 親致敬于

廟誠在獨至禮不虛行恭惟 皇上存心養性以事

天追遠報本而反始故 郊則 天神格愛莫助焉

廟則人鬼享良有以也禮儀大備典則永貽夫君子

之道本諸身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臣幸覩

三重之治曾無一得之愚欲寡過而未能愧不學而

無術一品三年鰥曠一日三錫駢蕃煥乎華袞

之榮瑟彼英瑤之重比德不足敢私報

主之身垂帶有餘願秉立 朝之節伏望 明明天

子立我烝民藹藹吉人生此王國上下一於恭

敬民物同於泰和再見明良喜起之歌無為而

勅建真武聖院

二金張憲集稿卷之四

十一

治永為 天地 宗廟之主有道之長臣無任

感激欣戴之至

伏遇 中宮皇后

伏遇

皇帝陛下 冊立中宮皇后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謹上表稱 賀者伏以易首乾坤匹配乃生

民之始禮尊日月閨門實萬化之原故二南之

教行先 一人之家正此大婚所由謹必合德

乃有成也恭惟 皇帝陛下睿知聰明動容周

旋中禮仁義中正清明志氣如神立萬世之綱



常垂百王之軌範豈無 天作之合未符文定

之祥茲以治內所宜得人 宮中不可無相奉

神靈之統禮莫重焉理萬物之宜順為正也上承

聖慈之訓下體羣臣之情克殫厥心適追來孝

九嬪選於衆君子好述四德拔其尤 天立厥配

兼備 二妃之典允昭一代之章揚訓外和明

章內順率見 祖 考喜助奠之攸宜惠於

宗公慶享祀之不忒是之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

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臣等忝列清班欣逢盛

事伏願離明繼照 賜命長祺燕喜登歌

勅建昌書院

全師張憲集稿卷四

十九

子子孫孫之勿替令壽作頌穆穆皇皇之咸宜穆

木動四方之風苞桑固 萬年之業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 皇子誕生

恭惟

皇帝陛下 至德純全 皇天眷佑篤生 聖嗣

國本攸隆實 宗社生靈億萬年無疆之慶也臣

等不勝忻躍仰戴之至

園丘禮成頌

伏覲 園丘禮成 聖敬昭裕一代典章誠萬

世法程也臣從駿奔之末喜躍之餘不容無言

以紀盛事謹 獻頌詞百有六十字伏祈

聖覽 頌曰

嘉靖庚寅月建戊子巳酉迎長 園丘肇祀於

昭我 皇法 祖敬 天始議靡定終焉翕然

乃召司空率循 祖制載新 壇壝善述善繼

庶民子來殫心經營 躬親瞻拜用觀厥成動

容中禮習於未祭載集羣工嚴申戒誓我將我

享于豆于登惟子之半燔燎中升星河夜明燈

燭交映禮備樂和穆穆其敬 上帝居歆

勅建昌書院

全師張憲集稿卷四

二十

先祖是皇百神景從不顯其光 天保我 皇亦孔

之固 皇祖亦福永錫胤祚令終有俶明德惟

馨祈 天永命萬邦咸寧

謝 更名字頌

伏蒙

皇上賜更臣名孚敬 賜臣字茂恭臣銘心愧心稽

首頓首上言稱 謝者伏以禮莫大於分分定

則禮成分莫大於名名正則言順矧 君上而

臣下猶 天尊而地卑雖古禮不避嫌名在

朝堂宜有公諱伏惟 皇上恭敬退讓生知之能



動容周旋盛德之至居正窮理譙尊而光別嫌明  
微下觀而化臣竊念生三月而父命之名仕十  
年而臣未之改叨從大夫之後密邇

君父之前名屬嫌疑心切驚懼始請 詔臣仍舊教

臣以孝再請 許臣更新教臣以忠爰 錫令

名申 錫嘉字夫人臣能陳善之謂敬能責難  
之謂恭臣仰惟 聖德明明無善可陳

王道蕩蕩無難可責臣惟當顧名思義謹始慮終效  
溫溫之恭人法謙謙之君子臣伏願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聖敬日躋垂拱而天下治

太師張公奏稿卷四

十一

天命匪懈篤恭而天下平臣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皇太后聖誕宴賞致語三章并詞

伏以 九重天上祥開寶婺之宮十二樓前歡

奉瑤池之宴 慈顏有喜 聖孝無疆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齊莊中正恭儉溫文遠嗣徽

音有太姒太姒之德篤生 聖子為帝堯帝舜

之君視膳問 安禮有隆而無替承顏先志心

弗懈而愈虔睠茲游衍之區近接清寧之宇爰

因舊貫用壯新規激水飛輪轉星槎於海上駐

春芳樹移月桂於雲端參差繡閣文憲宛轉金

屏翠幙魚遊曲沼涵渥澤以何知蜂護新窠感

和風而自集瓊筵高列洞府僊遊寶扇森張鈞

天樂奏主食備四方之奉金漿凝九轉之丹拜

捧霞觴願年年依 光愛日宣揚口號一句句

祝 壽齊天

薰風池閣日偏長寶宴當筵玉樹芳萬轉笙歌

分水調六宮羅綺染天香昇平氣象看魚鳥仁

厚積祥有鳳凰翹首紅雲天咫尺袞衣親捧萬

年觴

伏以

太師張公奏稿卷四

十二

慈極豫康慶長春之宮苑邦家閒暇開永日之御筵

龍衣承歡遲遲禁漏鳳笙奏雅藹藹和聲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尊崇禮極覆育恩深德茂坤

貞身備周南之化祥開泰運養兼天下之隆惟

禁籞之清華稱歲時之遊覽 聖主因心而備

物司空矧日以鼎新栢柱修門直抵清虛之府

棕簷與陞弘開燕喜之亭三面花臺雲錦飛香

於烟霧四周蘋水虹梁枕影於空明星毬躍而

浴兔凝光雲璈鳴而遊魚出聽西昆王母薦初

實之冰桃南岳夫人獻長生之玉醴所願同天

之壽保 皇躬于億年庶幾愛日之誠溥歡心  
於萬國敢陳衷悃少效讚揚

雲錦亭臺玳瑁筵萬絲芳柳 御爐烟

皇心不是尋常孝 慈壽應同億萬年水繞方壺開  
洞府風傳清樂下鈞天臣工寓得 東朝事試  
續唐虞典一篇

伏以 宸居天啓聿嚴 視膳之規 洞府僊  
遊光奉承 歡之宴領 神天之眷祐

慈極豫康愛化日以舒長與情欣忭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德隆恭儉道協冲虛大訓光  
勅建長院 太張憲集文稿卷四 廿三

前並慶螽斯之化深仁啓後永垂燕翼之謀偶  
動息之違和致天人之率籲我 皇上心存勞

悴罔安常至於日三 孝格神明勿藥爰臻於

夏五 三靈有恃萬國均歡鈞宴弘開時雨滌

山川之氣虞弦間奏薰風生殿閣之涼饌簇時

新珍兼水陸酒傾春釀芳動椒闥拜舞六宮祝

慈顏後天不老齊呼萬壽願 聖治與日俱新敬寫

心聲式陳口號

雞聲問寢報平安鶴駕雲中降綺筵寶婺光輝  
騰九道瑤池珠翠擁羣僊答生壽域吾

皇啓金母靈筵奕世傳玉井有蓮堪獻壽花開十丈  
藕如船

皇嗣期月燕喜 聖母致 三章

臣薄暮忽奉

聖諭明晨 皇嗣期月燕喜 聖母令臣作致語三

首臣謹撰進

覽倉卒愧不成文伏乞 聖裁

伏以

皇天啓運國祚綿長載篤 聖人誕生 皇子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 壽考萬年 子孫千億始

建長院 太張憲集文稿卷四 二十

發祥於 今日允垂裕於後早是用懽歌以伸

善頌

伏以白露清秋黃花令節

皇儲滿一月之期 國本增萬方之慶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開筵燕喜實慰懽心我

皇上稱壽承 顏真為 孝養載歌螽斯之蟄蟄永

觀瓜瓞之綿綿

伏以

宮中燕喜天下康寧惟茲元良儲承神器恭惟

章聖慈仁皇太后陛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穆穆皇

皇良可賀也自茲室家之壺永迓祚胤之休三  
頌用伸萬邦胥慶

奉 勅擬 中宮皇后序女訓後

恭惟我

章聖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 恭睿獻皇帝刑于之  
化嘗著為女訓一集雖已梓刻而傳播未廣也  
近者我 皇上為宮中表而出之乃

命儒臣章分句析以為宜解於是卜日具儀請于

聖母躬授妾於座前敬承 聖母訓旨云內治以助

外政淑女以配君子爾既嗣位女長不可不務

勸修庶不負吾著書以望於將來之意爾惟體

之敬之勿忽勿忘妾拜 命而退再稽首而言

曰嗚呼至矣我 聖母之盛心也其所以述宣

陰教助理王化誠足以垂範於天下萬世可寶

也哉考之 本朝洪武初則有女誡永樂初則

有內訓宜與是編並傳無疑其視昔人所撰女

憲女教諸書詎可同日語耶夫家國之興本於

內治閨門之地萬化基之前乎唐虞以底於商

周後乎秦漢以迄於唐宋其賢后哲妃貞婦淑

女班班可考若其家法之正而嚴周而密則未

有如我 國朝之超越千古莫之並焉者也蓋

其敬順之儀端貞之風自 高皇后啓於前

文皇后繼於後而我 列后則以續以承迄今

聖母皇太后則尤備焉妾方侍教 慈宮耳所熟聞

不俟遠求語古得我師焉是訓也其文凡若干

其卷凡十有二然究其要則不踰乎敬而已矣

夫敬德之聚也禮云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敬斯

無違也仰惟我 皇上純孝深仁本於天性雖

處深宮無異臨朝至敬之化刑焉妾以菲德乃

勸建貞義院 二六聖集文稿卷四

獲上配 至尊恒惕惕然懼弗能為六宮之長

日惟誦味是編念茲敬茲以求無忝于

光訓云

擬 車駕還京廷臣賀表 正德十六年

聖駕自南畿還謹奉表稱 賀者臣某等誠懼誠忤

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天子以四海為家禮不

言出兆民賴 一人有慶詩美那居堯作垂裳

舜稱恭己省方之觀雖肇於古為逸之戒不廢

於今乃 萬乘之回鑾當三陽之開泰九遠清

道以迎輦六宮焚香而抱綢慶洽天人懽均中

外恭惟 皇帝陛下英明天縱神武風行履乾  
 元九五之尊為萬國華夷之主 一祖六宗之  
 丕緒啓能敬承大綱小紀之詒謀禹吾無間十  
 有二年之間暇一舉八月之巡行乃卷阿發興  
 之新豈無逸盤遊之故時邁隆乎三代風聲訝  
 於九州非率舊章遂成盛事輟方環于海北  
 詔遂下之江南六師指日以啓行百官交章而止輦  
 軋逆之怒似震之雷霆照覆之明實臨之日月  
 雖 人主不懈于位在臣子恐勞其神始猶形  
 迹之嫌疑終則腹心之孚合奈何變生蜂螫禍  
 起犬牙釁雖啓之三監毒將流于四國神人共  
 怒遐邇咸寃聲罪致討之師不容不舉以義割  
 恩之法不得不親捷彼商武丁鬼方之師奮然  
 周宣王淮北之將應之同迫乎六月克之何待  
 乎三年濯災障於萬方日星光耀掃氛妖於一  
 鼓江漢清明是皆 聖斷之剛明由此  
 皇猷之赫奕翻然念 京師為根本遽爾振軍旅以  
 凱還臣等之 扈從之真才承居守之  
 嚴命食不下咽日愧素餐依象魏於九天奄成歲月  
 之隔瞻 龍顏於萬里每勤晝夜之思何幸拜

晁旒於維晨仍得聯簪組於鶯列香飄合殿和風  
 醉春色之羣僊花覆千官淑景舞朝陽之鳴鳳  
 况之 國家大事有須 皇上躬臨  
 郊社禮行酬后皇覆載之德慶成宴錫昭上下媚愛  
 之情 當宁明試以功 臨軒親策多士固舊  
 章適當其會實 聖心豫立其誠者也伏願  
 還宮之後 聖德日就而月將多難之餘  
 宸衷朝乾而夕勵室家之壺有事嫺婉之求  
 宗社之安無作流連之好盈椒實之繁衍固桑苞之  
 久長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表表編

舉家疫熾同室皆畏避先君聲大義獨力調扶卒保其家而身亦無恙慕本公長區稅領公帑白金五千兩行輸于京先君慮而代之艱險萬狀竣事召慕本公歸其羨一銖不私內外稱孝友者歸焉天性率直畧去邊幅與人立談間洞見肺腑不喜華靡恒粗布為衣垢敝澣補得羅綺篋之弗御每食為蔬菜不擇魚肉客至留飲酒三行五行即止及人享之見餼饌心輒不豫命撤去過半而後食非故為矯激惟自順其性焉爾好詩書而不得信其志舉以授諸子曰四民士為首農次之我竭力耕田以養女祖母今家頗足賴惟願女曹勤學勵士行也因遣乎就補郡庠弟子員數手筆以嚴訓飭輟飲膳以資饋給九我恩深不可云喻比乎敬補廩膳生曰我庶無慮矣弘治戊午乎敬領鄉薦聞捷與慕本公相持哭於栢巷公祠以遠譴之年實前之戊午痛弗今見也其敦本收族恩意真切祖產有未均者後生聞請論之輒諭曰田地易求較之則賊恩吾弗忍也往來里黨姻友不為縛體皆存愛敬之實下逮鄉人之卑賤者亦加委悉

貧者則隨分以調恤之佃牘常數者諭以旋補未嘗取盈焉有司為乎敬建牌坊于里役民運石屬歲歉先君惻然曰菜色之徒何堪茲役因出粟散給不敢恃有司之命以殃民也人人推長者美鬚髯狀貌端嚴議論方正有為非道惟畏先君知之其有不平領先君片言即折前邑令文侯宗儒雅重先君禮為耆老事多訪決後二十年侯復來守郡人以先君屬侯舊愛勸之迎謁弗從會乎敬領鄉薦侯就先君相與歡慶曰翁德之良食報當未艾也刑曹郎中邢君子用受知特深嘗揭先君之行畧有八曰率直崇儉秉公勵行亢宗湫後睦族恤隣在朝諸君子咸序傳詠歌別冊藏於家正德改元丙寅年八十遇 詔優老肉帛冠帶人多冒年希寵先君獨辭謝曰余生不逮盡忠弱息未能移孝奚敢蒙此蓋守之介至老不貳也以四年己巳七月十三日卒是日晨興猶常及脯神色奄革乎敬供藥勿飲曰吾生至此樂復何為就正寢具深衣履前諸子姓諦視遂瞑痛哉計聞無間親疎遠近哭之甚哀退而相與咨嗟悼歎無異詞也

嗚呼先君以處士道行於家既沒而人猶哀慕之如此使之有位而及人者豈少乎此不肖孤真有忝于所生也配高氏繼配陳氏謝氏俱先公卒側室徐氏男四璩高出瑚徐出琬孚敬謝出女二長適王鉦次適王鑑孫男十卿郡邦騰都御印郊部卹曾孫男一承美先君生於宣德丁未十二月五日距卒享年八十有三初先君葬謝母於黃鵠祖塋之下合兆為壽藏曰死即葬我無僭侈踰禮今二十有六年而先君逝矣不肖孤因卜用卒之年十二月三日窆焉昊天罔極嗚呼痛哉泣涕而系之曰曷德之良天篤厥賦曷壽之昌天益厥數德以壽徵壽以德固松柏千秋挺然風度孤露攀號以永終慕孤孚敬謹誌

正德己巳孚敬奉窆先君後十三年辛巳始登進士第嘉靖改元壬午歷南京主事翰林院學士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少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少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祖考三代俱欽奉 恩誥歷贈如孚敬官祖妣俱一品夫人子遜志遜業俱

恩蔭中書舍人遜志弗克永年嗚呼古人云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孚敬弗德寵承

聖恩萬無補報實賴祖考積德所致也昊天罔極嗚呼痛哉嘉靖丙申正月既望孤孚敬謹誌

誥封一品夫人蔡氏墓誌

於乎是為我夫人之墓余奚忍誌之邪余奚弗忍誌之邪夫人姓蔡氏父諱恩母谷氏年十八歸余余方為郡庠弟子踰年余領鄉薦遊太學夫人從焉藿鹽同苦余六殿禮闈家食二十餘年守先人敝廬三五間薄田三十畝夫人日加

勤儉俾余得自給無關心焉余先大夫少傅公在日夫人極孝養凡余昆弟宗族姻戚夫人待之各有道妯娌間穆如也余登進士第授南京主事夫人始得同祿食 封安人未幾

聖天子以議禮故 召余至京師夫人從焉時舉

朝忌余至有欲殺者夫人無懼色余陞翰林學士封宜人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封夫人余加少傅進 封一品夫人初余入閣

命下夫人即得病既復少瘳沉綿三載兒遜志日夜侍湯藥不倦 聖天子憫余 遣醫治夫人病

余方力請焚黃攜夫人還籍治之 聖天子慰  
留懇切夫人且勸余勿固請余受 命主會試  
事夫人病且甚余備後事鎖院死生音耗絕不  
相聞夫人幸薤出院夫人喜曰聞公論得人無  
慮矣再踰月夫人屬續為嘉靖己丑四月乙亥  
也痛哉卒之日 聖天子憫余 手札慰諭  
遣中使賻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鈔萬貫  
遣禮部尚書 諭祭 命工部遣官治葬事在朝  
文武官僚無大小弔奠相屬余思夫人素儉德  
上疏請止之余方欲休告以夫人歸葬適人言

聖天子憫余

不歸張愈集稿卷五

九

起請辭避 聖天子復慰留懇切人言再三至  
得 允俾保全焉余亦私幸與夫人同歸  
陞辭云 聖天子眷念滋甚急 遣官齋

勅守催復任乃泊天津懇辭 不允速余返俾緣途  
有司護送夫人柩以歸兒遜志毀瘠甚余進退  
維谷夫義有所當伸恩有所當屈乃忍舍舟奔  
命以兒扶夫人柩歸致奠舟中與夫人辭於手君臣  
父子夫婦人之大倫也於此見父子焉於此見  
夫婦焉並至而難於相違道並行而難於相  
悖天邪人邪夫人生成化庚子八月壬申年五

十生極崇恩死極恤典宜復無憾但余退公之  
餘弗見我夫人端靜之儀弗聞我夫人規戒之  
語兒女天方未獲所托余奚忍誌夫人墓邪余  
奚弗忍誌夫人墓邪乃作墓誌而系以舟中奠  
辭曰賢爾夫人歸余永好天不余慙願違僭老  
昔偕余至今攜爾還 君命召留中途孔艱爾  
返室堂余奔 京國傷痛徘徊死生南北惟爾  
懿爽靡所不之孝兒扶爾悠悠我思

如聖天子憫余

不歸張愈集稿卷五

十一

此大羅山第一峯之下吾張氏舊隴也我夫人  
以卒之明年庚寅正月十五日寔焉又明年辛  
卯秋八月余獲 錫命南歸得展夫人墓慨夫  
人不可見矣得見夫人墓亦足以少慰矣乃樹  
碑以余昔所勒諸幽者表于墓復親書丹示不  
泯也未畢忽朝使將 皇命起余復內閣任復  
催 勅剖符列期令兼程星夜進不敢違翌日  
又辭夫人墓以去死生南北猶在天津然天邪  
人邪余奚忍誌夫人墓邪余奚弗忍志夫人墓  
邪壬辰正月二十七日也

長兒中書遜志墓誌

於乎此吾兒遜志之墳吾何忍誌之於乎痛哉

兒為吾嫡長子吾一品夫人蔡氏所出也吾方痛誌夫人之壙又誌吾兒壙吾何忍誌之吾弗德天降罰也夫人吾糟糠婦賢淑異常生吾兒亦譽髦異常正德己卯予上春官試泊嚴灘詩寄兒云十歲明年可有知詩書勤讀是男兒即能體吾心向學辛巳予登進士建大禮議舉朝洵洵夫人間之無憂色有倡言予罹罪謫兒頗驚吾仲氏諭之禮吾夫人亦諭之禮兒即覺悟時夫人數恙得吾兒有知甚慰焉壬午予任南官夫人攜兒就官舍由丹陽道予迎之通濟

勸業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門見夫人無恙兒出揖道傍禮遜又異常予亦甚慰焉癸未元宵節兒張燈為戲夫人勸予酒因有詩云勸酬貧婦酒戲逐小兒燈甲申大禮議羣起予赴召命留夫人與兒在白門復有倡言予在途遭害及夜拋亂石于官舍夫人與兒相依亦以禮自解無驚疑焉至鳳陽羣臣以計阻還甫三日召命復至予始攜夫人及兒至京師朝議益大洵洵夫人與兒之志蓋大定矣既而議定禮成拜翰林學士命予十數辭實亦夫人之志而吾兒益大有知矣時予以官

舍湫隘遣兒就師于翰林公署氣質變化聰明開發與羣兒日大不同矣乙酉五月遜業生兒庶母陳出也夫人喜甚吾兒亦喜甚有兄弟也丁亥九月予拜文淵閣大學士命下之日夫人忽得恙沉綿三載兒日夜侍湯藥候寢食不倦雖成人大孝者有所弗逮復愛念少弟其孝友真出天性也戊子七月明倫大典成夫人進封一品夫人兒授中書舍人夫人病在牀兒悵悵不樂受官予亦為之辭不獲

勸業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命有謂例應入科第試者兒曰任子君恩至重也何科第為哉自此盡棄科舉專讀五經旁及史書李杜韓柳詩文晉魏以來法帖靡不究心一切利勢泊如也受官日乃冠年十八予同官楊邃翁字之曰伯懷蓋取書惟學遜志允懷于茲之義嘗謂予曰此子器識異常殆天所以報公也予亦驚異己丑正月夫人病且篤既而命主會試弗獲辭乃預為夫人具後事且以有兒可托入院生死音耗不通兒益篤孝養開院兒方以吾得人為喜而吾實以兒竭勞為憂四月夫人謝世兒執喪哀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



瘠嘔血此兒受病之由也予時請假理夫人喪

上亦慰予有子可託未幾錫命南歸予得與兒扶

夫人柩還葬至天津勅召復任兒扶夫人柩

還葬經理極誠信吾得無憾也庚寅既襄夫人

大事予日望其來京兒猶戀戀夫人之墓至四

月始得兒來書因有詩云汝母傷歸土吾兒戀

掃松正思行色滯忽得信音通發棹三吳裏趨

庭五月中已傳河開滿祗日看南風比兒奉夫

人神主至官舍相持哭之慟既復見兒顏色調

養復常始免毀瘠憂也辛卯七月再錫命南

歸祖廬三五間莫殺風雨兒曰盍就

勅建書院居之予曰書院有勅建敬一亭非私居

可褻也兒曰可聊為旁築君恩至重兒輩所

當世守也予方左圖草構未成乃權為兒納室

今程氏女也未幾召命復至矣予仍挈家至

京師而兒從焉壬辰六月遜友生吾兒復喜甚

有兄弟也八月再錫命南歸書院左構甫成

兒曰今所居定矣祠廟其可緩乎實欲奉三代

貽贈祖考彰君恩也時方規畫未幾

召命復至矣予仍挈家至京師而兒從焉兒本儵然

山林之志君父之命不敢不從也癸巳四月

予入見上賜南城西苑同遊兒憂樂交集蓋

慨然有天下國家之志矣予忽見其送舅氏諸

作皆類古情思深遠且書法遒勁深加驚異出

與同官李序菴方西樵翟石門三翁觀之予曰

吾兒年少未應至此切復憂之三翁咸曰令子

沉潛純粹不事表暴此作皆資質學力所到無

慮也既而遜友病痘弗保吾兒傷甚予礪石欲

誌其壙見兒作過人命代誌之頃刻而成情孔

哀而意至也八月皇太子生兒侍予甚喜曰

此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初予請立

九嬪宿戒告天乃上疏兒贊曰日望在茲因語曰

天子在上皇子誕生吾老矣不能圖報他日實有

望吾兒者也甫五旬中夜內使捧御札報皇

太子不保予與兒相持哭之慟適有人告張延

齡夙有異謀昭聖皇太后弟也上欲真之

法曹予三疏論其事至達上意兒曰此係調

和兩宮保全君德不可但已也昔趙普補奏

以回君心而況遇聖明之主乎又大同殿卒

仍殺主將有為招撫之說者予力論其事兒亦

曰前日招撫誤矣今可再誤耶其平時憂世體國之論率多類此於予深有助焉甲午正月念母墓弗守幡然思歸予曰汝念母至孝矣吾誰與依遂不復言予覺其猶未能釋然者時病已在心故懷歸耳予在闕每寅入中出兒侍予官舍禮養頃刻無違一日予退公忽見形容消瘦微有咳聲予問病兒猶委之無恙實恐憂予故若不自知也予旋復呼兒連卧咳聲中夜予乃披衣而起召醫詢兒疾之由醫與兒皆以勿過慮為答予察其久藥無効為之灼艾且順兒志得省母墓之請覺兒病少間屬伏暑晝夜不能安枕擬于立秋可發舟南歸已戒行矣予詒之俸金弗欲詒之賜幣弗欲兒曰家薄田可贍也官資無羨兒豈有不知乎予痛不能答姑密為之備耳時飲食雖減猶不失常期六月朔旦兒喜曰立秋十八日為期耳凭檻觀荷至晚乘涼二日三日咸如之四日早起以夜熱特甚望雨予亦就兒榻兒問曰雨否予曰雨微至兒令小僮開窗觀雨忽遍身大汗予即脫衣與之更頃又汗更衣轟雷大作雨滂沱至尋不能言即

瞑目無一語也痛哉棺槨衣衾皆予所自預者而竟乃為吾兒具痛哉予請假理喪上不允責以大義仍再賜手諭慰留予痛甚死生進退莫知謂何夫天畀吾兒如此之賢也奪吾兒如此之速也而竟弗嗣焉天也奈何豈非吾弗德耶天降罰而何朝野無崇卑遠近咸惜之奠之章哭之以詩歌蓋兒平素謙沖不盈溫然如玉而人莫不愛之敬之者也夫麟鳳世不常有非家可得而畜者吾兒豈吾所能有乎於乎痛哉念疇昔而母之歸葬也兒送之今吾兒之歸葬也孰送之夫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吾弗能盡吾情者君命也於乎痛哉初京師榮恩堂之建也亦吾兒志也夏初兒欲就僧舍養病予即為建慕恩亭于後園雖便靜養實成兒志甫構而兒已不待矣予至亭所有詩曰後園慕恩亭本為吾兒作兒今不可留吾豈能獨樂松柏亦不茂園林似蕭索遙望大羅山哀聲生萬壑凡觸目傷情類如此也一日檢兒書籍有白冊題曰家庭紀聞凡予與國家大議皆紀之而所論張廷齡獄并大同事亦備載之意古雅

皆史筆也於乎兒之善非吾所能盡述也在人  
心焉耳知吾兒者不待吾言也不知吾兒者亦  
於無不知矣非吾所能盡述也知不知非吾兒  
心也第不知吾兒生也胡從死也胡去吾兒之  
心真無媿幽明可白天地者也今葬兒與予同  
原祠兒當為吾著代所恨吾老矣凡吾所以處  
兒者必無不至無不當庶吾兒雖死不死無嗣  
有嗣矣於乎痛哉兒生于正德辛未十月戊子  
距卒年僅二十有四自號靜修葬期俟卜葬嗣  
書馬父孚敬杖淚誌于京師官舍

勅建墓誌

本朝集卷五

七

初予圖葬吾兒於夫人左麓實未親見比歲乙  
未夏予以疾乞休獲命季秋方得見吾兒墓  
隔壠峻絕予甚痛傷不忍廼復營穴於夫人左  
第三壇以十二月二十八日改葬焉丙申六月  
朔列祀鄉賢崇賢孝也有靜修子集行於世吾  
兒真雖死不死無嗣有嗣矣予既誌之壙今表  
于墓

季叔慕本公墓誌銘

弘治甲子秋八月十有三日季叔慕本先生以  
疾卒於正寢卜冬十二月望吉葬於鄉之黃陂

先塋孚敬迫上春官試不能執紼為情嗚呼悲  
夫其從兄珊經杖命孚敬銘其墓石孚敬重猶  
子愛因熟行歷敢以不佞辭按積其名也存德  
其字也慕本其別號也祖棣菴早背遺孤三人  
叔行其三也生而有志不伍凡子最為祖母  
徐所鍾愛比長質剛毅意氣先人而心恒惻怛  
失怙恃扁所居為慕本示終慕意新祠宇每率  
子姓焚香瞻拜歲時享獻必極豐潔其孝思也  
伯氏先卒與孚敬父仲氏日同起居雖夜分相  
就談笑不為異言所間其友讓也闔廬千有餘

勅建墓誌

本朝集卷五

八

指處之整暇有序耕僅織妾各食其力因舊址  
迫窄規河東地跨梁結屋土寸木尺親自點檢  
用致堂寢整飭貲產阜厚其克家也長區稅攝  
鰥政不逋不尅上下稱便其處鄉也領郡守文  
侯命新永嘉學官築水溝隄防皆計日奏功歷  
見嘉賞其才幹也弘治壬子國朝修荒政募  
民入粟因獻金於官榮膺冠帶民之貧者濟之  
喪不能殮者棺之橋梁途路之廢缺者新之補  
之無所係吝其施予也性不嗜酒客至必崇餼  
稱觴或自敲檀板撻羯鼓且謳且歌盡歡而罷

其曠情雅懷也屋傍有隙地鑿池養魚夏藻秋菊雜植左右以娛終日其高致隱趣也配王氏同里右族王珙之女溫惠慈淑家庭內外矩度斬斬相助之力居多其善於刑于也子男五珙珮琰珥璞皆亢宗器璞以詩經補郡庠廩生其善於教子也孫男十繪素網綺羅網緇縵緇縵綬其世澤之深長也疾革前諸子姓勉以守家法喪葬母感異端毋偕修踰禮言訖而逝其善終也生宣德辛亥八月二十七日即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壽考也銘曰黃山嶽只演水溪只烟寒林只云胡尋只懷遺音只惟人心只

王處士墓誌銘

此誌銘末加數語作墓誌銘刻在後是書者誤也

是為鄭縣竹房先生玄歸宅也嗚呼子建諸先生於是也哉幽明之情能無憾乎先生配子伯姊有子四人民澄淵泓子幼時與其年各在相先後先生聚書以教諸子予嘗得分而讀之嘉惠已甚由是既親且愛也先生末年嘗託予作傳故凡其世系之所自與夫處已待人敦本收族之道于傳備矣既傳先生復得予銘其後事予謂昔者邵堯夫嘗遺語其子曰為吾銘者

必以託吾伯淳今先生有堯夫之心而予無伯淳之筆為可愧而已正德乙亥九月九日先生卒予得計匍匐而往既至而先生已沐浴加深衣履襲矣予語其諸子曰古人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而四人者皆好禮予乃躬衾紼使具小大之殮不作佛事不酒食以饜弔者凡世俗之所習尚諸子類能變之是皆率先生之道以送先生則夫聚書教子之心可謂不負也已踰三月為十二月二十日先生寔焉既窆諸子遂齎石請銘以卒先生志子以不佞弗敢今拜于墓而四子所請益至先生反壤之樹亦既拱矣乃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也奚有於是且傳備矣雖然傳者所以傳之於家而銘者所以表之于墓也是亦所謂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焉耳然詳於傳者不著于銘見于銘者以識先生之令終云先生姓王氏名直字朝匡竹房別號也生正德癸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三銘曰毅也予傳歿也予銘匪予言足徵唯君德馨子孫是承

王恕齋墓誌銘

予鄉之處士恕齋王君以正德乙亥四月十有八日卒于適室又明年丁丑十月四日祔葬於鄉之鄭墓從先兆也竣事其孤世勲釋禪請予銘其墓石予謂古禮士庶人三月而葬然久而不葬者惟主人之服不除世勲遂怛然而興蹙然而退於是易哀經而再請焉若世勲者亦可謂好禮也已乃與之言曰墓之有誌非古也故石誌不出禮經後世以紀行自爾遂相祖習雖屢夫敗父皆得託於名公鉅卿之文以自炫焉至於為之文者亦類多不恤諛墓之譏噫胥失之矣雖然為人之先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不稱惡此孝子之心也世勲乃作而言曰先君貌端偉而性謹厚平居之常未嘗見其輕言動者諸伯氏皆早肯先君孝養祖母徐至老不哀其收族也以恩其待鄉曲也以和睦前邑令汪侯嘗鄉舉者文以資政體先君與焉時同事者多有陽為武斷陰為并植者先君曰吾不忍負侯之心也力辭以退因謀別業於故居之陽躬稼以終身焉予曰有是哉可以稱矣夫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

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世勲其亦知此乎王君諱蒙字朝景恕齋其別號也世居永嘉一都之三甲其先益甫生永平永平生文炬文炬生君兄弟四人君其季也配瑞安東漢姜氏先君十年卒子男三長即世勲次世黨世塾女一適湖濱邵戚孫男二女一尚幼君生景泰庚午三月三日距卒年六十有六云因為之銘曰羅山之東鄭谷之中其上也天柱之峯其下也幽人之官鬱鬱忽忽馬鬣其封行人所視壽考令終

邵世德墓誌銘

余年十五六時湖濱邵君懷賢者嘗館今進士月川李公與諸子而余亦就學焉因得觀邵君時余雖幼且愚未足以悉君之蘊然於容貌詞氣之間亦知其偉然非俗人矣既而余膺薦屢試春官不合游學南壯與君聲迹日益踈絕每憶一相親未及也一日忽見君曳杖而行余驚問之君曰吾衰矣無幾相見余諱視君顏渥而神定年雖邁而髮未蒼意其壽之猶未艾也閱數月計聞余適寢苦有先君之喪未能匍匐赴

吊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撫其柩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比葬君之猶子太學生隆狀其行以授余使余為之書以表于墓道按君諱選字懷賢行第一其曾大父諱寶大父諱先號裕菴尚義冠帶父諱異號素菴皆有隱德弗試母安人三甲王氏君克念作求不忝於先故別號世德為人天性豈樂不立崖異其接物薰然和然亦未嘗有所阿徇郡守文侯常禮君為耆老備咨訪焉以辛勤阜業積而能散邑令劉侯募其入粟冠帶至汪侯又賓之鄉飲樂善尚

勸業堂

天不與壽壽壽

三

義之聲為鄉人之所稱服居旁有湖派出於姚溪末年構別室於湖之東良辰勝日濯足觴酒其樂雖與人同而其高情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卒前之一月猶連余放舟作姚溪之游公私忽忽未赴載罹殷憂而君遽就木矣嗚呼悲夫君生于正統癸亥十月廿四日卒于正德己巳十一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七其葬則卒之又明年辛未十二月九日其葬所則宅之南數百步黃壘祖塋之側娶安

人山北林氏有淑德旌表義士朴菴先生瑀之仲女也子男四豹傑綽諍女一適英橋王幹側室陳氏無出男孫七博慎國縉瑄協治博蚤世孫女五長許龍岡高祚次許英橋王彬次許龍灣潘賦餘幼凡狀之所載其與余幼之所知嗣夫後之所具聞者大都似焉謹敘而并書之且為之銘銘曰彼胡云樂東湖之曲力我心田惟日不足鹵莽是懲歲見厥登尚其餘穀嗣人克承

從兄樂善先生墓誌銘

勸業堂

天不與壽壽壽

廿四

吾宗有稱樂善先生者與乎敬同高祖之兄弟也正德癸酉冬十二月壬寅以疾卒于適室又明年十二月癸酉其孤湛奉殯窆于膺符鄉之黃壘從先塋也先事湛泣求乎敬銘其墓竊謂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于防始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至後世勒碑刻銘蓋彌文矣雖然前人無善而強書之謂之誣有善而弗之書謂之蔽蔽與誣君子弗由也則湛也烏得而弗請而乎敬於先生也烏得而弗銘諸先生為人質任自然知孝弟為

人道之大常加力焉嘗以祖墓崩泮然曰易墓雖非古也奉守者可弗虔乎於是遂殫已力脩之其視世之藉口祖宗哀同姓之財而卒以濟已之私者異矣與諸昆弟以恩凡有力役必以身從之未嘗推避其視世之分門割戶患若賊讐者異矣以從子孫遜志儒業即分田以資供億其視世之於吾子則愛之兄弟之子則不愛者異矣克喻於義且知富為怨府而不肯求其視世之行并植於鄉而唆民之膏血以自腴者異矣與鄉人處未嘗以崖岸相高有弱之而奪之者即與之弗較其視世之算及毫厘而為輒分爭辨訟者異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然則先生之所以與人異者得非亦以存心矣乎若彼無禮義而無所忌憚者雖有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蓋不知營巢養子禽獸則亦能之豈人也與哉先生名坡字時堅樂善蓋別號也其世系則譜牒備矣娶同里李氏安嚴氏湛灞李出灞邑庠生連嚴出女一亦李出適二都陳炳孫三應奎應辰皆湛子距生天順丁丑正月乙亥享年五十有七云銘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民之無良一鄉或僅質美如君老率其真至道難聞不失令人

伯兄蘭室先生墓誌

先生諱璵字秉琢號蘭室祖諱敏父諱昇母高氏繼母陳氏謝氏生孚敬兄弟四人而先生居長為人性剛毅不容人短出口則胸中冰釋故人亦不之怨也晚年遷居於滄湖之西竹木成蔭荆門掩映終日披襟而坐以詩酒自娛焉正德丙子春孚敬以選事赴吏部先生恐年邁相見無期泣涕而別既而孚敬以四方多事深憚遠役遂告南還踰日而先生卒于丁丑五月二十有三日也天乎謂之何哉先生配二都杜門季氏生三子長卿娶二都王氏次郡娶四都林氏次御娶孫氏女二長適四都杜山林廣次適龍灣潘弼孫男二承美承明女一俱幼孤卿擇于卒之年十二月三日葬于黃壘祖塋之下享年六十有三云

季兄雪崖先生墓誌

我先君守巷公棄捐甫踰月兄雪崖先生亦以疾弗起於正德四年己巳八月十八日也嗚呼



痛哉十二月三日附府君之柩寔于廣符鄉黃  
壘之原乎敬敢竊記墳中告哀于幽按先生諱  
琬字秉嚴行三別號雪崖姓張氏先為閩人宋  
乾道徙居永嘉之華蓋鄉曾祖諱轉寶妣王氏  
祖諱敏妣徐氏考為守菴公諱昇前妣高氏陳  
氏妣謝氏先生生于成化五年己丑九月十六日  
性循篤寬而有容母氏早背承嚴訓儉素自約  
寧用不足而利不苟取好文詞而意不悟者即  
求人講解御家有常度寐旦必興躬執洒掃無  
倦其容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四十有  
一謂之何哉瀕死前乎敬與語慷慨不異曰生  
死晝夜耳奚足怪諸孤與吾弟托假吾數月克  
襄府君大事瞑目無憾矣視死如歸猶且不忘  
其親非知道者乎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先  
生豈為不壽者乎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命也先  
生亦順受其正者乎娶五甲葉氏貞靜幽淑以  
賢婦稱先四年卒寔所今同寔也男三邦都印  
女一許嫁湖濱邵恕皆以孤童未能治喪事歟  
葬如禮孔懷之情所宜盡者於乎先生逝矣遺  
言猶在乎敬耳實無以諸孤慮云

李月川先公墓記

閭菴李公諱鈞乎敬從姑辟也以李子階官南  
京刑部署員外主事贈今職公純厚簡默為鄉  
之善人與乎敬先君少師守菴公最相嫻契又  
乎敬少從員外君學舉子業閭菴公先人葬鄉  
之姚壘游僧嘗據其兆以為佛居時員外君未  
第亦莫之如何乎敬嘗問故于守菴公曰僧徒  
為李氏禍也非一世矣李氏某世祖某公臨穴  
僧徒卧壙中弗克葬焉僧徒為李氏禍也非一  
世矣迨余聞之鄉論李氏先世以葬在空山中  
嘗作草廬扁老僕李永興者居守焉僕好佛外  
交遊僧草廬一變為香火院而李氏莫知所防  
也已而游僧漸集脩齋習定香火院一變為龍  
潭寺緣舊名以為新刹而李氏益莫知所禦也  
弘治己未閭菴公附葬但因旁麓而已韓子曰  
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今異端反為害如此此  
余竊深為世道歎也正德辛未員外君登進士  
戊寅乎敬亦卜茲壘建今  
勅賜貞義書院西堂得屢謁閭菴公墓為之愀然明  
年己卯員外君以南京主事歸展墓憩堂中痛



憶先君之禍乎敬曰先世積德百餘年而始終于君君盡圖之不然李氏子孫能無憂乎員外君矍然始謀白于余相龍潭舊址而重構之遷徙之而僧徒散焉凡鄉之善人靡不喜李氏之治異端迄今而其害散已也靡不喜李氏積善之家迄今而有餘慶也茲恭遇

聖天子在上 勅天下有司道化僧徒歸正較多寡之數以上下其績百凡莫不祇承 德意以共成於變之化正所謂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韓子能言之今余何幸身親見之也此又非特李

勸學集卷之九

太僕集卷之九

二十九

氏一家之幸而已實天下正人君子之幸也閭巷公潛善余不遑備述而此實係李氏墓興復之故關世道之大者故特書之俾李氏子孫觀焉閭巷公與余守巷公九原有知亦必相慶則乎敬之心庶幾少盡矣乎作墓記

### 王竹房墓表

是為鄭墨竹房王先生玄歸之宅也嗚呼乎敬豈遠謁先生於是也哉幽明之情能無憾乎先生配乎敬從姊有子四人世民世澄世淵世泓乎敬幼時與其年各相差先後先生聚書以教

諸子乎敬常得分而讀之加惠已甚由是既親且愛也先生末年嘗托乎敬作傳故凡其世系之所自與夫處已待人敦本牧族之道於傳備至既傳先生復與得予銘其後事乎敬謂昔者邵堯夫嘗遺語其子曰為銘者必以託吾伯淳今先生有堯夫之心而乎敬無伯淳之筆為可愧已正德乙亥九月九日先生卒乎敬得訃訃匍匐而往既至而先生已沐浴加深衣履襲矣乎敬語其諸子曰古人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四人者皆好禮乎敬乃

勸學集卷之九

太僕集卷之九

三十

為躬衾衣絞使其小大之歛不作佛事不酒食厭吊者凡世俗之所習尚諸子類能變之是皆率先生之道以送先生則夫聚書教子之心可謂不負也已踰三月為十二月二十日也先生窆焉既窆諸子送礮石請銘以卒先志乎敬以不佞弗敢今拜于墓而四子所請蓋至先生反壤之樹亦既拱矣乎敬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也奚有於是予傳備矣雖然傳者所以傳之于家而銘者所以表之於墓是亦所謂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於道焉耳然詳於傳者不著

于銘見于銘者以識先生之令終云先生姓王  
名養直字朝匡竹房乃其別號生正統癸亥三  
月二十五日卒年七旬有三銘曰穀也予傳歿  
也予銘匪言足徵惟君德馨子孫是承初先生  
病革曾托予銘其墓既窆三年予謁先生墓始  
得脫稿諸甥諸石復俟予親書以慰先生靈但  
予今誤受 聖明知遇未獲辭謝葉生希行來  
歸京師故以是語諸甥俾他能書者為之以畢  
予心也

王雲庵壽藏誌

雲庵王君

子再從姑之子也

家藏有古硯一

持以請予而請曰老大年踰耳順已祔祖原為  
歸藏之所矣願就試硯以志不忘可乎予曰君  
寶茲硯請以硯喻古之人有言曰硯之壽以世  
計謂其以鈍為體以靜為用也君質任自然不  
事矯飾嘗從事於邑謁選於 朝論官有日矣  
乃退而窮居野處惟適所安雖部牒屢至弗起  
將終身焉是可謂鈍矣靜矣得養生之道矣今  
日之壽夫豈不宜雖然人情莫不欲壽者也殊  
不知生之有死猶晝之有夜生而屋廬之死而

墓藏之在理為宜今君既壽矣又自為歸藏之  
所而無所忌諱焉謂非知死生之道者乎君名  
艮字朝山別號雲庵配鮑氏戴氏有子五人其  
世澤深長又可知也因書此為誌君遂以硯遺  
予曰得無愧於古人不持一硯者乎君曰母相  
祈永年與硯久遠也

堂兄筠軒先生傳

先生姓張氏名珊字秉賜別號筠軒乎敬太父  
三夫子先生實季父慕本公長子也少穎敏過  
人嘗從鄉進士謝萬山業舉子成而棄之乃力

勸建書院

本師張憲集壽藏

世三

行孝友以延師教諸弟為已功先君曰詩書之  
教端自爾始比乎敬領鄉薦先生才名已見知  
有司久矣永嘉學宮壞辟先生董其事費省而  
功倍之濱海田七萬畝有堤以捍潮河以蓄水  
通堤決河湮屢延凶歲先生率眾請于公計口  
為力均田為力決者築之湮者開之民以為便  
乎敬家食時凡所欲為者先生樂相成之如復  
先塋建墓廬修宗譜立書院舉喪禮謹時祭為  
禮俗觀法其有曲直不平者得先生遂決初非  
事武斷而人自服之也古人謂不能行之天下

猶可驗之一鄉先生有焉先生期乎敬舉進士  
乎敬六見斥於禮部 皇上登極始叨榮賜適  
議尊崇大禮乎敬獨違朝議臺諫交擊雖子姪  
學禮者惑且懼焉先生斷之無疑曰為禮是非  
禍福非所計也貽書堅乎敬先生常命乎敬傳  
其平生以晚節未艾而止茲願乎敬南都官舍  
敘寒暄問無恙畢遂以草蔬同飯先生知乎敬  
官貧見之而喜因連床夜話達旦凡鄉黨宗族  
死生苦樂靡不領畧能無感念已乎決旬先生  
復舍乎敬而歸留之不能語乎敬曰法官執之  
更在乎恕又曰守俸如井泉盡以所賚資乎敬  
請更為一衣猶之却也官羈送先生龍江恨未  
能同歸悵望長吁而已因命書為傳且曰我晚  
年望子多矣

王竹房傳

竹房先生諱直字朝匡姓王氏世居一都之二  
甲其先益宗生永平永平生文度文度生先生  
兄弟四人先生為仲幼穎異好讀書不伍凡千  
比長遂厭塵俗乃於所居之西闢地構室為藏  
修之所多集古書於中其旁則環植以竹披襟

相對心跡俱清若將終身焉人以故號為竹房  
先生先生習性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  
折之不顧其喜怒有不諒其心者乃誣以事雖  
罹刑獄而先生處之得理卒以不害久之誣者  
自愧終亦無憾也嘗以母氏多病訪醫不驗輒  
自取古方書讀之遂領厥旨藥能効靈蓋自儒  
術而旁通之故易且精用是為鄉人濟其屬籍  
繁衍先生為校譜牒以示宗法且立祠堂於居  
之東每日必焚香參謁歲時享獻必極豐潔羣  
弟子儼然遵之無敢忽也先塋蕪沒者亦自為  
增砌不甚煩其宗此其敦本收族之道鄉人皆  
自以為弗如也時戶口竄移數多存者貽累先  
生適長鄉稅因請并圖甲以甦介特人人德之  
生平好客尤洽於斯文觴酒咏詩相從於山水  
之間雖屢弗厭也先生雅行率多類此故知者  
慕其賢不知者竊有所病云雖然好惡者人之  
情也要亦考其類焉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生有焉先生配乎敬  
伯姊生四男二女咸宜室家雖不幸姊違且久  
而先生益篤姻好客歲冬因乎敬過訪乃執手

泣曰無幾相見老尚無述焉噫先生之行得非  
乎敬所素知者乎又觀葉生希行為先生紀者  
無乃亦實錄乎矧今先生年登七旬其瞻節亦  
可槩見信為至老不貳者乎然則先生賢於流  
俗也遠矣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六

祭始祖文

於乎水木本源之念人孰無之或有窘於時難  
於勢墮於不知逆天之罪子孫又何敢辭乎敬  
學蹇才癡幸而發科也實先德之所矚目切籍  
屬蕃衍譜牒散遺亟謀于從兄珊委本祖源手  
撫其次以圖其宗支世遠時逾惟五世祖諱興  
府君之主尚在叔氏薨之舊祠以次而推因知  
有諱敬府君為興府君之父遂斷為始祖蓋生

卒于元之初運幾三百年於茲然其字已失其  
妣為誰珊與子敬遍索宗姓其顛末無寸板隻  
字之可咨於乎痛悲爰求窆所意或得其迹於  
斷碑烟嵐風谷莫知所之適再從兄姪曰吁五  
世祖隴之西山名山堂是也乎敬疑今墓祭弗  
及者何為直求其故蓋以子姓弗振者槩舉其  
隧市諸豪右實為貧乏所羈是正寤於時者也  
靈其宥之間有知者以門戶分割委為非已專  
業復之未免與豪右相持是正難於勢者也靈  
其宥之乎敬等有年置祖隧為別氏所竊迫因

書譜禪過已遲是正墮於不知者也靈其宥之  
茲省同姓歸以原直靈其依舊室而攸綏敬勸  
酒載載伸遐思乎敬齒末不敢以祭叔氏環舉  
危惟山之木兮披披惟山之水兮漪漪惟我祖  
之惠兮無期

建書院告羅山靈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正月辛丑朔越十有  
八日戊午舉人張孚敬敢以剛鬣柔毛致祭于  
羅山之英瑤溪之靈孚敬頑鈍無成苦無肄業之  
地託址溪山建茲書院以翌日落成將率學徒  
講學其間竊念武夷白鹿之勝斯道攸賴固地  
靈而人傑也今茲地靈矣其人傑則固有所待  
者苟或自異其學自畔於道寧不有負於茲山  
之靈也哉神其啓翼俾孚敬不迷尚享

釋菜先師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二月庚午朔越二十  
一日庚寅舉人張孚敬敢以剛鬣柔毛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維師之道萬世永賴晚進孤生莫  
知繇適竊念山林閨寂正學者潛思精進之所  
廼卜瑤溪建茲書院今幸訖工將率同志講學

其間意庶幾乎

先師斯道之傳用以荅揚

國家崇儒之意鼓篋之始敢率學徒恭修釋菜之  
禮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配尚享

更名告考妣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二月丙辰朔越二十八  
日癸未孝子孚敬謹以榮盛庶品敢昭告于

詒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顯

考守菴府君 詒贈一品夫人顯妣高氏 陳

氏 謝氏 神位前詞曰孚敬伏念禮子生三

月父命之名既冠賓字之父命之名示之教也

賓字之敬其名也孚敬自幼承 父命名讀父

書遭逢

聖主五十命為大夫此皆我 父母積德所致也又

禮大夫之所有公諱茲孚敬伏念幼名有嫌於

御名音同兩疏懇 請始獲

欽更今名并 錫字曰茂恭孚敬固不敢舍 父舊

名違教以自取不孝亦不敢不避 君嫌名違

禮以自取不忠夫幽明一理也忠孝一道也我

顯考府君 太夫人有靈其所以慶乎敬

君臣之遇而為子孫之保者豈不益大加怡悅而默

佑者乎謹此告知伏祈 冥鑒以

誥封一品夫人亡嬪蔡氏附享并祈知之

堂成告后土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二月丙辰朔越二十九

日甲申大學士張孚敬謹備牲醴果品昭告于

后土氏之神詞曰古之人食祿於君則以官為家

以長子孫君有以官錫之姓如倉氏庫氏之類

是也觀此則古雖卑官未有不自幼効職公爾

建寧書院 全師張憲集稿卷五

忘私國爾忘家者也今之事 君者多過為身

家計畧不與 君父相維繫故視官居為傳舍

又往往僦賃於人若將不為終日計正漢人所

謂饑則依人飽則颺去噫弊也甚矣乎敬遭逢

明主寵異非常莫知為報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許茲

屢承 賞賚不敢自私敬用成堂構一所扁名

榮恩以彰 君之賜且願子孫世守之無間官之崇

卑以圖終共報 君恩也惟 神有靈默相成

之謹告尚享

告大羅山靈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十月辛亥朔越二十日

庚子大學士張孚敬敢昭告于

大羅山之靈詞曰乎敬念昔肇建書院于茲得遇

明主効用豈敢自昧有負山靈茲蒙 聖恩增廣更

新建茲 亭座光於山川乎敬愚昧之心敢忘

所自茲奉 御賜勅誥詩書文札獲歸山中恭

建 御書樓以為尊藏之所附築居室于傍以

顯慎守且俾子孫世保之焉已具愚誠上聞

明主茲卜吉肇工謹用牲醴庶品告于山靈伏祈始

終保佑以貽後慶尚享

建寧書院 全師張憲集稿卷五

祭長兒中書遜志文二章

父致真于亡兒遜志嗚呼志兒志兒吾詎意汝

已而已而至痛無聲吾亦何能為辭夫以天篤

爾性純爾姿瑩然如玉之無疵豈曰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其憂世憂民慨然有志於天下國家

者實大有助我之願為予驚異之汝亦不自知

之其他見於詩書文墨往往擬諸古而人多為

奇汝亦不自知之我每憂汝得天分之厚且多

人解予曰彼謙晦不自知惟天地惡盈而好謙

鬼神禍盈而福謙夫復何疑爾亦若無聞焉爾

早母背悠悠孝思侍予官舍禮養頃刻而不少  
違予一日退公忽見汝形容消瘦汝恐以病憂  
予若不自知旋復呼爾連卧咳聲中夜予乃披  
衣而起詢汝疾竊自憂救藥之或遲比炙爾火  
欲分爾痛爾益傷悲即順爾志得省母墓之

請覺汝病少間志且曠怡艤舟而歸惟立秋之是期  
夫何旬日不待以死別易生離於乎志兒志兒  
已而已而以汝之賢天宜福汝壽汝今若此無  
乃予之弗德禍乃爾詒予方切懇告攜爾柩歸  
別殯於羅山之東室營爾壙於爾母域之左備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憲集卷六

六

禮制之宜初有祠廟之建而尊 祖敬 宗之  
心實共圖之惟自此享祀爾之著代必與我同  
祠爾弗壽猶壽弗祀猶祀又將安爾室遂爾私  
庶免我之弗慈也於乎志兒志兒已而已而至  
痛無聲吾亦何能為辭

父致奠于亡男遜志之靈於乎吾志兒明日遂  
行矣痛哉吾不能汝留者 天也吾不能汝送  
者 君命也昔汝之懷歸也南北也吾尚不忍  
今汝之永歸也幽明也吾又何忍耶於乎痛哉  
吾誌汝壙也在京六七日慟哭不能成章今歸

爾殯于壙也在途又數千里遙望慟哭不能盡  
吾情事於乎奈何奈何痛哉又昔汝望母而懷  
歸也今汝依母而永歸也死生晝夜吾亦嘗終  
焉會耳南北幽明弗論也行矣吾兒其弗憾焉  
祭仲兄竹居先生文

於乎先生已夫痛哉念 守菴公生予四人伯  
氏叔氏不幸先棄同氣孔懷曰惟仲氏日邁月  
征余方登第大禮未明獨犯羣議兄明國是曾  
無疑懼知予不撓能死自誓相見無期歎歔流  
泗越十三年 寵錫歸田相見無幾 召命自

勅建貞義書院  
太師張憲集卷六

七

天倉皇就道如夢寐然遠于將之里不遠千悵  
後會之難惟相對而泪漣予抵京國兄還故里  
聞病莫興予心戚戚焉而不能已得報平安既  
憂且喜旋復 錫歸期永年以相敘胡天降割  
一旦有此於乎仲氏今其已矣豈無他人難得  
兄弟昔也南北會面有時今也幽明九原莫起  
於乎痛哉

先太師所撰禮記章句及諸文稿俱未授  
梓舊藏於瑤溪

勅建貞義書院之

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尚寶以左右諫臣獲

謹權相左遷一日

肅皇帝行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南

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

稿未及校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倭稿亦

煨燼庚申之歲先大夫亦棄養官邸至萬

曆癸未汝紀筮仕京師於諸公署碑記暨

諸刺中錄得奉

勅謝 恩諸撰迫 予告侍養歸里命子姪國

瑞輩徧於親族中求索十餘年僅得九十

餘篇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

勅建貞義書院

八

著皆軍國大議

宗社至計足以扶植綱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

悅辭華之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

汝紀竊思先世手澤日就散逸乃不辭櫛

采之勤聊備全集云

萬曆戊午仲春朔孫汝紀薰沐拜手謹書

太師張文忠公集

文稿卷之六終

張文忠集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張孚敬撰孚敬有論對錄已著錄是集凡奏疏

八卷詩稿四卷續稿一卷文稿六卷孚敬以議禮

得君故其著述強半皆考禮之詞不惟議興獻王

禮而且議郊祀禮議孔廟禮不惟撰明倫大典而

且撰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之人其間

所論未必百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遷就時局者

比比然也



弘藝錄三十二卷首一卷

〔明〕邵經邦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四年邵遠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宏藝錄三十二卷》提要

弘藝錄原序

敘曰夫藝聖人所不廢也何以槩乎其未之聞也無已其文翰乎余少喜操觚頃常不輟蓋道之一事而未敢棄也雖然虛車可飾見道未能徒以增視而已敘弘藝錄

明嘉靖四年乙酉秋九月之重陽日弘齋邵經邦識

弘藝錄原序

弘藝錄目錄

卷之一

四言詩 二十四首  
古樂府 四十三首

卷之二

五言古詩 三十三首

卷之三

五言古詩 四十三首

卷之四

七言古詩 二十六首

卷之五

七言古詩 二十一首

七言古詩 二十一首

卷之六

七言古詩 二十九首

卷之七

五言律詩 八十九首

卷之八

五言律詩 九十九首

卷之九

五言律詩 四十二首

卷之十

五言排律 十五首

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六十七首

卷之十二

七言律詩 七十八首

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 八十九首

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 七十首

卷之十五

五言絕句 五十首  
六言絕句 十三首

七言絕句 八十首

卷之十六

賦 頌 祝詞 騷 共十六首

卷之十七

銘 贊 誄 七懋 七進 共二十首

卷之十八

碑 墓表 傳 共五首

卷之十九

誌銘 四首

卷之二十

行狀 四首

卷之二十一

序 十四首

卷之二十二

序 八首

卷之二十三

序 十首

卷之二十四

序 六首

弘藝錄目錄

三

卷之二十五

記 八首

卷之二十六

記 六首

卷之二十七

論 七首

卷之二十八

祭文 十一首

卷之二十九

述封 三則

卷之三十

軒轅問答 七條

卷之三十一

疏稿 三首

卷之三十二

自傳 自誌銘 七七歌

建言復爵始末 附

弘藝錄目錄

四

弘藝錄目錄 終

藝苑玄幾

弘齋子竊比弘藝客有過而問曰藝之學可得聞乎曰可客曰誠亦難矣夫所謂之弘者將以上下古今顛倒英傑張皇葩藻綜核理要無所不備而可易乎哉予試言之弘齋子於是揖賓上座呼頤命主展卷而話玄幾焉凡爲問七十有三錄於篇端願與同志者共學非敢曰能之也

詩之教匪以教爲詩也清濁之氣分而中和之道闡越之者陵無等矣踰之者蔽無基矣夫是而聲音之節典焉聲者同也孩提而成人一焉音者異也限其度越之

弘藝錄卷首

者也暢其衷踰之者也聖與愚由之者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自科舉之學興人遂以詩爲長物間有一二偶得便加欣羨其不然者又往往斷觚裂翰自爲道學然則雖謂之無詩可也

文之教本以謂之文也文何肇乎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人有性情變化及其至也日月不得而掩星辰不得而翳山川草木藉以輝耀豈非以有覺代無言者耶故又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惟習俗尙淺未登堂輿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尙若夢寐其過焉者因傳註直解亦併疑之不知此非藝苑之論謂之不

文可也

詩之體本無古今若今分近體古體殊無意味如必欲辨之律者物情景態對待聯屬風之體也選者冲和純正瞻麗典則雅之體也古詩精粹嚴毅端重閒淡頌之體也夫惟日用而不知徒以古體爲繼風雅而近體自分後代之音登齊王好樂而慚於世俗者乎

文之體却分古今所謂今文之艱深不如古文之平易是也試以二典三謨比之殷盤周誥烏乎可同義畫洛圖樂之象傳十翼亦爲殊別此不敢僭擬惟能自得師則較然矣

弘藝錄卷首

詩與文不可分古今而其運有古今忠質文之說辨矣故駿惠之基厚則宜朗之運昌光嶽之氣完則鳴盛之言至無惑乎弘德嘉靖以來盛於國初也而諸子之擅名者乃或奄然捐棄余安能已於喟然嘆耶夫運長而氣短身薄而才富所遭之偶然也若謂衛武公之九十有五康公之弗祿爾康而謂天能去其角乎

詩之才詩有別才非關學也其然乎古者婦人女子莫不能詩蓋由學也孰謂關雎葛覃而非聖人之徒歟今人傲於舉業惟知孜孜汲汲從事章句訓詁間無怪乎以風雲月露之才目之也

詩之思去聲詩有別思非關理也可爲知者道乎夫清廟  
緝熙莫非至理所寓未可不謂之詩此外別無所謂理  
也人惟狃於習俗謂與經生不同故往往粘皮帶骨不  
免有餽酸脂粉頭巾村俗之病矣

詩之格貴清不貴奇近常不近怪厭文不厭理求新不  
求鑿諷諷乎大矣哉我乎美矣宴宴乎閑矣由山乎蓄  
矣舍是而論則吾不知也

詩之律律猶法也貴乎嚴毅峻整縝密而不亂然不可  
以強比硬叶必深造自得如取諸左右則氣象雄渾不  
期古而自古情衷粹美不學文而自文閑雅與作態不

弘藝錄卷首

三

俾蘊藉與穿鑿相忤具目者寧不能辨子都耶

詩之病昵而不親遠而不疎空而不淡厭而不文直而  
不可見晦而不可明高而自抗卑而自詡美而諛禱而  
妄凄淒而不憂揚揚而不喜泛而無止捷而無激亂不  
斷足不續雷同而不偶反比而不叶呼而無應帶而無  
闕此皆不足以爲詩也

詩之意貴於人所不經嘗能死中求生無中求有則過  
人遠矣昌黎美里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余弔王  
原案嘗竊其意或乃以爲貶之此村兒前不可言醜婦  
者

詩之情婉婉可畫而四時景態真切如春日鶯啼修竹  
裏饒家犬吠白雲間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  
村石出倒聽楓葉下僧搖背指菊花開沙村白雪仍含  
凍江縣紅梅已放春此四景卽欲倩人摸寫入畫恐一  
時善態者促筆未能就也

詩之景在於不可名狀所謂似有而無似真而假余嘗  
避暑參寥泉時盛夏無片雲日薄午忽有聲撼天揭  
地而來耳不暇聽目不暇接頃刻而止旋視之乃大雨  
經雷峯來從荷葉上過蓋不啻十里何論萬柄立者偃  
者高者下者盡被打翻入水不可諦聽矣又嘗大雪泛

弘藝錄卷首

四

湖既離岸側則咫尺莫辨向之山川土物宛然一混沌  
中此二景以爲有則人不及知以爲無則余所經見若  
要識也須從這裏過

詩之識蓋人精神與天地流通隨所到而朕兆形焉匪  
詩之靈誠之著也余弱冠時夢中得句云雙鳳喝雲紅  
日近其對聯則覺而忘之矣然其時方業舉子未嘗有  
意於詩而其理先見如此人曰無識吾豈信哉

詩之義錦繡膾炙也纖絳既工而體裁長短必須相稱  
烹庖洵美而饌割方正始可登俎是故不至於排比聲  
律不已也矧天有陰陽地有方位人有比類而謂聲無

偶乎必欲謂三百篇變而爲騷騷變而爲五言五言變而爲律此正不善通變者

詩之調如吟弄絲竹雖按其徵軫撫其孔竅不善者不能出一聲善者會切法譜又多於梵音上高下抑揚隨吾意使吾觀漢魏閒詩多直語少平叶今欲一槩定爲法譜固不可訓若長篇連什之中亦須忽然變出譬如八音並陳也須間叶若再能審翕如皎如之妙何患不盡善盡美乎

詩之趣主於引導性情必性適情怡然後加以山川之效靈風月之助美汕汕然不可遏矣若不能和暢於衷

弘藝錄卷首

五

而欲藉外物以發其未發是何異牽偶人而下拜鮮有周旋中禮者

或曰斗酒百篇謂詩無興歎余嘗因事倦極之時四度百體皆困閉目偃仰於榻思得一詩則衷情暢適困倦皆忘有非酒可以釋之者詩之有助於性情如此

詩與文貴有氣骨無氣骨殺青染素人耳今人多被舊題舊事舊話所厭故習次不高習次不高則氣骨委靡必欲發其雋邁英爽之氣臨文須將古人豁徑放在一邊不問先秦兩漢初盛中晚且只暢發我胸中一段議論却將他言語比並看是如何如此啓憤煞有增益

詩有動人處不必學士大夫彼棄婦淫奔者流如習習谷風讀者莫不痛忿後代棄婦詞殆不如也又如氓之蚩蚩聞者莫不色動後代豔曲情詩殆不如也不知當時作者何人所代抑不知實有此事否亦今之訛諷者歟

詩貴妙悟超脫僊家所謂超凡入聖若非功成行滿何由白日上昇余嘗自驗作詩今年自一樣明年又自一樣待過十年又自當別若謂自外得之固不可若儘自去苦學亦復不得須優遊涵養待得居安資深時自能脫然有會悟處不知再十年後又當何如

弘藝錄卷首

六

人嘗曰記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愚意謂之能吟可也謂之能詩則不可且如一樣詩一箇題目古人是這等做我今要是這等做又說要那等做若非是脫悟於心而欲句句字字尋古人糟粕來摹倣如何得有進益

詩要見識如季札觀周樂便知是典是亡當時豈是篇篇歌過又豈是章章辨驗無非他心中理會得多未聞樂時先知唐風如此衛風如彼一聞之間卽贊其美知其興亡今人陳杜沈宋不能熟記王楊盧駱亦未全知却便議人優劣如何使得

詩之魔凡有毛病後見識處皆謂之魔人知滌腸洗胃而留詩魔於中未必不害人也今有一言近俗一字鄙俚者常如淫聲惡色遠之勿令流入肺腑庶於所忽時亦有可觀者

詩謂窮而後工本非至論夫懿親如周召孝友如張仲好德如吉甫顧自諉於窮而後工胡不能以中人以上自處歟

詩之品若南朝鍾嶸所編上中下共三品取晉魏六朝諸人爲藻鑑惟標題數語不載其詩最爲選拔徐昌穀談藝錄蓋本於此若唐詩品彙所分正始至餘譽其說

弘藝錄卷首

七

多所發明此談藝之同也

選唐詩者亡慮數十餘家鼓吹幾於體要真實專於訓蒙唐音遺於大家絕句遠於六代三體泥於虛實律體專於排比百家選博而寡要文苑英華勞而無功正宗獨遺律詩源流不及古選文粹不純正始正聲不通餘韻至江西詩派楊仲弘所立諸格尤悞後學惟高棅所編品彙庶幾乎可觀也

詩之註三百篇比於經義又宗小序之旨故以助語字發明之至於律詩已不待助語而自明矣今之杜律虞註皆附會如詩傳至五言趙註皆老生見解若當時作

者意果如此何足爲詩史乎今試舉一二商之

且如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何以謂之好客而貧越女紅裙濕蕪姬翠黛愁何以知其垂舟不慣至何日猶徵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詩意本謂未能得祿求田故意茫然也今反謂一遂所願斯遊反不可繼其背戾穿鑿大率類此餘可見矣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聞直愁騎馬滑故作放船回四句直直鋪序而格律自然謂之放船之由豈不拘率可笑

小徑升堂舊不斜等語皆是促筆隨意而作而求之如

弘藝錄卷首

八

此穿鑿假使杜公復起能不捧腹絕倒又曰詩律中多是似有而無似真而假即如二註通作實解反將詩意失却豈不可歟

近辨虞註非伯生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成名性者所著本名杜律演義惟趙註未有辨者愚謂伯成博學早亡儼不亡此解必不可傳而後世尚可宗之乎

註太白詩多引事牽扯殊欠倫理至有不合本義者蕭梁文選詩訓釋徒多無益

楚詞註亦是多的與緊處不曾註得

韓柳文集但與考異音釋却得體然亦多費工夫

古文真寶東坡律詩註看來亦不必

草堂詩餘註只是將字面相像的換上

詩既不必註惟須評蓋爾雅釋文而後胡能益一詞耶  
今之評杜詩者若劉須溪辰翁以避人焚諫草騎馬欲  
鷄棲二句謂點破古事愚謂題目尚闕此詩乃晚出左  
掖少陵之職拾遺也焚草而出豈曠日濡滯乎古人退  
寢乃安之意或如此

去歲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  
千山草木暎朝暉仰昔我往矣楊柳方華今我來思雨  
雪載途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仰婉兮變兮季女斯

弘藝錄卷首

九

饑

杜詩如諸將五首律中之雅草堂數首律中之風垂老  
別等篇雅中之變至如風塵三尺劒社稷一戎衣等作  
則可以通乎頌矣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古今以爲佳句余恨其慘淡  
淒涼類鬼僊語宜乎其雅害也不若青蟲懸就日朱窠  
落封泥穠麗閒雅景象自別

杜集中課子詩稱熟知文選理乃知文選在唐已重若  
所選文類未免六朝習氣却是文章正宗好

陶詩讀山海經非詠山海經也古人凡案間無一俗子

書若今時套如詩學大成翰墨全書事文類聚等斷然  
拾去

三百篇子道備矣父道缺如也淵明責子詩可補刪後  
之缺與王介甫桃源行兒孫生長與世隔知有父子無  
君臣大相懸絕以爲此老不釋於懷又是過慮

許多明妃曲安得如羣山萬壑赴荆門一首鏗鏘典實  
許多牛郎織女詩安得如三謝集中一首備極情文許  
多玉環詩安得如北征末間夏商衰中自誅褒姒規諷  
有體許多出塞曲安得如六月澣伐獫狁至于太原御  
戎有道

弘藝錄卷首

十

王介甫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推此意又何祖宗足法人言足惜哉

岳武穆介冑士也其送紫巖北伐詩一章有勝股過劉  
之氣樂全不類南宋製作所謂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者  
也

松檜有靈枝不北夫草木無知孰使之者可見當時名  
雖爲檜孰能如真草木哉

南陔白華笙詩也有聲無辭譬如今琴譜中梅花雙清  
一般

角簪紅羅枕閨奴紫錦幃爲言識道者髮白心茫茫此



寒山詩人所託諷也

藏經中頌偈多遂古豈出於道釋之流乎當時時王之制定出於學士大夫所作也

文章自古多難以樂論今觀其旨亦與詩通若明良喜起之興直溫寬栗之教六府九功之敘五子哀怨之歌苟能通變其旨豈獨三百篇爲然哉

又曰禹貢可比聲律小戎可通敘事商詩可叶樂府周詩可發選律漢得射之力者也晉魏六朝得射之巧者也唐集大成者也下此時之閭位也

如今左氏皆曰左丘明未知是否若在孔子以後論語

弘藝錄卷首

主

未必稱之若使同時又安能敷衍若此看他無空生有做將出來後世班馬那能到得想是春秋以來原有此家數至國語更不由舊套那得許多精神千古之下惟此不易得若韓詩外傳說苑新序皆可廢也左傳中言之精者亦往往有韻惟辭命則不然如公山而賦人賦之謂非膾炙之尤者耶

夫子謂鄭國之辭命必更此四人之手而成雖則問政之一實可以見周末文盛不但一人一國而然則左氏之家數不外於四者求之矣而何班馬之不然也班馬只是氣槩當初被他壓倒後人安敢抗衡其實無

左氏文雅便一助語字未嘗苟下定有許多委曲

讀班馬者譬如杜詩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苑豪甚指點銀瓶索酒管故以一放勳重華文命尚然不穩臯陶延堅名姓總未考詳何況其他乎至於六書互相沿襲亦是當年舊事被他瞞過却只跟人馬後喝節又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斯言雖是然以註疏而觀只一凡例自某字起至某字止重疊累墜今人家子弟只數本經書尚然節去止讀大字若教如此煩冗驚駭至死可見古人資質原高看來如此尚有寓目囊箱手鈔日誦便不遺忘者于今

弘藝錄卷首

主

可多得耶

考工記文字真超出古作但難理會頃見南都學使張麓山嘗刻周禮盡削註釋欲學者思而得之最爲有見然於器數名物尺寸非有舊註從何臆測愚嘗尋討不得閱筆佇思後許竹崖先生始示鈔本周禮古註并其畫圖方纔明白可見舊註必不可少

讀漢賦須分段數學漢賦學甘泉賦起如今人先不理會字學不能有這許多連綿形容字樣所以出手都成俗筆楊雄左思何等字學三都兩京何等竹櫟若李杜韓柳集中亦有賦便不足觀文選內籍田犂月等賦將

與漢賦比亦各不同何況今世以後乎

嘗觀陸機文賦古人用如此心術作文今人却如此鹵莽且不論他措詞之妙其一篇首意允為萬世心法肯

紫

夫名山勝境須看好題詠處著筆惟李何人尚相遜避愚嘗見有不顧先後輒雷篇什者至纂述之人往往畏其氣焰反將古人題詠一切刪去悉以今時製作入之此集殆不如無也

誌書中屢亦犯此病故修誌自是難事

國初詩好者是元如楊敬甫成化間好者是宋如陳白

弘藝錄卷首

弘治中右文尚儒海內熙皞王臣既無軟掌臺閣特尚

李際剛

清宴時則西涯簞墩作於翰林遠菴白巖起於省寺二

泉雙溪齋於郎曹遂有康對山呂涇野王蒼谷迦華泉

王浚川崔後渠李崧啊何大復又有都南濠徐廸功何

燕泉顧東橋薛西原閩廣亦有鄭少谷戴仲鵠戴時亮

川蜀有楊升菴至曹江馬王林閩諸子林下復有張崑

崙孫太白而吾浙方棠陵至林白石林平厓余所締交

一時君子曰郁郁乎文哉迄於今日鴻詞藻什代不乏

云

吾杭舊有項文祚古文古詩皆高字作顏體亦佳至于肅愍不當以文士論然善詩文近大梁集恐不全可惜

中梅花詩一韻至百首愚憶此老撫治十八年無家眷

岑寂為之猶賢乎已也其仇山邨里存齋劉菊莊劉邦

彥徐中谷沈履德山村典觀集菊莊晚香集俱屬膚淺

存齋詩於剪燈新話中看來便好其詠物詩皆常俗語

劉邦彥好寫軸沈履德好制印惟中谷詩不多見至馬

鶴窗欠妙悟未脫學堂氣余故斷然有鑒於今日也

會作詩要有緣法鶴窗遊倦詩云自是生來有倦骨若

無倦骨任求倦此語解得

弘藝錄卷首

西

又謂詩好可入畫畫好何必詩唐伯虎沈石田諸人詩

畫上看便好入集又未知何如

張芳洲亦恐不免畫上奪了工夫

嘗評文徵明其人優於畫畫優於字字優於詩

余成均時與南都諸友作詩會嘗大雪上雞鳴山同年

邵文化胡秀夫限韻得忠熊字余云臥同僭玉袁公節

嚼共寒瓊漢士忠邵云青袍敢謂詩中虎白戰應輪涓

上熊又正德南巡時淹滯京邸詩云縱然不共春閨怨

著甚消磨夏日長秀夫通加筆點人不甚其憂也

余二十學詩三十棄之入仕之後日課一首今錄中所

集大抵皆日課也四十外肆弘道錄不復有日課矣時

同年胡武峯名文亦日課詩與渠往返推敲渠除夕詩

云敝袍看自暖明日領春風余爲易暖爲好字又云夜

如愁我偏難曉余爲易愁爲仇字及其肄稿進陸儀

山祇取一結句云閒情嘗是隔簾看余方謂其精於鑒

裁至沒後所刻外史多有不然乃知藝學之不易得也

余自恨生平一不見知於人肆命畢力冀有所得其殆

天使然耶人使然耶

予詩多經平厓白石二公點定平厓常云余閱海內人

自負多矣自弘齋而外蓋不多見也白石云弘齋詩皆

雅雋可傳竊欲效學而辭不能過之又贈詩云千尺芙

蓉海上山丹霞飛處每難攀潭龍臥久風雷定洞鶴書

遲日月閑歷歷雲房通碧落離離春樹照朱顏獨餘不

盡登臨興慚愧江湖興已斑又平厓贈詩云庭塢煙雲

深自豪秋來吟嘯轉蕭瑟芳蘭作佩巖踪古白鶴相隨

風韻高三歎朱顏西海國九還金液注江皋花閒並慰

鷓鴣鳥盡日嬰鳴愛羽毛二詩婉麗可謂予極心折故

附識於此

藝苑玄幾

弘藝錄卷之一

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白石林魁  
平厓林鈞  
四世孫遠平重校

四言詩

秩秩講筵 頌也明聖御極日講頻開愚臣拜而

頌之

秩秩講筵穆其臨之肅肅元輔藹其隣之

皇廟暢止皇心載喜惟敬惟一會宗其旨

匪曰嘒是誠匪曰寔是猷匡不匡曾不倚倚大人之述

弘藝錄卷一

以介顯德永言緝熙以享萬壽貽謀之基

秩秩講筵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五句

西壇有侑 美也天子親祀境內山川愚臣美而

頌之

西壇有侑禮祀有謠有秩有典皇祖是則

秩曰靡諂弗躬胡諂豈無明德惟朕之戚

惟朕之戚匪曰我將惟朕心愴愴惟朕心皇皇

神朕神止朕神朕喜於萬斯年自今伊始

西壇有侑四章章四句  
焚感 示傲也嘉靖中間見朝野以爲憂故私以

示傲云

夙而興仰瞻見斗秩秩乎啓明爾何爲者星星

宵而入仰瞻見斗嗟爾熒惑胡爲乎在室

嗟爾熒惑兮主隆德兮刑不貳兮胡爲乎俾余以修歷  
兮

熒惑三章章四句

猛虎在山 諷也時有操戈自向者故云

猛虎在山晝眠人見汝兮班班

猛虎在郊夜啼人憚汝兮迢迢

猛虎在室不食人信汝兮不入

弘藝錄卷一

戈不來項見腮勿廻爾戈不向爾何

猛虎在山四章章四句

明星 志異也與前憂微同

明星有耀日出有耀我不知其造人謂我昵

明星煌煌惟時而隱惟時而藏人不習其常乃言孔張

汝哆勿張人將厭汝有目皇皇曾未告汝

明星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五句

野有烈火 去特也是歲秋蝗入江南書以貽爲

民父母者

野有烈火已育明德不踐荆與棘奈彼喫特

野有烈火社有柔毛不辨黍與越奈彼黍苗

野有烈火二章章四句

林有鳴 望遠也始以禍人卒以自禍然卒莫之  
能已也嗟吁

林有鳴聞有鳴晝則伏於穴夜則嘯於巢

聞有鳴林有鳴啄食其父腦母髓靡竭靡化則靡翔

於爾則曷與父母則曷逃他人禍之曷罪曷責於爾曷  
人曰爾禍予曰爾禍悠悠傷哉庶幾過已

林有鳴四章章四句

古樂府

弘藝錄卷一

獨漉篇

獨漉獨漉操舟行陸不聞轉移未見翻覆君子淡交小  
人齟齬蛟仇宵中茵幃汚澤翊不越秋想不踰伏嗟我  
何尤共濟同辱柄不入鑿枝不架屋烏之庇號人不勝  
稼之子猶之不如無告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知其他汨涉沒轍淺水無波深淺自知他  
人則那勿滯爾衣勿泥爾冠寶壺薄身我則無歡齒齒  
者石在彼中流入涉叩否叩心曷求溫足仰天談笑刺  
舟諒此曷傾聊與爲仇

將進酒

君不見狼鴆毒溺矢無茂芳盃腸無堅腹又不見砒鋒  
銛過鋼如挿塗濡縷骨不礙酒毒不飲親刃毒戒勿嫌  
安知人心慙自割向自饌餐茶不知苦嘗蜜不知甜人  
心苦不知歎息淚沾沾

君子有所思行

憶君子有所思英皇鼓鞀不如下里姬堯舜乳瓶不如  
五尺倪人有智拙亦有巧愚逆之則號咷而走懷臂而  
趨安能百年皆順意乘軒負薪各自如寧能緇袍蔬食  
而用智不能負金玉衣錦綉而守株

短歌行

危有耳當道有瞽矇言則未明聞則啓聰願爲窈窕  
秦閉趙願爲蛾眉拖鄭曳齊願爲嬋媛合歡金殿願爲  
傾城掌上同行東家之施道逢多露我則無他人揭吾  
體有汕者苗其耕芸芸攫金荷鋤賢於不聞歌以言之  
志意慙慙

莫相疑行

莫相疑不見眼中五色線負版而耜那與獸人心靈比  
屋上烏路逢齊疏嗔不呼安能知人腸肚事百年論定  
成完夫百年生受殊戚楚不問形骸安同儔侶施袒蒙

頭價齊醜女禽獲同胞聖愚異處莫相疑吾不語

傷哉行

閉門斷虺出門逢蛇道上多霜砭骨如麻榛牽我衣棘  
鉤我車人言無端夫我何嗟太行何險羊腸何斜井綆  
不伸汲則無賒螳斃爾雀象制爾已兔之愛愛終不勝  
豈桑樹負刃殺樹潰痂豈伊不聰天步無嘉鳴則反舌  
域則刺沙我有覲顏之子無他悠悠傷哉聊以懲瘞

嗟哉行

欲睡思睡不睡既睡復驚長夢短夢亂夢如夢又不  
成算苦不苦何苦所苦是勞生安心稱心放心一心以  
逃名

虎欲鬪人不避賢豪篇

樞下有狼柵外有虎伏檻勿言隔柵莫語鬪指撮唇難  
受苦狼言汝餐吾不汝誼俛首低頭咽食心酸虎言吾  
過吾不汝禍探耳潛聽魂消魄挫嗟嗟我身一日百瘡  
古有賢豪誰罹此羅

子夜吳歌十首

江心如此水千古自常流流水無窮日長江有盡頭  
妾似博山爐郎似沉香火妾心本無然往來多嬌娜  
高高掛鸚鵡言語伴綢繆但言心中事不解心上愁

王魚生一目半面卽同迷安似妾心堅千日不相謀  
連理枝雖好各自有根苗何年一樹生風吹不動搖  
珊瑚折一枝黃金作連理雖則作連理不如同夢死  
吳淞千尺布裁作合歡被鴛鴦而上飛時時不相離  
冉冉流蘇牀迨迨瑞蘭悅空有八尺長只蓋婦與婿  
枯桐膝上絃嫋嫋手中絲斷續有常時但願心不移  
雙雙採蓮女不解芙蓉花但笑好顏色中心不作家

東山操

木齋謝公之出處過人遠矣樂之不能已焉者也  
東山之口兮雨之山也有造爾不知其造言從其好

獄中操

弘藝錄卷一

六

未見其處而語之兮噫未見其語而處之兮噫憂哉憂  
哉歲將暮矣兮噫

五更解

初更獨坐語傍徨起看明月淡無光天顏有喜未可量  
明日綸音下建章

二更不寐心內酸起露白露涕洟天顏咫尺不可干  
蟬蟻叩楸何足難

三更抱痛心轉焦起觀織女太無聊君門萬里不可要  
九關寂寂夜迢迢

四更欲睡心不寧起瞻河漢兩三星君恩如天不可名  
熱中無計夢難成  
五更漏盡百僚齊起聽雞聲恰恰啼天威嚴重不可違  
小臣萬死將安歸

聲歌樂三章

頌祈雪有感也天子聲歌以答上

帝恩臣絃誦而樂之

明聖恩

明聖恩仁化溥萬方和豐年屢十日天風五日雨靈震  
霖霖膏壤下土襲下土壯耆啼老稚奔走婦女悲五九  
無雪來歲饑來歲饑人嗟苦蝗蟲如麻愁殺汝

弘藝錄卷一

七

月建子

月建子曰戊申祠后土禮百神天子親出百祥臻雲如  
形雪如霞走獸奔服飛鳥駭上下薰蒸和氣來和氣來  
咸羣臣戴皇猷歸主恩

載黃琮

載黃琮聘蒼玉安簠簠禽家鹿神道設教天下服天下  
服非稷黍禮祀通精誠主如影隨形抱應鼓天心人道  
信有所信有所願自今天以高地以深赦小過集衆心  
謠言

四座請聽謠言痛哭流涕長歎千慮一得可堪智者擇

之非難焦頭爛額祗憐至今強啜話端一解狂夫比於  
聖人芻蕘齒於先民何爲抱火積薪何爲忘諱逆鱗胡  
不使忠言讜論日親二解采薇吾已致身茹芝吾已逢  
君何所逃於乾坤春秋大義不問主聖臣直主辱臣昏  
三解謂我獨醒不能謂我毀訕未應古人有言可聽耳  
目不及爲將嗟怨一出無名胡不北山南屏四解閭里  
親故來迎兄弟父子痛生夏往秋來底憑豈不僕僕勞  
形答言如此動情何以勸吾過征五解

貶詞

今我不樂何時我何爲乎貶詞屈原沈屈賈傳日啼志

弘藝錄卷一

入

大暈小徒爾爲我敢以天地爲防四海爲隄區區萬里  
行何足容吾思一解白頭相告言游上有仙山木桃如  
瓠瓜如船從我往食之化爲白鶴寰區間上飛入層霄  
下飛入重淵平生不羨安期生此語荒唐那得賢二解  
夜半不寐苦飢難睡思我長技撻我方寸子長遠涉董  
生發憤莊蒙寓言荀卿著論班氏傳家揚子討訊鯽魚  
可訪惠州可問薄試遊藝庶幾興困三解身屈爲道謀  
謀道不謀藝人生不聞道如飲不知醉顏回子思周公  
仲尼至今百世爲吾師闕里乃與高山日月齊吾往從  
之快哉希弘三致一吾依歸四

阻東詞 靜海縣作

冰飈飈路滔滔行人盡使者勞馬竊竊牛車沒到腹刺  
箭來刺箭來  
冰飈飈夜浩浩兒惡臥妻懊惱犬踴踴雞飛上空屋沒  
車來沒車來  
行路難難行路李白怨杜甫怒生碌碌起牀見日暴縣  
官來縣官來

絕命詞

京師有以千金買娼女者未越宿而死裸而棄之於  
道若不顧也噫嘻士以待價而璧毀者人之棄之不

猶腐鼠乎爲作絕命詞

九

三百買娼七百買妝嫗持門戶非爲爾殃爾葩胡艷爾  
瑩胡香姬館千夫一昏百錫帛山金塢后飾妃璫層綴  
如雲樞杵千章玉爲鋪砌錯爲綺梁錦標雕興昇之金  
牀沉水爲飲屑瓊爲梁易室而沾待價而藏豈期絕命  
一勾之汪纖我羅襦褹我繡裳席藁不除敝帷不張履  
屨我肌薦啄我腸昔掌明珠今礫原塲蠹之不仁胡不  
自諒我身未失我志可傷匪正匪順瓦裂疇將速斃之  
適速朽之臧萬世痛肝胡用有生

四禽言

地下滑天柱峯尖松葉落長臂猿栖萬丈梯何人叱馭  
麾前却一聲聲地下滑

不如歸去洞門荆棘豺狼度碧桃青鳳訪棲真樵逕雲  
深不知路一聲聲不如歸去

頗僻頗僻無數青山都不識七聖皆迷在此中眼前若  
覩重開關聽著他一聲頗僻

僻切僻切亂石經行鷲卵砌石灰窰竈滿溪旁無人整  
頓閑天地聽著他一聲僻切

詠史四首

武負勸酒

弘藝錄卷一

十

武負勸汝酒王嫗勸汝餐太公愛仲子孰與劉季賢竈  
下嫂梁金澤中攀當樵丈夫有志人不識折券何時報  
君德君不見雍齒侯沙中偶語都且休武負王嫗不足  
問頤羹機肉何須酬

白帝子

白帝子秦王水德故托此老嫗誰見道旁泣無乃徒中  
豪傑語南方赤帝亦此意東遊縱觀始皇帝大丈夫當  
如是爲口中之言心內志亦有呂公箕箒婦隨季之旁  
識季處若非寬仁大度能用入君不見芒碭之山日日  
皆煙雲

思猛士

思猛士乃公馬上酬其志馬上得之馬上守猛士不來  
爾何有君不見韓彭殂踪布死當時猛士皆若此商山  
之老胡爲起

四皓來

四皓來人臣私交胡可開君王從諫如園轉期期之生  
亦能辨良平素號腹心臣直陳大義那不聞雜霸之治  
何足云君臣挾術父子僞親婦妾骨肉如路人四皓來  
尚不知掉舌三寸只如斯嗟嗟徒飽商山芝

弘藝錄卷一

十一

弘藝錄卷之一終



弘藝錄卷之二

五言古詩

擬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去矣勿復思人生苟無歡接膝不相知  
緬懷安陵君固寵一何蚩色衰自當棄花謝無天枝夏蟲  
不躍冰春蠶不待期芳華若寄在歡宴無歡時徒倚惆  
悵情憂嘆以懣悲

青青河畔草驅車在中堂主人堂上立客子返故鄉相  
對涕如雨各從天一方燕姬辭趙館楚曼別秦房紅顏  
苟棄捐白首空惆悵人生不歡洽芳草歇秋霜

弘藝錄卷二

一

青青陵上柏上有苦寒節試問苦寒節歲久那不滅鐵  
石爲其心冰霜爲其烈以茲最後凋盛衰同一轍雖無  
三春姿常保千歲葉丈夫貴立志屢勉不可奪

今日良宴會四座盡歡娛吳娃繁清唱越女翩長裾停  
瑟促鳴絃哀音鬱以迂人生憂患多常恐樂不須及至  
爲歡樂歲月不我除憂樂永無端相勸各躊躇

西北有高樓上有傾城施美態妖且閑修容委以蛇翠  
羽明珠絡寶帶黃金羈纖手弄團扇光彩流英姿豈無  
翱翔質中心托素絲贈之青玉案木難珊瑚枝但恐不  
識察感歎典遐思

浙江采芙蓉遙寄相知音繡囊鬱金香羅帶結同心中  
有玉簡書上有膠漆文三歲緘不沒中懷托懣懣安能  
畏會面此志徒憂懣胡鷹翔北風越大吹朝暉閒居感  
結交不知道路分

出自城東門黠黠多郊田上有鳥鵲飛下有狐兔踞黃  
日薄野蒿白楊亦蕭然古來賢智士崇進鋼相沿熊羆  
耽哀暮歲星皆壯年榮名一以矜覆手如朝暉奄然集  
塵土春花不復妍達生貴知足努力勉所安

冉冉孤生竹乃在首陽西上有琅玕實下有碧玉枝來  
儀一朝見文明端在茲賢聖當長世愚者但爲葵藿命

弘藝錄卷二

二

苟可延治理永不夷悠悠歲寒質凜凜霜雪姿恨無金  
石固寧保否泰隨願得王子喬終與天地期

明月何皎皎照我懷中素合璧無端倪璿璣有衝慶靡  
靡初秋蘭離離佩芳杜英艷流珠玉芳菲感遲暮譬彼  
陵若花顏色正堪顧及時而不采委棄若朝露少壯能  
幾時老大空就悞

迢迢牽牛星遠望在何方我欲往從之道阻一何長人  
生會面難咫尺不可量月無終歲圓花無百日香但對  
歡樂時執手且徜徉莫學河邊女千古空悲傷  
迴車駕言邁道阻一何深入海蛟龍窟進山豺虎覲荆

棘復漫漫况乃霜雪侵進退一無據豈不悲斯人寧爲  
不可使莫敘事後塵車塵向滿天朋友怨何因  
東城高且長西門河畔柳遊子悲遠行相勸一盃酒玉  
關三萬里一步九回首室中天艷妻門外知音友高山  
共誰彈空房惟獨守

驅車上東門門上烏鴉啼愁雲結海岱征馬駐關西年  
少遊浪子勇藝過千穉良弓拔月殺劍佩光陸離殺氣  
橫秋車先聲奮月支漢朝驃騎將聲名今讓誰  
去者日以疎無爲不浩歎且畢今日歡聊以共遊宴片  
爲東家女皎皎明珠美人臂關內侯新人美無算今爲

弘藝錄卷二

三

娼家婦行道空嗟怨棄捐何足言流光不可盼

生年不滿百死與朝暮分所以赤松流遺世若浮雲脫  
展忽焉去辭祿何足云豈無命世寶懷中與常溫日月  
有代謝天地有朝昏此理無消歇其樂得永存

稟稟歲云暮莫辨寒與暄何以心內戚白髮相熬煎何  
以眼中淚青鏡徒流連斗柄有時迴客命無轉還不如  
終夕醉到曉亦復然

孟冬寒氣至百卉俱凋歇念此薄遊行天涯迴愁絕昔  
遮楊柳風今宿關山月關山一何修邊城苦戡巢白日  
澹無光黃沙色如鐵饑餐節上毛渴飲窖下雪奉身何

太宰不忍棄明德願托南飛鴻臨風寄雙翼

客從遠方來乃自玄冥都鳳凰巢其阿麒麟在郊墟百  
寶羅肺腑咳唾吐明珠我欲從其人道路遠以阻安得  
明聖出斯人攝寰區光昭率韓晉邂逅尊唐虞輾轉千  
古心終以反長吁

庭中有奇樹百寶列妝成上有珠琳聊復綴水聲聲鳳  
凰日來棲鳴盛何離離翠鳥一朝集鳥爲互來同豈無  
碧玉幹欲止當長風鳳凰裁其實奇樹收其踪爲謝世  
上人盛美真難終

古意四首

弘藝錄卷二

四

盈盈日中花濯濯顏色好荷荷當車路辛辛闕奇巧雖  
同艷陽質及時苦不早况無栽培力何恃不枯槁昔爲  
連理枝今爲斷腸草秋霜自零落春風各窮窕安得復  
光輝雕闌貯百寶

金屋有佳人小字名阿嬌蝶粉縵爲衣嫩柳纖爲腰桃  
李本大艷何能睨其天一朝張口笑歷齒動長齧聲既  
舞扶好語復太咆哮君王厭棄之隔愛不同朝昔爲錦  
上花今爲露下蕭室有多言婦寄語聊解嘲

團圓一片月三五正當頭佳人弄圓扇皎皎登南樓懷  
中觀月珠拂拭凌素秋歌舞愛清商及時可遨遊何期

忽明晦浮雲天際幽雖無損皓魄終貽免辱憂豈不惜  
缺別清光不可畱

古有曾參者賢孝動於天但顧違親志不辨里與妍慈  
母忍見之恩愛常不偏一朝投杼起悲怒正紛然曾參  
泣血言願受慈母鞭大杖三百下小杖痛無過起敬復  
起孝願進忠告篇

擬陶詩五首

客至童子出執杖到我門慙慙問數言云是太古人知  
我非今士汕然得相親客本慕吾寂吾亦陶其真請備  
盤中餐復進澗下芹既醉已忘歸何辭朝日曛抱琴再

弘藝錄卷二

五

三歎欲弄不成音

柴門本幽靜飛鳥時來過枯楊三兩株裊裊當前羅呼  
童刈治之答言長新柯夏以聞清蟬春至陰婆娑北窗  
睡未足濁酒聊復歌清風忽然至開襟被融和南山有  
歸鵲倦焉以無他

荷鋤既已罷兒子當前楹松菊猶有色我與何星星人  
生無百年何用苦意營室有無絃琴座有山海經鳥鵲  
日以喧桑麻日以成我醉望東籬悠然見友朋文術亦  
何爲舉世愛逃名

前路已云邁莫辨是與非憮然向故園已覺春秋違倦

鳥既忘返淵鱗亦知歸晨光幸未夕秋菊猶光輝衡宇  
多青松白雲宿簷低我豈慕童稚歡迎故喜喜自少丘  
山性一悟真忘機

督郵吾所事束帶吾所辭知命不知休役役良可悲昨  
暮巾車過柴桑多故知謂我義皇人命酌不復疑三杯  
通濁聖痛飲真吾師我醉欲眠去君歸不須遲明朝如  
有意來把菊花枝

登臨避暑時西湖荷花盛開雷雨忽作十里盡偃

俄霧復起 以下從謝

潯霽憩陰崖沸暑返琳宮廣敞瞰芳沼曲榭俯華淙陵

弘藝錄卷二

木

緬時超越登棧亦潛通握蘭資蛟好撫景嘉和風昔聞  
玉井葩今見若耶叢良辰苟可誇西子未爲工方茲賞  
心許如何驚遠空飛奔超倏忽響震千雷公響震亦云  
何合璧掩杯箭萬柄如徹蓋十里似轉蓬收媚偃息景  
稅鑾瞬層穹林壑斂餘潤雲霞戢宵虹盈盈月滿懷颺  
颺風吟松泛泛葉在水團團露霑茸飄飄物外心感此  
意彌重

薄暮與仲弟泛湖歸

利涉理華成憑虛濟蘭橈幽禽無匹音賓鴻有侶超曲  
渚淙回瀨洑波流芳阜嘉月陶素林驚魚擲輕刀深蒲

疏綠柳淺徑湊紅桃彼美達士心攬物各所要質買西  
岑樹賸贖北山鑣悽悽盤谷吟皎皎白駒謠佳人稀絕  
代遊子驚歸舫翩翩黃鵠飛興與溪雲漢高何當觸塵鞅  
終以還林巢逕復不知悔偃息謝崇朝影慘不能收煩  
星露場苗

大雪泛舟西湖

四郊盡掩覆原野無青蒿頽颯明晦傾義蔽昏朝陘  
峴夷壑谷限隩斷基淖渺渺變鏈逢茫茫混沌遭高人  
晨輟策達士還乘綵臨岐問莽蒼返境趨迢迢千里一  
瞬目安能覩秋毫皇穹苟無闢閉闔自中消百竅歸冥

弘藝錄卷二

七

率萬籟復根苗貞觀天地心喟然興長謠

雨新霽觀北山

抱憾懷幽壑開霽觀層山齒開含農暉桂清奇晴滌靡  
靡林颯動綽綽白雲閒羣峯淨如滌千壁倚若攬抽琚  
赴修吟曳履散高原青苞拾蕙葉新葉拔尤蘭明哲既  
在余周覽恣追歡朝發赤繩穴夕造白龍淵驚遠傲子  
長縱達反靈運尚生既已放萊子胡足率亮志北山阿  
江海非茫然

由西曹步出寓舍共三石馮子飲

輟策淹蘭署奉輦息萍巢揮塵恣遊宴稅襟明逍遙梁

士辨細言楚客奏長謠覽物各所忻賞志競相要零  
繁數星燦燦輝雙燎引晷却深夜延杯驚青霄庭心生  
秋露檐端變陰飈明發有所期來雨連今朝

弘藝錄卷二

八

弘藝錄卷之二

終

弘藝錄卷之三

五言古詩

九老詩 有序

九老者余所親炙今或在或亡安能不動羹糲寤寐之思若其他並繫時望得於聞知者不能多及因各賦一章高山景行聊以自語

太傅木齋謝公

玉几戒末命昧旦視清朝身為理人鍵道以隱見標矢志永無窘會心難久要所珍出處間徒脫距何勞抱貞適丘畛視願定登極覲東山日翻翻海上潮離離南

弘藝錄卷三

浦雲絢絢杏莊天豈能競紛錯終以明逍遙

少師石齋楊公

昧爽逗堦堦夾日昇中天寢薪寧不咻絲琴一向煎疋語殿神器咫尺造坤乾除兇無震沴執熱有肩旋昔聞負鼎夫今見新都賢任重業嶧守議胡其堅豈不明因心將順何闕然庶幾社稷臣古來重典權

大學士熊峰石公

絕俗示貞特約已明孤標股衆黜泐同流退苴也達人乘至理玄默以無撓安得坐鎮茲冥者矜其操昔聞三公介今見萬勿標居易以待終行法故難播厥焉空

谷音唱以興長謠

新建伯陽明王公

達人動高情天宇祗空濶何能呢才美才美殊卓越居夷如履砥析理建黑白幾炳神智欽閼妖槍滅江介無慮北嶺微乏辛蜚蕩掃半乾坤咤叱一精血對圭乍夷猶解柄得蟬蛻明明辨星嶽赫赫萬古烈

大宗伯三江毛公

競懷道本柔遠愆德彌邵由來常近仁而不忽顰笑尚醒親至尊贊郊攝皇造以茲叶神人宜衆興所好執禮不能奪夫受有津要胡不擴其端四海同仁孝至今九

弘藝錄卷三

原下欲進一忠告皇皇典聖在老成何逸逸

大司馬幸菴馮公

幅廣示無外體匡私不競詎衆玩細韜仇人耽邇行籌國得弘濟報主自天性頗佚充國略無取戒師倖雖矜伏波嬰未踵善飯勁桓桓金城老出處一何正鳩杖得引年安車乏貞聘願天愍爾斯民以獲終定

大冢宰思菴楊公

達人懸矩範光潔炫日表雅致既醉分精况微理討昧者恥而休聲者斯而覺昔聞山濤鑑今見小子造先子邁宰衡掀天際華要聞孫端核列甄世共貞操明當責

林園終以返廊廟怡神舍至和普天同浩浩

大司空西峯趙公

用智不置鑿仔有故能排以撼胡其疎以應胡其來對  
錯不知紛囂樽成見裁敷土式不刊秉操以無回鑿望  
周壤內哲士屢興懷枕卷伏故丘謝組如去萊而德有  
時祖佩徽寧日措安得與斯人並與六合徘徊

太子太保靜安胡公

哲士觀未萌勇耆仲未折靡靡流浪中屹屹定貞節赤  
心歸聖主白日墮精血戴鐵赴遼陽身命一何輕人  
不俚戚公競遂餘烈苞孕有時日月不終闕赫赫重

弘藝錄卷三

三

光造聯聯中興業翊德際亨衢溥天同軌轍

贈友

致瑟清廟資璇管黃鍾理云胡操結絲奉之刈蒿芷所  
珍達士心膺抱鮮畱萍臨紛寧肯辭對錯爭自砥迤邐  
驚豪傲張皇攝蘭綺里大龍青聲池魚依宿壘奉此底  
威熙皇心欣所美明陟光有孚幽懸情無已冰霜滋節  
幹風葩發粉梓彼美珉璫器脩然謝雕南

光澤王齋中

龍乘煥章翰鵬扶垂雲華負此日表奇兼復神理誇豫  
章縹弱林河漢未爲葩何由覲邁志瞻途意不賒幽秘

無徑徂溟濛杳難涯孔循示玄窾顏卓勞啁噍心如一  
寸針貫萬無回差

郡王亭子

乾鑿掩明度晃朗照靈輝春遲鬱晴惹夏永揚清晞秋  
爽復泮渙冬妍更熹微萃之何處所空亭畝半園帝子  
尚高蹈達人能息機閒悵析至理靜念聖玄幾徘徊良  
悟中三復迥前徽

代述母德二首

夕暉尋鐘彩宵禽密懷音遊子恆念之典觀繁素心百  
篇曾莫刊王生自微吟所悲色養違無乃白華終叶蕭深切

弘藝錄卷三

四

舍漢向故帷灑涕戀舊衾寂寂忘憂樹腓腓秋曰林柔  
柔弄春夷涼涼坐曉深豈伊物不堅汎濫柏舟沉豈伊  
性可移靡漫金石侵母範無已時情悵有代任瞻言良  
所知親名當自今

靈石結坤維華日麗江臯彼美煦物心兼勵範世操膺  
慶懋哲胤嗣徽任劬勞天府偕上賓雲臺論時髦昔聞  
廬江檄今見河陽鑣所珍懷祿情爲益胡福高登筵緒  
忘憂列華簪有椒思伯不成章樹背資宜驕但願春暉  
長何私寸草天

弔王蒼谷

麟被孔文出鳳翔周德顯物幹尚質人惟慙哲典夫  
子昨幼齡卓抱幾神遠芝葩藻不腴玉潤情逾腆玄言  
理騷頌雅志邁秦漢何子嘗執鞭空峒亦北面梧擣未  
可尋朱絃况高薦理道當衆欽躅武值時踐譬彼雲中  
鵠卷舒無愛羨所珍濟物性兼適縱壑願主聖簡用貞  
公庸遜無玷離離垣間曜燦燦省中爛臨組乍當分對  
軸斯衡轉豈知梁木萎反枹成者歎招搖適輶車支離  
淚如霰列星未爲久朝露未爲暫但使理常得達哉効  
前算

發京邑二首

弘藝錄卷三

五

現薄莢林縹繁淒露中野執袂慘未收逾路色俱赭建  
杵揚素縻束董待白馬擎啼視息女年隻乏聞者所悲  
形與影躑躅塵網下朋舊罔相從姻故紛未捨笥無青  
銅契空負道上年安得白衣人彌歎一蕭灑

晨興叩前路輟策訊子途橫軌將何往鳴鑾向誰驅僕  
夫相告言吾乃憊莫舒天子想南服島夷初伏辜荷我  
戈與袂挺身赴戎區裹屍素所願籌邊夙所圖但喜聖  
人出重念越裳車青海息不漉白雉陳方隅伯兮總王  
役安得備執爰

宿闕里廟下

淵沉作迴踪川行弘道軌背聞龍繞室今宿麟遊圃宮  
牆詎敢排日月照馨馨齊心誰謂恆滌志未能古進側  
座上春退澤壇下兩穆穆三四子升堂尚可數矧余渺  
渺躬徒快一朝親逡巡三浩歎而牆憐數語斯遊爲觀  
德及時無負汝

雜詩二十首

大義久不振天地爲濛冥愚者習其故賢者遁其情駛  
如流波逝滔滔日西傾委靡隨末路何能反其貞褊狃  
塞充耳塵埃蔽盲瞶聞見苟無營樂以踐其形  
大厦將傾覆一木不能支古人爲此言歎息真吾師度

弘藝錄卷三

六

德既無能力終何爲折葭斷決河揚灰過流澌徒爲  
智者笑翻受庸子欺所以精術烏干載抱長悲

塗人堪一笑心計亦何爲富貴既無與貧賤又寧嗤太  
空有浮雲卷舒本無時所以一往來飄飄隨所之豈不  
太怡悅何用存吾私人能終日觀不能終日思  
是非皆前定榮辱本無端但見其形易獨覺其情難睥  
目相值之心意兩無關巧者既無營拙士何足歎所以  
貴順受焉能必求完逡巡街有意沒齒不欲觀

世人賤賢達徒炫貴顯名進爵列三公軒冕一何榮朝  
叅帷幄議暮宿闕闔城一怒輕侯王任心判死生吾手

可擎天四海誰不承蕭蕭匹丈夫寸志徒自競

我豈不愛生愛生莫干死胡爲登覆車攘臂不知止朝  
自斫其舌夕自斷其趾至今痛至骨骸刺如亂蟻拊髀  
發長嘆不爲名卑恥區區血肉身報主當如此  
累夜夢相見乃是泉下人或爲襟裾或爲骨肉親契  
者並娒遊親者互寒溫似人當夢食醉者夢必焚我命  
如更生莫辨精與魂但得常順理生死同一門  
我昔悲賈生痛哭賦鵬鳥死生亦等理何用苦縈抱矧  
有命數存在天不可禱瘴海雖當虞忠信或能保須知  
祗席間五日病如稿正氣苟自存勞人非草草

弘藝錄卷三

七

我昨收詔獄生死未可期妻孥日夜啼朋舊皆酸悲憐  
我孱孱質室中更無兒安得貸予辜以明心不欺我聞  
感此言無乃非真知致身奉明教努力不復疑  
迨迨出國門渺渺赴行道試問我何辜隄防兩求盜囊  
中俸錢寡羞澀不自保北風吹澣衣嚴霜沒衰草觀茲  
心感傷慙焉以如擣孤臣懷主恩誰能忍然也  
至後尚無雪征人向融和飄飄陌上塵我髮吹摩抄息  
女真無知歡笑翻益多車遙未能止轉轍不停過所以  
恣起舞長袖舉婆娑觀此各相諠聊以安沉疴  
曩欲止德州本爲平原子千秋作何狀猶有英風起停

車向盟郵未荷一枝倚借問主者誰飢餓亦當恥室有  
震娘人道有同袍士嗟嗟楊二檀克耳更無比

威王霸齊國盼子守高唐既烹阿大夫過情日已喪予  
奪在君心毀譽安可嘗矧爲近習移凶禍無日亡昨過  
東阿城挹此赫赫章經行無特羞聊以食吾觴  
山路忽削側林麓更夷猶借問向前途已到東平州道  
旁有古塚壘壘何人丘東漢一賢王下馬淚交流昔聞  
爲善樂今見爲仁憂試取石人比能移我志不  
我懷閔子騫投車汶上縣臘月初七日拏語忽零亂云  
是昨夢中聖人吾相見旁侍一修容吾拜且言歎語汝

弘藝錄卷三

八

愚婦人豈識聖人面亦有秉彝心覲德溫恭儉  
今我至闕里已欽富美言拜伏杏壇下聲咳那與溫室  
有絲竹音堂有金石文周秦莫能辨龍蛇寧遽分大明  
照日月輪奐與重新巍巍萬仞宮天地同長存  
井堦不可改槍死存其根嗟彼手植物當被秦火焚云  
胡千載後翻作煨燼塵物理有盛衰人道無古今大聖  
且奈何他人何足論但保箴瓢飲千古不胥淪  
周公爲元聖禮與先師尊伯禽受魯封保障千年存至  
今之國言夫子嘗稱仁云胡廟中地偁側無高深死無  
元子配徒乘禮樂勤蕩蕩聖明朝視此經緯文



今我與仕別道阻無從由平生羹牆念特造宣聖丘前  
爲述聖公旁爲泗水侯楷木千年生沫水萬古流至今  
端木賜廬墓室嘗幽日月有重光此地無時休  
迴車昌平鄉邂逅寧陽境綽綽沈龍湫沈金事所導我榛蕪  
徑珍重惜一詞端爲優忠顧稟矣名教言賢哉任城令  
授餐吾可辭舍館得暫定梅園但空言未見一修聘

夜坐聞雪有懷

宴歲日苦短長夜思未徹輿生心獨醒滴盡檐上雪感  
懷發浩歎放詞彌壯烈起視天地間忽忽半明滅恍若  
海氣浮猶疑玉光潔細思北海上墮指膚百裂白雁何

弘藝錄卷三

九

時歸兔孤山復沒松窠鶴不鳴臥頭如直突小鳥無棲  
枝號呼待明發當此苦寒景萬里凍欲絕簞瓢聊自適  
卒歲有餘悅尚念夜漫漫蒼生况騷屑溝壑有貧者天  
涯無返轍安得萬火山坐令四海熱陽春信宿間此夜  
真成拙

喜罷京師皇店

關市已非古征商良可憐錐刀競蠅蚋國體相天淵昨  
宵雷電鳴膏雨霑郊田似殍弘羊子灑血泣九天我願  
天鑒茲爲國產仁賢不立平準法常盈貫朽錢

喜擒江彬

月黑虎出林眼翻天地狀况當長風發一嘯生兩翼渴  
飲千人腦飢餐萬口力龍大豈不靈夜靜雲似墨一朝  
白日見閉頸如短絨兒童擲糞土市犬爭來食我生所  
見聞胡爲至此極聞有漢董卓燃臍火不熄亦有李輔  
國斷吭投潤厠似道木棉菴現斷此衣陳先朝豈無法  
失討詎能國堂堂大明朝赫赫神聖德瑾也殺東市寧  
彬繼誅惡造惡徒爲爾懲此盡變臆春秋如有筆千古  
懼亂賊

圭宗嚴詩有序

圭宗嚴不知何取義詢之道路及寺僧皆鄙但不可

弘藝錄卷三

十

聽云上有望夫山下有歸宗余意璫璫珞珞貴賤之  
別且與寶石巖相對或取圭琮之義其地幽深閉阻  
窮曲旋折一器所不到進者必由徑竇勢不可旋馬  
况方軌乎疑亦初介路者故取山徑之蹊間也其諸  
皆霞山蔡公品題略盡惟落珠巖時四五池落天  
風洞不甚廣雖盛夏寒風二處尤奇特

甘逕播遐荒徂暑入林樾日出朱明方返照廻巖端候  
短驚不遑晷長息猶然拂舟訊前徑解橈達力田棄匏  
無顧踪負劒有潛穿厲砥壑轉夷棧險路費攀始覩紫  
雲堆乍叩天門關俯身若躬圭側脰似螭旋由戶豈不

知捐寶胡能前崩松臨交道雷石擊奔泉蟄曳吐霓昇  
翼駁蛟豹翻緬企平生遊尚此能亦敦寧期梵王闕復  
有雨花墳塹鑿豈疏刃滴細誰鳩分明珠三兩顆絳繹  
皆成文婉婉補到寶非非甘露氣冷冷何傾倒犖犖承  
續紛瘳痾滌煩慮怯炎赴遙岑靈寶復幾何天風得常  
薰茲遊並稱達曠世難與聞

遊夕陽山寺

旁午出同邑乘春玩丘壑云胡阪因依頗失巖綽約天  
長寸目短轡薄片雲閣既困神不交欲睡情無著豈無  
丘中娛晏晏未能若松濤引深徑偶聞吳語滑寧期交

弘藝錄卷三

士

鳥道復有臥虎窟石鼓鏜其陽夕陽入其側潛龍且莫  
問避世真如隔田疇四五畦邨落兩三宅僧來山可圖  
雲去石無跡居有太荒泛海亦不測此中名深青桃  
源與儔匹

弘藝錄卷之三 終

弘藝錄卷之四

七言古詩一

遠別離 用李白韻

遠別離吾聞天上嫦娥帝旁玉女不在水碧波清草萋  
南浦千古孤眠只此身是誰堪之此愁苦心真萬鈞石  
淚溢三秋雨腸斷何堪文繡補古來薄命豈獨余之一  
人塗山湘靈千載怒遠遊不但舜與禹織女機中網似  
羅牽牛河畔眸如虎但願帝座明旄頭死前星光芒長  
相似紫微魁福司國是重陰開今日遲閑義和馭兮六  
龍還廓清兮宇宙朝望見海嶽之高山山不盡兮流不

弘藝錄卷四

竭燭盡心灰恨亦滅

渡江篇 正德南巡時作用蜀道難韻

無渡江江險哉險莫險於江隔岸猶隔天僊源自岷峨  
朝宗日浩然直從鼇斷渾厓裂萬里橫絕凌雲煙限爲  
南北欲飛渡憑誰命駕崑崙嶺四游爲家寰宇一故令  
長江天堦相通連內有崑牙逐口之巨鱗變作轟雷掣  
電之回川蜃蛟之子尚不能過千金之奇何敢攀援獨  
夫何冥頑潢池忽變匡廬縹緲腹障天帝震怒神武豈  
假畱長歎六龍飛來向南極楸神河伯爭躋攀左手執  
羈係右禽圈虎磨談間但見三軍競笳鼓歌天山江心

波浪連青天龍鱗日遶瞻天顏天顏不盈尺中有排  
空千仞壁長鬣巨鯨爭喧阗天昏海暗蛟成雷其險也  
如此倚嗟乎錦帆龍舸胡爲乎來哉君不見江神來乞  
哀萬里霾風千日莫開平地浪如山白日獸如豺水有  
蛟蛟原有長蛇彭湖廬阜積屍如麻雖云天子貴四海  
今爲家但恐渡江險時時一涕墜

水操行 江陵時作

船頭鷁首如鳩飛水軍鼓氣震戰齊越越吼闐崩突圍  
蕩漾奔湯揚涉迷烽衝呵火導軍幾金晶鐵光耀兵威  
伊誰作者意獨徵百年誰覺忘戰非高江急峽喧清磯

弘藝錄卷四

二

白日舉旂麾素霓懾服罔象蛟鱷稀嗟吁水操意獨徵  
君不見昆明池古來猶說秋風吹吳王水犀三戰勇王  
濬樓船萬櫓移赤壁山洞庭水英雄不作長已矣水操  
伏險自茲始

索米行 京師作

五月十日炎火張長安道上朱塵颺削履鏹履赤腳裂  
仇紉纖擗鬚髮黃羿弓未落三足羽蝸石工煉千錘鼓  
走川赴壑夸父斃沸湯炙膽文園苦陰山千片玄室開  
黃河六月晶盤堆珊瑚凌兢白玉枕瑪瑙碎屑黃金杯  
宮恩賜出省臣第侯堂威館同時至陰洞涼生夏簟寒

雪山晝結銀花細葡萄沁瀉馬乳漿後倪沉酣龍腦香  
冰肌無汗逼宵鑰水殿含風白玉牀腐儒耽奇更成癖  
聞道靈鸞會百尺雪繭冰絲五色光絳藏王府消炎波  
清寒披拂龍袞衣蓋被天下蒼生肥吾軀伏熱苦毒死  
猶勝冰山四面圍

阻東行

風冷泠暮蕭蕭侯人迎客各折腰自言昨夕風似鐵長  
空舞落銀冰橋咫尺難容一羣渡十里如隔千山遙滯  
沱已應天成瑞海水欲沒長生潮濟川不可問試共長  
途訊且如去年冬冬後無餘閏十月尚無米道途多亭

弘藝錄卷四

三

潤今歲長至遠點水未成壘如何澤腹堅通津罕鯢迴  
無乃刑太威又似兵能奮春秋所標筆歷歷皆可訓豈  
勝陟遠勞徵與畏途近逢年可通顯遇塞未足愠但把  
風檣正莫遲爭先忿斯理且足娛綽綽有餘行候吏還  
自言我且除藁垆沐浴事后土恐懣謝六鵠和氣旦暮  
開冠蓋事微郡

迎春詞四首

青陽和氣東郊新迎祥送喜歡萬民擊鼓起舞喧雜陳  
把袂聯唱歌續紛笙管簫鳳笛龍鱗黃爲特青麒麟  
慶祝皇帝萬萬春

田父蠶母穠鋤犁行商居買金翠綵綃維綃流蕪垂  
剪綺散綵珠錯施運用百巧爭怪奇美如臨春結陸離  
老稚頌歎各嬉嬉

鬣竹爲馬形管筚蠻人獻犀犀象牙椎髻鵠面擁琵琶  
膚色男女紅袖鬢粉容嬌態齊聲誇舟中踏歌採荷花  
百戲雲擁載之車

萬人齊唱過任城任城令材惠且明風翔雨翕賀太平  
三白五熟蝗不生驅饑逐魅門室清鞭牛入土今歲登  
明朝早起爲催耕

耕蓮唱

弘藝錄卷四

四

秦娃鄭雙雙鴛飛頰羅絳毅爲舞衣腴艷流爛紛頰  
娉婷妖嬈美不遑薄施紅鉛翠黛圍姬宮窺館流英輝  
水曹仙郎清更希對花畱盼雙目後一叠

淡如朱唇隔水雲濃如仙霞綃錦文含葩齊結芳蘭芬  
妖巧要妙不可羣倚窗延戶停餘暉閒簾窈窕媚當嬾君  
鳳謳鸞唱君莫聞鳴琴張瑟訶南薰二叠

白玉爲腕翡翠衾絲羅嬈嬈君恩深含悰密欸導君心  
中有琅玕之玉粒下有嬋娟之清陰不願持荷作桂葉  
作鏡願作太華玉井十丈花千雲蔽日陰森森三叠

前呂梁篇

君不見黃河三萬里濁流繞其端內有毒龍流沫而膚  
化下有修鯢鼓怒而承瀾由來星宿海限隔自崑崙弱  
水荒唐豈能至此水彷彿通真源龍門造天曉以飢砥  
柱入地離哉翻直過彭城懸水下然後呂梁齟齬橫截  
乎其前影沙碧石不可以目辨天輪地軸膠戾而周旋  
雷霆日相擊鼓掌生雲煙飛瀆如猛雨驚濤似連山果  
浩駭迅飄流潏潏濫觴何漫漫一進九退勢迴湍扶櫓  
倚柱氣不遑瞪目頓地懷艱難漕艘三萬隻通濟此奇  
觀迴來河水秋後溢沛縣以下無完灘平地三十仞呂  
梁在其半斯民魚鼈等聞看三十年來今幾遍徐溝如  
海復如川蒲筍魚蝦好易錢聞道兩年無水發蝗蝻比  
郡麥枯乾

弘藝錄卷四

五

後呂梁篇

又不見呂梁之水東流入東海今之洪漕無乃是九河  
故道既已湮淮水合流繞其浹憶初神禹疏鑿時江淮  
河漢不相支滔滔今古幾變易此水茫茫無盡期如何  
更歷數千載河源不變河流改不從海口赴股壘却返  
清河縱崩毀霜天早露葉葭蒼百川信宿何奔忙長淮  
本號鐵面水往往汝泗來歸藏此時河水正迅急蔽日  
浮天徧阡陌礮礮山前一壑秋子房祠下千尋碧我來

幾度看水勢三汊以南全不類洪濤雪浪百尺強水擊  
扶搖千里至吁嗟澤洞自天成安得此水仍縱橫下流  
壅塞非今日但恐河決東西傾君不見匏子河沉牛刑  
馬徒奔波君王負薪答神意羣臣歸德咸賡歌又不見  
安平鎮孝皇不食厘清問臨軒嘆息起東山朝野于今  
仰神峻古來治水先治標朝宗勢順無回漂尋踪覓跡  
復故道徐沛以上常逍遙

夏日歎

四月已過梅天迎江南處處大雨行傾牆倒壁兒亂走  
街衢水滿擎舟撐今年小滿正無雨冬青花開落旱土

弘藝錄卷四

六

黃魚初出高擔挑家家乾燥過端午漸看夏至廿五六  
秧田無水浸種穀踏車晝夜催雇人一半稻田種不足  
農家老父看流邸分龍有兩年不荒盡發冬春及時賣  
一石折價三銖強新絲市開棧房閉換絲不顧徒悲氣  
只說田疇比去年日夜但望立秋至

秋日歎

八月炎颺色如赭黃塵赤日行原野農夫額爛肩背炙  
鬢髮枯槁如麻苴往年處暑望雨霖一點比似千黃金  
唐朝不換敵國富夜來稻白根頭淋今年秋半猶帶暑  
看潮已過汗如雨北窗一榻眠不穩赤腳袒跣走廊廡

恆賜咎徵差可信天公豈欲民重困不然肥田瘦埂斥  
土焦白露已過枉來澆

秋雨歎

八月廿二雨如注一日兩夜點不住旱田如澆腰背水  
枯壑掩過沙石銅城河水長一丈五大木如羊河內舞  
沿堤不敢假息臥牀面赤脚形僵倭我從西山看水勢  
黃泥土漿夾川至澤洞誰傳上古時今日乾坤渺相似  
聞說衝圩白樂橋飛來一帶溪無毛大屋傾欹小屋走  
昨暮猶是乾河鑿音倏忽人家不掩備天公作此非無  
意到羊鰲大求不得忍使畦田一朝瘠我念農家真苦

弘藝錄卷四

七

焦典衣不補車水勞秋成縣望收升合豈料白浪翻洪  
濤昨遣下男入鄉去阜亭以南禾盡什五林港口覆行  
舟縱與勘荒無牽路直過廿七四夜中悽愴愁絕五更  
風何似便教及時落免令人嘆禾耳聾

老槐嘆

前府簷前老槐樹螭紐虬盤勢難覘頂如老龍頭禿八  
九髯蕭蕭不避風雨寒根如巨靈一足常昂矜撐住半  
邊天可歧色如古鐵繡澀霜染成見雨墨苔蒼薛生性  
如萬挫百折身不顧橫斜曲直自成趣月下頻看怪未  
休日中間對心猶怖旁有四五樹皆高暢達不比槐身

勞困窮拂鬱寧獨爾看看臘去春風起君不見黃金花  
碧玉子誰相老槐只如此

小弟兄謠川中受直爲船  
庸者呼小弟兄

天上有龍地有虎虎能上山龍在水何如川中小弟兄  
上山入水無彼此頭絲一兩徑頭公操稍火長一樣同  
川中牽索以竹  
爲之謂之火長大船廿漿三班上小船八楫行如風廿  
八弟兄僥倖誇下三上八回香花銀名往年米貴無舟  
刺餓走荒山黃葉茄道達神簾順水下水流灘急剪難  
野踏譟叫嘯鼓急高梢漬無勞撇旋處簾上弟兄又言  
苦入山伐木多險阻巖畔騰蛇合抱肥松間題題齊天

弘藝錄卷四

八

暨揪成輝弔下荆州今年買賣勝別秋輝船弟兄各飯  
足殺帖歸去早則休川中謂收  
拾爲殺帖勿爲寇竊仇南客勿逐  
走水貽身憂請看江上明鏡水願得年年此日流

喜雨歌有序

庚戌之夏望後六日甲寅余正坐蘿華之庭掩蓬蒿  
之戶炎陽太酷若焚若燠方自咎曰匪兇匪虎幸彼  
曠野尚可以自擇燥之方陽寧得而避之耶無何小  
民相與喧於塗行商相與闕於市由僧道以及庶人  
在官者相與匍匐額跬步而無間焉則又詫曰夫  
何爲哉繼乃郡之大夫暨縣之令長各率其屬皆釋

去衣冠屏却典蓋露行而步武相踵余目擊之前有

楊柳之枝龍淵之水威沸騰湧又大驚曰何皇皇若

是耶已而詢諸郊外之民曰歲旱矣不能以有秋矣

靡不悲愴呻吟若無所喻其切已也復自歎曰流離

不已曷其有所吾浙方薦饑客歲無所控訴民至今

勞苦愁怨忍視茲閭之若是乎然余素有言曰太上

熙皞其次休戚熙皞者天下也吾君與吾相致之也

休戚者一方也司權與柄任致之也其根本切要關

於存主之素心而轉移運動出乎臨時之精意根本

切要者誠也轉移運動者幾也苟無其素詎能有所

弘藝錄卷四

九

感耶廼伏之庚申沛然已雨至閏月癸亥滂沱如注  
徹夜不止匪但四郊霑足奄觀鉅刈遙意昨者潔誠  
衆禱妙應如響用是欣然起坐寢旦不寐而爲之歌  
以代民謠曰

天然秀毓龍腰窟環峙三山拱成宅外羅滄海幅員修  
內倚層巒天塹隔齒繁物茂古今同家詩戶禮文稱雄  
粗糲不減良士態蕩蕩思企唐虞風如何近歲廿三四  
忽然一變人嗟異斗米如珠不論錢千倉似瀝無餘穗  
禾焦土燥山亦童攜男挈女貨成叢不知此災何所致  
惟有天帝司其聰民思此日莫再遇焚香奠醴丁寧訴

幸得來年復有秋婦孺子笑方完顧流年如水秋又三  
家家慶幸早冬完寧如今歲復焦燥此際頃刻須相干  
農夫赤手望粒食國計萬全惟稼穡成漿全藉雨露膏  
飽水足勝天地德忽報甘棠名伯臨蘇王公此日青  
天無片雲不勝守土精誠意何況隨風草偃羣衙衢喧  
鬧迎龍起一滴下方三寸水高標神水自潭淵細插垂  
楊滿城市奔馳伐鼓如救焚老儒亦抱杞人憂迴思昔  
被暴作苦况乃隔歲剝牀腹出言無意似有驗剿說何  
知今已見一朝休戚自相關千里悲歡不同句八閩樂  
土更遭逢上有如山少岳公正直真堪神鬼怖忠厚托

弘藝錄卷四

十

庇乾坤洪紫微堂上驚風轉大旱雲霓誰不戀果然信  
宿作風雷洗淨寰區色如鈿柏臺清比雪霜寒炎風一  
任片時汗昨宵霆迅山搖動足稱恩深海嶽寬庶僚和  
氣迎祥瑞天心降鑒油然致歡欣不獨赤子心嘯詠須  
增野人意山來災懼百篇傳雲漢無功鴻雁先如傷木  
是不忍擴大有會見春秋編我歌此詩非誇詞溥天欲  
使皆安堵方將秉筆賀太平他年托在圖書府

棠棣亭歌為桂巖殿下賦

君不見姬周千八百國昆季親不如皇明子孫千億皆  
賢仁手足為寶金玉塵豆箕不煩子建羣兄諸大國弟

比鄰隔牆連理一枝春未勞池塘夢草頻清樽便過席  
聯茵吟成千首和氣新眼前合璧無比論噫嘻周召應  
前身

華堂具慶歌為長揚殿下賦

我聞東華至真西華至妙道烝全化為雙雙天潢遊行  
真神仙天地為小日月盤丹顏永白朱駝顏三光綵結  
斑衣鮮羣仙樂管洞庭絃瓊燦寶錯霞雲篇倚今以始  
到孫玄人間漫說花甲年

蟠桃行為湘陰殿下賦

西方之國萬八千歲花始天黃然其實萬八千歲見此

弘藝錄卷四

十

桃此桃罕與人間種天上金枝玉葉樹樹根結牢我從  
玉皇殿前過來者親見萬顆千顆支支離離侑壺華羞  
共東方竊入懷持來高誦長生也從今再見桃花赭

壽萱高節圖引為李竹坡都閩賦

李侯堂上千日觀不足奇珍珍賸寶旋裝束手捧秋江匹  
練圖高風矯節羨爾勁且緝侯家三世皆遺祿忠勳義  
氣被收錄聖善由來發慶源徽音自化成公族此圖衍  
佛及見之萱花重疊兩三枝上有凌霜之節幹下有映  
日之靈芝新篁嫩筍殊英物石上青青瑤草列桃花灼  
灼三春紅子實紫紫千歲結殿前王母為開筵百寶應

須列滿前摘與人間稱壽酒年年重見拜曾玄

靈川萱壽圖引爲遼陽傅都憲賦

靈川此圖締觀真可換北堂萱壽高無算稱觴未得戲  
爛衣展頌幸與資清玩近來好事稱園工東絹一疋雙  
長松千山秀色傲霜雪萬壑雲氣餐虬龍百川浩浩赴  
海水十洲三島從中起瑤池鬱鬱瑞烟浮青鳥翩翩初  
度始海邊日出照東方鳳毛桂子須其祥青瑣碧梧攻  
獻納烏臺翠柏屬風霜龔黃卓異先無忝氣氤和氣如  
春暖上延慈幃許叅天下產蘭芽仍滿晚芝房睽睽翼  
雲霓化國端祥世所稀蟠桃磊落張秋宴寶婺晶光屬

弘藝錄卷四

三

太微八座起居今指曰太夫人已稱賢德君侯燕喜意  
何如再拜瞻依荷南極

壽李百竹因觀戲樂名源開人

李侯堂上十月一日高譙張云是木公金母初度之瑞  
鵲瓊花狼籍繡楣晃綺菊錯落朱霞光恍然坐我釣天  
廣樂三歎而未足出我霓裳衣羽萬舞而洋洋其進也  
若溫成恃寵飛燕盈嬌媚而艷冶其退也若文君倚  
瑟湘妃停柱餘韻而悠揚其疾也若梨花舞雪楊柳迎  
風千態而萬狀其餘也若沉香亭上金屋閣中燕昵而  
徜徉其聲清三月流鶯度錦城游絲偏惹春消息處處

間關似有情其聲濁九秋鴻雁穿雲落琵琶彈盡共誰  
言淚染青衫不堪著其聲高梁間乳燕山新巢纏頭不  
吝千金價爲愛潯州刺史豪其聲下積底遊魚驚鳥射  
逢場莫惜片時歡邂逅休論真眉似與君傾蓋十五年  
君年五十今又三風流正遇長生日富貴尤宜跨鶴男  
君家庭院多奇樹芙蓉開傍常簾處題蕉頻藉美人名  
問竹因知此君趣我來非比子猷生乘興初爲訪戴行  
不盡筵前歌舞意抱琴重結白衣盟

弘藝錄卷四

三

弘藝錄卷之四

終



弘藝錄卷之五

七言古詩二

六歌

今夕何夕風太苦卷茅抽櫟下如雨顏牆敗壁色不變  
墮葉飄枝聲可數散肌刺骨夜不眠况乃疾疾悠悠翻  
狂風豈必能終日到曉陰晴又作看嗚呼一歌兮風正  
號似控衷腸億萬條

月落月落在窗西天寒夜冷烏正飛妻妾念我身孤危  
閨中不寐起索衣食無醇脆腹苦飢寢無牀榻影惻惻  
我眠不穩君不悲君心如鐵我自知嗚呼二歌兮月未

弘藝錄卷五

殘下階職拜祝平安

燈滅燈滅不可觀梁上有聲穴有鼠願無開我藥食我  
黍我黍我藥空亦屢孤狎而狼有牙如何翻戀此爲  
家受書黃霸今何在秦疏韓愈志可嘉嗚呼三歌兮罪  
當誅天王聖明兮何以如

父言父言爾當戒馮河暴虎祗自害去年母在憶傷多  
今日母亡寧爾奈棘心爾長最爲先看爾子嗣來春前  
歸家奉侍共朝夕我得兒孫白髮妍嗚呼四歌兮淚不  
知起看枕上血如遺

鴻雁鴻雁一聲長千里相隔各他鄉露菊有色酒有香

無人相對話衷腸安得弟去兄太狂作孽自己求其殃  
我聞泣下涕徬徨何日放歸登我堂嗚呼五歌兮手足  
皸剝君何在爾能文

桎梏桎梏事非正我今居易以俟命囊頭三木不敢逞  
夏楚呻吟痛未定淋漓血肉滿牀席旬旬偏僕面如垢  
此時縲紲正在身誰乎誰乎乞相救嗚呼六歌兮夜如  
何東方紅日漸生多

誅檜詩

靖康北狩淪胥靡秣馬燕雲心曷已歸來割地建新盟  
粘罕書成禍階始建炎天子忘國恥僥倖偏安事仇壘

弘藝錄卷五

二

任奸賣國托不聞壯哉長城一朝圯精忠刺骨漫自矢  
功名畫餅誰與記國耻昨夜亂鬼號南人痛哭北人喜  
中原父老交涕泚廟社神靈爭忿痞不黍悲惡國有人  
英雄死去長已矣君不見天台山高去天咫陰刑帝命  
摧賊狙奸魂冥慘就擒嗟人可欺神曷詭又不見棲  
霞嶺表嚴祠祀靈爽巍巍崇仰止桓桓帥府惡惡心銘  
金鑄範模賊氏我來一見心內勃烈烈悲風鳴角徵呼  
號恍惚驚復疑舉手連責三千捶訊汝老魅那不唯開  
唇歷歷露奸齒古稱喉舌任匪輕十二傳宣國隨否奸  
腹紫紫包禍尤東窗械虎應自燬哀哉長舌那得知長

脚山繫蹲左圯嗟吁丈夫盡熟視善惡影響會誰特標  
標銅柱勒奸名孝慈百世烏可毀我更有懷與衆士惡  
惡同汚良足美何如善善亦同清直道上與三代比廟  
堂億載安豐世士論千年扶國是羣黎質實好惡明大  
驗人心著天理

西湖曲

君不見西湖山水天下奇蓬萊閭苑空品題派分天目  
碧應老流山龍山翠欲迷丹青縹緲開闢畫孤山一目  
在其下王孫騎馬正青春公子擊舟向長夜我亦偷閑  
到此間苦心時一暫開顏昔聞春水連堤綠龍頭高舉

弘藝錄卷五

三

遺芳躅又見秋波泊岸高魁星燦燦聯英豪眼前世事  
紛如此丈夫志氣何須撓我不學東山公子樂歌舞蒼  
生雅望徒自許淮肥之功亦小哉咫尺中原不得覩我  
不能春風三月集童冠浴沂行樂歸三嘆堯舜氣象果  
何如行不掩言非所願我更嚶嚶君莫憎湖山與我爲  
心盟窮則放鶴亭中一開口煙與樓霞嶺表爭馳名焉  
能役役風塵裏寸伸尺僨虛平生

飲太白洗筆池戲作長句

我聞千載之上李白自號謫仙人千載之下誰其鄰寶  
花五色日中落珍珠一斗池旁春任城風月古來少君

向池邊醉花鳥感君義氣爲迴車千古論文未應渺開  
元之際固多賢帝胄寧知主更伶奇氣奴看力士上英  
才驕逼玉真前主時順日猶睥睨蹴踘拋鶴隨吾意遠  
遊不獨泣英皇蜀道堪垂古今涕鳳凰寧共羣雞餐所  
食惟有青琅玕興來笑吸天河水歌罷豪攀玉井蓮人  
道謫仙真好飲天子呼來猶睡穩多材誰爲長城謀  
色徒勸五王枕華萼樓前日正高君王猶自醉仙桃  
新不見宴安務俊逸那知鴆毒勞甘心沉湎爲明志  
糟醕啗徒爲耳妻非朝成貝錦章邂逅長流夜郎去水  
深波浪爲誰愁迤邐梁落月君堪留江東日暮春天樹  
四

弘藝錄卷五

四

口晴川鵬鵠洲此時工部爲君憶越上知章亦其僂金  
龜不換鄒溪杯玉板嘗蒙鑑湖地二公相對城南樓城  
南明月蔽高秋不知飲盡扶公醉更有相參似我不我  
昨狂愚真似瞽白日青天尚無覩不辭萬里赴戎機暫  
借遑巡聊起舞憶昔韓公向海南藍關雪擁不勝寒  
州飽飯非難野司戶蒸羊豕作看與君且飲還且嘆古  
來豪傑應無算富貴風流不立身困窮拂鬱天心見天  
心見處顯真才不在詩篇與酒杯請看泰岱巍巍處下  
有堂堂闕里開

鉛山王侯止余勁節亭因畱二日別

六月陰風色如鉤驚湖山下開芳甸千年龍化恣清奇  
一日驚樓愛方便亭中主人真好文勁節先將屬此君  
青青藻色明霜雪淡淡長風入水雲從來此地多芳躅  
朱陸遺言滋啓沃虛中聖學本通微靜主人心自無慾  
亭方四面扁不改交三兩鳴黃鵬涼颺深過葛衣短  
驟雨擊落虬枝垂此時廣文方對奕機心巧思互出入  
已將成敗托飄蓬轉藉徘徊竟終日揚州跨鶴嘆無人  
笑我潦倒胡其倫未分苦心能傲世卽看生意轉回春  
使君珍重定無匹傾蓋寧論似疇昔始知要識韓荊州  
李白當年夜郎客

弘藝錄卷五

五

舟中聽雨

漏天未換共工補四日五夜枕江許孤眠不住起推牀  
閒聽蕭蕭窗外雨初聞蓬上珠錯落高簷滴傍低簷腳  
懸河細細潄江厓鄉心一縷渾如昨忽作飄風大雨陣  
八龍騰舉跨神迅翻倒天河不住傾吸乾桑海微成壘  
此時轉聽如鼓雷飄揚恍惚復旋迴卽當瓦簷簫簫竹  
撲啄聲敲檣檣堆灑天入地波濤漲高江一刻層千丈  
何方驅逐萬馬蹄不分部伍齊東向又如鼓噪城南上  
火牛震奮聲潄宕下浮上洞勢陵霍身世飄然疑滉漾  
我昔曾聞巫峽濤中有灩澦千尋高一夕瀾漫如象骨

請聽連日雨聲號

洞霄宮詩

洞霄宮前滿岡竹荒日寒煙淨新綠古碣龍蛇雷已轟  
斷文苔蘚能讀連峯翠崑崙排雲間此方天下真名山  
玉簡金書閉長夜青都紫府開仙闕天皇殿拱垂雲棟  
檀腦梗桄猶故宋思陵荒草歎丘墟香閣千年失珍重  
芙蓉深鎖九真峯蒼梧合在虛無中白鶴歸來暮岑碧  
青谿流出春雨紅南朝一代優祠祿大儒耆碩留芳躅  
白鹿春風洞不開紫陽秋月光猶燭武夷亦在神仙家  
曲瀨深澗未可誇石齒生盤寶帶珠泉迸急瀾噴花

弘藝錄卷五

六

水曹性僻耽奇勝百日看山盡幽境鬼神呵護霹靂驚  
虎豹潛藏壁門靜幽蹤蜿蜒一線通應門石鼓何逢逢  
聰明不著觸火德混沌無分清濁功岢嵐未厭霜雪苦  
大滌會聞延乘虎芝田何處是生涯天柱空傳兩丘土  
我昨經過禮斗壇瑞龍鳴鳳各淒然信香寶號招檀越  
黃輿青蛇揖地仙御筆龍腥猶帶濕念此如何不掩泣  
檻外年年杜宇啼洞天福地皆陳跡

徑山詩

秦望山嶺倚如掌會稽禹穴來天上徑山不比天目高  
猶能放眼延蕭爽瀛洲只在海東邊長江一瀉何茫然

天吳蹴水雪山擁鵬鳥搏風嶽背連芒鞋踏遍雲縹渺  
千山萬木何時了笑踞芙蓉最上頭指點乾坤一時小  
五峰拔翠碧潭封淵泉湧出金蓮丰繡鉢移來降水怪  
袈裟掛就收蒼龍寶花種種莊嚴境遂使名山失真靜  
何似崑崙未鑿開不驚龍象猶天幸我欲乘槎問漢津  
三山復隔蓬壺春暫棲佛日窮清貴自入空門避世塵  
飄飄如在神仙宅夜半披衣坐青石同攜皓月訪孤松  
要識玄星倚蒼柏白雲盡掩下方同咫尺難論萬里通  
毒龍帶角孤岑塔鐵騎嘶空萬木風玉堂真筆龍蛇勢  
淨掃羅壇放習次可憐典聖一代宮惟勒豐碑兩行字

弘華錄卷五

七

寒霜烈竹嘯聲哀不見元猿獨倚臺千古禪心無此寂  
百年浩氣湧如雷回頭欲舞三花樹霧滅荒山斷歸路  
扶桑已出鴉背紅博得浮生此真趣腐儒出處皆聲名  
大遊不似維摩行任他碣石千年在不及朝陽一鳳鳴

江心寺詩

江上突兀停孤嶼怪底妖蜃跨烟渚箏絃控引出虛無  
蜿蜒飛騰尚音呂憶初甌海分三江永寧之溪流淙淙  
御花白鹿枝枝異帶角金蓋而面雙叢林特向江心起  
海內名山誰與比灩澦春深石骨消君山草長沙丘靡  
螺青峴白金碧光方壺圓嶠遙相當銀河有路鵲橋斷

瓊島無塵弱水茫勝槩莊嚴皆第一兩兩山僧粧點出  
袈裟不動石潭雲鐘磬徐開竹林室步過典慶與龍翔  
七級千年舍利藏寶花暮送羅浮雨貝闕晨樓象浦霜  
遙望通城連九斗華蓋之山鎖其口衣冠今古競繁華  
保障東南誇富有紛紛幅帙集如毛山帆海舶來風濤  
荔子飄香交廣客琵琶作別島夷豪謝公行樂多奇處  
石上形容體全具錦亭重覆秋天雲藻思常隨春草句  
南朝駐蹕此開疆揮毫親灑清輝堂風塵烟火忽明滅  
御筆草懷今渺茫信國祠存尚堪視遺像清高肅寰宇  
果然忠義重乾坤便覺山川增媚媚洪波百代氣猶存

弘華錄卷五

八

頃刻潮聲入海門赤脚飛從浪頭立張眉直把虹光吞  
我來十月天高爽楓葉如花恣幽賞芙蓉千朶景中題  
石竹一竿天外杖尋壑經秋歷幾年崎嶇窈窕各欣然  
羲之愛越鸞池興太白空傳雁宕篇十八能仁應咫尺  
高情同是天涯客吳姬白苧意淺淺越鳥南枝懷拍拍  
永嘉自昔號風流席上今看五馬侯春風翁翁白池潤  
高太英氣凜凜凌湖秋栗三府一齋善誦殊嘉尚儲三  
山前世誼尤惻恨元洪兄竹溪此夕六賢同膝間由來  
二難抗昨從京口識金山壯氣雄圖險塞間清標未足  
畫圖意明秀誰專水月閒故知此地多雅趣木落星稀

得真悟海天萬里共鴻毛鷺鶴一聲半烟霧飛蘆縹緲  
踏來賓散快投壺欲送人明日江邊一樽酒石梁橋上  
問通津

萬象山詩呈党頴東

十月十日霜氣清東南觀察天邊行鷹揚一道資分閭  
虎踞萬里專長城山來此地誇雄豆括蒼文物衣冠石  
海上神仙未涉茫郡中山水多奇秀千年礦石古冶疆  
麗水金生五色良一線鑿通天地裂須臾迸出金銀光  
聖明遠利嚴封閉寶賤貨唐虞世兵器全消戟劍鋒  
安邦不忽千城衛頴東夫子耶官魁聲名貫斗來三台

弘藝錄卷五

九

金玉誰專斲命美鎖鑰真堪寇準才麗陽駐節開督府  
狗偷鼠竊當車斧巡行幽谷變陽春靜肅編氓荷安堵  
古今爲治本有章公知大體惟罕綱迎刃無煩搏蟬意  
持衡自有低昂張平反淑問真能盡服欬猶勤再三訊  
釋之已號民不冤王賀須知後當潤閭閻公三世積綿綿  
金昆玉季皆森然蘭芽一暢陽和節桂子叢生秋色前  
真意蛩蝶多坦率醇酒來嘗醉心客叢林萬象洞天開  
虛閣千山括蒼閣水曹耽勝浪同遊將尋雁宕經丹丘  
自媿誰當謝靈運歡然光際韓荆州劇談不厭珠璣吐  
天風錯落高秋墮銀盤徹盡九霄雲朱焰高張千炬火

城中萬戶靜如山丹楓疊疊蒼崖間畫圖難盡樽前酒  
蛙技徐攀一解顏

九峯詩呈孫司徒

楚詞罷後峯歌九懷麓老人錯蟠蚪詩篇入畫似真無  
妙思起玄疑假有峯椒韻脫風霆走嵐花點墨文龍口  
快觀爭傳燕許筆嚼嚙未論龔龍偶瓊島生成木化工  
靈丹點破原金母宮端天授已非常精舍龍飛希與守  
一枝湘竹面楹收千里衡廬探懷取本來造命南陽臣  
誰作司權北極紐未許烟霞伴素心早從廊廟紫泉劉  
四朝明月幹乾坤千聖淵源開戶牖周禮全編致太平  
魯論半部仁黔首赤堦先引雛鳳飛雪案猶存老龍手  
歸來巫峽秋正高笑樹長江滿如酒龜山共仰已星風  
洞庭隨酌難升斗風骨著英肅裏策勳麟閣雲端久  
世尊三達等無倫彌頌千年國有考腐儒竊幸龍門登  
一絨長致公安否

弘藝錄卷五

十

金玉篇贈天水胡可泉

胡公金玉天下無與比金從鍛鍊玉難毀造進徒能爲  
范憂涯面未足貽斐恥公初出處自天水踏破天荒未  
爲喜高才豈讓李謫仙頴悟元過班太史臚傳表表誇  
人耳玉堂金匱遺芳趾萬卷從開中秘書五經獨究精

微旨出刺人方蕭望之賢豪三兩與同時平反未倣鷹  
鷂志覽德尤勤枳棘思須臾召入金華殿牛首鍾山行  
殆徧倉曹又見整簪輪勳部悠然識風岸曉城重刺閣  
盧門黃堂未得席間溫吳公治行古來少言偃絃歌世  
共尊沉舟康石大如斗鄒魯東南兼富有絳帳春風桃  
李花阜北吾道門牆友君恩浩蕩未有涯黃金一夕旋  
生華六年不博四時宜兩省連浮千里槎紫微堂上薰  
風轉蓮葉荷花開滿眼揮毫千仞鳳高標得句孤山鶴  
將返今春觀樂營王宮俄頃入詞反正功肅離濟濟東  
周政雅頌洋洋太古風周公爲衆多才藝朝野如公真

弘藝錄卷五

士

罕繼胸中更有萬斛舟載得精粗與微細我初執鞭願  
識荆荷公傾蓋殊有情舊雨重低徐氏榻二天來泊越  
王城噫嘻世道趨愈下是非不類先得者妻非由來錦  
上添花蠅便向丸中舍公今拂袖向終南余得慙慙奉  
再三聖明指日遷安石天下蒼生佇目看

龍英書屋詩

龍英老丈青黎僊柱下名標二十年玉斧鐵冠山嶽震  
青霜白簡鬼神傳金魚旋向腰間出賜甲名聞先第一  
人龍今坐紫薇堂殿虎曾班彤矢室碧山重見綰銀章  
鳳毛三兩皆成行小齋疎澗照秋日短榻清幽開竹房

九丘八索非茫昧汲冢相傳蝌蚪字繼體兼資梓匠功  
專門不失輪人意大郎癡抱二郎強三郎儒士秋觀場  
文章官樣篇篇富甲第天生衰衰長兄是屏茵雙坦腹  
徐方十三應十六清水潤玉豈尋常瑞鳳祥麟無止足  
我過永康尋雁山好懷掛向龍湫間忽見乾坤此英物  
爭迴車馬生歡顏經史三冬須體認埋到措詞且平順  
金玉生花渣滓融木波成煥光明潤又如織女弄機絲  
紫鳳天吳奪日奇自信秋毫無補綴始同五色白相宜  
昨從藝圃觀文賦頗識詞源破章句何年五桂出燕山  
却罕三槐植王祐大夫懷寶不終逃請看城南韓氏兒

弘藝錄卷五

士

飛黃騰踏在咫尺無負當筵春酒卮

一山書屋詩

君不見溫陵三月東風軟荔子名花開滿眼紅香妙奪  
珊瑚深綠嫩清欺翠瓊淺一山書屋抱城西高僧正與  
南山齊卽溫敢誇長者轍乘興來著仙人某君家兄弟  
真英特瑞鳳祥麟相繼出外臺執法巡海南刺史分符  
領淮北岩居復與泉石親愛客持觴向此辰水晶簾啓  
抽金線白玉盤行切錦鱗四時何况春來好謝氏池塘  
多碧草園禽不語情轉迷游鶴飛還人未老開軒遠盼  
多夕陰翠書彷彿柴桑村生來喬木天然趣任爾繁蟬

作意喧秋風幾度與  
展黃庭把菊開懷露  
未思歸金雞且報天  
將曙莫遣桃花亂點衣

王中翰新第

三槐世蔭門楣古  
富貴真雄今樂土  
鳳凰池上恩波溢  
尊鱸托興奉椿萱  
待詔仍還金馬門

弘藝錄卷五

李白泉山水小障圖

壁上無絃室中無語  
幽蒹葭白露人難  
狙掃徑今開三益  
船對膝聯牀夜不  
眠何須看竹不問  
主未信當年訪戴

弘藝錄卷之五

弘藝錄卷之六

七言古詩三

竹屋詩

竹屋許先生七十誕辰余與仲弟既通家子又妹婿  
許時中翁仲子也復泰姻姻稱觴之日將以效頌禱  
之意竊惟竹者堅剛茂盛昔人方之歲寒松柏屋者  
從嚴翠律詩人比之山阜岡陵壽莫如焉且爲翁之  
別號爰徵工繪圖引以長句豫薦賓筵具詞曰  
星翁詩壽高無算今辰初度開芳宴琅玕橫倚綠瑤箋  
珠璣半勒黃金線高賓滿座皆鉅工微詞幸與嵩丘同

弘藝錄卷六

生申已作周良翰歸洛猶如宋潞公  
翁與吾翁爲執友問字常過草易亭較文退避拳雲手  
從茲出入得師資虞庠藝圃光陸離青青一段風雲色  
巖巖千仞水霜姿闢荒鵲薦白癸西刻青旂白翁先偶  
奎宿光芒照里閨桂子馨香沾戶牖儼然模範在巢湖  
進修益奮學醇儒春風不逐艷陽景函丈全收桃李徒  
栽花能使河陽徧鳴琴始自鄆城縣借寇爭誇三異勞  
朝天偶墮雙鳬便歸來三友得知音竹也翁先與論心  
風林環佩鳴鏘玉霜葉琳瑯斷利金其中虛竹藏萬卷  
皆詩書義嶙孔豔見元始帝典皇墳窺太初其外直風

岸廉隅如壁立渾然氣象謝吟持卓爾威儀真可襲其  
節堅崎嶇盤錯皆稱賢三牧不弛清慎德一座猶寄水  
雲天其陰遠龍子文孫今滿眼朱陳元托舊比隣尹姑  
增輝新江簡渾之何地出英傑秋聲之呼春山切崑崙  
一曲抵萬折嶺谷六管強千郊西湖之濱尤可玩鳳舞  
龍飛如錦榮高峯遙指五雲岡靈鷲中開三竺館丹青  
一片落霞聲屏障千年孤鶴飛青柏有露滴空野黃竹  
無花伴石嘜如翁命號真無奈稱觴我爲濡毫染文翁  
筆陣已塵埃趙子虬枝充琬琰此圖不與別圖同不作  
蟠桃爛熳紅惟願翁孫皆進德千秋渙汗何終窮君不

弘藝錄卷六

工

垂萬古風

韓范篇贈路北村陝西都憲

君不見韓范古無比今之北村豈其類是何簡命嚴且  
篤一日十傳走而至我昨初聞收變功天子之德宰相  
同神武已將聲罪意不殺尤全造物工古來推轂崇儒  
將明朝都察尤專向三邊控制限華夸一寸咽喉隔屏  
障堂堂爲繡撫驅匪山川草木皆光輝風裁粟列虎豹  
色米雪嶙峋鷹隼飛神京第一居庸壘宣府金湯接天  
起北門鎖鑰最當先萬里長城宜獨美兖州夫子冉閔

徒學道從來汶上居足登泰岱履歷廣目觀滄海心胃  
舒自初釋褐爲內史甲兵錢穀分內耳誰言職顯未須  
親欲講治安端在此從茲作郡轉崢嶸三陟名都譽望  
隆襄樊險阻隆中計淮楚奇謀叱下風再經岳鄂并關  
右掌中四海皆窮究奏入君山漢賦高慨西阿闕秦文  
售惟有東南曲曲消春風如畫水如絲不効坐鎮經年  
力仍荷賓興不世奇人道使君功並茂拊髀應厘大人  
受光弼旌旗復動搖亞夫壁壘旋成就由來王者並相  
兼蓄威昭德真名言令公免胄豈無素西平綢帽宜爲  
尊大抵信孚在食足所惡勿施惟所欲尹鐸自能和晉  
陽羊公尚可懷吳俗公才文武憲一方望恩濶略弘無  
疆獨石營邊秋月白萬全城內陽暉長烽火不生五穀  
熟楊柳春風芳草綠帷幄全據宵旰憂歲歲接踵獲龍  
續

弘藝錄卷六

王

東義篇贈代州崔茂言

君不見東義腰金曳紫榮幸無與比我雖伏枕聽之躍  
然寧不喜英雄磊落自天性富貴豪華何足侈憶初識  
面自南宮修長衆號人中龍虬髯直下蒼雲墨鳳臉常  
帶丹霞紅期年共謁紫宸殿聲音隱約人爭羨門下寧  
辭喉舌溫曹端屢著平反見廣東部內誰擅名正直今



有東莪生五刑總爲冤民雪三尺曾因貴戚爭我初濫  
竽何水部十年捉筆耽辭賦類直徒懷狗馬憂片言略  
試邯鄲步何期不次擢專城黃堂五馬君嚶嚶覆錦苑  
邊瞻節蓋浣花溪上濯冠纓古來全蜀稱富庶順慶一  
方在當路乖崖遺愛鬼神欽清獻芳聲琴鶴趣祗有酒  
酒巫峽波灩澦之石高於駝平生忠信本利涉陸路車  
馬安無他去從代郡渡潯水關中一帶皆全美鳥聲木  
葉棧邊雲山腳藤柯道旁壘君家閬闔貴封侯鳴陽三  
鳳皆承休熊羆信宿報陰德安得豚犬與爾麒麟遊

三芝行贈鳳陽詩侍郎

弘藝錄卷六

四

君不見旌陽宅邊三芝赤如赭祥光五色繞其下是何  
菌蠶特通靈尤物天造非贗假憶初和氣產朱房瑤草  
赤雁同其芳渥注天馬不世出方士彷彿言禪祥至今  
人物誇帝里聖祖龍興定無比蒙城舊產漆園僊放誕  
天機未能紀沅陵三世有英賢福澤普香登偶然天才  
合抱金玉質奇瑞先衍珊瑚盤巍科擢第九十七正應  
當年花下日筵前笑摘石榴紅枝上珍藏甘露碧種花  
栽李不須多朝陽鳴鳳當梧柯仙署初懷內史印驄馬  
忽佩臺中珂鐵冠簪筆誰能尚飛霜貫日酬清況君不  
見天荒踏破產三芝鳳毛麟趾總爲奇

竹川詩贈三山高貞甫

四月不合生煙霧怪底細縹動毫墨池却洗河漢傾  
筆陣成功鄧林什青霄不改千雲色蒼鳳來棲鳴玉樹  
隆崇鬱鬱怪石列縹緲瀟湘疎疎颺度君不見大海之上  
崑崙山簷簷十丈剝如船利涉寧論一輩力容刀曾試  
重湖煙又不見黃河上接星宿海真源東注何時收萬  
夫河酌砥柱功千頃汪洋濟時宰昨從曲江方識君英  
標節概迴離羣黃鐘庭弄瀟湘月綠竹文生淇水雲欸  
城夜渡桐江曲一竿子子凌冰玉濯纓試見歲寒心迎  
刃何須羨魚錄暫驅五馬駐黃堂簾前春雨兼秋霜君

弘藝錄卷六

五

不見葛坡龍物終能化虛心挺節植立扶吾皇

葵山詩贈莆陽黃兆見

君不見莆陽人物生絕奇精忠一點人爭持歲寒總作  
林園質鼎寶常充水壑姿葵花乃是何爲者文章五色  
開如赭丹心只向太陽傾靈苗舊滿南山下葵山因此  
名更佳地靈人勝古來誇委蛇本藉梅峯麓大小因傳  
兩地賒詩書戶戶皆成俗甲第年年接芳躅果然龍氣  
宜卜居故削芙蓉出幽谷木曹大夫人中龍嚶嚶磊落  
秀色鍾門庭更產蘭芽茁葵阜聲華百世庸

米雪堂詩贈上海郁子靜

君不見水曹夫子建靈賓高檐華棟標題新指揮千聖  
存堅白瞻仰萬代惟孤貞維揚淮海老太史玉管形毫  
截秋水蘭縠寒生六月霜帛書盡拂千花藥鴻毛鯉腹  
致雲間星使開願一破顏臣心如木古來少臍志冰潔  
何其堅知君荷此良獨苦河陽昨見吟興興懸魚柳下  
振清風瘴鹿花間播管雨呀然墜地歲寒心東南泉布  
兼山林奈符乍割金門遠漢署新辭玉殿深妖氛迅掃  
蠲羸美關節閭羅接芳甸吳山越水被輝光澤國江村  
互歡怍水晶高敞珊瑚垂羔羊退食何委蛇紅蓮碧水  
秋潭潔綠竹青桐夏簟移恍然如坐瓊瑤室一塵不到

弘藝錄卷六

六

義皇側忽聞才子珮金魚芝蘭玉樹生春色我昔灑瀕  
飽經過驚藝鉛鋒未足多谷口丁丁弄明月天邊皎皎  
攀青蘿青蘿如絲月如璫共君同結繩竹枝修途獨涉  
各努力風雲騰沓鴻飛翼

石鏡詩贈常熟錢汝明

君不見臨安石鏡大如案衣錦山椒色猶紫又不見虞  
山老樹靈如春丹桂枝枝發更新憶初保障通吳越全  
土歸朝拜金闕水光山色亦蒙恩樞子負孫無戰伐只  
今五百有餘年纓冠簪笏各森然宋朝南渡無遺物惟  
有錢氏畱真傳長江赴海環姑熟慙慙物盛多荷木千

谿萬浦百川分蜿蜒盡裏藏溪瀨面山背水真悠哉上  
居彷彿小蓬萊烟雨樓臺三月景龍蛇觀閣一聲雷主  
人原是瀛洲客看花踏遍長安陌珠璣萬斛武庫收喬  
梓千章嵩阜宅出宰烏程驥足施蘓湖民物總相宜道  
場山上觀秋月照徹苦川萬頃波採持不讓太湖水塵  
埃無染晶光起縱使揚波祇沸狂何能勝損汪洋美政  
成只在期月間茅簷芥澤各歡顏燭心徧照逃亡屋矢  
節分開勢利關賸有餘功談藝學詩聲能辨微與角古  
今馳騁盡賢豪格律平分皆卓犖我亦雅好詔與英聞  
卷悠然動遠情恨不執鞭芳軌後敢誇把筆長風生公

弘藝錄卷六

七

向承明卿晉接旌招並彙三途傑文章補袞日月光政  
事揚麾霄漢列尚有鳳毛天際鳴風雷翁翁當春蘿葉  
宮馳報梓庭喜三世恩波際顯榮

蒼梧行贈王桂東進士歸娶

君不見王君青車秣馬歸蒼梧何事人間樂事君身俱  
青春繡轡動鄉邑白晝錦袍來帝都憶初騎鶴蓬萊殿  
姪娥許配如花面金屋嬌生茜茜烟玉樓笑靨芙蓉艷  
由來潘岳貌傾城長安春早花街行才華倚馬人爭羨  
瓊玖投車世並稱相如自負題橋志文君雅抱王孫意  
彩雲瑤樹夜簫騰朱鳳丹鸞春瑟媚入湘遙問楚臺雲

賦鵲同隨鸚鵡君謫僊萬里長辭國水部千年迴山顰  
清江靄舫秋波動繡檐華屋巖楣重寧親季子白華篇  
燕喜詩人思樂頌高蹤掛舜九疑前已許稷卨青雲邇  
永懷王事明臣願逢時遇主幸勿長流連

青牛行贈典濟孫封君

南極老人君莫榮東皇木公時與誰人貌得果下叟  
青瞳白髮醜朱顏鴻臚大人思逸裔龐基先自孫及世  
金殿連姻鍾鼎家玉房通藉椒蘭第鳳毛麟角關芳菲  
瓊枝玉樹相交輝燕山靈椿實氏老函谷青牛柱下歸  
五千道德閑智臆七十尋常皆自得長生久視固有常

弘藝錄卷六

八

善言知足無瑕賦豪華豈足爲翁多蓋公清淨師叅何  
皇之無他玄以默會見千世萬世人頌青牛歌

益泉行贈嘉興彭倅

彭生手持芸潢洲快向我前云是鉅公名史燦錦之雲  
篇丹青不作妖冶氣泉石會與初心便我聞東吳之水  
美泥潑震澤洞庭元不讓又聞天姥之峯高接天玉虹  
激瀉黃金川放出三江成大海酌來一滴珍珠懸今昔  
親見巫峽浪疊起千層萬層障不須驚怖愁跌踴爲生  
披襟發高唱

嘲奇行贈孫乘叔

孫郎嘲奇胡然捧檄歌慨然兀坐青絲綠玉燦錦之雲  
牀珊瑚碎擊鐵如意自壁笑疆荆山陽憶初抱藝工獻  
策七歲詞場誇翰墨翔龍翥鳳變星斗對白抽黃生羽  
翼十三角入蓬萊宮聲名一旦千人空鳳凰題罷龍池

雨鸚鵡歌殘鴛鴦壘風此時汗血奇神駿五花百寶麒麟  
陣金馬門前鳳獨鳴僊人仗下鸞同進誰知雲路多坎  
坷明珠魚目將如何著書子雲終不賤作賦相如徒自  
呵艷陽桃李三春節長安道上花如雪一枝樊竹杏桃  
紅千里辭君感此別燕川驥足走紅塵吳山越水相知  
親希文道在江湖重安定名傳範冶新虎丘高照閭門

弘藝錄卷六

九

月錦袍蘭楫楓橋發吟閑春樹草堂詩醉寫寒梅水壑  
骨君今高步嘆離羣余亦棲遲蒨館雲荆花同踏重城  
曉金石寧渝擲地文徐庾價重真無忝陰何不作流光  
弄短歌不惜爲君鋪蹴鷗鷺君行乎

祁門引贈陸世良

我昔從君乘雲遊帝鄉君能許我擎天捧玉皇君恨千  
里月照人不見銷翳缺君才萬丈絲吐將都是錦繡資  
融融德業傾人望抑抑威儀破俗姿何當純孝心更篤  
事親菽水歡未足暫時捧檄出都門指日瓊林醉醺醺  
君不見毛廬江清修高節人不識一朝得署喜欲狂

龍頭引贈濟寧周上舍

君不見周生三十成均彥英標特出人爭羨聲名定占  
瀛洲仙老成喜上龍頭選堂上披圖酒半酣禹門桃浪  
正三翻風雷恍惚乾坤窄頭角崢嶸海嶽寬畫工本是  
屠龍藝公孫好真亦小技聖明人物貴昇騰霖雨蒼生  
乃其事生家挾翁古昨同龍飛第一榜中雄請看衣鉢  
相傳否轉屬丹青造化工

故羽林衛經歷周公小影歌

昔爲周氏之鼻親于今爲古爲間人生前行樂領冠蓋  
死後畱芳動鬼神傳家早出青衿石辟雍十載叨成就

弘藝錄卷六

十

北闕曾蒙朱芾榮南城幾見青驄狩主恩臣節總堪誇  
室有芝蘭富有家風流李白江東日瀟酒知章院裏花  
咏花嘲柳何時歇巽邊三莖兩莖白閑情試玩畫圖中  
猶有當年醉風月

壺公篇贈醫士周伯頤

壺公市上懸車過手持鴻寶當奇貨藥爐種火已千年  
金鼎成丹將幾箇活人無論華陀僊長房一見便稱賢  
門前流水乾坤意座上春風詩酒篇裁詩飲酒人皆悅  
都道任城閑李白謫仙樓畔月沉西楊柳街頭歌未歇  
故里濠梁是舊遊青囊處處好兼收泉魚不換莊蒙樂

花鳥還聞惠子眸泉魚花鳥從吾欲若能醫道不醫俗  
世上膏肓病轉多嗚呼虛弱不起將如何

送姜一中守彬陽

七月都城涼雨歇洗淨千山色如鐵白雲片片天南飛  
載得虹旌與霓節伏龍快蜚五馬雄窮崖寒谷驅豐隆  
休言百里驚人耳還有三春長物功

奚川四詠爲錢汝明作

河豚生膏白如雪蘆苗半捲西施舌松醪慣識眼前春  
一杯一酌垂楊纈道人懷抱周孔情舞雩風罷酒微醒  
緩步不吟梁父調烹茶閒理黃庭經

弘藝錄卷六

二

六月炎風色如赭嬌紅嫩綠誰爲者虞山雨點亂飛來  
忽聽聲傳如走馬慙髭鬚閒卷不勝情故人蕩漾菱舟行  
圖中彷彿三高意盡日經宵話未成

芙蓉一葉秋溪老萬里雲寒霽晴吳九皇輪翰蔽天長  
雙子和之風雨好此時正動山水情囊琴裏履松間行  
饒知指下南風解雨與吾民作頌聲

臘破乾坤如截鐵巖坳樹杪增奇絕舳艫踪斷大江空  
惟有鱖魚飢腹熟任公徒作羨魚情未若垂竿此夜清  
獲得金鱗長尺五盆池早起鑿冰盛

宣城八景爲焦黃山賦

隆阜松楸

虞峯西來乳宜歛鍾山王氣乘天塋伏龍非非跨宛陵  
蕭蕭崇岡如玉立佳城十處渥恩逢倚空而面金芙蓉  
千秋未厭巢枝鶴百尺來瞻露頂松

平原禾黍

萬石之中一丘土遶城磅礴元氣聚昔聞應應須周原  
今見崧高產中甫九秋萬頃垂黃雲紫烟碧霧相氤氲  
請看玉粒千倉富絕勝蘭田蠶樹紋

雙虹跨澗

溪流洋洋雙潢汨陽山叢谷高原出邦幾千里濟如繩

弘藝錄卷六

圭

花藤繡鞞雕鞍匹中有玉龍千尺強飛騰兩兩追回岡  
寒天落日無孤跡竹徑桃溪有酒香

列星枕谿

金星如鏢水星瀾龍山擎兮虎如跪更如覆釜土星臨  
聯珠合璧真可美眠牛立馬問來踪鬱鬱千年向此中  
何須郭璞經題品會見袁安拜上公

行廊晚霞

丹霞赤壁紫氣浮上有石室僊人遊晴嵐落日懸孤鶩  
錦爛煙明飛白鷗主人風岸殊超越凌風便欲昇玄宿  
擬共蓬萊揖列僊寧從廊廟朝丹闕

敬亭霽雪

敬亭山子澗之陰萬木蕭疎競遠岑雲映雪川滂霽色  
月浮梅蘂見水林謫僊康樂誰爲者幽情正在亭之下  
文筆嶙峋代不磨自古宣城多大雅

鑑湖夜月

老龍典雨萬山秋傾瀉天河一鑑收夜寒雲冷不知處  
惟有木輪上面遊樂軒老人心皎潔對此如何不轉悅  
埋玉窩中骨已僊遍地白雲隨滿缺

天門曉鐘

松聲如怒水如春忽聽天門放曉鐘賜谷初昇弔背赤

弘藝錄卷六

圭

朝煙已動樹林紅思親此際堪留戀展廟修容淚如霰  
蓼莪教子繼前聞宏聲並播承明殿

弘藝錄卷之六 終

弘藝錄卷之七

五言律詩一 仕稿

早朝候賞諸番

帝德今無外華風相溥天八荒同覆載重譯幾周旋  
栳矢王庭獻文琛魯室懸皇心疎五餌吾亦恨遺編

左闕罷賞

寶鑑垂絲綵文衫雜彩藍衰微占蹇運絡繹笑饕餮  
拜皆傾北旋車任指南官閑無曠責引馬漫麾談

進六科廊廡探蓮

花竹僊樓午棕蓬御院西白公無映掌獨立尚孤腰閑

弘藝錄卷七

使旋遺若大官初罷醴疎襟任披豁不佞異栖栖

將出復過尚寶司奕

粉郎多逸興符璽况高人打撲爭相敵尖飛妙入神九  
杯深夜話七日爛柯身莫道官全冷黃門賸有春

左順門接本二首

帷幄訂籌策雲霄近午天揮毫勞玉几降札下彤筵錦  
拂宮驚外金鋪御柳邊朱衣催駿步聖意與宣傳

敷納銀臺掌封題畫省知小臣惟捧奏不與繫安危鳳

閣調元筆金盤綸綵絲頃來多竊嘆無乃費時吝

承運庫閣進歲造

將幣千方惠承筐萬國心東人七襄嘆南土二絲吟  
榮當簪彤緋維倍慘襟九重衣澣濯再拜謝昏壬

水曹夜直二首

玉戶流銀魄金鋪納錦帷呼蟬槐底急宿燕柳邊遲  
迢秋將斂蘋星夜漸移從容東省榻天地納吾思

劇奏文不報諫獵賦全稀心共長天濶情連短夢非  
珠翻艷簇榆粉抱青屏風夜將承德精心涼莫違

委視通州餉道宴思齋鄭侍御所

烏臺松柏樹長夜雨聲寒限韻燈前約臨觴酒後官  
兩通委道洛口息驚濤四牡行非遠周爰亦大觀

弘藝錄卷七

江並吾昆季同飲王氏園亭

玉季聰仍過金昆賦並誇梁園紛散綺鄭谷曲經花夏  
簾流翠活春盃泛水斜閒情伴疎迹城郭亦僊家

遊凉水河三首

凉水河邊路依稀似故鄉野亭穿徑窄溪柳夾川長  
岸聞新調回車露淺粧乘春且隨意莫負碧霞觴

賡有知心侶慚無得意詩對花羞起早騎馬恨來遲  
牽勒開新寺承恩禮亦師寫亦虎閒遊徧郊垌莫惜負清

時

濯濯芹香切颺颺日照妍野人心更赤齊瑟意徒傳

跡千方外堯踪四狩遶獨憐九疑遠長跪控遙天

癸未建宮收葉栗夫二首

笑爾真螳臂脩然犯大桁豈因天覆壓終必滓泥塗桎  
枯今朝事生全再造軀祇無慚偃息俯仰一長吁  
憶昔宸遊地于今白虎關先皇遺鼎盛高枕幾龍顏抱  
威倫當序明嫌禮亦閑小臣寧萬死渙汗與回頒

京雪二首

倚柱看飛雪寰區亂不稀紛紛無因質杳杳互相依天  
地時同晦江湖願總違北風何太促憂汝倒裳衣  
飛雪不掩畫浮雲天自寬獨尋高士傳翻笑腐儒寒炙

弘藝錄卷七

三

手爐方熱爲山勢未難長安車馬輟淪浹幾回看

贈邵宗範倅建德

嚴陵灘上月過客總虛襟樹色依寥廓江聲動古今  
絲常國計膏血小民心相贈無多意憑君幸自斟  
壽吳上舍父母

一院紅梅發幽香冉冉存寫將詩內景有此席前樽隱  
遂明時樂賢成聖主恩對看還自慶杖履到兒孫

得友人書

尺鯉來何處緘開淚滿盈四方丈夫志千里故人情珠  
玉輝光別芝蘭臭味清遠遊思李白惻惻共吞聲

書錢汝明扇

愛爾蒼然質紛紛點綴工卷舒如有待重疊意何窮錦  
字三千勒朱樓十里通翩翩弄文彩取次領春風

書容菴殿下扇

右軍纔五字價重比連城鶴翩翩風細霜裁疊雪輕夏  
長揮塵代夜宿伴琴清誰繪喬松子懷中有翼生

避教堂贈恆陽殿下

今代悉陽國先王懋典型墨池鮮手澤龍翰濕餘腥夜  
雨江流活春風宿草青堂前秉遺笏不語過宮庭

肅寧殿下請觀稼事

弘藝錄卷七

四

幽俗明王葉桃源薄管風登塲千日富于邦萬夫工玉  
粒黃金穗雲堆白雪封願將辛苦意再拜達宸聰

夏日

何遜詩偏苦揚州鶴豈多邊牀書作枕不夜畫爲魔九  
辨從頭賦三都未敢呵平生多志意惆悵與高歌

夏夜

自夏天長晝悠然抱夜情乾坤雙眼大日月一盪明吞  
漢星疑逼懸河勢已成安能長盼望舉世近浮名

六月雨

黑雲吹野樹飛雨到江樓四際天無極三壺水並收解

行沙地苦龍出洞門幽未必終朝有虹橋跨晚舟

風

大風吹渤海一息到江干萬竅何方靜千門昨夜寒陽

臺朝雨歇白帝伴聲單客子悲長路迴舟灩澦灘

鴛

昨夜花村雨雙鴛不住鳴一枝無穩著千日有餘情計

爲私方拙詩綠性著名試將閑比擬遮莫類平生

罷飾

罷飾高齋坐蕭然且氣滋寧馨何日北阿皆有天知燕

乳花箋雪晨明白書絲江鄉流浪地點檢拜吾師

弘藝錄卷七

五

飲酒

撥悶醺春釀無歡奈酒何寧知白衣至不換素琴過堆

墨雲催句臨場繡作戈羈愁與官况擺脫任風波

鷗鷺

陽鷺元無伍江頭春可憐尚淹悲兕虎不去困鯨鮪杜

宇聲前雨桃花浪裏煙順流高棹穩何日放湖船

江村

四月江邨好無端又一年及瓜天語切歌杜使心懸暎

水株株綠飛簷箇箇玄兒童解津戲搗鼓試龍船

四月晦

仲夏明朝是榴花各自好照人管爛熳折髮總流連絲  
黍金盤薦黃魚細柳穿家家慶蒲節五色卅銀錢

端午

天涯遙令節尚想日邊榮宴罷紅絲巧朝回白羽輕朱

門前劍列王女虎符擎蛇虺年年在空傳鎮惡名

龍舟值雨

剩雨清江赤殘雲白日黃天憐操節苦人爲弔忠忙出

沒魚龍陣喧呼放逐鄉三閭如可作簫鼓共斜陽

過節

白別荆江役頻傷節序時北山從白况水部最宜詩雨

弘藝錄卷七

六

斷虹霓渴天遙鴻雁悲雙星南斗上下望白雲慈

月夜

楊枝新上月疎影度宵稀貪戀清華照婆娑昔劍違環

應十日歇歸及一梧飛恨此多藤葛梅花夜掩扉

立秋

明日秋新至飄風滿舊柯槐庭金可拾梧井笏偏多嫌

媚攀容桂歡娛盼遠河流年易消歇君子意如何

課人刈草

霄漢琅玕孫池塘錦繡香祗應扶杖短何事遠藤長蘿

葛終當辨蓬麻不自量吾心扶正直爾意解鋤強



漁父圖

漁歸何所得巨口帶腥紅短背聯山色長竿曳晚風野  
心隨斷蘆壯志托冥鴻肯負龍門鯉終收一網功

發公安

渚泛蒹葭水江欣杜若洲客舟無信宿官柳自優游若  
緯經殘棹荷株益野秋病餘增一概立馬想維猷

繡林山

繡林山下水萬壑起峻嶒短寄扁舟興長懷故客情歡  
娛雲雨暗寂寥野蒲生獨有江邊石猶傳覆錦名

宿沙浦磯

弘藝錄卷七

七

荒村砧杵夜月共短長西雲破天初霽蟲鳴岸覺秋燈  
花開更落帆葉靜方收百里乘風便勞君爲繫舟

調絃亭

亭上清風古江雲共渺茫知音元可托識趣總相忘理  
並豚魚格心期山水長百年無續調三嘆意徒傷

大水阻新沖口

水漲孤村浸天長獨驚輕聽更迷遠近當夜割昏明山  
白青壘出雲從白浪生洪流望無盡監利急能城

監利縣懷子胥

伍員名尚古問訊獨歎歎天地情無極春秋法不書王

魚長汨沒鳴草向趨趨不忍聞江雁蕭然下荻蘆

赤壁

畫圖元不盡千古夢方長赤水燔林氣青山載酒香片  
雲孤窈窕羣樹托芬芳幸接高人席中天月未央

定惠院海棠已非舊物感賦二首

枯樹一枝春嬌紅已失真但留西子躑躅莫妮華清塵草  
木知何物乾坤重此人百年同愛賞幽獨伴精神  
腐廬新收後嘲嘲一院重深紅間開葉飛夢駐遊絲巧  
藥徒流俗天桃遂自私東坡天下士憑與話相知

發九江

弘藝錄卷七

木

隔晚蕩陽別扁舟盡不如鏡中開蠡澤天上坐匡廬皓  
月深杯後青衫夕照餘高歌滿秋水乘興折江蘆

湖口縣觀音崖聞笛

怪石下靈巖湍高白鳳絨孤僧綫葉寺片月半湖帆颺  
鼓知江縣聞歌淚客衫兩三花下笛雙手弄慘慘

小姑山

百丈芙蓉出青山祠廟繁縵繆升地宮曉吼啓天根姑  
射遺環珮馮夷隔笑言金鼉如可約鴈背狂靈原

江上

蕭條江上路口影對孤岑晚水繁沙磧離人祗桂林一

禽行不語二菽飽何心君寵兼親德全憑髮未侵

薄暮

薄暮看星斗依稀只數行  
櫓搖沙草動水落石苔長  
沛國元襟帶西城辦故疆  
未須懷漢日千里奉君王

濟寧道中

級石花漪雪蒨湖鏡水波中  
流仍欸乃清夜屢婆娑雲  
結星流動櫓移燕趙呵水程  
誼候吏明日下開河

早至東昌

阿阜王靈應聊城智士歸千秋  
一展眺萬井觸熹微  
露芙蓉濕天青鷺鳥飛長安知  
幾許隨意攬朝暉

弘藝錄卷七

九

贈臨清常宰

齊國多賢者逃名賦簡篇  
晨門猶祿仕方朔亦逢年  
春野畱梅使星橋繫柳船  
一樽常自得千里杏花天

德州會吳南岑

我向天涯客君歸故里迎  
相逢仍各別晤語太含情  
片月低煙樹孤雲格夜晴  
移舟不忍去愁絕御河冰

磚河驛李長官共話

名望郡陽人

支河千里月一夕照同心  
在貫惟能諒如蘭話有音  
殘枝吹菊短細葉舞霜深  
爲謝長風發知余重斷金

滄州阻雪三首

靜夜黖黖永寒更昧昧明耳穿將醞雪心怯欲堅冰  
岸阻舟難入潮生浪復平  
人家移漸近不聽一雞聲

到曉渾無迹推窗漸有聲  
乍窺風掃葉復亂眼羞明  
瀛海東西沒乾坤混沌生  
舟航能穩祇珍重玉槎橫

不識山陰道今看戴雪行  
呀晴能皎潔伴月太分明  
擁鶴丹成粒逢梅臭獨生  
停舟問前路喜有故人迎

途中晚晴

朔氣黃塵暗寒雲白晝同  
寧知鵝鴨戰復展兔烏功  
照水晶全沒燈火漸紅道  
途今夜隔明日領春風

食梧桐子

秋雨梧桐子高人餽總宜啄  
殘仍有粒棲老却無枝比  
茨仍清絕充簋更瑰奇  
琅玕鳳凰食榛脯莫相欺

弘藝錄卷七

十

已丑十月初日食二首  
立朝方百口狂瞽登宜先  
赤手扶人紀丹心答上玄  
日星雖示變社稷本無愆  
至德履清問周詩第幾篇

正陽當首日此變最非常  
汗簡炎高帝蚪書夏仲康  
雲翳繁不拭雨物淨如張  
未覩粉盈理重煩太史良

何處難忘酒四首  
何處難忘酒困國夜似年  
角聲悲數語月色淨孤懸  
舞葉飄猶重饑飈出可憐  
此時無一盞鄉夢與誰傳

何處難忘酒困國夜似年  
角聲悲數語月色淨孤懸  
舞葉飄猶重饑飈出可憐  
此時無一盞鄉夢與誰傳

何處難忘酒困國夜似年  
角聲悲數語月色淨孤懸  
舞葉飄猶重饑飈出可憐  
此時無一盞鄉夢與誰傳

何處難忘酒困國夜似年  
角聲悲數語月色淨孤懸  
舞葉飄猶重饑飈出可憐  
此時無一盞鄉夢與誰傳

何處難忘酒危牀近剝膚官刑三代法難助小臣軀脈  
絕愁如綫榮焦毒似茶此時無一盞魂魄未能撫  
何處難忘酒愁腸百折迴天高身自貶地厚足難開毛  
髮霜前度形容澤畔來此時須一盞三嘆未成哀  
何處難忘酒天威欲霽間雷霆仰不伐斧鉞幸無頒溝  
壑三春活蓬蒿九夏顏此時須一盞磨氣重於山

至日發良鄉

白蹈危機後堪傷道長時人懷履新慶我抱向隅悲戀  
戀瞻天遠悠悠去國遲男兒一行淚獨白履霜垂

嵩文獻王廟

弘藝錄卷七

七

禮樂崇明德河山辨故疆經天存廟貌配聖列侯王古  
殿荒村霧豐碑野樹霜何年供灑掃同奠魯公觴

人日濟寧發舟

人日晴偏好投舸下濟寧羽毛行萬里日月倚孤檣慘  
淡嶧山火飛揚泗上亭河橋無限意把酒慰飄零

正月九日大風

穀旦迴元旦晴明喜共看如何庚子日翻作朔風寒占  
候知何意兵戈未必難太平亡戰伐隨處足平安

雙洲贈余上舍

雙洲淮浦北一室四時春楊柳風前棹蘆花月底巾長

歌鐘發短酌麝蘭親千里乘高興城邊有故人

遊惠山

自別天台路桃源隔水津仙仙求始得山水重由人出  
郭第第日傷心片片春北風何太急欺我帶間塵

惠山道中

仙槎通水曲蠟屐出雲坡高與金樽發機心玉局多蝶  
衣吹舞扇楊葉點輕羅不拒遊人忘相逢並磬過

邵二泉超然堂

海內如公者今看更幾人詩才推漢魏文體正周秦瞻  
仰心猶在源流系亦親登堂問啓教千載與誰陳

弘藝錄卷七

七

點易臺

作臺崇古契定位闢遺文儀象乾坤列圖書卦畫分時  
中吾所短寡過道難聞得到傳心處青天一片雲

惠泉

爲愛心如木持盃意故妍千秋人共品一滴我隨緣不  
雨龍鱗出無風水鑑懸清甘惟自得莫向外人傳

惠巖

惠巖名勝處相傍二泉間此地源流正如公命世才竹  
栽棲鳳翼玉作獲麟臺鬱鬱真佳兆天長日月迴

翠微閣

高閣元龍臥憑虛四望幽吳門天外指震澤座間浮麋鹿千年友江湖萬里舟安能謝拘束乘興與遨遊

呈諸賓

昔忝殷何契今隨李郭離春星度花徑畫錦接瓊筵蝶戲沾紅粉鶯歌礙綠煙賓朋盡知己長帶意悠然

顧氏園池

綠野今何處名園迤碧山芙蓉谿下瘦翡翠雨中斑曲曲依流水陰陰抱石灣小橋春不斷容我一躋攀

望城中

人家斜背郭樓觀半飛煙按景如金谷題詩過輞川春

弘藝錄卷七

三

陰飛燕入風定落花偏應有神僊度吹簫近碧天

同行索書二首

右軍真可慕墨點未輕揮舉扇姚婆重籠鵝道士歸桃花春面酒楊柳舞筵衣我感同袍別題詩笑落暉一字千金價休憎與汝傳須知岳陽道平地有神僊水長春米落風和客路妍郵亭各回首柳眼送行船

弘藝錄卷之七

終

弘藝錄卷之八

五言律詩二

鄉稿

元旦

百年新一度昧旦起臨書勝句全無異青春漸不如衣冠身忝竊稷禹事迂疎稽首明庭上清時未負余

是日十男叶吉

未報劬勞德焉知嗣續賢詩書當紹祖清白任從天燈藥看無定神靈十有虔兩占如口出不營樂新年

人日

人日多風雨悠然有所思不經花鳥意未爲倡樂窺紫

弘藝錄卷八

一

塞常無警黃河更不移小民膏澤下吾道正當時

十三夜燈

雨暗重城暮燈仍故日紅垂蓮綠葉下駕鶴白雲中國色能名世文章出鉅公從來佳麗地未必是江東

十四夜燈

昨宵初雨過今夕漸雲開百尺金鱗水千章柏葉臺魚珠花底散饌隊鏡中來樂事消難盡明朝再舉杯

十五夜燈

五夜更籌永未樓起處看星辰通北極燈火隔長安賜食珍珠顆分柑佛手丹遙思供奉日侍從有餘歡

十六夜燈

魚鑰馳清禁鸞驂過子都金蓮浮蠟炬彩鳳結流蘇柳絮雙歌妙梨花片月孤通街喧鼓角吾醉臥蓬壺

十七夜燈

天上清光減人間樂事殘聽簫深不厭促席夜將闌翡翠雙鴛戲琉璃足鯉蟠暫收燈火市來歲此同看

二月二日

名花看盡少苦霧正無邊今日西湖上何如客歲前嫩紅嬌未逞新綠開方妍若過孤山下梅花寒滿川  
寒食

弘藝錄卷八

二

飲餞當寒食賓朋各盡歡雲霄雙鳳翼風雨一雕鞍柳暗攀無極花飛爲倚欄慙慙再三勸北郭路曼曼

清明

今歲清明日紛紛雨後寒松花畱不放鶯語滑猶難古塚無車過慈丘此際看玉泉深鬱鬱佳樹自樂攢

三月三日

三月正三日春深鶯可憐樓臺半姚魏紅紫並嬋娟芍藥徒相問楊花各鬪妍相逢未足信衣袂點紛然

四月八日

瑞草開堯闕瓊花列舜賓明良非宴昵手足憶情親退

食分知已還家問細君何如方朔子竊肉乃爲臣

五月五日二首

野郭逢佳節鄉心對客筵綵絲織手縛艾虎短釵懸息女催膏沐家荆各粉釧榴花無柝髮草率度今年  
昨侍龍顏日叨陪鳳闕恩金盤珠粽巧彩筵錦囊尊西海翻雕翼南城散羽旂皇心占喜悅天保頌無門

至日

至日迎和氣葭灰未足噓雪殘衰柳館春動早梅裾玉醴浮金甌瑤篇寄錦魚遠方聞盛世君子道常舒

臘月十五日立春

弘藝錄卷八

三

臘月正當半迎春節候新應時先破丑合闔此爲寅萬國瞻瑤斗千官謁紫宸勸農纔有詔京兆與敷陳

除夕

記得當除夜兒童在膝前紅羅裁角髻彩勝連錢爐火通層漢醪酥滿四筵至今悲老大無德報蒼天

秋興八首

避地新庄內郊原已肅霜雲容勞靈露雨物作飛揚兔健毫生顏雞聲雉在梁草堂開四壁燈火暗螢光  
蒼煙凝暮色萬里到來清月冷巫山窄天高灝瀨生蘆苗寒舊雁稻實晚新杭誠敬觀周易繁刑戒爾兵

不獨哀王粲其如搖落何乾坤經老眼江海入高歌  
轉雍門調冠從易水歸向來憂憤作寒夜長修蘿

玉洞生秋鶴遙鄰戰伐宮北在教場鳥鳶互山沒鐘鼓昨

雷同驟騎飛騰將軍于唯諾風蕭蕭喧什伍養亂是何

公

不効赤松子悽悽真可哀天心忘漆室雲意散琴臺舞

葉沉江海明花逐草萊開門但高枕取次待春回

雨洗雲根破長宵未放晴菊芳如有約猿嘯故多情身

去丹梯遠時違白髮生多材未拋棄天地汝縱橫

鳥鳶腰交道城乘鼎定陵軒圖中憤石門帶佩環朋屈

弘藝錄卷八

四

宋非無賴陶唐或可興潮聲驚海宇伏駿在鸞騰

酒醒燈殘葉披衣滿案花南征鼓角北顧迴雲霞王

法求三尺流言動百家安危吾自得楓樹雨交加

卽正五首

十畝郊之北將軍向上居東陵亦瓜瓞安樂本樵漁開

竹優私徑裁荷籠細魚休言生計薄桑柘代舊畬

長夏新庄迴炎天樓閣煩夾城分早日背市隔餘喧几

面肌膚嬾翠心枕簟存竹皮冠欲罷散髮走天門

莫道柴墟勝羲皇尚有村柳陰風落枕山外竹窺門翳

翠窠新字鴛鴦水自踰物情能共樂沙鳥與通言

山外浮圖谷山中水部家金吾能薄武銀綬肯辭花齒

舊時添實芙蓉晚鬪奢情心娛此日棠棣爾宜嘉

濁酒鄰庖熟勿賓爾勿喧黃庭能餽質白羽當盤餐舍

北金桃綻枝南玉李繁抱琴無限意離下且開樽

遊天口山三十首

出郭日常午對山踪跡幽酒帘村外市菊布寺邊秋天

淨尋常見溪長白在流車塵勞過雁楓葉指僊舟

觀音橋

樓船行短浦候吏啓僊關白髮翁兩渡青蓮僧在山古

邨亭白素荒竹晚能班謝傳登山典遊遊未可還

弘藝錄卷八

五

餘杭

溪岸延虛碧人家隔市廛山因洞霄古郭附虎林親負

弩三驅禮鳴琴一縣春兒童呵小隊何處武陵人

宿公廨

鴉寒號樹杪臺古抱秋林暫憩賓鴻翼猶聆春草音小

孟無獻酢粥飯有珠琳此日曹公建修然七步吟

安樂寺

對燭虛堂坐長風弄遠松苔溪水上月安樂寺邊鐘萬

國皆青眼孤身任短筇明朝有詞賦揮翰落芙蓉

淨土寺

月明朱影透山頂彩雲重半掩柴扉色全添竹徑容露  
花閒不厭野菊笑難逢待剝櫻櫚實來鳴淨土鐘

洞霄宮觀張復陽詩壁

畫壁青溪影披圖赤縣開誰言真境界不著好樓臺古  
殿看難定僊禽喚未回無恙只幽賞意到是蓬萊

大滌洞觀題名

窈窕穿嶠穴摩挲徑石門景流情不盡名在意猶存野  
火燒難及春風幾度昏探芝劉阮在直欲問桃源

廖大尹宅

虛庭延玉樹零露在衣裳錦水繁花徑清琴淨夕陽投

弘藝錄卷八

六

壺高興引行酒小童長明日登天目裁詩寄草堂

盛大夫宅

盛氏吾姻姻膠州古剌雄賦詩延賈島作郡繼萊公樓  
閣青山下烟雲錦水東相期看石鏡尊酒意無窮

道中口占

白鳥故來往吾蹤亦似之飛飛向日近冉冉出雲遲  
鴈華無相礙蟬蛩總不知閒遊徧天地應與子長期  
野菊征途色隨風滿路香崖低垂蘂短日暖引蜂長甘  
自神農品功由壽域張等閒皆草莽幽獨有餘芳

登陳氏山樓

不識東天路今看對面峯夕陽鴉萬點古木翠千重天  
近虛窗入雲低靜室封高歌滿修竹鼓勝跨蒼龍

疊韻

轉角藤蘿壁巡簷虎豹羣月明猶帶霧山重自生雲脫  
屣深西榻呼燈細論文南山閒比擬秋色與平分  
仄徑真能過猿攀不可羣珊瑚朱果實翡翠碧溪雲  
月清暗色揚波錦水文待來看瀑布活水隔橋分

十錦園

勝里元名錦溪堂白晝閒晚香移秀菊春色帶寒梅桂  
子張秋宴芙蓉照夜杯殷勤謝荷梓金谷此徘徊

弘藝錄卷八

七

覆錦山

不覩將軍木空餘覆錦山石苔猶秀色荒草自秋顏竹  
淺雲根出亭危鳥足攀百年容一息高步未能還

玉桂峯

石窄嵌雲葉亭高聽落英清尊長夜度玉桂遠山橫月  
細朱燈逼星寒寶劍鳴醒來呼仲弟得句與論評

高氏園亭

高氏園亭在吾蹤此日過近山烟火短隔水竹林多石  
室三人榻茶爐百甥歌山茶相對發明日試如何  
亭上槐絲古臺中柏葉蒼影深涼客座衣薄近斜陽一

寺青雲舍他山綠野堂先公勾漏令作此意何長

贈徑山僧

遠公雙徑老佳錫此丘山雲水千峯渺烟霞萬里關鉢池龍吸雨禪座虎踞我木淵明侶名師未等閒

別諸公

陳思高逝後康樂最風流從弟同清賞名山總勝遊綠杯流皓月玉塵擊浮鷗歌罷回頭去披襟不可留

別諸僧

望江亭上立多汝衆僧緣春小長如夏山深靜可年插花黃菊嫩澆茗綠苔鮮何日登臺閣遺文鎮此禪

弘藝錄卷八

西湖雜詩七首

十里西湖勝芙蓉兩岸花藥嬌珠粉落風媚翠旗斜羯鼓臨粧袖覽裳按羽笳飄飄公子貴相對意俱賒

孤山

不逐孤山路梅花獨自寒春從詩句得山向畫圖看玉簪浮雲鬱金樽對月寬論交四海內登眺有餘歡

瑪瑙山居

瑪瑙高居上雲深竹徑幽湖聲春帶雨月色暮生秋虎豹驕能伏星辰近可留袈裟閑度日何處覓慈舟

南屏山

山白南屏進青松夾路長雪沉鳩羽白苔染鹿皮蒼寶劍時能吼靈巖濕不妨夜深登塔頂斗氣接滄浪

行春橋

岐路行春則亭臺一畝宮雨前蕉賸綠霜後栗深紅種芋青品飯移蔬玉指葱頻來雞犬吠此地葛天翁

斷橋

聞道橋名斷從來金勒過軟韃芳草細檀板夕陽多賢達肯如此行藏獨奈何扁舟魚釣者瀟灑一長歌

大佛寺

剎麓開金面殘山橋寶衣西方何種類中國竟瞻依

弘藝錄卷八

占支巖石僧行度嶺磯一春多秀色黃鳥鏡中飛

天然圖畫閣

巒峯臨水閣圖畫自天然到壁丹青細開簾錦繡懸雨深黃浦亂雪霽洞房妍此地浮圖谷逃名我亦禪

龍井

龍泓撥雲雨足意下郊原水竇石鱗動泉心鐵簡存息壤通瀚海玄室過天門名勝湖南地高峯面自尊

大慈寺

大慈山北寺云是虎跑泉馬乳涓涓滴葡萄箇箇全澆香花兩宿汲嗽石萌鮮客谷客車馬風吹御史鞭



玉泉

泉源無盡日宇宙未開身共識天根碧誰觀海島巖雲  
披波底石風靜月中巾自結宜僧社千篇各異人

陳遂初頽谷草堂

頽谷吾曾入堂開湖水陰此時瞻桂席何處覓瑤琴解  
劍蛟龍吼迴車霧雨深賢花天斬惜滄海沒寥琳

同孫寓菴張白巖飲上竺僧房

遊意春常動幽心山不聞沾濡五峯榻流裔一溪雲谷  
轉烟霞窄松長道路文紛紛醉紅紫莫遂抱餘慙

大佛寺訪黃五嶽弗遇

弘藝錄卷八

徵士山之麓臺高徑戶開岫雲留未許野鶴莫辭迴錯  
落珍依響琳琅鳳與裁東山丘壑意五嶽益崔嵬

保叔山房侍謝朝溪譚少喟宴得宸字

霽薄雲沾午情深柳沛春盤曲依斗高闕半凌宸綺  
語摧肝熱文心較膽親何妨入清夜寄嘯鶴亭鄰

棲憐咸籍意燈並部臺春煙杏嬌侵露管禽巧破宸天

垂峯倒入城隔海翻親筆底誰能盡漁燈倚箇鄰

白雲堂共劉西崖宴和壁間韻

谷窮騶傳寄山深利建重勝延高士席幽發野僧鐘矢  
的投新果詞芒壓舊峯七人誰作者孔道一長松

時毛水齊

許若山伯仲何虛泉  
王蕭山共七客也

湖山晚翠壽孫公銳

湖上春常在秋容特爾嘉高峯閑日月古木老龍蛇芝  
朮千齡物圖書百歲家仁功齊白首松月掛煙霞

澗松晚翠

百丈桃花岸青松不計年秋蟾度清淺暮鶴起翻颺隱  
者胡麻飯僊人玉杵田長生無秘訣心地有方傳

秋溪

爾抱秋溪淨吾懷春壑新崖松下茅屋野竹向詩篇義  
氣清樽酒江湖白鶴纏不知天地外吟蛩有珠懸

弘藝錄卷八

懷松贈葉鴻臚

世實松喬壽於君獨憶親蒼生千歲蔭鶴去百年身攀  
柏秋同入趙庭話失真興懷何抵極天地一逡巡

松泉壽鍾煥丈

徂來何鬱鬱長距石邊泉春雨寒風細秋陰疊翠妍托  
心流水外得友歲寒前誰羨揚州鶴今推跨靈賢

送程水部

名烈

使君高誼動把贈各持玉湛露秋宜永中天鶴正廻吳  
門攀劍彩婺水別星才合向台階照樞衡次第裁

贈姜士通

妾生能擇術妙造不其然爲體幼勞意方知間切賢秋  
風千葉菊落日半窗進我過頻西榻圍棋未得還

飲橘下

日橘吾家種庭里再十年琅玕何意對朱顆幾迴圓香  
楓青皮結枝憑玉釀懸重來頻指摘莫讓洞庭先

五十初度五首

五十今朝是賓朋闢作歡高車連結駟朱幘簇雕盤善  
頌知多少行觴亦太寬自憐吾在戎珍重再三看  
自奉君王役寧親或庶幾經心蓮玉使著意老萊衣豈  
料崇吾罰榮然此念違所親悲痛割寧忍覲春暉

弘藝錄卷八

三

愛爾荆花發連枝何太多緋緋成繡谷蔚蔚領春風故  
事無須引聯盃自不同安能倍今日百歲此庭中  
妻妾崇吾志人前各自容甘心冀缺辨不敷流光恭特  
餞適時晦生男補大宗臨觴深致祝默默未能悰  
兒女分行立婚姻一未酬足難經五嶽心可望瀛洲知  
命吾非達攻書世作求但能增一日俱是汝遺謀

憂旱四首

入夏向無雨經秋何太乾下流渾不澤上帝固多難焦  
悴楊枝露張皇蜥蜴盤兒童滿城市擊鼓往來看  
天竺觀音出人心亦快哉自乘方便海重座白蓮臺識

悔袈裟入然香玉帛來如何中貴士作此意徒哀

聞道天王土時賜向北高家詔神鬼邑邑斷屠牛具

禮應如此繁文莫太勞桑林傳六事感格聖衷操

穀賤傷農作錢輕病市氓如何終歲計恆歎九年廩塞

北空搜粟江南勸糴杭常平今日事莫作等閑輕

蝗三首

遺蝗飛昨過舉目可驚危噴噴吾何忍翩翩爾孰之寸  
壤均命脈一葉總膏脂安得東填海皇仁或未知  
問訊西郊叟妖蟲未必畱種曹天地譴風雨鬼神謀爾  
汝雖饒倖徐揚實可憂杞人多孟浪惻惻未能休

弘藝錄卷八

三

聞說精心禱焦然師帥勞刑牲禮圭璧斷宰及蝦蟇濟  
世姚文獻中興魏定陶徵公布陰隲安得盡無騷

庚子六月十一喜雨三首

炎陽胡大逼胖體失安舒執執熱猶能濯炮刑或可除伏

庚乾水斷夜丙月星疎猛聽風雷發狂興動比閭

客歲秋偏早民間食太艱拮据勞披事涓滴廢躋攀露

黍枯難粒長苗短可刪皇穹無棄德欣此一潄溪

坐穩衣占釋餐甘腹可量禮文仍宿昔都雅益輝光并

萼明如洗禾株漸可長秋期瞻盼得黍荷幸無央

又雨

大陣七十二小陣正無邊此價金何啻如絲寶有年流

亡思舊土疫痢慶新痊物物皆安堵謳歌答上玄

村翁傳伏臘切契雨陽施朔雪堆三白炎風送數絲

以冬雪與伏雨相驗各二百五日山門雲忽上旋舞日猶遲何獨神京

裏陰霾昨可疑

腐拙問無事歡悲不啓顏獨餘俯仰累更覓戶庭閒冬

釀無孤負西庄借往還潛翁如此樂端的一般般

病後

清秋罷雲雨迢遞起涼颺律細增因病囊空費爲醫晨  
春千歲珀暮環九莖芝安得倦人訣飄飄及此時

弘藝錄卷八

南

誨表弟潮奕

圍棋今誨汝好古本從吾水部元無敵溪堂近可圖隔  
沙鴻鴻語當暑鷓鴣雛度日綠茲勝尋幽尚未孤

弘藝錄卷之八 終

弘藝錄卷之九

五言律詩三 閩稿

閩城元日

瑞藹通天北祥光曜日東庶僚同致德表帥達明聰  
柳非非出天桃面而紅太平無朕兆此際亦希逢

閩城打春

天意微沾濕東郊潤澤廻土牛行得便鉞技戲成堆  
春色屠蘇酒清歌白雪杯閩齊鼓舞地上擁蓬萊

閩城元宵

六市晶光遠千門蠟彩高夜沉僂曲調侶賸雜喧囂  
艷

弘藝錄卷九

十

女烏堆鬢瓶花碧吐苔萍踪况清微笑指一揮毫

閩城除夕

今夕將除舊占時迴不同四郊豐稔俗萬戶袴襦風  
簫鼓聲希澗松棚燄絕紅一樽聊自况夢見是隆中

發浙江

欄珊乘采宿辟易下江蘆路折潏無止山明典不孤秋

風木蘭楫落日金浮圖論文代行役皎皎觀蓬壺

曉度閩關

閩關飛度曉萬里結愁雲海自東南去山從西北分  
眉臨險阻橫劒斷凶氛統一天長久君王正好文

過馮公嶺

一徑丹楓進千巖曉不開邊聲分野樹成色轉鄉臺石  
角依山斷松根避路廻所聞皆不忝絕頂且徘徊

隘頭道中

刺麓和雲種殘山疊石栽生涯元自薄瘠土此爲魁百  
登通流水三丘共作臺不知高頂上還有幾重廻

桃花寨

王壘經天末金墉礙日邊登高一展眺設險豈徒然壁  
倚青蘿谷鎗沉綠草阡從來重明德因不改山川

御金館

弘藝錄卷九

二

人說御金館何如采薇山古人憐末世吾道可厭頑駐  
馬延山開開林出石灣風前當下拜來往共躋攀

送高一所學憲

名貞亭  
台州人

十里閩南道迢迢望屬車共瞻今斗嶽相對古匡廬白  
髮承慈色秋風解繡袂黃花無恨別明日有鴻書

駐福寧州主人列宴

方隅開勝處蕭爽麗亭臯嶺隔千峯日波翻萬里海連  
峯垂榻迴龍首入雲高珍重東南美歌嘏遏風璫

因感晦翁昔嘗避患寓此

大賢流寓日草木被餘輝遺墨千年在風標八字揮水

雲僊侶宿禾黍富家園作翁對聯安得知音者機心與共違

丙申夏代巡張西聖枉駕草堂誤許剗薦辭謝

睨目方延視蕭然抱獨醒咨詢厪使墨呵從走聰青鴻  
羽爲儀吉狐踪取媚靈謝君高雅意休向險疴局

客去大峯君不悅諸弟且詫謂因述

怙德思移謹填和協向通底違嘉尚志翻逞謬悠衷不  
數廬江檄全坊夏縣公生平仗修吉終竟亦何恫

責教後自安且以慰答是歲必生子

賢達自知命因拂不其然維是先庚驗因參後甲便鵬  
圖嘯沫假豚息啓呱妍隔歲如流易椿棠一笑邊

弘藝錄卷九

三

是歲九月東宮慶生詔赦大禮大獄

前星方逞曜浩蕩溥恩新所不從原宥猶如行過塵轉  
移慈聖德冥漠膚皇仁迅電追荒微蒐羅起逐臣

赦後丁酉春大司寇具題復詔不宥八人余與焉

有感

高陽騰古始元愷著芳聲豈意重熙日刊畱八士名捫  
心期不愧知命復何爭獨有高修古偏疑誑語生同年名汝

行時任浙江副使  
聞此言不信故云

七月七日赴閩

時焦黃山命舟陳棹軒李松溪命  
夫至玉山候尹始以爲見任導從

如迎輿吏鼓吹甚盛余皆避還  
至後寂然不納往來沮滯竊嘆

元定投荒去徒然露跣行不應頻借重何怪轉加輕石

碩輪聲窄溪灘棹影橫前途逢長者此况亦須更

至三山

李中溪詩迎因免查勘台不得及附六泉守潭始知唐漁石公美意爾乃主刻者也

赦過真司寇雲雷草木屯寧知猶陷險况可展經綸

耳回蘇軾龍圖起馬仰天涯謝知已多子爲敷陳

時曹漫山領觀察嘗論某輔臣謫判茂州因話西

蕃道塗之險爲之捧腹

四裔投言客紛紛詭邑名聞閣蒙自去史道阿彌行威

茂連天險藤橋絕壑橫羨君率復近莫憚死邊程

已亥六泉莊漳開讀十七年詒教贊文同宥

弘藝錄卷九

四

十載耽羈旅真堪一笑傳甲云宜在宥乙復與參連憶

度非由已行藏總聽天寧知恍薄子翻覆入尤愆

庚子牌坊忽傾余知仲弟罷官

雙鳳徵余夢紅雲果立身表章書棹楔風憲重儒紳自

咎鳴非日從誇尚有人堂堂二千石朕兆豈無神

辛丑果罷因嘆息勸以居鄉自重

行藏非二物君子道爲先無入非行義由來重樂天遺

榮翻蹴爾自貴亦儻然若介區區意知從內養愈

先勸以農爲本不當孟浪委同兒戲

巧宦誰無幕寧將拙計便愧無腰可折祇有手須肝往

哲紛紛是遺言的的傳陳詩吾分內努力伐檀篇

復戒以靜爲先不必章服如見任時

祁公居士服叨忝未爲多一笑成虛幻千般任楷摩風

吹鶴結動雨折角巾頗未必皆文繡從誇奈我何

又勸以節游安享不欲爛漫夸涉

柴桑歸去後嗟咄息交遊正坐營營累何如役役休有

虛勝缺陷卒歲等蜉蝣可惜真安樂無人共與籌

又勸以事宜從厚不欲鉢鉢自薄

不挑吾豈敢老悖亦非嫌若箇晏平仲何人范仲淹寧

卒雖是利坦坦却爲恬報稱從來事毫分未可纖

弘藝錄卷九

五

及聞蘇州信回頓地作惱戒之

嫌疑明聖設律法衆人閑翼虎驕舒子封狶惜漫山

指彎弓非越限棘七隱秦姦忿昨先聾瞽徒然涕出潛

戊申七月賊果肯訴誣及

無兄稱盜嫂有妾訟夫鯨賢母投機杼忠臣在鞋豸所

嗟縲紲異難並角牙艱腐爾豚和鼠中天片月閒

浯興水寨訪盧北山

海外妖氛壅屯兵萬里驍乘戈驟縹緲仗鉞息鯨濤猛

氣誇人服危機諒獨操多公臨事德清夜角聲高

浯興水寨觀戢船

百戰龍貅勇何如出海蛟霎時雷電掣翻手日星消舉  
火烽衝漢揚帆斗轉稍功成祇候忽信宿待鋒交

重經太武山

不道狼心蝨何知險阻要左敵橫木寨右呼拔山焦騰  
湧憐空溥雲屯憶海潮向來登眺景此日隘塵囂

二月下泝忽報海洋擒獲番兵喜述

迅電驅邊倣驚馳走捷書鯨鯢伸浩氣日月靖堪興夾  
艦沉深水盛妖蕩故居從茲天地整海國似郊墟

番兵入城聚觀

雕題擊而縛卑鴻雁曹誅臬帥智如海將軍膽似驅火

弘藝錄卷九

太

戎長技奪臬戰佛耶孤爭效天威廣人心欲改圖

聞朱秋崖公將到

吉甫爲邦憲標姚萬里城壯猷三代出煥號九霄明發  
氣橫滄溟風聲震斗庚銘功齊太華在泮亦非輕

六月寓泉忽報楊清池謫調豫知崖翁事去矣

池翁蒲華老操志特清虛執法經閭浙當權害稗魚寧  
知朝奏牘誰便夕含書飄忽泉南道招搖望屬車

南靖方欲問舟忽虞月汀東至

曉坐溪南社彌霄霧漸收喜晴將却憶畏暑欲登舟火  
荔枝頭劣牙焦葉底幽輪車問行色珍重主人謀

八月至閩城

潮聲南浦至問道屬榕城百粵雄圖壯三山秀氣橫酒  
盃隨處熟詩句偶然展獨抱幽懷拙渾忘黜陟名

聞浙鄉上府亢旱杭嚴以下大水感念

爲甚天心別寧將命脈辜夏畦停沛澤陸海失膏腴黍  
秬詩難諷和調疏恁孤遠遊增一慨長嘯嘆無禱

又聞杭嚴二太守皆罷官驚嘆

西浙循良數云胡數寡偕民心懷怙恃天意罷生涯公  
道惟江水成除斷鐵鞋試將問比並難得塞翁乖

忽聞朱秋崖變故且駭且痛

弘藝錄卷九

七

何處傳來此嬰情孰可聊奉公誰得似報主特孤超未  
必傾山岳真如夢鹿蕉人生齊是幻安用絮聲刀

弘藝錄卷之九終

弘藝錄卷之十

五言排律

嘉靖改元開詔喜述

一統皇虞世中興嘉靖年九天開日月三揖繼祧禪舜  
曆扶重運堯中十再傳欽文安社稷紹武建郊田炎識  
當興國周親本憲天山陵通王氣祠廟拱新阡藻麗陽  
春什呼噪白雪篇瓊臺臨曲汜寶樹倚華嶺雲見龍飛  
震河清聖出乾翠光流璧戶紅彩曜星經天運循環理  
人情夢卜賢逢迎新雨露昭定舊山川閭闔局清曙旌  
旗曳瑞煙魏縣千仗列千羽兩階旋兢烈旂常勒金雞

弘藝錄卷十

一

象魏懸田租赦文景鴻雁仰周宣黃鉞朱衣裸丹展玉  
几連五刑彰淑慝四罪息風愆白雉陳東序玄麟產北  
邊貞符千里至泰運百年還家法姬姜上徽音姪姒前  
聖心通溥博孝理達淵泉春入蓬萊殿時分講讀筵石  
渠匡薛進宣政召伊先禮下推恩富求忠東帛茂魏徵  
仁義切陸贄典刑專華祝螽斯百嵩呼虎拜千越裳重  
譯古鞅鞅服邊虔石室儒臣筆金縢第一篇

喜罷威武營

瘡痍憂下國威武建高名霸上兒常戲驪山火倍明虎  
獐頻入市狐假輒依城鼓鼓天驕子驃姚赤帝精從茲

名順義天地整冠纓

喜遣豹房邊軍

六市齊歌日千門動色邊輪臺痛悔詔扶杜遣歸篇狠  
子心無厭清朝法不旋意驕春甲捲蕤重夜金懸躍馬  
長安道猶疑未十年

何少宰出行四圖

職方奉使

司馬邦之重維駒此日勞天皇垂睿想星使出仙曹衡  
嶽聲元古龍門價並高過秦應有論懷楚本宜騷海晏  
波濤息時清甲冑銷秋風吹塞草雲錦照宮袍黑髮初

弘藝錄卷十

二

含渥青春始薦藁古今雙白眼宇宙一彤毫不盡咨詢  
意裁詩列鳳毛

藩省旬宣

今代生巾市彬陽一俊人雲霄瞻使節星斗煥王綸材  
美千章木心融萬壑春中天敷化理左轄邁夷倫定鼎  
周公所留棠召伯巡淵衷散憂惻枯槁露精神轉運早  
劉晏軍儲得寇恂功名遺汗竹光彩動乾坤鈞軸方承  
渥如公何處津

太卿考牧

萬國明王賦重熙至武皇君臣端控馭車馬示修攘社

殺真龍種邊庭老驢驕房星司內院軫宿主騰驤仙仗  
班仍微卿曹命肅將文呈河洛瑞歌奏渥洼章大閭祥  
麟院新典赤舫風餐瑤草動寒削碧蹄香作頌由來  
富閑馳冠百王

都憲巡撫

萬里通黔服三臺重使旌百年除穢濁一德荷生成執  
法秦千石觀風漢九卿雷霆仰號令日月鑒精誠感激  
憂民疏慝懃眷主情安危隨掌鎮靜決昇平水鑑齊  
霜操鶴威異鳳鳴暫時勞節斧從此列鈞衡尚士端揆  
任夔龍世世名

弘藝錄卷十

關羽廟

際會君臣有交孚草昧難匹夫梟義勇千帳虎威寒長  
坂刀前月孱陵雨後湍驕心風落羽殺氣夜吹鞍所向  
無堅敵圍城泣老瞞自多江表略不作阿蒙看松栢摧  
殘雪鯢鵬阻驚翰君王憚肉淚丞相輔車嘆水急江流  
湧祠空燕壘殘寂寥悲壯士禍福走黃冠誰肯丹肯貌  
那輸鐵石肝英雄長不起把酒酌狂瀾

漂母祠

脫餐邪不報血食永難量薄俗仍留硯千金意倍傷石  
湍容照影絲髮炯秋光楚漢千年策春秋一瓣香王孫

悲往事功業嘆亡羊古井餘深碣荒城自夕陽東西迴  
輦轂征眺與雲長

安平鎮

楊葉千金墜賓鴻一縷收舫枯將閉臘雲凍不禁秋寶  
玉沉祠土靈祇殿濁流星宮綽高楔虹砌蝦明樓北指  
烹封迹南平汎濫臺橋開銅柱縛寶啓鐵舟浮漳衛通  
朝拱源泉籍逗遛東山天下士博社鬼神謀萬禩漕綱  
舉天長與匹休

北高峰

弘藝錄卷十

四

登途屢咫尺臨砌小堪輿尚有桑田轍遙觀滄海渠雲  
霞生短麓仙侶伴高居雪嶺移玄浦金輪犯太虛鐘聲  
歸渺漠河影落蟾蜍鳥墮鵲羽蟲銜蚪蚪書扶桑天  
外闊靈鷲帶間疎竺國三神度韶光一榻除萬方皆得  
意獨立自躊躇

喜雨詩二十韻

南國今何病西郊未雨前火雲烘煖朱汗剝膚然焦  
石填滄海洪爐煽九天彎弓攻十羽戴渴走三川龜拆  
封膏土龍腥闕檻泉喘牛耕不沒焚鼠計何先百祀精  
誠愆三農德業偏慇勤圭璧禮珍重袴襦賢執熟寧無  
濯居高貴與權肯能災宋景詩不雅周宣竹日廻虛殿



苔陰轉墓田靈池鳴蜥蜴柳坂散蜩蟬雲傍空山動星  
臨暗戶懸滂沱隨白滴潤澤封青蘊風角占無定桑麻  
十有處丁寧宵柝語踟躕腐螢窺不寐金牀冷號吟玉  
藻便披衣坐蒼石散髮走深淵仁聖宜如此謳歌未敢  
專願將憂杞意濡翰兆豐年

已丑守歲因取四十明朝是五字起句戲成五韻  
四筵已狼籍三酌不成歡十載幾爲悞平生未是難明  
經非曲學識字始心安朝運齋中覺昏酣鼻底鼾是非  
終不問留與外人看

哭陳京兆

弘藝錄卷十

五

京兆古遺直褒然世共欽槐槍豐獄劔璀璨魯邦琛渤  
海推高蹈嵩華感足音紅雲重揭日青瑛復投簪屏翰  
參方嶽風雷控斗參鷹鵬三尺法字宙百年霖星氣埋  
英彩麟祥嘆陸沉道屯經濟偃氣復鬼神臨潮遂成樓  
賦雲哀捉月心玄翠絕微軫傾漢阻嶽岑莫助乾坤意  
抽詩淚滿襟

哭蔣良化

爾返荆門轡吾驅漢水津興懷持節苦分署及瓜親粉  
梓掄材富瑤璵砥礪新江臯頻拾翠柳闇共乘春秋逕  
天香忝星池藻札陳庚辛羈旅日九五見龍辰冠蓋京

華動芝蘭道義珍域中方此契地下忽斯人電沒雲衣  
古花空鏡匣塵霧湮豐獄氣精列赤城賓九土君宜慰  
三槐世潤仲賈生長近早李白後身貧一慟生秋雨巾  
宵夢慄神

弘藝錄卷十

六

弘藝錄卷之十終

弘藝錄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一 京稿

曉趨左掖

君王眠食戒彤筵百辟承休對越先  
開迥乍窺鯨尾口  
鴉飛遙帶鳳城煙拾遺駐笏談封事  
門下樞衣聽勅宣  
十六春秋今始見中興真數漢周年

晚出右掖

黑髮爲郎玉署仙清班忝竊五雲連  
太平未上呼韓策  
大賚希輪昌頓邊上節管六科  
麻夸人賞費日永駕屏圍獸園春深  
魚鑰鎖梧煙高簷緩帶趨陪後誰羨  
羔羊退食篇

弘藝錄卷十一

上駕至京雨登極旋晴喜述

聞說恒陽未可徵忽驚龍起雨痕傾  
不須夢卜觀天與  
從此沾濡荷聖情旌旗潤澤含元化  
闔闔澄清仰大明  
一洗萬方塵土惡諸君何以頌昇平

早朝奉天門二首

安定山河御榻前上坐定內使捧香爐上刻山  
河之形真榻前奏云安定了紫沉香  
散出浮煙玉階辟奉春坊青瑣遙呈  
守衛編太史禎  
祥同日奏奉常禮樂亦時宣紫宸隻  
日其堪陋始信乾  
坤蕩漾天

百寶雕闌五色光柘黃羅帳護金牀  
重瞳俯鑒千官肅

隆準高懸列祖芳拜舞祗應臣職盡  
遭逢誰似帝恩長  
罷朝早誦開元什賈杜齊驅未敢當

閣中值雨

黃扉白畫厭氛氲長夏高雲起浪濤  
朱電繡虹他日雨  
金盤玉露百年膏舍人供奉青羅葢  
近侍提攜蠹羽毛  
不視殿前鋪砌錦鸞坡仙仗豈勝勞

西閣印事

三月綿寒閣尚幽巖樓冰雪似林丘  
青春肯負陽明日  
壯節猶懷暴白憂夢草高才元自別  
浣花迂叟未同謀  
當朝司馬今郎署我愧題名在下頭

弘藝錄卷十一

因陳皇親建言罰俸

三年懷祿真叨竊死罪河干意尚違  
豈料曲煩天地德  
翻然重貸震霆威溝渠不覺枯鱗活  
秋日分明勁草輝  
堯舜君王應不忝金張安忍棄前徽

五鳳樓謝恩口占

殿上鴻臚罷奏回殿前虎賁一時開  
至尊擁出千人表  
上相追班八座陪名虎一生稽首拜  
杜回九死抗茅來  
瞻天荷聖無邊意何日圖惟襪線才

辛巳歲朝元旦二首

珍重朝元百禮陳草茅創覩未全真  
絲鞭撲地三聲響

宮樂從天百和新獅象爭獬豸駢駢烏雞咿喔上星辰  
小臣竊願依元老萬歲山呼祝聖神

提督西來近玉顏萬方簇擁重於山麒麟色映千官服  
碧玉光攝一品班也內侍即今權辟易外家輒爾關  
爛編歸來細數樓頭角報道三更始放還也

閒詒喜釋禁囚

金雞夜唱紅日邊朝來雲淨露青天南山白額死不恨  
東丘黃狐生可憐朝廷大半阜陶法海宇依然堯舜年  
誰言太平達便久今夕坐待胡牀前

喜放幽婦

怨女三千放出關提攜歡笑各紛然未論往事空長嘆  
不知今夕是何年綢繆痛定翻思痛生死緣空更有緣  
邂逅三星猶在戶白頭何以報蒼天

京師十四夜月

姮娥何惜夜明膏容易團圓未便描只恐就虧當此夕  
故教向滿到明朝千家燈火雙龍關十里樓臺半鳳簫  
公子披裘修豪雋佳人拾翠鬪逍遙

十五夜月

雲近蓬萊煙火遲君王傳與近臣知九重蠟絲心傾主  
三寸柑黃意問誰嵩岱作山迎輦轍魚龍垂戶啓梁恩

太平醕酒人爭饌萬歲謳歌聖德詩

十六夜月

待輸免嘴一分缺不減天香萬斛清負檻被除誰氏女  
京師是夜謂滿懷歌曲昨宵情遙隨北斗來霄漢直指  
南山賀聖明簫鼓通城弛禁鎗百年海宇見昇平

卽事

王侯卜築此山均玉石焚多山作嘲天地故應沾涕淚  
溪山無計避推敲鐘磬聞說貧兒集米價全憑佛語拋  
南顧北瞻皆施德何人平準息誰收

風意

誰縛枯筠像活鵲春風平地起天涯鏐鏐不似歸鴻語  
線線便如走馬移雲影未拋庭戶側星辰常伴斗牛西  
兒童解此應無謂傳語問閭莫浪爲

七夕口號

七夕人間星月輝千家兒女叩朱扉五紋弱線深深度  
百尺蛛絲欸欸飛巧麗珠璣從此別情生羅綺莫教違  
却言牛女天邊合靈鵲何嘗有是非

中秋對月

滿天風露月華明誰共嬋娟此夜情銀漢有人傳往事  
冰盤無語托長生桂花狼籍三秋度菊葉蕭疎一蕊清

玉宇瓊樓環北極願將金鑑續芳名

和秋典八首

一劍飛空却鄧林斗閒奇氣鬱森森不將犀象施長技  
忍抱薪芻拾寸陰天地未開先節操山川若閉負初心  
晚風斜日八千里幾樹梨花一院砧

龍車鳳輦隔天涯咫尺蓬瀛戀歲華夜雨蛩啼如亂織  
秋風客夢似浮槎西征鐵馬聲聲捷北走紅塵點點殆  
朱檻青蒲思補袞天吳瑣碎不成花

萍根桃葉偕餘暉巫峽高源下太微麴麥沉江醅味變  
曄曄行地日光飛神京日月孤臣恨豪士詞章四海遄

弘藝錄卷十一

五

不作詆譖干世主任渠飽死大官肥

世事忘羊博共棋一般含笑一般悲秦宮未築阿房日  
漢殿將興禮樂時大厦工師徒咄咄中原老眼獨遲遲  
當壚未可明初意橫槊徐看賦所思

金水河通大內山尚方樓閣五雲間魚龍盡戲將翻海  
虎豹宵鳴欲破關瀟灑一編吾自得疾威二字孰愁顏  
乾坤爾汝應知得不爲繁華兩鬢斑

千古荒臺易水頭爲誰惆悵意橫秋草迷碧海涓人沒  
風捲黃塵駿馬愁繞樹月明飛夜鷗平沙蕪漫樂春鷗  
不須怪負看花約欲問行踪徧九州

青陽亭亦有全功萬國依然錦繡中禹派九流朝北海  
舜宮一曲鼓南風龍鳴雄劍冲煙紫鵬擊神鷹蔽旭紅

莫把韶華等閒度白頭相待少年翁

層樓眺望轉逶迤大地浮空浸巨陂上界河源來碧漢  
遠年湘浦動高枝朝餐沆瀣疎懷爽夜宿承明敞履移  
日日春風嗟共賞楊花笑我獨遲垂

獨立

獨立瓦角紫落日高階一樹生清風蜂房牛馬底仇逐  
暗戶蚊蚋來相冲草玄不遂隔世故感親時復懷憂忡  
飛高走遠者誰氏往來免爾徒衝衝

弘藝錄卷十一

六

姚園二首

姚園開傍白雲邊驅走塵埃此別天日月不聞黃土掩  
星辰正與碧梧連題詩敲竹深留榻掃徑看山曲引泉  
未報回鑾客且樂江南春意正紛然

牡丹芍藥兩邊開底事繁華隊裏來千日幽樓猶不足  
一時躑躅莫拋回山村雲雨攜衾枕石洞煙霞勸酒盃  
最是同心可忘醉歸鞭去棹莫相催

夢遊西山諸寺二首

西山積翠淨湖煩蝴蝶秋生虎豹原手摘星辰近天府  
月移宮殿出空門神遊遠契三生約穩睡平拋半夜溫

石境碧雲聊咫尺蓮花楊葉禮慈尊

山迴谿曲不知路夢繞魂交帳所聞淵落萬川生曉白

風清八表動秋文金銀閃爍莊嚴境石壁磴磴招提雲

路徧諸天雙足冷至今歸興欲離羣

木齋謝太傅余嘉靖初奉詔存問後六年召復相

位喜而有述

東山重見走安車天下蒼生望不虛尚父師周山夢卜

中公事漢不詩書三朝碩命金縢約百代孤貞玉簡儲

自是謙冲克舜德鴻毛巨壑意何如

余既為之喜又因時之不同復為之懼時公弟石岸頗相與亦知余意及為此詩未敢遽呈乃

弘藝錄卷十一

七

先以示諸翁適鄉耆陸平野亦在座共覽終篇曰何以不用相業余未答太傅至覽畢謂石岸曰卿大夫疑我我豈與他事者哉特以主上明聖為臣子者當展一瞻拜之敬矧今與爾而行端可知也

及歸果然併錄議之

乙酉偕仲弟早朝復命

嚴城禁鼓寒宵永踰蹠心勞夜寐驚龍準再瞻天日表

鵷班重造雁鴻鳴佳辰取覆絲綸旨美譏先占淡墨名

珍重眉山今浪迹致身當不愧蒼生

與仲弟夜坐

淚燭沉花渡口津天涯喜共鵲鴿春家人饋食盤盂錯

兒女登筵脯栗辛隔朔已霜長至雪放晴偏愛仲冬晨

鄉臺雲物情能繫玉軸星辰轉更新

清江訪吳舍部名淮鎮江人

夕陽楓樹下清江宜晚堂深對客雙階面霜枝延細菊

庭前風節衍晴牕軍儲此地清如水詩律何人筆似杠

坐嘯不妨明月上碧波南浦意淙淙

過張水部開宴索壺始至適報江倉部到不果投

戲柬水部

堂上華燈宴未休官衙初進甲更籌白衣不負黃花色

清夜何孤綠矢投雲意支離將放月岸花狼藉欲登舟

明朝清口河邊望猶照淮陰兩部秋

弘藝錄卷十一

八

再呈張水部名綱江西人

雲冷湖高落野洲湖生江浦繫行舟揚州百代陰何契

壁水平生李郭遊茆樹竹籬寒浸碧煙花露葉晚生秋

詩人更有仙柯興淮地風塵一掃收

徐州過劉叔正道長名闕山東人

清霜信宿渾天秋徐沛先霜霽澤流桓典一鞭山嶽竦

鮑宣百代鬼神愁行雲冉冉低迎蓋仙仗浮浮遠造舟

竟日班荆話時昔潛魚征鳥契綢繆

南旺懷陳水部名中孚安吉人

南旺湖邊沙岸迴柳條依舊傍湖開故人不見長堤寂

驛使遙逢折簡來齊魯靈源南北異宋陳血祀古今才  
制漕萬里司襟袖長技如君取次裁

蕭長官仕學堂十尺白菊名夢淵廣人

孤根本托楚芳高生意無煩結綺勞餐咽華英纖手舉  
操持節餘一身半金莖玉露和瑤屑白雁霜臺墜羽毛  
移植秋園誰似此香囊署粉向同叨

江巨石送母還朝

雲花水穀動仙旌慈母中堂盼遠行盍短漫須通別意  
會長翻戀是新情關廬況切三秋迴臺閣天高萬里明  
君向鸞坡話何遜風流不減舊時名

弘藥錄卷十一

九

朱東陵泉憲盼親還京

九霄劍氣燕山別萬里江光越國歸老眼盡收湖海景  
壯觀試聽夜潮飛霞親戀戀憐秋晚玉樹離離嘆落暉  
從此重陽不堪飲西風黃葉自芬菲蓋謂其寄江景予惜也

喬益齋陞嚴州二守名選寶應人

翠幢花鼓對芳卮相送垂楊繫所思春煖人吹幽谷律  
江清誰攬釣臺絲風流未許誇長技練達真堪與衆知  
莫道一潮分兩浙借恁還許慰吾私

送劉建之尹榮昌名官雲南人

春風叨從草堂開夜雨深宵剪韭杯雅頌千年清廟瑟

絃歌百里孔庭才平峰輾玩翻奇絕白帝重過亦壯哉  
莫恃先公尚遺愛承家節操益須培

贈同學鮑生

舊情何似今宵月夜半重逢色更多江海一身雙涕淚  
鶯花千日幾高歌揚雄不遇徒耽僻方朔雖逢數被訶  
同學應須各努力天涯珍重意如何

贈浮圖長緒遊京師

賈島何能刺史知推敲曾訂句中奇海門擁翠清秋放  
山閣流丹麗景起雲鉢乍收鐘磬響簫笛爾聽鳳凰儀  
竟須截取龍嵒竹莫遣希聲抱此悲

弘藥錄卷十一

十

東方寒谿名太古

春雨泉聲落九垓清谿寒暝接餘暄孤雲芳樹紅塵了  
野鶴青山玉露煩季札已參周雅富相如獨采漢詞尊  
臨流莫惜消消湧湧山長江作浪痕

白羊榮詩泰進西父崇陽人名乾

青山已喚白羊去華扁今看厦屋開南極靈祥輝列宿  
東吳節斧擅分臺紫鸞丹穴無凡鳥秀谷寒香自老梅  
笑指碧桃花正好年年端取獻春杯

壽况僉憲父名照高安人

三葉誰誇今閭閻九秋最善古衣冠雲容秀晚千山色

服影明霜兩地歡祀菊液沾開壽年潤梅光動遠江干  
中天明月簪華髮南極星辰上下看

已丑起復北上寓京口

鄉心未厭口悠悠煦景和風蕩客愁朱檻落花留紫燕  
綠楊細雨過斑鳩午潮浮獄低能見晚艇明霞淨可收  
穩坐漁磯歌濯足海邊白石印丹丘

發京口

海門紅日映江光紫氣氤氳接帝鄉形勝千年存楚蜀  
朝宗萬里引沅湘雲交蟬蛭生津口水落龍龜立岸傍  
萍宦何知天地德中流一葉濟如堂

弘藝錄卷十一

士

江上

江上蘆生漸未齊青青時聞柳花飛旌旗淨拂流鶯語  
劍戟閑隨舞蝶衣時江洋有警備聊戲之耳蠶熟幾家絃誦出麥秋  
千里散亡歸可憐明聖憂勤意未保問問赤子肥

金山寺

堪輿立極此高岡大地潛通法寶堂遂有鯨鯨來斷足  
森然龍象亦成章雲來不覺封疆窄潮退翻疑峪岫長  
賞勝佳辰忘設險天開一統錫吾皇

廣惠寺

送客東城煙樹村相從樹底入禪門篆香畫靜龍蛇裏

古木春深鳥雀喧朋輩盡領當世士衣冠齊集四時樽  
歸來月湧沙村白露濕山寒無處蹲

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任城邊蒲葉榴花真可憐風俗角盤非故物  
天涯樽酒共時賢低低綠柳深潭釣短短銀魚隔舴舺  
不是簪前呼得便佳人催過換青錢

舟阻南城暑盛值富春山枉駕而雨喜述

顧盼慙慙利涉難輕車迢遞憶追歡黃塵赤日魚龍困  
急雨長風海嶽寬李郭片時重抵掌蕭朱咫尺並彈冠  
秦峰重訂須君往日觀南頭仔細看

弘藝錄卷十一

士

復任刑部送夏東溟北地論囚

名雷淮人

秋日岑森爽氣高九天肅殺荷西曹海邊鳳詔延仙旆  
畿內霜風切錦袍蒿醴蟹翻膏送玉蘆羹蝦薦脆生毛  
王臣不共尊鱸典朔月燕雲念爾勞

中秋對月先一日詔奪張桂職罷去矣

年年今夕此團圓萬國杯中一樣看未似冰盤重皎潔  
脩然玉宇倍高寒機槍盡伏妖魔態草木應同鼓舞歡  
穀聖光明仍可想金甌元氣本來寬正德中劉瑾亦以此日誅故云

重陽飲酒時張仍復位前旨追究黨與至是反汗

下貴州司官於獄將欲死職也

九月燕臺菊已黃賞心寧獨爲重陽  
醢醢事向滔滔去  
滌落人從袞袞忙白雁有情依故侶  
烏衣無主傍鄰牆  
悠然且盡今宵樂未卜明朝再舉觴

哭在廷諸君子

天爲綱常重數公百年正氣起頽風  
木間姬夏流波靡  
更有千逢接踵同俗嶽空滄海內辰  
箕尾落紫霄中  
風雷先已脩哀慟一點何常達舜聰  
間未伏闕之先三  
日京師大雷雨電

哭陸平野

秋風何日是歸期雨色彌冥動所思  
韶樂九成絃半絕  
使梁萬石柱全移潼關未許雞鳴度  
秦嶺先成雪擁悲

弘藥錄卷十一

車

岐路飄魂可惆悵寒蛩孤雁若何支

弔翰林王原采墓二首

墓在廣德  
州祠山下

悲風颯颯起山坳落日垂楊半野蒿  
聖主難忘恩並忝  
臣身無補死先叨首陽夜雨寒蟬咽  
季子秋風寶劍高  
到此不堪頻駐馬典刑何似儗吾曹

罷進重陽濁酒盃集仙亭畔恣徘徊  
仙家白日鳴雞犬  
廟廟清秋半石苔黃葉亂飛詩骨冷  
碧山重到玉魚哀  
歸家讀罷幽光集忍聽蛩聲四壁來

失子嘆

天道無知却有知吾家三世富男兒  
豈應科第從吾發

故遣兒曹抱此悲風雨天邊皆涕淚  
江河流處總哀思  
浮名若肯從拋擲易撇盡浮名爲易之

失書嘆

爲甚穿窬至不仁不將吾腹剖吾珍  
却來架上窺千軸  
負出街頭直幾緡未忿鄰侯高閣束  
生憎杜甫五車貧  
從茲糟粕須當盡造化經綸轉更新

弘藥錄卷十一

古



弘藝錄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二

恭謁顯陵二首

鐵貫金城護玉衣，萬方朝饗襲皇威。  
秦宮禮法君臣肅，漢廟文章日月輝。  
孝尊崇天額，顯顯談作啓帝巍。  
螭軀叩地仙原寂，嘆息惟將淚眼揮。  
萬國山河此域中，顯仁光烈更誰同。  
由來廣大叨含覆，不恤狂愚有憤忠。  
千載何人明黨論，九原今日叩冥聰。  
先皇靈貺昭雲表，一體淵衷藉感通。

安陸道中二首

弘藝錄卷十二

下棹歸來江路清，新添淺水漲纔生。  
長蘆斷岸呼村渡，孤客扁舟嘯月明。  
雁字欲橫霜有信，雞聲未起夜無情。  
感時多少傷心淚，何得西風一颭平。  
鰥生未暇廟堂憂，嘆息云亡浪出遊。  
漢樹流連千里月，楚天寂莫片帆秋。  
盈庭牛李誰能決，埋骨胥瀆孰與收。  
天不繫遺徒激切，霸陵何處是遺謀。

荊州懷古

王業元非意必成，羣雄漫自說爭荆。  
艤艤乍破甘文沒，香履遺言築禪盟。  
何處錦江浮主壘，可憐霸氣歇高城。  
獨餘二表孤忠在，千載猶懸日月明。

弔王仲宣二首

誰縛神羊常野馬，高平遺事揭秋旻。  
未應誕節踰賢範，自是奸雄利世屯。  
楊柳春風深倚閣，蘆花夜月漫通津。  
空懷故國成惆悵，詞賦分明斷案真。  
正名臣魏元無賴，降志依劉實可憐。  
河嶽夢魂煙霧裏，清漳日月笑談邊。  
操舟百楫靈均水，亂石千峰赤壁煙。  
黃祖禰衡皆壯士，至今遺恨意淒然。

章臺寺

莫道僧家占好山，章華流水抱江灣。  
誰知歌舞千年日，都付招提一夜閒。  
秋草故多生遠態，夕陽何意傍愁顏。

弘藝錄卷十二

二

楚宮俱泯疑難定，獨有楊枝尚可攀。

護國寺

水部駐荆餘一載，杜陵遺事向千年。  
樽前勝句寒秋色，峽口浮雲暗暮天。  
入寺招搖攀逕菊，隔船荏苒汎湖煙。  
閒心翻覺官難稱，把酒長歌秋水篇。

登江風山月樓

碧天雲斷半江秋，萬里風光滿目收。  
三峽遙臨秦樹渺，八牕橫倚漢槎浮。  
虛無劉向耽奇僻，瀟灑元龍發興幽。  
不共仲宣當日思，闌庭常捧赤心頭。

九日飲太曜觀

王孫崇寂此登仙。鶴鬢星冠尚宛然。門外竹籬開細菊，  
殿前煙火傍秋天。青衣迎客穿花逕，白鶴逢人下舞筵。  
一曲陽春悲往事，空山松栢總堪憐。

閨晚

我吟不斷日長遲。晚閣微茫月漸移。何處青蘿偏絆女，  
向來黃鶴事憑誰。錦江燕濯春期過，魏甌車翻夏已支。  
秋杜休言王事苦，倚門同是望親慈。

出曝

龍舟已過喚日長。炎炎出曝高霞張。青萍綠水有何意，  
黃鶴白雲非故鄉。南山擬著小招賦，北闕休陳大禮章。

懷抱從來開未得，有人濯足在滄浪。

賓不至

四月巫山春水生。洞庭春草一齊平。水曹耽句原非僻，  
江閣邀賓話有情。細雨一簾鳴翡翠，垂楊千日起流鶯。  
扁舟傍晚穿蘆過，又見花帆擊鼓行。

雷

江頭昨夜動春雷。萬里龍蛇蟄意迴。草閣自開蛙亂入，  
竹籬新插笋生胎。妻孥木架遮紅藥，兒輩盆池護綠苔。  
城郭雨深無事出，詩篇字畫亦悠哉。

獨自二首

江南江北添新水。但見波濤日夜生。淺徑忽通紅紐入，  
近城堪釣綠蓑輕。閉傾竹葉兩三盞，細弄梅花四五聲。  
獨自又拋長夏過，誰傳吏隱是虛名。

塵心一致總悠然。短日長江思遠天。燈花不墜夜無盡，  
月魄當空人有緣。但得尋常供散職，何愁潦倒負流年。  
花村竹塢過將遍，獨任輕車自在還。

立秋前一日雨

火雲誰織歇驕陽。龍吸甘泉點點香。杜濕黍乾農圃望，  
葛輕絳薄客牕涼。詩成未歷文君酒，腰瘦難禁沈約腸。  
伏枕漸輸饑渴意，早先一夜領秋光。

熙春書屋爲長垣殿下賦

臺上春雲覆苑牆。臺中帝子宅春長。錦標未換鶯花富，  
喬木依然蕪草光。鸞鶴飛飛朝染翰，龍蛇裊裊夜焚香。  
高風況有因心孝，千載東平樂未央。

觀西涯閣老今我樂矣詞并篆

堪嘆長沙李少師。百年聲望動華旂。苑堂漫誦生前稿，  
荆國重觀死後詩。刻畫龍蛇黃犬字，詞做李斯小篆標題歲月  
碧雞時虎頭牛尾。應歌此肯信柴桑一浪詞。雞虎牛謂西丙寅

有懷楊南澗 名守禮 蒲州人

思君正在曲江頭月色如年幾度秋傾蓋共酬鴻鵠志  
矢心不作稻粱謀霜清孤兔遺蹤沒日湧波濤滄海流  
寄與章華臺畔柳歸時重訂與同遊

與南澗汎舟江中得巖字

勝遊今夕與君咸忝竊仙舟未可凡清露寒蛩蘆葉亂  
浮雲澹水月華銜曲終恍惚陽臺夢鶴去分明赤壁帆  
更索題詩遍燕許滿天香霧蔚投巖

丁草臆撫漢中名致辭武進人

君詩三別去湖南我咏無多總一般錦纜朱明浮漢水  
霜毫秋日點秦山吳門劍戟鋒須避震澤汪洋度自閒

弘藝錄卷十二

五

從此蕭何期入相仗君努力濟時艱

答汪南雋祠部名必東崇陽人

梅花雪片鬪江臯星氣遙占鵠水豪帶礪河山周鼎固  
鏗鏘風雅漢才高百年負托綱常義一日安危社稷勞  
顧我何能承湮渥雙清五畏袞華褒

陳荷峰翟青石楊南澗同登仲宣樓

高觀巍巍倚碧天登樓當日賦新篇氣吞屈宋九歌後  
聲壓曹劉七子前雁落殘江秋點淡盃傳深夜月生川  
明朝更約仙舟會春動章臺柳色邊

仲宣樓遂王實齋道長馮東墅地官大雨不赴因

誦江閣邀賓之句押韻二首

青鳬白露雨中迎草色湖光倍眼明都水未緣來部使  
甘霖隨意著江城馬前需需銀鞍濕花下顛狂羽蓋輕  
正是繡衣持斧過不妨雷電赤霄行

王粲樓高霄漢迎斷雲宿雨一邊明邀賓遽阻陽臺色  
得句空慙雄楚城並坐玄衣將子晚亂飄紅樹落花輕  
天開萬里真圖畫被得魚簑一艇行

觀漲

峨眉青城雲色昏白帝赤甲雨翻盆茫茫天地一江闊  
汎汎舟航萬馬奔海氣梅風喧霹靂水鄉桃浪起河豚

弘藝錄卷十二

六

蒲芽華箭金盤味何處西施撥乳痕

贈王聯洲少參名棟南充人

我爲楚客蜀江潯親見梗楠抱百尋柱石定收經濟略  
旬宣先試築巖霖多材翰墨懸如斗乘興蓬弧中似林  
眼下如君能有幾白頭當不負初心

東許少華學使名宗魯陝西人

先秦自古文章伯後學人宗少華師善價連城完白璧  
希聲太古奏咸池江間彩舫荷初放道上春風柳乍絲  
持節湖南將一編品題到處有新詩

喜孫子見過名繼魯雲南人

一春大雨還大風吹斷江流隔不遇有時更見天日好  
無路撥開雲霧空盤掉牙根嫩韭白魚翻細子新苗紅  
何意與君相邂逅劇談高臥曲江東

贈毛尹 江陵人

我昔甚憇君側傍力遠許史疎金張君更一磨守然語  
衰然數語淒淒永霜是非芥蒂何足論奇謨持出試已嘗  
請看豐碑碑上語能他到底百千強

贈五子春試

李君送中孚劉  
張子倫毛子薦

君看桃李盡芳菲豈有魚龍困不飛信宿雲霄明得意  
先春頭角已光輝九重樂鳴仙宴三月鶯花上錦衣

弘藝錄卷十二

七

同到瀛洲須切記泥金早白馬前揮

泉川圖子山蒙自謫回索贈因誦典來今日盡君  
歡之句押韻四首 名開肺腑人

塵清初見錦江寬萍合遙追萬里歡雲隔龍池迷去旆  
風吹金鑰整前冠碧雞再造蛟龍物白筆重鐸日月寒  
桐柱扶桑君望切紅雲一片舉頭看

聖主開疆盡海寬百蠻重譯啓天歡版章九土猶荒服  
風俗三分倣漢冠炭毛刻木孚心易雀鼠償牛關志衆  
作伴青春無長物職方圖史兩楹看 刻木質牛與  
土司民俗

來自山川盡諾寬酒禪 閩子  
自號 高興動乘歡雲生木則名

雙長展天入龍華一小冠石鼓霜鍾陰洞作藤羅絲葛  
雨崖寒間君題滿淋漓墨風聲皆花著意看

八百昆明反太寬隔江交趾罷同歡炎天燕濯成魚族  
昏夜人妖變鬼冠梅夢前春和葉放石鯨戴角並秋寒  
從今踏破南荒路館閣天涯一樣看

又次來韻

一曲陽春十酒卮天涯重合如絲朱燈花夢誰能上  
玉笋醇醪答所思望迨蒼生安石似興添雪夜子猷詩  
長安未隔人千里瑣閣梧空第一枝

又次壁上江字二首

弘藝錄卷十二

八

山尊石乳薦高江闊洞初來器遠邦幽怪鑿開天地竅  
文章許列錦雲騰碧梧蒼栢元相對水部倉曹愧比雙  
萬里縱橫豪興發泉川走筆醉如杠

荆南亭子枕高江合棟重臺冠鄧邦石檻鯨飛吹夜雨  
畫梁燕到逼晴牕散花玉女參差見駕水金甌指點雙  
不有紅蓮能挺立碧簫那得截如杠

寄羅子 名敬甫

羅舍水部入詩編白下知名已十年高價兼收秦漢士  
大篇長寫蜀吳箋錦鱗雙字纔堪寄寶劍千金定與傳  
此去紅雲頭上望秋光恰好到君邊

候客

亭高乍見一江水地迴疑登萬里臺天爲浮雲羞短日  
人隨勝地托高材花樽擬共三賢笑眼偷將一日開  
莫道杜陵無好興典衣幾度爲君來

小灘夜泊

神京十日渡清漳小泊灘前夜未央風俗未全分魯衛  
人言難辨定齊梁舟虛載石行方穩夜靜懷鄉夢轉長  
明日元城祠下拜一杯聊喜淑吾狂

漢相祠

千載何人透此關高賢深悟孰師傳由來凝靜心兼用

弘藝錄卷十二

九

故識開誠體不偏成敗已知惟盡瘁死生那復重尤天

式問修奠渾常事無限肝衷再拜前

白水村

白水當年此帝鄉春陵南頓澤元長丘移不辨龍居舊  
麥熟猶思野飯香黃屋四親仍故主清風千古獨英皇  
大公爾汝誰能識嘆息迴車自夕陽

漢江

青樓朱檻壓彤城樊漢滄波萬里情虹駕倒綠江岬出  
馬行斜瞰晚山明昇平險阻非忘設今古賢豪各有名  
安得杜陵人尚在也從山簡與班荆

峴山

峴山橫壓漢江湄肖貌羊侯尚有祠穹石已同陵谷變  
荒流不斷古今悲春陰鳥語遮芳樹溪雨灘聲落遠陂  
奉使從容留一榻未酬初志去猶思

鹿門山

鹿門隱隱隔江東遙望猶欣百代風楚國不勝丘莽恨  
習池暫許賞心同新蒲細柳長春早小艇輕帆遠道通  
明日鄢城頻駐馬荆湘指點畫圖中

習池泉

江上清風笑未休何當消受此泉流長卿若在渾無恙

弘藝錄卷十二

十

吳子於今未寡儔擲手全疑水骨換澆喉絕勝水晶遊  
不知他日山公醉曾似今朝一飲不

宜城道中

江上行雲濕不流江邊征旅戴星愁水花衝霧添層嶂  
日氣排空失遠丘相近龍淵看自好去安陸不遠矣不探虎穴  
子安求立名成已今朝事莫向雙旌嘆未休

發石橋驛

石磴狂瀾也自危晨光又作雨絲絲屢樓血氣龍蛇蟄  
鳥道腥風虎豹窺明志正堪藜藿食不貪猶喜稻梁時  
九農德業村村務愧我南征獨賦詩

荊門分司三栢樹

臺端擬見月參差三樹從遮各圖奇鼎足勢參天地立  
規分獨屢雪霜欺孤生此日明臣節朝士當年釋黨疑  
不作比周蓬便態任渠依傍接天涯

蒙惠泉

臨崖高觀起層雲西實山前曉色分玉派元從天地闢  
甘泉合應壁奎文未經陸羽誰評汝從此湘纍解笑君  
白入荆南帝所取惟應酌水不知醺

虎牙關

途尖阪折猿鶴愁策馬獨走天邊遊排關劍戟豺狼道

弘藝錄卷十二

主

滿抱狂愚鴟毒憂未許埋輪乘漢傳可能仗節拯淮流  
常平作俑者誰氏爲國徒煩尺寸謀

脩泉憲毛泉山遊君山回半渡風雨大作轉宿寺

中二首

名結元餘姚人

浮山蹴浪起重湖不別僧房典未孤龍似獻奇騰北渚  
鵬知好客出南圖巫仙日暮行雲散湘竹風殘涕淚枯  
伏枕片時涼雨歇月明疑是臥蓬壺

青草湖中白浪沙雨絲雲墨隔江賒轉帆不動九江木  
開閣重生半夜花漫有飛仙遺鼎劍從誇高客伴袈裟  
雙星今夜樓頭望燭破南天赭樹華

初到岳州

青山紅石引高岡側逕遙遙繡帶長槿樹花藤秋作伴  
楊枝柳葉野成行鳥飛青鏡雙雙白鴉帶初陽點點蒼  
未到岳陽樓上望洞庭一派意先嘗

塔市驛

逆峰不斷嘶交花角鼓清秋報曉擲江浸浮圖雙塔市  
人歸逆旅百村家懷君諷誦三湘賦奉使飄飄八月槎  
此去中秋無幾日白雲堂上祝烏紗

石首憶丘年兄喪妾期不會

百丈牽絲彩鷁輕青山如舊故相迎水經峽口天恨斷

弘藝錄卷十二

主

江落湖頭石首生切指芝蘭同臭味何期葭玉太含情  
晚涼獨倚孤帆宿無限秋空月自明

漢陽江

隔岸誰家煙樹村青山四望啓柴門玄圭有頌祠鄰近  
黃鶴無詩月暗吞故壘蜉蝣餘粉蝶分疆波浪起青蘋  
斜陽猶憶黃夫子蔽芾甘棠今尚存

黃鶴樓三司諸公錫宴

漢陽城下漢川浮城上煙波漾素秋宇宙高名詞賦客  
乾坤老眼古今愁雲霓尚劣翻江樹露角巒嶺出石頭  
仙蹟不緣觀物勝龍門且喜對君收

劉黃州王裕州吳武昌同登齊安驛樓夜飲二首

江上遊魚十尺長  
臨臯風月正微茫  
芙蓉自別桃花態  
楊柳交疎菡萏芳  
鴈池飛墨雨  
磨談鴈史亦瓊章  
黃州喜接高人席  
千載誰專亦壁航  
江頭濁酒柳花黃  
十八女兒飛彩舫  
琵琶夜月江州恨  
翡翠春風刺史腸  
訝許魚龍投夢澤  
仰看鴻雁起瀟湘  
煙霞况逐登臨意  
歸去丹山碧水長

太白祠

惆悵重經太白祠  
晚涼天末動遐悲  
清新俊逸生前態  
儒雅風流死後師  
野寺金樽誰共我  
南山石柳莫須疑

弘藝錄卷十二

主

長庚自是真仙骨  
擺脫塵埃孰控之

釣魚臺

釣魚臺下水漪漪  
獨石齒齒江茫然  
安得木蘭百丈楫  
撐到蒼頂歌翩跹  
長松掛下深無地  
孤鶴舉止翻多緣  
回瞻貞珉白更白  
况有陰崖玄又玄

丹陽舟中聽簫

仙郎愛度雲中山  
秋夜那堪月下簫  
嫋娜乍留風韻切  
淒清漸向水雲消  
何家砧杵宮闈怨  
無路瓊臺鳳侶招  
欲遂龍聽仍耳熱  
闌干樓角正迢迢

十月九日渡淮

半夜潮平急渡淮  
枕邊吹過雁聲來  
霜華如約玄冬至  
風氣依人北地回  
清口綠煙迎戶出  
海門紅日漾帆開  
黃河聞說頻南徙  
沛郡飄流實可哀

出清口觀水勢洶湧因慮漕舟之險且虞他日河患試爲識者道之

聞說河清誕聖期  
千臯元氣此重支  
峭雨不時陳紅粟  
淮泗來宗百萬師  
瓠子未須憂往日  
桑根端合預先時  
徒駭太史今陳述  
伊關三門慮漸移

宿遷縣

酒闌厭聽督郵催  
錦帕羊裘理釣絲  
城郭風塵燈火熱  
漁鄉物色水雲遲  
河源真似長江險  
巫峽翻疑滬渚卑  
九折昔聞通海嶽  
呂梁無賴下徐邳

弘藝錄卷十二

古

登下邳羊山寺

渡淮三日始看山  
北風吹幾破顏  
漢策終歸同幻化  
秦雉未解脫禪關  
黃雲綠野楊徐沒  
靜日慈蓮宇宙閒  
薄晚孤城映寒月  
畫圖纔隔水潺潺

羊山懷古

羊山四望盡遺風  
感慨秋生萬壑中  
跨下辱能知大計  
漢中封已定元功  
編師帝蓬蒿里  
百戰圖王腐草封  
千古黃河今尚改  
飛雲流出下邳東

宿阿城

弭節昆侖滄水使承家樗杜少陵賢舟航製作青雲上  
湖海聲名黑髮前弟指揮迎客至弱兒狼籍喚燈眠  
不驚鵝鴨比鄰遠聽報更籌野戍傳

造張中舍喜得湖南薦書

仙槎迢遞湖南使鳳沼初逢張舍人數問賢書勢宿寐  
徐搗珍襲屢披陳李生慧捷名仍右鄧子高標屈亦伸  
識應螭頭碑上語果然道氣與時新

登石佛岡玉皇閣時阻淺

幽懷無賴怯關河徙倚生憎息棹多香開崔嵬局岫障

弘藝錄卷十二

五

神霄縹緲靜煙蘿憑虛遠挹青齊秀送目仍乘海岱波  
十里任城今夜月暮雲猶隔鳳臺歌

霜

霜披勁野玄冬冽草鏟餘青砌地高鵲鵲殿成初薦沃  
鴛鴦面冷盡生膏孤村獨犬柴門吠長夜修途逆旅勞  
恐失佳期催棹發陽和當午向前叨

風

折毳鳴條靜夜分北風吹落武臺雲尚嗟白髮雙蓬鬢  
復亂青山獨鳥羣天地回鈞櫓肅殺陽春裁用氣氤氳  
那郊此日寒猶在衣褐何人卒歲聞

冰

十月常年凍尚遲今年臘間凍全消忽經晦朔長風發  
歷徧關河萬木凋千片未容銅馬度六花同出玉壺流  
乘輿爲政猶嫌涉憔悴人行幾處舫

雪

高寒尚弄梅花月氣轉微溫作雪飄地脉盡收生意隔  
天涯獨覺客身遙晶簾玉舫仍宵炯白雁黃蘆起夜迢  
水部不煩催薦謁金樽擬作推敲

弘藝錄卷十二

五

弘藝錄卷之十二

終



弘藝錄卷之十三

七言律詩三

弘齋雜咏十首

誰容屏息度茅齋總是恩波亦曠哉不問筌蹄勞踴躍  
何如桎梏向喧庭榴花一帶羣生藥松葉無多半結葇  
掩卷從容下庭戶天風吹我正徘徊  
早起希逢物共人盎然宇宙見全春天清露碧鳥三弄  
柳嫩鶯黃家幾貧可惜腐儒開首白自晚弘藝轉情親  
不知閉戶人安在千古同歸一笑嘖  
長嘆淮南汲使君座中不肯拜將軍却存大馬須何用

弘藝錄卷之十三

浪說唐虞孰汝閭布被可能光典籍嫖姚旋亦失風雲  
不如雙鳳高亭下獨與清風細論文  
靈壁魔峰兩院標落英飛羽匹蕭蕭光風有意日剛轉  
清晝無人春可撥平子愁詩翻太拙淵明避世不同朝  
如君自合避克德千載難忘擊壤謠  
當苦花多奪眼青却優葵樹畫亭亭傾心有分殊流俗  
向日何緣答寵靈草莽不通名院諸德馨偏許傾儒銘  
一簾風雨天光淨五色雲霞伴客星  
修竹陰陰丈石根筍長任爾搔搔痕鳳雛不啄九天下  
鶴病常棲半畝園亭榭有梧偏作態釣鰲無客自當門

月明清嘯拖長屐花影亂時通笑言

芳蕙幽蘭弄葉采不隨凡品自悠悠苦無惡竹須當斬  
賸有慈萱可作逃幾廢孝我因切感每多榮棣却忘憂  
不知身外更何事任爾張弛未白頭  
男生雖暮可提攜日夜惟食種痘稀登科一番齊痼疴  
漫勞十起倒裳衣幸無癘瘵全瘳疾從此驅驅可奮飛  
今晚高齋始安坐笑看結束乳梅肥  
桂老留陰已自幽春來爭長葉偏稠亭心可數千年實  
座上常如八月秋棋局逢人回短日詩篇自小作遺謀  
膝前哀哀耽文術玩誦徐卿爾愛不

弘藝錄卷之十三

薇花未放顏先紅正是園林四月中山中小夕陽留樹杪  
亭危飛燕舞迴風童韓學道時難偶班馬能言邇未通  
切莫許身如稷卨杜陵今已嘆詩窮

己亥歲除用弟玉泉韻

年年簫鼓延除夕燭彩燈花亦可親物態盡歡難比俗  
芳心未老却同春不辭行坐兒童集愛聽盤盂笑語新  
爲問窩中安樂叟等閑元不讓他人

庚子元旦與弟玉泉對酌用韻

不歌不舞不紅塵却似吾家別貯春經術有聲能絕世  
風流無地不宜人雲移齋閣開屏益雪壓閣下隔路津

但得年豐容我樂何妨貧賤返天真

與仲弟歸山陰道中

江上湖聲昨夜寒歸舫乘興散餘歡野田香稻村村放  
玉竿醇醪酌酌寬逸少風流聊自現惠連詩句未應難  
山陰況對中秋月萬里清光好共看

二月十八日展幕宿雨竟阻次日造舟男女畢至  
二首

問道桃花萬樹開強收殘雨一徘徊豈知兒女皆簪紱  
復戒舟航薦酒孟密柳戶遮牆外杏小鶯橋間席間梅  
弟兄妻子多真率不用天台覓路回

弘藝錄卷十三

三

高峰愛汝坐高賓日日相看厭頻蒼黛未須留點畫  
雨雲常爲長精神童桑葉葉皆生計麴麥株株尚可人  
恰恨子推容量窄聲名何必太求真

三月一日雨

春雨無端密不休可憐辜負山城遊高雲百疊行天北  
短棹千篙縮岬頭無路走趨參佛戒有人供養作尼丘  
肥魚辣芥聊酬勸明日花開又別籌

八月十八日觀湖過道林寺時二弟三門人偕也  
野寺秋風昨夜寒聽潮遙憶駐江干登臨不負門牆日  
瀟灑何妨豈弟歡舊竹新移將一院香柑纔實未多寬

兒童莫訝招提遲留與年年此際看

予幼時觀湖最盛近來漸不如有感再賦

十年共聽胥濤日千里俄驚雪浪迴白馬未能長汨沒  
青山聊與暫徘徊盤渦兒戲今廷遠落日漁歌正穩歸  
但恐乾坤靈異息高吟猶待晚潮來

題張汝順便面

茆堂八月動秋濤樹色橫空野壑高獨客不眠良夜到  
扁舟如寄亂雲搖石花點雨霑衣濕蓴菜牽絲作供叨  
愛訪山前舊知己酒盃閒放落仙毫

九日飲張家寺

弘藝錄卷十三

四

南湖一片皆秋意佳節仍逢此日開羽帽無緣贈秀菊  
清樽有約共新醅雁回誰命雙魚字楓落寧辭七子才  
十五年前舊遊地碧紗珍重醉時裁

九日登山居二首

中峰寶石寺門危陰磴陽臺瑪瑙坡縱解畫工臨景切  
英窮月影隔林披青螺沉水入蒼峽翠黛連空失錦厓  
不可久留山骨冷一村煙火照江湄

中秋阻雨九日晴曉雲猶自樹頭生前峰忽弄千山午  
雙塔同懸萬古情危砌香攀扶嶠出小樓直接海波明  
百籌莫算傾時樂青鳥黃鸝讌上行

觀穫

去年晚稻晴不實今歲腴田富自誇  
深巡閉門濃釀酒  
隔村迎婦巧簪花月中露  
廩間如蓋霜下連柳急似麻  
但恐催科猶未釋  
莫教兒女鬪奢華

立冬

十月四日冬始交  
荒枝藤實點秋毫  
生成併荷沾濡力  
德業全資俸櫛斲  
大石未禁溪水亂  
小春獨試野梅高  
煖煙晴日渾如昨  
不負登臨過水曹

新春湖上

西湖喜水最先春  
就听輕舸滿受人衣薄乍收天畔霧

弘藝錄卷十三

五

山明初拭鏡中塵  
敲車取道低回首  
解佩留沾短著巾  
莫惜艷陽偷眼看  
上林桃李已通神

孤山懷林處士二首

黃金綠玉滿春郊  
不到孤山意未饒  
野鶴自然通隱逸  
閒雲常只伴漁樵  
梅魂縹緲憐孤塚  
柳勢參差出斷橋  
千古湖山應不改  
高峰爲汝日招搖  
巢居閣下舊春風  
不見當年放鶴翁  
夜雪小舟深港裏  
春陰短笛落梅中  
暗香自得橫斜趣  
大隱難將物色同  
却喜故人隨鶴至  
羊裘不著意無窮

西湖送錢湯南江戍雷州二首

名恩松江人

春明短棹寒仍小  
花發雙洲意未繁  
天畔煙雲羞白日

海邊風雨臥黃昏  
子方名重如臣沒  
寇準生還社稷尊  
莫厭相逢頻滿酌  
西湖一夜細評論

兩山何惜送晴來  
痛念孤臣拭不開  
風急水濤同恨別  
桃鮮柳嫩各徘徊  
飛嵐盡滅高峰骨  
點水從經社燕才  
爲甚少陵常惻惻  
春深日午未啣盃

留月臺呈李郭二翰林徐四部長

留月臺中上月時  
孤雲殘岫亦多奇  
松亭自舞迴風樹  
江閣能留宿鳥枝  
不獨丹青雙學士  
祇從車馬數相知  
潮聲轉覺無多路  
拂拭寒氈聽未遲

弘藝錄卷十三

六

西湖仍呈李郭林三翰林朱二年丈

雨過湖光漸細微  
黑雲催句故霑衣  
荷筒縷佩牽絲愛  
棋局知先奪鵝機  
自信水曹多態度  
敢同子墨惜珠璣  
高歌不厭風前起  
吹落桐花滿岸飛

過玉泉寺

縷血絲誠慟棘心  
寒霜淒薄古叢林  
玉魚葬地千山秀  
寶相莊嚴一逕深  
舞葉背風鴉陣落  
驚鱗縱水虎文侵  
龍淵撫掌涓涓出  
環遶慈丘耀古今

宿玉泉二首

棲幽未厭入嵒山  
共抱禪心宿此關  
僧到不煩鐘磬引

夜深真覺斧斤閒  
盪滴泉花上月  
淒淒露物間  
未鎖寒牕待花影  
任教零落滿衣斑

夜半無風枕簟涼  
山林城郭倍尋常  
雲多雨忽蛟龍出  
木杪峰巒虎豹張  
富貴不辭金馬客  
經綸未負碧山堂  
角巾獨許歸蓮社  
蕭灑從吾任所長

淨性寺

庭心千櫛舞秋風  
碧剎青梢兩院通  
斜日石林閒咫尺  
淺陰松徑入玲瓏  
天邊聞鐸情難定  
閑裏逢僧話未終  
粗糲不辭香積供  
短筵村酌小軒中

飛來峰同楊九川王魯巖侍御宴

弘藝錄卷十三

七

靈鷲山峰擁世尊  
諸天玉女似兒孫  
空山石竇移雲足  
響谷巖風斷雨痕  
驄馬動搖初出郭  
錦帆羅列駐深村  
不辭迂遠隨流水  
細酌松花月滿樽

冷泉亭

冷泉亭子澗之濱  
白簡青藜物外身  
妙舞管閒三月響  
清歌不斷四時春  
花間野鹿斑如藪  
竹裏山雞錦似茵  
更有桃花點楊葉  
武陵何處是仙人

佛國山

羣山寂寂鎖雙峰  
佛國深藏大士容  
竹葉香分甘露實  
楊枝時拂白蓮丰  
攀蘿入谷無蹤覓  
鑿石通泉有路逢

長日迴車坐林杪  
松花不動一聲鐘

集慶寺

集慶千年窈窕宮  
夕陽松栢尚含風  
空餘金縷黃塵裏  
無復朱顏玉殿中  
縷氏月明玄鶴唳  
湘潭秋淨素絃空  
獨留歌舞西湖上  
芳草淒淒野杏紅

過鍾丈園林

紫薇欄檻蕙風涼  
綠竹猗猗夏日長  
枯棹聲中蟬韻響  
樓臺陰裏稻花香  
不辭舟楫招搖至  
乘興山林汗漫狂  
何氏從來吾共賞  
五橋今見有新莊

過田封君款宿因感伯丕

弘藝錄卷十三

八

山家雙翠開溪舍  
對客玉板蒼松顏  
掃徑瑞花拾瑞蝶  
張筵朱日沈青山  
謝庭兄弟今殊絕  
荀氏蛟龍近可班  
聞說虹霓駕鸞鶴  
可憐秋豹一藏斑

程子見過草堂

立秋二日高炎張  
側巾偏袖開茅堂  
荷君贈盞青雲細  
共子延杯白雲涼  
苔曲遙牽紅藕粒  
葉疎時送金荷香  
幽心正逐雲中鷲  
挾子翺飛意未央

天目記遊四首

十年重過此山來  
雲鎖禪門濕未開  
苦竹不知何意發  
新松獨自向人栽  
千巖水合群峰秀  
孤岫天高萬壑迴

今日登臨愜幽賞下方應觀是三台

碧天雲霧萬峰青張日乘危過此亭怪石藏松棲虎豹  
高風落木響雷霆登臨重建名山出圖畫中問勝地靈  
待到西天同作記南山詩句總宜銘

百里尋山尚未歸西天漸近轉崑崙靈巖萬丈知難到  
古木千年算可同二大杉木各高壁斷藤蘿牽佛座雲

深錫杖住禪衣迴廊暗度通虛閣夜半移牀笑日暉  
枯桑海水共天風稚子迎門走老翁冠蓋不知天上客  
威儀爭覩大官崇翩翩呼憤無純采點點霜華有小紅  
畫裏人行如此少柴門安得輞川公

弘藝錄卷十三

九

重過觀音寺

山門曾記十年登霄漢重來問惡能玉帶愧無留鎮物  
白蓮喜有舊知僧同遊張籍今零落題句馮唐遠擅稱  
笑酌松花不成醉錦城山色小樓凭

從人覓斑竹

青玉裁身碎玉衣文章節幹世全稀須知有斐宜君子  
莫假多情托后妃製杖斑斑湘雨滑披冠歷歷升星輝  
明牕擬徹烏皮几枕簟從教一樣微

雁蕩記遊呈葉北山叅知孫南江憲副二首

故人今在意彌重高士灘前作短供入饌江魚浮翠釜

背船煙菊刺青峰景滋圖畫饒丹葉霜減繁華出黛容  
人物山川今古勝可無物色繼遊踪

晚句殷何休未得錦囊行處定成堆九秋瀟氣千山窄  
五夜哀歌萬壑雷要識石梁經月度自來華頂接天迴  
羽衣鶴帽從茲始踏破雲崖半草萊

宿漁浦

江深水冷凍不寐忽聽漁榔夜半驚躑躅無愁地股發  
琳瑯作隊春雷橫楚歌可答湘神驚漢客如生巖瀨明  
會有心期伴高興隔江先遣問君平

登桐君山

弘藝錄卷十三

十

不見桐君見此村布衣徒步列余昆石津半絕開江館  
嶺竇斜穿入寺門未必金山方可並少林沈子刻石從  
來浙右此為尊休言便不如高尚月出長松且笑言

舟行值秋陰乍雲乍日霏霏不定

飛雲度日過山梁暗點蒼松石嶺光淺黛依稀輕似葉  
明嵐彷彿重於霜中峽流麗全難定絕頂浮游總不忘  
活意稔從真景得小盃界破九秋涼

釣臺

九鼎同功此建臺百年容與我重來柔絲緩釣竿舊意  
淺服輕裘白晝開茅屋前溪迴舊雨翠華空谷却新萊

遺容未必超三乘見道分明是上台

七里灘

灘上千山秋草生灘邊石磴盤溪聲橫江真鶴渺難定  
隔岸猿猿長自鳴雲雨杳然巫峽夢嵐煙真送輞川行  
登臨謝傅應能作枕底檣邊句可磨

至嚴州

山高不掩日出晚雨脚雲根尚未開丹楓無數白鷗起  
鳥鬼半江黃鯉來自合觀風延古意誰云下釣盡高臺  
城邊擊鼓非無賴五馬迎賓到畔回

潑水驛已鈍齋憲使宴名思明山東人

弘藝錄卷十三

士

婺女星前瞻使節斗牛槎底汎行舟張鸞自覓河源去  
徐福從招海上遊綺席玉盃光照夜繡衣霜簡氣明秋  
來朝共約尋天姥白鶴脩脩下九州

呈金華張兩山太守兼劉二府高別駕朱節推各

一首

潑水分明見斗山高車今日始躋攀匡廬合在中天上  
寶婺同瞻太白間文獻直從金呂後詞源獨許宋王班  
殷勤投棗情難盡新月天邊自在還  
百年青眼笑常開山閣春筵促酒盃品過東陽名第一  
座傾北海論爲魁承家文物紆霄漢作郡聲華上斗台

風露天邊秋月湧共看蘭澱斷塵埃

蘭江戢戢晚生煙短刺長侶恨近船人物足陵吳地舊  
賢科庚午越魁先士元驥足真能展將晚蜚聲喜共傳  
傾蓋荷君珍重意金華一酌盡離筵

使君世講頻高誼淑問三年駐婺州青鎖錦標推執法  
玉盃金酒出風流古堂座客臨風樹大筆行書霽月聯  
却訝論文隨地勝雙溪入詠接天遊

寄輿驛候王見易未至名化黃州人

霜華思見海邊秋龍鼻靈巖在上頭蠟展節枝來此日  
繡衣節斧定何丘天清萬里烽煙息烏盡千山豺虎愁

弘藝錄卷十三

士

寄輿嶺前今夕望月明應照括蒼州

徐復齋子文璽子符文幾子衡各賦見意

君公柱石擎天表令子玉璋入座前節慨承家應不改  
文章名世合同傳竹坡冉冉青春色草閣依依白雪妍  
得副美名何取信契心還有珠磨篇

愛汝玉溪溫潤德當年瑚璉自生成文章合備三才用  
衡度全資七政明萬卷已開虞舜典廿齡當顯董韓名  
徐卿始見今英玉鴻雁天高伴鶴鳴

青田道中

數峰青小晚淙淙白日芝田下彩艘洞裏炊煙松子飯

山中焚火栢汕缸百年爲客霜生鬢千里逢人月滿江  
何日束纓掛神武相攜梅福與成雙

初入雁山

閒苑虛無未足誇岩南一目遍天涯豈緣大地藏珍寶  
自是乾坤關物華石室玲瓏誰似手洞門闔闢執行車  
奇踪竊跡真堪玩莫怪逢人說永嘉

度四十八盤嶺

羊腸恒慮險難通誰鑿山坳路一變屈曲頓能迷咫尺  
周旋莫可辨雷同九疑全仗虛無景七聖曾經混沌風  
却喜不愁馳峻阪王尊指顧畫圖中

弘藝錄卷十三

圭

龍湫

龍湫高處涵雲琰似鼓鯨鯢駕巨鰲天漢忽傾湧海嶽  
河源初斷湧波濤飛雜沓霏霏風捲翻騰節節高  
更是張鷟樣汎便也應無計問靈騷

登剪刀峰絕頂探龍湫之源猶遠

白雲天外二會是仙家絕勝桃源隔路賒天地自來無  
界限溪山到此亦繁華鸞鳴似玉能休粒蘆葦如追半  
結花欲屈雁湖猶越宿青楓紅柏斷煙霞

天柱峰

靈巖四面獨孤撐似肖坤維浚削成巉絕無緣攀列岫

峻屨有意築方城月中怪影山平倒天下危踪鳥亦傾  
何似飛飛雙白鶴翩跹上下得齊鳴

李賜谷招遊仙都觀

堅白同心三十年如公雅致似登仙爲懸斗宿雲霄上  
同訪山靈嶽嶠邊氣象巖巖凌萬仞孤標屹屹鎮重玄  
不須仰面貪飛鳥請誦彌高叩嘆篇

別朱岩南太守二首

王子吹簫尚未還月明猶見紫鸞驄龍湫水落傾臺北  
雁宕峰高接斗南自信河源只如此豈應煉石復能繁  
明朝別去半霞障夜半偷看桂頂嵐

弘藝錄卷十三

南

龍鼻遙傳是幻形轎車珍重主人情鰲峰半蝕雲生骨  
天柱全擎斗作衡夜入深潭龍絳火曉攀絕頂抗金莖  
山靈寄與龍淵下作賦相容擲地聲

送世東洲座主之辰沅兵備二首

鳳遊不厭瀟湘遠幾度來餐石竹英銅柱口高千嶂險  
巴渝春暖五溪平前星荷聖瞻清穆四嶽各卿岳老成  
爲甚江湖心轉切岳陽樓上望承明

十年不到君山上萬里浮雲際海間湘竹霏霏承涕淚  
楚天漠漠暗溪山心旌直引靈均賦椽筆先招賈傅還  
竊喜執鞭從太史南遊禹穴得躋攀

送党穎東方伯朝京

名以平河南人

孰玉王庭兩浙先如公方岳最稱賢心無芥蒂雙眸淨  
腹有經綸獨對便三接靈承幾撫職四句真望夢熊年  
長庚南極皆祥曜肆列高堂並喜筵

賀洪西淙同年冢器生

名味莆田人

黃石山峰瑛碧流世恩身澤兩悠悠忠宣自樹乾坤物  
吳越今承岳牧休旺氣已占天乙貴丁亥書香不獨狀  
元謀如吾豚犬非無愛願早叨陪作伴遊

送焦黃山

名燧太平人

立冬風雨似初秋今歲西成又薄收莫道腐儒無過計

弘藝錄卷十三

五

切聽長者話先憂芳郊帶帶棠陰冉高野離離菊茹愁  
落日行舟攀未得海雲江雁倍悠悠

送趙西廬

名愈和星子人

城中柔脆更繁華不學耘田與績麻一束生柴猶待易  
五升熟廩便爲家寬衫大袖逢人著短髮雲鬟習俗誇  
前席定應承顧問爲言布德滿天涯

爲西廬尊翁又賦

廬山插地厚萬仞透出嶽頂千尋高經義從誇安定績  
甲科今顯魯恭勞連城額俊瞻耆德當宁弓旌出選曹  
尚有旌恩弘孝治直廬清禁待賢豪

送王龍江

名鏡福州人

人說西湖有主人六橋楊柳再逢春西湖不斷四時景  
重湖亭北太傅如生百代親丁公萬宅誰造長途先識  
步公知大體捷通神雙鳬暫奏天階績定有聲華遠紫  
宸

送張五山

名庭四川人

蜀江秦嶺海天高景日晶雲擁毳毛萬里行春寬放眼  
百年知己細揮毫山濤此日尤堪重毛玠如公豈浪叨  
最是楊枝學不盡爲誰相記各相牢

送朱初溪

名子和溫州人

弘藝錄卷十三

五

從來畏險是前程不道于公駭更驚縱是孟蛇猶有影  
豈云吠犬却無聲鳴夷水湧情難雪澆頑難高恨未平  
誰勒鋼鋒心似鐵酒闌長嘯暮雲橫

罷市休營展去思稽山茹水照清漪可憐慈政味猶缺  
竟把干城將獨遺職水考圖千日意分屯投牒百年規  
峴山未必成今古請看楊花四面垂

賀靳鰲峰生子

名宗良

君年六十始生兒事足身輕此是齊豈爲老來多意態  
只矜堂上有嬰啼時將芸閣牙籤拭自把犀錢角函提  
最是泉翁題品得鰲峰旁有小新梯



別錢奚川

與君相契識君心合璧明珠價孔珍春日錦標題御墨  
秋風白簡上星辰可憐不作河陽計堪恨誰生貝錦鱗  
嗚惜遷鶴出幽谷上林春意捷如神

贈錢友蘭

翁今八十似神仙湖上相逢又隔年丹鳳紫霄迴白髮  
碧桃紅日近青天潮生奚浦春無算月弄虞山會有緣  
世席聲華兼閭閻佇看三錫到筵前

贈林畏齋水部

東風點就綠枝枝天上歸人得意時彩鷁輕隨流水活

弘藝錄卷十三

志

錦囊高把湛塘知才華精粹彭司馬

辛菴同里

氣慨凌凌王

右師同官將作需公應不次傾心展布莫教違

送辛鎮庄地官

秋清鶴步入雲高玉汝精神雪汝毫恩奉度支心計密  
曹分水國使旌勞孤峰皎日雙湖影千里長風八月濤  
僕學不分儂意切藕花紅潤濕衣袍

弘藝錄卷之十三終

弘藝錄卷之十四

七言律詩四

關稿

草萍驛次孫一川韻

祥麟威鳳事相當誰止在瀾濟一航逐逐逝波從里勝  
紛紛世態底人忙鼠風六月雲霞壯浩氣千年草木蒼  
暫憩郵亭仰先達歌聲今古共堂堂

贈押使有序

余以已丑歲獲譴適值長至荷校遠行身負杖楚又  
值家孀震娘險厄萬狀殆不可忍復以伏暑投南蠻  
瘴瘴雨視向之冰雪吳楚也自分冷燠當然而押使

弘藝錄卷十四

一

亦無怨色因與病別漫書以識

天王明聖同天地朔雪炎風萬里長直道自甘嚴譴去  
傷心愁對別離觴南中草木秋添瘴海上蛟螭夜有光  
乞得餘生皆樂土白雲鴻雁未茫茫

庚寅元旦二首

東風吹動向陽枝春意先從卉物知富貴乾坤今幾度  
太平日月正重熙晴光百歲真稀得雪氣三冬更不遲  
萬室殷殷雞犬樂我隨麋鹿亦相宜  
殿下雞鳴唱入班年年元旦覲龍顏歡聲只聽山呼能  
制語遙聞聖意頒花宸錦鞍春宴永日退朱轂繡衣還

長安日日逢佳節獨有離人淚眼漣

黃水部邀余昆及何孟二內相同遊碧霞洞

短輿高益出同遊淮浦春風乍可收綠樹黃鸝清晝永  
藥宮朱闕碧霞南嶽鄉山我終須定澤洞無人未足謀  
盼望雙京聯巨鎮浮雲瀾漫不勝愁

登拜將臺

楚王臺上北風高遙想衣冠劍佩豪淮水不知千古恨  
炎基猶說百年勞明花映曉鶯交語野樹逢春錦上袍  
誰識英雄塵上內夕陽回首下蓬蒿

清江道院敘別

弘藝錄卷十四

二

碧石清江自可親僊家况對物華新花開曉有丹紗障  
簾捲全無繡閣塵嫩竹乳鴉池館淨青蒲綠柳野塘春  
重來話別憐高典明日天涯萬里津

福建鎮守師公請遊西園

八月二日張高譙佳會名園宿石岑燕花滿選午窗碧  
桂子當庭夕院全好客每煩傾蓋入題詩不斷倚梧吟  
竹西轉盼天然景水色山光萬里心

西園泛舟

勝槩蘭亭嘆絕音曲池閒傍水西游若耶彩舫依希得  
鑑水紅蓮彷彿尋酒後數聲檀板曲興來三弄紫瑤琴

論文不覺青山暮歸路桃源一徑深

大巡施龍湖蔣俱田請遊平遠臺

岡城此日特奇觀四望分明海嶽寬旗鼓遠從天外列  
虎頭直向正中看驄君下馬雲雷震遷客含章風雨寒  
共醉不辭山月白同心珍重荷交歡

龍頂亭

湖聲何處最聾聞龍頂孤高斷市氛溟海東西生日月  
讀江上下起風雲山靈獨占龍頭客謠傳狀元陳佳氣  
遙分鳳彩文何日得沾餘腹腹翰林黃閣總超羣吾浙

皆閩中名

弘藝錄卷十四

三

憲長曹漫山請遊北園

越王山北轉鬼域明徑招搖露翠微千尺蒼松擎遠漢  
萬家丹荔傲晴暉龍腰此地真沙水王氣先天立範圍  
莫信樓臺恣幽賞昔人曾向話僊機

都閩徐松峯請遊劍池

吳鉤越劍跨續紛祗爲雄圖霸業分一統還珠門下水  
壁開歐冶匣中雲奎星粲粲龍昌運寶氣桓桓煥斗文  
珍重將軍頻好客劇談長嘯接殷勤

鼓山

青龍高亢距偏東西望榕城妙畫工煙雨半收關闔出

雲霞剛顯麗譙雄天風遠落三山外海水旋生一氣中  
千古靈文應不泯聲名莫惜附冥鴻

湯泉

氣機原自徧乾坤何物爐錘向此收秦火已收原上燄  
華清常帶唐宮溫暮春不斷童冠樂沂水無邊詠嘆言  
此况便應天下共恩波沐浴莫須也

登凌雲臺

晴光五色望中開况是紅桃白李培夾水背山倚戶牖  
凌霄攀壑起樓臺花香暗隔煙江路春色平分雪寶杯  
文章盛舉相對立百年奇氣湧如雷

弘藝錄卷十四

四

方平洲邀同葉樸菴王龍江登烏石山

高懷無處不幽通纔上烏巒又不同萬室展舒文繡谷  
八荒倚載嶠熙功慘陰一樹能千敵石骨孤瘦已半穹  
獨有鐫磨名尚在稷壇禹畫笑春風

九鯉湖二首

僊凡隔越藉幽通精氣神全寤寐中九鯉開闢天混沌  
一精長貫日玲瓏僊人共九懸空瀑布千巖落激石洪  
詩萬瀨空我有款誠祈感應修詞預許達神聰

修詞已荷神聰答四字分明易傳云階下箋杯占密意

壇前祝史誦靈文

余初以鄉先輩胡世寧王守仁為証  
驗及夢康侯建國四字以為易符師

計中語至是不康侯為報尚書字建國傳聞特地勸始  
以為然解見下

登太武山

鎮海衛之山也嘉靖間諸賢謫戍於  
此本衛因大書官爵姓名籍貫刻于絕  
頂摩崖石上皆史部尚書陸完翰林學士  
豐澤熙禮部郎中陳諱九川與余凡四人

問道燕然舊勒銘奇勳照耀漢龍庭可憐海國諸賢集  
叨忝名山一段靈重譯幾回瞻北斗百蠻無數仰晨星  
從今姓字千年在何但丹心照汗青

祀鎮海鄉賢祠

海風吹雨過山前人意天心屬景賢學到經師方得地  
事皆從實始由天潮生或在烟霞外日出同瞻斗嶽邊

弘藝錄卷十四

五

試向道南祠上望慶雲將見五星纏

遊開元寺二首

寺裏名花春正開青苞紫絲異羣材不須終日逢僧話  
自有孤雲伴鶴來亭空可憐甘露實山高獨上紫芝臺  
未知正學今何處千里漳江一日廻

海角春生眼自寬乘時蕭寺憶追歡未嫌瘴霧連山墨  
可厭腥風到處寒荔子飽嘗便惠飯鯉魚難感愧韓冠  
酒闌且莫揮長劍五色雲霓向日看

五月一日

五月一日清漳州赤霧黃沙天際雨後車千乘不同哉

龍戟百武何須求雨絲裊裊晚更出蒲葉片片生堪愁  
嘲笑長沙賈太傅少年頃白爲誰尤

和參知林白石韻

名魁

海上僊槎近日來忽聞廣樂九天開玉簫雲擁蓬萊殿  
金谷春生上苑杯半世逢人無李杜一時知己有陳雷  
江頭對雨真堪作不信浮雲可凝催

同林白石飲南山寺

天邊北斗對南山萬石懸空舉足攀日月有情滄海出  
乾坤何處碧山間雨飛香殿深甌花發雲房淺著顏  
蕉葉松枝儘乘興不妨吟興鶴樓班

弘藝錄卷十四

木

雨中懷吳梅溪太守

名在典

吳公近日住梅溪鵲報鴻傳信息稀豈是龍門懸榻久  
定攜麟子看花飛江煙隔戶憐鳩語山霧連村惜馬蹄  
何日雲間呈露色石獅巖畔笑斜暉

遊雲洞贈蔡鶴峯二首

名烈

洞裏僊人五十年白雲黃鶴駐青天九秋不負滄溟月  
萬里管吹石鼎煙典則尚傳周禮樂衣冠寧記漢山川  
也知過化須臾事仰止高山在目前

南遊不道看山少出郭爭先此度過石仄橫撫靈寶出  
堂危逼擁翠峯多洞門高風闌僊賦谷口細鐫招隱歌

便欲乘風天外嶠相如今日奈愁何

登鳳臺望主人宅第

鳳臺相傍天河近指點悠然見下方綠戶碧窗君子宅  
故山喬木餘林坊客心不共愁雲遠帝力同歸化日長  
滿眼秋禾今五月休言瘴地少人嘗

觀風動石

霞窩絕頂是僊踪彷彿來親弱水東鞭石豈能離北海  
嵌空今見舞西風遊雲著屐穿蘿壁故壘依山尚草封  
安得盡逃溪畔路避人常在此山中

贈戴生

弘藝錄卷十四

七

泉南自古文章伯清俊于今有作家華月一江呈寶色  
春風千樹發瓊花信知雕刻從吾意不道精微是聖涯  
多了苦心真到骨鑑鍾何日鑄些些

陳茂異謔

徵君昆弟誇今古愛客頻開二雨堂玉樹最親金石味  
紫芝常並麝蘭香王魚風緩三春美荔子天高五月嘗  
莫笑陶潛醉忘返白衣多謝主人忙

張南津宅觀用

名觀

青霄五馬照亨衢曾造郴陽太守廬魚帶風飄芸閣靜  
錦標香籍玉函虛抽音思見扶攜俗入耳如親剪伐書

猶有當年聽琴鶴階前常侍鳳毛居

雨中口號因座客有誦經句不雨雨經句之句走

第二首

經句不雨雨經句獨立柴門蕭散人四五首詩渾得意  
兩三盃酒更通神畫成壽卦私通易算得梅花學耐春  
何物覺吾鄉土別魚腸燉血辨難真  
經句不雨雨經句風俗隨宜久便親茉莉花香蠅巧  
檳榔子實雀唇辛藍關有意頗愁汝嶺海誰言定死人  
恨殺木綿菴下水也從漳浦到江濱

重過草萍驛

弘藝錄卷十四

下

為人莫道無奇事四赦于今總不知戴履自慚天浩蕩  
行藏肯惜道嶮崎巖幽谷遂松方古雲淨天高鶴有思  
棲骨棲神天下意大江東驚正無涯

同曹漫山憲長訪林平庄二首

曲徑招搖何處舟寸蟾穿破半空秋鼓山不斷靈潮湧  
鼉石真蹲夜鶴流愛汝閭中誰賈馬維公鄰下繼曹劉  
嵩丘岱嶽漫漫爭似良宵語語稠  
問道義嚴便可通江邊黃菊現雙叢衣冠不作當時制  
禮貌猶存太古風青嶺村人山岫墨靈溫吹雨浪花紅  
乾坤一夜經籌策盡在孤衾短夢中

答林平庄

寶玦金晶帝代豪手攀日月吐靈蟠補天未煉千尋石  
駕海常生萬里濤豈有班生徒鸞領漫勞王子頌鴻毛  
子虛烏有成今古莫惜鸞鵠試一刀

壽玉田盧太守二首

名壁南  
京人

英烈祠前蓄藹通玉衡初指斗標東誕生元會乾坤里  
鎔範衣冠禮樂叢百寶怪奇羅眼界一中端的列心腎  
注聆衛道惡慙讓萬石鐘懸太極宮

萬石鐘聲本太宏如公不獨價連城縱橫圭瓚天人用  
珍重璫璵肺腑情廉避片豳秋宇白潤孚千里海波平

弘藝錄卷十四

九

清漳今古多名跡總向芝山一段橫

賀龍南岡得子

名遂永  
新人

幢幢麾節向西還天上麟符正欲頒光遠槐庭應五色  
祥延蓬矢已三彎庚辰合任冠豎健孔釋親隨抱送開  
從此公侯須袞袞吉溪元不負賢關

送陳禹川獻績朝京

名信上  
廣人

治朝上上誇誰最顯陟尤犀淑問勞宣帝勵精褒定國  
唐堯撫世頌臯陶櫓榆去傍青梧宿襟虔眞攀翠柏商  
正運離明三十載功名可問百山豪

賀林冬嶺考滿二首

名松揭  
陽人

文峯霞嶼總崔見誰傍韓山北斗開雲漢天章酬素志  
風雲慶際顯真才近民推服心平易典學謳吟識體裁  
擬獻魯公三異績哀安預遣督郵催  
海濱文教亦悠然會見詩碑壁石邇莫道武城絃誦後  
不露渤海犢牛年宋朝試並賢良宰唐部誇惟入內僊  
佇看騰騰捧旌檄拜臺給舍快爭先

贈長泰邵生景獻達誠張覺吾所擬謁

漳南希遇跨燕台介慇懃短刺通具慶一門推好禮  
攻備兩世把遺風試憑話裏論心切欲向人前學好同  
多子清標真可勉主璋期速在磨礱

弘藝錄卷十四

十

答胡雙華二府川原韻二首 名文宗

組豆宮牆曠世奇誰言定欲負明時天生六一宜昌運  
人服文山豈浪祠一歌永懷泉味潔三年猶踐海防期  
政通民阜澆漓息報與蒲翁作話辭先泉州守俞蒲山與公約必有海濱之行

海舶藏珍倍萬奇公來况值濫觴時心傾皓月生平價  
室迴甘棠龍溪名去後祠齊市近民惟不擾皇威震遠本  
無期從茲幽谷同春律庭唱周南伯辭

已酉五月二日同張覺吾泛舟宿正峯寺

野寺疎鐘三兩僧迎賓不住下畦廬天涯遊子悲荒徼

游國驚魂忽楚憎老樹一枝橫十仞長松百節倚孤陵  
些哀罷後山村暮蕉葉頻敲急雨仍

四日復泛南溪觀翠巖

無端嬉戲省城闌粧點明如切抱琴復有採蓮多女伴  
更加朝禮一觀音鼓鞀鬧急人堪歌舞聲思不禁  
竊喜太平全盛日莫教從此變晴陰是日余與鄉尹鄭有禍故云

五日復與碧湖洪公及諸賢畢集午後大風雨旁舟盡覆余得無恙

九十稀翁子若孫同時泛宅水雲深美人按曲青霞障

弘藝錄卷十四

主

高客抽詩白玉簪何得舟航傾似海倏翻波浪勢如林  
天爲警動齊民意風雨移歸傍北巖先是余舟泊南岸有神作故及

同安劉南郭西清書院四首 名汝楠

南郭僊人海內稀辭官上築西堂輝天河誰泛張騫棹  
月殿同牽織女衣貝闕乳宮環碧落釣竿漁舫並清磯  
南來寓目真奇勝始信君恩未是違

臥雲樓

樓上依依望海波游波到處黑雲多青天摘下人堪並  
白首笑來時幾何湘子曾含秦嶺怨遜翁獨作武夷歌

不知向後更何論一任浮鷗泛雀過

明漪閣

綠荷擎雨下明漪昨夜輕雷過少後自許客星能做主  
肯同水殿惜餘聊流觴曲處枝三匝復道通邊錦一開  
鵲鵲蜻蜓皆畫意杜陵詩句未全非

洗墨池

畫棟珠簾八面擎亭危勢欲迴風行若非雲漢天邊倚  
爭得龍蛇筆底橫石鼓恨隨野火裂蘭亭憶傍鼎湖傾  
多君愛向臨流擲頃頃鍾王自在評

泉州李將軍池第二首 名朝宗

弘藝錄卷十四

主

釣月臺中見月生玉冠華髮易勝情蒼霞返映孤村背  
碧樹四邊層波明無數鯉牽池苔出一聲鴉伴野蛩鳴  
泉南此地多清曠堪嘆蹟踪到處橫  
孤亭誰伴我同來惟有橋心獨起雷閃爍龍蛇喧霹靂  
撥開雲霧顯蓬萊扶桑幾樹丹如火竹葉繁枝綠映苔  
莫道埃心真可滌停盃掩卷笑成堆

南圃書舍贈張封君 名良賈

八十八僊地上行日開南圃樂餘生網魚活掌銀絲脰  
剝笋旋樛玉板羹嫵娜垂楊希此見疎櫺重樹到方清  
幾人嬰樂辭鳩杖晉水泉山第一評

復呈張行吾太守 名志選

仕宦誇君直隸州榮參方岳罷封侯習池風月無邊味  
金谷繁華有分酬入戶喬陰勝尋壑過橋野色似經丘  
勾吳太守畱題品二妙難逢正一流

又讀黃東石同年 名潤

覺到忘形處孰親同袍爾汝自難分不辭爛醉竹林社  
爲愛雄談黃鶴雲小子突能誇上客尊兄量可冠時羣  
歸來掃徑蟾光滿一榻薰風笑未聞

郭北峯王一山王玉峯將悟菴四公錫宴裁謝 楠

源甫政孔  
楊四公諱

弘藝錄卷十四

主

四皓當年集漢臺衣冠甚偉語言開清臚嶺鶴擎松立  
北鄭重蟠桃向日堆山灑灑蒼厓真老鶴玉腴腴溟海  
活珠蛤蜊一時勝會真難得自信週逢得幾迴

莊石山叅知邀登泉城東樓次韻奉答

弄日扶桑笑游遊崑崙紫氣結成樓碧天雲杳千峯突  
鯨海風高片月秋崔顥已成黃鶴賦謫僊才得白蘋洲  
多君野誼真如許莫惜流連舉白浮

退妻家江艇使朝京 名恩廣  
安州人

遷客從來始識君計臺鄭重挹清芬似攀孤鶴凌三峽  
忽尋千章壯入閩儲峙卽今籌善策變通端的有奇勳

潘翁次第山茲選請看當年開拜文大司馬范德蒙

飲林東泉草堂用許竹居韻林名徽星詩名釋

幽居喜得對山開烏石嶺峯日夕陪已結霞窩容墨妙  
新疏月沼薄蘭隈橫秋况乃思京闕感舊誰憐傍粵臺  
杯酒天涯廿年意華簪鶴疑共徘徊

六十初度二首有序

自余謫閩海甫三十九經四十而五十而六十凡二  
十有二載矣謫彌久而念彌深至是初度之辰老弟  
泉厓至自浙水止于榕城稱觴相慶賓勿咸集廻思  
古昔希此一事亦是垂後便爲賦此

弘藝錄卷十四

齒

韶華虛度已六十忘世忘名自在閒意九苞符片翼  
忽驚千里佇三山承家素範山來著報國孤忠總是閑  
滄海爲添籌一算好傳消息到鄉關  
坡翁簪耳未應乖泰嶺雲橫尚有涯笑傲豈知天地老  
放懷祇覺夢魂佳鼓峯屹立千尋石太武遙鐫百丈崖  
回首道南叻不盡三弘小小試將諧

許竹居倪東臯鄭平川三公錫宴華封堂

何意招攜聚此堂華封今古樂無央但能酣醉歌堯舜  
必解嵩呼效漢唐貧賤未應縈肺腑賢愚端的費思量  
多公珍重斯文雅美景先揀二雨將

登萬壽塔

萬壽浮圖七級尊登臨直上頂頭存煙飛雲湧鄉心驚  
水長山高道義存元定奇蹤何處覓秦然健步此中踰  
莫嫌世事多翻覆蕭寺清樽得細論

荷諸名公錫宴陳謝

爲甚離懷未覺深無端愛謬集知音席前羅列逢時品  
醉後評談得意吟落子片時爭得失交拳兩字費招尋  
共慚薄劣難禁受寸楮聊將百拜心

弘藝錄卷十四

圭

弘藝錄卷之十四終



弘藝錄卷之十五

五言絕句

齋居五首

天開聞暫戒夜靜肅和雖百辟承休德君王坐法宮  
霞分僊署曉柳淡早春開旋解朝衣坐知從宣室來  
九門嚴禁衛清道出公侯鳳輦雲霄動龍旂日月浮  
鳴鐘郊祀殿伐鼓大明門果嶮僊桃色香塵步至尊  
日和僊樂動天霽藻筵陳秩祀千年慶明良萬古欽  
獄中解悶因取人生自古誰無死甯取丹心照汗  
青十四字押韻各一首

弘藝錄卷十五

一

不習軒轅句應辜石鼎春膨脝餐飽飯菌蟲臥閒人  
蘿月煙痕白孤冰冷稜生九州皆樂土何處築愁城  
樗軀如負重孤落本無似不解畫虎羞徒然識其白  
室寂昏旦淹焚香聽更鼓痛極欲無言簪燈自今古  
井綆硬成柱煤雖灰正吹寒爐一夜盡牛馬走爲誰  
局促抱頭宿遠除厭厭體辜暢懷千日有如意寸時無  
使乎醉未能魚也恥徒死君子貴卷舒寡過乃其事  
躍雀下庭角逗然爲我甯隙光纔自照一月不梳頭  
逡巡夢見之邂逅未能取目下抱寧馨酒終醉阿堵  
赤席帖背立寒道戰膽寬夜長無暖足獨抱寸心丹

瘦腸難稱腹愁面不如心腰帶寬些著眉頭漸漸深

支離忽離迷潦倒却顛倒覆盆誰謂幽溥天乃同照

越有憂天者七日病不汗亢極赴修川黃河截其半

行行非正行惺惺戒獨醒如何一尺面常帶兩頰青

四十明朝是五首

四十明朝是黃昏邇來交杯中三喜報先向席前跪  
四十明朝是頻聞鼓再過殘燈將自照生出兩三花  
四十明朝是先天正子時分明如夢語泰簡好男兒  
四十明朝是行籌已四更紫宸開運泰黃道啓乾亨  
四十明朝是雞鳴慶植瑞君親雖自遠百拜舉頭看

弘藝錄卷十五

二

文閣清玩二十三首

日月光堯德文章憲舜儀太平無可象鳴盛願當時

右文明祥祝

僊品靈奇別黃堂龍興隆不將圖畫意閑入紙屏中

右章服榮將

春雨禽聲滑連枝壓衆英雖呈一時巧同酒千里情

右聲氣酣心

望高傾海內威重靖堪輿不逞爲鵠志高峯得自如

右英標獨占

圖爾相思意嬌音喚小紅芳膏潤春雨占斷艷陽中

右一枝春睡

傾心秋日近鼓翼午風長簡立離羣德山凝謝衆芳

右五德中天

燕閒徒煥煥野適自呦呦霄漢長途遠慙慙作伴遊

右鹿鳴開燕

平安閑勁節字乳控羣情率土采芳滿何勞牧羝生

右抵乳高風

江上秋先得芙蓉並帶開芳菲還帶子含笑傍重臺

右三子聯芳

黃菊張羅蓋分明五馬侯秋風元得意把玩自悠悠

弘藥錄卷十五

王

右五花叢蓋

霜波金顆重蜜釀玉膏涼手剝沉沉霧閣開細細香

右香柑並蒂

錦簇繁英吐珠房絡繹開動人非艷色結子傍秋來

右榮實先登

羨汝眞英物翔翔未肯先秋風毛羽健萬里一風前

右山谷遷喬

養翻雲霄上思隨鸞鳳遊九臯旋得意長嘯跋王侯

右攀鸞附鳳

早秋庭院近簾薄動馴禽啄老琅玕實蕭蕭隔遠林

右一葉先秋

蒼雪遞天來幽禽意若何同胞莫相棄取次待融和

右六花報暖

戀故攜新子迎風占嫩枝烏衣偏自得莫訝太差池

右春風燕友

淺水深菰翠平沙蔽荻秋無懷空澹澹有樓自悠悠

右秋浦鴻賓

人皆辭白髮爾獨不嫌名薦食珍珠顆何心閱世情

右白首功名

青蒲浮博覽江樹帶叢冠岸春消得枝枝巧耐看

弘藥錄卷十五

四

右黃庭風韻

三月櫻桃熟珍珠箇箇垂小禽知介特不語向高枝

右葉心朱實

寒香羞粉玉幽媚怯春和不染啼鵲血相思到也麼

右檻外茶蘼

百感悲慈鳥千秋報鞠恩卷終重對此不覺淚銷魂

右百感感集

觀陋巷井

陋巷千年井簞瓢一味香君看滄海變不及此源長

望五雲山二首

朝薜升華頂夕涉理朱戟矯首五雲渺飄飄吹落風  
吹衣莫吹裏涉江莫涉深桐江絲裊裊牽住客遊心  
六言絕句

畫紅葉美人

秋葉難通春信彩毫不寫愁眉漆室翻然有恨班姬何  
日無思

畫曉僊對美人唱飲

竹葉香浮僊蟻梅花細約芳姿不與東風著眼任他桃  
杏淋漓

臨安道中四首

弘藝錄卷十五

五

淺竹竿邊鵲鵲枯楊枝上蜻蜓沙根白水間渡木杪斷  
橋挈瓶

綠戶青旗小店乳鷺香稻花瓷木槿繁華有貨梧桐樵

悴無枝

瘦稻誰家幼婦絲鬟銀櫛堆鴉不道高聲語笑風吹溪

水成花

橋上晴雲四際景山石鏡齊攀烏帽青衫候客鶴軒絕

對閒關

富春道中三首

蘆背蕭蕭秋月葉心冉冉霜朝緩棹輕舟乘興傍山帶

水臨湖

小槳輕飛兩岸白雲無路隨人村家一子抱贖野店羣

雞報晨

紅樹春波藍嶂畫圖似隔雲橋問道眼前生計竹皮草

茭灰窰

趙南溪山房四首

小竹低簷短徑重櫺遠樹高枝千里美人如玉翛然紫  
我懷思

博局兩人爲戲分明勝負隨時蛺蝶紛紛笑我黃鸝冉  
冉多思

弘藝錄卷十五

太

世上義農何處天高南極星明七子清風榻下我來偏  
愛隨行

山荔風吹色膩園桃日映紅腮無限漳江滋味都教逐

客嘗來

七言絕句

宮詞十首

八歲承恩進掖庭守宮常伴體盈盈十三學唱琵琶曲  
彈得君王不忍聽

十四筵前鬪細腰翠盤歌舞不勝嬌芙蓉未折枝頭露

楊柳纔分月下苗

法曲多因內諍傳霓裳羽扇集諸天獻經白馬唐三藏

渡海青雲漢八僊

羯鼓霓裳次第聞天邊舞隊百千羣繡毬獅子拖長錦

白鶴僊人駕彩雲

尚方製出樣纔奇一色明珠綴陸離罕士乳鶯啣寶蓋

盤中翡翠熬玻璃

聞道傳宣賜輔臣太平同賞上元春金花墜地黃封美

繡袂垂肩寶鑑新

聖壽筵開孝兩宮黃袍影裏見慈容西王母坐瑤池上

南極星臨紫氣中

弘藝錄卷十五

七

五鳳樓前宴百官珍珠五色水晶團大官簇簇天厨味

掌醢紛紛內法饈

殿上名花百樣稀胎容靜拂紫羅衣至尊喚與三宮賞

奪得紅綃半匹歸

聞道官家喚打圍楚好一色縷金衣柳腰銚裏藏身去

月發花前得勝歸

和大司徒孫九峯晚節園詩二十首

白玉闌干綠綺軒三台禁地列天垣司徒起佐含元殿

太保重新晚節園

夾日誰當奏賁臨玄黃重藉下丘林忽驚草木皆春意

老餘長條望轉深

九峯七澤產奇翁華髮朱顏映旭紅朝罷玉樓卻不寐

小窗靜對鼓南風

王道荆榛已有年中典元聖豈徒然欲知復古心真切

八口之家百畝田

計臺初返又當旋直道平生待百年不負簷前松檜德

依然畱種五雲邊

負棟元從合抱尋千章橋梓已成林君看衮衮公侯相

總是巖巖柱石心

郢歌楚調足高吟况有閒情物外心一鶴扁舟湘水曲

弘藝錄卷十五

八

誰人孤嘯九華琴

紅藥翻階未罕哉曲屏高蓋出新培赤松有分容吾老

碧草無心聽汝裁

鳳臺黃鶴各推先宇宙高名日月懸金石琳瑯煩太史

他年刻畫大家傳

臣心地道總含章環拱天樞萬國光昨夜紫薇垣底望

六符齊並泰階長

岳陽樓閣對君山湘竹蕭蕭滿目班公向江湖憂轉切

暫教覓取片時閒

誰從白雪望陽臺儒雅風流次第開我樹我園君莫訝

秋光一夕與培栽

鸚鵡偃洲赤壁圖乾坤容我未虛無晴川乍信還鄉夢  
小月方調伴鶴雛

陽春賡唱代非迂稽首虞庭蔓草蕪珍重清朝鳴盛日  
鳳毛麟趾屬文儒

上林三月錦成堆老節寒心獨自裁却好春禽冲曉過  
低低聲語短枝來

歲寒亭構四松坡當日清樽共解酲宇宙同心今二老  
丹青竹帛意如何

獅崖象嶺共山焦靈傑同公起一朝夜雨春雲殘雪後  
弘藝錄卷十五

濃陰添障石添苗

新竹籬叢四五杆鸛枝風動奏淙淙園丁解與偷南榦  
勾引看看出大江

鶴步臺中鶴伴知瓊樓高處動吾思願將一派河清水  
滿滿藍田產玉芝

憶從天上識安期陸海塵踪魏所知今日星雲瞻麗則  
切臨山嶽繼松詩

重過采石十首

采石江頭楊柳枝牽帆繫纜北風吹暮雲亭上十年事  
猶似青山不改移

渚宮寂寞舊山遙綠水高田映碧迢花鼓夕陽朱戶側

唐賢坊裏夜蕭蕭

江潭迴曲山潛山石齒參差浪暗生詩賦不須誇鬼泣  
魚龍早已騁先聲

轉帆向午風欹棹按柑回瀾日轉斜待過謫僊樓上望  
梧桐幾處竹籬家

娥娥霓裳隔浦傳秋雲散落桂花筵明皇殿上翻新譜  
妃子宮中正如賢

三山如畫倚青天雲樹秋風暮影前猶有當年釣船月  
錦袍不動鎖長烟

弘藝錄卷十五

十

雲觀霞窗隔岸賒碧桃鄰近又僧家北風蹴地長江濶  
吹落僊樓淡墨花

古松刺刺出青蒼轉角丹崖紫繡長爲問山僧蹊徑險  
峨眉亭畔卽羊腸

隨車殘日照蕭明振攝衣冠獨自行針樹千家朱棗實  
渡砲三匝綠藤成

魚柳千門困飛鳬折取紅蓮作短襦穿過芙蓉花外去  
鴛鴦秋水戲蘼蕪

七絕句 有序

一鑑亭成榷事閒暇頗以栽花引水爲樂願不久別

去矣因憶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嘗  
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取次東風勾管來之句押韻七  
首

橫舟無計覓雲我秋水芙蓉笑自開一日春風亭草動  
楊枝滿院隔牆來

庭下紛紛百樣裁寸長尺短一時開分明識得乾坤意  
造物難同各自來

萊公手柏昔年栽澗雨參天帶雪開但得堅心常似此  
不愁平地捲風來

玄都歲歲把桃栽堪笑劉郎爛熳開公道世情閑閱盡

弘藝錄卷十五

上

東流一任大江來

水面飄萍墜絮我風詩羞采廟庭開若教一色顛狂性  
辜負東君著意來

鏡裏妍姍人自我無心止水鏡中開人心似水還如鏡  
任爾紅顏不換來

無取白璧不須裁抱得雙拳十指閒不學江淹徒短夢  
眼前把弄出將來

竹枝詞 有序

昔東坡作竹枝詞以弔荆楚四賢余竊效之因廢原  
韻將以爲伍子胥岳武穆徐太學于忠愍四公伸一

吟馬

營君報怨幾思深一日龍言谷反岑馬頭鳴夷水上沒  
朝見成海暮成林

吳門白盡雙眼苦轉眼越兵已及至今怒氣作寒潮  
灑向人人皆掩泣

春秋大義戰聲聞長驅直擣清中原二帝遊魂空悵望  
誰知海變是當年

墓門荆樹餘三尺枝枝南向天邈入有時風雨萬壑雷  
似極奸兒報忠直

從茲世運踐華塵誰作荆卿西入秦徐生一門爭死義

弘藝錄卷十五

上

凌雲臺上如輪

父子詩書洵悲咽此身拋擲如枝折何事蛾眉四尺軀  
不勝哀怨悲長缺

大明正出照六虛卑卑一犬當關呼隻手擎天功補日  
當時後讓澶州夫

如何不學赤松事使我聞之雙墮涕瀛得乾坤七尺軀  
光掩南山一丘地

楚人哀怨良足多三閭制作高嗟峨赤壁賦成老坡歿

竹枝短唱聊悲歌

緩緩歸 此臨安里語也  
東坡常效之

新生女兒十八嬌探花不避嶺頭遙緩緩歸來猶自可  
並頭連理莫來樵

覓得花枝緩緩歸道旁寧得露霑衣待過明年三月節  
柔間零落往來希  
花希尚可景希難緩緩歸來自在看不信天邊桂花月  
幾人相對倚欄干

艷曲三首

大姑過橋呼小姑紅裙不著亂雲梳離邊雞乳不下水  
溪上鷺草笑殺渠  
小姑回首望青山正見收租滿担還不顧路旁偷眼看

弘藝錄卷十五

三

安排笑臉看花顏

花顏無粉亦無脂高髻長拖兩道眉莫道山中春色寡  
天然真意正相宜

席上聽歌四首

姚黃魏紫絕無音四月蘭開價比金折得一枝揀一醉  
祇愁不盡惜春心

指上無絃沒有音肯將詩句換黃金黃金可盡詩難盡  
寫出乾坤造物心

斗酒千篇已絕音揮毫一字抵千金夜來得祝聯珠什  
抽起春蠶不老心

報道春來百巧音花間黃鳥色如金若教能舞還能醉  
絕勝尋常酒面心

見雪五首

立冬百五始見雪蒼奪玄幾萬里同獨向最高樓上望  
光明映照舊郊中

近郊燈火望長安聞說傳宣觀百官今夜黑雲隨意捲  
明朝紅日舉頭看

街頭瓦礫盡頭瑤萬壑頻填向北宵但見雪山隨處有  
不知雪水幾時消

雪深不掩棘刺出客病轉劇如亂麻踏遍郊原何處問

弘藝錄卷十五

古

此中那得有梅花

玉河橋水尚流浙外面凝寒那得知欲向天邊問消息  
雪漫路滑不勝悲時駕駐通州

畫菊二首

水閣清秋饒夜色粉香脂膩上羅衣酒盃不厭風前景  
披得三花醉未歸

素娥何慊淡雲裝薄試風流減艷粧深謝水曹評品後  
國華千載配盧王

冬筍二首

爲說江南四季春青青弱筍迸霜晨掘苗養竹資生活

百畝菑畲八口人

一金買辦十金償十月山深無符管縣吏敲門能保甲  
先將青竹賣錢當

茶樹二首

茶樹開花亦結子濃華不與衆芳同若教花藥連枝取  
此樹應無止渴功

山人種茶茶辦悅淡白嬌黃滿路班爲惜春芽供買辦  
有花不折向人間

第二首  
雷備高氏夜夢金甲神人來同寢席驚覺因呼仲

弘藝錄卷十五

五

英雄寤寐自潛通介胄分明是夢中爲我來賓餘半席  
夜深一榻錦溪東

昨過蕭寺名園地云是錢王衣錦丘不道題詩閒作伴  
月明親到短牀頭

美人吹簫引

姑射仙人吹玉簫春心未托早梅梢洞庭夜濤蛟龍吼  
腸斷一聲靈石椒

五世孫候選知縣錫蔭正字

弘藝錄卷之十五

弘藝錄卷之十六

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閩 樸菴葉邦榮  
螺江陳 淮 選次  
四世孫遠平重校

賦頌詞頌

祥葵迎輝賦

竊聞七襄之義洞於風旨燕喜之頌流於六藝詞岸  
淵兮奚其竟室僭窺樊圃驪爾狂夫賦曰

惟烈四葉將開司封啓鴻業揚休風垂裕恩拓無窮錫  
亂錫祥紹爾承祖於是乃詔女士徵淑媛締縈婉序仁

弘藝錄卷十六

十

賢凝宵明與燭光兮媽湘娥與洛英帝登比其相攸兮  
托蒲陽而宵盟米夷灼而來崇兮天一貴而禮庭解女

祭而醺鄉兮祖女養而尸烹勾陳噬其負與兮招搖慘  
其揚芳肆翩翩其來續兮風南國而戒敬卿切冠鹿蜀

以爲佩兮差鴻鳥以爲羹詩麻介而延祥兮長庚吸而  
誕精粵惟卯金之苗裔兮厥高禰以遺緝芸油其垂

蔭兮沉菴剛而微蠲紛既姤而好修兮雖有鞠庸何虞  
迫棘心之劬勞兮宜聖善之不可踰爰有東樓元公西

離上士倫冠珍儒能魁三事亢俊攸其潔白兮夫何龍  
德雙渡之潤敷也玄將鵬夫大噫兮搏扶搖而豫之芥



負杯而華航兮鯢鮓首而去之蓋君子儻然抱精含毓  
欲英吐馥巖凌峭藩之間惟夫所以電發雷奮發駭雲  
迅呼嘯而岸壘不可單論者乃冥舉鴻峙周公之案佛  
乾亮坤雍九皇之志總八寶之十相與峙乎論道之宮  
於是天子乃雷大賁之惠登孝治之堂戶青陽提總章  
歷王階步金非經緯天地充塞海隅昭晰日月延五幽  
都霈乎渙汗瀉乎耶耶嘉興宮錫晉既繁祉慈兮鬱鬱  
彫兮侈侈時則相彌陽九律中無射金彪林薄炎焱蕪  
靡颺颺颺颺凌絕景而臨浮埃兮飛龍從而走徊徂牽  
牛之符挾王帳而超金根兮肆建織女而騰襄齊輞輞

弘藝錄卷十六

三

以軌軌其相擊憂兮燦爛綸綸緬以成章南箕北斗  
以雜沓兮昨衍流亂羅布而鱗肝辰參昂畢機張而虞  
發兮洪紛交錯鮮以彌量於是神女迺降崇焯燦隱燐  
沃若極流雲以爲衣兮紅蒸霞以爲綺璇玉露以爲佩  
兮帝素霜以爲裙修虹厲其垂帶兮明月視其懷珠排  
鳳館而鸞圖兮濃郁瀏亮皓以瑜也擠蘭闥而芳爐兮  
綺旋鄧何嫺以郁也於是椒房文室永巷靈術離宮壇  
曼僊掌金狄施靡颺颺推唯紆綺金鋪夜燦洪鑪宵蒸  
必苾芬芬倍昌容與木羽兮儼征僑與僊佗介宓妃而  
清卮兮寶王母而周旋爰有嘔絲之姓浴處之女大鷁

少鴛粉緋容與戌亥圭削丹木羽鳳髻千段玉鈞天鏗  
肱而隆響廣樂翕習而靡曼玉膏沸湯而流行醴漿泌  
汨而泔淡員丘東阜軒懷西兌赤泉南沐甘淵北泛飛  
黃之所不經吉量之所未踐斯固皇德荒於八埏而薄  
域疆於無算也爾乃首攀璇極足躡紫都進參太陰退  
攝瑤樞煬熒雲裔縹蔭華芝胎雍宗公欽饗考祇重誥  
繁錫五鼎和旨割鮮鸞脂拖朱曳紫日以爲娛於是爲  
之頌曰於樂東樓緹晦敦兮皇寶其膺猗履殷兮匪歌  
之助遐彼淫兮作對袞袞閱麟吻兮桑田之羨滌易津  
兮來支雲葉承世欽兮

弘藝錄卷十六

三

四壽延祥賦

有紫薇主人者乃抱真含炁居靜守默方闢化以無爲  
而布政於有截也於是水晶僊寶過而請焉主人曰吾  
聞鴻臚之世品類區分體立道達爰有至人寶荷得聞  
乎曰未也主人於是闢朱所啓金鑰攝瑤圖開畫閣掛  
僊寶於上座而願陳其大略也爰有丹青哲士繪事宗  
工托頌禱於有象盡物理之形容若曰靈椿結構如雲  
芊芊鳳翼葦葦龍麟漆園春兮有永燕山老兮無垠介  
高堂之眉壽欽具慶之弘仁嘉義方之敦篤賢丹桂之  
繽紛載惟靈鶴其羽翬翬轉如輪圓頸宛若丹砂粒

兮朱頂迎氣輦兮碧落輟九皇之嘹唳昇雲霄以軒翥  
揚敷錫於九重聲洪恩以三匝乃若靈芝出應昌時神  
和滋氣氤氲布基末房沃若金葉陸離追琢其章仁者  
受之茹之爲餌餐以忘飢延年姑範却老安期俛佗染  
指木羽虛僂泥化黃包脂播玄施陰雪無侵明水孰滋  
祥雲擁轉甘露紛披普產商山今伯武夷鴻寶不傳妙  
旨安知寶曰止哉主人曰未也夫火記六百應錄受圖  
參同三篇指趣不殊真人授訣號曰黃輿探道之秘泄  
天之符金丹粒粒大藥銖銖入火不蒸造水不濡成形  
似有返本若無類如禽彈狀似蓬壺朱爲表衛白裏貞

弘藥錄卷十六

四

居天如彈白地如彈朱森羅軀殼包攝寰區攝治并合  
赤色門趨五內霧散風雨時需熏蒸四達金性不渝萬  
年秘寶服食常資意氣悅懌顏色童姝黃髮兒齒周旋  
慎諸茲惟長生之秘訣而靈丹之元樞也爰有至人守  
真抱一崑崙之岡壑峒之壁立宇崇壇布基展室玉塵  
淨掃朱草狼藉瑤階納陞綺羅重席琅玕朱檻珊瑚間  
碧星冠冕帔炫耀月日渴飲瓊膏飢飯鳳脂麟脯如蒼  
鷲膠爲炙顏如姹女精返童德把籍長臨含章抱膝祝  
示神既飽玩皇極齋心齊志冀請所益乃有硃砂法鼎  
偃月真爐玉帝受記義聖指途后羿扛鼎夸父奔扶女

鳩鼓談應龍賜袪王母喫水箕伯吹噓廣成分剎軒輅  
操壺八公攝鍊太乙降座伯陽爲輔希夷爲佐若乃孕  
育天地混含太極鍾鍾萬象根抵神易先天定位納甲  
藏乙區機四大火候六十乾坤上下坎離合德化壯四  
卦周旋出入月節五六經緯有寄往來弦望盈虛消息  
既濟未濟如圖無感至於連蜷東麓敦固西顧七宿前  
翔玄精後舞丹液如鉛黃牙如羽鉛汞如丘刀圭如土  
將廣授於人間而問老壽之靈圖也賓乃矍然而起喟  
然而嘆曰有是哉吾聞太上立德其次引年德立萬古  
人胡能先故夫仁義者被服之金華也祿位者治世之

弘藥錄卷十六

五

河車也動靜者踐形之熬樞也樂壽者脫屣之流珠也  
孰秉其專孰會其元孰造其玄孰歸其全其主人之所  
兼乎主人離席而謝曰願聞命矣乃展圖濡牋成章而  
退

鴻恩後孝頌并序

夫孝者性之衷也性之衷故恆恆故思思故微微理歟乃  
若熱衷之磨情而顯晦之殊致人但知捧檄之喜而莫  
繹負米之悲矧其夢寐乎茲三牲五鼎與夫顯親揚名  
均之孝子之心也長風在天落木在地如其命何哉故  
不得已而措之思也思之無始存之有終以優然之念

而付之偶然之感寧無冥以主之者耶聖皇龍飛薄孝  
善治化天下以禮待廷臣以恩鴻施之詔凡幾下矣而  
吾根田蔣公共際其盛問之曰近侍也限之曰大行人  
也人人之所同被而公獨斬之衆心之所不期而公獨  
思之是故冥以主之也始公以弱冠進其先君樸菴母  
孺人徐實司教事在庭之日無以異于在疚之心也是  
故幼所學壯所於行書所爲夜所於夢雖偶然之感豈  
皆或然之天乎臣移其忠子達其孝誠非一朝之故也  
餘慶之所積故禎祥見焉精神之所會故朕兆形焉且  
公之爲侍御官中也由巡京徵以歷外臺聲著也

弘藝錄卷十六

六

其先君於樞中作聲  
故記之茲其驗也詩云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其斯之

謂矣大祀適成顯號攸錫已待御也而履慈威贈如其  
官繡衣象服光生泉壤詩又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庸  
非是之徵歟某不敏竊比於學詩之末爰思始效於熊  
罷再興於旗旄大人協其吉小雅存其詞僭綴蕪言用  
昭大慶頌曰

顯顯碩都悠悠具區姬權其會吳宅其朕榮啓樂郊嘉  
維至德是曰姑蘓陸蘊川襲爰及言游實惟嘒藝富視  
百官學植高第天特其英人棟其材福德攸鍾百順斯  
來蔣氏之先奮於震澤蹶蹶其生洞庭是宅山則奇靈

峯巒崢嶸七峯鸞革萬笏天平水則澄虛襟帶滌紅納  
早三江量挾五湖是有潛德是有間孫離珍以鳳跡寶  
實麟樸菴恬恬弗于于耀天胡忱旃而弗食報王藏於  
淵魂返其堂斯是碩人悴日未亡守金子慎典璞孔溫  
風來無色花落無聞其斯之時枳田尚棘孰孰在廬粲  
粲懷璧孟賈閱陶範令儀圭贊夙成圭器攸歸昱昱  
山山順順旆旆秋月舒華春風颺麗體廣不敗性止無  
波叔度汪洋伯淳融和乃如之人惟皇鑒格爰啓其衷  
以答明德通微於思若羹見竟輟轉無歡寤寐劬勞爰  
有明徵陟降庭樾孰謂幽明而焉隔越厥夢維何匪誕

弘藝錄卷十六

七

匪他未憑輕蝶匪向南柯七寸已閉化日亦多云胡營  
咳若聆誰何棺則有聲夢則有聞九原可作非敢不忻  
爰起而泣撫膺嘆息嚴範遐遠孰告其吉載書於程載  
簡於編世鮮大人式候其占粵惟癸酉歷更辛巳名占  
先標路當廡仕載馳載驅匪敢告曉將母來諗遡顯其  
親帝曰維駒爾勸余許爾材余虞爾抱余孚斯是國憲  
維邦之彥是乘是猷是曰臺諫白筆汪汪鐵冠堂堂維  
爾直道觸枉犯剛內避青鵷外持繡斧耳目所需時敢  
余侮公拜稽首肅命祗受愚臣寸衷天子萬壽宣也行  
行貴成就張賀也陰德不肯不急策歷近畿大巡南國

閩越之疆建溪之陽兩谷方春鴻恩幸將越歲庚寅日  
維長至闕丘屆終南郊伊始天子曰都大報收成溥斯  
純報及於在廷子榮其親臣載其君慶此一人賴之兆  
民公曰樂只余微之使諒此而無類時昔夏辰  
暨彼佳宵白雲驚空孤鶴在霄非此之感于焉孰拾贖  
贖小子通於世誼聞之載忻三嘆其異國之將興家也  
適昌善必先知祥獲數儼大人寔寔猶人提提昔也杯  
土今也封題龍章煥奕雲漢胎回於千百年道有豐碑  
賞錫幽光頌并序

今皇帝元祀詔若曰都爾多主禎我王國維王之休厥

弘藝錄卷十六

入

父母劬勞鞠育以貽王之休錫尚懋哉時不當什什伯  
存有顯號歟有隆謚至榮也甲申又詔如元祀時亦不  
當什什伯存有號歟有謚異數也戊子又詔至是乃三  
錫焉蓋數之至異千百什載之罕際也而古濱見異王  
公際斯盛典喜且嘆曰惟某以全而受於親不能以生  
而顯於其君竊有感焉進余而命之余曰夫時之與幾  
天下之至權也亦至妙也且也夫人而割股屬羣以事  
親也夫人而顯親揚名以事君也夫人而濟時遠道以  
立身也而卒或不能同焉者非時之然乎時矣而轉移  
敦篤之間大有間焉者幾也公昔爲郎曹視余所同轉

執蘭臺視公所獨幾之至妙而莫違之者也夫人命爲郎  
則亦耶矣命爲侍御則亦侍御矣是故爲服之侈等夷  
之遇也泉壤之輝寶德之耀也吾聞質翁自壯失配頽  
人侯侍御公甫弱冠也而嚮特卓犖之材已顯發矣先  
公峻執高義終其身寡偕吁嗟乎執義之堅秉德之充  
乎無何侍御公擢魁東魯賜甲龍飛公方康和保艾聚  
美徵慶樂可名言吁嗟乎食報之隆義方之篤乎夫倖  
致者無終身之舉寡行者鮮既沒之榮膚受者之百年  
之嗣余既於公重有所感然幽明限隔無以表盛德之  
形容乃作頌一章告於神明庶幾一唱三嘆格予誠敬

弘藝錄卷十六

九

已頌口

維明明聖維敷言是正皇最斯聘維聖賢孝於錫於老  
顯克之肯厥冥有神厥亡若存無間乎親濟陽之東岱  
嶽之鍾猗彼令公令公之碩德音孔若帝作對作合睟  
睟三槐充棟之材王庭聿開愍我碩母倪天之助思媚  
思祐中道背阻令公呱呱吾有令孤令孤惟何克俊克  
茂遐不艾後彼旨之臧彼曰之將吾忍吾張番番令公  
義聞不已予曰有子予曰褒爾士子曰多材藝子曰攸  
廉仕東海之湄令公怡怡以介爾祺爾祺爾爾爾壽則  
稀爾玉斯歸時則戚止余懷之矣惟爾同徒氏帝曰司

徒氏妨哉民事爾材吾異爾制斯利爾節斯員爾臺斯  
類以植萬邦以振百紀綱帝曰予康帝曰予康維南有  
土維汭爾斥瀟維義斯溥聖漢洋洋懿號孔彰穹誥斯  
煌月朔之交飄風自西侍御提提亦既愉止亦既吁止  
驚胡適已維予小子世講之雅厥迪忱達人孰無生厥  
誼胡猷厥觀胡名人誰無勸棘心三東聖善不獨錢唐  
之沱江水倚倚高風望望攸攸怙怙爾之蠱王事攸  
盛盛美孔殷聲容云云靡不忻聞嘉此令章徽音不忘  
萬年斯咸

海山遙祝詞 五序

弘藝錄卷十六

十

荆郢古稱樞鍵喉襟之地予甫簪入仕獲遊於其間問  
其山曰左衡山右巫峽施黔引其前金房遠其後是故  
夫山而匪拳石之倫也問其川曰左洞庭右岷江湘潭  
漭其南漢沔經其北是故大川而匪一勺之源也夫以  
山川之氣所蘊必有大人興焉嗚奇磊瑰雋偉而不羣  
者豈少哉於是而問焉則有今三湖公又若予今侍御  
龍洲公夫天無形山所以穹其形地無脈水所以演其  
脈人無表嗣所以神其表以予觀龍洲公之若人也其  
宅心汪洋渾瀚澄泓而無際其居儀深靜沉粹鄭重而  
不浮其積學淵源瀟蕩精微而莫窮其闢才長大含畜

舒瀉而難盡是故其心之廣者其德基以皇其儀之著  
者其禮崇以範其學之富者其義單以規其才之遠者  
其養純以和是故所使知於三湖公曰樂道人善也曰  
諱稱人惡也曰忠可庸而信可覆也孝可移而悌可弟  
也曰守不可渝殺不可辱也進不可干退不可緩也若  
乃義農周孔之理其父象象之數經義治事之能文辭  
雕象之末皆其素之所優至於體驗之實學作新之明  
效樂天之至性願養之全功尤其心之所獨得乃今倍  
年耳順六十有六歲康強樂止優游保艾義顯號之榮彰焉  
緒之侈而龍洲公方膺廟命經營兩浙方春介祉二月

弘藝錄卷十六

士

誕辰登吳山之巔挹海水之波某小子從而拜手曰維象  
孰為大維斗為大是以南極麗焉水孰為大維海為大  
是以長江赴焉觀山而不仰斗無以為其瞻之望觀水  
而不涉海無以典罔極之懷公今巡斗野之墟南極瞻  
乎其在上矣睽滄海之涯長江儼然其在目矣詩云酌  
彼兕觥萬壽無疆某不敏敬陳樂韻五闋俾工歌之以  
侑賜云其詞曰  
仲春二月天氣晶攀花走馬江邊行豐茸濃縹麗景明  
軼蕩揚厲威風生深頰淺紺何藉菁蹶萬百苗饒華英  
飛翔儀璫稟性靈獻技來舞方在庭一闋遠如霞光引

彩文近如黛色絢丹雲吳峯越溪迴出草清絕妖妙彬  
郁芬左顧扶桑之佳氣右瞻天目之飭氣金樽離離不  
可以籌算鸞鶴交唱而續紛二閣輜車踴躍會如龍行  
烏立鷹馬青葱雷山之巔海水東來宮貝閣何龍提僊  
人黃鶴時相從安期一夕陵長風投桃為報色鮮紅舉  
觴高會岳樓中鈞天僊樂散青空三閣繡衣再拜旭陽  
前陽昇山海壽無邊大松倚天八千尺此日亦照八千  
年中興王氣鍾湖南箕嘯禹錫五福驛烏紗白髮人中  
僊庭偷盡錦誇世賢四閣楚吳突起千人豪楚鄉吳宜  
鳳相吻風雨夜半雞聲吸對牀聯膝奉吟毫千里登堂

弘藝錄卷十六

主

拜壽耄耆賢敦契禮所褒匪躬蹇蹇王臣勞摘詞遙祝  
海山高五閣

武夷九曲歌

昔屈原既放作九歌余雖形容未瘁顏色未槁行吟  
山水之畔作武夷九曲歌其詞曰

漢森兮河品邇將乘兮上井風馮夷兮鼓枻介列僊兮  
抗旌反顧兮眺景亭幔幔兮余將以勞報余兮瑀瑀抱  
余兮箕柄左余兮絃師右賓雲兮曲之一曲兮始撤日  
長兮山白

輟轉兮迴滌子丹轉兮臨穹汨汨洋兮何底怯涸涸兮

正中亢堂堂兮卓犖羌直道兮匪躬彼玉女兮清臚顧  
斯名兮內証會是介特兮妖以姣容余兮下拜兮丈人  
之雅庶幾巖巖兮參岱之風二曲玉女峯子欲  
三曲兮浮颺仰高兮錯堅大藏名德即嚴故云旁無趾兮摩  
無有臂倚倚兮造天擘掌兮水上濯足兮水下戶伊人  
兮水中蒼蒼兮何處樽酒兮壺漿三杯兮徜徉馭鶴兮  
倘汝執駒兮自傷

弘藝錄卷十六

主

我心兮懷妖

大道兮為公崖深林錮兮無遊踪宮牆兮誰顧俱嘯煙  
兮吹霧崖之巔兮間岑天高昱晶兮燁乃心林之曲兮  
天若朝鮮暮照兮春前夏樂窈窕深兮廓清大隱兮稱情  
悵悵兮誰主充耳兮無營余素慕此山水及編管於閩  
之禁會不若是故嘆之  
遨遊兮便娟擬芳兮佩荃僊掌兮浮動日華兮翠煙余  
美兮皓齒紅顏兮綠珥倡歌兮夷猶踴躍兮汝爾巫山  
兮六六三山兮不足洵樂兮茲丘忘情兮釋谷  
七曲兮波瀾八百兮我陟何為傲世兮容悅衣上兮清

風帶問兮皓月浮雲兮去來不顧兮如蛇僂人兮縹緲  
謫居兮蓬島所好兮從吾優游兮自老

四四兮已成復坎兮將陵巖巖兮高下擊之兮無聲鼎

螺兮噤噤復兮兮衆形山有前見石天巧兮斯盡鬼削

兮肯能黃冠兮鼓師指幾兮過之會孫兮安好會合兮

無期

山稿兮原舒源長兮流腴窮河兮九曲問津兮玄都桃

花兮人面雞犬兮茅廬桑麻兮什伍松竹兮居諸三蔡

兮陳跡二杜兮丘墟懷友兮如昨布衣兮吾徒

中五翁豐先生

弘藝錄卷十六

古

吁嗟先生爾其沉沒渺冥遊於九土之齋乎抑返精靈

魄歸於列星之躔乎將狀紛囂抑棄醜醜醒然而獨全

乎亡亦逍遙容裔夢食於前乎其將歎歎彷彿抱疹

之疾病慟於皇矣之天乎我乃呼天而訴曰寧惘惘闕

闕蓋以寂乎將岌岌杳杳口以戮乎寧渾渾噩噩遺以

默乎將翕翕戢戢指以核乎寧茁茁汨汨沒以藏疾乎將

素割蹴蹴以無釋乎寧支離洪濇以愍嗇乎將鋪敦淪

喪以空國乎帝乃告余曰有命粵在正則之甫厥惟初

度之同匪攝提胡卯生乃庚寅實以降叶紛既姪吾化

醇兮夸獨秉夫內靈風矯矯其含章兮芝曄曄其吐英

責離離而用藉兮鴻衍衍而漸征朝握蘭以爲佩兮暮

揚藥以爲旌樹芳桂之歲隼兮亦同時乎奮榮陽甫交

而爲泰兮龍見天而文明夫何祥穀之忽生兮且已拱

而夕呼嗟嗟眉軼之在庭兮會誰得而與京蹇而節之

兮吡兮忍鏗闕而去之谷神聖之如是兮寧屈勉而負

之流中靡而獨存兮因將止夫如也道南行而景從兮

亦以齊夫粵也英粲粲而菊秋兮歲仍仍而柏寒倏屹

屹之迢迢兮羌漭漭而忘歡嗚呼哀哉泣羅水兮浮漣

彼正順兮如日周天賦鵬鳥兮躑躅彼壽考兮如雲載

谷閩之山兮劍之木生有榮名兮死胡適已霜之晨兮

弘藝錄卷十六

古

月之暮思君子兮不能以惜嗟哉嗟哉山可夷兮水可

竭千秋萬歲兮心不可滅

江母王太夫人些詞作耶聽編修

於離者靈耶惟皇些厥章匪妄厥頌匪唯些厥

縷以圖洵不可象些些操彼修軀何恨恨些重日戲

哉惟玉之良些孕乃擇丘曰崑之陽些帝所受姬媼琳

耶些琪璵璫瑤瑤些在璞而膏潤惟堂些考司瓚

獻若琮之黃些須聘於天饗之帝旁些爰有席珍惟德

行些璠璣飽美琬琰將些若珣於璵璣以璜些璵璠璣

璆昇無疆些薦案于庭貽厥芳些璠璣文璠璣何些

乘珪以朝覲姬姜些琦錫孔殷寶命揚些肆圭也商載  
弄璋些球琛琬琰產寧雙些若冕而旒胸重聯些若  
璚而垂左右璫些若爲完璧歸乃藏些若爲玉棟陳廟  
廊些若爲大珥禮郊當些藍田之蔭胡可量些環瑋珉  
琥堅貞剛些五福駢臻琤璫璣荒些玉衡告告玷厥梁些  
嗟彼大母人胡不傷些來告德音嘉乃幽邪些房裸解  
解靈其來享些

弘藝錄卷十六

去

弘藝錄卷之十六

弘藝錄卷之十七

銘贊諫七

堅白堂銘

州公署也爲主事李寅廣其義曰

念聖則賢戾哲孔愚匪顏之僭惟士之趨欽彼時中爰  
茲典計伊胡屑以懲于匏繫匪淬曷厲匪汨曷澄利而  
滑者速其已承凡厥攸躋金玉混成余慘不聰代布斯  
楹

三物銘

邵子按權於荆署事很藉不整或告之曰積敗衡折

弘藝錄卷一七

曷已諸邵子曰不可因各較置而系之銘曰

嗚呼汝積不損汝覆汝戒汝盈汝成

嗚呼汝衡世惟不爭汝安得平爭汝平枉汝爭汝心無

偏悠悠若天

嗚呼汝度人欺汝長短汝不失尺寸盡一汝身汝無徇

人

顧六泉生祠像贊

并序

盤間詩崇愷悌而父母之名克顯傳首循良而存愛之  
誼恆存自昔必不齊之賢夫子稱之曰魯無君子斯焉  
取斯人於鄉曲之情豈其無耶吾錢塘顧侯六泉生而



質美恂恂似不能言長而德成休休若自其口有退然如不勝衣之貌有隱然無欲上入之心其著於鄉者固已瞻之素矣其仕於朝也發軔刑曹體衷矜勿喜之訓犯顏議獄寓赦過宥罪之仁以至出守清漳所居無赫赫之名而去後見思所操有恆一之度而山來無改至今生像儼然如在上如在左右余自罹譴以來廿年於茲一旦快視山然不捨因憶厥先尊南湖公欣然九原寧無慰乎士民重爲之請因書贊曰

里曰典仁鄉名過化如斯人者宜乎其社清漳泱泱白日孔長自今伊始願保不忘

祠在清漳府城之典仁里

弘藝錄卷十七

二

明河南按察司僉事賈愛江公誄

夫麟遊致瑞不能延世之永鳳矯把輝夫豈馴羈之及蓋理有常存質無並立象垂經緯而景星慶雲忽焉間出勢窮樹河而醴泉芝草鮮其長生矧夫特靈而爲人曠今而爲美者乎若乃璿璣璵璠之徵玉璫璽之潔牛狐鵠介之行鳴鳴鳩飼之仁瞻既無匹踐亦寡踪肩胡于今逮其有古是使皇矣秘寶至哉愛文百紳梓膺凡冠限泗矧余知己者哉嗚呼哀哉有明故翰林院修撰今陞河南僉事賈愛江先生浙之偉人也系出於侍中參政及大宗伯文昭江公其父也母夫人王氏厥昆

三人長號瑞石今京兆尹季號巨石主尚書禮部事先生貴介之特芳華之裔故以顯承世德匹休思皇兼善孫謀齊驅胎致及夫措辭筆削傳習春王彙纂萃英並魁當世至於玉堂繼陟金馬流芳龍門載典蘭臺伊夢是固益衍而益揚也若乃盤詰骨錯擗盤盤險阻深博厚高際雲漢實子雲之所甘心宗師之所退殿者也建於義輟千馴辨重一芥琴鶴不隨僕馬自代貪泉之不能移廉石之不足羨肆其忠犯人主底活黎黔孤踪潛飲鴻陸言旋口碑賢於蔽芾墮淚幾於峴山尤有格心之間侍經之舉講愷方親顯昂倚佇然而直躬自任矢

弘藝錄卷十七

三

心無武弱不嗜進壯而遺榮勿輩負慙時論稱惜故能注情背日行義頃昆忠孝不妨出處皆得尤復率禮不越績學有恆願隱不遺幽玄竟迄乃或命世終日談藝崇朝行酒合歡素歎白仰余亦嘗從事焉及乎鳩營之拙旨蓄之劬虞無餘積蓄無見資奈何宜室孔艱弄璋未遂單單子身形影勿類嗚呼哀哉質本豐腴是管肺疾癰升魄降瘁於寸晷嗚呼哀哉爲之誄曰大聖藏天哲士凝神至人無生達者免身身之所來不能以拒及其所去云胡吾與吾之無與何履不寓遊乎逍遙出乎有無休乎大塊同乎飄虛但彼先生至命達

道棄世無累免形從好朕彼空垢樂此灰稿命無不生  
道無不名生也卓犖希代之英祥發峻儀慶昭洪度三  
葉五公肅雖玉著道也偉睥兆人之傑鼎湯盟故川橫  
犀角嶺標萬勿莫喻其曠憶昔之初若彼春陽皎皎其  
昇孰也可量而斯之後譬之秋月悠悠其遠曷也其特  
是謂達生是云善化彼庶而者人百其舍懿彼先生今  
也則亡道之云可德則何孤朝之真猷國祚恆餘官制  
道揆士弛箴諫嗚呼哀哉宵也麟螽和泰瑟琴驚絲無  
調蕙帳無溫溫矣先生莫虞其哉懋此樂只荷彼保艾  
尚有綴承以著其代嗚呼哀哉顯顯文昭世曰大賢廟

弘藝錄卷十七

四

食虞庠歷已有年先生繼之有輝其前玉璫重淵珠如  
層川逝矣千秋永懷斯言嗚呼哀哉

台峯歸隱七懋

有台峯丈人者萬姓銘名字仕時來自洪都經於虎林  
之郊言徂龍山之麓導西湖而停驂局禪關而憩足於  
是一泉小子俗价而伏謁焉厥子五谿大夫方就定省  
之席卑溫尚之禮榮五鼎之養奉三牲之粢客有賓者  
余晉而扣曰此非台峯丈人之賓館乎曰然曰然則吾  
聞其人矣嘗聆其欬矣盍得而詰諸曰可哉曰吾聞夫  
神毓嶽鍾者暢之端祥發慶流者華之會顯世宜猷者

文之懿揚聖表業者儒之命丈人籍思皇之舊舉棠稽  
古之休風南昌蹶其特起進賢嗣其亢宗堯瑜蘊荆山  
之璧懷寶藏雷氏之峯爰有雲閣百武卓編千載高抑  
牙籤齊標玉軸藜父揚光於天祿之岑鴻儒繼晷於石  
渠之苑義畫七聖啓其衷孔壁蝌書蟠其腹關雎鵲巢  
陶其情獲麟歌鳳宮其富禮樂同工百家異俗太史纂  
言諸編紀錄願隱以攷其辨幽玄以歸其宿始起以發  
其氣藻麗以奪其絳茲非華國之寶而潤身之木歟客  
曰懋哉華乎然猶未也請言懋選

弘藝錄卷十七

五

余曰夫馬微於泛駕士進於跂蹠此往代之遺文而非  
明廷之盛典也若乃秋風高鷹隼利樹修旌揚清轡抗  
白屋之塵踪辨青雲之美器桂郁郁而布芬槐搖搖而  
可綴至於平康十里杏園一色春官獨步彤庭三策萍  
結繚而珍聘鳳九苞而覽德名傳玉殿之班賓踐瓊林  
之席詩曰嬰則鳴兮鹿以嘂珍承余今懷哉休望美人  
兮白雲丘駕鸞翼兮連翩遊又詩曰綠袍垂革紫羅欄  
御柳宮花壓滿繁朱轡銀鞍紅日裏一時聲價動長安  
於是塞者通懋者融際會風雲經緯天工一貫正鵠萬  
選青銅丈人之科第隆矣客曰吾聞萬氏世輔喬梓並  
榮亦有葬昆僊美相維未足誇也請言懋收

余曰吾聞太上布德其先近民天地之未能鞠父母之  
未能親承流爲師帥之義撫字兼左右之仁故牛刀之  
割聖門未廢枳棘之棲大賢所安勢惟古鄧實兩浙衣  
冠之聚四明文獻之閑陸則落錯衍埤巖駢麗水則  
溟瀚瀟瀟潏潏溶溶其民也帶鋤經史比屋文義其才  
也崢嶸瑰磊博達弘濟縉紳乎崖珍海錯絡繹乎文琛  
大貝丈人翼者琴鳴於夕院之陰花栽於春雨之次是  
飛於五雲之表宿列於百里之治誇麗卓之四賢矣魯  
恭之三異彼司牧之匪輕惟守令之爲最客曰蛟龍本  
非池畜之物籠仕亦匪宦成之助余未以爲然也請言

弘藝錄卷十七

木

懋憲

余曰夫自懸旌之世邈而設旒之意微願效犬馬之忠  
者卒老淮南之職獨承宣室之名者卻感鬼神之情君  
子之用諫難矣乃如富金玉之德而不廢蹇謬之風抱  
圭璋之器而無損評彈之庸者世幾何人今之御史古  
之柱史其法天也太微三星下刊貫城其立地也四國  
之植一人以寧其在朝也簪筆之形正笏之情其執法  
也百度之貞亮采之澄讚曰烏之翻翻下鴈鵠兮臺之  
穆穆上嚴梁兮中有人兮鐸彼鐸兮視眈眈兮庶幾男  
兮丈人之直道亦希矣客曰夫昔直指之斧汪洋乎陰

德也忠厚之風周章乎立朝也丈人之績不寧維是請  
言懋屏

余曰成相之諷牧基之制也价人之詩之屏之風也誰  
五馬而侈乎千石誰列侯而擬於三公誰黃堂而制夫  
專閫誰虎符而叨以璽封庶幾一方之雄乎傳曰顯號  
之彰曷謂循良美論之標曷謂貞淑匪汝之爲贊明明  
之告懿乎倫矣若乃嚴光在前紫陽在後仰先哲之儀  
刑山惜模之造就地以靈而人傑鬼相守而神祐被表  
慘繩而綏綏層臺鼎紫而闕掃白鹿傑旣而蔽翳石洞  
嘯歎而實雷登乎其上也夷夷猶猶出乎其間也洋洋

弘藝錄卷十七

七

濯濯將以拾箕穎而頡頏揖聖賢而講究豈塵纓之可  
羈殆仰止之天授客曰名進身退義取樂存余所願聞  
也請言懋義

余曰天池之觀釋之乎伊緝其樂也云云大野之鴻逸  
之乎樊籠其樂也融融故華蓋結駟孰孰與夫寢泉枕石  
之爲安擅裕都布孰與夫循壑經丘之爲恬嶙嶙台峯  
吾邦所宗吾墓吾廬吾瞻是崇中峯如削左倚若同右  
挺而立拔秀千重恍兮島嶼忽兮三巒嘖兮穉嘖嘖兮  
嘖嘖飲口吐氣施雲布濛儲精孕神吸靈含冲中有至  
人宛若游龍其德頤頤噩噩其道含含厖厖其存揚揚

魁麗其應春春容或耕或輟或起或轉或釣或弋或  
琴或椿攀赤松之遐躅并廣受之輪踪歌柴桑之古調  
誦考槃之高風吾將庶幾樂從之矣客曰大人頃禮其  
進也抑然君子慕義其退也勃然而非得已也諸君戀  
贈

余曰夫不齊物者齊之幾不盡歡者歡之快哲哉丈人  
乎至明以察消長之幾至健以贊進退之決不終日之  
濡滯識保身之明哲時卷舒之法矩仰出處之奇節洵  
無芥於肝夷光有道之途轍享未盡於一身祖將綿於  
瓜瓞矧大堂堂難弟睚睚奇男一則龍襲接武師相比

弘藝錄卷十七

八

肩審勿贊廟堂之經畫端揆總殿陛之清班一則主盟  
道學端範斯文臺閣頂紛綸之蘊藉藩垣仰經濟之洪  
勳頌曰志在道尊身安德存壽進耆耄大啓爾孫大啓  
爾孫萬宗則參郁郁香繩繩朱已爾郊爾爾爾祖得  
師忠孝一門綽綽明時於是與客再拜而歎曰倚軼不  
矣懋以至矣不可以有加矣乃揖讓相尚分賓而退

擬劉梅國先生七進八首

有大人先生被世應物服禮施聲抱仁負義懷德踐形  
紉芳蘭之采掇葩華之菁大庾是產嶺嶠是生參羅浮  
之界歟歲寒之盟自稱曰梅國主人客有一泉生造焉

乃磬折僂僂長跪咨嗟而致詞曰某聞李膺之門俗客  
不前徐穉之榻他人則懸三接似登龍一顧如識韓造  
膝恐後快覩必先迺者幸荷接詞歡破承顏投正平之  
刺充北海之筵筵之如景星威鳳仰之若北斗泰山未  
敢擬其形容竊欲效於攀援願塵清聽請綴一言主人  
曰然哉

生曰夫美玉無良清廟之升爲良黃金非寶景陽之鑄  
爲寶待與乎非以其首出庶音統金石而綱領乎九奏  
一鳴驚世聳天下而旁聞於八表哉先生質樸宣哲之  
先業崇上聖之後經傳二毛之旨才跨兩江之右迺其

弘藝錄卷十七

九

鴻鳴鵠舉截矣稱先麟角龍頭褒然居首奇龍泉之試  
美拾芥之易酬蘭膏之幼辨青雲之器稱曰莽莽叢桂  
光陸離璫璫璫雲中支廣寒宮殿珠錯垂靈妃素娥  
何委蛇纖裳綺衣明歲幾七寶爲蓋五花雕廣樂來鳳  
工咸池雙引前導遊天墀紛紛英俊相追隨嗟吁上國  
樂無涯主人曰余解額之選弱冠之蒙也稽古之力今  
茲未爲工也烏乎敢居

生曰夫騷耳之駒顧之者無越宿斷鵠之劍售之者不  
崇朝先生天挺其英人縱之豪射鵠連的奪幟雙幟五  
星聚於洪都六藝進於春曹見龍豫於作賓脫穎銳於

拔茅士後見董之策廷列賈韓之冕若乃祛祛駭駭但  
逍遙兮焱焱灑灑遊邀兮容容洩洩景融和兮晃晃  
晝晝夜不宵兮賦曰白玉爲佩五花裴龍笛鸞簫導出  
遊美酒適林醉千斛謝恩明日拜垂旒主人曰吾聞平  
生之志不在溫飽昔人有是言也余請從之未遑將命  
生日夫周星絢於列宿而郎官之義侈孤矢威於四方  
而本兵之任崇孰致太平而忘乎戡亂孰居清要而兼  
乎詰戎孰任休戚而明於要害孰參中柄而贊乎邊功  
共司馬之折衝乎讚曰桓桓職方以糾正邦以鍵以鑰  
以有其陞進參形筆退荷青囊樞機之密帷幄之將軍

弘藝錄卷十七

十

以典稽炎以公行辟屬置僚載列之章堂堂我明妙選  
其良才不虛任位不虛張大人番番鮮克其麗爰升諸  
公聿來俊乂伸彼九伐服此三事若乃名盛而靈集德  
修而毀延雖賢聖未敢必其不無在先生何以知其然  
哉主人宛爾而笑曰詩不云乎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  
問吾知子可與言詩已矣

生日夫昆吾之鋼百鍊而愈精藍田之鑒掩瑕而終潔  
此憂患翻所以生而志士乃所以悅者也茫茫桐川幾  
輔之間爰啓爾土比於侯藩乃有巖剎峻宇崇丘高山  
嶒嶸墀坂下隰廣原傾壑如淵呀谷如天獸則蜚蜚鳥

則鶴鶴赤豹玄兔黃熊熊蹯玉成跪於逃異理藏於  
陳編翠華深於駐輦幽光發於集賢先生上師希文之  
跡下挹翠渠之風前有文翁之政後有台父之廟嘆曰  
小孤兮江之東公一麾兮嘯與爲從大洞兮江之詩公  
五馬兮吾將焉主公如龍兮若神寸有所屈兮尺有所  
伸天爲斯人兮與於斯文至於魯幹兮向公之春主人  
憐然遺席曰憶昔邂逅之際接君眉宇照人如玉嘗寄  
思海月之句傾耳錢塘之潮今不負吾矣竊願敬聽  
生日夫鵠鵠之尚麗於江漢鯨及門乎依之巖巖之家  
齊於泰山將舉世乎歸之模乎模範乎範遠有望近不

弘藝錄卷十七

士

祇蓋天將大啓於斯文而道不終胥於呿援侃侃夫子  
穆穆其止和厚溫良興於多士我集如雲望之如雨大  
而化之二道攸主之進於川蜀也岷峨浩浩偶未發之  
源巫峽滔滔障狂瀾之止之遷於廣右也八桂承離文  
明之景著九夷丕變聲教之功麥美曰璿也不可以伏  
穴璣也不可以棲渚屠龍屠龍會以礫鼠始遺材於翰  
林終主盟於文府鳥號號今柏蕭蕭鴈有角兮鳳有毛  
秋霜烈日兮甘雨祥麟至今遺澤兮譽於斯髦主人曰  
休哉夫得英才而教育之此方余之所樂而亦因以自  
考也奚其多奚其多

生曰夫河嶽效靈良翰之頌故作旬宣婉美參政之任  
匪輕豈徒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若曰祿位名壽必主乎  
德先生敬協升書徵載福極爵顯五等不捐寒士之風  
學宗九流祇順如愚之則故嚴帝不伐歌於八閩之春  
周邦咸喜見於在梁之日肆純孝之教篤中倚廬而載  
傷歸倚國之故墟正飛龍之當陽果於是時感道路之  
修阻思樞表之無因懷德溫之如昨嗟茅塞之在心興  
日若有人兮天之涯融皇風兮融金華紫泥兮青鳳聘  
一函兮時與焉狂悠然而寐若有夢者乃高天紅日之  
下落月朱梁之間炳焉煥焉如臨光範而荷惟顏也主

弘藝錄卷十七

主

人曰子昔就列余造子城擬將見子適彼樂京孰知子  
復抱戚而行乎戀戀之情此予所同乃子若斯之衝衝  
耶

生曰夫十德之啓振古之奇也二天之庇曠今之知也  
孰保釐此孰震驚此保釐者恩之所始乎震驚者義之  
所至乎故四岳率德升聞之治攸在連帥專政敵愾之  
威恆存漢制承流兼師表之任唐崇藩鎮建節鉞之尊  
俾彼名邦于浙之陽禹析會稽越治錢塘華夏之襄則  
九有之上腴焉繁縟之盛則率土之樂區焉逮我皇明  
之受命也貞賦之川十倍于他方綱運之需絡繹而大

起販章先于萬國聲名首于同軌等威超于三事掄  
齊于五美頌曰紫微煌煌隆斯堂止方伯嚴嚴躋向陽  
止具瞻我我民心遏止于惠依依眷甘棠止懋德懋功  
簡惟皇止褒衣東方未或常止晉佐元聖公孤將止退  
攝卿貳贊臺綱止壽登永寧延嗣昌止光昭鐘鼎信史  
揚止鄙人作頌自今伊始於是主人惟然而起曰韓談  
乎吾聞贈以言者仁贈以金者惠觀子七進之撰欲誠  
之輸洵美且都乎非至樞篤愛莫能掄也謹微聽覽終  
子所舉

弘藝錄卷十七

主

弘藝錄卷之十七 終

弘藝錄卷之十八

碑表傳

明贈承德郎工部主事遺拙程公墓碑

夫原規者謝斷之實矩也在璞者渾然之良質也絲也染而故悲水也激而後柱是孰使之然哉滴而已矣故太上無機心其次無機事此勞逸之所分德偽之所形歟君子可以觀遺拙翁矣翁名某字良式世家新安之翠川里人系肇於晉元譚公以下迄梁至於南宋代有間人曰忠壯公以武功著曰文清公以相業顯至明而益大曰御史君曰水部君後先相望翁之兄若子也高

弘藝錄卷十八

一

曾祖某妣某氏考某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妣封孺人翁之生也方嚴父有作諸兄有述自幼反觀於內以靜照物不能役志於耳目聰明人或憂之大父曰茲惟厥育曷厥病厥病惟黨黨惟物惟宜驕乎故其御世以無事爲事而其事也大以無思爲智而其智也長嘗喜之治上觀所蓄魚曰由山樂乎若其自得也授以語孟諸書皆終身品之尤稔於小學曰履是足矣以父命往役而人稱其不煩而卒以底績間或游吳越及清泉諸郡以便就緒諸郡人樂親之其家政益務恢拓方舟並濟以適其親至是而父母昆弟之言無間然矣繼值厥父

母憂伯兄相痛仲兄材謝且追錄其御史時註誤之愆翁雖在倉卒簡得拮据之不暇若素閑於禮者聞喪過毀人罕覩其面曰此邦有程處子云及祥中衣衾不以練亦不組履也矧不徒承嘆不遠數千里視疾于邸返視于官急難于有司無以難焉及其自處也塋域不侵疾病不趨席寵不矜踰里不輿過庭無忤言而處衆無德色有占之遺風焉蓋翁孝友之性根於心而恂恂之貌若愚信果之行伸於物而經經之意若拙孔子曰木訥近仁其此之謂歟余嘗嘆世之人深計巧舌拳眉曲臉背害向利嫉善憚惡若百能百巧者不旋踵或身犯

弘藝錄卷十八

二

大難闕大義其視翁之後祿果孰得孰失耶翁歿之四年爲嘉靖戊子水部君選造士明年舉進士授主事又明年覃恩贈如其官配宋氏封安人翁其不歿矣乎距生成化己丑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嘉靖甲申五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六子伯黠季黔仲烈即水部君清才妙質潔若處女真得翁之遺範云系之詩曰彼茁者葩蒨蒨其萎于潛于坤厚其有培彼渙者流淵淵其淵于伏于泉浩其有源程氏之先實維右裔武以戡時文以善世逮于總祖用愨實沿知言處默養素守玄禰考一跬奕世胡類粵有封公淳情不匱孔歎如恩

孟曰不濫水辭其雕玉謝其剗古非將遺斯今有間斯  
今之問色姦言賈述號不凝璵豈無傳不盡其情以全  
其天是有問于是有哲昆耽耽應仕濯濯鴻恩嚴棟之  
村殿虎之任易用不聲以昌其運迄于本部發祥斯縣  
游廸其衷敦篤其年苦彼太阿誕試其鍾匪利之辦揭  
義之欽於斯之時顯公遺懺家自得師君亦類拙自昔  
有言人各有心孰強鳩性孰誨鵠淫彼蠶小子敢云比  
似無乃太拙自悖於世嗟嗟世人宜鑒於斯百世之師  
是日濂溪作賦不刊日光月熹我表遺阡告爾後知

漳州府通判上海翁公安退館政績碑

弘藝錄卷十八

王

漳州東南大海西北崇山距險扼衝一大要徵特設上  
僚專督捕盜制也其濱海之處又建安退館以其地上  
距潮惠極於東洋巨浸靡國不到下連甌越以及江淮  
直隸亦莫不逼而所屬則龍溪漳浦地方廣漠總而名  
之曰海滄若島嶼又其所屬之一隅也四面洪濤斥鹵  
間以童山嶢峣然而慕義感德發於小民之心有不  
已從以吏代不常雖有盛意及民一時無能仰體忽於  
日用不知今據其言曰館之設爲民便也不便非所謂  
安邇也設或未諳土俗樂以邇頑目之繩以重刑制其  
出入則違所樂生之性一也懸厓偪側昔本荒落得通

舟楫方始櫛比而居倘若不論是非凡遇泊舟十甲造  
報假取工價爲名民受其害二也豪右營充名役藉以  
漁獵三也公乘承委倚勢妄拿一或不從至以拒捕中  
傷四也當館未設民尚隔遠寡訟今或酒過相加口舌  
致競輒駕浮詞互相訐告釀成大患五也小民愚昧懼  
憚多有望洋而泣轉徙而去者十之四五逮我見愚翁  
公本以兵署曹郎京貴鄭重暫借同守閩之福寧倚轉  
本邦別駕職主治盜其先聲固已攝服遠邇鼓動民心  
矣下車甫信宿當道交檄理館事方其出郭中途四顧  
見海山間幾平曠希布喟然歎曰斯民其良苦哉非逼

弘藝錄卷十八

四

舟楫以濟有無資匱乏其如生計何道有升降奚拘一  
律在居上之寬猛何如耳嗚呼斯言也其得民心之本  
歟故其立法審在二十五年以前非奉撫臺禁內許各  
自新不重科究問仍出曉諭乘取工價有禁訐告傳事  
有罰凡訟輒而決已而毫絲無取片紙無贖坐其如誣  
釋其輕比推人赤心卒如其言尤嚴蒞下之令由是間  
風悚息接濟夸船者遠去違禁興販者斂跡莫不畏忌  
英察私相告語慎勿如前故犯或有奉差無敢濫目良  
善有別姦惡有懲緝獲有賞盜息而民安之間有如蔡  
容明薛章義稔惡尤甚遠涉海防直抵江洋殺人劫財



擲及妻孥公摘發得之元兇俱伏辜見獲四十餘徒嚴禁狴犴無得脫者此其盡職奉公之大略也至於賓禮老成課訓童稚作典士類固以下方損棄故民始有望而泣徙而去者今皆歡然復還恆恐公之代去也無幾何爲已酉之四月天官擬上天子以公有守有爲擢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戒行有期小民愈益思慕不能自已於是庠生王一奇一臣楊逢時等相率謂余曰詩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公之謂乎海隅之民羣聚謳歌方且惜其來暮悲其去速况是行也必將榮列朝端與輿論之間日遠日疎若無聊

弘藝錄卷十八

五

賴盡爲代述一言以相慰藉余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雖以小民至愚而神維公誦法孔子所謂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蓋公治已之本曰廉曰慎居官之本曰公曰明然而毅然施爲斷制克濟於數者之間此民所以始而快視樂觀終而思念愛慕豈一夫一朝之感偶然而倖致者哉某不佞僭書以敬他日立於明廷必能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自此勒旂常銘鐘鼎皆分內所有事也公名璩字德輝號見愚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登乙未進士榮進量無涯云

明恩例七品散官龍江應公墓表

夫榮死者報生之懿矩也表隧者彰善之淳風也生有爵死更有述明有紀幽更有徵厚之道也爵非一由一命而下莫非恩賚善可繼在半子之間莫非彝倫蓋古之擇賢者自邨氏以後號稱清鑒往往芝蘭玉樹修植階庭榮作喬梓是故禁轡之品莫精凡子之求當慎冰惟清則瑾瑜之吸可掩玉非潤則玳瑁之辨難分然未有迴心闔閭乃志超越卓然不羣如吾龍江翁者也及觀王氏諸族皆勳望貴閥易於品藻譬之入瓊瑤之肆瑚璉未售而光彩奪目無不可應其求者亦未有混然塵埃之中莫詳物色而錙銖不爽嗚呼若翁者其不

弘藝錄卷十八

六

可表者歟始翁之與職方吳君之父南峯翁交也無肌膚之愛焉矧吳乃休邑望族休與杭封圻雖屬而藩甸區分亦無里閭之恩焉吳以行貨遊遊應以奕世居積復相天淵而終諧秦晉詩不云乎天作之合此之謂夫蓋翁一鄉之善士職方君天下之善士也以友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必求如職方君而與之豈偶然之故哉自吾聞職方君之爲人也弱冠脫穎不羣頭角迥異南峯翁攜之北遊果獲奇遇其非偶然一也清苦夙成綺紈不屑二也文冠多士不由師傳三也有是三者翁烏得而不子字之以是三者見知於翁又烏得而不父事之

哉不然則知我者鮑叔不並於生我者父母乎於是  
庚寅入於杭庠以甲午魁於浙省應氏之光曜如也乙  
未第進士事君之際不可先敗遂加吳於薦名之上蓋  
至是而君臣父子夫婦皆燦然章著矣乃表翁姓應氏  
諱孟暄字德輝龍江其別號也先世汴人冠雖南渡占  
舊錢塘祖桂芳考文哲妣嚴氏生四男翁其季也配錢  
氏余雖不識翁然以幼弟亦許姻姻時時道故爲之  
傾耳翁自幼敦龐淳古有祖父風且慈然謹愿未嘗妄  
言及長貌不過揚容不過厲聲不過激色不過多氣溫  
而語慈賦長而抱樸不孜孜於利切切於較其天性然

弘藝錄卷十八

七

也事伯兄如父仲兄如兄各居自首會無間言夫妻如  
賓敬雖弄璋寡音而側室罕置可謂安庶人之分矣或  
曰翁之盛德而寡嗣何也易曰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蓋  
人之可知者心也可信者理也其不可度者天也翁以  
四昆而弁乏一嗣皆以女代又皆表表如職方者者迎  
養於一邑又迎養於京師至執幣受官執紼授綬視今  
風木之憾不獲一祿養者相去又何遠也是故人謂職  
方君報德無已余謂龍江公擇培有道夫距生成化乙  
未十一月二十有九日卒嘉靖壬寅九月十有七日卒  
年六十有八女二長玉鸞妻吳應奎卽職方君號北格

發勅宦途榮祿未涯任章丘令陟今職次玉鳳妻余弟  
經訓乃若行述銘誌則有立言者在茲表其大端系之  
詞曰

龍山之岑不日巖巖弁吳之首表欲之襟龍江之浹往  
來駛駛幅輳如雲以貨以梓彼哲人者貴於周道靡珠  
而媚靡豹而彪番番德輝室方鑑玉案器傾欽攀綠喬  
卜國有榮棟家有驛犧岱無泰嶽斯焉取斯峨峨北松  
克彰厥誼生資榮恩沒收顯懿如斯文者世俗罕知本  
以義起忝眷曷辭吁嗟瀉風庶幾反古千斯百年如日  
常午

弘藝錄卷十八

八

譚曾祖母沈氏節孝表

夫表者表也微而著之顯幽而闡之揚故爲表也若乃  
崇功偉德無須於表昌夫榮嗣無取於表歷行夷節無  
所於表故君子愬頌焉余謂沈母所當表者二却財一  
也忍辱二也蓋天之生人其物則之賦不限於婦人女  
子故雖懦柔不遜之資而亦知夫所天之義思媚之誠  
與夫盛衰存亡而不改者多矣至於貪財好嫉乃其恆  
性匪惟婦人爲然丈夫之不見小利不亂大謀者幾何  
人哉而能卒保其身以成其仁此誠不易得也余特恨  
夫奴之狠毒陰險悖理干義人得誅而未能天似遠而

實近尤宜辭之以極彰善抑惡之義焉母姓沈氏諱某嘉禾鵲里人今泉節推諱侯鏡之會祖弘實配焉澄爲諱祖瑜爲諱父皆所由從出沈以十七而嫡十九而育二十而寡筑筑無所于依非無所依也舅姑卒後孰與見恤匪惟不恤也奴有奸老而猾巨者窺其姑陸之性嚴而愛偏也謀曰殺母貽罪先由也嗚呼安得此不祥之言乎百爾而難之始圖其財漸危其命卒至陵夷其名分所以干犯之者若泰山之於毫毛螻蛄之在腹心痛其可忍耶夫何母氏見義之密也是故夫利而不爲之斬也見姑之重也是故夫滅而不爲之較也見亂

弘藝錄卷十八

九

之微而系且遠也是故夫辱而不爲之恤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姑雖有所蔽寧無人心者耶卒之悟深而悔切析均而業厚姑爲慈姑婦爲孝婦回視向之財之危之辱果何如耶抑因是而觀天地之間惟理爲最神繩人以浚井焚廩剖心釋枉固不可爲臣子之常若母之事果然非耶天定勝人是宜克享五福令終上壽而且貽孫枝無窮之休也重之言曰  
僣僻孤楚卑卑弱子操危慮深不見其止孰驕而揚孰好而張皇矣好還淫惡其常凡今之人勿恃其福薄命而延貪天而覆我作表詞永爲世告

林益菴先生傳

林氏懋族也以通顯者某世若先太常卿章今尚寶卿應禧以貨雄者某世若王考秀考岡號淳齋世爲杭之錢塘人錢塘故吳會上游也其地東濱海斥鹵之興不啻萬斛焉南通閩廣貨貝不啻萬鈞焉西震澤之墟蠶婦紅女所積不啻萬箱焉北接蘄松毘陵紅陳餐白不啻萬庾焉益以天府歲幣四方綺縠文章之服胥此焉出林氏始以造幣杼軸不可勝用焉繼以積陳質新有無不可勝窮焉繼以行離居貨予奪不可勝計焉故鄉人稱富貴者必曰林氏云淳齋配吳氏亦懋族於是慶

弘藝錄卷十八

十

瑞衍溢厥子五人業維世焉益菴厥持懋修凡治先文藝明經術尤專門於易卦爻象象敦敦如也選入虞庠爲弟子員時尚未冠命名曰受以將大受不啻若祖也既冠字之曰子謙謙而後能受父師之義也於是益菴之於易益彬彬矣居無何以謹愿積累癰瘰瘵於脇內氣僣於脇外厥疾者累年雖善治者愈之而奇艾之心專矣適有詔需民俊秀遂入太學卒業南離大既交天下之士益務抑奢爲儉却侈爲約去驕爲恭遠泰爲溫因顧厥名義號曰益菴是真能謙受者猶尚疾然不自多以生不得遂已志奉親教居君側爲蒼生勞勩而

尚日名寵食侈麗以尋尺寸之功益棄而不居迺遙授  
直隸太平府經歷辭榮向隱皆脫畎畝以至於心計實  
有不可及者焉蓋又不藉東海之饌南番之舶而能通  
無濟有不損於人以益於己遂致萬金之積嗚呼人嘗  
病千金不得卒至於困以十計萬何嘗肯壞耶又何嘗  
多得耶然性拘於儉食不兼味衣不重絛不輕棄微物  
事親以實行不爲繁文兄弟以恩不爲飾節交友以誠  
意樂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推誠無畔岸其或斤斤自  
運露者輒辭避卒不與聞有負之者自謝不敏恆如弗  
及雖橫逆之加亦以理遣不輒較論也始配劉氏有淑

弘藝錄卷十八

士

德生子天繼配潘氏益菴豐體香腹幹若不揚而望之  
有威然以宿疾客於膚膜之間卒不能勝惟益自愛不  
爲聲色妄動同氣惟子貞多男遂嗣之或曰姑少待何  
如益菴曰凡嗣莫善于貞莫不善於繼繼未必繼繼子  
爲之長所生爲之季林氏茂矣矧子貞積學待聘其明  
於大義決乎遂以是年二月見其子於子貞之室至七  
月八日發書大會宗姻命潘氏而以見於廟名之曰恩  
嗚呼可謂大公無我矣市越宿而殯是爲七月之九日  
論曰子賤市安甫予仕宦時聞有益菴之名矣未覩其  
人也及予謫廢落落何能逾人而益菴顧相加禮始終

以道義全其交若予二人者可以質諸鬼神乎哉抑余  
自怨自艾雖無所於問庶幾不忝不求或能勉之嗚呼  
此其所以見益菴也夫此其所以信益菴也夫

弘藝錄卷十八

士

弘藝錄卷之十九

墓誌銘

明處士樸菴張公孺人劉氏合葬墓銘

浙與閩所相屬也物相埒也山川相比也故人恆不爲限焉猶夫黨也猶夫黨故姻可徹也生可往而死可歸也惟適焉耳歲庚寅予斥蒞戎籍於閩造武夷瞻幔亭隱屏諸峯已乃放舟曲水間汪洋嶢嶸若過西湖之柳港入藕花深處而望南屏也及躡琮巖盼建安則又若登萬松之巔聯晉城中也問之其地有張氏焉爲太學生名文義與任南京刑部照磨文仁系同山而居適判

弘藝錄卷十九

一

焉厥祖諱政字仲舉號樸菴妣劉氏諱妹字淑貞實建產也厥父諱華瑄從其從父南屏公宦於浙因又家焉樸菴敦茂純約貞以陶性不干顯達情用不溺世爲東和右裔至處士暨孺人而益昌乃甘黽勉茹荼飢棘翺翔勞勩之務歷久以成之而非一朝之故也曾大父終家方難獨慎爲禮居常亦嗜善給急煦如也生於正統乙卯九月初三日卒葬東和丘址不移阡岡如故逮成化辛丑南屏公益貴構業建城迎孺人家之而松楸道遠時展格涉孺人考終之日當嘉靖丁亥華瑄復創雙阡於水南刻木合葬以義起之也嗚呼始樸菴與孺人

葑非不遺方舟共濟彼一時也繼南屏公山典海舶以登司禮密贊之地華瑄亦恩授七品散官諸孫仕京籍造成均此一時也文義謂宜有以揭諸墓道以闡幽德余惟孝子慈孫之義其先無可稱述則已苟可稱述而泯泯焉其能已哉是宜太學君之惓惓也爲之銘曰張氏有先厥肇建安庭綿螽斯至於樸菴樸菴同胞實產鉅貴任極貽榮龍惟相內爰及華瑄弗益益不以襄其紹以堂其基砥載南屏匪曰猶義樸菴之風孺人之懿本潛厥本木瀦斯源吳山之麓尚有間孫憲慕澄清璧芹藻潤文義文敬顯宗承訓是曰善積是曰慶延悵

弘藝錄卷十九

二

惟不永天斯其年孺人怡怡目茲貴盛享裕三牲猶曰同命東和之坵馬鬣孔幽現已離體化盡則休倦倦幸慈悲此遐跋時思屢典百世或缺木南之濱雙阡聿新宵簡惟義寇寥惟均履霜有懷濡露有依丘木哉哉盡此豐碑

明膠州知州盛南庄室駱氏墓誌銘

皇明致序用彰刺史五品秩階奉訓大夫伉儷與偕盛大夫爲膠州厥配當稱宜人以未得請室焉禮也姓駱氏諱朱蓮世居臨安之南北鄉厥父瑄祖旻俱弗于耀成化乙酉七月十有四日距生逮十五肇祥於胤懿秉

離肅盛宗賴之始大夫俊彥積學磨壬子高薦賓於南宮資畜無勤也惟宜人懋於孝味與筭總端緒而朝甘旨曰吾事也男沒曰吾躬也吾殫竭各獨錫焉襄之及為已束調臨淮握今大夫五馬呵從而貴顯充斥惟宜入懋於順語大夫曰鴟羽致稔而中櫛無歡人情奈何姑老吾任之爾宜易任勉圖如已者以侍大夫為之感動幸無納焉故人咸稱公優民勸行所至蜚聲宜人伯後之與姑竟躋耆壽屬續迄禪人歎難之大夫遂謝政相與敬慕終日思以翕聚之無端而和樂之有耽也執手之可期而萬事之皆足也營十錦園以與偕老焉安

弘藝錄卷十九

三

意其邁逝耶卒之年六十有二嘉靖五載九月十四日也將以明年月日葬于功臣山之原以余姻廉得其槨自狀來乞銘余幼業毛氏詩其所稱內助之德多矣而益斯樛木諸篇往往以不茹忌為言則宜人可少嘗哉入門見嫉尚不相容何況謙已以先夫乎若大夫之自處又可謂能知涇渭者矣豈不足為風化之一助哉至乃慈之畜馭和之姻睦誠之藻薦嚴之訓撫而謂宜人多乎哉乃為之銘大夫名杲字啓東號南庄子男三德龍德元德成銘曰

天目萃慶源滴女士山苔之瀨靈澤沛容德大榮錦鄉

世葉芳金石藏

明亡妹趙母邵氏墓誌銘

嗚呼余妹忍銘之耶詩有妾薄命多况切為臣為子以今觀之殆非誣也是故婦工婦容婦德婦言與所值之富貴壽福偕老康寧萬萬不仰工容者未必富壽富壽者未必工容偕樂者未必德言德言者未必偕樂傾所遭何如耳而今之達官貴人與夫孤臣孽子所值之窮迫得喪進退遲速豈皆盡如人意余嘗竊觀其始同升棄進莫非亨衢呼嘯嚙嚙誰覺其異一旦而守職判內外殊冷煖分權勢別則微覺不同至於逢時遇主超卓特

弘藝錄卷十九

四

拔孤危宛轉違世遠遁則迴然冰炭之不相及矣惟女亦然其如閨闈之間姑妹之際共衾連榻由由于何有差分一旦而受聘殊于歸異尊卑分貧富別則微覺不同至於白首齊眉子婦滿堂單子孤貧喪亡不保則判然甘苦之不相入矣斯二者余與余妹各所親歷故不覺垂涕交泗以至淚出不支嗚呼尚忍銘哉尚忍銘哉雖然國有典章故婦有旌表仕有褒揚今余妹未遇旌表之例余更無一言以存其實他日將何所述耶故掩泣銘之妹姓邵氏諱彩玉先大夫僊先宜人生子女凡七余居長仲則今太守經濟季經世又次妹也弘治

庚申三月二十又二日生正德丁丑六月某日嫁夫姓趙氏名公琴字以清舅名盛字懋之舅之父諱通字宗達余皆及見之先大夫與懋之同庠友相知甚善往往過之時以清就外傳而大學章句習習能暗稔懋之方負貴校盛名意父子皆可望享旦則余妹富康不謀而同矣豈料懋之一疾而殂儒宗無恆產妹雖能親操井臼其奈故業何是時老者姑少者叔未恆產者大而悍者僕也余自先大夫口仕簞簞友故發孤奈何周之時同年起軒張公穹窿查公相繼主推事余不得已欲令以清權主計算真庶人在官之祿亦足餬口也二公

弘藝錄卷十九

五

初難之適同年南岑果公悉其意二公始無疑至則教之習書學算若親子弟或時世忸怩發赤反慰安之信其爲良家子無幾何以清弱疾復萌亦病不痊蓋至是而俯仰皆賸矣先大夫宜人猷奉已之俸給之或不能繼及二弟宦清江迎養於家每歲余給之諸弟或以薪或以息妹亦偶儻負氣雖至無應門之童而悍僕必以分無檐石之儲而姑叔必以承無膏沐之容而首飾必以須無父兄之資而教子必以嚴以妹之工則自鍼綴以至裁剪無不能以妹之容則自巧媚以至妖冶無所有以妹之德則真能勤儉分寸無所失絲毫無所苟且安

於操守青燈布衾蔬食水飲澹如也以妹之言則矜持初決未嘗挫志至論及家世慷慨不啻丈夫故命子之際與夫僕婢之間若過於嚴諦聽之皆斬然綱紀無裙布之態至其抱病之辛苦則人人所不能堪蓋切傷其心故血出以初次傷其肺故火嗽而壅次傷其筋故項核而難最次傷其脾故膚腫而浮而後如燭火之息焉夫乎人乎而尚可以求生乎哉故余嘗終身而思以余父子之歡妻妾之奉而余妹疾首蹙額天乎人乎而又何以爲心乎哉蓋丈夫之仕宦或置之身外女子之守節嘗抱之心曾甘苦之不一又何如也嗚呼已矣予雖

弘藝錄卷十九

六

無所與聞於朝尚冀予甥奮志肆力以答稱余妹萬一未泯之志又未知何如也所賴人心之不殺疎戚所共聞烏能已於言哉距生享年四十有三二十七而寡卒於嘉靖壬寅閏五月二十又二日孀操蓋十有七年子男一應元娶王氏女一舜華適鄒孟先一月亦卒應元將以某月日啓父之墓合葬於石屋嶺之原坐山坤艮兼丑未銘曰

南山之崔兮彼窀者子形可摧兮心不可回兮西湖之活兮彼窀者子膚可割兮志不可剝兮嗚呼山有日水有月永照此無攸闕子子孫孫當長發

明故處士費西村墓誌銘

古人或稱士或稱民各有攸義民無恆產而有恆心曰士士達而在上反曰天民蓋士有一鄉稱之一國則否一國稱之天下則否至天下之善士乃天民也有唐韓文公愈作董生行曰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嗟哉董生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入厨供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人不識惟有天翁知至云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將與偕嗚呼人苟達於此可以論西村之行矣西村甫訖失怙與其妹費氏即余

弘藝錄卷十九

七

弟經世婦尚在樞樞厥母拮据匍匐有三難焉厥子勤勞餘蠱有三善焉非難無以成其善非善無以見其難何謂難始也撫育中也樹立終焉老壽而貞操在於其中自聖人以天律人朝廷以節勵俗人或能勉若乃我孰孤子幼勞頓復由齡而冠而冠而婚日夜望其成人此何等心也或貧而裕或吝而饒輾轉措於思惟此何等切也而弄孫抱子康壽古稀世幾何人至於其子知勤也而天或未從知儉也而人或未盡知孝愛也而養或不逮今皆不然克勤而底於績克儉而獲於成克養而安於性余故以董生之孝且慈許之而無忝於處士

之稱也至其死尤切悲痛連稱老母者三若以求得終焉為恨者此又西村之不幸恆用耿耿不能安於地下而大夫君子不有以慰之慰其魂魄瞑其目眇徒見其含哀嘔咽茹痛忍死嗚呼此何為哉余故不辭而誌之曰西村姓費氏名璠字鳴遠世為杭之錢唐人曾祖琳號質庵祖泰號守逸父川安號晦齋以伯祖學稼公業需後知浦江縣事守逸公因出贅遂世守施氏之業至晦齋甫壯而遭配即貞壽富氏所謂克舉之母也西村生而有穎學稼公器之云不可量名而字之以示意余如且哭歲時蚤暮得以聚首談笑或從容盃酒間見其

弘藝錄卷十九

八

抱奇負氣而惜其廢於學蓋雖貨殖之道而質遷有無各有明智存焉要不可以遂末槩少之也自今觀之所殖異也所質同也而或豐或歉若通若滯若羨若嗇紛有不齊豈徒壘斷之計不若人哉明不足以燭用智不足以齊化而膠於棄取謬於通變忽於天時達於人性或信行不足或德誼有虧皆市井之過也西村自幼服從母訓若事嚴君而富氏方毅儼恪無忝士行居常定省雖庭幃之間不廢唯諾有小過輒長跪督責已而悲母子感泣若不勝其怨慕者故外畏內懷四十餘年之間既無間言亦無情色至於營家之計母以黽勉子



以孳孳始構居室以奉親亂子又以餘力置別業於其  
西故號西村有亭館園池之勝每晨月夕無間寒暑  
或揭芻命的情有所適吹洞簫一曲理棋局一杯雅歌  
投壺于子如也子蒙仲嚴義方之訓一意端於進取戒  
於欲速雖強以延譽斷然却之卽此一事可以槩其餘  
矣距生弘治戊午七月二十又七日卒于嘉靖乙巳九  
月十有八日享年四十有八娶郭氏子一卽蒙娶朱氏  
女二孫男一皆幼嗚呼西村之必欲其子繼嗣儒業豈  
徒爲富貴計耶其母之貞節必有所待而彰顯此其志  
也然不可得而見矣豈非至恨乎哉序彥費繼經爲予

弘藝錄卷十九

九

言而併狀其行故得據之以某年月日葬於龍井山之  
陽銘曰

有維費先曄矣其賢鳴琴覃理列宿應躔椒遠條且達  
于氏施棣萼攸分茂玉孔宜晦齋繼之嗣業不遠亦若  
弓冶亦若裴箕云胡不弔遺室嫠而遺孤冲若遺息啼  
斯吁嗟費宗若彼芬綫髮僅存寸尺未變丁祀視母  
于俯視呱青燈夜待白雲晝須志不可奪貞不可逾人  
定勝天蹶亟而趨彼時西村汙血如枯服辛勤勞釐修  
毫哆孝務於本信達於權湖海之風歸市殷然靡播而  
獲靡構而堂于玉斯潤于蘭斯香此時西村令妻壽母

攜芻揖賓豈樂飲潛隱有魚藻原有蠶叢旭日滿榭融  
風自東長歌李白恒悼連紅至樂一經至願三冬譽弟  
髦士抗子好修允冀川城不悵不求登期善化昭我隱  
憂爾耆尚嬰爾志未酬悠悠彼蒼胡不汝謀間有精衛  
叩塊成丘與海未能抱恨終休吁嗟西村亦孔之傑豐  
約短長天定難擊有其九原游散莫知倏若有知慰此  
銘詩

弘藝錄卷十九

十

弘藝錄卷之十九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

行狀

明故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平野陸公行狀

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余於平野距所居不啻十室涼矣諒則斯闕矣不告於友者非也悲乎哉余深有感焉故爲狀公陸氏博諱字元博號平野世余敦成嗣質庵公執吾祖守恆公籍籍聞陸氏誼乃世求也派十世祖金宋南渡時至自汴迄祖高諱而下弗載庸于時祖偉知山西澤州質庵也寬裕有恩澤至於今懷之文鑑

弘藝錄卷之二十

一

號松巖母胡氏生公而穎八歲見客屬對人言質菴曰爾家果不愈吾績乎蓋以姓奇之也十九補弟子員吳江趙公鳴鐸于茲匪尙髦弗舉公推先自是懼如昆弟丁卯領鄉薦戊辰登進士是年選兵部主職方事時逆璫方竊構寘鐻外應流賊從中起幾事旁午尚書曹公泊新昌何公相繼命耳筆戶封事便宜與聞其於劉劉重務樞機有勿將帥行伍之事洞中幾要尚書如益右手累甄鑒莫不歎賞稱以爲首甫璫璫尚遺璫獄所註誤戎籍以至沉寃無告者不啻數千人皆得上請從卹壬申勅階承德郎母及妻吳氏皆封安人父松巖公方

仕安慶謝弗與癸酉擢於南何勾稽耕牧等直便道歸

省質菴壽踰八十例得進階至是掄鄉書錦人莫不多

之甲戌簡命通議京營兵馬屬多豪占間有舉貲以避

庸詭計以窺儲者公毅然謝曰此余所以報平生也而

可忽諸乃盡攝諸豪豪不能憾而領者衆矣乙亥丁胡

安人憂丁丑擢武選員外郎戊寅遷武庫郎中己卯聖

駕西巡例伏闕得問今上登極仍錄俸一級庚辰調武

選同里百戶孫瑄當代以勘誤致瑣尾者七年公檢覈

得其倫脊上自襲之亦有劉某者需公于宴致饗器珍

籍廉之將以選事于峻謝遂絕交其任事無嫌且介辨

弘藝錄卷之二十

二

類如此辛巳滿三考松巖始解滑河尹封如其官母及妻皆宜人先已陞江西左叅議至是命始下若有待也職專主餉事時階亂之後恐急則生怨緩則無裨故莫難於任公虛心澄慮積以誠意刊布式要視其說曰因時制宜以去姑息之患曰繁辭復說以杜觀視之望曰分任責成以收實濟之效故一時稱者格道者復漁者息有所試矣乃或歛或散損益以時居七年人心信悅監司交獎騰於薦剡者七被於欽賚者三擬陞於吏部者十有餘或弗得命人爲危之而公潛如也奉職益虔先是兼分守湖西嶺北諸道塗地中隙負固有司莫能

治有渠壘號招數千人撫治湖南陳公議非公不可公亦固遜快兼程而進勢正振官兵守拒無策乃計界曹誅不旬日而縛數百人餘從遁散漸以寧謐仍白剏縣治以圖永賴今之峽江是也其城池解宇人民籍額皆由經度人莫能難安幅有強聚新寡者婦特自經公按死仍旌其節上林檎焉吉安有盜官帑者獄延無辜案成已久公翻閱前後符策可疑詢其狀果得冤獄亦解丁亥間松巖公疾請謝政弗許乃奉公務歸得侍溫清是年七月陞陝西布政司左叅政戊子四月往任五月二十七日沒於途河南靈保縣也距生成化甲辰正月

弘藝錄卷二十

王

二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五子男二相槐公神潛而內瑩事輒發夢始計偕七人夢七禽孚化一翼飛者故獨顯至是亦夢若有持計簿示之果見三品而祖豈非命哉甫余自幼相聞及得侍同朝時時從論道義其間論文評奕又不知其幾意甚洽也而一旦聆計乍疑乍信如夢中語豈不恤乎為人平實樂易孝友出於天性思報祖德請移封以拘例未得及皇上推恩詔父服色如其子官遂三世紆金拖紫良希事也奉繼母林氏及遇諸姻戚以至內外昆弟備極周旋被其容接者無間親疎敬愛之居官二十年不營居室獨愛集古書史未嘗釋

手爲詩文平雅純正如其人至與權貴不依阿隨衆吃如也人方期以公輔自必大用而竟齎其壽也哀哉天乎

明故文林郎江西廬陵縣知縣致仕方涯鄧公行狀

明有君子曰靜菴胡公嘗言於朝士之毀譽有幸不幸人之論才有同不同惟聖明擇焉於是上嘉納著爲令時則方涯鄧公實有類於不幸者靜菴公既惜之此余亦與聞焉故爲列狀曰鄧氏之先實自海昌宋紹興間遷仁和考諱懋號恕菴菴爲好禮家始殷裕前妣俞氏

弘藝錄卷二十

四

妣馬氏處士鶴窗女兄也實生公諱鑾字鳴仲號方涯自幼穎慧十二遊邑庠十七應賓試二十三領薦書適南塘朱公執憲留臺擇公而女之實應坦之明年壬子也南塘公喜曰是有輔余明無負余嬪者也自是五試輒奇乙丑第進士其銳意類如是是可見也先是恕菴公見肯弟妹執教母愛鍾之公襄事奮哀勵於學甘旨未嘗少懈或有師資餘俸亟謀朱孺人及時備儀以畢婚嫁至胥將室廬遜于弟鑒甫授廬陵知縣遂迎母就養未嘗間其家從祖雲南憲副葵軒公嘗器公而佳其不屈初問授喜曰是與盤石錯也或曰美器而當錯石

可乎至果別豪杜請約期會核簿書尤切總督吏故能  
完積逋之賦明勸借之條尤注情風化常修文山祠創  
立費校題名碑皆有成迹歐或施糜活人煦如也時逆  
瑾遣人四索有刑政者遇之嚴職遂坐解奉其母以歸  
質廬而事之日苦不幸吾幸而善可爲之豈汶汶者哉  
母悅公亦悅蓋恐以利鈍傷之也深居却迹督家嗣崇  
文踵邑庠凡弟子執贄士友質文者應之無虛日祀事  
腆潔有賓至談笑出供罔倦暇日吟咏或乘輿命棹西  
湖與樵夫釋子忘機焉怡然有以自老矣然士林之內  
多有扼腕欲爲白其事者矧當聖明在上遂疏行原任

弘藝錄卷二十

五

監司凡三反果得暴白心迹收錄有日而公不起矣哀  
哉天乎蓋公之心惟欲無負於當時無愧於平生至於  
成敗不計今可謂生順死安夫何恨哉爲人方殺嚴整  
不可以關節至微色發聲卒以是速禍乃天性無怨也  
然孝友因其心嗣弟以已子崇憲祀南塘公設主先祠  
之側與族有不給交有當繼者周之其學術純正所著  
有方涯稿據生成化庚寅卒嘉靖戊子享年五十有九  
子男三崇文崇道崇範嗚呼余齟齬之日公已久領鄉  
薦時從鶴窗座上聆其緒餘意其不沒矣夫其不沒矣  
夫

明昭勇將軍浙江都司著都指揮僉事松月江公  
行狀

余既爲選士遊南雍適正德己卯宸濠逆孽滔天都城  
嚴警吾浙上密邇洪都濠密謀朋計逆黨畢真攝鎮守  
事實翼而虎將以爲臂援日夕抱切剝牀之慮雖如也  
時連帥松月江公實上聞政大開與鎮互相表裏內而  
相機參謀外而演說嚴覲諸司尤難是故剛則激激  
則名亂緩則廢廢則遂奸斯二者左右之間生民禍福  
之機也公方與巡按西蜀張公縉方伯道州何公天衢  
同心協謀故一時二公綱紀其政而公周旋於其間其

弘藝錄卷二十

六

雖懷罔測然以公進而溫言解服其心退而選兵戒備  
其事無所于觸發亦無所于脇從不震不動而浙民全  
受其福者皆公之力也余聞而嘉尚時方事鉛槧無由  
紀述盛美甫成進士則與公贊介饒監散洽踰于平生  
飽揖公德儀聞公緒論退而茫然若自失歎曰是真有  
道者乎是寄跡於介冑而存心於仁禮者乎及識公家  
嗣今都聞宜靜公循循然儒者氣象叩其所造不啻風  
人墨客吟咏幾千百有頃聲等集見行于世則又嘆曰  
是文事武備父子真傑然也人方許公向用勒勳鐘鼎  
而公年五十有六遽以禮乞休特蒙恩詔致仕蓋仕宦

自始至終一無所苟若公者今屈指寧幾人哉適余復以謫直罪廢謫辱於公茂亨之愛因締厥好時稱道嗟昔相知益深界益密且日聞休養頤神之論方期上壽以百歲爲歸而遽止此也嗚呼悲夫既大歎余弔公於堂慰宜靜於喪次宜靜以公行述請余爲之歛戚無容辭遂狀公姓江氏諱洪字允大別號松月亦號還玉子其先安慶望江縣人始祖澄從明祖掃蕩中原開拓縣宇歷陞長淮衛指揮僉事得世勳高祖宗改燕山衛會祖安復調杭州前衛皆仍舊職遂定家于杭大父永奉命征勦鄧茂七以陣亡功加陞本衛指揮使今襲爵級

弘藝錄卷二十

七

自茲始蓋忠勇其世猷也考諱昇字彥高以壽終母喬氏當姪考夢一鹿眉老以玉麟抱送誕彌生公果標格清古穎異夙成弱冠弓馬閑熟且旁通經史如古今成敗人物臧否悉淹貫無遺弘治甲寅襲祖職筮仕卽能綜理遇事無大小物無衆寡無敢慢周旋中禮公私寧謐人無間言諸臺官長咸知其賢歷試如捕運司局軍政視察之事皆隨任底績代巡楊公滋疏薦部推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溫處二府海航陸治吾浙一保障也歷五載百度修舉威惠並行代巡張公承仁益嘉其才復揚于朝陞授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督理操

政時江右有王浩八孝豐有湯毛九皆盤據險阻王浩八猖獗尤甚公計平之因得奇功班師奏捷欽賞花銀彩段及蕩平湯寇至於畢其凡三舉措皆有成績鎮巡以功上聞輒賜褒獎推掌運帥事公臨以明斷撫以寬和當道信之重之翻從質以疑慮視諸武弁殆有逕庭蓋公心地坦夷事無適莫遇會審重因從容淑問亟爲平反如餘杭徐德年人徐文榮等皆得貸死尤今時所無者其天性以克孝爲懿愛物爲先自幼溫清無廢禮長涉撫恤尤勤定省彥高公安享祿養二十餘年無意不適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尤敦尚儉素布袍蔬食澹如

弘藝錄卷二十

八

也凡百華靡之物漠然無所好中且自信人亦信之其接人先施不至於濫至骨肉之間務從公厚一田一宅必均必平雖處臧獲嚴而有恩家庭肅然無間內外及宜靜嗣服闋政乃杜門謝事將從赤松子遊或曰果有之乎余應之曰綺紈之興儒素所爭什百凡勢利紛華與夫聲色可喜之物人皆戀之至老不厭及終於煢燈不啻燭火若公者其形雖折其心殆不死焉觀綱目書子房謝病辟穀後五年又書閭侯張良卒亦不係於赤松也其殆命也夫殆命也夫距生成化已丑九月九日子時卒嘉靖壬寅十月十有二日子時享年七十有四

配王氏封恭人中都留守友葵王公之女生長子山襲任陞本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養晦俟時勳望永淮繼配黃氏兩淮運同黃公女無出側室張氏子昆岐沈氏子岷岷俱恩例散官山娶陳氏同衛指揮陳邦威之女岷娶毛氏岐娶虞氏岷娶沈氏鴻即沈竹亭之女岷娶王氏皆仁錢石族女瑞卿又側室沈氏出余子康生聘焉孫男五月星山出繼岷岷出繼岷出女四聘錢唐畢發右衛指揮倪英之子餘幼將以是年月日合葬於方家峪之原惟公實德懿行不可無紀以昭示來裔顧余淺陋何足掄揚特以至親契故勉強撫拾以俟大方家採擇其萬一不勝幸甚謹狀

弘藝錄卷二十

九

亡側室劉氏行狀

嗚呼自色選之風熾而夫婦之道隘矣周以上婦之聖者吾不得而知也自漢而後作史者鮮有及於嗣焉非作史者之過也若彼無與乎云爾不聞之孟夫子乎曰娶妻非為養也又曰無後為大嗚呼夫婦之道其諸要乎此矣然而天地生物者道也萬有不齊者理也不得已而置側室莫不以色聞而人之應之者亦甘於色而已也二本他岐靡焉曼焉間有異於是者又客氣作色故假權詞臆說以縻之而彼此俱惑矣盍不觀二國之

腰身自古禮令中人以下之家上不得齊於公族次無以侈於士彙不過市井一匹婦耳而惟德之選于嗣之求苟不彼善乎氣之所感貴賤隨之譬之土田膏粱稂莠譬之蠶蟲草木錦綺其所山殊迥然懸矣何用羨彼賣菜傭乎余結髮娶李氏今物封安人生四子不育乃置側室曰丁氏曰李氏或不孕或孕皆女華理男事更四十矣矧其時自取譴禍正簠楚桎梏之餘奄然一息恆懼草木同其腐也與心謀曰欲繁嗣而不擇配猶不求田而欲得禾不問桑而徒槩以植也先是顯祖守恆公擇先母楊宜人配先父大峯公於日者金氏曰五行

弘藝錄卷二十

十

父母妻子各有契証凡配先論曰于妻才與已相合而後看子嗣如執左契以求得也其說俱見前卷今所問欲嗣乎財乎守恆公曰嗣哉乃奔楊宜人而豫許五男焉至是日者不金若也適庠彥許尚明氏為吾言命李安人而下憮然曰奈何叩之復不竟其說蓋以難言也余嘿識之此非獨斷於心乎哉乃謀於里閭之人里閭之人同持前議者旁午殊不能得俄而揮使王公邦相謂余曰子今往閭戍非仕閭也閭之城人物衆無溺女之惑無二本之岐無待價之色三者子之所舍而于德于嗣若尅若生子之所擇必獲其真吾既已先得之矣已而

果獲劉氏厥父名聰母張氏福州中衛指揮劉傑下舍  
餘生十有六年縞衣墨飾無絢彩色視之南北不若而  
凝質潔白膚裏沉密子道端在是矣甫期果孕生男又  
孕生女皆不育默駭而潛計甲午年子星得祿丁酉遇  
貴長生辛丑子運逢合如期連獲三男且乳哺自親賦  
體甘腹食之者肥白無青疹亦不侵凡產畢而哺哺止  
而娠往往三四歲之間無多慾之擾無乳敗之虞無經  
候之忒故未嘗一試於參苓薏朮之物詎始以勿藥而  
不信於醫終以有喜而無措於手足乎嗚呼痛哉人多  
厭女之生爾反欲女之急豈意產男皆順而產女皆逆

弘藝錄卷二十

士

乎嗚呼是果命耶人耶以爲命耶吾恃其有天月二德  
恃其有三男一女居常坦夷平易無計較側偏任其自  
然亦無愛憎御童僕無怒色始以老壽期待人亦不以  
爲誣覲幸生榮而遽爾淪沒乎以爲人耶產已兩月經  
已再候豈皆藥餌之過而自多安養不知食忌不卹諱  
憚而今已矣不啻黍焉實離離而競秀木子子而稿亡  
嗚呼痛哉不啻蠅焉絲吐而休翻身向斃吾故不能忘  
情者豈色耶德耶其子號天踣地皆若罔聞嗚呼痛哉  
距生正德乙亥五月十八日未時享年三十有一卒於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一日卯時葬於玉泉山之陽子男

三康生聘江氏都閭松月公之女穆生聘費氏州守東  
湖公之女順生養同側室李氏時李氏亦產子忠彥而  
天乃慨然許以易之無吝色其與人不存谿壑芥蒂類  
如此女一胎賦亦撫於六弟經典嗚呼春秋之法紀叔  
姬郊媵也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沒劉  
氏雖非叔姬之比於邵氏宗嗣不無賴焉以義得他日  
合葬川拾其大槩以俟其子儻有樹立庶幾得以考據  
或能求銘於大方以傳不朽豈非存歿之願歟爲此披  
淚自狀

弘藝錄卷二十

士

弘藝錄卷之二十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

序

司空趙公七十壽序

工部尚書安福趙西峯公名壽七十茲惟誕辰某小子拜手稽首踴躍而言曰夫是天之元善也人之光慶也國之遐昌也休哉豫與揚謂元善天以生生爲心善善爲道維生也故其培之靡不至也維善也故其福之靡不周也而靈椿大樗何以別乎揚謂光慶蓋廣譽者人之良而懿好者德之本故天下之遠尊有三而斯民之事之如一然於大老衆父何以加乎揚謂遐昌夫所謂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

之茲龜者非謂徑尺之寶也柱石者非謂合抱之材也維老成之典刑丈人之貞吉萬世寶賴之是故天之佑公也爲甚大人之願公也爲甚顯國之倚公也爲甚重某豈溢言乎哉見其居於體也莊而有容嚴而有禮模不觚範不窳其鎮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庶幾乎溫而厲者乎見其宅於中也有而密祥而理明而不苛察而不煩授其算若可指其倪盡其心莫得窺其蘊庶幾乎好謀而成者乎是以其遇事也貞以崇餘毅以樹功權以濟時哲以弭變可由也而不可奪也可往也而不可回也可予也而不可汰也可置也而不可漁也其立朝也

權不得而干利不得而私請不得而行義不得而違九載而進一遜而退可爵而不可廢可越而不可援高而無悔滿而寡盈某豈溢言乎哉介之於天而天佑之遐福之具臻世顯之爵榮是已徵之於人而人信之廟堂之推重臺諫之揄揚是已昔者孟夫子嘗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推是言也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信哉某不佞亦與有賴焉

東巖詩序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

三

夫巖石嶽峯敦乎其遇也嶽麓秘阻發乎其人也岱之阜吾得仲尼焉是故夫古猶夫一日也沂之濱吾得子哲焉是故夫今猶夫暮春也君子所以貞觀不輟張弛隨宜者正以顯晦之一致進而在廷匡直輔翼退而在野從容游衍其所以匡直輔翼者匪以競趨也據吾分之所有也其所以從容游衍者非以耽樂也從吾性之所適也若乃唐虞之際姬周之盛無迹跡焉非不遜也民隱之殷而以忘乎其在外也明良之契而以忘乎其在內也東海之涯明太傅木齋謝公之里其旁卽汝湖今少宰公名尚之湖之上爲東巖或曰卽東山之意也余曰不然晉偏安江左以方隅自視恐才綿德醜故旌



尚地望豈如我明八聖一統千古莫加焉蒼生之望匪  
直淮肥一筆而已是故孝武授受之際斧不假展肆無  
變肆者先太傅托孤之重也今上龍飛之首講筵虛席  
端揆凝宇者今少宰應運之隆也魯藉東山之偃仰爲  
之輕重哉方且簡在帝衷雖暫從純孝之請尤不忘移  
忠之願不日趨召而起以毓德青宮完補袞職若伊尹  
之任阿衡傳說之作霖雨又吳趙區區履齒之上下哉  
余生也晚未敢論世賢仲弟幸從汝翁之後得縱觀四  
十二景之間於是仲弟賦之余序之

貞壽榮昌序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主

貞壽榮昌者爲今都憲秋崖朱公統翁主菴先生暨  
母施太宜人作也何以曰貞壽榮昌也某通家子稔聞  
高壽貞懿以及昌大榮顯也胡夫文武總憲海以內恃  
而治之海以外兼而統之某又戍於海者請得以海爲  
喻公諾焉於是再拜稽首而言曰惟皇有道海日以宴  
不揚波者凡幾年矣然其量包括天地吐吞日月沉淪  
星斗混合雲霧不可窮而止也其險則蛟龍之出沒不  
時龍蛇之潛蟄無定未離倏忽變幻重疊不可測而知  
也其靖則有時天高地下浪恬風止舟楫往來無異平  
波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也然囑其近終不能脫其遠

拘其常或不能達其變限於一勺曷由推於無盡也復  
因潮汐之至而候之見其勢則震盪飄漾奔騰湧漲如  
雷如電不可勝審其度則因月虧盈及時子午若朝若  
夕頃刻不移其不息則往者既過來者復續窮天地亘  
古今而不改然後知茲海之大所以爲不可及也夫震  
蕩奔騰者氣也虧盈消息者理也往過來續者數也至  
仲莫如氣至信莫如理至神莫如數斯三者貞而已矣  
貞故遠達故久而彌昌非獨海木然也天地日月莫不  
皆然故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乎此則可以知翁之壽母之

弘藝錄卷二十一

四

德矣蓋自夫朝經夕史端模楷範雍雍在宮采采本支  
彼一時也不猶浪恬風止波濤不驚者乎然而未足以  
盡海之變也安知夫洄湧澎湃時出不測親反爲譬戾  
生於乖挫辱撓其躬懷居阻其情此一時也不有貞淑  
嚙將與守夫貞者正而固也白夫嫁禍矯誣之非正也  
而甘心罔固不驚寵辱斯正矣自夫嫡庶舛訛之非正  
也而飲哀茹育含痛撫鞠斯正矣自夫詭詞譏毀之非  
正也而匍匐事主終身不已斯正矣以至茹辛嘗膽畫  
荻斷蠶蓄旨遺甘厲深揭淺皆其分內故能特鍾麟瑞  
大衍益祥闡極恩慈敷繁奕葉及夫眉壽考終祿養盛

備亨諸寵錫及於生前百世用光五福全賴益人之貞一也得其常則為維德之太姒徽音之太姒不得其常則為葑菲之匪勉雄雉之伊阻然而雞鳴好德伐木好音未嘗忘也故又有冷菴陳公者實直好義終始不渝又非但將恐將懼惟予與汝而已此皆法所當書卒之仇者繼繼者捐蕩者殘貞者完詩信有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秋崖公方且覃思數省屏障東南海道肅清貞誠孚協行且端揆廊廟左右天子使四海之內弼成懿治不日地封三代翁之有子真可謂無咎矣特以母之賢行異世罕見某方肆弘簡由唐及宋列女無與倫者

必藝錄卷二十一

五

第長成遠謫無由上達天聽聊效里巷之風布於短冊徵諸大方倘有識者傳之異日太史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豈不幸哉

耆壽同封序

皇上敦隆孝治典敘名正協和來雍粵戊子秋恭上三宮懿號禮成爰以推及廷臣如今制且程以限律恩特隆也於時鳳村張公名剛實按外臺於浙稱節之日闕廷在上堂開在中喜特隆也退而雲山切念我君公及於頃趾被冠曳緒照耀閭里矧明年各躋耆壽公事計畢便道稱觴事特順也於是同按見易王公及某皆忝

通家之誼謂某宜加一詞乃頓首言曰夫壽者受也可以一得而足不可以強勉而致華封之於乎三言焉洪範之於乎五言焉是故必弗祿順享而後可以言受必象服偕老而後可以言受必保艾樂只而後可以言受斯三者皆天也天者存乎我也公端嚴方毅濟之乎人績學恬退樂之乎命敦仁懋義安之乎老敬禮作範形之乎內育中養才竟之乎身典禮尊命徵之乎報是數者皆理也理順則生也直生也直則踐形天地間以享百歲是之謂善受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余敢為今日頌若乃順達孝之治懋移忠之慮以駿惠我君公碩人之道必有嗣榮祖考掄揚潛德者在于今特其謹之也

必藝錄卷二十一

木

奉恩入奏序

明聖御曆三畢大開禮繕樂汁叶禎啓祥爰暨南服要會之都不寧維鉅亟劇孔殷天子若曰浙哉茲土時若予帖憲此一方俾民太懸時則嘉靖甲午廼內臺大夫疏今汝陽張公名以進詔曰俞哉若案汝颺若紀汝楨若計汝會若戎汝威若獲汝謙若教汝弼若才汝成若隱汝彰公拜稽首承厥休哉乃乙未之春撫臨海邦先是公以發奸摘伏之才禁暴禦侮之敏寸斷片折之勇

顯微幽之明夫人靡不多之甫其至也則已掩惡就善之幾違曲從直之論去而革心之效執實御虛之惟人亦無不化之是故皆虛偏之於膏肓日月之於矇瞶矣公方黜己之聰明後於民之視聽於是乎君子論小人學風者規論者伸復置己之擊斷則於王之攸好於是乎疑獄集於恤行恤者生疑者平是故若決河之於奔流恢虹之於陰翳矣登明者某某焉懷進者某某焉匪期於今期於古匪箴於官箴於心是故若輪焉之於方斲公輪之於匠墨矣強而過之匪強而過之也將以齊其弱也弛而張之匪弛而張之也將以救其弊也是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故若和風之於密谷素綸之於綱紀矣國取於民不於乎佐於乎長民義於役不於乎辨於乎征役病於廂不於乎藝於乎經是故苦懸者於是就蕪陷塗者於是反枉矣以坊揚俊造則庠序不足興以弓旌武士則城池不足固以身率教化則號令不足神是故元魁於是乎疊出風慙於是乎消遠矣以至於正習俗褒忠義則小學有家誦之益夥石有人傳之芳崇貞節獎廉退則鈞臺有哀集之勞錫亭有重建之績凡厥憲綱莫不畢舉是使廢者興弊者清往者鑒來者勸期年之設施百代之楷範歟逮今六月將以其政報天子既離任某敢獻

言曰維天陰隲下民惟民躋於至德惟皇大建厥辟惟辟奉於至仁九秋之肅殺隆冬之涸寒非不凜然畏也然而大生之無窮閉藏之有限天心蓋可見矣六察之所糾八計之所靡亦非不斬然威也然而鸞鳳之雍容騶虞之仁厚公心蓋可見矣故公以正直忠厚爲之主而風裁果斷爲之輔其政以阜財惜民爲之先而懽奸戕豪爲之問唐杜甫有云此行入奏計未小審奉聖旨恩宜殊公行有日矣寧不益憶吾民之隱以達於宸聰乎某端有望焉雖然不才不學自惟罪罟罔疾歿世安能自似青芻與公邂逅一言乎是用伸詞敢告他日

弘藝錄卷二十一

八

尚詞徵萃序

夫萃者詞之最也萃而不於言匪仁之萃也故詞焉維丁酉春三月恭川先生李公名恭榮晉江右方伯杭之大夫士詞曰煜乎斯張輝乎斯皇而遐於公而遂于良斯天子恩乎曰未也大鼎鉉者玉食之需而匪叩烘之用也鈇鉞者遏劉之任而匪醜髡之能也天子以公掄甲科登郎署陟藩臬顯矣而未著也任矣而未專也今將南討焉北伐焉干城胡所於托帷幄胡所於籌乎詩故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斯天子之意乎又詞曰福乎有融樂乎有穹而享於躬斯無以窮斯上帝恩乎曰未也

夫藩翰者五嶽之鍾而百靈之聚也爲生者天地之藹而造化之儲也天以公可斬斷理弊斷獄刑戮仁矣而未蓄也惠矣而未藏也今將保大焉中重焉匪天聰胡以生匪地靈胡以育也詩又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斯天之意乎又詞曰德乎巍巍量乎恢恢而據於崇而收乎卑斯大夫士思乎口未也夫星雲者奚廟堂之望而草野之瞻也山岳者奚一方之鎮而天下之宗也大夫士方以公由齊魯歷燕晉道揚豫未遍于窮販達于遐壤也今將中台焉丞弼焉盡識天下之士而遍覆蒼生之命也詩又云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其斯大夫士之

弘藝錄卷二十一

九

意乎於是某小子進而詞曰夫鼎鉉有耳而鈇鉞有芒敢問曰公心之任是已夫天下之事不思於不能而思於不用不思於不用而思於不專公在昔而平鉅劇之寇居今而程彌濫之通者此心之任而非計較之私也以是任天下天下不足任乎又詞曰夫獄降有神而篤生有自敢問曰公心之實是已夫寇虐之興善惡生成之與饑孽有人心者不若是認公竭力以活萬民之命捐資以備什一之儲者此心之實而非矯激之爲也以是徵天意天意不足徵乎又詞曰夫星雲有類而山岳有依敢問曰公心之宏是已夫剛毅者或迂疎而不能

沉愛執法者每憚請而不能虛心然不知大賢則何所不容至公則何所不有公此心之宏而匪區區狹小之度也於是大夫士合詞曰子之論孝而得其真匪泛而語其槩是可尚已不可不爲他日之徵也

封戶部主事太原高公七十壽序

邵某曰太原盛堯舜故都云夫堯年二百舜百有十歲豈惟得之於天者清明純粹貞懿而不澆哉亦以其地之廣博深厚是以其道悠遠其人全受斯其天地之正氣乎於是堯出遊於康衢見老人擊壤歌之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上

弘藝錄卷二十一

十

古盛時君以大德受命臨之乎上民以含哺鼓腹趨之乎下熙熙乎哉唐虞之至德也夫迨於周天保之世君臣胥慶媚其君則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愛其民則曰口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至遠之謂遐堯舜之壽也夫至誠之謂質唐虞之德也夫三代之幾於上古如是方今明聖在上久於其德以化成天下皆無康衢之老與天保之民哉余於映軒公有取焉公生於憲孝之世善美有餘珍素自攝其無庸非無庸也將以厚其庸也其弗見非弗見也將以待其見也於是乎事踏溪翁以孝承邑博公以順故人皆曰有政也迨

夫聖皇之際義方有徵鴻漸方吉而東庄公名汝者出焉余始得公於朝見其頎然而長昂然而舉豁然而開則可卽也曰是北人之表也乎世德之哀也乎時堯升於地官公官如之哉冠象服顯顯令儀而五十始邁故人皆曰樂仕也及乎壘守屏藩民實祖之夫民猶祖公猶親也其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益出一令民受一時之惠故人又曰真庸也以及於今前星繼耀寵恩疊出而公躋七十矣駝駘鶴髮享太平之盛願養鼎食服觀察之榮而東庄公方升未艾公且肩壽無疆維日歌之曰太行之巔兮巍乎委蛇何有乎適兮黃河之淚兮委乎

弘治錄卷二十一

委蛇何有乎止兮於是海隅之人始知西土之俗太古之風非區區所能彷彿也乃奉年家子而爲伯父獻焉

封工部主事南湖陸公八十壽序

邵子故善石里陸太夫名金爲家昆誼也厥翁南湖行爲伯居吳江距浙圻相屬道京師拜於堂下公引而起敢問焉公曰吾歲閱甲子又十九吾封工部主事十稔吾家不踰中人之產幸諸子皆賢且淑吾日食飯二盂酒數行左攜右扶俛仰咸適無所事慕吾願吾仕者貞而亨居者翁而耽昌厥後裔餘齒有畢不亦可乎余小子翼公就坐再拜而晉曰嘉哉詩有云宜兄宜弟令德

壽登斯之謂乎旣而南向拜曰遐哉天錫公純嘏已又北向拜曰烝哉惟王其崇之已肅揖而退往乃戍於漳漳大夫土也由屯部而遷凡三載臺臣相與疏於朝藩臣相與揚於省小民相與謠於市復聞而嘆曰嗟乎大夫三事而公百遂也百遂奚其艾乎甫一朔漳之鄉大夫有以公壽爲請者余辭之雖然見而知之弗荷于諾矧誕辰有屆稱觴有期能無一言乎夫以禮事生之謂孝以人事國之謂忠太守之於若翁猶公等之於太守也翁之壽太守之福太守之福公等之壽而忠與孝壽與福之基乎嘗聞翁終身之慕因心不踰以母碩人之

弘治錄卷二十一

主

早逝也痛定省之無由而音容之或失也乃刻木肖像朝夕事之吁嗟丁蘭之傳庶幾非耶高尚之志篤義有方幼而嚴憚長而切嗟吁嗟乎燕山之義尚亦利哉故今太守之治斯也不以其民之蔽也而必信之以廉不以其俗之漓也而必率之以正畫一之政措於其心而刻木之風成於有日是故福者百順之所積也壽者令德之所名也其於公等不無相攝乎哉於是諸公喜而謂曰子之言是也請以爲八十壽他日翁進於百歲觀其子壽於國脈壽於天下必不以子之言爲妄也非惟不以爲妄雖他人亦不以爲詖也

簡廉利物詩序

弘齋子以壬午仕癸未大司寇西峯趙公請權於刑弘齋子懼弗稱以告西峯公曰異哉子人以爲才而子以弗才才孰居子曰才易權難何以故利蝟乎叢也波靡乎潰也濟胜乎涉也蝟則不可崇不蝟不可以崇波則不可諾不波不可以諾胜則不可常不胜不可以常夫是之難也公曰嘻哉吾以約代煩以理代慾以得代施可乎弘齋子東而再拜曰謹受教遂往期年而報政公曰諾丙戌擢副都水郎事時桂東王公名文初釋褐來觀司政子肅揖之間其年妙也觀其容飭也叩其才雋

弘藝錄卷二十一

車

也且也通家氣誼日親而月益不啻其言之相得心之相照也越歲公出宰會稽又三歲晉主南戶部事監船於杭夫會稽古昔之計壤也杭船東南之輻輳也計壤之地財賦出焉輻輳之區市利關焉不幾於叢胜而波靡者乎自予而觀之公之年妙也而德尊焉容飭也而心一焉才雋也而識達焉何以故縉紳之藪與閭閻之術人貴賤不同而言尊卑無別也公昔之宰也猶夫今之監也何有間哉乃甲午之冬予道北關治圃事有農者舟者負者糞而機穢漁而網罟者萃聚而告曰歲勞矣農弗可以停舟弗可以止而負可代糞可勤漁可復

也奈之何啓或斬焉時或失焉其經者猶夫其目者也

通者猶夫其塞者也自公之蒞政也吾往而過焉來而續焉無終日之候無過時之虞無迫督之煩無獵取之辜茲將復也而予益圖之子曰噫嘻農天下之本商天下之末二者國之大用也而權之農將重焉故權以坤之其用意深哉不以爲重而併困焉其將謂何矧聞公之權也倣官司以守之曰登其數以計於簿月稽其會以報於都歲考其成以上于王府不抑奪以爲能不號招以爲威不侵漁以爲已以至於屏翳鞠寧息乎杜攘是可以爲簡而非叢也可以爲廉而非靡也可以爲利

弘藝錄卷二十一

南

而非胜也於是相聞者退而乾峯楊公進曰請遂以簡廉利物爲贈可乎予弗敢僭擬楊公曰聞命於西峯公矣遂爲之序

贈盧書巷先生序

古之士以鞭辟近裏著已爲功今之士以清要崇高貴重爲樂古之士不能以意爲也是故廣畜以弘懿厚存以匿志言以確乎爲質行以方大爲利道以普徧爲艾今之士不可以意遂也是故捷於仕而後學利於進而後取合於人而後言宜於時而後行夫仕靡不欲也而捷焉進靡不干也而利焉是故官資不可以起崇弗悅

也錢穀不足以厚庸弗屑也嗚呼士也云乎哉夫虞官  
禹益之所司也錢穀有司張敬夫之所與也彼聖彼賢  
豈非至尊貴者哉故君子之仕也不專於清要而道苟  
可行行苟可乎言苟可諸君子未嘗不重且榮之也秦  
之盧書菴氏以癸未進士令遂寧繼遷主工部政司樞  
於杭夫惟余昔所事事也有三說焉一曰分司稽勾二  
曰考責會計三曰便惠商民夫稽勾不分則已無善守  
會計不責則國無懋緒商不加惠則人無謂思何者耶  
仙晉也非悲於升臨事漕需也非有干顯績人利驅也  
非限於土著是之弗圖而畏焉無益也怠焉無據也存

弘藝錄卷二十一

五

夫人而已矣公昔董呂梁余過之見其外弘敞博起叩  
其中淵邃靜懿同質而縉無粗鄙之氣行謙而和無強  
悍之風公益以鞭辟近裏著已為功者也故其為政也  
不立異於人而綱無外紀不競趨於時而心無違拂極  
幕官以省入而人稱其非矯移弊簿以檢實而上信其  
寡私賤稱度以平直而下服其無苛昔者夫子告子張  
忠信篤敬推而至於蠻貊可行是三者豈直樞事而已  
哉有天下國家之責當如是也公之自號書菴因此意  
乎公以紳名而字曰汝佩斯可謂無負也已矣余學公  
之說未有以復茲事竣還朝將以取正焉故序

虎林別意詩序

夫別者別入也將以際跡夫道曠誼遠心後時故君子  
惜焉跡存乎遇者也道約乎衷者也誼協乎共者也心  
存乎久者也時昭乎變者也情合而後遇德資而後衷  
職修而後共信敦而後久景著而後變故君子重焉而  
不繫之詞是輕其重也不愛其所惜也君子胡取焉是  
故以言乎其過也其詞施以複邇以密以言乎其衷也  
其詞閑以則綺以飭以言乎其德也其辭嚴而張華而  
揚以言乎其共也其辭和而無貳熙熙而咸績以言乎  
其久也其辭微而洽卒如而咸若書菴子之所習懋矣

弘藝錄卷二十一

六

故予觀羣公之什而乃得衆善之益焉夫導引役也而  
先焉君子不恥也書菴謂余引之遂序

慶際重光詩序

成化間閭警菴公來自陝實蒞吾岳政妥厥寵靈厥厥  
嗣胤北泉公是生傳名父曰松山公惟岳即攸宅于中山  
隆氣鬱公丰神峻茂方大而頎然天目之表乎遂升于  
癸未肆典邦刑某執轡屬簡須于末衆意浹如也公復  
由保定守來蒞吾臬惟岳惟臬于並于尊乃祖乃孫婉  
美克顯惟良罕哉乃秋八月例賀天子萬壽維予小子  
拜手稽首言曰昔在成周彝倫丕著禮樂顯明乃臣作

歌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夫其曰孔固至安而無以加之也繼之曰俾爾戩穀無不宜夫其曰戩穀至善而無以加之也又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夫其曰遐福至遠而無以加之也是故一日之小康不可謂之孔一事之偶合不可謂之戩一身之有餘不可謂之遐兼是而克章其惟吾皇在上乎自夫誕聖而啓河清之瑞受命而召五星之祥天心已可見矣自夫郊廟而著克禋之誠耕籍而獲有年之慶萬事無不宜矣自夫奉慈而極康壽之隆廣儲而兆前星之應積慶爲益遠矣而天下臣民之心何但已也孰不曰頌養天和萬壽其無疆乎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曰克當天心萬方其賴及乎曰克念天親萬億其無量乎北泉公行矣寧無爲當宁獻乎於是公起而歌伐木曰嬰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某反而歌下武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諸君子而歌小明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各爲詩若干首某引其端遂爲之序

靜菴序

西蜀曹公山字仁甫鞠吾郡獄其政尚簡嚴無呵無撓無墨獄靖無稱冤者上之部擢貳四明于郡無攝也適賓興總計敦焉計夥則繁錯冗益付鎖鎖不惟井公約

以度理惟察亦無呵無撓無墨計已無稱負余從詰其端雖究膠彥文祥氏造曰某撓屬余屬有誼誼有惠言余甘自鄙耶顧旋於幾何攸值今代請予亦惟靜菴某之自號其所自得也自得之斯好之篤而名之稱情是惟廣之乎嘆曰夫仁有體夫動有恨夫樂有似莫體胡立莫根胡生莫似胡名是故名存乎義也義顯而號彰矣生存乎道也道生而用廣矣體存乎靜也靜久而仁熟矣呵靜之泉也撓靜之質也墨靜之蠹也而能應變者鮮矣不呵故約約故不紊不撓故執執故不遷不墨故嚴嚴故不測簡之衷也正之聚也安之藉也衆之淡

弘藝錄卷二十一

七

也而不能應變者亦鮮矣故不屑不錯者約之章也不聲不色者執之效也不寬不黷者嚴之終也惟以治一國清淨矣以爲天下順則矣以爲一身仁矣故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命名之義不在斯乎

題李氏手鈔四書集註

操翰之謂文蹈而揚之之謂武主於一之謂志不遷而有成之謂業求而世守之之謂賢趙無武非不武也夫態而忘其武也歇無逸非不逸也夫勞而忘其逸也恤無簡書非無簡書也夫身而忘其簡書也迺若李氏之宗余猶及焉夫日星顯矣而瞻者視之比於余者鮮矣



義軒固知日星之明者也雖然嘗聞其始以職代策勳  
慙于劉劉及其終也草菅之風胡可畏也長獵之心胡  
可動也彼之所入而此出焉故齋心正畫非已也坐忘  
而已矣觚操翰染非職也心一而已矣賡連簡折非名  
也志適而已矣芸編載錄非寶也澤存而已矣澤存而  
後世顯世顯而後父光父光而後仁著仁著而何有於  
武耶君之後昌乎哉余故曰猶及之也若乃模天之功  
繪日之勤有目共知何樂哉君名節字抑之號竹坡厥  
父諱端祖諱順號義軒世為胄岡云

弘藝錄卷二十一

元

弘藝錄卷之二十一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二

序

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序

敘曰夫材豈日求而擿植哉明堂而備總章清廟而登  
文木幸與不幸遇與不遇而已矣矩而斷規弗衷也將  
居之乎柄而削鑿弗入也將觚之乎雖有幸焉者寡矣  
人或告我曰今遐陬之山有大木焉五楸之爲鍾百靈  
之爲衛雷之爲伸露之爲滋不知其幾載也其本植柯  
樛結困輪而埤塹上隔風雨下掩溪壑不知其幾圍也  
了前而幸之乎虞非道路之物哉是故世必材材必致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一  
所遇而後能濟其美否則甘泯泯焉者不知其幾何也  
明興百餘年來天地之所拔萃山川之所秘寶有大入  
作焉曰丘壘山氏曰羅圭峰氏之二公皆材也丘公起  
於海外人孰不口邀哉希矣至於豫章材所鍾會之地  
羅公廼始以例進夫例主貨人誰不以貨視之而文莊  
公獨曰材也嗚呼二公遇不遇之間夫人幸與不幸之  
幾歟卒之冠國髦華展斧與匠石曰於肆藝而攻輪飾  
其能鳴盛而重任也有不期然而然矣則夫始之齟齬  
拂戾者所以畜其德終之暢釋和美者所以發其材歟  
今觀其集所載序則沉而典誌則貞而張文則鉤而節

應無窮也詩則葩而式瀝而洋溢陶有情也至於議論  
似賈生明大體縱橫開言謹謂古之大臣非錄夫文  
不飾者士鞅瓦缶聲弗傳也質不美者山節藻梲久弗  
揚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之久久而無弊焉不  
在茲歟不在茲歟某生也晚竊有志於文顧不幸所事  
多戾未得是集而讀之呵應懽懽吾不材以資於有  
道爲一日之幸哉

林白石先生文集序

愚爲弟子時所肄施經上則周召魯衛吉甫山甫方叔  
南仲之流下則里巷閭閻昆蟲草木之類未敢輒以舉

弘藝錄卷二十二

二

業累之默思其性情肆其造詣恍然欲致而未能也及  
登仕版棄鉛槧士大夫間往往道說何李索其集而竟  
讀之何善五言律至七言類多清寡若山陰羽士魯室  
發軔試以勇冠三軍氣雄萬夫未見以爲何如此其詩  
孔碩其風肆好所以難乎其人也李善七言古選至律  
詩類多生硬若陸微文犀水剝蛟螭試以尖鉤之巧干  
將莫錙之工亦未見其何如此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所  
以難乎其選也又有昌穀徐氏棠陵方氏少谷鄭氏太  
白孫氏子言張氏皆有集編而問之一一具其情性肖  
其人品昌穀質美而清虛棠陵閑放而縱逸少谷太白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三

子言諸公贊之天廚之饈方丈之珍一染指間香味殊  
別盡饌而饜之又有所不同故於山間石上片席片筵不  
覺嘆賞至於文則何守左韓李馳班馬諸子固有所不  
逮也大抵人生覆載中氣稟才華以爲之主而學問涵  
養以爲之輔以取其蘊藉溫潤資深逢源然後無往而  
不得觀於司馬遷李白天才迥出又得於肆意歷覽以  
發其蹈厲奮揚之氣至於楊雄杜甫諸人刻意深造所  
以致其精微純粹如不得已其諸天資近道不能學以  
充之學雖勉勉而天分或不能及皆所謂小乘而未能  
底於大成也予年四十編管於閩入清漳而得白石林  
公瞻其貌皎然日晶月輝信可仰也聆其音鏗然金春  
玉應詢可悅也猶以介然固陋未敢叩於其衷僭出瓦  
礫輒以珠璣應之復誤爲之評品甫其歸也以海嶽停  
雲爲唱距今二十年聖天子以其罪重不宜從宥仍往  
來於丹雘太武之間而公已鳳逝矣冢嗣夢熊氏不鄙  
晉謁追悼時昔恨然無聊爲捧其遺稿而莊誦之其詩  
清雅俊健斐然而葩藻飭錯然而脗炙備其文典要珍  
重秩然而交際陳井然而禮樂炫襍說數言乃其心得  
皆合於聖賢之道蓋有得於旂堂之指歸遠菴之緒論  
者至揭帖一本不激不徐可見當時大臣容人之量使

在今日雖不聞於朝廷而敢望能保身耶幸以丹徒潛  
毀移怒晉陽見幾而作可謂賢矣高臥海濱徜徉自得  
集中所著多退後之作設或沉酣勢利甘心汨沒所造  
寧有是耶不揣竊以自慰且以質之地下不識公果以  
何如

秋江別意序

天下有風俗而君子之風節益著風節著而風憲益尊  
何謂風俗醇勢利厚廉恥頌已特多約人益寡知所自  
愛而重干犯是已何謂風節不以己貴而羞貧賤不以  
人尊而甘詘積權有所不令刑有所不威見義自裁守

弘藝錄卷二十二

四

死不貳是已嘗觀三代盛時伊尹躬耕有莘之野至一  
芥不取此何等風俗也湯三使往聘之尚囂囂自得此  
何等節操也是時風憲之名未立風化之本大彰下此  
本原未遠故假風憲之權俾持風節以勵風俗若漢君  
得一入焉曰汲長孺宋又得一入焉曰包希仁斯二者  
振士夫之名節立朝廷之綱紀觀其面折不能容人之  
過若不勝其剛然而未嘗肆以爲虐也一笑比黃河之  
清若不勝其嚴然而未嘗假以爲威也而使弘湯衛青  
之外不論賢愚不分彼此皆得而屈辱之此乃打街罵  
巷之夫會黜而若是哉龍圖開封之任不辨是非不審

真偽皆得而斷折之此乃殘民害物之尤曾拯而有是  
哉吾知可慢者小人而不可輕者君子可搏者奸宄而  
不可背者人心故能使淮南寢謀問羅讓吳誰可得而  
間可得而譏哉若我明肅公抑齋可謂庶幾矣公淮之  
山陽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歷任兩京刑部擢東粵叅議  
兩浙副憲再任叅知三掌臺憲其贈甚悉不敢不著其  
詳蓋由其得於天者厚重不煩如周詩委佗佗如山  
如河象服是宜者其氣象也脩於己者弘毅博達如大  
易體仁長人嘉會合禮貞固幹事者其原委也接於物  
者盎然春風之中而有不可奪之操標然秋隼之色而

弘藝錄卷二十二

五

無太絕物之情施於政者務持大體不矜小節務勤實  
意不近虛名嘗斷豪獄矣引篤廢律文而廣好生之德  
嘗督民數矣許細民改正而開自新之路愛天理則機  
案屢反而不變察人心則勢囑長嘆而不行以至於某  
之獄尤若罕見其儔者其一愛人以德雖父子僚友不  
牽制而遙奪其二順情以禮雖圖詞祈貸不峻絕而厲  
聲其三不動不搖泰山何能踰其固其四不怒不激哀  
矜勝於得其情至今萬民實受其惠一郡實除其害者  
是果誰之力哉以爲難則不大聲色知愈真而見愈的  
人不見其勞而公自安於職以爲易則專恣鉤鉅心愈

礙而情愈空徒澹好之藏而長亂之門公其庶幾矣乎  
或曰杭大都也仁和首邑而父母達官也山昔以至於  
今薄俗會未替斯子何忍言耶子曰誠哉是言也蓋不  
觀孟氏孝子慈孫之旨哉風俗之厚薄由於在上之作  
興以公秉執風憲而無苟且姑息之心引豺虎鷹鷂之  
患居者騰歌行者路頌且徵詩於徵慈徽福於令子必  
人人自反去其悞慢之心淫惡之行在朝有長揖之客  
在外有端州之魯斯乃東都之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  
其汙者又何事伊阿脂韋以爲忠厚之至耶子也不才  
自蹈巖於惡惡之咎且與公舊同僚衆亟知廷釐無似

弘藝錄卷二十二

六

敢陳所懷而序以爲別

賀石崖周宗主先生擢廣右憲政序

天下之勢維楚幅員廣大上接川蜀橫亘中原直界江  
廣歸墟於吳若與閩大相隔越也然勢之至大者莫於  
海若至遠者莫與江若今夫江山岷峨而來迅蕩颶激  
歷壘塘澗瀕若彼其峻險也中經洞庭彭蠡則汪洋震  
定蓋有不覺其迅而且具包含容受之量然後與漢水  
合流匯而爲一大都會而天下之言形勢者歸焉今夫  
海由北而南內尊諸夏外限羣考若彼其浩瀚也然必  
有畔岸止宿之地則錯置屏翰布列方隅然後福典漳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七

泉聯絡星羅而爲八閩會省天下之言式廓者在焉及  
其毓而爲人楚多竹木臂則縱橫茂密不但項畝尋丈  
而已也其大者祭天蔽日植之要衢橫之當路足稱棟  
梁柱石之任其次亦凌峰聳壑以俟升之明堂登之清  
廟無忝萬鈞千石之用閩多貨且臂則珍奇錯落不徒  
瑱彩炫晶而已也其顯者周流動達或當斧展朝宇輒  
有補於合璧之圭璋其次亦韞匱珍藏於以待價待聘  
無能易於有用之成材茲數者皆以地既靈而後人以  
傑類於何者觀之歟曰文而已矣是故楚之文也浩博  
雋又滔焉而江漢流整焉而嶽麓峙而畦塍限界弗與  
焉閩之文也典密工遼窟焉而理致陳井焉而造詣著  
而空疎膚淺不與焉夫浩博雋又者體也江流嶽峙者  
用也以茲體用之學而觀於典密工遼理致造詣之文  
何用而不得哉是故青子矜不可以數稱也悉於一  
日辨之不煩再過不然日且不暇給何有於綽綽餘裕  
哉歲大比賓典輒日進諸生千百於庭且能不厭其繁  
夥三復而重校之務獲其精嗚呼予也不才無能爲役  
縱一旦日使之臨之烏能如是而無歎耶其服則講談  
理道因及不肖亦與辱焉先是浙之慈谿曰鄧西張公  
雖切鄉契以予之潦倒廿年乾沒何由識荆承不鄙陋

以所樂三弘集言於公其一曰弘道錄謬意五常分屬五倫從古聖人各舉所重而言非謂父子專於仁君臣專於義而已也今故以五常爲之綱分屬五倫爲之目而由堯舜至我朝由經至史嘉言善行凡屬君臣之仁父子之仁夫婦之仁兄弟之仁朋友之仁各有錄曰以著已意義禮智信倣此其二曰弘藝錄自入仕以來游藝之作其三四弘簡錄僭繼鄭樵通志之後欲合唐宋五代遼金五史爲一而爲其篇帙浩繁尚未就緒夫以二十年而牆之功一旦蒙其紀錄適值漳庠通龍溪鎮游諸生呈將弘道一集五十七卷授梓以傳且給校對

弘藝錄卷二十二

木

生儒其佳惠莫大矣雖然此特公之大義非有所私也設若後之日所刊祇於覆瓿噫嘻吁將無辱焉萬一分毫有裨不因公名而借垂於不朽耶乃今季秋登庸甫畢彙進方升天曹以公久著勞勩特陞廣右叅政嗚呼茲遠也祇以寄信宿之命而已不日大拜予雖固知第於同年若龍湖張公公之里也古冲李公公之落也豈皆能無望焉予不佞敢期必以爲異日參天蔽日棟梁柱石之任而江流嶽峙特其能事焉公名琬字潤夫號石崖登壬辰進士山給諫轉任禮部儀制歷陞今官云

繕部邵一溪先生僉憲滇南序

言喻乎臆已將乎道已交叶乎衷已來以昌義無所於憾而契不承氏以厚嫻無所於施而懷將始是故君子與靖以和義存乎其際合宗以同異存乎其時光祖以延裔存乎其世考亂以觀觀存乎其山川昔者召公之封於燕也曰爽之宗其無浹乎後世無駁焉澤斯則疎疎則分是故百世之下其勢途人也其本則親也時而已矣有明幸已之歲今天子龍飛士之側於登庸者凡邵氏三人焉嫻德成氏瞻德明氏其一子也壬午賓興以書薦又二人焉曰良金汝勵曰經濟仲才予是也人曰是伯仲而名世者乎喬本而席蔭者乎越之去杭

弘藝錄卷二十二

九

明之去宋未遠也其世可求也詳觀邵氏之裔自洛來徙實祖安樂安樂之孫溥以徽猷閣待制博以秘閣校理籍於杭產焉繼千八府君遷於會稽亘於餘姚聚於江南今其族千亂室千廬箕裘千紹其名爵又表表相望若方伯費侍御蕃秋官德容暨瞻光祿時震暨造士良金元吉輝煌媲美無所於愧而吾之裔久矣無聞焉且不能蕃衍其蔭若彼殆將什百此其故何哉天地之氣蘊藉而爲人山川之秀凝結而爲物其蘊貴藏其凝貴靜而吾地左江右湖龍飛鳳舞秀矣而未畜也震矣而未靜也是故其人發揚蹈厲而未可與潛也其俗修

靡繁縟而未可與約也豈其一身一姓之故哉所從來  
遠矣若夫德成之居地不然而姚江委蛇而縈環龍山  
蜿蜒而起伏是故其氣旋以覆者其人宥以密其發有  
餘不盡者其蔭昌以益繁而後致之乎仁廟之乎義率  
之乎履計之乎和是豈吾族之所可晚哉君不矣與予  
同爲僚予感於斯義故其榮擢不以友道貶而以宗說  
考焉

福建都轉運使勿齋婁公入覲序

本朝內監之典匪惟觀政實以觀人是故其治飭矣其  
人未足觀往往不稱應命而惟介以榮躬閣以容德鎮

弘藝錄卷二十二

十

以綽馭嚴以蒞箴則衡部有體貌之脩當宁有燕錫之  
命彙進有特褒之語歸寵有慶陟之榮無所軒於鈞憲  
無所輕於錢穀惟其人而已矣勿齋婁公名志典離於  
閩以制當脩觀敘別諸寅惟時蔡公龜厓以其疇昔治  
誼得其爲人不寧默默命之言曰夫事有殊途而心無  
二操殊途者勢也不二操者理也今夫玉之爲物也溫  
然而敦厚者也溫然而敦厚則雖直爲圭璋曲爲璧折  
銳爲銜牙半爲玦琬猶不失其溫也金之爲物也厲然  
而堅剛者也厲然而堅剛則雖革以烈火淬以淵水埋  
以厚土揜以沙石猶不失其厲也蓋公之爲人也溫而

厲者也公之爲官也直而淵者也而其敦厚之質堅剛  
之操則不可得而奪之也何以知其然也公昔起守趙  
矣其觀以復矣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又刺吾杭矣其  
觀亦復矣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公今之守離也猶夫  
昔之守土也守土者務以利民守離者務以利商夫利  
民宜乎拳拳於民也而默然不急功不近名民有陰受  
其福而若罔聞也利商宜乎拳拳於商也而默然不稱  
羨不斥餘商有日競於利而若無所與也是豈無庸心  
哉夫奏一功而後興一利計一級而後除一害功奏固  
可嘉矣而心之爲勞可若是乎計級固已崇矣而已之

弘藝錄卷二十二

士

爲病可若是乎蓋公之用心也不惟其功而惟心之無  
勞不惟其利而惟已之無病心之無勞者升之高不見  
其益據之崇不知其增矧官與資其足言乎已之無病  
者彼一時而非有餘此一時而非不足矧人與已其暇  
恤乎卒之不近名而名自歸之不競功而功自許之此  
心之至公理之致極公亦不得而辭者矣豈非庸心之  
至已乎於是陶然而樂驪然而笑歌曰采菽采葢簋之  
實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某小子拜手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相與追而送之曰誰謂  
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企予望之諸君子皆再拜而

退

兩浙都運黃蔭山先生陸廣東參政序

古之從政者已爲大盡已而盡物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時爲大順時以尊事斯尚矣二者高下榮辱顯晦屈伸往往隨之然而人之性各不同也仁者至誠惻怛而有餘智者周流洞達而無滯夫子所以並取仁智而體驗其動靜非有所矯揉拂戾而爲之而矯揉拂戾者終不可窺於仁智之域是故至誠惻怛者其心貞以一貞以一故廉而不剡也惠而不苛也孚而無費也坦而無諛也據之卒不可動濡之終不可奪也周流洞達者其心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主

通以和通以和故隨物之低昂時之高下屈伸往來盈虛消息而能不失其便利不悖其物宜夫是而君子欲兼之也而夫子他日論政乃惟曰在仁者何也蓋仁可強勉智不可強勉也仁本於心而羣羣不息則近可至遠寡可底衆小可樂大智近於事而汲汲求勝則私意或起天理或蔽而時之所向有不得避焉者矣自今觀之冬官古之司空也禹平水土至祗承于帝夫誰曰不然而今以爲冗曹也聖天子作事新郊廟而奚斯崇秩則時之當路焉轉運唐之命使也寵絕於專刺而百凡所賴夫誰曰不重而今以爲利讓也賢冢宰變歷選明

德而六轉運皆得其人則時之清貴焉若吾兩浙黃公

蔭山名其一人也蓋公之分辨不當其不取也至帶級之無花服彩之無章此何等廉也公之寬裕不當其不問也至怒詈之不施鞭撻之輒後此何等惠也與上大夫言而問問與下商宦言而恂恂此何等忠實也始乎期月不見其有所增終乎考最不見其有所減此何等平易也獨於羨餘之積職守之分一毫無所假借至利害榮辱之加惟以漠然視之是真能不動心者而或者乃曰公之仁已聞命矣而智或未之聞也夫公辛巳進士也今爲卿爲輔者幾何人矣矧公陞正冬官陶於

弘藝錄卷二十二

主

姑熟之濱廟壘落成而口不言功理於南河之績轉漕稱便而官無加益及其守雷也居常苦節而其運浙也尚多濡滯則今之爲廣藩其去卿相不遠矣胡不卓然自見而寧徇故轍乎予曰此非知葵翁者也方今善宦者以認真爲緩圖而活潑爲急務公之心非不活潑也未免有認真之意在認真者人視之青天白日彼亦曰青天白日也人視之不愧不忤彼亦曰不愧不忤也若彼變動不拘縱橫曲折使人莫測其端倪者固非所以盡公也今聖天子明將相單威南服討正不庭今日晉方岳若靜峰張公明日擢良翰若葵山黃公二公皆聞

產且雷廉歸望也昔吾夫子論行師不許子路而許顏淵淵仁者也且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立萬世不易之道嗚呼若黃公之懋敬張公之英略非常今克壯其猷者乎夫以認真如公不善逢時而擅寵異則廉頑之氣特振元老如公不善暴虎而擅謀猷則三軍之氣寧不作哉予老成於漳者也行將望公旌節而拜其下風矣

浙江都司斷事張君九載考績序

夫幕者密也天子曰密勿諸侯曰幕職至親也是故內則方伯連帥親之以手足外則百司庶府親之以綱領大則獄訟稽勾親之以斷案小則交會禮際親之以詔

弘藝錄卷二十二

古

相厥惟良哉志貴交不交則上不獲處貴靖不靖則下不親猷貴豫不豫則刑不中禮貴順不順則分不達上不獲則跪下不親則扞刑不中則亂分不達則悖安範以誠去扞以和止亂以明正悖以莊職也而往往焉忽之徒取奔走以爲容雷同以爲悅則將焉用彼相哉今之都司卽古之外閫將軍治之天子不得而制也然武弁寡文墨爲置官司焉曰斷事斷事者斷其事也白其帥之所司者一曰號令而嚴與否未可知也二曰賞罰而信與否未可知也三曰什伍而律與否未可知也四曰會計而綜與否未可知也於是而有期會之繁焉有

簿書之勞焉有徵集之署焉有多寡之稽焉司銓者遴之匪文學則不與授匪科貢則不得授若浙之都司百年之樂土也中間治兵者凡三見焉姚源之守也畢真之變也以至倭寇之倏他也而卒無寸尺見焉者忽焉之弊也乃若古水張君春吾猶及見焉蓋類敏敦篤具有其體故仁慧多恕周旋其用設以襄佐他之事其將有以自見乎如有以自見焉吾見古之人山幕職而徑趨柄用多矣而又何必以資格求哉雖然今之資格古之三考也茲當陟明審矣若其中事上接下律已齊物剖紛亂惕懃預豫吾知其必能立也子曰不患無位

弘藝錄卷二十二

古

患所以立張君其以予言爲然乎請更以詢諸河南僉憲張君美中予同僚契君之猶子云

弘藝錄卷之二十二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三

序

安邊竣事序

有明御曆海宇殷又惟閩之清漳控制環海若暹羅瓜哇大食浮泥以至日本琉球諸通朝貢島夸椎髻外番雕題之國未可悉數公私往來義所當然則十年一朝任土作貢其餘悉有厲禁不得輒停泊然其地多產奇貨若中國之產奇才此天所以限華夸而分貴賤不可以已者中國之奇則介石之廉溥徧之公又能仁以和衆智以剖決信以貞固外國之奇則千章之木萬斛之

弘藝錄卷之二十三

一

珍以及元龜象齒大貝南金之屬是故中國之奇在人外國之奇在物在人者廉能生威公能生明仁能不殺智能破奸信能服遠有是五者將見蠢爾蠻蜃奔走喘息之不暇又何奇貨之可居哉奈之何沿邊細民往往見利忘害展轉興販因緣勾引藏奸隱慝拾釁啓禍紛紛藉藉殆有不可勝窮者於是建議於濱涯之處設建公館以安邊爲名安之爲言不擾之義也昔曹叅治齊以無擾獄市尋至入相以迄於今民不能忘其斯之謂乎歲嘉靖戊申吳松見愚翁公以司馬耶署出攝郡倅時代巡雙渠金公督憲雙華柯公倚公名進士老成倚

偉又軍門甫啓秋崖朱公亦以舊練職方戎務敦禮委任並崇旌獎欲假以繁鉅閩之維則七月庚申公至海滄伸約束正紀綱海塹一新適番船四艘飄泊至岸抵於海門公大整防兵嚴督求盜密緝禦守兼以重禁旗民交通往來接濟者先是奸佞某陰與夸市約貨三千緡費以資器番幣公從容訊實不驚不訝聞於當道執械以法從事抵死由此夸船靡然喪氣頓移遠嶼不敢迫近此其驗也於是弘齋子聞之喟然嘆曰嗟乎漢之楊震明之何文淵何若人歟至今四知之稱光於范史却金之館存於括郡卒之四世三公聯翩盛美何子喬

弘藝錄卷之二十三

二

新俱列名臣豈非奕世之報乎公上海巨室豐茂繁衍行且柄用棟樑柱國未可止艾若子譽列髦士孫膺世顯夫亦安可量也然且不自爲功今代巡蒲池楊公悉彰厥美懇詞求代完名全節竣事而歸詩有云夙夜匪懈又云旣明且哲此之謂歟雖然抑愚有說焉方今四海寧謐有公安之名而西北跳梁鮮太平之實幸而環海諸夸恭服治化潛消允愿然以無玉關之限長城之阻薄海內外俱稱海熟與海不揚波一時僥美其來者叨竊自負甘心貿易此其志慮從可識也矧東廣軍門夙有事例可考而知豈獨可施於廣而不可施於閩乎

倘能擴大公之心揚不殺之武以無恣奸細之謀而成  
遠大之信豈無回天之力撥日之功以開於朝廷以達  
於督府俾緩急無戕損之虞守重獲惟酷之益且濱海  
之徒田無足耕盜有餘獲得以格心守法不然防愈嚴  
而犯愈多欲弭其盜殆將其焉不可不知也觀諸孔孟  
嘗以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爲言豈得已哉愚不揣  
固陋僭申其意以爲竣事告

賀翁見愚先生陞湖廣永州府道州刺史序

自愚復戾以來往往言數與命若有以見其不可易者  
及聞見愚翁公榮擢之命遂不言而益以自信何也公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三

登乙未甲科主尚書兵部車駕事以清則天子親吏要  
則本兵重務其視零陵瀟湘相去東西南北之不相及  
乃輒以見愚爲號雖未及請益竊讀唐文柳子厚嘗宦  
永州凡一山一水而下識以愚者不一而足又刻八愚  
詩於石上其谿曰愚谿丘曰愚丘泉曰愚泉溝曰愚溝  
池曰愚池島曰愚島不但已也又有愚堂愚亭之建鳴  
呼何其相去數千百有餘年而一旦脗合之若是哉又  
嘗讀韓文爭臣論陽城晉之鄙人以諫沮裴延齡入相  
必欲取白麻壞之天子以爲忤已左遷道州刺史蓋昌  
黎以朋友責善毅然自任非若趨權附勢者比至今士

大夫兩高之往往以爲美談嗚呼又何其相間百千萬  
人之後而相與莫逆之若是哉此皆不可以偶然視之  
者竊憶公之以見愚爲號也人孰不曰心齋坐忘終日  
不違公之所以爲體也浮游自居沉晦免禍公之所以  
爲用也今觀其爲人擴然弘大毅然剛正似得於任重  
道遠而與深潛純粹者若不相侔其爲政也卓然有守  
綽乎有爲任人之怨而不辭其艱恤人之患而不顧已  
害其與遂巡推避者又不相似是皆人所不能及者此  
其所以誤觸塵網暫罹權訓抑雖與子厚事不同而迹同  
心不同而宦同豈非數之不可逃者哉及愚之謫海邦

弘藝錄卷二十三

四

也凡二十有一年矣以當道若代巡東嶺虞公時宰自  
以爲知己也命之往顧而虛文見詒方伯江樓錢公里  
閉卅角識也聞士大夫責其綰殺不寧漠然不顧且欲  
時宰體知不相善待以爲已地孰有加意於沉淪施德  
於不報者惟公惓惓以忠難困恤爲憂瑣尾流離爲念  
蓋深有見於韓子畏天命而悲人窮肫肫不敢自逸之  
心及子厚之視禹錫不能一夕安於其夷遂欲以柳易  
播而不服顧不然孰肯易天涯爲肉骨而灰槁無似之  
人又何足以爲輕重哉抑嘗聞子厚在永州一泉石草  
木凡經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想慕而文之瓊奇絕特

又皆零陵時所作陽城之爲道州獨無藝之責視民如  
悉傷之見於白樂天之歌表表猶在人耳二公皆血食  
於其鄉茲公特小試不啻且暮行將入贊斧展光復華  
列公之子頑祥禮禴禴補繩繼繼美觀科應仕與山川  
草木俱增光耀至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又公所優爲無  
俟贅論特以前脩二公不可無頌嘆洋溢之詞乃效楚  
音二章貽公俾歌以迎神其詞云湘水兮清澗山之趣  
兮莫於愚先愚之堂兮已蕪悵斯文兮千古不渝公瞻  
祠廟兮一歎吁於戲柳州兮誰與爲徒再歌云澌水兮  
激激敏此大惠兮施於一州昔聞侏儒兮今乃樂丘載

弘藝錄卷二十三

五

觀信史今卓異陽侯與公先後兮五馬雙騶於戲道州  
兮風清月幽

邑父母周侯獻續還仁和序

夫嶇嶇磧磧良御之可也盤錯屈曲巧匠之得也彼雞  
之割易其別彼枳之棲易其展故賢者不避其紛而事  
事者獨任其勞奚其惡逸而却靖哉君子材美完於天  
而學修存乎人有器則有用有孚則有感譬之解牛於  
體彈之所操刃於破節之後何有不得哉吾邑當東南  
都會帶江控海封圻三百其綱賦之所需職貢之所出  
既已十倍他邑矣且號招頻仍獄訟旁午監司鞫掌於

上賓旅交錯於前自朝至晏以夜繼晷會不得燕息而  
偃仰者屢屢也故論之者輒曰茲邑也繁劇之難又曰  
要衝之難夫繁劇則易於叢挫難在已也要衝則易於  
窒礙難在人也善是而咸宜者其惟周侯乎侯名玉字  
聯玉今帝鄉碩彥也蓋已陶於玄化沛於聖澤理於宰  
判而豐於獲上者矣若乃弘濟博遠之材匡飭巍嚴之  
度足以坐鎮羣俗臥治千民畏其威者不勝稂莠之悲  
懷其惠者輒興黍苗之頌矧夫青衿樂育白額潛弭邑  
有賓興之賢材無夜吠之擾是以舉聲旁達薦剡繁膺  
若昔直指唐公旣旌卓異今清嚴鎮侍復表賢良斯皆

弘藝錄卷二十三

本

陟明之權輿敷奏之顯績也乃癸未之冬計上京師予  
鄉誼某某咸曰詩有云德音不忘若侯者庶民猶懷之  
况予知德者哉相率徵予言予曰諾遂敘之

醉泉序

茗溪之旁有丈人者厥號醉泉予訝之曰泉可醉乎丈  
人曰不寧泉也夫物皆可醉予知之乎予曰何如曰勢  
利者薰心之麴蘖也爵祿者垂涎之糟醢也其味愈引  
而愈長愈嗜而愈不厭使人不得則奔走彘順得之則  
張目叫噪失之則喪氣垂首凡此皆醉者也予非惡其  
醉而恥獨醒也故吾之所以醉者不醖而醖不醢而醢

不求而得者也。今吾知所以醉矣。陶然於四時之間。恍然於生成之內。頽然起兀然去。意之所動。與時無營。無所思。亦無所知。無所爲。亦無所不爲。其所謂無懷氏歟。葛天氏歟。巢山之民歟。予皆不得而知也。豈非人生一大快樂也耶。或曰。吾夫子稱智若樂水。丈人以水爲號。不可乎。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水者。流通澤物。仕進之象也。泉者始出而行有漸。隱處之象也。吾觀丈人有子名雲鳳。其器博遠而宏深。幽邃而遠。到異日。澤於天下。以溥泉之德。丈人有餘潤焉。可無述乎。

友蘭序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七

姑熟錢隱君厥號友蘭。予未嘗識也。而識其子奚川。學名夫知其子則可知其父矣。爲作友蘭序。曰。蘭之著名彰彰也。繫於易爲象。取於詩爲興。傷於孔子爲操。况於商爲益。爲訓。憂於屈原爲騷。浮誇於左氏爲夢。吾皆得而知也。論爲友則吾不知也。吾嘗求其說焉。衆芳競避高也。托根幽谷。貞也。身帶國香。忠也。紉之可佩。仁也。發育於春時也。青白有餘質也。不柯不棘。直也。葉無偃蔓。剛也不汚。市塵廉也。數德備斯君子矣乎。君子也。則其爲君子之儔也。何過焉。或曰。友也者。所以修德進業。輔仁

也。若子之說。乃蘭之友。不聞友於蘭也。是不然。傳曰。天之雨露一也。芝蘭得之以滋。其馨香荊棘得之以益。其苦刺人之學問一也。君子得之以資。其道德小人得之以飾。其奸僞苟取以爲法。焉不事王侯。以尚其高身名。俱晦以全其貞。江湖廊廟以懷其忠。涵育造就以厚其仁。秉道懷奇以俟其時。修誠立信以存其質。不阿不比。以伸其直。不屈不撓。以養其剛。不愛不求。以効其廉。誠如是。孰能尚之。曰。無尚矣。著爲序。

瑞博徐君別序

弘藝錄卷二十三

八

穀階夫。祥也。名際夫。時也。性界夫。立也。存乎已者。莫如立。存乎人者。莫如命。存乎天者。莫如時。不守不明。不達也。語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故人貴有所立而已。夫忠信執禮之謂立。秉德不回之謂立。成身成言之謂立。苟立矣。芳華者。命也。顯祿者。天也。吾安吾命。奉吾天而已矣。否也。汲汲然戚戚然。物之役也。性之蟲也。人之大恫也。江陽有徐子者。少續於學。益長以庠彥。計上京師。期年而官於瑞司。教事夫。教事賢也。履聖蹈道以爲樂也。高宮廣廈以爲居也。考藝問學以爲樂也。敦化長善以爲風也。厥惟寅矣。世顧以儒而不事。事也不能有所軒輊。建白扼腕太息。以不甲科之爲慊。

也噫越哉予觀天下之士亦有不得甲科而重者太古不得而知也卽其里而得數人焉曰柴氏以正學聞曰周氏以獨行著曰二毛氏以事功顯其諸徐氏懋有哲人曰宜教氏曰逸平氏曰巨翁父子氏天下後世不以其顯晦而少之也而必曰某先生曰某先生者君子曷常不以爲貴哉徐子往矣瑞州甲郡也其材不可數也不可不昂矣常聞其在昔請記逸平書院於棠陵方子則逸平之教固可得而知也其要莫先於爲己莫辨於義命已者人之慎也義者命之府也是故毅以成身弘以居德忠以誘善惠以淑人義以急君無先利無內訌無畫已無棄已有餘地矣徐子名玘字朝用致之者予同年鄭子別者鄉誼某云

郁景熙六十壽序

粵予以正德丁卯應舉子於有司吾友郁景雲氏偕與上名及嘉靖辛巳第進士居京師將樂尹景斯氏前宦博羅惠予歲冠冠之距今廿有餘年情相浹也而未嘗交於是熙翁焉今予以謫歸田寶茲穡事與農夫農婦老焉或乘小舟或命肩輿短褐長筇愉愉如也歷謝村將抵橫涇過義橋而舒嘯焉則見夫修林古木蒨蔥紫將磅礴而最巖若蒸若屯若蟠若伏問之郁氏之古阡

也乃嘆曰鬱鬱乎哉綿綿乎哉其曷可窮哉返而眺焉又見夫洪川而碧游河沃潯阻曲折梁逆若坎斯止聞斯環腸斯遶問之郁氏之世宅也嘆曰非乎哉邑可變居其可收乎又從而訪其人始得景熙翁焉於宗爲長於鄉爲望於齒爲老於蓄爲至厚產爲至饒業爲至殷然長也易於慢也望也易於陵也老也易於倨也厚蓄者多侈饒產者多盈殷業者多舛翁皆不然事母定省不廢弟出宦爲理其家政是不慢也忿求嘗諱言競訟怒未嘗毒拳鬪狠是不陵也出則徐步入城趨步未嘗高車擁蓋是不倨也食思嘗繼珍者去衣思嘗飭華者去是不侈也故者厚之益者充之以至於不貲是不盈也耕者桑者直者儉者畜者漁者徒而役者學而儒者莫不並舉是不舛也予嘆曰裕乎哉未有一蹴而致富一夕而起家者也其中有主乎其來有自乎故翁之主也自少至老悉由於富之道未嘗輒求富也亦未嘗不求富也而富自至不然吾見求富者多矣而富者幾何人哉其自也一曰積累之功二曰繼事之功三曰孝悌不息之功不然吾見夫積者多矣而不能繼繼者見矣而不能終恒足者幾何人哉吾獨怪夫爲富不仁之一言虎之惡播於萬世悞於爲富之人以斯言而入於心

其能積而富富而久者又幾人哉乃甲午翁當杖鄉之年厥姻項良輔詣徵予言予慨今之爲富者欲與之言而未可矧因其請舉斯說而道之

謝殷天永醫疹並効序

正德間予初舉二子時愧黃適局名曰應科紅杏彌芳名曰應第偶然禱祥胥協故人皆曰呼嗟邵氏之麟乎無何以疹疾並天予雖慟之然未有說也則咎曰傷哉予之辜乎既而自反鮮有不仁無禮之事每每寤寐衽席之間莫不深長而思凡所理如權政之紛紜獄詞之騷屑必以此心質於穹蒼未嘗少昧奈何生而輒天或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上

三五月或五七日中心皇皇莫知所措年將四十矣禱於羣神其兆曰祖宗積善君當受又曰夫歡婦合成良美時已置側室復禱非若而人予懼曰前言戲之哉旣而博觀五行頗知其故乃喟然嘆曰嗣在此矣擇娶於閩獲我尅之才而妻之歲甲午甲才生官丁官得祿褒然舉其長名曰康生歲丁酉官星遇貴又值長生欣然舉其仲名曰穆生二男之生實應玄理蓋長者三奇全遇次者祿馬倒衝較之於初大不侔矣氣復盛壯居嘗罕採薪之憂然以父母之心恒以疾病爲恐而至恐莫痘瘡若也稔知醫道而得天承殷氏其資敏其質清

其傳本於國醫葛氏其用心雖小疾未嘗忽略望聞問切諄諄而不置故所治皆獲効吾杭其表表乎或曰痘疹本無藥其善者勿藥也不善者雖藥無庸也嗚呼此豈知人父母之心者哉方長之始見也熱大而痢沉乎以爲重也而天承以爲未必重也及仲之繼出也氣稍和而色赤予以爲輕也而天承以爲未必輕也故方六日七日之間重者未知其果輕輕者未知其果重不得天承之指受憐若盲者之無將柅者之無衡爲人父母而將何以爲心乎大抵痘疹之所重者識也其次藥餌也蓋識者非予父母愛子之所能知也必觀百千人而後可以言也藥者亦非予父母愛子之所能專也必試百千人而後可以言也及其效也則藥者可喜也勿藥者尤可喜也其重在於全愈而何銷銖尺寸之較量哉抑予自悟醫者意也小兒之醫尤意也意之所舉其大者冥冥也在已之可勉也其顯者昭昭也非已之可能也予三世豈敢薄於冥冥而負於昭昭哉嗚呼此天承之劑所以畢効而並收全功者其在是歟乃率二男造門而措之於詞是爲之序

賀張覺吾茂材榮膺例貢序

漳之風俗二有海鄉有城市自常情觀之孰不以鄉里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上

質樸城市常靡而獨不其然者蓋游鄉居外城市近內  
居外者其心亦務外而多逐末近內者其心存於內而  
多務本何以知其然也近佛耶日本諸君本居海島數  
千萬里之外未嘗與中國相聞也有桀黠者焉牙偷其  
人反覆其行鉤引而誘致之至則聯舟盈匿珍奇貨賄  
不可悉數復以中國所有外方所無者更易互易故其  
心不得不狡猾計不得不詭譎日新月盛莫不習為狙  
弄朝三暮四之術不但蠶斷而遂已也在城者不見靡  
餘之利非望之獲富者守恒產貧者務力作知夏有收  
冬有獲則耕耨不可不勤糞土不可不畜仰能事俯能

弘藝錄卷二十三

三

育則煦煦終日以保其一家一室在昔周公之封於魯  
澤及十世猶有先王之遺風者用此道也至齊則不然  
東至於海有魚鹽之饒故民急功利喜誇詐齊之俗所  
以不如魯者正由是也龍溪有張氏者居城之北門其  
先君名乾亮生四子長福次壽又次曰祥曰瑞瑞字伯  
鳳號覺吾世稱尚義其詳具於今湖廣大儒三峰黃君  
高義傳愚與交更父與子若孫矣始嘉靖己丑以言謫  
戍鎮海適吳江石里陸侯守漳為擇而主之戊申復至  
倚之如歸真若莫逆於心者時覺吾年四十餘以兄伯  
麟早逝未能畢其先志乃應詔輪義遊徼已酉夏四月

太守王田虛公郡博徵堂俞公以禮徵廷軒學石崖周  
公復檄上方岳以聞於大宗伯及司成觀光上國有日  
矣竊謂周之士也貴祭之士也賤不但勢利道德之分  
究其用心能倖之與務實二者相去遠矣今之習為鑽  
刺奔競者孰不欲排金門入紫閣雖千萬金不吝至呼  
孔方為兒腐貫為神其計靡所不至孰肯以數百金為  
義舉尚欲需次以待選乎故居易俟命之風不聞安分  
知足之意日薄據三峰特著傳論至今矣詎真猶死生  
骨肉而愚亦人所忌諱不以為損而反加飾綴虛堂以  
居掃廬以迎歷歲寒朝夕忻如也姪沂字道南泮字道

弘藝錄卷二十三

古

化瀚字道洋潤字道本潤字道原沂瀚皆省祭官潤從  
事掾瀚乃庠生質清才美恂恂如不能言惟知讀書循  
理而已時方較藝大比人務競進彼獨無一言請益嗚  
呼推此意也而欲使能倖無妄之得甘心狙偷之謀譬  
之天淵南北尚肯為之哉蓋張之先君無所為而為義  
無所欲而為善義也善也乃其傳家故物至無所於期  
而致富無所於因而致貴此又天道好還福善禍淫之  
常理肆今詩書禮樂推為望族儒紳冠冕著為顯世覺  
吾子深方妙年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乎此愚不  
厭大書備列欲世世子孫亦以為誦焉

四明袁公鏞忠義傳後序

四明袁公鏞字天與登宋咸淳辛未進士外艱家居至德祐丙子間元兵入鄞先是與沿江制置使知慶元府事趙孟傳將作少監謝昌元相友善因以忠義感動咸議并禦結誓而退伯遊兵已至西山之資教寺鏞馳告二子給以先往覘其虛實以大義折之時固不疑其賣已也及往遇元將果以曲直反覆曉諭俄兵太至鏞力戰二子竟食言不惟不赴反就降鏞乃被執不屈死其家從而盡者一十七人其爲烈蓋昭昭也而宋史無傳歷元至大明初曾孫太常丞典尚寶少卿忠徹始請於

弘藝錄卷二十三

五

外史蔣景高趙弼國博林右私爲立傳而傳之一時名公鉅卿相與惜其蕪漫不一而足至先輩陳敬宗以爲當時執筆者或有所不足故不欲使其事之表襮愚獨以爲不如是也慨凡執史筆者類非一人一手悉皆利害不切於已是非不涉其身一以例視漫不加考若非虛應故事則取聊供所職昔人論作史五難其說備矣愚嘗反覆窮探以心以事設以身處而後得焉嗟乎若人萬死一生奮而愈烈者何哉求以盡忠效節而已而忠義二字於天壤間乃萬古不死至美之名求欲入此傳者萬萬不可得也今率勅總裁若脫脫以下諸人不

能悉數類皆鄙人不學未知忠義爲何物止據有司簿

書所載不過碌碌衆人之役未有一人據春秋之義持筆削之任者其事雖有其名悉皆委之吏書徒以了事而已故明白如韓通不能撫以爲首而劉竊五代史立周三臣之名軒揚如文天祥不能據以爲終而濫竿鄒淵以下一十八人謂之何哉而况袁鏞之時國事已去有司失職籍記無存旌錄不及何從而知之其亦不幸之大矣卽今如江萬里李廷芝汪立信謝枋得諸賢類皆混於衆人其所列止於守一城効一職若康保裔而下能復幾人表表者而孝義列女亦復如是若李璘甄

弘藝錄卷二十三

六

嬰兒等皆一時血氣之勇或爲親報讎或刳股投死皆非中道聖人所不取至於列女以全宋而言薄天之下止於三十八人嗚呼冤哉愚故因袁公之事以爲正坐史失其職之故非有所不足於其間也時愚方肄弘簡述史事甚詳適寓泉城其世孫承源貳晉江尹以忠義錄見貽因爲表而著之或曰當時二子賣國取貴且據要路而惡言公之節者一時佞諛迎合至郡誌亦不傳蓋以此云

弘藝錄卷之二十三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

序

奇靈毓腐慶序

夫奇者奇也數莫定於一故介然自得凡物莫得以幾之而天之數審矣此其言天下之至奇者莫以加焉靈者精也精莫善於運故邈然不窮凡氣莫得以過之而範之數彰矣此其言天下之至靈者莫以加焉毓者育也物莫妙於感故凝然會聚而不可解勃然發生而不可禦而天地萬物之象於是乎出矣天下之至毓又孰有加者哉夫惟三者嘗相須而後天下之用益以神是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

一

故匪奇曷靈匪靈曷毓匪毓曷神何以故蓋由其始也畜之微妙而不可遂見故其終也發之深遠而不可覃已其裏也尤異於蛟龍蜿蜒故其瑞也同符於麒麟鸞鳳其形也曠世而間於一出故其見也舉目而快於一覩是故腐也者物之至神者也何以爲物之至神也道莫大於邪正而是能分天下之邪正者也理莫定於曲直而是能辨天下之曲直者也事莫盡於是非而是能別天下之是非者也身若稽古堯舜在上時則有若皋陶而其形於是著焉其名於是察焉匪是時則勿著也匪是任則勿察也何則天之生人其大小貴賤上下遠

近萬有不齊不過善與惡兩端而已而上古盛時人則

皆善也道則皆正也理則皆直也事則皆是也則有一

二之否焉者聖人之心以爲我雖得而識之若指標而

目覩燭照而數計無以逃也而孰忍以不善不直邪與

非者加之於人哉我苟以不善不直邪與非者加之於

人則我亦幾於若人矣是故以天下之神物加諸天下

之若人俾邪者觸之枉者撓之曲者咋之非者啗之夫

以觸者撓者咋者啗者口不勝窮然皆不恃已之聰明

而付諸天之聰明不信已之明畏而徵諸物之明畏將

見天下之人皆曰我惟無枉往仰無撓我何爲而反撓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

二

之是觸一枉而天下之枉者正矣我惟無曲來亦何觸我何爲而反觸之是咋一曲而天下之曲者直矣夫惟後世之不皆古若也聖人又爲之思所以幾之而官刑置焉法度立焉御史者執法之府也皇明因之有上下大夫以爲之長有丞貳僚屬以爲之輔上下不齊大小不一然皆以御史名之其章服不殊冠綬相若故人莫不披襟斂衽以起敬曰此腐冠御史曰能觸邪云凡在京則朝著之儀刑諸司之綱紀在外則糾察之樞要貞肅之軌範猶復顯於其親上大夫推及三代其屬覃施父母皆法冠腐服與百僚殊相懸焉大臺察今雲竹王公

其人也公八閭望族自朱克顯以迄於今翰撰養靜公

名其雲祖也自後若方岳梅軒氏名吏部石谿氏希

耶署晴川氏名代不乏人尊公諱必號勤菴隱德弗耀

且數奇蚤逝然不知天固所以奇之將以大闢於公乃

者擢由翰選榮考上最適當代狩於浙而褒恩之命交

下便道齋俸於春王之二月初吉恭告於先廟旋焚於

墓所冀微幽冥也是日也天朗氣和三山之鬱蔥環海

之倚麗松楸改色馬嶺重光道路交相頌曰至孝哉士

友曰至榮哉惟先生感嘆交集嗚呼先公有知寧不欣

慰於九原哉某叨居治末盡幸躬逢日擊紫誥之輝煌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三

親聆天語之洋溢左瞻烏石肯構之基石挹鐘山發祥

之自於是拜手而颺言曰詩有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

進而更相慶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與其榮親於一時

曷若覃敷於九有與其感嘆於一方曷若均贈於兩浙

吾鄉誠隘矣所仰於恩威者甚遠也人亦微矣所賴於

澤垂者甚廣也而愚竊無知罔識忌諱伏冀自茲以往

以一人之心而為百千萬世之心以一人之身而為百

千萬世之身以一人之世而為百千萬人之世則吾浙

幸甚生民幸甚某雖謫老邊微與有榮焉又豈不大慶

幸耶

世壽彌臻慶序

人生自古稀以後漸至耄耋則顧此不但一家宗之一

鄉善之一國榮之至於天下莫不皆隆重之以為達尊

由是聞之朝廷則有若几杖之賜安車之錫與夫珍膳

之從啜噉之祝頌之古昔則有若黃耆之徵鯨背之符

與夫秀眉之麗鯢齒之生胎之今時則有若會昌之圖

睢陽之序與夫至道之集耆英之會自有生民以來人

皆以為高致盛節洵美極娛而無以加焉者也粵若華

封之祝曰多富多壽多男子洪範之疇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周詩之旨曰以介

以北嶽親翁同寅協恭有昆季之誼叨此愛雅一日西  
峯過予講談道義歷歷之餘祈贈一言予曰猗哉夫達  
士鉅公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生有所自也是故有大  
椿之修齡而後有芳桂之馥郁有南山之喬木而後有  
北山之杞梓亦以其出有所爲也是故有崑崙之發源  
而後有河潤之九里有豫章之垂蔭而後有廣厦之萬  
間西峯登辛卯題薦春秋上第不徒成已之名而益彰  
義方之教故君子曰顯親也丁未謁選銓曹榮擢首府  
不徒伸已之志而益厲貞白之操故君子曰揚名也自  
茲以往朝有褒封勸獎鄉有月旦指評家有岡陵大老

咸曰此磐洲也與唐之東都宋之洛陽無以異焉又曰  
此西峯也與燕山之寶尚書之蔣蓋不殊焉方今三途  
並用不次掄擢翁日享三牲五鼎優游泮渙彌進於朝  
頤上壽與孟子所謂爵一齒一德一者斯爲全備將  
使天下後世益垂不朽於無窮又豈但今之文獻而已  
哉予與松翁深有慶焉是爲序

賀龍江吳先生華誕序

吾杭故多右族自宋南渡而來市朝宮闕以及千門萬  
戶類皆面江背湖趾據崇岡仰天目之來脈接鳳凰之  
翹蔭所謂龍飛鳳舞至於臨安者也粵有若吳氏世居

儀鳳橋入明而來代不乏才厥從祖誠歷官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厥昆六人命之曰仕宦易驕侈易盈吾杭  
故態也矧吾欲敦敏崇教可以習俗而累其宗乎願勿  
易其心以各肆其業於是六族者咸際其盛若士若農  
若商若賈綽有令望維時予祖守恒公暨伯氏良器公  
世締交好方予髫髻時耳提面命以相告誥願冀子若  
孫勉強効焉六族之長曰謙八品散官子曰璿登成化  
辛卯鄉進士以試吏部首選擢武松江守今龍江公之  
祖若父也能江名源字宗乾與從父南岑公名珙萬松  
公名瑞世以禮經相授受時稱三桂果以癸酉己卯戊

子連舉於鄉癸未己丑戊戌連捷高第始予燕南舉同年以內艱阻後由行人副陸廣東僉憲以軍功歷憲副察知政事萬松甫釋褐遷巡御史而龍江公復以才器不凡佐司空巨任擢僉西廣憲復論營建大功喬遷江西崇進福建上以膺明聖之眷注次當台衡之妙選宏勳偉烈不日將銘鐘鼎蓋不啻高爵重祿駢臻洋溢而已也先是從父瑤華秩中書舍人厥子瀛榮列衛幕世孫之選秀者今方十有餘人秋闈高拔復不知其幾嗚呼世德之盛一至此哉考之於古若漢有邳禹宋有高璣有子各若而人皆令守一藝能至於關西楊氏則又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七

遺以清白三槐王氏則又輔以陰德若今吳氏先都憲公巡撫雲南中書僉御史皆其子也辛苦僅能自立而田連阡陌不聞焉甲第連雲不聞焉松江亦可謂膏腴之郡矣頗無厚積龍江公甫以孝思光復舊業至南岑之仕東廣孰不以珍貨寶鑑之區兼之征藝調發之任間諸同年蕭東潭公道其介特卓立始終無變嗚呼累世宣績若此其清白固可知而陰德又可忽耶豈非以欲昌其世人所同然而其間若有天道以臨之苟非有二者默定於冥冥之中予知士農工商人可同也齊美合德不可同也寧有若茲世顯之盛子孫之賢表表者

哉雖然此皆江山之氣磅礴蘊藉積而能厚所謂維嶽降神生甫及中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宜不有可徵者耶適仲秋廿又三日值公華誕之辰某以僭與賓階之末聊伸一言復歌以導衍觴者歌云翠嶽兮三山萬祥雲兮披以爛熳中有一人兮錦衣繡衫握符御璽兮寶篆金緘自今伊始兮願超太上之台垣再歌曰泥濛兮蒼溟騰瑞日兮鬱以蔥菁中有仙人兮跨鶴來庭錫公萬壽兮福祿爾盈自今伊始兮願貽百順之雲仍

賀吳北崧先生膺獎序

弘藝錄卷二十四

八

古今稱善治者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夷考其實匪但勸課之勤庶育之勞而已也其較然不可泯者在於興水利均約束善計略省愛民力造作水排用力少而見功多以是民不能忘載之史冊垂於千古今其事皆在也觀其行視源泉開通溝瀆建起水門禁止堤防汲汲惟恐不逮至稀有安居民亦爲之刻石頌德親之如父母畏之若神明不但生存顯號其子孫百世亦著徽稱休哉豫興八閩之首郡曰福其地襟海帶江馬竇經其外南臺環其前洪濤巨浸涵泳往來西北多山溪水匯而爲湖城中水道凡四自南與自西自東而入者皆通

潮水依時盈虛以爲進退西北特引湖水由還珠門北橫亘一河爲第一水名大橋河又南至安泰橋橫亘一河爲第二水名新橋河東河起自東水關北行與大橋河合西河起自北水關南行與新橋河合南水關潮來北行至德政橋轉使君橋與新河爲一此其大略也舊皆深闊環繞舟楫甚便先是三衛各有兵馬司以專其職復設邏卒各司地方責有攸歸河道無澀滯之患民居鮮壅閼之虞及兵馬司既廢邏卒亦遁然後淤澱曲防無所不至矣民深以爲病乃嘉靖己酉秋臺察少岳陳公按臨下車適當大比賓興仰眺三山之崔嵬俯觀

弘藝錄卷二十四

九

一境之吐納旣而益探民隱大振紀綱正我北嶽吳公自京獻最榮復舊任甫屆月餘陳公下令疏濬吳公承之趨命惟謹庶僚分任百姓子來經始於臘月之壬子天時溼潤舂鉞易乘沾塗遠巡輦載絡繹告迄於是月之壬戌民事和暢時雨適來四境交通若所感藉且區處不費勞來有方民居舊原犯而不較食力微勞加惠以恩復修舊閘三座於水北門湯門水關以時啓閉可以爲永久不拔之基矣夫以數十年淤塞之患一旦疏通以數千百難訖之功不日成事孰謂民心而不可以誠動哉於是陳公大行旌典峻舉儀章不惟閩郡之稱

揚抑且僚家之歡慶某信宿旅寓目擊其盛繼以一言曰夫惟天一生水地二成之水也者本於氣也惟周流無滯而後天地之化不息惟推故納新而後氣脈之運不窮矧夫三山勝槩以龍腰爲之主故以龍嶺二河爲之輔將以神其鎮距恣其蜿蜒其視諸郡尤有不同自昔名賢治郡若宋之蔡公若譚程公師孟趙公汝愚莫不留意疏鑿至我明成化間唐公詢舉爲首務然當其時亦藉代巡劉公信同心相濟而然也自茲以往潮自南臺而長者日升月恒何所窮止水自馬瀆而下者千巖萬壑何所紀極榕城之秀氣益增八閩之文物益盛

弘藝錄卷二十四

十

他日郡史豈但大書特書而名宦亦當專祀特祀如數公者矣豈非今日之預慶乎聊書以爲賀

賀福建憲知西潭汪先生擢江西觀察序

明有大君子曰劉忠宣公張簡肅公初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值內閣李文達公彭文憲公咸欲留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歷藩臬皆以政事著聞遂爲當代名卿某時肄弘道具錄以爲矜式已乃頌言曰夫天下之士孰不樂聲名趨禁近且清而希要要復望清者舉世然也距肯甘心錢穀屈意刑名而自耽煩劇之任哉觀二公出而効職均司財賦不惟優贍而冰蘖之操

可通神明且溫雅不隨果決不刻愛憎喜怒一不加意  
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分抱負故  
施措於本心又能貴之以文章充之以問學是故粹然  
不見其跡自可久而不變是以謂之大君子也若吾西  
潭汪公大受非其人哉公徽之婺源望族登嘉靖己丑  
進士值聖天子大弘制作若昔四郊之建九廟之規皆  
不凡之度自大司空凡山甘公而下帝心無不簡在公  
特以選擢主尚書工部事凡山公器之委以督撫之政  
分署於杭始得荆識既而竣事清聲懋著喬轉本兵擢  
武選員外郎矧其時大冢宰誠齋汪公同宗之長秉執

弘藝錄卷二十四

士

銓柄兼收彙進不啻若人而本兵又所蒞任自夫人之  
疎遠者孰不樂於攀附而冀以速化者恒若響之應聲  
大可望於卿貳次亦不失京堂往往官居郎署而兼四  
品要職輝煌金紫照耀前後京師至爲之語曰堂郎云  
維時公獨介然自守奉職之外略不爲動亦無留心若  
不知龍鱗之撤天鳳翼之蔽日者一旦廣右有憲僉之  
缺詢之在廷無敢應命誠齋公奮然曰吾得其人矣乃  
以公名上請制曰可一時聞之咸異然曰公其古人也  
乎哉夫以孟軻氏命世之材負嶽巖之望猶尚曰雖有  
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可後乎哉勢可

易乎哉抑豈知烈火之金當炙手可藝之時而能濯以  
好音歲寒之栢方桃李爭妍之日而能守以孤操是故  
由常調陟廣右轉東藩監司者右之當路者先之而始  
副憲閩臺衆知岳牧復當大陟之後首晉江右總憲非  
其宅心之素藻行之純表著於時之人望而能然哉由  
是而方伯而都憲六卿之尊計當屈指兼且優爲之矣  
然則誠齋之愛公踰於人人而有道者之敬公加於平  
昔者不在茲耶向使欲速之心一萌則何事不可爲何  
官不可得而能高明悠久如今日之卓異者鮮矣回視  
向之所謂堂郎今安在哉他日功成名遂國史列傳有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主

如忠宣簡肅二公當自茲始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某  
不佞茲尚淹留閩省故於其賀也特以播告於當世如  
大夫者焉

丹鉛選錄序

予自少有志古學以限於時勢不得與翰苑文字之選  
及居忠難乃側名楊升菴王玉璽豐五谿之末幾四十  
年視諸公騁雲衢馳天路於今遙隔萬里各天一方不  
能抵掌聚談諸公皆爲古人獨予翹然尚存晚得升菴  
丹鉛總錄十冊其自序云吾恐玉屑盈車不如金璧又  
曰採珠而捐蚌拾玉而棄石又曰譬猶摘孔翠之藻羽

脫犀象之所牙惜乎繼之者不能鳩集異同使全璧不見埋鏹賴使光華不顯塵垢當使精鑿莫辨若經汰別揚肆則炳然煥然快視爭先矣不揣鄙野老夫竊入百寶之肆標其琬琰居前陳其璠璣居上別其砥砢居外庶幾金膏水碧不涉於燕市之譏照乘連城不混於魚目之謂云爾

按弘齋先生著三弘集成年已踰七十矣好學深思老而彌篤几案間鉛槧縱橫雖寒暑不輟晚得楊升菴慎所著丹鉛錄手加節鈔釐爲八卷其序末曰嘉靖乙丑正月七十五翁弘齋識先生以是年冬卽遊

弘藝錄卷二十四

三

道山此書盡最後筆也惜乎刊本散佚惟序僅存因補入之又按年譜先生年七十三著易象春秋立解一十七卷次年復訂正四明林方塘曷所輯闕邪備考若干卷今皆失傳并附著於此康熙乙丑中秋日四世孫遠平識

弘藝錄卷之二十四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

記

荊州府儒學重修記

學以爲天道也爲人道故薦也雖然不薦則猶夫道也士奚庸病不薦則道不行薦所以爲道也然則曷與夫氣氣主天道也我明薦士之版無卒已之聖天子作新之也亦鮮癸未癸未者偕起而迭典乎有如正德季載道弊而不振庚辰當薦矣矜而不復承休而不得氣之沮也卒已之春又當薦矣會且之間變不虛出是豈人力所能爲哉聖天子龍飛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一洗而增色吾屬方揚眉吐氣入對大廷而垂氣乎矣是故癸未之變不作不謂之氣而何荊州古名郡士多奇瑰卓犖設學以聚之正以發其高大光明之氣而去其迤巡委靡之習是故廟皆貌也所以起敬也泮者渙也渙其文乎觀者觀也其收觀乎甲申之夏邦奉命來監荆稅既廟見或告曰吾天子王祀也今祀而弗衷賓興而勿庸士翰茲妨且也吾夫子道德光輝常以臨高宮廣譬之今見弗衷弗寧憇憇無依而於道德氣象乖謬而不類矣何以責其發揚蹈厲以趨於道德哉予曰噫嘻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占之者曰利用賓于王今之學官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

一

造上之地也風之者新之也今天下皆學學皆村而或薦或否將無病焉爲之言於職憲倡然曰吾責也吾於有司曰吾首務也造於撫巡僉曰可哉先是侍御何常爲郎以贖金至是乃檄郡貳發其贖金百價金百五十續以湊金若干市材於渠徵工於閭閻陶於郊畝日於孟春丙戌迄於夏甲子乃今門有仇容廟有展儀廡有廉隅堂齊次舍增築緝績有負有翼詢美矣哉財不費征人不徒庸時不違妨又良乎哉楊公復率郡貳師士來曰請記之予謝曰學也昔完而今北歲之蛇也地而先品之諸公之府也公遜碩膚而我何有焉且吾夫子

弘藝錄卷二十五

二

之道大矣猶天地日月焉揚之不見其高也彰之不見其大也奚容言矣雨風露雷洗其駢而纖其埃則光明皎潔愈覩其美奚容不言矣昔文王典起辟雍詩人歌之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荆之士自茲其有譽矣吾得而勗之靡以驕逞靡以憎恣靡以文勝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後曰利見大人如是而不薦則吾弗信也

新建荆南行館記

天以明命敷於一德乃龍飛元載延議以荆州湖藩要害保障先陵控制存微通益距秦無四塞之固特建一

道以爲千城重任異數也維時若古蒲楊公爲之稱首制命司之特恩也嘗考夏書禹貢及周禮職方所記乃古全荆之地今之荆州故楚郢都號爲強盛之國至於漢末瓜分鼎析徒爲雄霸之資豈若當今一統倡中興之昌運者哉雖然以予觀其俗猶有昔之遺風焉明鬼尚祠則猶夫楚也不乎於約信猶夫漢魏之間也端其嚮尚而正其風俗今之一大首務也哉城自公安門出十五里曰沙市故爲水陸要衝舟車所至畢會於此蓋自朝於京師以及受命而來者至於楚至於蜀至於西廣以至於雲貴胥此焉道衣冠之集無曠時焉迺有舍

弘藝錄卷二十五

三

敝弗良於居傳有郵漂弗稱是館所由建也館爲三清觀址觀者老氏浮圖也夫老氏之與吾儒未暇論也獨其徒尤可哂者黃冠以爲羣宮居以爲侈問其徒曰老氏也夫老氏清靜無慾爲其不煩也而今之崇高侈靡何哉至於天之帝誣之以爲猶夫人也爲之冠冕以肖貌之祠宇以對越之然猶未也復益之以三清嗚呼天者其尊無對而復有三清是太極之上果有無極乎若乃究竟其說則道家之有道經卽猶吾儒之有性道教有定名無定物而何像貌云乎故於議爲當正於法爲常徙韓愈氏欲廬其居良以此歟抑嘗觀天下之事動



有幾要易曰猪豕之牙吉君子亦避其幾舉其要而已矣今荆之民上蔽於習下困於財新之或以爲厲之也動之或以爲勞之也故欲開其蔽盡黜其邪賢於刑僂矣欲節其財盡仍其舊賢於創始矣一轉移之間功不勞而事有敘神不潰而人有歸嗟夫唐有狄梁公方其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至千七百所范文正公毅然將之曰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之此舉人神皆得矣館之建爲門者二廡者六堂者一寢者一亭者二董其事者勞郡貳某郭江陵某

大觀亭記

弘藝錄卷二十五

四

予天子郎吏職主計計已不當顧而之他若茲亭乃予創曷爲創之荆故有來蘇亭登於典歲礫於宜顧厥基提龍翠棹延岡如最巖前一泓圓走如龍後如傾釜今所謂龍王堂也俯瞰城闔睥睨龍山延囑西樓賓於故落帽臺嚙昔神會之歟甲申夏予來蒞事嚴不迫他適冬乃走於郊荒臺夕陽潭風靡草遙問亭亭爲老佛氏所有嘆息者久之越二日吏白於楊公將漁公諧偕予往觀焉人於瀟漫之處張幄用藉以薦月嬋影媚森陰交錯已而潛者漁者畢者網者皆而出者負者昇者支離而前則有鯁有鯁有魴有魴有如丙穴之肌淞江之

鱸而陳之或扈以拔或圍以伏碩白觀樂哉未也夫觀山川者其鬱郁也臺榭者其典感也原隰者其閒寂也物態者其性情也故歌龍山之詩風流慷慨之餘手攬太暉之風感嘆悲傷之至乎步寸金之堤保障于城之功乎尋來蘇之跡惠澤教化之流乎觀慈哉本也巫峽之濤天地其迴也江漢之波日月其長也荆巴之山險夷其極也洞庭之潯古今其涯也是故可愕可異可駭可嘆可觀可久易曰物大然後可觀又曰大觀在上此之謂也於是楊公斐然曰觀大矣不可不貽他日乃屬尹郭君計八楹而亭之扁曰大觀云

弘藝錄卷二十五

五

一鑑亭記

李則真

天之用鑑則日月明地之用鑑則淵泉清人之用鑑則是非公物不能鑑人德其鑑是故金之德從而作鑑人之德密而作儀水之德空而作明譬之曰明鏡止水夫水物也方其涓涓始達深山大澤之中天地通其竅日月合其流雲雷護其根夫誰得而撓之污云乎哉及夫大海風濤之中蛟龍揚其波鼉鼉扇其流幻變不測莫可名狀噫嘻險哉是以其道貴止不止則潰矣惟人亦然方其悠然獨得蜩蟬蠅漫之中與羣聖居與六籍遊夫誰得而窺之犯云乎哉及夫利欲紛繁百瘁其躬

萬慮撓其形人且得而呵從之媒孽之噫嘻可畏哉是  
以其道貴介不介則濫矣荆之署旁有隙地焉予葺而  
濬之得水方一丈試進之治沁之詠神明之臨也出泉  
之象果行之資也濯纓之聽自俯之戒也雨集之恐無  
本之憂也臨淵之嘆羨魚之情也酌水之意尚潔之風  
也濫觴之防殆欲之懼覆舟之喻鮮終之羞也因而名  
之曰一鑑或曰子以方塘半畝為言孰若滔滔江漢者  
乎予曰詩有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今予小子何敢望焉雖然倘能自奮於橫流狂瀾之  
中求伸於潢汙行潦之內有大人先生與之立焉匪以  
鑑人且以鑑物匪為一事之權輿且為天下之準度鑑  
之時用於是為大

弘善錄卷二十五

六

種善樓記

邑以著饒粵王氏厥祖鏞字大川厥父鎬字仲卿迄厥  
孫乾字健之三葉矣家益充禮義益生於是健之始由  
庠彥升冑監逮先皇時以書翰居文華食尚方者有年  
矣門楣以光祖德用侈乃顏其所居之樓曰種善予以  
健之里閭相通得其世無庸廉遂來請記予惟名立義  
彰義遂志顯觀入之道也古之交際者登堂問主入室  
觀象考有器識有文非觀之美也將以由之將以傳之

故君子有所述焉夫堂者布基牢密結構之象也而刑  
家之道寓焉樓者玲瓏洞達高明之象也而顯世之道  
寓焉人之居閭閻中以貨利相高奇贏之術勝而義理  
之心微離斷之計滋而言館之機熟善之戕也神之閼  
也健之者膏腴之饜而繁華之習也善乎何居益善者  
譬之穀也今夫穀涵氣於辰復氣於子以至於有秋而  
獲也其來非一日矣今夫善積之於冥冥發之於悠久  
以至於子孫而榮也其來亦非一日矣予觀王氏之先  
食不貴腥衣不尚采言以不暴為威貌以不欺為恭事  
以不競為貪愛人務施煦如也夫內不足則侈緝誠不  
足則誇詐仁不足則鄙吝故儉約者善之質也忠信者  
善之實也慈惠者善之用也質以實存實以用顯詩云  
孝子不毀禾錫爾類爾祖之謂矣又云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爾以為何如

弘善錄卷二十五

七

白齋記

溫江任君亮之其尊君大廷尉公昔以臬使蒞於浙予  
時方營龍未獲寵接而仰其風裁舊矣亮之亦所夙聞  
乃今詣國子館下則亮之與予為同堂邂逅間輸其時  
昔之願會不日意浹如也因拜廷尉公於階末親其德  
容聆其警欬甚幸也亮之時復過予考德業盡出其緒

餘該編諸可史及百家微言予深嘉之敬且服焉一日告予曰古人顏室以其義後世屬號仍其居竊謂近之予以采名大人之所命吾師二泉邵公復以亮之字予思難其副而以白齋號焉予盍記之予惟堅白之說其辨審矣又焉能知雖然不可無復於亮之也乃言曰天下之道二文與質而已矣采者色也天下之至文也白者素也天下之至質也惟白可以受采惟質可以尚文易曰白賁无咎又曰賁無色也聖人敦本尚質之意明矣今天色本玄也玄無色也而日月之照耀星辰之燦麗雨露霜雪之變化風霆雷電之震動在焉猶夫人

弘藝錄卷二十五

八

也歛華就實歟然若虛退然若愚一旦而措之事業炳然煥然照耀於天下掀揭乎日月不可得而掩者也是故善觀天者不於其日之方中而於其夜之將半則可見天之本善觀人者不於其達之所施而於其窮之所養則可見人之本亮之席世寵蔭胄監出於富貴也而不驕鉤玄微探幽秘富於問學也而不矜忠信誠確可備眾善虛心遜志可兼眾益信哉非徒號也今雖貴於丘園他日文於朝廷以寅亮天工黼黻皇猷蓋有必然者矣豈非善承父師之命歟於是亮之聞之喜曰誠若子言予將勉之

世恩堂記

始熟之錢氏予與交者既久自奚川甫以成均敘繼海山氏以宰睦敘仲貞氏以賓士敘以至於范西虞氏其甥也亦以第郎敘可與之講世矣而未能登其堂拜其長老云舅癸巳有客介予見其容澤而敦貌龐而腴髮種種縞若長老也為執弟子之禮奉杖履冠蓋入而拜焉則奚川尊君友蘭翁也予起而南面祝曰斯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者乎復北面跪曰斯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者乎翁乃揖介者東面授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夫世之謂也世以胤而昌亦以恩而永思維先武肅王之德

弘藝錄卷二十五

九

容吾堂曰世恩子盍記之予曰惟天無親而融和之不斷歲事之常殷者有生以為之主也維人有脊而慶澤之或永爵寵之或沾者有德以為之權也主宰定故不言而化工成權衡得故無心而世恩衍予雖識翁之初也而知之既也以約為性以勗為職以安為貽以冥為積其於人也以揚善為長彰惡為短其於鄉也以已困為用息紛為功其於國也以輸義為榮賓欣為尊夫約則不侈易則不怠安則有燕冥則有慶不隱善則善在我不揚惡則惡在人已困則靖息紛則和而尊與榮斯是之徠歟介者曰未也夫奚川元子也而宰於湖鴈剡

旁達例得請仲貞聞孫也而題於卯漸躋應仕例得代請與代斯世恩乎予曰夫春榮之數華先觀秋月之皎潔芳桂之呈秀先觀大椿之受氣翁年彌高質猶堅徜徉山水奚翅矍鑠弘構旁啓何啻肯堂又可貽世以清白之名無徒顯與之彰也翁字賓桂奚川名學字汝明仲貞名兌云

泉州府德化縣惠政記

惠政有成者今知縣竹厓許公之任德化而民書之也見任則不書此何以書以記濟院而書也濟院者何存恤孤老國之綱憲公之有事也夫存恤孤老著於甲令

弘藝錄卷二十五

十

月餽歲稽寒有帛煥有衣此常格也常何以書他邑其常也德化其創始也邑處遠谷間制屬裁減前令以其減也而行之太簡徵公百年亦曠典耳烏得而無書且夫減者限錢穀省力役寡里甲薄征藝如之何其能改作也縣營郭門之東故屬龍潭山趾曰慈濟廟非祀典也公得而正之所謂仍舊貫也而又何收作焉然則公之作亦多矣里之塾射之圃肄武之場澮溪之潯與夫鄉賢名宦之祠百廢殆皆興也他則何不書聞諸唐虞爲政史臣贊之曰困窮無告不廢文王治岐孟子稱之亦曰鰥寡孤獨必先則小民之情猶然也於是以其

吉告於庠彥陳子周子陳子周子因學博黃君以告於仁和邵子邵子曰夫仁者其存之靡其底也其施之靡其迤也山博施濟衆以至匹夫匹婦之所不能盡而必視如己者豈有他哉天之化物也本以並育並行而輒走竄動一或息焉天無極功矣地之變形也本以生長收藏而推殘夭折芥或遺焉地非完德矣司牧者亦猶是也既以求牧與紛而得之而必親其疥癬察其瘡病俾養痾疾痛切於吾身然後收事有成而禎祥可致諸福可臻豐年可介庶育可繁教化可成登人材厚風俗明禮義行王政以上企唐虞有周如斯而已矣若是乃

弘藝錄卷二十五

十一

吾儒分內之事而公何取必於書之哉公名仁字元大故同里閭且聯姻姪其道視予猶先茲任也細而窮問大而通顯明而臺察親而岳牧合聲同詞可無嫌也乃若學博而正行守純而執義生平無負顏之心而通貫有契道之旨則鄉評右之所在歸之而茲邑之名宦當不可闕予故不可遜也

弘藝錄卷之二十五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六

記

遊天目山記

夫峻觀之大也清曠之極也魯無阜非無阜也夫岱而爲之阜也秦無垤非無垤也夫華而爲之垤也晉無培塿非無培塿也夫恆而爲之培塿也西浙之臨安有山焉曰天目天目者吾杭之表識也冠弁三吳跨距婆陵苕霅會其流震澤受其潄如龍之飛如鳳之舞綿亘袤衍爲吾快靚是故天目之於吾土魯之阜也秦晉之培塿也歲癸酉余來丁亥復來偕仲弟才戊申出郭顧帝

弘藝錄卷之二十六

一

執權日短星亥以俶孟冬厥惟煥僕夫未瘳以造於田氏邦遂屆餘杭令王介夫氏確介余洞霄大滌問曰九峯曰曲水雲滿波詭鎖秀而成觀柱曰天柱府曰紫府洞之竅可鼓可呵可徑可寶寶而入顙蒙無知也太古無聞也屏息重跡以須燭火爰有文石有識賓五人沈子珏在焉辛亥抵臨安主廖君宜猷瑜辭曰日既和止霜露無繁旆色在野白雲在山吾命吾駕吾召吾友高子陳陳收玘將攜焉不癸丑以其閨人十所養十挽而登車始則延岡霸下巨靈轟轟高掌短蹠却行旁山撻植負劬連步拾級繼乃崇巒率律鼎嶮峻險絕壁斷石

駕空陵壘棧道梯緣繩橋鎖踐若乃孤岫見日萬山出雲天根霽霽月窟霞分嚴霜毒霧虎豹窺人木葉無色荒草無文駭嘆叱愕莫可聽聞至於源泉不竭瀑布萬仞傾倒河漢下流如湧噴沫成霖轉石成井雷霆擊震電無影澎湃烈日不得定山岳何堪失此鎮靜此則天目之大觀也余倦極思臥旬顛沛跋涉而返則有疎林竹徑月出皎皎猿鳴谷應嘯問相寧影墜溪石川流浩浩忘其疲憊而幽興愈渺矣甲寅廖侯復以暢來候須之日曝可掬霜痕如線丹砂翠碧黃菊掩映相與蜿蜒而進魚貫絡繹而西山已吾目睫矣爰有千丈

弘藝錄卷之二十六

二

之巖怪石半峭削另奮若攷園連卷截窠回錯地維不兢天柱剝落不周既觸煉石未鑿繁星瑣色墮井成壑目悸心眩神魂飄薄余亦枵然溲落矣迺擁衾而臥夢適希夷之都跨一白鳳以遊清虛歌曰鵬背兮翺翔前車吉量兮後飛黃虞娃兮御我掛軒轅兮噬峒之左載歌曰鵬臨兮鯨鰲漱弱水兮衣扶桑少烈兮前導賓王母兮式單與笑俯然而覺余弟與客方傲踞於大山之巔擊芙蓉而長嘯若有不期而然者余復恍然自失迺知崑崙之大而茲山不復矣

登子陵臺記

余邑以衍衍爲俗里第西開望湖上諸山川距脫乳滴由寶間睇眺便知顧盼乃天性也時從潛出當劇暑巨雪中覺其真意往往多於自得人蔑知余余亦因人論稍長趣肆肆間亦徒步屆天目索蘭亭禹穴長益走燕徑魯道梁齊衛直抵荆楚遇佳勝輒往車回泊論皆兼暢中率其性于于乎耶時浙西有徑山天目東有石梁雁宕謀諸弟曰夫古人具美并難今余乃乘閒暇一美偕諸天性二美及秋冬之交升高臨下寒暄俱適三美矧余宿就奇山靈亦自媚悅四美而益以佳主賓焉斯其人哉斯其人哉戊子適南江公孫以史至南洲公應以言

弘藝錄卷二十六

三

至助余行李遂戒程乙未宿漁浦聞漁榔從中夜起若百夫擊柝則和者特寡虛舟反而應之四顧響震如山中出余欠伸無寐比曉白雲西來山丘自出村犬無幾林根間之丙申抵桐江旦始霜降煥如初秋山花朱實灼灼葉底是日天高風急翳雲在半空昱氣飭射不得掩則隨影過渚空間旋明旋暗遮莫無所定殆奇觀也爰登桐君之山僕夫曰莽莽山棘風雨不除客星見矣余方暇七里灘烏石白碕隱隱磷磷戔戔漫應曰否既餉雪蒸如屯山出游氣中如開甌梁益仲方呻吟余曰先生古遺榮士今之所謂豪傑也雖然孟夫子不云乎學焉

而後臣之臣之云然阿衡可也諫議亦可也論之者過矣然則客星之說奈何當時帝後志識學好事者成之而先生不可復屈矣言已曰雨樞衣而登東西臺壁立如墮墮乃天造也東臺方博平砥彷彿千人石旁下甃椒如石丈人余創見賞之經極倦甚就亭憩豈其高曠若此曾簾簾可垂叩意而已矣土木而肖之無乃非意乎余故欲何達識徹而虛之示人以意觀也西臺如是稍近前旁山皆不記記者小烏山松間來鳴聲曰喜過辭喜過辭乃絮雞酌水肅揖而去

遊南明山記

弘藝錄卷二十六

四

夫土山之餘也衍而爲地故觀天目發源以至於錢塘諸山分水夾而爲會此浙西所以一也觀蒼嶺分界以至台婆諸州盤折縈紆萬壑不息此浙東所以分也余自桐江發舟見其山皆夾水爲澗壑偃側跌宕幾無所干行于息自富春迴入潏水地復高衍平曠天之所以界兩浙也夫於是舍舟陸行止永康道縉雲馮公嶺是日天長雲薄一鳥不鳴輜車軒輊行輾則或見則則或隱蛇行委委然很行跋跋然無特峻也午食御金館過桃花寨各登眺甯望席于承平初不見可怖而雲物蒼蘧草木蕭疎可以興世外之感矣嶺山下疊石作勝不

畜什伯坎隱若崇臺人服勞婦子于室不野饒是俗然也時穎東党公方持斧巡括蒼造口少微不遐萬象發穴庶幾命駕乃造于時霜華未拖朝旭東布僅道轉百武見窪澗間山風吹颺石上橫斜作態過則石梁橫亘齧缺研竇十丈許昂背如駝峯又若鯨脊隱隱伏骨不可睇視矧可模稜也環復山洞中上小亭則未嘗書葛仙隸古南明二大字宛然巖上已觀城中萬戶如綺高巖雄帶千山擁而峙若突若峪若引若復若亂若斷若整若蘊不可名狀公方黜聰察明凝神默視思峴山之勝事保羊祐之遺意流連勿顧月已在山坳矣遂標石以伺他日時孟冬十二日也

弘藝錄卷二十六

五

遊石門洞記

自括蒼下登舟水既清泓山復奇秀應接不得暇歌康樂詩數遍開筆不成一字似奪余聰也忽晝寢見神人授以金華之膏玉井之水覺而風起流高湍急余望仲弟舟如馳仲亦望余舟如矢盼景流光洵可嬉悅又不覺其將暮矣石門洞尚五里余攝衣坐船頭聞漁歌者曰浪花泊泊下前溪夜久天長月色低蕩槳不知何處去白雲無數石門西又聞浣紗者歌曰郎去東甌訪謝公妾家正住石門東風寒草冷不知處恨殺猿啼一徑

通余踴躍不能禁漏下已一刻蠟炬自隨仲命僕夫雜呼以闢白額擁而行溪亂岸蝕不可方武四山圍合皆陡絕猿壁月方在山前彷彿清都玉虛無聲不還無影不傳若響若答若歟若問不可勝窮余徑造谷中泉聲正墮匪震匪深匪濤匪霧彌如積雹飄如濛濛冷暗幽黑命燭造其處燼盡不能燧恍若見燐可怖可悸可悲可愕惴然不可言矣返舟以須比曉霧色霏霽天光可收嵐氣依人丹霞無染青葱蒼翠孰不適玩既而崇山直峻潭交山格帶雜布盡歟充斥削如追蓋高如截鐵俯瞰紺碧仰視沉墨余精神耗敝不能企其萬一也

弘藝錄卷二十六

六

各倚密簪中命擊石上鏗然有聲鏗如金石不可定循崖出瀑布後闊二丈許可容數人霏浙濛密尤不可形狀皆垂巖承澗上崖下宮泉直下千丈虛空懸瀉既無所依著則散如飛雨又傍激洞石皆灑灑如疾風迅雷不可締聽乃返坐亭中若從張竊泛銀河陟崑崙乘槎御空萬里始至浩乎其無窮也亭下多畱詠仰碑陰記歲月為冬孟之望日

與點齋記

余既抵漳日與諸生遊而張氏子伯麟伯鳳者余居停也其精舍在於紫芝山下文公書院之旁余間造之則

風和日明物宜釅則相與夷猶載笑載言已而楊子投壺呂子鼓琴戴子言詩許子捧觴而張之姬侍遂不覺彌晷而返因悟于懷曰昔吾夫子與點之意其諸有感於春秋之時乎夫春秋之時明王不作才者未必用用者未必才足故君子各隨其分樂之而已而樂之與否志苟不在焉則以者又未必於由由者又未必於安夷焉而已耳夫子非不有見於諸子之才也而諸子未能皆識於春秋之時也是故由之果非苟自與也夫人而莫不與也而不知何所庸其斷也求之藝亦非已然也夫人而莫不然也而不知何所措其能也與夫赤之

弘藝錄卷二十六

七

禮樂豈有不信者哉而民方不知措手足且奈何哉退而及於點也志與行違言與色弛非於衆而不顧忤於時而不恤自負能用世而不能爲世所用夫子未必慶其安之而不他也夫豈知狂者之心不役於物而自反其貞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也自今觀之吾失子之道德文章何施而不可也亦何用而不得也然而轍環天下至不得寧席乃惟從遊速肖若三千之徒七十子之列或分四科或居十哲視彼冠者童子固爲不侔觀其氣象一而已矣故又曰吾與點也當時惟顏氏子庶幾乎此孟子雖不規規然者未免有喜而不寐之心及滅

倉之阻而後喟然嘆曰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而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夫孟子之賢卽夫子之與也顏子之樂卽曾點之撰也而卒之無傳焉故君子務修吉而大弘毅不徒逸遊之爲尚

居易堂記

顯晦憂虞修之端亨通得喪齊之決舜大聖人也自耕稼陶漁以至完廢沒非安往而非所事夫子大聖人也自乘田委吏以至九夷蠻貊無適而非所處以吾今日而觀爲之岌岌乎危軀軀乎殆然而大聖人若履所無事行所不知及其知也玄德升聞乃祗承於帝仕止久

弘藝錄卷二十六

八

連罔或不宜豈嘗岌岌軀軀爲一身之榮辱寸時之悔吝哉故教之子思子曰居易曰俟命嗚呼居者在己也俟者在天也吾居吾己吾可必焉蓋顯與得亨與通是人之所欲也吾而無素焉一旦非其道以得之吾不處也憂與虞晦與喪是人之所惡也吾而素其行而或有一朝之患吾不去也吾知盡吾己而已至於在天者或時而定或時而否吾其可必哉而敢他有所慕外有所希哉若果他有所慕則非素位也外有所希是非不願也故曰居易以俟命而已矣邨有先達君子南湖俞公

名文 職 方其未達已堅立身之要而卻往教之命甫其強



仕乃公是非之任而伸抑富之令其尤著者若反霍文  
莫之死獄破王部堂之狐疑至於宸賊之亂人人得而  
誅之已可坐視乎嗚呼抑孰知悔吝憂虞之幾寓於是  
哉其所以不避人之富者固窮之所施也所以不恤人  
之忌者直躬之所由也及其官曲靖也又孰不曰撫綏  
其本禦侮其末碩乃拾操印之堂堂而効操戈之汲汲  
乎蓋莫非事也何以謂公爾忘身哉欲安吾之民當先  
吾剔之梗欲畜吾之芻當先吾靖之牧嗚呼又孰意是  
非好惡之端由于是耶徒以弄乖模稜世之所同當事  
認真公之所獨又孰知毫釐之差終與行險徼幸者同

弘藝錄卷二十六

九

歸乎是不可以莫之措也於是舉以華吾之堂豈不適  
哉然而天之所命昭乎爾也都離俾命視向之機巧者  
何如壽考令終視向之速化者何如世顯克昌視向之  
私憾者又何如苟使僚隸因人成事安保其有今日乎  
然則斯堂也不於是徵而孰徵哉匪堂則平生之勞勩  
莫著匪名則秉心之寒淵莫知匪世則五福之休徵莫  
信一醉而三善備焉可以無記乎於是公之子左山公  
名叔與余弟泉崖年誼之辱再拜乞書不惟四明之光  
且爲百世勸云

弘藝錄卷之二十六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七

論

四政論

論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爲政之大目也愚嘗深  
思之矣非曰已得其說而私竊有志焉夫爲封建之說  
者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非之者曰封建也者帝王  
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一矛一盾迄無定說何也  
蓋不詳其始故無以極其終也蓋不觀古人封建與後  
世之封建者乎其所以大封者何人建邦者又何人也  
非神明之胄則蓋世之勲其澤及於天下其德傳於後

弘藝錄卷之二十七

一

嗣非苟焉養食於一方一國者是故如稷之封於有邰  
時無禹則天下且授焉者矣又如周公之封於魯召公  
之封於燕時無成王則天下且君焉者矣而况一國乎  
故其子孫人皆習安之遠者千餘載而近者亦數百年  
無絕焉者自秦廢封建漢興亦嘗懲其孤立而事之矣  
非徇功之賤則庶孽之微自其偃然君臨天下者已不  
過一匹夫耳况其下者乎是以不旋踵而同于齊民然  
則雖封猶不封也後世因之徒知歸罪於秦而不知世  
無功德則不足以建犬牙之宗而適足以啓爭怨之端  
何則孔子曰奪伯氏騅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

五伯之時三代公天下之道滅熄久矣仲亦不過尺寸之功而人遽心服之亡其所有終其身而無憾推此意則後世封建亦無不可行者使誠有功如稷契親如周召者裂土而封之分天下爲千八百國如賈山所言可也第諸侯爲五等而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如孟子所言亦可也苟不窮其端不訊其本遽非聖人以爲必不可行不通其變不酌其宜決破人言以爲是必可行皆有所不達也若夫井田之不復雖以封建之無章肉刑之盡廢皆以後世之易犯撥厥所由蓋教化之不明故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詩曰民之

弘藝錄卷二十七

二

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民志之定非學不能而其日用飲食何足以爲上爲德也然後知三代之時上焉而爲君下焉而爲民以至爲公卿大夫農工商賈者皆非後世比也此所以事必可成政必可舉而無跋前疐後之患夫豈無其道哉其所以爲君者道學素明建中立極曰存心於天下未聞存心於富貴也曰加志於窮民未聞加志於逸慾也曰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未聞瓊宮瑤臺也曰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而未聞流連荒亡也是以什一而稅九一而助下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又有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嗚呼何幸而

生於三代之前而親見聖人仁民之恩也何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能親見其仁而徒議其迹也而又不觀其時不達其變斃斃於百畝七十畝五十畝之制孜孜於溝洫塗滄之說噫抑末矣古之人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少而不爲之加壯而不爲之倦老而不爲之損不見所可欲而侈心不生也不見所可貪而利心不生也其爲士者曰勞而後食考德而後爵而榮身肥家之計不與焉其爲民者曰勤而後獲食人以爲職而欲富求貪之心不與焉其分素明而志預定也是以上焉者祿食代耕之外不爲獵取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三

不爲漁奪焉下焉者仰事俯育之外不爲淫佚不爲墮斷焉田既有定法歸於一數世由之而不變也自夫後世教化之不明也利慾之蝕人心而不革也今必欲人盡爲農家盡百畝三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此豈可得哉何以言之四民農居其次凡士皆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夫異日揚眉吐氣於朝者卽其沾體塗足於野者也而今果有野處不匿如管子所言者乎鄙略粗疎無所名狀自諉於村氓俗子而人皆賤陋之矣至於爲工商者操奇贏之術俾四方之利鬪於口算心計羞於手胼足胝而必欲抑之

其勢必至于睥睨睚眦此人盡爲農之難也古者百畝之田上農夫而下所食纔可五人而又歲時往來死喪疾病取足其中非如良士之蹶蹶則不得也而今果有如唐風所歌者乎啻於手足之功而豐於口腹之欲習於虛夸之事而昧於上下之分必欲高其宮侈其飾大其輿馬珍其物貨其勢不至於兼并僭竊何從有乎此欲家盡百畝之難也古之建官見於周禮可攷者自司徒以下所謂鄉老州長黨正族師以至逐人司稼之屬專以農事爲職者也而今之令丞果其職乎日事鞭敲理訟獄奔走迎送殆無休暇必欲使之耕老壯之分制

弘藝錄卷二十七

四

收受之宜此年已十六矣彼年亦三十矣此又年六十當歸七十當養矣山納紛紜審量無據其勢必至於任胥吏累簿書戶括而人覈蓋有不勝其弊者且民不古若習於奸欺必匿其年齒損其戶數或未三十而冒取過六十而不還者有矣抑有當受而不受不當歸而奪之者有矣欲其均平得乎古者君民一體上以是施下以是報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何等氣象也後世食公田者無功德在人而且奪取其私耕私田者不真怙其上而且必後其公故春秋書初稅畝譏宣公無恩信而民莫肯盡力於公田也而況於今乎徒見隔疆場

而分爾汝越丘隴而爭毫毛紛紛擾擾其勢必至於獄訟蕃多而爭奪不息何在其爲微而通乎論者不察諸此徒以抑奪富人之田爲難不知田可奪而心不可奪也又以開廢之餘溝塗難立不知功可立而信不可立也又以山林限隔經界難正不知豪強者多雖正而終莫能正也抑又以立國之初土曠人稀可舉而就不知大亂之後人心澆漓欲舉而難卒舉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誠使爲人君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民爲民躬行於上導民於下必使禮

弘藝錄卷二十七

五

達而分定民淳而俗易如是數十年之後教化浹於人心富者不貪其有而可分其餘貧者不患其無而可均其有兼并者革而無竊取陰據之姦貪污者去而無欺隱漏冒之弊此則驅之而不爲暴奪之而不爲虐限之而不爲過而後方議畫野正經分田制祿溝洫川滄有章也嗟塗道路有別也井邑丘甸有等也刑可措也道可至也乾坤可造也其亦庶乎無遺議也

禮樂論

有措於躬從而辯之翼如也斯禮乎曰未也至禮無形有觸於耳從而聽之鏗如也斯樂乎曰未也至樂無聲

既無形亦無聲安在其爲禮樂乎曰斯其所以爲禮樂也禮樂也者聖人不得已而制作焉者也人徒見夫上天下澤有履之象也而謂聖人在上必制禮以辨物人徒見夫雷山地奮有豫之象也而謂聖人御極必作樂以崇德億抑孰知其不得已之故哉古之時其民臥則去去起則吁吁視今之揖讓進退何如也然而親疎以得上下以宜主不虛王臣不虛貴後世可企而及乎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視今之高下抑揚何如也然而至和氣氤羣生安樂鳳凰巢阿麒麟在郊後世可比而同乎不惟不能及之苟得無過焉斯亦已矣不惟

弘藝錄卷二十七

六

不能同之苟得無乖焉斯亦已矣惟其不能不過而乖也聖人故不得忽然而忘情焉何也蓋民生有欲不有以體之孰從而理之不有以樂之孰從而合之夫聖人之所爲理之者非爲其行之無節而憂其太淳之易漓也非爲其施之無文而憂其太樸之易散也其所以合之者非以其情之閒而憂其性之離也非以其聲之鬱而憂其心之乖也不然聖人豈故爲是以聚訟於後世哉今觀其說者曰必屈而躬偃僂而容禁而手足之舞蹈以爲禮在是矣此則童蒙之習亦可爲也何以儒宗講師猶未明哉又其說者曰必累而黍正而尺量求而

器數聲容之間以爲樂在是矣此則工匠之事所可究也何以賢人君子猶未學哉夫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曷爲敬敬者民之衷也曷爲和和者性之天也古之時非不言敬也夫人而無不敬也亦非不言和也夫人而無不和也故曰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奈之何人不皆聖人也安知其末流不至於縱欲敗度輕生敗倫乎是故相臨而爲君臣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僭而無統也爲之堂陛以限之拘而少恩也爲之燕饗以通之此和敬之道可行於國也相親而爲父子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瀆而不敬也爲之定省以勞之混而不愛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七

也爲之宗廟以屬之此和敬之道可行於家也相合而爲夫婦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狎而昵也故辭其內外之分乖而離也故重其偕老之盟此和敬之道可行於近也相交而爲朋友可以無間矣然易至於久而衰也故嚴其四時之享疎而棄也故謹其千里之聘此和敬之道可行於遠也由家以至於國由近以至於遠莫非至敬之充塞至和之流通焉於是乎措之於躬加以節文度數之詳則穆穆之容達於有本而神祇無不格矣宜之於樂合以五音六律之正則皞皞之聲感於無始而鳥獸莫不馴矣故曰大禮與天地同序大樂與天地

同和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嗚呼盡之矣後之欲復古禮欲變今樂有志於至治者胡可以他求哉舉斯說而用之其道可幾矣

### 鬼神論

垂象之謂天質而凝之之謂地形焉色焉聲氣焉之謂人至於鬼神而獨不見不聞豈其於是三者若不相關乎曰非也鬼神也者貫於物之終開夫物之始而行於物之內者也有實理無定位有成功無成名有專性無專氣是故無形聲也夫指天而謂之曰鬼神者以其照臨之德也鼓之潤之生成之不可測也烏有所謂見而

### 弘藝錄卷二十七

八

蒙垂旒而皇者哉指地而謂之曰鬼神者以其長養之恩也天者喬者秀而實者之無窮已也烏有所謂剛而筭后而天齊者哉指人而謂之曰鬼神者亦以其位育之功也其仁覆於天下道傳於後世而無疆也烏有魂既升而復有所謂形魄既降而復有所謂氣者哉蓋所者伸也凡氣之至而向於有者皆可謂之神而其實則物也神何有焉鬼者歸也凡氣之返而向於無者皆可謂之鬼而其實亦物也鬼何有焉大抵天下無一物而非誠則無一物而非鬼神無一事而非理則無一事而非鬼神實理者太極也太極不能無動其動也不能不

發而遂亦不能無靜其靜也不能不斂而閉惟於地也亦然氣至則不能不滋而生氣返則不能不散而覆惟於人也亦然妙合而凝不能以無形遊魂爲變不能以無化其氣機之流行運動莫非自然而無毫髮之勉強造作焉是故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往來不同時屈伸不同位而鬼神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無聲無臭而往來屈伸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又何陰陽鬼神之可辨哉或曰鬼神之爲德信其至矣然今亦有望之熒熒卽之啾啾窺戶而眇舉火而幽依形而語取物而投與夫震之而書於其背惡之而滅於其躬語之而有福

### 弘藝錄卷二十七

九

疎之而致禍者皆非歟曰非也凡天地不正之氣非怪則妖非民之自殃則物之反常故凡有孽於家有菑於民皆厲氣之所鍾也推附於鬼神而非所謂鬼神也吾儒之所不講也不然何以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人而不語神

### 卜筮論

或問曰易也者主於卜筮而設乎曰然曰櫟之劫之歸奇掛一斯吉凶無不得乎曰否有君子之德則可無君子之德則瀆矣瀆則不告也不告安在其爲易乎曰易者聖人之道也試以乾之義言之初潛也次二見也三

曰惕四曰躍五飛龍在天上亢龍有悔聖人之道惟其時而已矣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修於己者確乎不可拔矣其見於世不驕不憂矣乘時而出足爲物之快覩而又不爲過矣從而稽之告以當潛而潛當見而見屬而無咎也高而不危也非神之淳淳也在己者相孚應也後世不知聖人尚詞觀變之道當潛而不潛不當見而見固已無諸已矣而徒取辨於神以爲可信焉噫則惑矣且占之所謂決狐疑定猶豫者與後世異占之人一行之不得一事之不達必求所以自善之道故得其吉又恐其向於凶

弘藝錄卷二十七

十

也而爲善不替得其凶必欲其趨於吉也而去惡不吝是故吉凶者占決之辭也悔吝者修爲之象也後世以其妄意欲速之心托之於神以騁其私焉故得其吉則必欣然而喜躍然而奮得其凶則必楞焉而失沮焉而喪此果何益哉蓋常觀之高宗嘗筮於鬼方矣克之不得驚於內修而外攘而非求以自騁也文王嘗筮於羑里矣畜之未極益務內文明而外柔順而非徒以速禍也矧夫變化不同用各殊異如坤之黃裳一也在君子則爲元吉在南蒯則爲大凶如隨之元亨一也在聖人以爲無咎在穆姜以爲有咎今必欲執其辭泥其占抑

侮聖言顛倒法象其不成欺於僂句挾詐於鬼神也者幾希矣大抵易也者可以占順而不可以占險可以決忠信之事而不可以決意妄之事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故曰有君子之德則可無君子之德則賁也學者可忽於自修之實而取信難知之辭哉曰若今之術其占決多應也可用之乎曰小數也至淺至末之言也非惟不可用亦且不必用也故事在不十

四維論

弘藝錄卷二十七

十一

論曰余讀管子書至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未嘗不三復嘆其知言哉夫禮也者立也義也者宜也廉也者限也恥也者止也謂之立則一毫不可什謂之宜則一毫不可乖謂之限則一毫不可犯謂之止則一毫不可踰四者人與物霄壤而懸絕者也是故鳥獸遇強而肉遇弱而食遇角而窒遇蹄而蹶莫不甘心焉是不立也無親疎之戚無種類之別無次第之分無善惡之等是不宜也繫之而不引穿之而不知醢之而不怨嗟之而不厭是無限也喜而囂囂然怒而踴躍然孔而煦煦然羣而奔奔然是無止也惟無是四者是以羣聚而不爲之多離居而不爲之少增之百千萬不以爲有損之百千萬不以爲無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人爲萬物之靈而

心也者又其至靈者也是故所立者正位所行者大道所守者廉隅所遠者愧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一毫顛仆乎可殺而不可辱可死而不可奪曾一毫乖戾乎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曾一毫甘犯乎噤爾而與之乞人弗屑蹴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曾一毫無止乎此所以配天地而爲三而國家賴之天下賴之若使人而鳥獸焉鳥獸而已耳又安能國乎安能不滅亡乎愚故曰管子其知言哉然則孟子羞稱之者爲何曰羞之者爲其不以身先之也不然急功利喜誇詐者果何人哉不然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又將何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主

所不至哉謹論

心有所忿懣論

論曰有動于中從而達之斯奮乎未也有激于中從而遏之斯已乎未也達則徐而無形遏則急而有物斯怒之所由起乎心之動未常息也非心之動也情有勝也亦非情之勝也物有所屢交也是故於君臣而安其敬達矣於父子而安其孝夫婦長幼朋友而安其別序信達矣達則無所蓄於中欲其情之物然得乎苟於君臣而遏之使不得伸父子而恩不得遂夫婦長幼朋友而無以用其情焉則其心能遽已乎不已則愈久而

愈發愈隱而愈彰矣何者天無怒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從所不勝則搏而爲患雷霆霜雪風雨驟至天之心始有所乖戾矣惟水亦然隱隄曲防震撼衝激使不得遂則潰而爲患滔天覆溺濫觴不已水之性始有所變易矣惟物亦然束縛拘急執熱在內使不得洩則爆而爲患聲震林麓氣過千夫而物之理始有所逕庭矣惟人亦然漢宣帝不勝驂乘之逼而覆宗之禍基附文帝不勝東宮之譖而奪嫡之謀肇呂后不勝戚姬之寵而人孰之慘與唐太宗不勝建成之謀而推刃之惡著王欽若不勝目送之禮而孤注之說行蓋忿懣發於至微

弘藝錄卷二十七

主

而其終至於不可救藥善爲天下國家者惟潛消而默化之使渾然無跡而各有和平之福也豈非大幸大幸者哉謹論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論

論曰大學一書至深鉅矣獨於好惡之間而憚憚焉何耶蓋心無則也以運而爲則亦無物也以用而爲物譬若丸之在空循環無端珠之在盤轉移不息衡之御物低昂屢變遶乎此則遶乎彼循乎彼則失乎此不可以爲定也觀夫中夜寢息之時不有知覺運動雖以蹠之徒未常呻吟援未常歆羨焉及乎一交於物雖期月之童

亦必有所取舍必有所愛惡嗚呼可畏哉矧以物交物必有所投方其未投之先百計以窺之千方以伺之譬如脫丸而未離其手探珠而未入其懷測衡而未試其輕重也及其投之而中則彼之轉移運動皆在我矣是故親不必於父子而父子未必親愛不必於骨肉而骨肉未必愛畏不必於天命而天命未必畏哀不必於勞獨而勞獨未必哀傲不必於愚賤而愚賤未必傲惟吾之指使而已不然林甫何親太子何疎輔國何親上皇何疎安石何親天變何疎一半何親百姓何疎恭顯何親師保何疎皆所謂辟者也夫辟則不中矣不中則不

弘藝錄卷二十七

南

和矣是故匪但殺子也而且誨叛焉匪但棄父也而且保奸焉匪但不畏天也而且亂法焉匪但不憂百姓也而且後災焉匪但不親師傅也而且基禍焉豈非效之明後之大者歟抑於此而有不煩之道焉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善爲其君者及其幼沖之時蒙養之習引其善端不使挫折充其所欲不使搖奪庶幾不陷於一偏而臨大事處大變不至大有間矣謹論

弘藝錄卷之二十七 終

弘藝錄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先祖守恆處士文

嗚呼我祖之永棄歲月已十易矣何日不思何言不悲此獨何期而可節哀嗚呼哀哉竊嘗念世之人無不愛其子若孫者而所以愛之者非一或貽以金帛田宅或貽以世祿勳榮富貴之而不教卒亦未免驕惰淫逸雖曰愛之實則害之是故求如蘓老與龐公者幾何人哉嗚呼若吾祖者可以法矣方其幼也養之以正令不惰其志及其長也驅之于善令不入于邪蓋自余始生之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一

二年也曰兒當光大我門戶慎愛之取以自撫置于懷夜摩其腹節我飲食戒我裳衣口不停誦於蒙訓之言足不縱馳於賈術之墟若此者凡五年始出就傅詩書必計程而課之字畫必坐對而正之家庭之間宛然師友之益也若此者又六年廼命于我父而卒業焉凡余有一字之得必呈而視之輒喜不寐曰人腹中有良田千頃吾得爾諸孫良田無算矣時值祝融煽虐家無遺燼而祖壽亦古稀則又曰人生豈得滿百觀諸大聖亦止于斯余何人哉今兒及時勉學余亡兒卽荒矣嗚呼孰意我祖之言其卒驗耶廼貽我終天之恨而不及



致涓涯之報既卒之四年得備像廩之數又六年乃與計偕之名言念我祖已無及矣徒使衷心如割涕泗不支而我祖之恩何日可忘之耶蓋其愛我也深故其教我也切教我也切故雖無金帛田宅世祿動庸之貽而使我不惰其四肢不役其身心能自列於章縫之末者是果誰之力耶父兮生之母兮鞠之而有祖以成之吾之幸莫大矣所可恨者吾父以誠篤之學既有以承祖之德以成乎我而卒罹白眼之困祖其知之耶陰而有知其卒相之以還厥舊耶抑伸于我而膺後寵耶孫之於祖一氣而分冥冥之中應有所感何不形之夢寐以

弘藝錄卷二十八

二

彼迷途之惑耶去年經濟補邑庠今年叨稟祿漸有名稱獨經世不終厥業回思誨言益增慨悼嗚呼使天假吾祖以數年之期何獨吾二孫之成耶所深願者吾祖生既愛之歿復相之使某等不惑于理不迷于事克成爲子爲臣之道以無愧迺祖而益光其德則吾祖雖沒而不沒某雖無祖而有祖也尚復何憾哉

祭汪太常先生文

嗚呼古所稱鄉先生者其懋昭道範垂則有六而爵位不與焉烈兢當時則先生膏施再世則先生執禮無犯則先生狷介可貞則先生典訓來學則先生汲引未達

則先生是故烈兢當時忠矣膏施再世惠矣執禮無犯廉矣狷介可貞節矣苟非典訓來學汲引未達四者孤乎哉余之事先生也始於京師其憤未發也途人而已耳及其仕也而在簡之性梗可緒見故簞事之日先生及門而告曰余自爲職方而門下太僕及今奉常四遷爾矣篤棊故職勤勞故遷不可不勗已余拜而受之居非余以事方貴戚先生不以爲幸奮然與之而余監榷之議定矣迺托懇詞於先生先生以余之辭爲理再辭爲確諷言嚴言及終不得而辭也命之曰毋憤毋什毋汜毋纖不裁我言嗚呼斯言也愛之深而言之切者歟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三

余佩而思復也此及駿車而先生逝矣嗚呼茲非可謂之鄉先生歟蓋典訓之謂義汲引之謂仁沒而不沒其此之謂乎今余以先生之言告于余弟經濟一官之守一言之責苟契於先生先生之仁義永乎不永乎故人貴有以善其身而後有以及於人不及於人者不善其身者也今先生忠滿簡牘澤滿本兵飾滿縉紳史書之墳砥之無憾矣獨思所以復先生者而告於先生緇緇在左輜車在右言當終易以祈永祐

祭梅窗朱大尹文

嗚呼今天下同志之士名爲世誹者其憂之必恤喪之

必問禮也禮者常也常則無深怪也胡爲乎先生之喪而獨戚我同年耶始先生之訃臨也鄉人傳之衆皆疑之適先皇帝尅日而進士焉吾浙之舉者雖某某人而先生之世澤駿厚故望於伯仲者恆切交慰之曰時不可失也矧檄焉未至夫誰信之則辭曰喪不可久也矧方寸亂矣寧失尤幸也既而家走並至試事亦暫停而二難之至孝益彰焉又相與嘆曰天乎果有知乎今天子聖德龍飛吾儕首際登庸之會胡不假先生期月之壽使及見郊祁之升乎果無知乎先生鍾兩間獨秀之氣遺一身不盡之澤未及世也而甲第綿續顯於子非

弘藝錄卷二十八

四

仲於先生乎甫杖乞休優游泉石一樂也拜天子封章二樂也仰不幸子歸而及含哭而及斂三樂也棄三樂而不與此吾所以爲同年之戚也先生學問於廷則有實錄之筆名薦于公則有文衡之柄政數于遠則有蜀江之績義高于鄉則有同驤之恩是必有名筆誌之者某等忝通家之末故以同年之情告于先生儀禮在左神明在右我迹雖遠我心孔淵靈其鑒之

祭布衣陳先生翠渠周先生文

陳名真 周名瑛

嗚呼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豈不信哉夫漳之有士與雷崖潮惠等耳未若鎮海之濱天際海會無

咫尺之隔絕地窮陬又非要荒之比外是則島嶼倭寇之所居與夫魑魅魍魎之所處豈復有生齒乎哉雖然天地之道常存而不息生人之理雖絕而未墜是以葦爾之區猶信不孤之德自余之始遷於茲也日惟因其可親者而宗之曰五谿豐氏繼而五谿以所仰二人告余曰布衣陳氏曰翠渠周氏大翠渠吾聞其名矣未見其人也布衣吾得其言矣未考其籍也迺今登鄉哲之祠而論若人之世然後喟然嘆曰二公其庶幾古之忠信者哉夫不欺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由今之道不過曰篤實之人耳然而所以無妄而爲誠無適而爲敬舉由

弘藝錄卷二十八

五

是哉是故布衣之踐履在於敬者也翠渠之存心在於實者也敬故自壯至老而無怠惰放肆之行實故自始至終而無苟且偷薄之風其發之於議論措之於事業誠有不可掩者也然而吾夫子又曰不如丘之好學則二公之所造豈真能充其學問之功哉夫美大聖神樂正子且猶下之若二公者謂之善信之士斷斷乎其無忝也祠壁創於五谿豐公徹其儼而營之越五稔余小子始附位而奠焉神其不沒尚鑒於斯

祭劉愛禮先生文

名明

嗚呼韓愈氏有云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今先生與余

弘治錄卷二十八

六

生詎肯甘心哉此余之不可解者二也愼翁既歿以朝廷浩蕩之恩必能追報其往蓋不幸而不得悅親致養或幸而可免於不孝無後先生安忍忽之哉此余之不可解者三也登先生之學有見於進退取與之間而無變於血氣用事之習致使吾儒勿忘勿助之功直養無害之意窒乏而不伸又不能不致恨於先生也雖然夸亡惠存其用心各異苟未得孔子而學焉亦安可議人之全耶故鄉伊邇靈輿斯有跼天蹐地惟先生知之

鎮海衛鄉賢祠奠安王谿豐先生神位文

嗚呼趙鼎有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今

海濱之州漳與潮地相聯比潮所以名於古今者以有  
昌黎在焉安知他日之漳不與今日之潮埒乎嗚呼惟  
先生當全盛之朝居清要之任而乃自遜碩膚避居几  
凡凡十有四年至於體全歸化忽忽如驚又十有三年  
其視昌黎在潮不啻久矣而布衣陳先生翠渠周先生  
前修倪美神主克配得請於近菴桂先生某等共該衛  
通學不腆菲儀告于先生維靈安此海隅百千萬世永  
永無斁

先是嘉靖丁酉先生沒於福州西門薛氏之居  
餼至上指以已所需白綿裏之爲之飯含覆而諸弔哭  
者躬爲答禮既畢大巡李中溪與三司陸石樓曹漫山  
徐松峯議相地建祠唐公祠則不孝子坊反有違言譟  
謗爭財遂不果建至己酉鎮海衛儒生陳德者民徐時

弘藝錄卷二十八

七

濟等呈稱本衛雖濱海場名賢不乏若前修布衣陳生翠渠周先生嘉靖十年原任翰林院學士豐依一建方之表率先於嘉靖十年原任翰林院學士豐依請詳先生區題曰二賢祠有靜宰張先生黃碑記見切詳先生姓趙氏名熙宇原治第溪又號一齋原籍浙江鄞縣弘治己未進士於學經筵預修國史制命歷有年中間若典義文衡侍講經筵預修國史制命不能具述屢經遷進至於學士後因公事謫戍海邦十四年充謝以材又注一十三載思古人凡流寓一尚難捐棄似此來經一十載思古人凡流寓一躬於王事死當不朽於一注一十三載思古人凡流寓一定祠額庶幾心道論正可以方宜與陳周二先生合祀增重稱望○漳南道俞桂批看賜風俗開揚遺文祀土林稱榮○居身清介為嚴批看賜風俗開揚遺文恭見唐介之名顧邪有勸講學與聖賢為徒使該衛修生衢風而尚賢表里有私淑於後際于本年四月斯文賈勿徒限於三人有私淑於後際于本年四月詣本衛安受神

祭戶部主事周蹟山先生文

嗚呼士有契誼同而遭際異者君子不能無感焉龍逢比干死伯夷叔齊不死屈原伍子胥死賈誼汲黯不死蓋寬饒張蘊古死朱雲魏徵不死陳東歐陽徹死鄭俠呂祖儉不死其死者固以求仁其生者非以有身死者知歷千萬世而不顧生者又豈知千萬世而顧之哉不得已也自夫幼而所稟壯而所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及乎事觸于前情激于衷又非尋常偶然之可比擬要其本心必欲俾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有非立言莫能達者而千萬世之君德臣道不至泯沒淪胥亦以

弘藝錄卷二十八

入

斯言存焉至於成敗利鈍是非榮辱豈不能預料而逆視之蓋已漠然無所動于其中矣故人曰出位而不知勃然之發不由出位而可遏又曰無攸係而不知奮然之色不因無攸係而可已又曰年茂乏嗣且貧且窶而不知非貧非茂無由勇決此其所以達官要路反有不暇而僅僅一命之所優爲也愚與先生異時同跡異氣同心先生之死如歸而愚之生也可樂苟有一毫覲覲之心誓爲萬世汙辱此愚自謫戍以來卅有餘年曾無一息之暇計付得喪利害於不聞置跋涉奔走於度外然而連獲弱息實乃天幸特以先生上遺壽親下遺弱

室筑筑之息孤子無聊此不獨愚之所悲百千萬人之所共悲百千萬世之所痛惜凡際天窮地之恨孰有加於此者哉雖然彼龍逢屈原之徒至今永永無斃先生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亦綿綿不絕此其可慰於九原者先生有知其以愚言爲必信乎嗚呼哀哉

祭葉北山先生文

嗚呼晉江有周蹟山者以論救楊伯修侍御而死愚於嘉靖癸未亦以論救先生時大司寇安福趙公西蜀童公上虞陳公聞之皆喟愕至吐舌相語幸荷主德方隆一意矜其愚昧祇於罰俸一月次年甲申張璠桂萼始

弘藝錄卷二十八

九

進邪說杖責以後漸有死者至己丑愚復不戒重進舊言又幸偶值乾清宮東七所之災生戍海隅斯是二者實出望外可見聖慈不主於一特以二臣罪通于天此愚大義與之滅絕至己酉之夏復過泉城先生已歸九泉感時卽事僂倖不淺與先生皆所目擊哀藏因以話於幽冥惟先生諒之

祭雷鵬山先生文

維靈慧敏夙成介拔特立神清若錢潛成凡有目所共仰奚翅華山隱者而後知餘濟若寇平仲凡有識所同然亦不待淵淵功成而後見也所恨天道無知造物見

忌得壽五十二有子若而人其視錢寇二公又相迴隔  
昨觀春元復之貌克肖尊翁而修順過之凌霄聳壑異  
日必爲巨棟先生雖歸九原其樂可知某以罪戾昔過  
仙鄉俟踰廿載瞻慈英靈無緣復覩聊具觴奠盡其鑒  
之

祭許親母文

嗚呼婚姻之戚死生之分也交遊之契世講之宗也里  
閭之同如姻之風也登是三誼者鮮焉孺人以貞順婉  
懿之容柔從安止之德旨蓄劬勞之行嗣徽相內之猷  
許氏蓋有光焉始與吾安人楊氏修榛栗之儀執鍼管

弘藝錄卷二十八

十

之敬後先廟見相繼震振而吾父之與竹厓方崇麗澤  
之益同臭蘭之芳彼一時也及乎效伊綸之義締積矣  
之盟賢俊登於宦達家道侈於崢嶸享花封之榮祿擅  
小君之寵名竭孟光之歡娛得向平之樂事此一時也  
復與吾安人先後而逝是以典哀轉痛聞計愈惶言切  
於衷事奚由已蓋於孺人之道比之坤地成功則藏固  
無與矣獨念夫生者朝夕之無歡祀享之無助歲時之  
無主男女之無依享而不盡之心報而不償之意瞻而  
不見之形食而不聞之羹何時已耶半醴在庭款誠在  
念靈輒將別以將其奠

祭江松月親家文

維靈間氣殊精托胚貴胤仰摩穹宿俯賁方鎮粵昔兩  
江逆孽間生撫矣全浙不震不驚揆厥慶山干城攸主  
斯是德勳豈云小補朝有聞舉鄉有推評期叅勳閔以  
赫厥靈公心攸攸崇冀慕道勇退急流從吾所好光啓  
嗣賢丕華閭胄世顯其猷若堂斯構番番我公叅悟益  
堅返玉還珍松高月圓天愛其寶物秘其英轉化如輪  
嶽孕星晶公之夙緣此生未斷尚結世因三生行滿獨  
遺弱息孀孀八齡天平曷依倫理攸經公切憂恫實非  
殉已念此深情幽冥曷已鬱鬱佳城迨迨旆旌返神歸  
室洋洋若生有酒在樽有棖在俎余愛素切余誠曷拒  
目仰遺容心憶平生木石無知有淚斯傾嗚呼哀哉

弘藝錄卷二十八

十一

弘藝錄卷之二十九

雜文

福卦

余觀洪範五福壽爲之先周詩萬年福爲之主是知從古以來人所願欲同此覆載則同此慶幸也矧當聖人在上爲之臣子者曷勝仰祝哉作福壽二卦

榕江林子日時邵弘齋居潛於閩嘗舉張橫渠富貴福澤厚吾之生貧賤憂戚玉汝于成之言欲廣其義余未有以復也一日過余草堂示以

弘藝錄卷二十九

十

福壽二卦之義余方訝近無此圖因爲校畫見其象數渾成天然自合良有深意存焉迺知今古人心所同經綸一致非有二道俟有力者大書深刻於旂常烏石之巖與稷壇禹畫龜美可也弘齋又欲廣前八字通爲八卦余復爲訂正似覺冗複漫亦止之併以識復嘉靖辛卯七月既望晉安林炫書

福

福者復也反復其道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福中有禍禍中有福也字義從示一畫天也二畫地也下爲

三才合而爲示故應易噬嗑之爻也雷聲也一陽覆於口上天包乎地之義故爲福又在上一奇一陽不動天地自然之福也二陰二陽發動交感於下人之求福者也求福者上合天下合地中合人心廼爲有福故受之以福也

福元亨利貞

象曰福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一人元良萬國又安

此釋元義

變通之極內外不虛合弘弘包羅太初

此釋亨義

弘藝錄卷二十九

二

保合周旋中正順應不側不偏示履有定曰福

此釋利貞之義

象曰三才示合福君子以和平

語云和氣致祥又云平爲福此天人之道君子之義也

初九積福吉

三爲奇乾之策也故曰九字有小義故爲積福之象又正應九四積而至於高大者也傳曰勿以善小而爲又曰善必積而後成此積福之所以爲吉也象曰積福之吉小以至大也

六二有福吝

二爲偶坤之策故曰六二合初爲示迺卦之體字義所從由也又所居柔順中正上應六五居中得正之君故直爲有福之象在人臣爲諫行言聽胥澤下於民之時也然牽於六三不中不正包藏禍心故戒占者不可恃之以作威作福則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迺爲之吝也

象曰有福之吝威不可恃也

六三福之哉福之哉否有極泰有來

口爲動爻內包陽體外虛內實可以承藉天休者也

弘藝錄二十九

三

其在地爲發生之象在人爲發達之象故極言以贊美之也又重陰動於一陽之上九四漸近於六五之君故又爲否極泰來之象之哉者疑而未定之詞夫內外皆動變通之極循環無端或能轉禍爲福移福爲禍故爻義再言福之哉以致丁寧之意焉其旨深矣

象曰福之哉內有所承也

九四福履無咎

又爲動爻居重陰之上離於內體在人處困而亨之時也又親近六五之君自此以往皆坦途順境矣故

爲福履之象又九陽德四陰位彼此以和臣體健君質柔上下以平外示冲虛內存貞固腹心一體固結於中而不可解是真能履有福之世不害其爲威福者也而何過咎之有乎求之古人若皐陶之邁種德傳說之沃朕心周公之不驕不吝可以當之

象曰九四之動和乎中也

六五德福元吉

六之德弘深博厚五之位崇高極貴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也故爲德福之象德者福之本福者德之應也又六二在下既以同心相應而四上二爻又以剛健相從有君有臣建極歸極斯其時也夫皇極之世大經以正大本以立達道以行化育以顯所謂偏爲爾德比屋可封五福之數錫人皆享之矣大善而吉何可以限量哉

象曰六五之德以建中也大哉不可以量也

上九元如其來如循如戀如自如

上九有過無承藉之基者也然下應六三尚餘方寸之地以遺子孫又體極正靜天道無言故爲元如其來如之象戀勉也謂勉於爲善也占者惟當循循勉勉聽其自然則多福自至不然皆妄也雖然求福之

弘藝錄卷二十九

四

道大抵如是故以是終焉觀者詳之

象曰兀如其來天福也

壽卦

壽

夫壽者受也天之所受不可以倖致不可以苟得不可以強求也故受之以壽壽者天地之極致陰陽之全功其字義始於九九者乾之策也終於百二十者坤之數也故應易乾卦之爻一九在下曰初九加廿九二也復加一九三也又加十九四也二九通一為二十益以三十九五也上九九六也出一數至六連用九而合百二十之數焉天之所造也地之所設也而豈聰明智巧強為之哉諸爻放此

弘藝錄卷二十九

五

壽元亨先天弗終後天弗窮安貞吉

壽之為義易為久詩為遐洪範為福中庸為天德蓋人惟有壽而後能享諸福且上可以配天地大可以成化育久可以俟先聖遠可以建萬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故其占為元亨而利亦在其中矣然人情所願欲而不可必得惟君子安靜有常正固自守則自然獲壽此所以為吉也

象曰壽內止而外疆內觀而外忘內豈樂而外吉昌曰

壽

以卦德卦體卦才釋卦名義止者厚重不遷也強者天運不輟也觀者精神完固也忘者物欲不畱也豈謂得於天者裕于己也昌謂光於前者耀於後也皆仁者之所有也

天地壽而歲典日月壽而運行聖人壽而天下化成壽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以贊其壽也

象曰天所培上壽君子以大德受命

乾為天之中有土土之下有艸所謂載者培之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六

故為必得其壽之象餘已見中庸傳

初九安如山

一爻在下艮之義也故有此象物之鎮靜者莫過於山而高大者亦莫如山積之既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善慶亦由是而鍾也

象曰安如山積久如山也

九二安如阜元吉

阜山之寬平處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者也字義為升故有此象夫人稟至大至剛之象惟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卦體純陽惟二屬陰居中得



正漸進於初觀其玩索涵養勿助勿忘是真能享上壽之福者也人而至於上壽則其子孫之繁衍陰毓之綿延而凡衆善之物諸福之祥莫不畢至大善而吉無以加於是矣

象曰柔進於上也及其廣大亦莫如阜也

九三安如磐石叢鑠哉是翁

三陽位九陽德外剛而內固物莫有踰焉者也故爲磐石之象蓋人之徒老非難而克享諸福爲難故詩歌壽豈書敘寧康爰之叢鑠皆是物也

象曰陽老而固也叢鑠哉不可以強聲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七

九四顏如童開有家貞厲

九老四少鶴髮而童顏之象也又卦體純陽貴乎有所裨益所謂老夫得其女妻故又爲開有家之象蓋古者養老之禮行役四方必以婦人本以壯輔其衰然而血氣多有不稱則反爲危道故戒占者正固自守不可放肆斯爲忠愛長老之心也

象曰九四之厲微不可長也

九五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九五壽考康寧以居尊位是真能建用皇極嚮用五福者也非有得於天能如是乎古之人君若舜年百

有十歲而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文王九十有七歲而父作子述足以當之

象曰天之所受不可以已也

上九或益之以華封之祝晉而三揖之

卦始於初至上九而壽之義始成華封之祝所謂多富多壽多男子此臣子之至願頌禱之至情也方今聖壽日增前星將耀於此可以占之矣愚臣竊處海陬不勝惓惓故以是終焉

象曰或益之帝作對也

用九蛇虺無咎終吝

弘藝錄卷二十九

本

用九者六爻皆變物盡則返陽極陰生之時也故有蛇虺之象此聚散之常理循環之必然而何過咎之有哉又仙家以蛇虺爲解化客如客壽之客蓋壽卦終於百二十過此乃天地之所秘而人不可必得者故凡導氣引年長生不老之說皆妄也吾儒之所不講也

象曰用九蛇虺不可以爲常也

止卦

荆南光澤殿下厥號止菴玉府珍選諸寶備矣而太古或缺且美而忘規豈士君子所望於王公大人者

哉作止卦或曰亦以文爲戲之類耳

王  
坤內  
乾外

止序卦止而受之以王王者王也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至極而無以加也止所以爲王也

止元亨利磐石之貞不利有攸往以數錫類於上帝開國永昌世世其勿忘

卦爻三畫爲陽中一畫六斷爲陰止而不遷不利有攸往也天包乎地外統乎內磐石之勢也故爲磐石之象而其占爲以數錫類也類善也詩所謂祚胤卽卦下之義也占者有止德則上能藩屏王家而爲大

弘藝錄卷二十九

九

牙之宗下能克昌厥後而爲永家之祖大善而利茂以加矣是謂元亨利貞也

彖曰止哉一陰止於三陽之中外文明而內貞順動而能靜剛而能柔上而能下富不驕貴不淫高不抗卑不謂曰止

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

天地止而化工成日月止而歲運興聖人止而大道行止之時義大矣哉

極言以贊其止也

彖曰天下有土止君子以物有本而事有終

天謂一一之下有土是爲王矣又乾爲三連中六斷

爲坤地道也地卽土也又王者重有土故爲天下有

土之象土者厚重不遷萬古如一止義備矣大學傳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君子之止孰有大於此哉

初六其知止其無所於止悔亡

易貴通變生生無窮故卦爻中分爲三又斷爲六然

止義在內微妙莫測必先命名以尊稱之建號以修

大之莫見其止則止不專於一而有以見夫精義之

極故能定靜安慮而悔吝亡矣

象曰知止止之可與幾也無適無莫悔道亡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十

六二安汝止厲征小往大來吉亨

二倍於初加以從容玩索是爲安汝止之象而其占

爲厲征也厲者夕惕若厲之厲征行也六以陰體二

以陰位恐其安於小成狃於近利故戒占者如是也

小謂初爻大謂五爻六二居中得正虛心樂道必能

黜其見小欲速之心而善與人同矣占者如是則吉

而亨也

象曰六二厲征與類行也小往大來終有慶也

爻雖有三義其實一也故爲類行

六三時止時行時過時征學有緝熙于光明

三以陽剛不專於靜又柔而能進與上九正應故能  
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動靜語默各得其宜也過行也  
征亦行也重言以贊之也光明者道之顯也道之顯  
者莫大於文章有文章斯有德行矣

象曰時邁時行柔進而上也是以其道光明也

九四觀止突如其來如威如懼如跛如

九以陽爻離於內卦王者挺生而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者也然四本陰位以尊大而居之以謙沖是好善  
忘勢切於見賢故有觀止之象突如其來正其衣冠  
也威威嚴也懼懼也跛望也儼然人望而畏之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上

皆得止之驗也

象曰突如其來尚賓也

九五敬止元吉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其吉可知而其義則大學傳曰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其說備矣

象曰無不敬也物各止其所而王道終矣盛德至善深  
哉

深謂德之淵微也

上九欽厥止克有終

欽亦敬也九居最上崇高富貴極其至矣然或有怠  
玩之心則聲色貨利紛紛奪之故戒占者如是能有  
終也蓋卦以止言道成名立之秋也一篇之終丁寧  
反覆其意深矣乎

象曰始終一於敬天德也

弘藝錄卷二十九

三

弘藝錄卷之二十九 終

弘藝錄卷之三十

雜文二

軒轅問答 凡七條

軒轅問于廣成子曰敢問干支之義何如曰太歲在甲曰開逢開擁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擁遏未伸故曰開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冤曲而出其形旃蒙然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兆丁曰強圉丁強壯也罔禦也物大盛壯不可以禦也戊曰著雍著著也猶曰土著也雍豐茂也戊為戌之母著著而豐茂陽之體也已曰屠維屠宰割也

弘藝錄卷三十

四方曰維即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已居中宮以宰割四維曰屠維庚曰上章史記通作尚尚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已象土之功高顯而章著故曰上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為頑金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黓北方水氣之色壬為陽水外視之黓然所謂玄冥者也癸曰昭陽水內明外暗癸為陰水屬內故曰昭陽此十干之義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敦者混沌也天開於子曰困敦一陽始生困敦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赤奮若赤赫也奮若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也寅曰攝提格攝提從手皆引達

之意格至也陽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猶曰振德提撕之云耳卯曰單閼卯象開門之形說文單從門開也開即開逢之開卯為木子故曰單閼辰曰執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美也已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敦即困敦之敦牂爾雅音臧一陰始萌敦然臧伏於下言未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浹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變也申曰涇雋涇猶也難難也陰氣盛陽氣為所窘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閼茂戌畢也閼掩也言歲功已畢收華就實也

弘藝錄卷三十

二

亥曰大淵獻大淵重泉也亥為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故又曰亥閔也見閔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冊曰天皇御世厥繼盤古于支闡名艱幽秘阻太史闕文爾雅失詁衍此洪義益彼掌故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天之開何如曰非開而後有天地之開何如曰非闢而後有地人之生何如曰非生而後有人然則未開未闢未生之先何如曰天未開之初非謂與地相連屬而不分也譬如今陰霾雲霧之時而然日月無所照星辰無所麗幾於長夜而已子一元

之會也至是而混沌開闢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故曰天  
開於子地未闢之先非謂若桑田滄海三變而後成也  
譬如今斥鹵沮洳之處而然高原無所別下濕無所分  
胥於陷溺而已丑水土之會也至是而不重不洩廣厚  
之體段全具故曰地闢於丑人未生之前非謂寂無一  
物俱俟氣化而生也生生雖有若蚩走蠢動之物而然  
聖愚無所辨物則無所分同於血肉而已寅三才之會  
也至是而聖人者出撫世立極之道以著故曰人生於  
寅然則人消物盡之說奈何曰人消物盡亦非待戌會  
而閉亥會而消也天地豈有復閉之日亦無重開之理

弘藝錄卷三十

三

譬如今天道不清五行錯陰陽乖繆則天閉矣地道  
不寧山崩川竭洪水猛獸則地闕矣人道不正是非顛  
倒邪正混淆則人絕矣所謂循環無端者正欲爲人君  
者上明天之道下察地之理中建人之紀則天道既開  
而復開地道既闕而復闕人道既絕而復生反覆相因  
乃三才之道位育之義也

冊曰維彼洪荒厥究靡滅智者鑒空愚者泥常百  
世之道因革之章維理之定維義之綱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天之度何如曰天無度人以  
度度之而俟其運故曰度也曰然則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之外果無分毫增益乎曰天之大初不止是  
天無外凡可以容一毛一息者皆天也而其運行之所  
起與其所止之處卻有這些數目譬如海水之大四外  
無端就其中截流竟過只有許多里數曰然則天傾西  
北地不滿東南之說奈何曰天體如輪之倚非如蓋之  
覆其空缺處皆所謂傾也大抵地之勢東南下西北高  
北極由地上三十六度自然天傾西北也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自然地不滿東南也

冊曰貞明不虧貞觀不敬怒不可觸補不可裨左  
旋右旋一致二岐凝神息聽以遏支離

弘藝錄卷三十

四

軒轅問于廣成子曰敢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兄弟  
各一萬八千歲信有之乎曰否天皇者卽天開於子子  
之會一萬八百歲地皇者卽地闕于丑丑之會一萬八  
百歲人皇者卽人生於寅寅之會一萬八百歲自寅會  
至午會星一度又該四萬五千六百此天地真元會合  
自然之數也且天地未闢烏有人名號未立烏有皇族  
姓未分烏有氏結繩未就烏有歲哉然則兄弟各十二  
頭奈何子俛而不答有問廣成子喟然而嘆曰嗟乎何  
其頭之多乎夫三皇者我未之前聞也而世間述之天  
皇地皇人皇上古未之稱也而好事者稱之頭而復頭

奚翅十二頭乎於是軒轅肅然歛息竦焉而退

明曰遷始五帝貞述三皇太昊作古炎帝襲芳云胡鑿者私智益張屋已架屋牀復燠牀遠者之嘆昧者之坊

按史記托始五帝而弗及三皇蓋本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太史公自稱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馬紳先生難言之其旨未有失也小司馬補其缺略三皇已備矣而四明陳氏世編又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則是三皇之上復有三皇其謬甚矣

弘藝錄卷三十

五

他日又問曰盤古女媧之王天下也有之乎曰未也夫盤古太極未判盤固不可解也故又曰渾敦氏渾敦者蒙昧未昭晰之謂也而可以孳孳求之乎女媧者爾汝通稱健順不可明也故又曰女希氏女希者子虛烏有之類也而可以彰彰信之乎又有循蜚紀因提記禪通記疏仇紀要皆不可盡信也然則有巢燧人二氏厥有明徵亦不可盡信乎大抵盡地結繩之俗得其真未可以爲據信其有未可以爲常矧世次先後可一一指詳耶信有之其道騷矣屑矣不宜以鴻龐渾噩者言之也

明曰索隱存疑乎于秦議梁武亂真諸儒謫異少

微殉古感于外記彼壽蛇者胡能自遂迅掃糠粃以彰大智

按索隱以女媧列于三皇蓋遷記已有皇帝其繆猶可言也梁武更以燧人而列舜于四代其繆不可言也至秦博士妄議天皇地皇人皇以誤後世而五峯雙湖諸人祖之始于盤古氏及皇王大紀復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之後劉氏外記因之至少微節要並取盤古等六氏列于前復以伏羲等八人記於後總十四氏之中不知孰爲三皇孰爲五帝耶要之三皇五帝之名號當以通志古史

弘藝錄卷三十

六

爲正

軒轅又問曰然則余之不可盡信亦多矣夫所貴於皇極之世者以主不虛王臣不虛貴而爭鬪之不作也何神農世衰諸侯遂相侵伐乎余本黃衣玄收垂旒而天下治其兵師安營干戈安習蚩尤安戮榆罔安攻亦未見三戰而得志四征而寧居也余本堯建倫理隆道德之本收舉相之功使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則有之矣何爲以無爲宗與時俯仰乎余本襲有帝號操禮樂之柄擅制作之權使人無天枉物無疵厲則有之矣何爲餌方引年騎龍上升乎廣成子奮然作色曰盡信書不如

無書帝將與天地作訓日月作明萬世作則而顧冀  
辨訟耶夫造言之與好事雖有公私之不同要之誣者  
自殃舞者改常孰知萬世之下無微弗彰乎軒轅氏於  
是乃黜其智去其聰盡付於不知而托於顛蒙

冊曰聖維有本道始無參雖刀畫一墳典指南匪  
謀匪詐且老且仙帝者之訟儒者之指

按古史通志正三皇之失善矣但恨不能痛革反  
又取列子寓言方技托詞增列于篇此何等事所  
以來軒轅之問也然則當奈何愚意尚書古史記  
也其記三皇當如堯典學若稽古皇帝軒轅氏方

弘藝錄卷三十

七

為得體閒欲一刪之恐又增後人辨訟故不敢爾

聊以伺後之君子

又曰敢問潮汐之說何如於是廣成子蹶然而起喟然  
而嘆曰甚矣帝之善問也甚矣帝之善問也天涵氣氣  
者水也夫天廣矣大矣其一陰一陽運動交感誰得而  
測識之吾觀庶幾可以測者其維潮汐乎何也天高地  
下瀾蕩渺茫然而氣機相乘氤氲周密無頃刻之可離  
呼吸之間斷人惟渺焉蔽于其中指天為動而不見其  
動畫地為靜而不見其靜其實一動一靜不離晝夜故  
天與地方交而接也則氣至而為潮既感而退也則氣

返而為汐屈伸往來進退消長循環無端誠使天地一  
息之有間則潮汐一時之或差已帝不觀諸日月乎其  
晦朔弦望一大天地也水之盈虛消息一依晦朔弦望  
者亦一大天地也非離於天地而獨依乎日月也其秋  
氣盛而長者天地之斂實也冬氣涸而縮者天地之閉  
塞也其分東西南北者天地之游氣也若乃一浙之候  
一方之殊不足以觀天地則亦不足以言也

冊曰逝者如斯明晦曷離騰非鴈藻躍豈鼃支氣  
氤氲萬化攸胚冥漠之索咫尺之逃

弘藝錄卷三十

八

弘藝錄卷之三十一

終

弘藝錄卷之三十一

疏

上武宗皇帝疏

浙江仁和縣舉人監生臣邵經邦上言臣伏自去秋八月以來道路傳聞聖駕遊幸人同等處流言藉藉凡天下臣民無少長貴賤大小莫不惶怖及今正月內聞駕已回郊祀成禮則莫不驚喜繼遭慈聖太皇太后喪陛下親發詔旨天下臣民哀臨如喪考妣此見陛下仁孝之至感于人心者如此乃者又聞聖駕復出則向者惶怖之心益深臣下愚極賤常深思遠慮天下之患自此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一

始不可救也敢昧死以聞唯陛下垂覽焉伏讀皇祖之訓有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以及守成之賢君能之又曰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之憂爲心則永受天之眷顧大哉王言其所謂憂之一字古帝王相傳之心法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愚臣無知竊有以仰窺皇祖之意矣蓋以人之有心萬事之根本天下之權輿其體虛靈不昧其用神妙不測其爲物也運動而不息則理明焉欲濟焉事成焉而憂之一念乃其運動不息之第一幾也人心憂則生不憂則死憂則存不憂則亡孟軻之言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朱

熹之言曰憂勤惕勵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臣愚亦常謂士庶人而不憂則失其業卿大夫而不憂則失其職而況于人主乎人主代天以理物者也以其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也天無心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而人主者憂其憂也天雖不與聖人同其憂然觀其日月之運行寒暑之代謝陰陽之屈伸風霆雨露霜雪雲霧之變化亦何嘗塊然于其上哉君人者當兢兢畏懼以天之心爲已心天之憂爲己憂然後聖慮日澄聖功日勤聖心日以一聖敬日以躋聖德日以廣聖學日以明聖躬日以寧

弘藝錄卷三十一

二

聖位日以固聖化日以行而聖壽日以臻矣凡此皆憂之一念有以啓之也不然者則心志蕩矣而不可制靡矣而不可約惑矣而不可辨泰矣而不可節雜矣而不可一情矣而不可勒情則耽于安樂而佚遊之事興雜則功利競進而尚武之心熾泰則以危爲安而思患豫防之念微惑則以亂爲治而宵衣旰食之志衰靡則用財無節而忘身殖貨之患生蕩則出入無常而流連荒亡之行作凡此皆一念之不憂有以致之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堯舜兢兢業業一日萬幾禹則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湯則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武王自夙而夜罔或攸寧之數聖人  
豈其好勞惡逸之情與今殊哉當其時天時未有正也  
水上未有平也五穀未有播也五教未有敷也七政有  
未齊也百揆有未敘也天有未應也人有未順也雖欲  
不憂不可得矣至于夏之太康商之履癸周之幽厲或  
以逸豫亡國或以沉湎喪邦之數君者又豈其好逸惡  
勞之性甚于人哉當其時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  
其臣也不見所可憂而乃安意肆志于上將何所不至  
哉盤遊不已至于沉湎沉湎不已至于裂繪裂繪不已  
至于舉火舉火不已至于炮烙剝剔亂日甚而日深禍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三

愈慘而愈速臣故曰憂之一念帝王傳心之要法而愚  
闇之君昏庸之主或忽之此所以切切爲陛下陳者也  
昔我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也無尺土寸兵之藉無斗  
粟片甲之儲南擒有諒東討士誠北定幽燕西平巴蜀  
崎嶇數載克成大業其所以得之者難也肆我太宗文  
皇帝之安天下也以全燕之勝爲根本之圖三邊大牙  
以控制于外重關設險以豫防于內非僅謹意外之虞  
實以嚴邊陲之界限也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  
奕文王康之今我明之天下太祖以神武定之太宗以  
英武安之仁宗英宗以顯德光曜之憲祖孝考以至仁

篤厚之至于陛下以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遠宗二帝  
三王之道近守一祖五宗之業而且加之以天縱英明  
之資剛斷有爲不溺于崇高富貴之樂不安于後宮聲  
色之娛不惑于方士怪誕之說不耽于祥瑞天書之事  
臣雖未得瞻望聖聰每以此意知陛下可以守成可以  
致治可以稱聖而德被當時可以配天而澤垂後世然  
而踐祚以來十有三年其所作爲乃大不協于人之望  
者何也臣愚妄臆億度而有以知其然矣陛下當全盛  
極治之時重熙累洽之運普天玉土率土王臣而天下  
非所憂也中外懷德遐邇歸心而四郊非所憂也子孫

弘藝錄卷三十一

四

千億穆穆皇皇而藩國非所憂也大臣奉法小臣守廉  
而臣庶非所憂也以至禮掌于宗伯樂司于太常征伐  
執于司馬而禮樂征伐非所憂也財出于帑藏賦供于  
任土兵甲藏于武庫而賦財甲兵非所憂也陛下高拱  
無爲坐享泮奭優游之福既已至矣而廣廈之中細旃  
之上師保在前勸誨在後其心必曰予無樂乎爲君惟  
其行而莫予止也而寬閑之野寂寞之濱可以抒情而  
暢懷可以放心而肆志可以上下馳騁可以會聚射獵  
故今南遊海子北出居庸西向大同頻出數入無時休  
息自以爲適已之意明已之樂也臣竊以爲天下大器

也天子守此器者也九廟神靈之所負托兩宮母后之所仰賴億兆生民之所依歸萬年社稷之所係屬九重至重萬幾至繁不可一日而虛其位者也太陽而離其光則蒼生何由仰熙天子而虛其位則天下何所瞻依陛下曾不之思乎至于冬至元旦大朝受賀使閤廷公卿大夫鞠躬而朝虛位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是豈太平願見之事哉古之王者或巡狩或征伐不得已而出也則命太子以攝君位命大臣以監其國命特牲以告于廟清道而後行蹕警而後出鸞旗在前旂車在後古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百官扈朝夕

弘藝錄卷三十一

五

太史書行幸今陛下挾一二親狎之臣冒蚤夜潛行之禁其命監攝與告廟與臣不得而知也其出警與入蹕與五十里與三十里與臣亦不得而知也且陛下輕萬乘之尊不以爲安樂出萬一危險之途以爲娛口不停于叱咤手不厭于弓矢心不忘乎擊伐身不離乎騎乘朝則觸霜露晝則披風塵夜則設燎燭萬一頓蹶顛頭雖悔何及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貴爲天子宮有四海縱使自輕其奈宗廟朝廷何臣之所以痛心切齒欲借上方之劍以爲逢君者戮也臣嘗歷觀往古人君其好遊畋而瀕危亡者比比而是太康畋有洛十旬弗

返而有窮篡穆王乘八駿樂而忘返而周道衰武帝微行而海內耗成帝數出而王氏尊是以古之人臣愛其君者未有不此之慮者也益之戒舜曰罔遊罔淫于樂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伊尹訓太甲曰有珣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周公告成王曰無淫于逸于遊于田至如相如之諫王吉之疏則曰吳越起釐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又曰以柔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隆也凡此豈非陛下今日之殷鑒乎况我英宗皇帝之事尤所當懲者也以今也先火殺之強西番哈密之亂而陛下視爲泛常縱令萬全無

弘藝錄卷三十一

六

失而異日子孫效之國史書之曰遊畋自陛下始豈非無窮之禍哉昔賈誼有言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實無以異陛下自以爲無憂臣竊以爲甚有可憂何者今之綱紀日以廢矣陛下何不憂而振之四旁日以窺矣陛下何不憂而攘之禮弊于典居之失節陛下何不憂而復之樂褻于人心之澆漓陛下何不憂而正之藩國之王卿昵者彤矣陛下何不憂其將發親信之臣悖逆者見矣陛下何不憂其將踵政出于私門而賞罰予奪之柄陛下何不憂其將擅財空于內府而掘地日陷之虞陛下何不憂

其將深賦盡于錙銖而割肉自啗之害陛下何不憂其將致兵習于內廷而不戢自焚之禍陛下何不憂其將及凡此皆危亡之本可立見者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思今陛下非不明也非不仁也非不勇也特未措之思耳誠思之不暇自逸而自無不憂矣臣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今天于陛下不可謂不譴告不警懼矣自去歲以來水患滔天秋不告成積雪隆冬春不結實而日又食于仲夏之首此實陽虛陰實陛下虛位之咎也宜乘此時正宸極之位早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七

朝晏罷宵衣旰食存太甲怨艾之心鑒武帝輪臺之悔體上天仁愛之意求帝王遷義之法急下詔曰朕生于豐亨之時習于逸樂之故不知遺大投艱輒乃盤樂怠傲乃昌平等處祖宗陵寢在焉朕時不忘特命駕出孝思已將不敢畱處回鑾之後中外大小臣僚益恭厥職以稱朕維新之意然後正逢迎之罪斥親狎之臣歸馬太僕之廐收兵府庫之中鷹犬縱于山林弓矢頒于宿衛由是深思天下之大計建立天下之根本大臣之可用者進之不可以其堅請而遂棄之也其不可用者退之不可以其貪戀而遂畱之也攬獨斷之權而左右近

臣不得移奮勵精之政而百司庶府無所滯捐不急之務作敢言之氣治道在此爲之則是矣然而今未必然者臣又有以知陛下非不能爲也亦非不肯爲也特一二親信之臣有所不欲焉耳且陛下寧不知仇士良教其徒者乎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有以娛之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若彼見前代興亡心懼則吾輩疎斥矣嗚呼此萬代亂亡之源不可不鑒者今日得無有此輩乎萬一有之安可墮其術中耶臣草茅賤人當世之事不敢旁求遠引獨舉所習聞于先朝者爲陛下言之未明更衣先皇之視朝也而今鳴鞭之聲聞于日夕晨

弘藝錄卷三十一

八

起駕車先皇之往郊也而今大駕之興多于曠時其墜大臣也起王恕用彭韶以從天下之望而僥倖無功者罷黜之矣今何以有非毫髮之親而冒爲義子無尺寸之功而濫受封侯者乎其抑異教也斥繼曉屏李孜省以破天下之惑而法王佛子斥遠之矣今何以有活佛之取而騷動天下烏思藏之往而煽惑人心乎遇會試而前夕致禱何至有大臣之市恩常延試而正襟臨軒何至有傳臚于自晨先帝不費金玉而今之鎮守有十萬之獻先帝不爲戲藥而今之西內有虐肆之張先帝日習書翰墨染御衣陛下日親鞭筆塵宸體先帝誠

積于已敬乎于入陛下援抱于宮弊聞于外是豈故違耳目之所速輕忽身心之遠圖而踵此亂亡之弊乎臣固知一二親信之臣欲竊用事之權不使其知其所憂惟欲安其所樂而為此百千之事以愚惑聖聰也陛下其明之已乎明之則宗社生靈之福不明則目前旦夕之禍明之猶可措于安不明則不可救于危臣願陛下思之古者亂亡之國其禍必有所由夏商周之亡也以寵嬖秦之亡也以暴虐漢之亡也以外戚以黨錮唐之亡也以藩鎮以宦官其他或以清談或以遊宴或以佛老或以權大臣所以亡者非一而所以致亡則同也今天

弘藝錄卷三十一

九

下有治安之名而無治安之實有亂亡之勢而無亂亡之形誠不可不深思其由也然則欲知亂亡之由而救今日之弊豈可以他求哉惟在陛下憂之而已誠一憂之上敬天下勤民反在已前日之所為法先帝已行之故事終日乾乾不遑暇食使羣小近臣雖欲以此術日售于前而無所投其業此臣之所大願也雖然臣之所大願尤不止此也夫王者之所以長保富貴而天下可傳于無窮者以有嗣續之賢故也華封之祝堯曰多男子周詩之稱文王曰百斯男天子上承天地祖宗之統下開子孫萬世之傳是以一娶十二女而有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所以廣嗣續之源薄施化之澤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男女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也天子之下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合而後成者也今陛下崇安靜之心希延御之寵臣固知豫養壽命之源也盡亦思祖宗以來百五十年歷傳八聖而無所容其覬覦動搖者其故何與乃者頃年以來國本未建閭閻之下雖傳聞誕聖有期而前星未耀臣願陛下深求夫婦之本益廣嗣續之道進御宮廷之內留心筦箴之祥他日麟趾振振螽斯蟄蟄以衍億萬年無疆之祚豈不休哉凡所言

弘藝錄卷三十一

十

至愚非敢歷詆褒闕離間親信擅議官廷以自取萬死也亦非敢謂舉世不言臣獨言以竊一時之名也獨念荷國家作養之恩有日矣今幸托太學諸生之末雖闕報之私未稱而犬馬之心常存昔張齊賢以布衣條當世之事藝祖聞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為分內事臣非二子之儔也出位之誅寧有追哉但方今天下多事之秋當廣開進言之路蘇軾之告神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今臣匹夫之言耳雖不敢望視如泰山而亦不可輕于鴻毛使趙光奇不稱訴于地

下則臣幸甚天下幸甚

日食建言疏

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臣邵經邦謹奏爲觀天變察人心瀝血誠以進忠告光天禮以永終喪事臣浙江仁和人山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嘉靖五年七月內丁母憂守制服闋本年六月復除今職臣自到任以來每圖披瀝血誠進忠盡益適覩大學士張璁致仕回籍伏聽勅諭至朕不敢私之言臣感激泣下涕不能支仰而冀曰此真堯舜之主三代以下非所冀也及罪臣陸粲等以非本心之忠夫不曰出位曰躁妄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上

而曰非本心之忠臣又知陛下延攬盡下必欲人人瀝誠進忠三代以下之主寧有是乎今粲等進矣璁亦還矣臣復何言但思臣與璁誼則同年親則鄉里今雖尊卑懸絕昔之交契未嘗不厚臣故自謂之出位可也謂之躁妄可也謂非本心之忠則不可也何也蓋粲等當言之時人各自負陛下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但聽其言必顯其身今相繼遭罰夫復何望第熟維之昔秦茅焦諫于死者二十七人之後尚能悟主矧聖明在上臣可懼死而不爲盡其說乎竊嘗繼讀勅諭有曰議禮有功曰助朕明倫臣反覆思之夫昔之政在禮今之禮在政

何爲昔之政在禮蓋昔父子之倫未正徽號之稱未立

陛下因心之孝維日皇皇親親爲重天下爲輕誠如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也何爲今之禮在政蓋禮可守也亦可變也禮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必欲此禮傳之萬世聖子神孫世守而不失其可不察乎人心以定衆志乎夫議禮與臨政不同禮因于人情所見不一故或排衆論任獨見若夫朝廷之政苟非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可一日行也今以陛下之明聖君臨天下已八年于茲矣一草木昆蟲盡服光化之下況戴天履地而爲人有不革心傾向抒忠定議者哉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上

是惟在陛下公任之而已今觀陛下之意似謂舉朝之間惟議禮諸臣迺可信任臣以爲殆不如是也天下愚夫愚婦至多皆易惑難曉窺見聖意所向如此一內閣員缺雖闕閣之下亦曰此必是某人一吏部員缺又曰此必是某人至得邸報果然人遂信之而不疑今又聞璁甫令回籍遽又召用以此傳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私此數臣也私此數臣是私其所議之禮也私其所議之禮則不得謂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也如是而能使大禮傳之萬世而不變諸臣善始令終而不危得乎陛下曷不上觀天道也頃者災眚失次明星晝

見日食于孟冬之首正應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為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又  
曰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又曰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  
政不用善人故也夫變不虛生陛下將謂此或誣及善  
類所致故奪柱林之獄仲朋黨之論譬之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試取詩傳詳觀十一月一詩專咎小人皇父臣以  
為猶今之調和變理者爾昔丙吉為相牛喘而問問會  
是天變而不求其咎耶蓋臣陰道也君陽道也陰盛至  
于變陽變莫有大于是矣故漢制日食策免三公是聰  
所當自處也而可不知乎陛下禮祀精誠未嘗少間凡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三

風雲雷雨山川之神必親祀之誠哉祭神如神在矣而  
蟲蝗水旱相仍于中國雨暘失節百姓怨苦正人心不  
和于內故萬物不和于野也陛下誠察于天命人心之  
隱深維聰再和之由果為議禮有功乎果為助朕明倫  
乎大小諸臣所以皆束手隱忍緘默不言者果何故乎  
臣誠不忍主勢日孤于上公道日消于下萬一變出不  
測而後歸罪諸臣難矣臣自蒙恩入仕今已九載年三  
十九歲尚無子嗣不敢自愛其身意者天下萬世重于  
一身也伏願陛下乾斷于上別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輔  
不必更生猜疑豈無精白承休之輩以彌成正大光明

之業罷斥首相明告以盛滿止足之義仰議禮諸臣公  
心省悟君臣之間善始令終故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  
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義正如此人心豈有不定天道  
豈有不順仰億萬年之後廟號世宗聖子神孫百世而  
不遷則世廟孝享允宜世世而不遷矣益以廣慈壽兩  
宮之孝而開穆皇千億之傳豈不偉歟失此不務顧乃  
曲為恩體不知思愈隆則責愈備任愈久則禍愈深股  
鑒不遠此臣所以甘心菑死欲効茅焦之伏質也夫人  
臣莫重于君臣覆載之誼亦莫厚于同年鄉曲之情臣  
自蹈越等犯分以獻本心之忠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弘藝錄卷三十一

丙

陳情乞恩疏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臣邵經邦謹奏為陳情乞恩移  
贈以光泉壤分俸以沾異數事伏觀本年四月詔書內  
開一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闕誥敕者若父母見  
在先與誥敕封之又開一內外官員有父母在家願告  
身俸助養者准令原籍支領欽此欽遵臣原籍浙江杭  
州府仁和縣家本寒微故祖邵琮粗知學問訓父邵鑑  
為邑舉庠生三十餘年應舉八次始臣生甫二歲故祖  
親自撫養至五歲身自教督十一歲隨父習讀經書今  
幸叨蒙聖恩授以今官榮膺賜命臣罔維報稱莫馨涓

涯何敢復于分外妄有希冀嘗聞古人云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顧臣與臣之家何敢當此竊念臣祖始教臣父次教臣與臣弟經濟祖孫三世匪獨劬勞鞠育之德實兼師友成就之功卽其所望于臣父者猶臣父所望于臣者也今臣既荷天恩高厚榮及臣父而臣父究不獲一第以榮臣祖豈惟故祖九原不能瞑目雖臣父身被恩寵其心終未悅豫也臣思禮以義起恩以類推卽今加恩詔旨此禮以義起者也又如生母因嫡母在不許受封則已妻亦不得封此恩以類推者也則臣豈得忽然于臣之祖哉伏望皇上帝鴻推恩之

弘藝錄卷三十一

五

旨懋昭義起之文特勅該部將臣與妻李氏勒封停止移贈臣故祖邵琮祖母周氏并將臣應得俸糧自嘉靖四年爲始每年前二季共米六石分回原籍支用以佐高堂贍養臣尚無子息儼然稀少雖得半俸亦足自給如此則生者悅豫于光化之下而亡者瞑目于九原之中矣臣不勝待恩之至

弘齋先生外集目錄有承休獻替稿五卷皆封事也緣未付剞劂散逸已久按年譜嘉靖改元之年先生甫釋褐有敬陳八事第一疏一曰定業二曰審計三曰盡下四曰聚民五曰遠嫌六曰蓄威七曰核實八

曰杜險又有中興保治十慮第二疏曰治蠱者慮不終繩亂者慮太急矯枉者慮過正建銳者慮退速明察者慮苛細英斷者慮剛愎獨任者慮偏聽察遠者慮泄邇勤名者慮忘實功成者慮滿盈多切中世宗時弊及官水部以議減泰和伯治第費忤上意詔逮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獄先生以已實與議有自劾遺漏乞恩代罪一疏世宗爲之霽威獄亦尋解惜乎諸稿皆不傳茲卷僅存三疏然生平忠孝大節已概見於此康熙乙丑中秋後三日四世孫遠平敬識

弘藝錄卷三十一

六

弘藝錄卷之三十二

自傳 自誌銘 七七歌 建言復爵始末

弘齋先生自傳

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演其義曰弘擴而大之也周子又曰擴之配天地當時聖門高弟惟曾氏子獨得其傳復吃緊示學者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由是而兩程夫子一自十五六慨然以道自任一自十七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斷然以王道爲心嘗言爲士者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輯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余姓邵氏名經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一

邦字仲德號弘齋浙杭仁和人學者稱爲弘毅先生自幼遇督學廬陵歐陽公以戴大賓相期弱冠補邑諸生與鄉彥江暉相友善期以異日立朝必務可大可久之規不爲脂韋委靡之行時已潛蓄惟日孳孳死而後已之心矣正德丙子春西蜀劉公校士列余文優等命作鄉賢龔章大略云出學者一時之事易返學者百年之事難人知出學之易而又思所以返學之難則必交脩而不敢懈公再三賞嘆決以終身不苟是年秋試中選明歲春闈不第卽往南雍奮思納交天下士始至海鹽徐生淳安方生卽以氏名錄序爲請閱之瞿然曰如是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二

而已乎蓋深歎作聖之無階而惟利名之趨向而已也時聞大駕遊幸大同諸處遂上萬言書阻於當事不報庚辰禮部中式寓館京師恭伺廷試明年今上龍飛九五惟慶雀躍方祇迎未至渴欲効竭愚忠上敬陳八事第一疏皆切于先朝之累患急於當今之要務適會百度維新賓召故老舉行舊政天下跂足鼓舞想望太平愚退而思維竊恐銳始易慮終難凡愚所慮正方可慮而皆不爲之慮者又作中興保治十慮第二疏上之久之授工部主事會大婚禮成皇親陳萬言本一介儒生驟封泰和伯欲效先朝張皇親故事賜第西華門其地乃武宗宸遊所踐矧白虎方隅當安靜不宜興作且邀費六十萬金猝難措辦奉委面議其事語殊不合因激上怒將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拿問余思前事已實倡議具疏自劾遺漏乞恩代罪奏入得旨從寬止奪俸一月蓋其時張桂未至聖心如天之仁若此而葉翟之獄亦尋解矣明年差往荆南權稅竊念錢糧經手一官獨司出納上焉部堂隔遠中焉撫按各別下焉覺察不備可以指爲肥家之地起謗之端誣諸人而易信受諸已而難明因奏三事一乞照舊差同風憲禁革奸弊二乞添設經收官吏已惟督理三乞置立勘合文



簿循環往來三者備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至則依倣三者察拿積年奸惡張本高彭振秀等行移荊州府鈐蓋流水印簿二扇差委官吏經收每月彙報至今各版關部頒循環印簿實起於此錢糧既有細數縱欲自私不可得矣因乘江山之助究心學業公事閒暇稟集所著弘藝錄大書門屏云門外大江流推戶不知天地老卷中真味來自公常與聖賢親又以版事延漫無紀人得意爲輕重欲傳久遠非誌不可乃爲櫛畧存籍以遺後人抽分有誌亦自茲始焉少時方習舉業思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聖人各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三

舉所重而言非謂父子一於親君臣一於義而已也後以日食建言忤張桂繫詔獄中追憶夏侯黃霸故事未能朝聞夕死年方強仕而自阻行道濟時之路晝輟食息夜捐寢止深念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人於天地間爲萬事萬物之主而萬事萬物根抵於日用人倫乃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六經語孟所素聞者歸而尋繹諸史併棄所業詩文而從事焉凡二十五彙統列五常於其上而分屬五倫於其下大要惟取切近身心綱維世道非爲一家之說實發千古所未發明百聖所未明也叅稽十五年稿經四五易書成顏曰弘道錄其二

十一史遍閱數過恨其繁亂至唐宋五代遼金未有統一不揣愚陋竊比於宋鄭樵氏謂之弘簡錄卽通志之別名也亦更十五年而成第以刪除蕪穢轉移補益述而不作非敢冒自用自專之譏今成二百五十四卷較之五史目錄纔一分耳而上下七百餘年一人一物有增無減校閱幾百遍非係重複并所未安者未嘗擅削片言隻字輕棄寸善惡問或世系之無考事跡之已湮不得已而闕之使人快然一覽則緝閱之功少而過目之益多矣向若不經此番考據則唐書新舊混淆宋遼金國莽錯亂終當束之高閣徒爲蠹蝕淵藪而已書

弘藝錄卷三十二

四

既成名曰三弘集三書已畢益反而求諸六經語孟當此理學昌明之時不能大正於諸子百家尚俾煩辭臆說得以惑亂當代耳目將何以取信天下萬世哉始述其所最大起自伏羲畫卦爲萬代斯文之祖自後神農黃帝堯舜繼作以及三代萬事萬物皆由乎此既而尼聖之門集其大成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所以高深鬼神所以幽遠四時日月所以錯行代明舉不離乎是初名道學統宗凡以補諸書所未及而正史記通志之失也幸而天假之年耳目聰明不改遂再取兩漢三國并晉暨南北朝一十五史一并芟除繁冗訂正修明

以先儒鄭氏有作於前愚小子不敢擅專因名曰學史會同別錄其實又弘簡之別名也與前項三書總名曰三弘集從此開天闢地直抵前元其於史學自謂一覽無遺矣至於道統之源流陰陽之奧渺莫大於易復取而尋討之聖人所作刑書以垂天下萬世又在春秋更取而詳究之其中義理咸有一得之愚今所著易象春秋直解庶幾經學之萬一耳自此而神力竭矣凡余理學讀宋儒詩學讀唐人至於論史頗有獨出之見讀者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奈何舉世爭趨勢利門生故舊既無一人相知徒爲古人作傳千百而反吝區區一已

弘齋錄卷三十二

五

傳乎以生既無爵死又無諡所列皆尋常實事故無文采倘遇後世作者採輯一二以備草莽之數雖九淵重泉曷勝感哉

論曰孔子止言弘而曾子兼言毅蓋弘者規模遠大事業高廣而毅者堅忍不息勉強有爲雖在聖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良有以也試以今世觀之仕者學者可以指數乎然而仕者一蹶而止其能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矯矯而不變者果何人哉學者一得而止其能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孳孳而不倦者又何人哉世徒病其迂憊至死不敗嗚呼不如是則弘何由致毅何由得哉

弘齋先生自誌銘

古人墓誌之作蓋慮千百年陵谷變遷或耕或耨或樵或牧棺槨可朽而石不與之俱朽世代可移而銘不與之俱移必得誌中所載知其某代某人或有官或無官或有子孫與無子孫慨然典嗟相與掩覆蓋藏不致遺棄暴露湮沒而蹤跡也後世如有官者其輝耀不足言矣無官者而或誇大之有德者其顯揚益無論矣無德者而或矜詡之反託於作者以取重非託於作者取重也凡以作者其人可重其言必可重不至於溢美過情以要虛譽而已也而孝子慈孫因或重厥祖父往往稱

弘齋錄卷之三十二

六

家有無以爲丐文之具雖千萬萬鎰何足較哉唐宋以來固已然矣設有如是之人或可謂諛一時千百世可以謂諛乎哉或可掩飾什伯人耳目至于千萬人可以掩飾乎哉若貧無所厚遺而相知相契得其精神心術之眇末氣槩形容之近似亦足以慰死者之心人將信之無疑至於相知者既稀矣徒欲強人所不知以爲知雖有高官大爵何足取信所遺者既寡矣徒假繁辭曲說以求逞雖韓柳歐蘇何能得焉嗚呼此余所以痛心疾首不憚諄切爲子孫告後世告也余姓邵氏名經邦字仲德浙杭仁和人別號弘齋其上世康節裔孫紹興間

自獨徙浙世遠莫考高祖諱德純曾祖諱信祖諱琮號  
守恆俱不仕無贈考諱鑑號大峰初封工部都水司主  
事後以次子貴再封營繕司員外郎母楊氏初封安人  
再贈宜人首孕生余守恆公年六十伯良器公良川公  
俱無子甚以爲憂而離襁褓即取以自鞠由能食能言  
動止必矩以正稍長授以蒙訓早暮躬督無苟且放縱  
之患十三受經於大峰公一字一義皆經指授漸能潛  
思默想凡授以題即取題中精義而闡發之置帖括於  
度外時大峰公教授門弟子衆竊謂獨私其子余笑而  
受之父歸潛語謂能工時藝必取功名如拾芥守恆公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七

喜楊宜人亦喜而余之私志獨猶若未然爰迅意古文  
制作兼好古什始得白文杜詩晝夜吟玩竊念家鄉風  
俗僅專心制舉業乃徒步走山陰講學於張公立之因  
得以教仲弟經濟年二十六甫一舉問政一日暇逸次  
年不第如例赴南雍時貧無資膳以教授卒業二十九  
歷事掛選畢歸室罄然賴兩歲所得脩脯赴公車明年  
中式值駕南巡候廷對家無纖毫寄助寓居邸舍枯槁  
如禪衲晝誦夜思專探藝學尚未有得會今上龍飛賜  
進士出身以無援不得預館選傳聞當道言未能學古  
者選入教養其已能者當在所後輒驟然而笑是年秋

適喪子計無以致迎養因齋敕存問餘姚謝公遷得便  
道歸省還授添注工部主事專管六科廊賞賜不意每  
事卽見忌於人尋差往湖廣荊州抽分時內有陳皇親  
名萬言欲窺弊隙外有何大巡名鉞留太守名志淑居  
鄉識熟遂由陸路馳赴荆不敢問道歸謁恐妄生物議  
也屈勉在任強制其心適遇分巡楊副使其人剛正傾  
蓋相得若覩平生益加惕厲事竣言於巡按王御史出  
格刻薦故事添注考滿例轉兵刑二部今以薦量加優  
擢得陞本司員外郎自入仕途一不見知當路問一二  
知者乃行事羸跡其細微底蘊胡能概見蓋予之初心

弘藝錄卷三十二

八

恆欲爲斯世斯民肩弘任鉅使上之有益朝廷下之有  
益名教然非此官所得爲者其他意所不能言惟是迂  
遠自賢而已毋憂起復循資始轉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愚不自量遠離譴戍三十年於茲已其始則孳孳勤苦  
幸叨一第繼因二甲資格授一部曹以今速化者觀之  
奚啻霄壤至神通莫測者尤非所論也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所最愛者冀天下之人善善同其消惡惡同  
其污譬自嘆曰性賦於天命受於父母如是則能飽餐  
飲食否則食不下咽何能爲乎蓋生平性堅執不能黨  
附命金木相守仁義分明善於處世者外和內剛余惟

不善外剛內和然實自信不私覘人微過不口稱人隱  
惡不曲聽人箴計不傳道人誰語至於天理人倫無敢  
輕忽祖喪幾六十載忌日悲哀涕泗橫集殆如新喪父  
遭白眼百計求護若赴水火及既荷恩封刻意承顏臨  
終棺衾無憾祭日嘔吐腹血毋不克終養計間哀號崩  
隨幾斃者屢獨任置塚營葬不敢自云廬墓惟屏處墓  
旁俯寺負土築室鑿石鱗砌一松楸咸手自植之家值  
中衰佐母幹蠱母流淚曰胡獨戚爾一人余掩泣曰男  
本居長何敢辭出身後獨理家事欲合手足同爨仲不  
謂然移居日庭中紫荆樹忽枯其半喪後竟枯死不獨

弘藝錄卷之五十二 九

古爲然也既而仲弟登進士權倍於常賀客獎闕咸出  
已資以費長伯暨姆李幼叨撫育分祿以養歿時適奉  
命荆南不獲棺歛急歸葬之二姆傳病貧無藥膳歿無  
周身之具皆備資以充長妹歸趙早寡迎歸同躬膳養  
姪虞生謝婚王氏儀未備卽撤席問銀注金誰與之封  
妻李氏生四子皆夭側劉氏生子三長康生次移生季  
順生側李氏生子叩生側鄭氏生子洛生自信一生梗  
直表與裏應真無一不可對人言者家業起於勤儉嘗  
一冠廿載一衣三十年損半生口體之奉以刊弘簡錄  
學史會同錄卒用千金教諸子以義方諸女稱家遺嫁

不爲世俗浮侈尤惡請托干謁以取貨賄及豪奪僧產  
霸佔口業非分之獲尋常寸步不入公門不飾厨饌以  
膏口腹不匿怨尤以交朋友余所經經自述者如此倘  
天假之年得更有著述以垂不朽或萬一聖恩賜環  
不卽死戎伍便當按年補綴毋庸改創也

銘曰巧宦易顛余惟拙綿四十戌邊七十未薊彼云巧  
者過隙如馬勢穹位崇總膏原野三弘集成誓開聲鳴  
朝聞夕歸如羽之輕孰穢孰清孰苗孰莠孰遲孰疾孰  
應孰否千載之間不墜如山可以廉頑可以破慳年未  
滿百人未可逆前途有進誰爲止畫預作斯銘建者是

弘藝錄卷三十二 十

聽匪謂非情奕世永貞

七七歌 附

先生當易簀時神思安閑自以獲罪君父盛棺戊所  
敕銘旌弗書官階止稱弘毅先生不受弔賻禁絕世  
俗浮屠事第自製七七招魂詞每七令子孫持帛招  
之其詞曰

吁嗟先生爾魂初升爾魄初降縹渺幽微莫知定向爾  
生有家爾室有詩關雎鵲巢鹿鳴清廟朝歌暮弦春誦  
秋詠胡不早來歸於其舊魂今來歸歸於其舊 右一歌  
吁嗟先生爾魄既降爾魂既升幽微縹渺莫知定情爾

生有盛爾盛有書古文今文殷盤周誥書詞暮讀其音

浩浩胡不早來樂聞大道魂兮來歸樂聞大道右二歌

吁嗟先生爾魂不來招之下起逝魄莫收些音莫止爾

出由戶爾歸有禮山唐暨虞夏商周孔其言聖聖其制

總總胡不早來言觀新統魂兮歸來言觀新統右三歌

吁嗟先生爾云莫知爾歸孔樂言念平生門不啟鑰勢

利不聞權倖不啗山翠點瑟何人效學陋巷忘憂曲肱

獨樂胡不早來新恩方渥魂兮歸來新恩方渥右四歌

吁嗟先生三十九春鑄鐵爲助受金之精全性之真人

言孔多議論莫適靜以伺之一歸於易有消有長有凶

弘藝錄卷三十三

士

有吉老豈有厭孽孽不息胡不早來韋編可惜魂兮歸

來韋編可惜右五歌

吁嗟先生我聞周衰西狩獲麟春秋有作孔泣斯文皇

明昌運億萬無垠麟罕出見鳳起無聞天下太平四海

同春杖履百年樂哉斯民胡不早來以享餘禪右六歌

吁嗟先生東方不可往兮海有巨鱗吸汝之精兮西方

不可往兮山有猛獸噬汝之形兮南方不可往兮炎暑

酷毒耗汝之生兮北方不可往兮陰山雪積凍汝之膚

今歸有至親招汝之魂兮胡不早來以慰其心兮魂兮

歸來大慰一家之心兮右七歌

建言復爵始末

四世孫遠平敬述

高六父弘齋公與末嘉相張璉同年同鄉雅相識熟及

璉以議禮驟貴得枋用公弗是也嘉靖三年大禮議起

時公適以工部權開荊州聞撼門之舉斥逐杖戍至二

百餘人爲憤懣不怡者衆日居常扼腕歎息或至泣下

尋以內艱歸服除當赴補時璉首相勢燄可畏公自揣

入朝必得禍臨發遲遲者久之郡縣敦迫不得已就道

陛見改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時嘉靖八年六月蓋未幾

而陸粲之獄起矣先是璉與桂萼妒寵言事忿激不相

弘藝錄卷三十三

主

下至爲惡語交關上前楊公一清因乘間諷給事中孫

應奎陸粲王準共劾璉萼頗恣不法上怒甚八月十五

日早朝殿班畢仍留百官奉天門宣敕暴璉萼罪狀大

略謂璉萼本因議禮信用付以大任不料招權納賄徇

私立黨負國負君近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實

刑典特從寬貸璉令還家創悟以資後用萼奪散官致

仕餘黨分別區處宣讀至此舉朝懽呼額手以爲亮舜

復出公獨私語進士許繹微曰主上剛斷回應如此然

事必有漸未有一旦翻然頓異如此者矧今內閣無一

人當意雖暫去決然後悔悔則復名禍又不可勝言矣

許領之不數日早朝見諸老色動許率公衣耳語曰昨  
言驗矣蓋是時聰行已至天津翟翺私計議大禮者吾  
輩三四人耳聰去行且及我乃急疏楊一清罪列二十  
四事上之上覽疏遽手敕追聰等還復入內閣勸一清  
致仕又有旨逮問陸榮王準等責以非本心之忠祇欲  
誣陷善類相繼譴謫去旬日間國是大變舉朝爲之臧  
口公咨嗟憤惋如不欲生會禮部言十月朔日當日食  
公乃閉門謝客焚香肅衣冠具草觀天變察人心瀝血  
誠以進忠告光大禮以求終譽一疏疏稿全載前卷於九月三  
十日詣闕上之次日聰卽具揭帖指爲譏毀君上以是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主

觸上怒十月初五日奉旨卽經邦所奏謂朕有私議禮  
諸臣朕惟父子之倫乃萬世綱常諸臣贊議朕自裁決  
今大禮已定大典已頒未見有異議者卽經邦這厮乃  
敢肆爲妄言謂禮可守可變可成可毀煽惑人心動搖  
國是且自比茅焦之諫其視朕爲何如主哉譏毀君上  
好生無禮錦衣衛挈送鎮撫司著實打著追問明白來  
說不許回護時掌鎮撫獄者陸淞公庭訊備受拷掠神  
色不撓具言聰挾私罔上顓恣不法狀淞矍然曰舉朝  
皆知之我亦豈有不知但旨意却不然故訊贖止云出  
位狂妄送都察院治罪十八日獄上聰益怒既且不測

且并怒淞不能鍛鍊也十九日晡時獄吏與同禁陳郎  
中王員外韓御史微言三先生俱無大事獨卽公不可  
知公時病劇甚臥白板上呼獄吏語曰我命在天更不  
須多言徒亂人意家人竊聞之有涕泣者公笑曰我有  
直臣之名人有殺直臣之名奸臣之奴不哭汝反哭耶  
是夜夢紅日瞳瞳如車輪照入獄戶窓櫺間嘗然開朗  
夢中大呼火發蹶然而覺比曉譚傳乾清宮東七所災  
人謂公精誠所感云上旣以災故意不能無稍動至二  
十二日有旨卽經邦妄毀典禮肆言譏訕難照常例發  
落不必擬罪送兵部定發邊衛充軍遂謫戍福建鎮海

弘藝錄卷三十二

南

衛初公受拷時杖至五卽暈絕若有青衣人持被覆之  
者遂昏然不知痛楚又傳聞獄吏謀斃公以濕灰囊掩  
公口鼻夜間有人排闥呼云去去明日囊委地公竟無  
恙蓋忠義之人鬼神所護理或然也十五年冬皇太子  
生議赦大禮大獄諸臣刑部尚書唐公龍列名以請有  
旨楊慎王元正劉綬豐熙卽經邦不准赦公自是遂以  
戍籍老矣公方建言得罪時年僅三十九在戍所三十  
餘年以疾終壽七十五公歿後二年隆慶改元曾大父  
渠菴公以諸生伏闕上疏訟父冤渠菴公諱康生公長  
子也疏略曰臣伏觀先帝遺詔內一欵凡建言得罪諸

臣存者名用歿者卹錄及皇上御極新詔申頒逾舉盛典擢用諫臣褒崇忠節生死蒙恩海宇臣民靡不踴躍切念臣父卹經邦由進士歷陞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當嘉靖八年口食之變建言論大學士張孚敬不當名選且因議禮進用不宜寵任太過忤旨下臣父錦衣衛獄用刑拷問禍在不測值乾清宮災傳奉特旨送兵部定發福建鎮海衛充軍至十五年十月皇太子生大赦又奉特旨臣父與楊慎豐熙等五名俱不准省編歷行伍經今三十七年羈危瘴海戍守邊烽暇則潛心經史著有弘道弘簡學史會同三錄冀復進呈勉圖報効

弘藝錄卷三十二

五

不幸四十四年卒于戍所今幸聖治維新遵行先帝遺命凡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已卹名用歿者議有卹典開具三等條載甚明奏下之日傳佈中外惟獨臣父姓名不與後經吏禮二部屢疏題覆而臣父姓名仍不開載豈以臣父謫戍年久客死遐方事遠人亡聲湮名沒若不顧天申雪是使中天日月獨遺照于覆盆下土忠魂竟飲恨于衰草痛心吮血情何以堪及查得翰林院學士豐熙修撰楊慎先因建言得罪充軍與臣父事屬一體後經大赦與臣父俱不准宥跡亦相同今豐熙已復原職贈光祿寺少卿而臣父尚在罪中情實可憫伏乞

皇上察臣之哀惻憐父之愚忠敕查臣父充軍緣由果係建言得罪與豐熙楊慎事跡相同敢望特賜贈官以旌遺直以慰幽魂則典禮合而隱微必彰激勸明而忠義益奮矣事下部議吏部主事陳有年具稿有云忠告萬言凜乎猶有生氣孤魂千里傷哉竟殞窮荒蓋紀實也會禮科奏請凡建言得罪諸臣必查居鄉行誼方與卹典於是御史臺檄行撫按撫按檄下郡縣學校核實列居上等裴菴公旬奔走遂踰二年及賞文再赴京師適新鄭當國疏請停止建言諸臣恩例部議遂寢萬曆改元公復詣闕抗疏再訟父冤略曰竊惟朝廷于建

弘藝錄卷三十二

其

言之臣而每降以優卹之典者帝王厚下之仁于優卹之中而又別其有罪無罪賢與不肖者帝王慎典之義仁義兼盡斯效忠者得荷兼容而不賢者不至于濫及唐虞三代之盛治皆由此痛念臣父經邦於嘉靖八年爲因天變建言論張孚敬不宜召用奉旨下獄廷杖充軍後十五年大赦與楊慎豐熙俱不准宥荷蒙世宗皇帝遺詔穆宗先帝特典先後開載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名用歿者卹錄臣于隆慶元年九月具奏蒙准正在題覆間續該禮科奏請核取鄉評分爲三等上等贈官二等復職三等不列臣奉勘回籍該浙江巡撫衙門勘父

建言緣由居鄉公議列爲上等咨覆到部奈臣往返數千里查歷十餘衙門中途復冒犯霜雪沈溺波濤幸得不死驚感心疾今始獲痊齋香進投及視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具題大獄唐樞大禮王俊民一槩贈賄以爲濫觴奉旨欲加甄別乃知先帝始焉弘天地之德無不兼容繼焉擴日月之明不容濫及正仁義兼濟非槩以建言爲得罪盡行停革也如臣父有罪無罪臣不敢言但已蒙先年准行矣是先帝優卹之仁所矜也臣父賢與不賢臣不敢言但已經撫按公舉矣是先帝甄別之公所錄也今止以行查致稽題覆是臣自負天地之仁

弘藝錄卷三十二

七

也自外日月之照也何敢畏死不再仰瀆天聽哉況王俊民論大禮無卷可查臣父歷經兵刑二部覆明在案唐樞論大獄亦僅爲地方事豈若臣父忠于聖明受杖遠戍尤爲可憫若論建言卹典則列聖相承恩詔具在即今皇上御極新恩聖母徽號大典一時罪廢諸臣皆獲卹名雖人有存亡時有先後而臣父一念報主之忠豈有二哉且臣所奉撫按勘文實隆慶二年行查未完之案非今六年五月以後方始冒陳者也臣復查唐樞雖不陞擢已蒙復職王俊民雖不補廕已蒙贈官臣父昔日披瀝忠誠同于楊慎豐熙而今猶墜戍伍顧唐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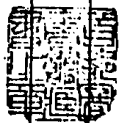
王俊民之不若焉此臣所以痛心吮血不得不哀懇于君父之前也伏望皇上體先帝加惠建言之盛心廣今日首錄言官之大德查照元年事例特賜贈官以旌遺直以慰幽魂疏入得報可弘齋公始復原官蓋萬曆元年正月也嗚呼臣忠子孝大節一門固已垂之史書評之家乘矣顧史傳僅載大略而譜系又一家之私言不能行遠會重刻弘藝錄成遠不揣謏陋輒將撫始末附於集後令後之知人論世者有考云

五世孫侯選知縣錫榮正字

弘藝錄卷三十二

大

弘藝錄卷之三十二 終





宏藝錄三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邵經邦撰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以論劾張孚敬下獄謫戍事蹟具明史本傳經邦以講學自任嘗採古今論學語發明其旨爲宏道錄又刪掇諸史爲宏簡錄所著詩文則別爲此錄經邦自作誌銘所云三宏集成警開聾鳴者是也考其自作小傳稱權稅荊州時哀所著爲宏藝錄故卷首自序題嘉靖四年乙酉而集中所載併及於暮年絕筆則又後人續編非其手定之本矣經邦上武宗疏及中興保治日食建言諸疏皆慷慨激烈足以見其志節其他詩文則類皆抒寫胸臆不屑屑以研鍊爲工卷首藝苑元機七十三條專明作詩之法以嚴羽詩有別才非關學之說爲不然且謂清廟緝熙莫非至理所寓未可不謂之詩人惟狃於習俗謂與經生不同故往往粘皮帶骨觀其持論其宗旨槩可知也

群玉樓稿七卷困亨別稿一

卷附錄一卷

〔明〕李默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李培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群玉樓集  
八卷》提要

太宰李公常玉樓稿序

公稿序者數家大較可驟見矣

余初讀之輒歎歎焉往余將對

公車故司空劉公寓書于公公

所寂知稿之首傳坦上翁者也

至則公為少宰乃不以書謁當

庚戌進士其題名記屬公颺言

八序

上德至恭慎矣而勉我多士毋曲學

便身圖貽

國患苟可真安

宗社杜遏奸萌必孜孜思自効與

多士相激昂焉余觀公身中秘

為部郎而上書疏壹何偉也左

遷外補所至風裁每哀古人著

節或心跡未白而輒得奇禍或  
身先隕越而志業未竟惟揆樹  
立之嶢屹縱蘊醞其奚嘆也於  
我多士豈虛語哉比為太宰余  
司比部部郎宗子相俄調考功  
不自知其故公以南畿人當調  
獨此郎無關說耳余最知子相  
蓋歎公之為端人也于時受  
上特知恩數至渥當元老匪人宜有  
補  
袞闕所賴  
乾綱獨斷  
國鼎重若泰山亦宜重大臣之體  
而保明哲庶幾夙夜以全

主恩也故行危于所職不敢以彊禦  
諉  
上於表頌之言無不柔嘉以恭慎而  
遜于  
盛時意豈不深遠哉乃君稱引異  
代皆漢唐英主古之對君奚翅  
以此而無罪且褒况笑諸生乎  
及邪正之辯亦相激昂如昔所  
撰記未嘗不為  
上嘉悅矣以此中奇禍則公無它可  
知已余當獄詞以  
天威有定當式敬以竣堅執毋敢文  
致  
上怒未解幸以律無文不深罪比部

典司竒請它比而公尋斃于獄  
余外補且左遷彼諸公者其禍  
旋烈是

先帝之天定矣奈執事無敢言者故  
雖暴于海內而未即白

聖明兩䟽之所陳情寧知其湔洗于  
嗣主哉此別稿發憤而作魑魅傳敘

八序

四

大道始末歸咎罪魁數人焉豈  
以委質致身不幸隕越蓋醢已  
矣猶恐有貽

國患其斯以為絕筆乎乃奸萌卒  
杜而

宗社永安九京之憤庶幾可以少  
釋而遺稿若茲亦足徵志業之

不朽也後之三讀者猶歎歎否  
耶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福建按察司  
按察使吳興後學徐中行頓首  
撰

徐中行

徐中行

徐中行

八序

五

羣玉樓稿目錄

卷一

傳

坦上翁傳

都督介菴陸公傳

姜婦傳

節婦傳

億大公傳

序

羣玉樓稿目錄

重刊晦翁文集序

送南浦方世用赴龍川邑幕序

贈孫母王孺人七十序

送醫師周道民還宜興序

送人三邊給賞序

九日登高詩序

送杜君德輝還閩序

送龔文學分教南康序

栢林詩序

卷二

序

送上舍白君汝隆歸省序

送南岑吳君入賀序

賀松洲柴公擢大方伯序

奉賀朱母黃太安人榮壽序

送叅伯盧君入賀便道省覲序

贈臬使雙橋蔣公入覲序

贈大叅伯燕峰詹公入覲序

羣玉樓稿目錄

送憲使葉君脩慶入朝序

屯田志略序

賀閩帥東涯李君蒞任序

奉壽楊宜人七十序

贈憲使適齋朱君秩滿入朝序

贈玉臺任君叅知江藩序

贈葛侯文溪先生秩滿獻績序

送采葑朱君掌教南樂序

贈近江朱君擢丞太僕序

奉贈王侯龍川先生入覲序

壽從姊范孺人六表序

贈栢坡余子擢延平郡丞序

四世家慶圖序

重刻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

贈礪峯學士康公擢南少宗伯序

奉壽外姑魏太孺人七十初度序

贈兵憲嚴亭張公之任序

贈虛江林子權守雷州序

八壽主樓稿卷一

奉壽少司空衡翁范光先生八十初度

序

壽封君丘省齋先生序

奉壽楊母太宜人九十序

送大司馬毅齋李公致政序

送曾君益之擢判元江序

贈繆子舉雲和訓學序

送何大夫擢叅東藩序

贈范克安調博羅判簿序

賀趙衢州復姓序

送梁君宅之擢第還閩序

送石槁藍子還武夷序

贈次齋楊子丞上虞序

贈河南僉憲葉龜峰先生序

卷三

序

贈陸子伯載壽親序

送太學滕君展母序

八壽主樓稿卷二

送靈石稍令序

贈英敬楊君丞長洲序

贈哀君世魁丞僊居序

送簪別駕先生擢淮傳序

送郡侯容齋詹公考績序

武舉同年錄序

奉壽鄭母周太孺人八十序

贈大學士龍湖張公奉詔輔政序

東麓遺稿序

記

庠成進士題名記

翰林院廳壁記

翰林院題名記

竹巖記

殤女記

西內前記

望江記

政通橋記

入群玉樓書目錄

五

三溪石亭記

陳靖獻公祠記

南谷書院記

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祠墓記

漳南常平社倉記

徐地李氏祠堂記

呂梁洪新脩堤閘記

陳公遺愛祠記

甌寧縣儒學官租記

中山書院官給田房記

建安縣儒學新建學舍記

恒齋記

新建湖口橋記

東原書屋記

卷四

表

遣祭三皇 賜祭品謝表

遣分奠歷代 帝王謝表

入群玉樓書目錄

六

遣題思柔公主神主 賜金幣羊酒謝

表

望日永明後殿代拜先聖先師謝表

遣陪祀 帝社稷謝表

除吏部尚書謝表

遣祭 先師孔子謝表

召復吏部尚書謝表

加 太子少保謝表

謝兼翰林院學士表

遣祭 先師謝表

詔直內殿謝表

遣告東嶽廟祈歲 賜幣鈔謝表

賜一品仙鶴衣謝表

策

武舉策

辯

濮議辯

頌

耕籍頌

論

君子學以為已論

賦

京闈秋試舉人 廷見賦

碑

平寇碑

皇明戒僧真鑒塔碑

說

養心說

椿萱並茂圖說

字說

守株說

字楊君維坤說

書

上三宰相書

奉崔後渠祭酒

與江貞齋司業

與孫南郡性夫

答范憲副

與張水南太史

與蔡半洲太僕

與王祿之考功

與吳南岑副郎

奉座主蒲汀學士

奉司空林小泉

與從野文選



奉左都王浚翁

與胡太常未齋

奉都憲萬治齋

與王筆峰太守

與翰林張水南

與南司業歐陽南野

與程石溪給舍

與王鶴山通政

與張水南內翰

天群玉樓稿目錄

謝嚴太宰

與王石溪司廳

與李封部

與蔡半洲大理

與林次崖大理

與劉平嵩禮部

與王南江二首

與王石溪司廳

與張南溟方伯

九

與僉憲朱砥齋

與順齋林方伯

與任少海考功

寄司諫譚次川

與譚次川憲副

荅大叅譚次川

奉馮午山都副

卷五

書

天群玉樓稿目錄

荅滇使君

似樓索詠

奉虞東厓大理

奉鄭友石大理

與童內方司成

與陳監谿憲副

與楊西濠

荅季彭山侍御

與楊文峰春元

十

與蔣雙橋方伯

與右溪倫吏部

與紫松洲方伯

奉蔡半洲總制

與陸石谿方伯

荅半洲蔡總制

與張果山春元

與孫淮安

奉陸石樓都憲

入壽主樓移目錄

二

與蔣雙橋方伯

與楊升菴大元

與蔡鶴田督學

別張賁所吏部

與張東沙憲長

與長沙李彭山

荅歐南野奉常

奉石涇陸都憲

荅王遵巖

荅朱芝山

奉東厓虞都憲

與定齋周年兄

奉曾石塘都憲

寄滄源丁都憲

寄豐山孫方伯

與淡泉鄭吏部

別龍湖張吏侍

與唐池南侍御

入壽主樓移目錄

十三

奉戶侍趙洪洋

荅項甌東憲副

寄程松溪提學

與郡丞謝石涌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

宜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荅羅湖劉憲副

詩

古風

朔日

皇上御門宣諭都民恭述志喜

恭覲

聖躬康豫志喜

賦家山四咏五言各一首

送杜別駕赴潯陽

壬辰被謫至河西留別藍石橋立馬作

新店道中書所見

和張水南學士

六群玉樓稿目錄

七

東郊望雨

輓丘母

題竹溪卷

江北兒

團扇

默泉吳子疏九曜池得琅玕古瓦為餽

口占答謝

佇鳳軒觀菊

八詠樓夜話

題椿萱並秀圖

江淮大水有感

秋夜集黃希齋僧居分韻得安字

聞臺官疏請卹無告有感

奉壽大司徒平陽韓公

春夜與友人蘇子復痛飲賦此

春日小飲侶松亭述懷

雙鶴篇壽梅莊范君

秋杪燈前對黃紬二菊

六群玉樓稿目錄

古

法生來別值卧病率意書此

仲春觀茶花湯成長句

西橋為程衆之作

暑夜直

無逸殿納涼

老人圖歌為司馬丁滄源贈

送中翰武夷王原甫請告歸省

南劍程文學赴官富陽為賦短句

五言絕

燈下觀長春花值雨

五言律

端陽聞

聖駕自郢邸北還志懷

送鄧侍御按湖南

迴龍觀有傷近事輒成短句

虜退補祀 山陵

贈別石泉雷子遊金陵

夜過雙溪弟新居賦贈

入群玉樓初日錄

主

為泉弟賦蒼玉亭

雨後步院署小園

輓許憲副

送謝戶侯職還浙

送崑山方侍御改南臺

送鄭見晚先生還閩

甲申赴關取道江陰訪水南張子

秋夜泊下邳值雨

贈溫陵阮先生

送文衡山解官還吳

送人久次得官還崇安

聞蟬答鄭光祿

江上寄訊所知

答贈同時寓公

竹間小坐呈洗表山

雨中遊齋雲巖

雨中過績溪有懷程石溪司諫

癸巳元日志懷

入群玉樓初日錄

主

初聞雷

寄訊張惟顯文學

曲江亭次韻邀王南江同賦

次萍鄉值雨和韻

鄭家驛北亭即事

題陳情表圖

題出師表圖

平垣公署讀東沙題壁

黔陽舟中

讀紫霞見可堂詩句次韻寄訊

新安東池程子邀予過所寓廬舍留贈

題恩榮初感卷

送盛都事璉赴宣闕

秋夕小坐

秋夜偕二弟觀月書感

和西崖天竺咏

別廖東雱叅知之金陵

八月望后觀潮

入碑玉樓初目錄

七

潮罷觀劉西崖較舫

秋日登月巖絕頂次西崖韻

雲居菴城坊晚眺

驟雨志喜

題江山三川王可齋家譜

答婁東山高士

松容二公枉訪小酌口占述謝

送別駕潘桃谷去郡

癸丑北上夜飲

和程松溪

寓直廬感事

除夕宿禁中

七言絕

燈下觀長春花值雨

春日有懷故山

雪峯

憶諸弟

驛舍次韻西淙

入碑玉樓初目錄

七

送魏少厓還建溪

立春寓東平官舍

送時望弟入國學

春日過江陰夏南厓園亭留贈

別里人黃掾

阻風江口賦二絕

賦紫菊

阜城驛丞蜀人也頗識予為郎時面目

感而賦此

阻雨信州詹少華追餽口占二絕為謝

循巖北下再賦二絕

淨寺前澗少憩

雨後勸客飲

新秋與舍弟夜話

題藍澗山墨竹

別靜峰參軍弟

雨霽過陸太傅園亭留咏

過秀州別止山掌教

不群玉樓詩目錄

九

題端硯送葛與川

直所和元輔賞菊

冬日程恒齋見邀不赴書此貽之

和劉春岡齋居

卷六

詩

七言律

首夏即事

送黃以誠赴武進尹

暮春雨後

題怡椿堂卷

贈兩洲奏績入京

歲暮有懷山中

和劉春岡秋吟

侍車駕幸太學恭賦

九日陸錦衣園亭讌集

晚同沙村諸君郊居有感次少陵韻

弔水南哭弟

不群玉樓詩目錄

十

月下琴聲

送劉憲副督學

送人赴紹興幕兼訊高會稽同年

送陳敏之掌教瑞安

丁滄源見訪答謝

送孫太史使安南

送葉子大出宰平陽

送余崇一同年使蜀便道還廣

奉和九峯孫公晚節園近體

車盤驛與鄉人夜酌

玉山詹少華給舍邀遊城南寺聯句

至常山追次二首寄詹子

君山下瞰大江書感次壁間韻

金山寺

懷濟寧舊遊太白樓

題全懿卷

允馬居庸關初發京有述

至關

入群玉樓初目錄

三

和荅楊惟仁大行對床四韻

雙泉直晚投宿李氏山庄留題

夜月過水南席上再別陳中川和韻

辛卯元日趨 朝志感

奉業師雷房村先生河南郡丞

前祁侯天池張翁晚節逢恩令子永清

為郎得賜告歸養輒寓詩為壽

送藍湛齋入南監

齋夕

贈秦春谷六十

重遊金山寺次韻

江上訊故知

過吳再逢故人許翁年七十賦此為壽

宿蘭谿之青陽鎮作

過躡雲巖舊讀書處遲諸弟不至

夏日與程紱霞小飲聯句

秋夜與友人對菊

聞葉子左遷走東慰問

入群玉樓初目錄

三

訪白嶽鍊師不遇次韻留贈

旌德道中見梅

奉大司空南坦劉公

雨後即事再呈劉公

過南康新城弔陽明先生次韻

雨舟張宴鼎李武兩將軍

贈別龔壘齋少參北還

將至韶陽值江漲蘭詹燕峰大叅

壽丘松居七十初度

和江南兄贈

晚度寧陽觀鍾鼓石次韻

楊林海子即節

贈別洪西淙方伯赴廣西

曲江行署讀馮三石題壁次韻

夜宿板橋庠東沙臺長枉贈倚韻荅謝

唐侍御有齋招飲盤龍寺走東謝別

別繇僉憲磧溪年兄

雙鹿應期為韓石溪方伯賦

題四世恩封卷

壽施西橋僉憲乃翁

南中得報移江藩奉憶二親

過洗松弟見可堂值月

贈臨汀郡丞繇使君

壽范松陽六十初度

贈西園楊子

送學諭梁厚村先生擢羅田令

別松源諸君子

寄謝石涌貳守

壽郡守陳午峰二十

癸卯元日寓富陽志感

浙江夜渡

和周定齋

賦旌節卷

題憫窮卷

留別吳一軒司訓

八月十四日連寓望月

泊開河夜雨言懷

遊惠山

送藍湛齋赴瓊海節推

為時安弟四十初度作

春靄憑闌卷為丘止山賦有序

和荅甘都閫寄題似樓

壽南樓司訓八十

荅朱雲溪

湖上晚集頗怪少曄獨後歸途口占



宗陽宮小集值雨

夏日宿拈蒼嶺上示兩生

國清寺少憩

觀石梁次韻

宿萬年寺即事

送胡懷野大叅入賀

送譚少嶠憲使入賀

松陽嚴子茂夫見訪吳山別歸有贈

雪亭謝子翰義得拜品官貽詩為賀

不群子樓稿目錄

十五

薄暮居然亭小集次韻

送謝僉憲入賀

送龍巖趙僉憲考績取便還永寧

西崖以誕日邀賓湖寺輒賦近體為壽

紫江沈公自江淮移鎮廣右奉別

和西崖見白髮有感

送鄭子穎還崇安

題迎瞰書屋卷

通玄觀偶成

紫陽菴即事呈同遊諸君子

別西湖

別舊遊諸公

元夕后五日古溪携壺過予觀燈聯句

心遠樓晚眺感

慧照寺短述呈同遊盧周二曹長

謝盧周二君枉駕

詩別高鄰王東崖先生并以為壽

贈翁龍谷赴柳州別駕

不群子樓稿目錄

十六

大司徒端溪王公赴留都新命小詩賦

別

送張龍湖公入相

虜退辱東臺儀曹偕華山親文枉訪值

雨

送制科操東川先生赴建寧節推

松亭夜集書感

大察宿省中書事呈松容二公

辱和再疊前韻答謝

過端揆亭僧有餽素羞者因之發咏呈

二公

松泉太宰之解政也僚友洎諸屬咸相

離憂爰取唐人罷相詩二十八字分

賦以識繾綣而予適以淺薄代公於

位首得能字

荅南司徒端谿王公

寄壽廣陵高信菴掌教

送楊華山北上

二公群玉樓稿目錄

壬

元輔以生辰寫真詩出示敬用奉和

崇安范石泉年七十賦詩為壽

荅謝南湖郡公

歲宴行役惻然有懷逢逢雪霽聊爾寄

適

舍弟靜夫赴慶遠賦此為別

偕溪塘二季與池氏昆玉眺丹青

送嚴亭張僉憲解任還金陵

重五初度荅賓朋

蒙山中翰見訪屢貽篇什率爾和荅

奉壽竹窓王翁七十初度

小詩奉懷湛齋郡伯并以為壽

西濠楊君予舊友也茲年六袞賦此壽

之

携諸弟同遊丹青閣懷欽州望弟

雪後早朝和荅王端谿宗伯枉贈

顧惠巖奉使太和山展祀便道還吳贈

別

不勝老樵稿目錄

壬

春夜子刻詔遣祭告嶽神還命陪

拜內苑恭志一首

齋居有懷古溪祠部兼翦高韻

頃被召還典銓務猥勤諸鄉衮愛助

枉贈佳篇倚韻荅謝詞慚匪報

遲松為顧封君賦

賦贈大宗伯之留都

送藍筠原還崇安

見月京華方欣佳節而仙塵稍隔遂乖

心賞得蘭翻增悵努力呼尊傾情

賓館無令旅懷孤此樂事輒成近律

一首用代酬酢

送大司成肖泉林公赴南雍取道還閩

頃別衢翁司空于餞筵醉中約歲賦一

詩奉壽茲不敢負因用為贈例

瑞雪應制

甲寅除夕宿禁中有述

贈朱翰博嗣職還建安

不群主樓稿目錄

主

贈都諫復菴張君擢叅蜀藩

送南宗伯與川葛公赴留任

贈吳門鄭虛舟

送盡溪憲副姚君赴閩臺

少司成文石朱先生赴南雍過雲間省

觀

排律

送李并野館兄守順德

東臺大卿使徽藩便還溫陵為賦長

律

賀朱以襄母童孺人八十長律

六言

秋夜夢遊躡雲巖

偏橋行臺書壁

詩餘

似樓書懷和東坡赤壁長短句

壽楊母謝太安人七十初度

卷七

不群主樓稿目錄

三

雜著

寧國府志紀

吏部職掌題語

書重刊古文本義後

毀石經山廟志

唐陸宣公贊

太平倉事狀

壽親問

替教河汾解

書皇甫博士詩卷

書玩齋集後

書祁守天方張公誌傳帖後

題尚書井銘

題胡一軒世守卷

題劉生性書

題吳興雅社卷後

題蓬窓小稿後語

題樗寮墨冊

八種玉樓稿目錄

三

借老贈言

淵明撫松圖引

刻友石臺記跋

原譜上

原譜下

譜圖一

譜圖二

墓表

贈刑科左給事中梅溪譚君墓表

墓銘

雷安人墓誌銘

雷母江孺人墓誌銘

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君墓誌銘

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文安劉公

墓誌銘

吉府長史房村先生雷公墓誌銘

太學生雙樓滕君墓誌銘

益府典膳草塘林君墓誌銘

八種玉樓稿目錄

三

程母孺人林氏墓誌銘

隱君方東嶼墓誌銘

行狀

先祖巖叟先生事略

先考吏部府君行實

先妣曹宜人行略

先兄金峰先生行狀

文

祭金堂李尹文

祭金峰兄文

祭楊英暎少尹文

祭張夫人文

祭大司馬李公文

祭易菴董先生文

祭范仁卿上舍文

祭兵部尚書翁東厓文

祭太傅肅愍于公墓文

祭盧古溪文

祭藍石橋文

祭藍石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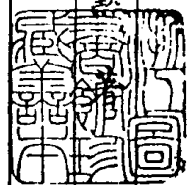
三子

羣玉樓稿目錄終

羣玉樓稿卷之一

傳

建安 李默



坦上翁傳

坦上翁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知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予自浙左輅被召過湖物色邁之則前司空劉公麟也司空晚居故鄣之南坦不知者輒呼為坦上翁去翁字元瑞本安仁人先

祭藍石橋文

世以武功起家累調南京廣洋衛副千戶世敦德誼至翁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亂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翁與同年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為之霽威事尋得解稍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以才選錄畿內囚所疏雪冤痛無慮數百人老吏謝弗及轉郎中權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殷大和會遂瑾銜翁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

爭致贖金翁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為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湖名士吳琬施侃龍寬定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其得秦人心與却贖贈無異越時服闋遷陝西參政屬關內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持異翁曰靖邊以為民也饑年加賦內難獨不可恤耶使者色沮會有赴

八群玉樓稿卷一

二

關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翁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遷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更化起為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翁才節再起為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翁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翁意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汜出吏有廉名實自翁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見徵輒清典式不受覆覈翁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翁謂尚衣自有常供請停便

上以為忤勒令解職久之猶以

顯陵工薄遽奪官追前過也翁既歛德嘉遜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其於文能以冲泊

八群玉樓稿卷一

三

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之音機織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尺牘片簡人事實之至與人談譚往往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俚生咸樂自近云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今聰明色澤猶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心慕棲屋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為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

交薦翁不知也。雅性清約，疏布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初，翁僦屋溧陽，予嘗造門人候之。翁引至臥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於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惟其真也，默所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缺理略，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實難。若翁者，彬彬文質，君子也。翁子二，牖序克世其家，所著詩文奏議凡

八  
辭三樓稿卷一

四

若干卷

贊曰：坦上翁自為郡守至大卿，數棄官以去。朝廷慮不時起，輒以右職徵之。國家獲尊賢之名，士大夫屬恬退之節，天下莫不歌咏盛美。蓋見素林公俊以來所希睹也。晚節齟齬，膏屯未施，豈不惜哉！默以為翁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儋積，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以異哉！世稱二劉不其然乎。

都督不菴陸公傳

都督陸公松，字鶴齡，浙之平湖人也。世為吳越間大姓。皇明成化間，贈公墀誦菊莊者，始為錦衣衛小旗，實生督公。弘治三年，

獻皇帝出就郢藩，贈公以選行調，與府儀衛司總旗無何，卒。督公方在穉齡，哀毀如成人。奉母王備極孝養，身執父勞，猶臺臺問學，與經生羣試有司，至相頡頏，大為

獻皇帝所獎鑒，首召入內司房辦事，奏授冠帶。

不菴  
辭三樓稿卷一

五

內司房者，晉魏諸侯王典籤職也。督公既處要密，綱紀藩務，動有典則。如是者三十年，已而今上嗣為藩，以舊勞，奏陞典仗秩比百戶，正德十六年。

今上入繼大統，修代來功，擢公為錦衣正千戶，贈菊莊如其官。母封太安人，錦衣官至千戶，駢駢貴矣。然念太安人在楚，固請歸養，表陳再三。上亦重違其志，命傳以行，臨賜大紅金獅衣三襲，并令經理故邸寵舊德也。嘉靖五年，錦衣理

刑鎮撫缺兵部殊難其選會公自楚至遂以公  
名薦俾與千戶潘君振俱報可鎮撫為

天子詔獄獄上輒從中下文致稍有輕重即寃  
痛無繇雪公有所推訊必察求至隱比論獄終  
復依於仁厚潘君者亦雅兄事公兩人深相結  
縉紳賴以調護者甚眾是歲預修

獻皇帝實錄成陞指揮僉事明年用歲例陞指  
揮同知典獄如故菊莊累贈懷遠將軍並如其  
官母封至太淑人九年罷理刑命管衛事奉

不祥玉樓稿卷一

七

教提督京城街渠是冬初有事於園丘以公

清蹕賜繡春刀大紅飛魚衣三襲及鑾帶數事  
十年兵部火延及工部本吏胥炊爨致誤

上以火所從起疑有奸置獄以屬公公推問無  
狀具以實聞考覈至五六竟持初指事始解  
是時

上責主名意甚牢非公忠効鮮不為奪議者以  
為有回天力焉由是

上益嚮公諸所治獄輒稱

肯尋有麟衣之賜十一年再奉

敕督捕盜賊往者諸部校率依憑為暴恣邏平  
所指闖入者輒燬煉誣服以為已功賕謁相踵  
公視事即下令約束毋自蹈死官校相戒欲手  
輦較為之肅然陞署都指揮使加賜羊酒寶鈔  
時臺臣有上封事力詆諸貴近大臣者

上怒甚疑有嗾之者亦命公窮治無他數被

旨詰責不少動卒從公請言者得不死十五年  
冬以督廟工勞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明

不祥玉樓稿卷一

七

年真拜仍領督捕甫受命卒公高祖士亨曾

祖軾洎菊莊皆以隱操稱至公而陸氏始顯初  
菊莊自平湖攜公入京師繞八齡爾渡揚子時

江豚隱起波心公問知之應聲曰豈唐人所謂  
吹浪夜還風者耶菊莊驚異長益好吟咏嘗著

不菴煮茶聲若干篇失怙既蚤幹蠱寔難而能  
上悅慈母下撫弟檜卒成孝友之名比貴居紕

綉豪侈間聲色貨利之習略不為淄人尤難之  
娶張氏繼范李皆有賢名子二炳以武科奮今



位至太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祿食視伯誅發  
姦萌有社稷功煥明經舉進士端茂有文今為  
尚寶卿孫經錦衣衛指揮使管南鎮撫司事繹  
緒錦衣百戶並以齡年備宿衛兩壻皆名家子  
服有官餘詳公碑誌公與父祖皆用嗣公恩累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後軍  
都督府左都督三夫人與祖考妣皆再贈一品  
夫人公卒時年五十有七壽不酬德然以其遺  
餘昇諸胤緒文武器業後先輝映自上公宰弼

八 群玉樓稿卷一

八

孤卿而下子孫男女悉聯姻婭門閥之盛為時  
鮮儼故世之言陰德者至方陸氏為子門蓋庶  
幾知言云  
贊曰督公之被選鎮撫也子為武選主事具得  
其賢狀及擢指揮給誥章則子以郎攝通政親  
為敘述比太保登科復叨備主司交公父子間  
久矣太保謙退服儒右賢保善恒如弗及事繼  
母曲盡孝誠尚實謹訥如處子恬於聲利皆修  
父業者也天下不識督公觀諸其子雖其依附

日月感會風雲而履仁佩義所殖德遠矣今  
天子在禁中時時稱說潛邸輒多公父子假令  
忠孝大業有引勿替榮問施於後世寧有窮乎  
姜婦傳

大江之濱李氏女者先世以武伐起家千兵年  
二十嫁富陽令英富陽者閩政和人姓姜氏為  
令有惠愛於民民至為之脫靴歌曰姜富陽古  
循良榮滿去德難忘後以病棄官歸李寔從生  
子一人富陽竟病卒李摧折頓絕復蘇絕時奄

八 群玉樓稿卷一

九

奄僅屬若有語之者曰汝能為我矢節吾當厚  
醑汝意謂富陽也夫人物故游散漸滅豈有是  
哉悲乎當是時富陽已有壯子三人李所生子  
甫三歲弱小難強成立也家又素約李獨任辛  
勞撫三子者及所生子友愛如同母弟既長命  
之曰禮禮少多疾病嘗稟教伯氏稍益通經術  
正德中舉鄉薦棄然為知名之士人咸謂母今  
有子不落莫矣初母寡時年二十六父兄親戚  
又皆在湖湘遠無所依而迺能是逮今稱未亡

人者三十年其志燭然可謂難矣柏舟黃鵠古今列之聲詩是蓋風人之所必采者焉昔人擬之於忠臣義士斯善諷世者矣而今世之稱奇節者多因夫亡飲痛自裁以明已之不貳此又昧於取裁者也夫事之所遭義不屈已雖殺身自明可也其不然何取於捐生哉世衰多皎皎好名之士輒棄此而錄彼假令中庸之道堙鬱而無聞予是以論著之予於母之子為同年頗就聞得其實因綴于篇將必有表之以風天下

予言豈足傳哉

節婦傳

宣德間畫師稱王峭巖王峭巖家有女嫁吾從父琛年二十五琛亡子習尚幼而家窶甚族里高年長者憐王氏無不欲王氏嫁者王氏固不可無何習死族里高年長者愈共憐王氏又無不欲王氏嫁者王氏仰天嘆曰悲乎吾豈以兒亡易初志哉日傭麻桌自給躬親樵井毀容鬻衣甚戚也族里高年長者愈益憐而爭餉之然

八群玉樓稿卷一

十

竟貧老以死予季父環溪君嘗為予言王氏稱未亡人者五十餘年操節良苦鄉里雖豪誕小兒見必歛容禮之準格應表門顧吾力不能汝其志之又聞從祖珏以郡掾給役京師且死妾氏某千戶女年色方盛念與櫬不可得乃裹其焚骸并遺金以歸誓為李氏死珏子不為養取金而迫之使嫁妾氏北人也徬徨無依卒踰慟去饑餓死於他家路人唾之曰甚哉棄父妾者獨何顏下地見爾父乎

八群玉樓稿卷一

士

論曰世之稱婦節多矣亡舅姑難貧而少難亡子尤難若王氏者繫孰為侍豈其生於心者不能自已邪如妾婦又當其難者焉予是以哀而論著之

億大公傳

億大公不知何時人相傳生宋元間是時天下搶攘民無寧宇士往往伏巖穴以耕釣自命億大公初居徐地之外坑與嬪子俱有田一區耕稼鮮給久之無聊欲徙去顧山南鬱然有佳氣

徘徊不能舍。老人曰：是不可居，乃徙居之。曰：內坑云：億大公既居內坑，甫田大治，歲率豐入，後有孫十八人家，益饒。徐地之名，遂見稱于邑。子聞之，故少師楊文敏公云：其祖母阮恭人送女徐地，壻家頗以豪侈見侵。億大公至，是纔數世，富盛已如此。語云：百年之計，樹之以德，予不知億大公之為人，然能長子孫至數千，指至今逾三百年，井間充溢，黔突鱗次，非有他姓錯處其間，豈非難哉？豈非難哉？又其俗善治生，任勤苦，子弟會集，輒相戒以仕，其故樸畏讓，猶有億大公之風焉。君子曰：億大公其鹿門氏之儔歟？又曰：秦人避世桃源，自成里俗，億大公豈避世者耶？稱徐地者，必自億大公始矣。

序

重刊晦翁文集序

晦翁先生著詩若干首，賦若干首，雜著若干首，序若干首，記若干首，碑銘誌若干首，舊為幾卷，今定為幾卷。序曰：先生精英，發于四子，易詩書其餘於溢。

華乃皆在此。先生嘗註離騷，考韓文皆有所論說，其於文也，必不苟矣。又曰：先生教人作詩，欲其從陶柳門庭中來，其所嘗諷誦，則出師表、歸去來辭一二而已。先生之為文，其必有道矣。天地以其至精，發其至華，大者為日月星辰風雷雨露山川人物，小者一草一木，亦必極其情狀，聖賢之於文也，為堯舜光華，為周公禮樂，為孔子六經，迺其餘緒，則逸出于諸家淵深雄渾，亦輒臻其裁製之盛，此無他本者厚也。嘗觀古人為文，操縱闔闢如運術，然隨其所之，無不如意。雖時有杆格要自胸中，無所窒礙，亦燁然可觀。先生洞觀陰陽鬼神萬物之化，順性情之德，渾灑之氣，磅礴而無涯，其所渙發，信乎天高地厚。川明日麗，彬彬名家矣。又曰：先生之道不在文，若觀先生之文，則知道矣。

送南浦方世用赴龍川邑幕序

南浦世用，以都掾來京師，始予見其爽姿美神，舉詞斬斬然，材可知也。今年夏銓部用常調，註

君龍川邑幕邑腴而龐職且易稱人咸宜君君自視益以猷然且因鄉舊游辭於予曰敢即先生圖其不逮庶幾免於戾乎則予嘉其志不情矣乃進而告之曰夫邑幕實在丞尉下位益卑而勢愈親民位益卑而勢愈親民於是乎又材而以難為之其有弗舉者乎且世用於予非閭產耶凡吾閩之仕祿者率樂就嶺表非獨利狎其土服襲便易也凡以民不易俗官不易方即鉅細鮮不輕就繩墨矧龍川自秦漢齒籍上國

不群玉樓稿卷一

五

習秉中土之化而幕賓寔不過承令指佐其修替事以君之材又何疑焉抑予有以固子今天下之秩于官者莫患於崇卑之不倫崇者情恒以驕卑者情恒以餒餒故自沮而不伸多苟祿之心驕不能降故多蔑下而人無與為美由是上不信而下加情由丞尉以降所求子然自樹於衆不為餒且沮者其必紆繆之宵無所慕於外也不然則處非其地勉自表立者也今幕位不逮丞尉其視守司益遠其餒而沮實甚為子

所者不亦難乎雖然由其君有一命之寄焉由其身可以佐民役而宣惠德也然則卑位者分也勤公者職也職之不修敗於何故君所亟圖其在茲矣孰毀孰譽孰利孰鈍君又安能知之自君持文法明世務於是十餘稔矣其官之蒞而土者如是而臧如是而敗可覆視也不幾吾言之足徵也乎夫以十餘年之備嘗勞頓而始獲是官即微吾言君宜知所敬矣

贈孫母王孺人七十序

不群玉樓稿卷一

五

曩時默待詔禮部所稱同年交無慮十數輩而昌邑孫君一鶴素賢而最善我其在邱里間居甚相驩也君母太孺人適來就養默嘗登堂望拜母母故以子姓遇我也未幾君赴翼城令而母孺人歸昌邑東西望者久之頃君以職入覲京師因戒輿隸婦奉其母來於是孺人年七十矣而翼城故孺人所習地也孺人幼時嘗侍嚴父宰是邑迄今五十餘年而復巍然從其子食於其土豈偶然者夫乾主坤成其義一也而

世言女子壽者恒十而六何也夫固以其智慮短依人而立無所撓於外耶然而孺人蚤失所天攻苦食淡操總內外政如子丈夫然是非智慮短依人而立無所撓於外者此其壽非天也耶夫百形之感也同情而異導樂則暢戚則鬱夫人遇適志而不輕聽便目揚聲展體者鮮矣是故其情暢者氣冲神爽魄寧精固而多壽其不然則否故孝子之為行也非以滌髓離麗為娛悅也務樂其心之為大孫君孝友人也為政

不群主樓稿卷一

末

愷悌寬平細鉅不苟於是翼城之民愛附焉而孺人實臨吾見孺人之樂乎此也雖然頃臺使按君治狀重加賞器且表于朝君之羽儀天衢脫略泥滓蓋可跂足待也若是則孺人之樂乎君者將有加焉夫曷為而不益壽也孺人二子長翼城也次補邑諸生子子表樹孺人之樂益未已也八月十二日維母初度孫君比還翼城太孺人宜且來默既阻承賀則因君效頌私焉夫默所以為孺人慶者母亦君曹所自有焉

而默又安能後也

### 送醫師周道民還宜興序

歲庫辰醫師道民氏自宜興以其術來京師時子舉禮部嘗造其逆旅寬博退怯雅近儒生與之論難多得其肯綮予謂其非凡士矣既而稔其所為則固類為儒者也人有延致緩急無不至歸則籍所宜治於冊疏具法於下必殫思而後訂方故應博而不憤持重而有功蓋深究五行之盛衰偏勝而時其裁傳之以配陰陽之性

不群主樓稿卷一

末

地理之宜其所用心蓋唐宋清之類者是故術日以售而縉紳益多譽之間從容言曰衛不佞鄙人有母嘗督衛為醫往年戒衛北業于大都已乃涉江徂淮歷齊魯之郊以達于京幸而觀博于醫府取裁于鴻儒方將矩步岐鴻之門然且居于外三年矣而鄙人有弟復為應城吏相望各數千里曾不得一奉晨昏其若老母何會應城以改官來謁銓部二人者相道意益悲乃以今年七月應城得請為郡文學道其家邑而

道民實與之偕且來告行而喜可知也子逆而謂之曰子得非從仲氏還耶吾聞愛親者若其志使勿傷爾矣子以母孺人之教而來也而已歸也不幾於傷乎道民曰老人齒暮屋貧賴衛等為歡其以一藝為鄙人願者母之志也而寔不欲去其身乃所不忍言也夫親以其愛子之志而至有所不忍言非衛其執全之抑衛之歸也亦庶幾有以復母矣願先生勿深罪也予曰嗟乎親有欲而子不知子欲孝而親不在世

不群玉樓稿卷一

七

豈獨少乎而道民乃自醫師得之蓋所謂近儒者哉或曰醫也濟物多惻隱惠愛之心故多孝若是則道民之醫必有可觀者焉雖然自子之有聞於默也而讒說亦至豈子之信於人者不若我深乎詩曰士貳其行藏行藏隱所以貳也子無貳夫

送人三邊給賞序

上既嗣大曆服誕頒汗涕肆舉大賚凡在疆宇以膏以沐

帝曰嗟我有衆非兵曷衛汝惟是邊鄙亦至有勞勤瞻茲渥典其毋俾爾遺汝司馬亟疏尺籍以聞汝司徒夙夜戒嚴犒朕其簡命子臣以往既大宗伯寔典厥事乃疏某官某入告于

帝帝曰俞惟朕西陲延綏寧夏暨甘肅關陝是屬惟朕北鄙宣府大同藩屏是崇惟朕東徼玄菟樂浪燕薊之吭汝往其命我師徒惟饑與寒恒在朕心告爾有初且命犒爾其勉毋替汝往欽哉於是子友某君實祇命而西朝將肅征

不群玉樓稿卷一

七

予暨乃僚出餞于郊稱酌而告之曰子知是命也哉吾聞王者無外而立國則有疆用良于守以能制其不虞我疆北徼寔稱要害之地而西北獨當巨衝予嘗按輿圖見崑崙自西北而來逶迤奔騰跨雍冀而東屹然天險其在雍方尤備阨塞蓋即秦之北地上郡漢之河西所稱匈奴右臂蓋其距陰山甚通歷代患之然則守茲土者顧不艱且勞哉我朝邊帥簡命無常士卒則籍其土著故主將無跋扈之患而其士

卒受國養，積百餘年，懷恩戴義，必有不忍叛之心。然而

帝猶拳拳軫念，遠勤天使者，則所以慰隱其疲勞，嘉其世勩，而深結其私也。夫是邊卒也，其技可以折衝禦侮，而論其市井溝壑之心，則難厭而易失矧

帝嗣登寶極，覃恩宇內，彼豈無所覲望哉？乃今錫此匪彝之惠，將子以懷柔之命，則其所為銜上恩德，宜何如報也？子往也，尚其敬慎，毋怠厥命。言已，乃更酌而申之。於是某君揖子謝曰：敬聞教德，曷輯而佩諸爰書以臯。

九日登高詩序

漢桓景以九日登高，禳于厄，後世遂成故事。秋高氣清，亦登眺之極節也。是日偕館中諸君子薄集西山碧雲寺，采菊泛酒，雅歌讌談，俯仰之際，以欣以慕，以怨以懼，隨其所得，賦之於詩。余惟古今同情也，悲樂同感也。右軍之於蘭亭，李白之於金谷，皆能述一時之抱極興感之由，每

入群玉樓稿卷一

子

攬斯文，用加艷賞，以今視昔，其庸有異者哉？子嘗寤寐，厭理矩矱，人情允感，極則思悟，樂窮而後悲，作方在市朝，朶頤漆指，如夢如醉，及夫觸物生懷，索情反本，則必有輕富貴，于土苴，羨身命于朝露，以求自肆於形骸之外，是皆役於物而不能折之於智，謂非惑哉？故自其不盡者而觀之，已非松喬之所能窮，自其盡者而觀之，雖天地有時而毀，而況於蜉蝣其間者乎？故數者造化範圍之術也，安其所終而弗為變者，達之道也，不貪物不喪已，守吾正以待之，豈不偉與？聊叙羣賢述其所作品，以斯意用，自列于切磋，匪以蓋於前賢云。

送杜君德輝還閩序

步者一日而知百里之情，居者限焉步者十日而知千里之情，百里者又限焉，非其智不若也。其所覩見然也。孟潛之漁與渤澥之漁，為水言焉，汗滓清淺，魚龍伏沒之狀，無弗同者。至論日月之旬，壻閃爍潮汐之隱約，蕩涌幽奇險怪，不

入群玉樓稿卷一

世



可收拾則孟諸之漁退而愜息自謂不及也噫聞見之務遠且大也如是哉吾鄉杜友德輝者少負磊落不受羈縛遇事無小大舉不足經意其為經生叱咤而俯之與予同游郡庠十餘年不第偃蹇睥睨稍引詞豪酒徒以求自放于風塵浪孟之間今年春擔囊走京師道闕嶺遡潮以望三吳絕江淮過齊魯之墟而來于茲其婦翁林古山先生館諸學宮日得其所未聞見胸中且無聞粵矣間與國中諸生休而業焉甚適也久之嘆曰咄咄豈非大悞耶奈何為是屑屑者哉吾將遂棄此而逝某水某丘徜徉其間吾願畢矣奈何為是屑屑者哉無何益念其親聞不置乃勉就朝例得拜秩如郎吏階足以榮軀而實在散地無所事事又雅性之所便也於是治裝歸予聞之大駭若曰市朝者衆之所必爭而利祿者情之所易搖也晨門摩肩而入望塵而趨孰非染指鼎臠以覲於一幸也然而以君之才稍自我貶與時輩馳騁上下何不利之有

八群玉樓稿卷一

七

君固蔑視之脩然高舉甘心寂寞何為者耶且吾聞之士求自對於兩間者其道二堯言舜服華孝弟以守先王之道達則舉而加之如是而已舍是皆間閭賤子游俠之行耳於吾何有哉如德輝者既無意于世偃然韜退羣市里小兒而託焉將所存有大異於是者乎抑姑為荏苒混跡而逃也德輝聞予言乃詣予別予觀其言甘而忍喜而留氣高而不揚知其志之有所不充也為之告曰由前言焉雖子無以解狂生之惑由後言焉德輝之所以自對者豈有待哉德輝英資敏識詎予所及而顧欲效此迂疎之談然知德輝之不我鄙也乃觴而賦德輝賦考槃子賦白駒融融甚懽而別

送龔文學分教南康序

今制天下郡學設教授一人俾秉教事復署為四齋領以訓導致約束焉夫固以寔繁多士課閎未周而敬敷之道壅也然今郡諸生少者或不逮常額而分僚列職不減他名郡地之材不

八群玉樓稿卷一

七



材皆制所弗問於乎我國家樂育招徠之化不既厚矣哉吾邑龔君汝晦者雅負才名計偕上春官以親老丐學職尋注南康郡司訓以行或有少之者曰以南康山水佳麗之區而服衿佩為儒才數十輩雖窮都下邑所羞並陋孰加焉然則君所致約束者幾何師模之寄不無負焉以子居之又何屈焉予聞而嘆且為之解曰以君之世德音不遐風流淖澌及君之身宜其繼響英聲奉揚先烈而僅僅得此屈也久矣顧

八群玉樓稿卷二

苗

人文鬱而不振有如是郡者母乃風聲誦召之所為洗其陋而新之亦惟其人耳豈足負君哉獨不睹熙寧淳熙之盛乎廬山之岡望宮牆而業遺者日以四方至然非朝廷教令有以驅而集也至使須經授田增廣學舍而名賢繼牧又相與勞來而作起之一時南方講學之盛卒鮮有過者今天下建學立師懸廩餼置科目本以網士而勸之於利也然且嚮風寂寂若是豈其彌文獨切而風聲誦召之間庸有未至者乎雖

然使君之布教於是邦也不聞有關大廡靜之節獎進興起之方母亦嚴其期會而已耳謹其條式而已耳以苛禮相督率而已耳貧困不恤其衷患苦而不為之情視豪弱而軒輊之是所以重離嚮風之心而負君之守也其陋也滋甚矣地之不材奚其負奚其負即君得其說而張之反若所為而以告其賢牧大夫邦之子弟而又有力量幹其勢而利導之吾見是邦彬彬乎文教之躋于熙寧淳熙也於是或人逡巡慚謝而退曰吾乃今知造化人材之微權有是哉已而君舅子楊丈適來問贈言於默辭既不獲乃為序其畧貽之

八群玉樓稿卷二

五

### 柏林詩序

古之蠟穴之士好遁無所於慕往往出其冲遠曠達之懷夷猶於山高水深野芳嘉樹之間以自況託是故松以勁質梅以素標菊以幽香竹以直節或友或賓或咏或觴雖名賢鮮不有焉古今人豈必相遠哉豐城之隈有柏蒼然一區

封君吳翁日婆娑其間自命曰柏林主人主人蓋古隱君子也嘗往來林中嘆曰嗟乎松柏之有心蒙霜不變經冬不凋其歲寒之侶乎乃若為拱為抱豐隆離披千層霄而上也翁又嘆曰庶幾為百木之長乎廣廈萬間柏其為棟梁乎於是識者皆謂翁託以況志而方諸昔賢云雖然翁能攬結草木以況已也豈能同情于草木哉今夫草木者五行之餘也其生榛榛然無欲也彼沆瀣之精象曜之華風雨土膏之潤又交

八群玉樓稿卷一

七

相沃也是安得而喪其真乎夫人者天地之鍾氣也其生呱呱然多欲也彼聲色臭味愛惡攻取之紛拏又交相奪也是安得而不喪其真乎然聞翁遵晦埋鏹於茲老矣世味紛華泊如也望其人神閒而氣舒貌高而意遠如古樹蒼枝雲蝕蘚剝偃蹇虬龍之狀雖不登於明堂見睨於巨匠彼其真者全也況夫以尋丈之材交於斧斤漂蕩剝削木性幾毀而後即用於其中又有幸不幸而獲以材顯者幾何豈若深崖險壑

之木自遂其全哉語曰百年之計樹之以德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翁既有以自樹而重澤溉之翁子都憲公涵濡博大又從而培益之高朗昭融施于來裔他日有過柏林者必指而稱曰柏哉柏哉吳氏顧不有遺榮邪而柏林之名益重斯又草木之幸者矣中都學士大夫稍稍張之聲詩都憲公既哀成帙謂默莫為序維序為子之宜默也何足以堪重惟蘭亭習池金谷之勝奚必專妍當世雄誇後來然一經名賢艷賞遂為時雋談傳之好事豈不朽之資有待於文事哉默不敢竊慕求寵于羣賢聊為先驅云爾

送上舍白君汝隆歸省序

語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吾嘗怪其不必然也天下之大利出于農者十八商賈者十七古稱燕趙齊秦之間多善賈往往操計然之術逐時兼業而取世資上竊王侯之利下錮齊民之業鮮不叛道破義以競刀錐之末何則為貨殖使也故其擊鐘伐鼓

外名謳出善舞歡娛畢備而其身之外雖毫毛  
必爭土木衣錦繡犬馬足肉粟僮僕被綺麗而  
至其親戚鄉黨必爭夫人性豈固宜然斯亦不  
善持富者之類也興濟白氏者以高贊稱雄河  
間蓋昆弟四人叔氏以下發貯鬻財歸贏于伯  
氏歲閱其成盈縮出納有常稽然後仲氏授而  
綱紀之家人指至千莫不稟命以周旋焉其為  
教如此豈所謂法宛孔之雍容者邪仲之子曰  
汝隆者嘗業舉子與諸昆棄家遊太學皆循謹  
謙約不為纖嗇葵行闢館延師招良朋賓接衣  
冠之士名公大人多通刺謁至遺篇藻諸父則  
以時供其缺乏兩三生者滋務修姱節吾以是  
又知白氏之昌後也嗟乎若白氏之所持其又  
異乎閭閻刀錐之為競者歟吾觀近世統綈之  
胄席父兄之餘烈非有創業艱難之慮快心恣  
睢以明得志然旋以傾墮風驅煙滅貽譏下世  
故修學可以亢宗操勤可以警廢飾儉可以蓄  
物明禮可以寧亂廣孝之道也若夫褰裳繞膝

八群玉樓稿卷一

文

依依不舍此兒女之態非孝子之行也時汝隆  
方省覲東歸子弟熊寔同學交善從容為請贈  
言予不佞輒申以孝思之顯云

羣玉樓稿卷之一

羣玉樓稿卷之二

建安 李

序

送南岑吳君入賀序

古者人臣宴見於王必致其頌祝祈願之忱而皆無踰于壽者蓋有愛道存焉唐宋以還人主誕聖之期始命之曰節臣工畢賀儀章晬煜至與朝正埒義雖弗應經典然其為愛逾切而致祝之禮寢備也今制萬壽聖節天下藩臬諸

八群玉樓稿卷之二

司歲遣佐一人入賀於是按察南岑吳君以次當行憲使松洲紫君洎諸同列問予所以贈者予曰國有慶典臣有愛道大夫有行役之勞僚友有離索之感其能已于言予故非知言者而辱交吳君久又何能辭夫臣之事君恒深犬馬之戀而重去國者二多譽四多懼而柔之為道不利遠也故瞻闕愈遠則懷戀愈切粵也僻在南交於諸服遠甚予及二三君子皆稱使于外積十餘稔近者數閱歲其情傾藎闥而心

懸魏闕無或殊者乃君獲以遠臣鳴珮遙朝仰觀天顏怡愉清穆于以上副我觀之思予意貢珍充庭禮樂明盛陳百僚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君其拜舞謹上萬萬歲壽福祿既同禮洽而退然後嘆景命之有僕而知引翼於無窮也是皆予等之同情乃君獨先之不已榮耶雖然

八群玉樓稿卷之二

聖天子萬年顯有令德以照臨四方固有儉邪奸乎其間即使賦政荒服猶冀以驅馳餘力崇樹屏翰以徼福于

明主而何去國之憂維君竭節勵操所至薦匪躬之誠其備兵嶺南也蒐軍捕擊誦令精明頃嘗殄平連寇備極勞瘁於茲三載矣績效懋著功在民庶是行也方奏最天曹其蒙被寵褒登進巍階以答勞勩無疑也抑予有私請焉君退而觀于左右史而知君舉之善矣觀于獻納而知四門之闢矣觀于公卿大夫而知庶績之熙矣觀于羽書而知邊事之紓矣觀于

廟制而知土功之節矣觀于都市而知民物之蕃滋矣觀于謗議而知人情之輯和矣君必馳書告報以慰遐遠不然予與二三君子之所同憂也乃若行違則私相勤苦分勞則踟躇祖道斯固朋儕之恒情而豈足為君抱慷慨者道哉君行其重勉之

賀松洲紫公擢大方伯序

按察使松洲紫公持憲南粵歲且久

天子聞其賢就拜廣東右布政使若曰是嘗克

六群玉樓稿卷二

共明刑以率又吾民者其卒煩為朕藩屏俾幸海壖之民毋令有迎送費於是廣之父老咸私相賀願使君遂為節鎮留撫吾土長令流澤世世無已也惟廣內抗崇嶺外連瘴海雕題椎髻糾錯其間其人狡悍樂亂自秦關郡以來日尋干戈為南徼患迨今寇賊姦宄攘奪矯虔相踵也吏茲土者思以法一切裁之而不得又稍恣為寬令輒解弛離披不可坊遏故於今惟廣為難治民有冤痛必仰於按察按察之職寔與臺

使相表裏苟持法有所重輕得以劑量和調而制之使中民其無患惟公明習當世之故前後為法吏幾二十年其於國家之條章典訓四方之人情物務鮮不究心然猶居之以敬恕出之以慈惠聽之以簡孚傳之以經義故其治廣也植善良摧豪右擊疆禦雪沉寃數以正論與臺使相可否予所聞臺使所見匡佛者數十事觀其臨大事決大疑侃侃不回而發謀秉議務依於忠厚不為淵魚之察蓋狡者安其能容小

六群玉樓稿卷二

人情以無恐矣若公者非蘇氏所謂嚴而見愛寬而見畏者歟詩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載歌之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夫樊侯入保王躬出領方鎮負荷重矣謂宜有卓犖絕世之行而尹吉甫所以相美者僅僅而是豈知柔知剛知微知彰斯固為萬夫之望耶若是則公之被命旬宣蓋已協德柔嘉均勞事任方當進司喉舌袞闕是補二三父老又安能留鎮下土以錮天下霖雨之會也是時左伯石涇陸

公叅伯龍華朱公、臺齋龍公皆曰予三人者嘗經營吳楚間、稔公之政與其人矣、誠如吾子言、於是諸公得松洲公以喜、而予小子之坐失師資也、不能無私憾、而重為蒼生賀云、

奉賀朱母黃太安人榮壽序

閩粵固交壤、燥濕暄涼、物土語言、服食之宜、大都無甚異者、其道漳而入、非有卽、味九折之坂、故仕廣者、咸樂將家、焉莆陽朱君砥齋之尹增城也、實奉母黃以居、已乃被召為太僕、又明年

天祥手稿卷二

五

用郊恩封母太安人、久之、朱君復擢拜廣東按察僉事、按察固

天子外臺、分符綰印、相行直指之職、出則布法施令、以臨方隅、部長吏而下、率望塵而趨、稟受約束、惟後之恐、而朱君分地、屬當嶺南、增城蓋其內、邑君視為令、時堂廉固遼絕矣、於是朱君復奉太安人就鎮、顧見君之鉤璣輝耀若此、而喜可知也、會島中有桴鼓之警、太安人年益高、頗惡聞兵事、無何、妖氛殄盪、春陽載熙、太安人

天祥手稿卷二

六

思前益切、君固強留不可、乃長跼捧觴而進、願太安人娛心暢意、以和壽命、母有所慮、因以語其友李默、默曰、人臣之事君也、行有驅馳之勞、入有簡書之畏、故陟岵之歌興、將母之愛奪、而榮名之與、祿養又所遭有幸不幸也、如君固無所憾、曾子曰、吾始為吏而喜、仕楚而悲、夫三十鍾而養孰與三釜、逮親之樂、孰與尊官、方太安人屋增城時、年已七十餘、詎知逾五六年、彌壽彌康、翟車象服、更躡扶胥之墟、而觴瑤島之上、邈然則太安人之幸乎、君者與君之自幸宜且樂、甚易不云乎、坤地也、故稱乎母、坤也者、以方為體、以牝馬為貞、以簡為德行、以靜為常、以含弘為量、以厚載為功、以代終為美、利而歸于至順、是故八紘奠位、六子獻職、流形化光、而萬物是祖、吾聞太安人本出華胥、其嬪于朱也、溫良淑慎、聲咳不出中閨、嘗以孝敬為姑所甚愛、雖減獲恩、亦逮焉、朱君每有所訊治臨、必戒毋撓掠、而屬命撫寇、俾勿度劉、意常勤勤也、朱君敬

唯裁計竟成殲渠之勛若太安人者率履柔貞體性於坤而協則於母也可不謂賢耶今太安人有子四人孫曾且數輩而砥齋君最先顯方當晉長漕憲把麾持節騁乎百粵之間榮名撫養未知涯涘太安人尚能從綵輿以來究觀鈞璣輝耀之極會乎於是臺僚洎藩閫諸君皆賀而屬默以文默請附於岡陵川至之義而以坤輿明令母之德

送參伯盧君入賀便道省覲序

八碑五樓稿卷二

今

天子盛德當陽海宇寧乂而震輿毓祥嘉徵再見皇心悅豫四方臣妾罔不惟億萬斯年是頌是禱乃參伯盧君將以歲八月會諸侯朝誕聖節于京師於是踰嶺涉賴泛彭蠡遡潮東西絕瓜步以出淮徐望燕齊之郊而君固淮產太宜人寔以七月九日稱壽于家盧君自數千里至宜必相持以泣相道以喜勞苦既畢奉觴起舞融融僊僊如也而後徐以入賀告義無

敢留者是時監司節帥二三君子顧予嘆曰若盧君茲行者將非天薦其孝而相之使成與予曰然制有之賜告展親非廷僚弗許故人臣經營於外苟非陳職王朝徵詣公車者率不獲過其里門其幸得私便亦迂紆假道以干制顧何必家慶歸期之相值如此此非有天助耶夫思君不如思親之感也哀于愛焉爾勤家不如勤國之勇也感于義焉爾故先王之感人心也靡以好爵接以嘉賓饗燕以示和惠弓矢以彰寵靈筐篚是將鼓鐘成設猶以為私惠不歸德也傷其倭遲之勞發其懷歸之志導以來諗之歌披以人情為田而禮義以耕耨之夫然後其臣可得而使也是故戴其君如天仰之如日月而微覲於神明岡陵川阜松柏之喻累數十言而不足誠義激于衷而思報之於無窮也然則盧君之獲為此行也雖天之所相其亦先王之所命與予聞太宜人相先大夫梅菴公以儉勤自殖賦事獻功罔愆于逸蓋有敬姜氏之賢焉盧

八碑五樓稿卷二

君修其教訓端宏博茂威夜匪懈以勤其先人  
惟忠與孝德不孤矣其以業君之官而揚令名  
於後世也誰曰不然今太宜人春秋方踰耆而  
四章命有赫以繁孫子福履所究予何敢知夫  
惟修慶于

一人故略私禱而陳大訓古之教也

贈臬使雙槁蔣公入覲序

觀古諸侯禮也廉察本風紀臣今代比于守土  
之吏三歲率屬上計覲見以時於是嶺南臬使

不群玉樓稿卷二

洮陽蔣公奉制朝明年正月先期掌固條白

故事乃下令陳禁戒治文牒嚴期會飭舟車具  
肅以聽而贈言則未有屬也諸察長辭于予曰  
子從洮陽君久非子曷宜予曰否否洮陽君嘗  
兩典大郡此其習聞備睹也奚予言之須雖然  
今

天子方隆垂衣之化體元居正開明堂以延諸  
侯華夷來同五瑞咸輯方是時宮闕臺殿極其  
崇深仗輅旌幢備其物采鐘鏞萬舞侈其歌奏

中謁賓贊揚其容儀貢琛名馬張其庭實斯固  
究聖作之大觀撫遠臣之積憤者也乃吏部肆  
大察于羣吏始郡邑以下有猛如虺貪如狼選  
悞滯淫若癘老賸職臬使與岳牧必陳于冢宰  
以詔于王而汰絀之而臬使與岳牧之品藻  
亦寓焉是故賢者立進不肖者遽褫得喪懸於  
崇朝而寵辱定於沒齒也亦足以明一玉廢置  
之大典矣噫嘻盛哉昔我烈祖嘗召覲臣咨  
以庶績才鈍既分四聰畢達乃有卓異之選宴

不群玉樓稿卷二

十

錫之數英皇以來美不絕書蓋鑠乎虞廷肆  
覲之遺矩也施及近代試言禮廢而私黨之舉  
彰幽明道遠而守官之士懼矣予故為郎時所  
見舉異數者再而吏弗加勸此非難明也如洮  
陽君治郡修潔克勤小物威惠並流而藩憲長  
使不能表其治狀以稱明詔推之他所斥擢豈  
盡當諸心與稽其實耶今洮陽君廉治七十餘  
城大者守長小者筦庫叩之如暝晴空數黑白  
引市衡而別錙兩也是行將必盡稽其實當諸



心而後為快。與夫保賢如衛嘉穀、棄奸如薤藂、崇此風紀之職也。洮陽君以述職為行役也。舍是其曷圖之。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使洮陽君由是以厘晝接荷蕃錫，遂進列于卿孤，固自求之福也。豈為恭哉。予方以入賀為君先驅，願因諸大夫私焉。

贈大叅伯燕峰詹公入覲序

凡朝集使，必以長吏。非長而行者，事必豫，謀必宿。不豫不宿，則執事者有弗逮之憂。今之藩伯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七

視古方岳，其率守令以修覲于

天子也。猶衣服之有冠冕也。將陳其職典，考其治行，班其勛怠，而大黜加焉。上信而下協，則罔有怨疾。以無反逮罰，故為藩伯者，必叅伍以求之。累日月而後得之。且夫拔嶺嶠以赴玉帛之期，北走雨雪，窮宵旦以涉塊莽之墟，經時始達。至則奔走承謁，縹塵被體，猶恐得咎。如是者，思以倉猝指使集事，不已難乎。是歲東廣左伯朝命留治軍右伯行且首路，俄報以憂去。次當

行者為燕峯詹公。而燕峯方行部，不虞及已也。或謂燕峯位叅藩政，藩政不悉由已，所分地才千里，環嶺海數十州，邑吏賢否，孰與知者。予曰：噫嘻，語不云乎：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士固有居葑屋而智周天下，坐廟堂而道窮几席者矣。燕峯嘗為湖廣按察副使，以覲事稱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七

旨。擢今官，其慮物精矣。其取人博矣。觀其治部，威望風采，傾動一時。所摘發輒中吏奸，無敢逃匿者。至論他部嫩惡，悉如嶺南部微錙銖，奕而崇庸。張良又其素蓄也。吾知燕峯不豫事而事備，不宿謀而謀固。必曰：長吏長吏，豈不膠膠然哉。夫其行役霧露之勞，縻裝瑣尾之事，此隸圉之憂，非燕峯之所急也。頃之燕峯果自所部馳歸，信宿遂行，不問行李，不營家室，顧從在事諸公宴餞于珠江之上，笑言衍衍，竟夜漏而別。終不忍及。覲事，夫古有用賢急遽，以觀其才，煩縛以觀其度。若燕峯之才與度，茲非其鏡見與。使此方人吏去，濫去甚，必燕峯之功，而吏部又

能以才度得燕峯馬顯用于時然後

天子稱明萬方競勸此遠臣效節之愚也時予病不及餞諸公因命予為言識之而使人追謝之

送憲使葉君修慶入朝序

先是交土弗靖貢篚不以時至

聖天子赫然震怒將遣偏師帥揚越士往問包茅之不入者維廣東西藩臬大吏職在疆場罔不戢戢翼翼如臨天威而海島愚氓不達

不群王集稿卷二

七

王師順動之指翁忽請張訛言日誣人將弗寧是夏默亦有入賀之役制司帥臣謂邊有急事輒以便宜檄置遮留于道予冀侍太宜人歸將效洗滌之誠而太宜人強止不可無何

上意稍難之有詔王師勿行制司尋亦受代明年頗得交人胥領具請于朝軍府為之紓令百司執事各修其常於是國慶屆秋憲副寅齋葉君寔充賀使而君母夫人亦自養所歸乃翁侍御公方倚間以須而侍御公與吾親年

齡又甚若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排間

闔披清光默於葉君有同情焉然君得因邊事稍紓修慶明廷以摠志願又以其來歸之便馳駟車過閭里上堂起居侍御公宜且甚歡即君之快心極意視默何如哉竊聞之人臣之善祝其君者莫如梓材其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不惟其身於其子孫祝之至也乃其諷於王者則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豈以不殺為德而招携以禮固柔遠道

不群王集稿卷二

七

與昔者魏絳以和戎辭賞至引小雅以明殷邦來遠之義誠知旅焚却而越裳來狼鹿歸而荒服不至周德隆衰於是乎在是故明王必修文耀德玩心高明垂德敷惠以覆露元元使游鱗翔翼歧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然後國勢尊安四夷內嚮災害不逢福祿是總故松喬之齡可期而郊郛之鼎可卜也今主上回聰易慮悉以交事付閭司遵三驅之轅覽干羽之圓庶幾萬分有一固宜君翱翔天路

振迅鴻遠因成將母諗父之孝人臣獲此不可  
不謂幸矣不然化離之嘆興祈父之咏作將魏  
關之念殷而室家之道薄也君與默又安得為  
慷慨萬里別耶然則效周人之祝而歌  
天子之萬年者必此行矣雖然自君為法從知  
名當世聞當寧欽容公卿避席久矣為我謝  
當塗曰廣人將待君為政即有寵也其卑惠廣  
人於是祖酒如泥賓僚醵進咸曰李子言是也  
幸無忘李子之言

屯田志略序

屯田之法昉於漢世本以禦邊如晁錯請募民  
實塞下家室田  
作以備或因而圖敵如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  
之是也擊先零羌罷騎屯其後曹操用之於許昌司馬  
懿施之於汝穎遂能兼并羣雄坐推江左終隋  
以前四方軍壘所在率推行之然事已而罷農  
隨兵撤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屯凡九百九  
十二隸司農者每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十  
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

不群手稿卷十

五

不群手稿卷十

五

多寡具有繩畫至天寶間天下屯歲收百九十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盛矣當是時其法僅行  
于關內河北河東河西隴右淮南諸州迨宋中  
葉然後荆湖江湘川蜀之間往往營屯間列開  
司置務良亦勤已然兵民雜耕村疇告擾三農  
資器輒仰給予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  
率以無功報罷何者頃兵耕守將吏制其作息  
故利以暫興久則物屈彼其彌文之道窮而陵  
替之患作也是故屯田之法圖敵者事亟而功  
速禦邊者用踈而利遠制法寧有同耶胡元竊  
據神州中原糜爛已極私田盡廢而為官兵民  
二屯徧于天下視唐宋且倍蓰矣嶺南固荒裔  
惟高瓊雷廉四郡置民屯頃不滿六百戶不滿  
萬明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頗仍元制改管軍萬戶府為軍衛以統  
兵遂撤民屯并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  
其法每衛以指揮一人督五千戶千戶一人督  
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畫地而

耕於是嶺南十郡悉置兵屯。國初給田猥多責賦甚博。後乃稍益蠲減。一準民間。募佃主客之例。故行之百數十年。卒莫能易。由聽兵自耕而輸賦薄也。兼晉魏贍兵之利。而鮮宋室彌文之患者。惟今為然。其不善者。奸自下作焉耳矣。

賀閩帥東涯李君蒞任序

國家以武功定天下。一時建官命爵。率右先之內設五府。以儼六曹。外建都司。以參藩臬。所以獎進勦勞。而勸其後裔。意至隆也。然入遷都督。出充大將。必以都指揮為之。故都指揮者。武班之極資也。非科目不假守。非首功不真拜。又必縮司印。而後得專帥政。每掌印缺。大司馬則慎選聲實。跡請于

上。而銓授焉。非其人。尤不易得也。予官兵部時。東涯實為通州親軍衛使。綜理詳密。最得禁旅心。至于簿書期會。常在諸衛之先。予雅器重之。又十年。予謫起廣東按察僉事。道逢東涯于信州。則已巍然帥江藩矣。相與道舊故。致慰勞者。

久之。而江西諸大夫。無不稱譽李君者。既予入廣之三年。有交之役。君復以才選移帥茲土。則相見又益驩。詩不云乎。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吾固知東涯位望不止是也。雖然。嶺南海嶠。用武之區。環境而衛者。倍江西。而五環衛而所者。倍江西。而四夫所統。彌廣。則出政愈繁。矧征戎之師。窮年暴露。司馬元戎。交制於上。粵俗騷利。輕生。狡而難使。一部有警。四方待變。而為閩帥者。文法束縛。不敢少出畦徑。至持空拳。以待批擊。非得握重兵于外。以軍興從事也。去中州而事嶺徼。移譙笑以就憂動。豈大丈夫志清邊塞之日。抑亦為才名累也。古者謀將。必稱引詩書禮樂。漢晉以來。軍帥亦往往參用儒生。夫固以其文武兼資。不徒取諸技勇也。今則不然矣。故有志之士。雖奮身介冑。而常涉獵古今。游心將術。思有以自拔於流衆。如東涯者。本將門子。少習為儒。褒然舉于武科。以至今官。飾廉節。修容儀。猷然恒如不足。觀其蒞軍之初。身動訓練。鉦鼓

之聲達于旬月他所興舉亦皆類是斯豈以介  
甫自命者夫端居崇修飾之節則臨敵有精采  
之師居常聚訓練之兵則緩急有用命之士故  
尚閑雅則從容鱗俎語奔奏則鷹揚電擊此韜  
鈴之大致也東涯既有而似之矣固將建牙開  
府以成儒將之名豈獨帥轡表已哉會予有視  
學滇南之命其僚友張君珠浦武君和齋詣  
予徵言以贈聞帥蒞官徵文自東涯始予於是  
又嘉二君之能推賢也致交美焉

八 群玉樓稿卷二  
主  
奉壽楊宜人七十序

是歲仲冬予方有滇之役止所楊公伉儷朱宜  
人年七十將以來月某日稱壽于家予辱公知  
且久不獲從賀客之後以為闕事會先生弟明  
夫從子彥初過予徵文為壽予曰此默志也况  
於君家有新好其敢辭願聞宜人所以獲壽者  
何居明夫曰自宜人之入吾門也先公行素翁  
與先孺人相喜得賢冢婦孝敬雖老弗衰蕭雖  
餘讓四教恒為妯娌先吾昆弟庶幾稱友於家

宜人寔相為顧問癸初彥初曰我於宜人猶子  
也觀于羣從得慈訓焉如臨師保我是以不敢  
有媿心不知其他予曰諒哉述婦德者必先慈  
孝子言雖美未明福履宜人非微國文公裔孫  
耶初事止所公仕為諸卿曹幕晉祠部郎出拜  
東粵憲使翟車象服以承佳老所謂子齊而妻  
衛者非耶昔

武皇南幸公嘗與廷僚疏諫連杖闕下宜人  
安之公後自粵移滇宜人以行素翁耄齡勸勿

八 群玉樓稿卷二  
主

往公遂丐閑不起以成孝名夫臨利害決去就  
烈丈夫事也豈執巾櫛議酒食者所能然而宜  
人有焉斯賢遠矣且稱善莫良於懿德崇莫喻  
於貴顯尊莫尚於遐齡遠莫加於孫子此四者  
福履之大端宰物者之所甚慕也莊共徒貴而  
廢琴瑟桓孟雖賢乃在貧約宜人體德坤靈與  
止所公並貴偕老出脩賓敬之節屋有娛綵之  
歡是故在天為薦祐於神為純嘏以予觀今之  
人孰有匹美競盛者是可賀也已雖然古人致

補必以眉壽無疆言之。耄耋期頤，宜人固當。次第收之，而非無疆之具也。維孫與子，克薦世求，以無墜文敏公之緒。使人稱之曰：茲惟公父文伯之母之貽也。乎其為無疆，孰加焉。此之謂備福于行矣。請得以是為宜人壽。

贈憲使適齋朱君秩滿入朝序

予以視學至滇之明日，諸僚友謂予適齋朱君三載政成矣。將以績最上吏部，子故為郎久，明于考課，宜有以佐朱君者。予不佞，竊惟我

八  
群  
三  
樓  
稿  
卷  
二

國家長馭遠覽，非古訓弗法，非用人弗務。是故以道藝興賢，能以資格謹序進，以善最核功庸，以勲階敷懋賞。嘉虞績之咸熙，姚漢官之久次，浸淫以迄憲。考之際，朝匪曠工，吏絕紕政，民懷固志，而士有寧心。故其治效卓然，追隆前古，由威福在朝廷，而銜鑑在吏部也。自予有識以來，鮮克然矣。以名譽進者寡，實德以門閥進者薄，吏治以黨故進者乏，顯勞間者以貨倖進矣。秩不需滿，輒得右遷，蓋人思速化，而國益

病何者

王威旁竊，而考課之典弗行也。朱君貌古內慤，為政清淨簡謐，事故不勞而集，名以不銜自章。予通籍時，已稔君為人。然起家進士，垂二紀餘，再尹疲邑，久乃得佐郡，稍遷比部郎，出守偏州，以至令官。又居微塞萬里之外，皆令世名譽門閥，有強援之士，所不屑為。而朱君皆以秩滿上考，得遷。如朱君者，謂非特立有賢操乎哉。朱君宦業所至，瑰瑋卓絕，乃其施於民者甚厚，而取

八  
群  
三  
樓  
稿  
卷  
二

報於國者甚儉。如此也，雖然，神物實氣之在人間，未有湮鬱久而不發者。朱君越產也，請以越事為喻。昔歐冶子為越王作劍，破赤堇，涸若耶，蛟龍捧鱗，飛廉鼓炭，太一下觀，今日言辰，名劍乃成。於是量金珠玉駿馬萬戶之都，揮之弗顧，可謂奇矣。然沉埋幽獄，且千百年，至今紫氣上溢，斗牛光曜，燁燁呈于一旦，而奇氣托靈，既化復合，躍重淵，逞神異，斯豈無道所能，服朽壤所能蔽邪。矧朱君素所畜積，深龐博大，其發為晶

光宣為靈恠茲有日矣是時節度大中丞公以  
滇鄙多故倚藉老成馳跡留朱君弗行方遲報  
命而國慶例有賀使當屬朱君竊意鸞旂戾  
止宜有使星上燭然微帝樞間安知匣中龍物  
不奮躍以去也諸債友乃相謂曰諷不避譏喻  
不失義子言良善可以佐朱君矣

贈玉臺任君叅知江藩序

維雲南以觀察副使備兵要害者四而金騰地  
當西部於滇為絕徼其去京師不啻萬里而遠

入群玉樓稿卷二

七

玉臺任君實治之是歲秋諸觀察咸以事自外  
至臺長東沙張君式序以位一時衣冠之會殆  
五十人推勞賸舊調笑善諠致綢繆之歡已則  
相與咨嗟通升沉聚散之故若曰以勞績遷次  
則惟任子賢進秩服寵命亦真惟任子先離羣  
之感子行及之無幾何則聞玉臺擢江藩叅知  
矣此何異於徵左券而取諸懷也耶李默曰易  
稱二多譽四多懼而柔之為道不利遠也豈不  
信然哉駉乘親於造蒲君門異於堂下國門之

外遠可知已今天下藩臬大夫晝疆而虞專事  
而裁擁金緋盛呵從奔走文武吏以千百數斯  
亦尊寵之極節也然

天子不皆知名公卿鮮能推轂徒寄聲譽于一  
二撫臣監使之口得失喜愠恒病不相值矧荒  
逃徼塞外聲名寵利往往出中州宦達之後其  
不為憂讒畏譏恨寂寞而妄自菲薄者鮮矣任  
君之獲為此擢也見

入群玉樓稿卷二

七

明天子之恩渥逮遠焉見宰衡之銓叙惟允焉  
而任君之賢滋著夫計功而食慮直而傭者鄙  
夫市井之志也旁徵廣攬銖銖而寸別者持衡  
之大要也人臣不可懷利以事上而翕受敷施  
義均遐邇推此以求華實之際寧有薄邪君體  
性端凝裁物宏亮抒情發慮必臻要妙故其摘  
為詞藻措之行業咸有章理而修幹豐儀兼資  
藝畧雖強弓勁矢從容命中壯士慙焉蓋東序  
之鐘鏞清廟之圭瓚也昔君之先大夫嘗以二  
千石致位雄藩宣光踵美于今為烈豈詩所謂



來旬來宣召公是似者與會默尋忝是命於君  
實同位著而驚足之驛驛則瞠乎後矣顧臺  
中諸彥並以追風掣電之姿駢驟天路過都歷  
塊所須不過瞬息郭隗且舉况賢於隗者哉然  
則吾儕今日之集于斯也固東西南北人也孰  
逼孰止孰疾孰鈍非造物者曷知之於是持以  
為任君贈而要之於離會瑣尾弗書示周行也

贈葛侯文溪先生秩滿獻績序

葛侯文溪先生之賦政吾邑也三載績用告成

八辟玉樓稿卷二

五

具以報郡而請於藩臬巡臺於是下郡覆考功  
狀轉報皆得書最遂聽侯獻績如故事侯乃持  
牒冊將上吏部吏部宜必按狀而覈之采聲實  
以求之錄賢旌勞班封叙進咸於此乎在為  
喜言者曰我侯內不恤家外不愛身殫智弊形  
以為民勤今茲往也鼓六駟而駕雄風臺諫郎  
曹惟侯所擇何異舍淖濁以游太清乎有為戚  
言者曰我民之於侯也如需飲食就衣裘然褫  
裘而奪之食誰其拊我於是少尹胡君鳳喈偕

尉來君俸思文其說以為侯贈而莫得其意因  
以謀於予曰子為士民之表折衷輿情謂奚宜  
贈顧默也慙而好直言其何辱問蓋自予有識  
以來久任法廢天下之為郡邑者其賢與否予  
不可知然所謂賢者亦不免計日延頸津津然  
以不逮滿為憂彼誠利於秩滿脫去幸而得遷  
未聞有戀結瞻顧之心而其民亦或因其不便  
已與厲已也思去故吏以就新吏以冀于一逞  
其視故吏如過客然竊恠吏民何相待哀薄如

八辟玉樓稿卷二

六

此也吾甌與建安並帶郡廓唐令列為雄望夫  
令莫難於帶郡莫患於耦邑邑耦則巧者以智  
辯相傾強者以聲援相軋帶郡則上督下怨前  
跋後蹙如是而欲馳騁乎康莊譽重于千金難  
矣况能使民欣戚交致其情哉侯之為邑也寬  
平慈惠有所徵責每哀吾民之困而燠休之與  
建安居自成政俗推勞任怨意常依於忠厚用  
是多獲上心修覲還邑益加刻勵嘗榜於通衢  
自鳴已過思與萌隸更新跡其畏慎克終雖古



人何以過之、推此以求侯之心、豈忍如薄夫、津然望滿、以去而忘、甌人哉、然則甌人之喜其得遷而恐其遷去也、夫固人情之所必至者歟、今夫富人治室、終役必付能者、未有拙易工、惰易動、而得稱完構者、惟郡與邑、

天子之萬間厦也、邑雖小、不啻榱題、案枕也、一匠不能以終役、在擇代者而已耳、雖有衮衣、胡滯公歸、倘荷侯之靈、俾繼侯為政者、修侯之舊、無仇疾其民、而虐用之、侯即去邑、以躋華要、甌

人

生

人固將拜賜、不然、吾懼徒勤東人之思、而重其戚也、夫今大中丞楓岡徐公、侯之鄉人也、治甌不十年、而位通顯、甌人之不忍負令公、蓋知之默不佞、敢謂愛侯、不如愛公乎、二君曰、此誠甌人之心也、賴子揚確較著、可以為侯贈矣、

### 送采薪朱君掌教南樂序

予嘗歷覽古今王侯將相、建樹非常、大抵出於北方、而伏節致躬、甘心流離顛沛之際、如是者、類生南土、何也、彼其天資剛毅、勇于犯難、幸而

遭便舉、不失時、雖有僨敗、功由此成、惟南人則不然、臨危際變、則揣量形勢、銖計利害、由是圖事於既去、救時於已非、不得已、屈於大義、冒不韙、而為之置身困辱、非不幸也、故今之搢紳大夫、非常嗤南士為浮華無實、南亦訾北學為粗厲寡文、夫人性剛柔、輕重、遲速、至不齊也、此非山川風物、氣候所使然耶、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知維皇用中、錫極聖人、以道敷訓、其有取於剛柔文質

人

文

如此、苟禮樂之教興、天下無弗士矣、南北豈足相病哉、吳郡采薪朱君、以明經高選、分教吾甌、六年矣、學訓本散員、又職屬分領、其在恒情、鮮不脂韋、選悞、務相譽悅、甚者盡毀廉隅、以徼寬厚之名、君獨斤斤自好、每正色臨諸生、即諸生逡巡奉教令、無敢後者、有不如意、事侃侃持議、必伸、而後已、居羣博士間、有矯蹇陵嶒之意、使人不以冗官蔑師傅之尊者、君寔有力焉、是時督學諸公、端毅如潘樸溪、嚴重如江午坡、博雅

如田豫陽見輒望而禮之、以為賢文學云、昔先王盛時、道術修明、又用三德、教備五方、是以才節並茂、文武蔚興、跡其器業、率成完士、後世教道陵夷、士各以勲猷文章節槩、自名于世、南北異齊、由前所言、其大較也、朱君寧有意乎、予竊疑朱君吳產也、三吳盛才、藻尚清虛、如君之風流詞采、真其人也、至觀其剗介勇往、復同北士、假令得志、施諸建、立、顧、不、有、可、喜、耶、會君擢南樂學諭、南樂、本魏地、故多慷慨激烈之士、茲往也、其無有合乎哉、矧君負三吳之逸、兼梁魏之奇、氣將修禮樂之化、必自身教始、予見南樂之士、他日有材全者、崛起其間、乃知朱君之教之力也、夫君過魏南、幸弔京房之墟、考其遺言、有問吳之故、則請以要離折辱、椒丘訢對、夫然後知豪傑之生、惟其時、不惟其地、彼以南北論士者、鄙矣、君行勉乎哉、既士數十輩、服君故誼、謀於君、僚、梁子厚村、章子雲峰、問贈言於予、予重有感於古今南北人才之異、輒因朱君致私

慨焉使予之說得行天下、全材之士出矣

贈近江李君擢丞太僕序

往予為駕部時、嘗獲以職思、究觀牧圉之政、日與太僕卿丞、勾稽其課入、節其奇贏、而配諸征鎮、品章條式、殆難更僕而數、蓋喟然嘆曰、詳哉其治馬政也、軍國所倚、何若是重也、既而周覽朝著、則其地望固與他監寺等、非有清華優要之譽、而丞也者、常數人居事、任益分、有散地之嫌、豈官由人、重政以時、縮邪、於是近江李君之進太僕丞也、建陽之人、皆曰、以吾令君才賢之卓絕也、入參法從、橫據津要、奚不可者、何牧圉之能為、或以問於予、曰、李君在邑三年、刮磨疏澡、聽問精彊、迺和順物情、推之於博、大是以吏服、英威人歸、子諒去之日、奔走旄稚、填咽道周、彼固以不次願其令君、然而李君竟得是遷、其缺望也、則宜不識李君所以自願、奈何、予曰、士苟有志於當世、固將尊主庇民、弘濟艱難、以流被於無窮、非徒苟榮祿、竊聲名、邀市里之憐

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出入禁闥上結主知即  
願留宿衛跡固非嫌如其杻繫弗投璣衡失令  
雖自求補外義詎為屈誠以道伸則中外同榮  
志屈則崇卑等辱賢者之仕於人國也以展布  
志意為先他遑卹邪李君露德霑惠於一邑則  
已厚矣顧意有舉廢郡得撓壞之藩臬部使者  
又交制之發舒奮厲其與幾何推李君之志備  
位中禁矢謨竭節所不得意於前日者一朝伸  
于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三

天子而達之四海以寫其幽憤沉鬱之氣夫豈  
非李君之一快乎而丞也者羣進旅退朝不坐  
議不與無亦致謹於牝牡驪黃之籍已爾上下  
其孳息登耗之課已爾謂之務簡形舒可也如  
以為李君之志在是非人情也且夫騏驎駉駉  
天下之名馬也追風掣電一日千里其材則有  
然者然而引之沙苑縱之長林飲以寒冽飼以  
柔芳非不適也而奇毛異骨自矜姿態顧影鳴  
嗥騰蹕不已何也材有所未試而志為時屈也

今李君出則困于常調而入也曾不得少試其  
材其抑塞拂逆甚矣為李君者久當冥契得喪  
之途感屈伸之會操志愈弘而氣愈下隱忍排  
蕩以安其至他日有索龍媒于市者衆將柳榆  
而進之朝刷東胡暮指西極不煩馳驟而千里  
之材自見是非李君展布志意之日耶問者以  
予言賀李君君矍然驚曰今國家邊隅多故需  
馬為急光懼無以承君之官也而敢厭薄以干  
典乎噫嘻予昔睹太僕帑藏踰數百萬日聞盡  
費竭矣偉哉李君務修職競而孰聽之孰令正  
之于傷其位冗散而李君自虞其曠闕可謂能  
敬也已李君既行吾郡通侯石筠孫君往蒞厥  
邑嘉李君之能令又知敬也微予言追而送之  
江上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三

奉贈王侯龍川先生入覲序

今國家遵用虞周覲后之禮每三歲必集天  
下諸長吏于京師察其治行而黜陟之凡以一  
政令親萬方而舉之於康乂也藩臬勢得行於

郡縣而澤或不下究令長職在理人而秩局差卑力常致沮故太守者尊官也親民者要職也言出而上信朝布令則夕至

人主微二千石無可與共治理者矣然地望尊高衆情所屬乃其言論風采才猷器度徃徃在人耳目故今天下之稱賢守有不俟明試功庸而決者何也譽收於觀聽論定於平生也初我侯龍川先生之至也風標朗潤神識澄閑如威鳳翥于璇霄春雲出于繡嶺望見者固已擬其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三

為公輔之資翕然向之矣到郡甫一月諸所張設自異拘儒崇瞻視則首飾衢梁卹惇嫠則力爭重獄裁冗費則務持大體居常尤以和平安集為賢不事苛細訟牒蠲興咸盡法理譴呵不加敲朴幾廢蓋吏民人人自以為得長者不忍欺云古稱平易近民豈不信然哉侯有經術得之家學常以其暇日進諸生揚確疑義登之雅道是秋薦于鄉者數人皆侯素所獎拔一時號為佳士在詩有之豈弟君子為民父母又曰豈

八群玉樓稿卷二

五

弟君子遐不作人誠知繫屬回曲之行不可以納於愛民成物之軌而涉君子之庭也夫慈諒易直政之邪也興賢子民國之經也假令修陟明之典以令于有司將無考于斯乎是月也王侯方以覲事行郡博士周君果施君翰具以諸文學意謁于倚廬且曰侯有令德加惠此邦子其承之作人之功果等敢不拜賜胥惟吾子言予以病苦因謝弗能二君請益力則為縹早麓洞酌之義以復之其言曰君子以豈弟宅

心故動罔回邪馨香達于上下明神斯勞之矣鬼神饗德而況于人乎是以庶民攸歸福澤來降黃流可薦而榛楛比繁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江左以還世為主棠望族而侯之諸父陽明先生復以道德勲名陵駕百代嗣徽猷而侈前聞侯豈無意乎茲行也予見侯之承媚于

天子以綏後命而含吾民以去也建雖陋邦崇陰固在他日藉侯之重以稱于天下夫豈不可

默不敏。願因二君私焉。

壽從姊范孺人六袞序

吾祖嘏叟翁。身動令德。慶流後昆。雖予女兄弟。亦多至八人。又皆嬪于茂族。稱宜君子。予少時。蓋嘗接事。私竊以為李氏甥門之盛。曾未幾何。人事差池。已不勝榮謝之感。而其歸然存者。乃或甘羸時缺。或胤緒終乖。若吾從姊范孺人。居安履盛。克享完福者。殆僅有焉。是歲五月五日。為孺人六十初度。雲峰兄。將率羣從與諸子。往

八群玉樓稿卷二

五

賀之。貽書問。默默方縲。然在疚。辭不敢與。顧近親莫如兄弟。由前所言。固宜有以深致。慰願之誠。而況壽有祝道乎。左師觸顰有言。父母之愛其子也。則為之計深遠。已行必祝之。曰。必使勿反。誠欲其敬戒無違。以承媚于夫子也。又念其溫飽弗充。為姑嫜辱也。亦非不願其君子偕老。長有子孫也。然莊姜令善。琴瑟道廢。孟光雖賢。寄傭他廡。老萊之隱。成於哲婦。而楚嗣無聞。門望未著。天道物情。其不齊者。如此。乃若孺人之

歸于竹軒范君也。逮事封卿西溪翁。為世偉德。伯氏司空公。致位嘏廊。表儀朝野。厥宗允焉。而竹軒君。固嘗力學為儒。席珍弗售。孺人相以順道。賓敬之好。雖老彌敦。可謂匹德也已。矧富以禮將。裕由儉作。蘋藻必恭。襍佩可贈。四丈夫子。林立競爽。諸孫又已種種秀茁。是其可喜者。不徒牽裾繞膝而已。竹軒君。加孺人數歲。婚嫁既畢。世慮固輕。相與婆娑蔗境。以安偕老之歡。蓋舉恒情之所願於其子者。而孺人皆身致之。可

八群玉樓稿卷二

五

不謂完福乎哉。且夫福澤在人。非可以妄冀。而婦人者。依人為盛衰。固無敢居成功也。然以吾觀於竹軒君。而知孺人之福履為無疆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竹軒君端厚謹慤。內行醕備。雖席父兄貴盛之餘。而門庭飲肅。與人退讓。如不勝衣。諸郎亦皆樸訥畏慎。有父風。此於持盈撝謙之義。有深協者。謂非孺人相導之功。不可意其必為天之所祚。鬼神之所薦佑。久矣。是宜如陵如岡。家室用康。既熾而

昌以徵百祥、吾見孺人之所可願者、將與年俱至、耄耋期頤、正足為休禎紀應之節耳、豈直開六袞之瑤觴、歌魯侯之燕喜哉、迺具以書報、俾備祝辭、皆曰是可為善頌善禱矣、請必書之、無庸避也、默既謝不文、而范氏諸甥聞之、請益力、則為次第其語以歸、

贈柏坡余子擢延平郡丞序

柏坡余子之為給舍也、侃侃負直氣、遇事有可言者、輒抗章連疏、不習為嬖阿態、居數歲、再轉左諫、積累漸深、竟以事謫、兩浙藩幕、稍遷建陽令、於茲二年矣、會

聖天子凝禧宣室、感直言之臣、侍御何子首蒙放遣、并釋楊周諸君於獄、旬月間、美不絕書、四方莫不歌頌、謂雖悔悟如商宗、漢武弗及也、自是臺諫駸駸有敢言之氣、而余子亦獲以例遷、得延平郡丞、子方舉以為昇平賀、私余子者、若曰、余子瑣閥近臣也、困於賓幕、棲於下邑、詘也久矣、余子居宥過之朝、遭雷雨之會、是宜奉

八祥玉樓稿卷二

三

八祥玉樓稿卷二

七

賜環之詔、列清切之司、以從人望可也、顧令復佐郡、居人下、其若余子何、然予聞余子之為建陽也、去束濕而務煦嫗、其接僚友也、以恩而事上也、未嘗骯於體、察其貌、充然無不足之色焉、自郡長吏藩臬臺使、即皆交口談譽、凡今之謫宦、鮮有如余子者也、余子安於邑令、寧肯薄視郡丞、耶、或曰、唐宋收召逐臣、必先之量移、今之序進、猶量移也、彼鳴鴻者、始焉簪纓、飲啄、啜羽、干磐之間、然後振厲雲達、表儀天陸、亦曰以漸而升耳、延郡雖陋、固余子之干磐也、而可薄耶、予曰、不然、人臣之仕於人國也、當其柄鑒弗投、堂陛遠于千里、迨其合也、以夢卜得之、而弗為忤、蓋嘗嘆古今坎壈之士、而深有感於屈伸、睽合之際也、夫豫章之器、光耀煒燁、上千星斗、然必餘數百千年、而後出、雖泉阿異處、終經延津、而復合、且于將莫耶、彌為神物、其顯晦睽合、猶且需時而定、況於屈伸相感、得喪殊途、制于數命者乎、夫余子藏器於身、鎡寒勃鬱、既為孔彰、

氏所窺決朽壤而出矣其合并而化雖重淵以  
需霖澍也豈足異哉是時判簿壺子斐聞之謂  
知余子莫予若也因以贈言請念默賦資猶隘  
於俗寡諧方余子登第時子亦自選曹謫倅宣  
州抗顏塵土勉謝羣疑迄今叨領外臺而華顛  
種種矣其睽其合予不得而知也敢以諗諸備  
嘗者若夫需時之義竊願與余子相切磋焉

四世家慶圖序

客有稱古鄧靜山先生者可不謂備福乎哉先

八群玉樓稿卷二

三九

生少用經術成進士起家二千石懸車養晦者  
二十年身踰七袞而茂翁尚歸然以上壽享有  
厚養兩母弟並董憲名藩佇登樞要丈夫子四  
人孫復倍之芝蘭玉樹鬱乎森然先生入奉洗  
踰戲綵之歡出攬芳洲會川之勝猶以其餘興  
平章物理藻繪人文若先生者殆人倫之冠冕  
鐘鼎之儔匹也可不謂備福乎哉然鄧之人類  
以先生才不竟施位匪醕德故其受益於天者  
如是使其據閭閻挾日月名位與象緯爭崇勲

庸與旂常並永斯則造物者之所甚忌而鬼神  
之所竊矚焉者方滿損高危是懼而何備福之  
能予聞而諗之曰噫嘻子以潢潦窺淺深則盈  
涸誠辯以凡木較溫凜則榮瘁誠懸子獨不睹  
夫沃焦之淵與千畝之松手納百川而不溢歷  
四序而靡變彼其賦量洪而植根遠故也由子  
所言先生通籍金閨進典方州橫金紆朱專制  
千里其榮遇不可謂不盛矣然而圭璧蟬聯胤  
緒昌熾上有以樂乎其親而內無憂於其心凡

八群玉樓稿卷二

四

諸福澤悉安有之雖其植德龐固而賦命之厚  
私諸宰物者寧有量哉昔石建為郎令弟慶復  
位九卿他弟亦皆官二千石諸子孫為顯吏者  
至十三人當是時建已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人  
臣尊寵舉集其門然史稱無他技畧徒以孝謹  
見尊人主一時福澤之盛漢庭蓋鮮儼焉矧先  
生謨猷行業燁然著于當世其植本深矣福履  
所徵方之石氏豈足異哉於是先生仲弟兵憲  
南江公致愛於先生廼作四世家慶圖寓歸為



壽而責序於默。默具以所論於客者為對。因作而嘆曰。邦國之興也。必資昌運。惟家亦然。公友于愛薦。推明先生教法。往往而備。蒞鎮數年。持憲公平。事每依於忠厚。自以為得之父兄植德。務滋擇福。貴大如公與先生者。豈屬當家運之隆。而身膺其盛者歟。觀於斯圖。可以知戴氏之興矣。

### 重刻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

八群玉樓稿卷二

聖

為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即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景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猶用編年之法。甚者尊朱詆陸。為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禮學者所宜立為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

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即雖不文誼。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為道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為進退。量盡而止耳。故為果為達為藝。為孝為簡。為魯為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

八群玉樓稿卷二

聖

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談為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談道術者。蓋多岐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辯之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羣儒。直沂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

誤。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嶙然著明。



于世惟其以疎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蒙  
譏偽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  
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為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  
生數百年翔泳高深欲起九京質疑義而不可  
得而於今譜所述又素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  
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  
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  
載默不自揆稍為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  
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

六碑手稿卷二

里

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并國史本傳為附錄  
以示傳信其自宋以來褒典亦彙附于末與是  
譜合為五卷云元山君每按部所至問俗察舉  
之暇必訪求儒先故蹟如文公先生祠墓遺書  
尤所注意慕嚮如此風猷可想見矣默猥本論  
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  
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  
寧無諒於予心乎

贈礪峰學士康公擢南京少宗伯序

國朝縣金陵啟運比跡豐鎮其後遂建為陪京  
百司庶府並同署置儼然備朝廷焉吏禮二  
部例設尚書右侍郎各一人始兩侍郎偶以乏  
人停補迄今餘二十年而諸曹長貳時時被代  
去印章輒寄視他曹至一人常兼三署失初制  
矣默之召還銓司也具列其非便請備官如  
故

六碑手稿卷二

里

上特報可於是翰林侍講學士礪峰康公用廷  
薦得禮部而予於公實叨里閑之後與有榮問  
同朝諸君子謂知公莫如予贈言宜亦莫予禪  
予惟吾閩才賢纓綬之盛故嘗稱雄海內自文  
敏楊公以還匪不有作然而莞樞衡都華要者  
往往而乏其以館閣奮者全閩不能十數人舉  
莆陽士族則文修林公而後殆僅見也茲不可  
為閩運卜盛衰耶昔人謂禮侍職和神人第孝  
秀非文儒碩茂裁鑒精實者不在此選惟公粹  
褐即首被簡迪儲英三館蔚為時宗才情藻  
力如雲湧川赴凡三典文衡所得文武士甚衆

鮮不哀然稱傑而尤優仁蹈道恬於聲利韜光  
匿美退焉恒以下人假令妙簡方聞敷求碩茂  
徵諸華實之間舍公其奚以哉故公自史局歷  
講幄官僚躋西掖綰院章而始得是官不為驟  
以予鄉井誼故為國擇禮臣雖明薦大廷卿士  
僉允不為黨然則其所可賀不獨開閭運也雖  
然溺紛華者厭寂寞希寵黜者耻踈逖志建明  
者薄冗散留都之視關下是則微有間矣今  
聖天子躬致太平大興禮樂天地百神之祀尤

天群玉樓稿卷二

望

所加意凡可以為民禱禳驅氛逐虜自金帛穀  
粟以上無有所吝故其視禮曹為獨重而寵文  
學之臣為最優苟有建白裨國裕民足當

上意者無不立見推行若是而能精白乃心修  
納約之牖而聞遇

主之卷謂非今日不可也公寧有意乎如曰厭  
寂寞耻踈逖知非公雅素決矣矧陪京鐘簴不  
移典彝具在公之至止稽奉常咸秩之文覽大  
官制用之籍察星阜之災祥考雍士之流俗于

以究觀百司庶府之政周禮咸在是矣顧予以  
銓品人倫為職於公之行也有深念焉曩予粹  
南雍而來也金陵冠蓋新故如織以予所親臺  
省大僚率不再稔遷代易置除命紛紜官無成  
資之勞人寡自固之志此其故何也積薪之喻  
予所甚懼而議者猶以撫臣數遷為歎此不明  
本末而徒執一隅者也今見公揚帆南下也故  
都風物江山形勝曾不足以供周覽之適而微  
書且至矣公方抗旌北指既觀之私於此焉卜

天群玉樓稿卷二

望

推公雅志將必由前所言即雖朝發夕召胡遽  
不可如其審諱而曰姑徐徐云爾是予之所甚  
懼也已於是徵言者以為得諷道遂嘉與二三  
君子致離悰焉

奉壽外姑魏太孺人七十初度序

世之言壽一也然而得之於富貴逸樂者恒鮮  
而出於拂鬱貧困者恒多彼其嗜欲機淺伐不  
及性故全生之道自足非獨盈虧損益之數然  
也以此槩物十不失三而拂鬱貧困之中由之

獲壽者男子恒鮮婦人恒多何也陽動而陰靜也凡翕聚者皆壽道也兼此以槩物十不失二予外姑魏太孺人先輩參政張公孫女也歸外舅廬陵公三紀而寡廬陵公服儒操志坎壈終其身以二女遺孺人皆遣嫁如禮次女則予之嗣室也而兩郎君生計日益踈孺人於所謂拂鬱貧困蓋備嘗焉予觀室人與居無嫌容無惰節尺帛斗粟不以私諸姆氏兩郎君亦矯矯飾廉隅敦行誼咸思以自樹如是者大抵皆孺人

八拜集稿卷三

吳

身教也故其貞靜閑淑之德積為堅凝淪為龐厚莫不有壽道焉矧盈虧損益之數儻乎來乎其相值以清相盪以成非偶然也予聞孺人母氏年幾百齒髮不時變登高負重不殊少壯然則孺人之壽不獨修諸身亦受諸其母也故予之評壽也有三而神仙之說不與焉稟受一也修持二也所遭盛衰三也兼此以槩物十不失一孺人曩六十時兩郎君嘗圖王母徵壽言予固謝弗能至是年七十矣魏之諸壻將以四月

念五日當孺人設悅之辰稱觴於其家予既統百官職禁近阻于躬詣室人復以二兄之意諷予且曰子以文章膾炙縉紳受知

明天子平生詞翰徧四方顧獨為吾母斬乎遂舉予所嘗論說奉以為祝兩郎君能緯吾言乎其必知孺人之壽不可涯涘者皆於其身取之性蘊神識非假助於外也豈乎深矣

贈兵憲嚴亭張公之任序

國家稍仍元制諸路設提刑按察司凡以典受

八拜集稿卷三

吳

刑獄紀察吏治肅清方部有綱維風紀之重而州郡綿廣率分部以治謂之分巡印章儀式悉與總司埒所部事靡鉅細無不當問有所縱舍下上並聽直達尤得與部使者臺僚內相覺舉任至重也其地當要害屯列兵戎而不能別置吏者則就賜璽書俾特領戎政倉猝制變輒以璽書行事謂之分巡兼兵備權任彌重吾聞以憲節闢兵司者二建寧其一也東枕甌溟北走吳越取彈丸封仙霞分水之實足以坐視成敗

而鼯鼯盡遊豺狸野嘯亦時時稱警且環城而治者為郡與閫司各一帶郭衛若邑各二旁引支郡橫據上流足稱雄要而實閫之門戶也舟車輻輳百物化遷蓋福興以南多取給焉門戶失職則堂奧寢霑鮮不受弊故兵憲之選多以處清望異能儒名兼資之士不輕畀授於是金陵嚴亭張公自錦衣上佐而擢是官留都縉紳莫不嗟羨而知公者因盛談公令平陽時聲績一如薦書錦衣故多咸曉與貴璫子弟至難緝睦唯公居間上信下宜掌陸開府者貴重臣也乃亦折節下之其見稱翊如此謂非備望能兼儒名者耶頃之公銜命自京師其姻舊閫帥甘君梅墅教授宋君碧亭復為公道其先世曾大父文僖公之伏節裕陵厥考中丞惕齋公之宣忠孝武皆金陵所希有然後益知公克薦前猷而縉紳所稱蓋未盡也夫振轡于羊腸者康莊可重軌而驅鼓楫於洪濤者平川可弛帆而渡勢難易也平陽制於當郡監司而錦衣復居輦

轂下依憑日月其拘攣楹閣之患欲以一切裁之不易得也然而以公之才猶且恣睢闊步其間矧今建節佩璽擁兵旄之重以臨郡邑協恭于藩臬而陳法于閫衛其勢若建瓴然孰得而撓之且兵者布於至險而藏于至順故有除戎而無觀兵示民不用也刑者慘極剝膚而義存禁亂故有敕法而無淫刑使民勿犯也兵刑之大者也小不法則入于刑刑不止則入于兵此吾郡山澤之利見奪有司民力將匱而治兵者亦頗尚寬大緩急殆無所恃竊慮妖孽之興法不能禁而兵不足禦也然則厲監司之憂而仰庇於公者豈其微哉聞公擒寇海壖具有成筭是兵者固公所習治也知必不唾予言矣是月也吾閩衣冠之會凡二十有一人皆曰此吾桑梓之託而門戶之虞也請以予言質諸行軍司馬其乃紹介於甘宋二君私二君者皆宦遊吾郡者也公報曰敢不惟諸君命而速予遂以文

贈虛江林子擢守雷州序

戶曹郎虛江林子掌留賦南蕃擢拜雷州其僚僚咸歛笏以賀曰虛江昔以左遷量移也始推於潮進丞於惠皆嶺外海邦也海邦地俗熾惡與政治所宜施虛江寧飲聞而究觀乎然而於潮也職典獄爾矣於惠也職清戎爾矣所得行者守猶以胸臆制其可否所不得行者不敢問也若是則虛江之得雷州也以位則專以政則習宰割千里惟志所嚮郡丞以下孰與抗者視

八解玉樓稿卷二

至

昔仰人頸項抑塞沉鬱之氣不亦少紓乎哉有為林子惜者曰不然今國家無事各守繩墨用賢之途如魚斯貫

天子不自旌召政府不聽露薦考資而叙按籍而遷其特見表異者非位著素高則譴謫非罪誠以不如是無以別地望而振幽滯也使林子以曹郎擢守猶諉之常資可也林子嘗為都諫受命覈邊事條列功罪惟允居常論諍不避權路惟當竟以星誤謫外實非其罪而位著又素

高也若是則林子之得雷州也何居雷非股肱郡明矣如以為積推而丞躡丞而守謂足以發紓抑塞沉鬱之氣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於是林子且行吾閩縉紳辭于予曰吾子固昆林玄翼也昔者矯迹詞苑戒露鸞臺幾薄雲霄矣自子之鍛羽江畿迴翔越渚而驚弦于滇雲也吾儕蓋嘗以惜林子者為吾子惜矣今者還子于朝當子舊處是公論未嘗廢而屈伸之感恒相期也然則何以慰林子予曰人斥吾斥人進吾進

八解玉樓稿卷二

至

苟非耽時不如任運某也鄙敢為林子願乎請以木喻均之梗楠杞梓也植之平坂廣原牛羊斧斤交相尋也即有尋丈之榦固以榱桷焚燎擬之矣欲儲元為巨棟其將能乎惟其結根遙壑操質玄唯受精日月含潤雨風輪囷離披上聳直赴蓋冰雪之所集而不能摧雷電之所擊而不屈憾豈直樵蘇絕跡蹂踐靡從而已爰有明堂作之囀囀徵材四達匠石必輦鉅干求而獻之故知棟梁之器需久而成亦自遠而致諸

君不睹近時督木事乎。楚菊貴竹之區，惟遠惟艱。然後得之，彼其初也。安能與上林紫文走綺矜雲耀露乎？夫林子者，何以異是？諸君行觀其成矣。林子聞之，喜曰：請得以子之言備座右，何如？三讓而後許之。

奉壽少司空衡翁范老先生八十初度序  
余觀傳記所稱至人，廣成子、浮丘公、安期生之流，以為能參至道之精，以游無窮之門，是謂長生。至論仙人所居，往往言方壺、蓬瀛、崑丘、玄圃，乃在大海之東，弱水之西，非人世所可邇。而玉禾石髓、交梨火棗、服餌之物，類不可採掇。彼其擁霓翳芝、駢虬馭鶴、挾風雲、凌日月，事甚怪偉，何寡曠不時觀也？此皆焜耀惚恍以誕惑愚俗，非誠有倘令有之，拂經毀常，不宜川之名理。是故導人以可致之福，而要之以難畫之期，莫壽若也。詩以侈頌，疇以首福？君子語諸帝而已。雖然，天下之言壽者亦多矣。山澤之癯，溫飽道缺其壽也；槁服勤王室，老弗得謝其壽也；勞壅閑

湫底衰殘，日迫其壽也；痺胤緒終，微箕裘罔紹其壽也。庶故必免於斯四者，而後樂生之資備。輔壽之具畢，若吾邑衡翁先生，其殆天之所薦乎？翁自為柱史，歷長藩臬，建節撫庸蜀，進貳留曹，所至風節治，噴炳炳在人，秩少司空，未滿歲輒移疾以歸。時年尚未七十，部使者數抗章陳薦，謂耆臣宿德，宜實諸股肱，不當遂其私。

聖天子卒憫勞以政，不即徵翁益得以縱意林壑，日與賓客，斥賜金擊鮮，高會肥甘，溫毳娛老。

之奉自其餘耳。於是年已八袞，然且步履翔健，霏談粲發，宵興晏寢，重不為疲。諸孫楚楚林立，已有翹然秀出，克繩祖武者。是樂生之資恒足，而輔壽之具未艾也。天下之言壽者，曷以加諸哉？岡陵昌熾之什，君子謂之善禱，而福壽康寧得之者古今以為備。福語不云乎？殖德務滋，擇福務廣，如翁所殖，不可謂不滋矣。降福孔多，孰曰匪宜？默聞之化國之日，舒以長惟，逸人亦然。彼紱冕無所冒，其身物務無所滑，其心寢而詭。

然寤而灑然嘯歌商羊日以為年誠不知歲月之代遷也今

聖明御宇世路清夷閩嶠下邑哺飽嘻遊耄倪咸獲殆忘堯舜而穆虞薰頽乎羲皇之上也況翁當代逸老形舒慮遣百福來崇蓋有一日而兼他人數日之適者此與長生難老之侶復奚以異而又何羨乎昔韓魏公居洛追會昌之雅集司馬公年猶未逮魏公輒以狄兼謨故事招之翁方躋于上壽他日默幸得謝歸倘辱收之

人壽玉樓稿卷二

壽

杖屨壺觴之末以媿洛中之盛默雖行能庸薄不敢仰窺馬公藩籬顧豈不能賦抑戒之章以佐衛武之令德乎是歲孟冬啟朔寔為翁降誕之辰默既叨位中朝慕翁以高年際盛時而享純嘏非獨邑里希闊之會也乃昌言于朝著而暴之以蕪詞致美祝焉

壽封君丘省齋先生序

初

上敦崇孝理進踊兩宮思有以佐天下之為

人子者乃詔賜朝臣諸親存者爵而晉江丘先生者有子才賢為侍御侍御

天子近臣然而不敢言賜爵事曰大人治蔡氏易四方受家法者無不取高等躋要津而大人顧栖栖諸生間困甚方扼腕思自致也吾何忍哉吾何忍哉丘先生嘆曰夫士操一曲之藝計嘗奮于當世而要明主謂能斷犀劃兕列尺寸之功厚自崇樹也夫乃不苟試故其利常全焚不苟用故其明常存今吾勤勤且老無以用也

人壽玉樓稿卷二

壽

而取缺減耶乃起受詔又三年侍御以使者督護江南北學事名用藉起又曰始吾以吾親弗安是也然且安之而吾方以驚怯驅于四方親年漸高視吾又甚憐也豈知吾親安所用情哉或以告其友李默默曰吾聞丘先生多藝矧克人也改卜而寔鄰愧其讓約而好惠友譽其仁反龐於憲宗率其亮探玄討賸士師其學辯疑決事人納其智夫是五者厚莖之業也蓄而未宣非遐福何以將之故崇名為上審志次之



養又次之。斯三者，福所道也。侍御雖薦于親，豈知安所用孝哉？於是丘先生春秋六十，蓋樂康云。人曰：此名御史父也。福在茲矣。丘先生聞之，愈益歡鄉大夫，遂舉以壽焉。

奉壽楊母太宜人九十序

壽而預賀，非古也。古者賓祝，必以壽祝者，賀意也。預之之辭也。詩書以來，未之有改也。於是太僕楊公母宜人年八十有九矣，而以九十賀者，成其為耄，亦祝之義也。君子於是乎可以觀厚。

八群玉樓稿卷三

五

道焉。今年春，僉憲陶公按部之暇，行間王帥某苗帥某、仲帥某，實以太宜人壽期告，且謀諸賀。公曰：此希聞事也。先期而祝，夫誰曰不然？迺問所宜祝於默。默曰：耄耄期頤，太宜人則既享而坐收之矣。其富顯樂康，又皆其餘祉，無足為宜人願也。請張其所授於天，與所徵於後者，竊為衰衰而能彊者，天下鮮矣。而女德為甚。宜人蚤以名門淑秀，歸先大夫靖菴公，為世族太僕又

顯仕一時，貴盛鮮儷，而宜人秉心淵塞，攻苦茹淡，祁祁然敬慎。至于今，益厲其視，恒情何如也？此非天所薦厚然耶？雖然，前有懿美，後之人能引之而弗替，則為之前者，賴以長存而不朽。詩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是以善言壽者，論其身，猶必考其後也。故壽者，恒久之道也。子孫者，所以衍吾之壽者也。宜人視太僕而下，孫曾幾五世矣。振振繼美，既賢且衆。他日宣昭聖善，以施於無窮，何不可之有？頌言眉壽萬年，其在斯乎。

八群玉樓稿卷二

五

其在斯乎？由是則太宜人之壽，將至於無所紀極焉。又曷為而能祝也？初，太僕之為京兆也，宜人時已遲暮。京兆恒以母老為念，即執跡歸，歸數年，徵起遷地，官即復念母，不置。願乞骸骨。天子嘉之，詔進太僕少卿，以歸。而母年殆八十矣。當其始念母時，詎知十年餘，再出再歸，而母氏尚歸然無恙耶？及再出而再歸也，詎謂十年餘，又復有今日耶？凡宜人之年，皆太僕之所日惜而月計之者也。修澣之奉，離麗之娛，惟恐



有不及時之悔、推太僕之情、雖歲為之賀、月申其祝、猶且懷其懽心、又何假以預為辭、而要之於九十區區之數耶、是舉也、備衆美焉、敬老崇壽、褒賢獎順、錫類鼓民、咸於是乎、在君子曰、禮不率義、厚不為也、執厚而行、揆之以義、若僉憲公與二三君者、其善用禮者哉、

送大司馬毅齋李公致政序

大司馬大梁李公、蒞事之明年、夏、釐選條驛、宜之不使者、數十、檢括團卒、以千旅、網蒐將藝、謀勇並畜、乃大詰戎兵、以議不庭、於時戢戢翼翼、遠聳近懼、職競奮興、無何、公則以疾在告、且謝事、

天子矍然、若曰、春茲毗倚、在今、其勿有辭、乃敕中使、往問尚書病、就賜中牢、上尊、餼廩有差、公勉降階稽首、拜辱而已、疏繼上乞休、詔復慰勉如初、至是、公陳籲彌切、辭連骸骨、主上不忍、老臣患苦、俞音褒異、且降璽給驛、加賜縣官、與米以老、示優渥也、是時、在廷之公卿

大夫、錢而郊之者、莫不嗟嘆、榮公之遇、而美其完事也、維公壯齒成進士、擢御史臺、稍遷至廉訪、大中丞、假節略、開輔以西、再踰年、而荐陟今官、前後持豸服、為法吏者、三十年、風采益厲、所至、部道肅清、其位大司馬也、諸司庶務、操總靡遺、掾屬以下、人人排過、不暇、蓋叢勞殫瘁、以及千億、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公寔有焉、夫大臣者、位高德邁、身為國典、刑上膺亮采之託、中懷薦桀之節、靖共夙夜、左右就弼、以求媚于

一人者、曷其有極、雖然、息偃在牀、神智內憤、圭組擾其形、稟祿切其憂、鄉國介其素心、杖屨顧其初服、乃其道無繇也、然則以股肱畜之者、能無以股肱愛之哉、在古有之、好賢、莫如緇衣、於是乎有改衣館穀之勤焉、饗賓、莫如彤弓、於是乎樂以鼓鐘、錫之弓矢焉、然而賢者倦矣、塲苗不我食矣、於是乎維繫之不獲、則聽之、夫固有以通其抑鬱、愁苦之情、而禮遇之道、斯備、今陛下解公于煩縛、還公以休豫、殊恩曠寵、與緇

衣彤弓白駒之什千載同光何其偉也且士產  
於斯也鄉人習知之其更仕四方能吏與否名  
稱高下鄉人又習聞之故尚節之士不虞其見  
黜于士議而深惟投老無以還見鄉里是懼如  
公居高履盛不騫不崩奉身勇退克昭時物之  
序可謂完事也已使公之歸也與鈞陽公並稱  
于鄉里又使父老訓其子弟曰如某也善仕某  
也不善仕公其永永有辭于來世不已榮耶某  
於公寔同里閭惟是嘉烈敢不申諸祖筵以佐  
保歸聖于

送曾君益之擢判元江序

予奉職本兵得以職事檢校天下輿圖九畿五  
服遐哉廣乎竊嘆我國家一統之業何若是  
盛也蓋南服之斥在嶺海彌稱荒遐者莫如滇  
陽然建牧立監設儀辨位與中土埒聲教漸暨  
於茲百五十餘年官輟交通人稱樂土焉在制

入群玉樓稿卷二

李

入群玉樓稿卷二

李

軍民府之險遠者率官其酋長使自領牧別置  
長史別駕參治民理以大牙制道甚備也吾郡  
曾君益之以明經謁選天曹擢第一得判元江  
元江去滇藩已遠而君又閩產益邈不相及知  
者多為君患之君顧忻然就道笑曰大丈夫為  
萬里行方當慷慨功名豈復憂險遠乎予聞而  
壯之然慮其氣逸而債也召使告之曰君亦閑  
綏柔之義乎夫遠人者地既阻絕皇風不以時  
被是故格于遵化而安習其故先王於是乎以  
柔道明治焉耕織有常俗督其奸而已矣井稅  
有常課稽其慢而已矣罷訟有常條緩其治而  
已矣乃若縱之則侮遏之則貳繩之則恚急之  
則離解弗償者矣曾君曰其遇長吏也奈何予  
曰  
天子之委君是邦也毋亦使糾正其忒匡其不  
逮以奉順王度也乎彼民之信判君與其世牧  
母乃或異也乎教訓正俗必協乃其有濟吾聞  
守郡攻詞翰下士善拊其民以君之機敏雅飾

為之副、奚弗協之、有他日政成、移君內地、將使  
元江之民、頌之、繼君仕滇者、又皆效之、夫然後  
知大丈夫、萬里行、果不足憚哉、曾君喜予言、遂  
請書以行、

贈繆子舉雲和訓學序

繆子少居貧、業於學、官業成、而寔弗除、邑大夫  
開齋、而禮焉、更三大夫、繆子終一無所謂、大夫  
曰、亮哉、繆子之居貧也、慤不詭物、貞不淫貨、矯  
志而行、無寧庇其私夫、繆子則賢已、乃舉雲和

不群子樓稿卷二

李

訓學、繆子說、或曰、滋寔也、而說對曰、以干祿、則  
寔以昭、訓則說、且夫訓學也、列秩、不過備官、案  
賦廩、不過易米、稱給繇、不過任劬、秣寔也、其素  
物也、齡寔嘗之、國之有學、其以造士、修禮義、明  
訓式也、棄禮則亂、奸義則竊、貪所階也、貧弗能  
忍、所由貪也、齡以為訓式、無若自其身、出也使  
雲和之子、皆忍貧嗜義、佩禮以忘貪也、齡寔說  
之、然而弗敢謂能、古冲子聞之曰、若繆子、可使  
典教也、與教以範世、浣俗也、塾黨之師、莫或違

八群子樓稿卷二

李

之況庠序乎、夫士當以館餼、卹其衷也、優以賓  
興、厚其資也、明揚有衆、究其施也、於是乎爵之  
一命、再命三命、而車馬章服、備焉、於是乎祿之  
贍、其父母妻若族、而逮于所識州里焉、廣養之  
道也、凡以遠貪、而黜其貨心、故士守約、昭儉、敦  
節、飾廉、恒於庠序焉、圖之慎、諸其端也、端之弗  
圖、末於敗乎、何有、繆子將先其身、是圖以令諸  
人也、毋乃庶幾乎、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  
忒不求、何用不臧、貧而遠貪、害莫糾焉、德崇行  
成、所以善也、繆子其以善明教乎、詩曰、瞻彼旱  
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  
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棖題梁棟、材既  
殖也、雖無有營、百祿將至、繆子其以善教干祿  
夫、

送何大夫擢參東藩序

予守武選之明年、為嘉靖丁亥、有詔、初元、苛  
用詔書、汰出首功者、宜應時釐上、是時、豪門市  
兒、希意非妄、並柳榆起、張目詆伺、以觀司存、專

前郎中誥誤論誦愈益難其代今山東少叅何君乃以故虞衡郎起家補焉君方恬照務持緩勒不吐茹委成于臺郎使者鎮靜凝暇固有震撼爾乃羣情帖帖莫不屏臻于理無何銓部以功能叙遷則君有東藩之權或曰何大夫長者人也恐能坐怨府與頑鈍不逞者卒較夫齊魯之履今之雄藩也少叅方岳大吏職奉宣王澤爾矣秩優望清孰與一武選哉何君焦然弗寧曰瓊也敢忘

八拜玉樓稿卷二

李

主賜寶夙夜虞其不給以為君憂故事東土歲漕京師大衆而下一人寔董之何君既承命乃遙受事山東百十餘城大者郡小者邑奔走僂僂恭束約束唯後之恐何君顧旦日視省布令陳則盡畧而後即佳效惡者斥愆度者戒慢期者罰漁罔者坐綜括程督惟翼惟恪東人輸輓者肩摩轂擊莫適為勞而皮閭充焉代且至上計大司徒乃釋而東或曰何大夫可謂不貳其德也夫投轄于武選如履坦焉及躋美于

少叅也反之莫為之難也亦莫為之易也君子於是乎可以觀度矣何氏位其有燬乎諸曹長曰同列贈言恒也非子孰可者予病讓弗就數月何君復以

萬壽入賀則予移官司勲矣諸君乃尋盟予曰古稱雅量之士何君豈其人乎夫量以畜智智以藏用然後可以運物而御大今也谿壑之間水行焉薄則噴而珠而沫觸則怒而濤而駭浪彼其受之者淺也諸沼之水畜洩以時人見其

八拜玉樓稿卷二

李

劃然平也暴雨猝降淫沍引而匯焉斯其溢而美者出矣乃若渤澥之淵沃焦之府滄濤之域尾閭之區極懷襄東注之勢而有之不以濺薄增瀾不以奔衝易度故能盪納百川消息二氣浸淫萬類而大塊者舉焉量為之也何君排難解紛示之以靜是其宏也居高履盛守之以謙是其遠也夫自藩職以躋靡不有矣或值而難或值而易以君之器度輔高明彊毅而出之德博矣以往又何疑焉是故舍先葆性莫先乎量

稽類尚象莫近乎海諸君曰何君粵產也且跡  
海岱而治吾見其濯纓于虞淵稅駕于日觀久  
矣其所取裁之也請得以是惠好何君何如乃  
授指次第書之

贈范克安調博羅判簿序

今銓筦以資格待人搢紳大夫以地望求士皆  
非也夫倜儻瑰奇之節雖卑官冗吏何獨無之  
然以其卑官冗吏也是故其勢將有所拘閹摧  
抑而弗得遂蓋古之監門獄卒下逮侯門主騎

六群五樓稿卷二

奎

縣庭給役之賤往往乘風雲之便邁屯難之會  
出而濟鴻業要榮名何也體勢不加而文法闊  
略也不然淪沒泥滓即思自奮無繇也悲乎使  
凡抱奇節者無以求見必待是而顯豈不難哉  
吾鄉范克安者少不得志從事督府談嚙磊落  
意常豁如也年三十餘為瓜步司巡宰斷鄉鎮  
人多憚之前以捕寇功擢陽信簿掌甸人之職  
以薦王供豪駟因緣為市他簿率坐交通以敗  
甚者委斃于官克安至感憤修潔運輸維時材

不告匱大司空而下咸器異之豪駟宿逋累鉅  
萬事連主者衆歛手莫敢訾議克安輒首義控  
疏以聞

明天子震怒乃為下之司辟奸人抵罪同儕所  
為嘉君賜者若干人於是克安篆滿移博羅簿  
蓋優調也衆皆嘆曰茲固范君作乂之徵也乎  
吾以為克安殆倜儻瑰奇之流非簿尉之器也  
雖然博羅陽信等邑也其為簿地望又等也然  
克安居陽信寔寄治他所職範稍專事以時集

六群五樓稿卷二

奎

博羅故領表腴邑也若征鎮監司省府百執事  
實臨之夫腴邑則貨心生庸情眩矣臨之者衆  
艱斯備矣艱非克安之虞也然吾聞之合浦之  
珠以孟君而還也此非為仕交廣者諷耶克安  
為陽信數年吾聞其往來京師所以資身者時  
時稱貧而給至人有急輒弛以濟其忍儉嗜義  
蓋素慕則然博羅雖腴未易滂也夫古之所謂  
倜儻瑰奇之士類多出于貧困羈縻之餘乘時  
而興苟圖大志要非齷齪飾名檢者且時方需

才以揀世誰能問之乃若承平之世修清議齒廉節官匪崇痺反是輒斥且明憲具存才不才弗與焉何也體勢交加而文法寢密也使克安感憤恒如陽信時志彌確操彌厲由是獲以其節自見遂用顯拔吾何謂不然且進列于佳士使人求之于地望之外意必為吾克安也彼人而我軒我輊也又遑卹其他吾嘗疾世之洪忍選悞之士居常首鼠狼顧以趣利乃今得如克安者與之語撫發懣積亦快事也克安勉思鄙言無徒俛首時格也哉

八 群玉樓稿卷二

克

### 賀趙衢州復姓序

初衢守趙君之為夏官屬也嘗曰與也賤亦曰宋燕懿王之胤也王室弗競鼎遷于南我皇祖實播越章莽棲于安成數十世矣我大父又弗造若罹家難遂冒于王氏王舅父也有顧復恩何忍言負德事我先人暨諸父未之有改也雖然趙氏之鬼三世不饗矣繫我後之人其敢一日誣祖以忝厥世遂表陳門祚願乞復姓事下

### 有司按實明年

天子肆覲羣牧乃趙君至自衢州吏部具以前覆實狀聞報曰可庫部屠子文卿余子文甫廖子從之賀曰趙之徙其綿手茲役也民然後知本矣可以牖俗予聞之曰豈伊惟是四美備矣昔者先王建德因生以賜姓命謚以啓族俾民各聯其屬無相散也秦宗者其在叔世乎趙君篤生人之義不忘其初有敬道焉美者一也夫燕懿固神明之胄也其自秉義即譬而下寔

八 群玉樓稿卷二

幸

續承之逮衢州之世隕如綴旒君用閔勞裁之大義是用克紹厥靈以徽福于顯王美者二也自君之先人諸父皆以經術名世炳茲宗盟豈曰忘之而沉鬱下地未究乃心惟君發舒先志美者三也君之言曰賴吾祖若父之靈王氏有嗣子二天實遺之以亢厥宗我今則然大父瞑目矣孝敬之心通于幽明美者四也予以是知衢州之能樹德也夫樹德莫先仁族矣仁族莫先尊祖矣衢州登仕王朝一紀于茲未知所

以為家，然而餘財不入於室，思以哀其親戚，知其初同出于一人也。趙之得返其宗也，夫誰曰非君之功？君今位宜日隆，趙氏所賴於君者侈矣，無亦丕樹風聲，對揚祖烈，以惠族之人，其族之人毋寧敬之而報祀之用，昭于無窮，豈茲役之為重而曰忠于趙氏，其誰能信之？易曰：「幹父之蠱，考嗣業也。」楚茨稱弗替引之言，善後也。趙氏之後待君而大其善嗣也。夫趙君辭曰：「抑先民有言，仁者賢以善譽人，與實不穀敢忘先德。」於是陸子選之，華子德啓，皆夙好也，使還聞而交美之。

群玉樓稿卷二

主

送梁君宅之擢第還閩序

泉南梁君宅之未昏，舉進士。

上方嘉進賢良，有如宅之者，皆得以其私自列，特從休，假於是梁君行矣。賀者曰：「美哉行乎！標梅作嘉禮，合人道畢矣。」梁君澡髮而岐嶷，五歲而精書畫，十歲而握奇吐葩，十五而賓于鄉，二十而名滿天下，天下風成，孰如梁君者？梁君行

過其鄉，不知道路，旌觀驚問姓字者，幾人？梁君之親戚宗鄰比隣，幼所嬉遊，與所見憎害，望見梁君之煥耀若此也，或怒或喜，或耻或慕，亦足以明梁君之得志矣。予聞之，造物者於人有情焉，官達其甚也，文章名譽又其甚也。夙成又其甚也，然而梁君有焉。為梁君者，獨無懼乎？吾惑乎世之以文章名譽，官達自意也，憂患不生，其心高材無所與京，前盼却視，意極志畢，然後進能，亂國退能亡軀，不圖才名之累物如此也。

群玉樓稿卷二

主

悲乎！利祿則損志，聰明則益詐，況乎以爭榮向茂之年，凌厲丹青之價，恣睢軼宕，意氣橫發者哉！今梁君出已，委身事人，而私則有家成人之責備矣。夫年與時會，業與智長，有以自好，則百福攸同，榮聞休暢，其不然則造物者之所甚恠也。為梁君者，不亦難乎？吾嘗慕韓昌黎司馬文正之為人，皆以弱齡取高第，才名顯拔，青雲之士未之或先也。吾殆觀其器度志操，嶢然當世之具，自其髫髻已然，故能表樹非常，負荷至而

其真不以文章名譽宦達自意而思有以大受也是歲吾闕登進士者至三十六人而泉郡蔡君道卿洎宅之最少有器幹又何矯矯佳士也予先二君叨第已十年時日邁矣道乏早開學不逮志此吾今日之憂宅之之辱也誠樂與高賢共圖之

送石橋藍子還武夷序

予年十八時家兄嘗攜入武夷問易于春谷先生而館諸藍氏藍之僞曰秦谷良願湛齋汝揚

八屏玉樓稿卷二

三

北坡漱甫石橋德潤皆得而託交焉乃石橋以同門故最親華實並茂蓋予之所深讓也其秋予獨先諸君領薦繼登進士歷官諸曹郎前後十餘年石橋始得循例進國子上舍又二年始舉于順天其偃蹇堙鬱久而後發者若是其不齊也夫閩固多士也其以易稱于天下無亦燕趙之騏驎揚州之竹箭楚之梗枿杞梓粵之明珠翠羽也彼異地而產者亦異地而售今石橋越國以售矣其產愈遠其為賈必倍予固傷其

八屏玉樓稿卷二

三

其售之晚而觀其厚取直也今年再試于南宮會予有校文之責顧以品鑒無術失石橋於千百什一中使失意而去其偃蹇堙鬱而後一售售而僅如此其儉也造物者以窮通得喪為玩戲夫何往不然抑通都廣市百物化遷之府也珍奇駢集襍四方之產莫可選也於是乎有遇弗遇焉雖美而售不可謂非遇也其弗售不可謂非美也今士之羣試於有司者以數千計天下之美者萃矣其孰遇孰不遇人苟自信焉不可謂幸也夫市井之志執物以訊利如交左右券錙銖不失者恒也天下有惰農者雨暘愆候豐力而寡獲則曰天寔不弔我何為役役也是自棄其四者也石橋之歸也無亦適修其積美廣其所未備以俟乎其遇者而已爾庶無或懷市井之心以貽惰農之譏也哉藍吾閩著族也自國初徵君山僉事君澗並以詩鳴世迄今操觚濡翰之士代不絕響然發賢科揚休烈則自北坡秦谷石橋始焉而一時皆厄於禮部豈其



百數十年山川磅礴精光勃律之氣將以漸而宣耶大藍氏者其在茲矣其在茲矣予於藍姻屬也石槁固知予言之非佞也喜而告諸鄉先生皆曰所以勗子無踰是者矣乃緯而次之湛齋洎予兄咸以明經弗偶于鄉其遇不遇情宜有同者君亦盍舉予言謝之

贈次齋楊子丞上虞序

建安楊子業成升于司徒三年退而家食父順德君耄矣命楊子仕辟焉叔父太宰偲菴太僕

不群手撰稿卷二

五

陶園咸喻彊之伯子念憲元夫乃老楊子喜曰庶幾予兄之能養矣至是授上虞丞諸鄉先生畢賀曰惜也以君之宗出入宿衛周旋列岳聯簪比玉焜耀後先梗枏杞梓皆楚材也君材固矚舌氏之良也而何有於丞抑驥騏千里之姿豈其俾伏鹽車駕羊腸罄控恤勿而驅以憊之少尹曰自我昔太師文敏公以耆宿在位假靈於先烈王克德懋共檢約我宗姓時則罔或憑寵干渎以漬亂王章終太師之身無有崇封大

秩今我一二父兄皆先公刻約茂修之遺也某寔弗材又敢貪廕仕以忝先德雖然聞之君子曰沛惠莫如上流奉職莫如避咎今上虞越之巖邑也丞雖統邑令之貳也邑巖則民聚而囂弗易調也事叢而牧弗易收也而丞則貳令也勢格而分政偪而嫌攜疑難紛民聽于二於是乎渾或下泚而咎莫可避也悲乎丞之難也廕鄙為甚岱惟是日夜懼其墜累貽桑梓羞又敢貪廕仕以忝先德鄉先生曰楊子於是乎周於孝矣遜不違時謀弗及利懷懼以動不忘其祖矚舌氏之嗣為不匱矣語有之易直子諒信之郭也詎勉勤恪業之基也哀多益寡謙之質也範情理念忍之節也丞有為之大也亦有小也物至順也亦有豫也信以和衷謙則撝之業以崇庸忍則濟之是故君子以此事上臨下則政成而譽協楊子無亦惟是以儉令而寧歟邑邑雖劇格者合嫌者釋上信下順民聽于一故邑者駟也丞者勒也以是御勒鮮不獲矣奚其庸

不群手撰稿卷二

五

奚其虞司馬子默聞而嘆曰善哉君子之愛人必諷以言昔楊子仲兄英墩丞長洲默言于英墩曰毋忽痺官敬慎爾司長洲不擲子言今者譽長洲者日至矣鄉先生言膚而達滋可緯也使他日越邑之譽楊子不替乎爾通知斯言有餘愛哉

贈河南僉憲葉龜峰先生序

蓋吾聞之長老云

孝憲以前起家進士累十數年而後得調高者

八

三

貳藩臬次者領郡又嘗累十數年而後得還國無曠工而士不失職以今視之乃大不然板除敕授日無虛晷中外受代道路如織銓綜贅亂吏無寧心蓋人懷速化而國愈病自僉事而下率卑視之豈不謬哉吾友葉君者長者篤行人也然嘗為南城令數年遷都臺賓佐又數年其勞績視他令與幕獨倍名譽嘗在諸君之右然且十餘年而後得久次為河南僉事視吾所睹乃又大異何也然僉事手握重符奉

天子璽書以臨州郡內得與按察使抗而外與御史相舉察有事則兵戎是詰隱然方鎮之寄豈足卑視哉吾嘗披職方氏之圖而望大梁之墟盤據中夏連引山東妖氛戾氣終古未殄蓋兵車之會常十九云而葉君分地乃當梁楚之衝正德中河北震盪歸睢之間鞠為蒼莽瘡痍荼痛于今二紀矣葉君者試登車引領以望無感乎竊傷古今士抱不售之器挾難明之譽而要希聞之會未嘗不發憤而悲其晚暮也易

八

三

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古有三公充位而以監門獄卒求志三公至貴監門獄卒至下苟當其時亦足以發明志意暴於當世且夫佩符建節席國家之靈以蹈多累之區此葉君求志之時也升淪遲疾斯鄙夫市人之說故吾得而略焉

羣玉樓稿卷之二

羣玉樓稿卷之三

建安 李

序

贈陸子伯載壽親序

人有恒言莫難乎以貧賤事親者也。以貧賤事親者謂甘旨不時充，輕毳不時備焉爾矣。孔子嘗曰：井水可以盡歡，傷貧以喻孝也。夫其以富貴事親者，滌滌離離之娛，宜無有加也。而鮮或致歡，豈富貴顧獨宜然將所趨則叛也。今之登

羣玉樓稿卷三

仕者親之望之也。曰：待汝以為養，以高大我門戶也。雖頻老疾，病曰：無必子願也。然而子有志焉，或不屑是也。其子者往而不返也。曰：吾為是祿養，以高大我門戶也。雖其親頻老疾，病曰：無庸顧也。然而親有欲焉，或不樂是也。夫其所遭恒異，而道恒相違，是故天下之為孝者鮮矣。崐山陸子伯載，丁丑舉禮部高第，釋歸逾三年。未上廷對，又如年而後服官大理，又釋歸如年而後起家，亦復丐移留都也。伯載垂彊仕而宜

業蕭疎若是，視其貌充然似遺望，望然如有慕。然而弗獲，每歸輒指其親以解曰：吾翁戒軒先生自樂子為也。子聞翁蚤以茂才藝舉，子因不得志，弛以自老。門戶之業寔託之伯載之身，迺一聽其虛徐偃蹇，以考竟厥志，意未嘗不歡也。謂強焉而能是乎。然吾伯載庶幾有選，以成此孝，非幸也邪。且夫百欲者，戕性之賊也。仕宦利祿，導欲之門也。翁之澹泊寡營，形神不離，蓋滋壽之道也。伯載守之以沖虛，要之以大道，極

羣玉樓稿卷三

之于高朗純固，其足自壽也已。持以事親，將無進于遠者乎。翁茲年且六十，伯載行當過家展慶，故廣為壽言，以佐之。而仁親之義，則予情矣。

送太學滕君展母序

滕吾建著族也。先御史公坐鯁直病廢，天下聞其風采，暨洗馬公復以文學典法徙表式。東朝並克樹風聲，以昌厥姓。故滕之子弟爭自刮磨，修儒節彬彬章縫矣。太學生郊瑞者年二十餘，游京師，器姿閑達，折節以事賢士大夫，其

先人吾不逮見也。聞母孺人葉早寤，三子皆在提携，而家故饒，屬多艱勢，難卒調。母本名家女，深自刻約，綜畫內外政，斬斬一如先人時。三子者，既長，則為不良師友，身加課督，已乃遣伯子卒業南雍。仲子補郡茂才，留自侍，而生獨以少愛。最後遣，臨飭之曰：「慎毋以老人為念，惟勤惟勗，以薦先君之思。」母俾速爾，庚子謂愛不妨。義母蓋有焉。而孺人是時，衰暮寔迫，夫鍾愛弱息，恒情也。而婦人異甚。子朝暮出，且猶倚門問，而望矧窻，發顏齡，忍能昕夕離乎？昔左師觸龍之諷趙太后也，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也。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太后？感悟乃為長安君裝質于齊。」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不能徒守金玉之重，況人臣乎？夫滕母豈非為諸子者計深遠哉？建之人謂乃翁之業賴母以無墜，歸賢于母，豈知所以詒謀善後有偉丈夫之慮，又賢遠矣。明年孺人八袞，生且處外，固喜念不置，乃以展。」

八群手樓稿卷三

三

覲故事，詣司成謁歸鄉人之在都者，因寓壽。而屬子文子竊慕孺人垂白高堂，生數千里來歸。諸子楚楚集，婉戀在傍，喜可知也。而滌澣綺靡之奉，又君家所厭，所以承媚于孺人者，宜甚備。其使孺人取之，左右適享有壽康，無足多者。雖然，三子者皆負英資，以愷善樹名，茂揚先烈，無難也。孺人垂老，觀見兒曹蔚興，以徵亢宗之報，鄉人將指之曰：「振滕氏者母也。」斯又孺人之所畢願也。諸昆尚克勉乎哉？子有弟撫滕壻也。

八群手樓稿卷三

四

敢進于鄉人之祝之義云爾

### 送靈石稍令序

歲丙戌，寔天下羣宰述職之期，維冢宰察其幽明而謁之。

天子詔從而昇統之罔，或遺忒，蓋守令首加恪焉，示牧職近民也。於是乎以弗良斥罷者衆矣。況書最乎書以最，猶慮其飾也。況聲播於其邦邑之人之口者乎？予以是知靈石令稍君鵬舉之為邑非苟然者。初令之入，覲也，人有告予

者曰令茲來寔齋俸自給絲毫無所問於民故事長吏往往持 覲事緣以為奸夫令則異是豈不皎皎然丈夫邪至是令果以最稱

詔還蒞邑邑之人十餘輩詣余請曰敕邑之置令邈矣然自我稍俟之來而豪梗始斂跡寔不自收者日以起矣邑始有康莊而士女異術矣積貯必於善地以無罹淖濁民始仰命矣始興市廛百物質遷無淫貨矣始雞犬不夜驚民喁喁樂生矣蓋敕邑寔徵福于我侯侯亦以敕邑

天祥王樓稿卷三

王

之故弗遑寧處于茲再閱歲矣臺院使君而下鮮不旌禮以章于有衆而吾儕小人寔蒙休嘉顧無以昭宣厥靈而登之於大道也可乎茲侯當之邑也願先生君子之文之也予曰即如君等言豈惟靈石之令寡儔雖舉而求之往牒殆亦近焉吾聞晉貧而民戾貧則易以忍戾則難齊以難齊之俗構易怨之心歟不憤矣然使稍令能是不曰良有司哉昔予家食時嘗見民有疾令之不亟去與去而畏其復來者則相與告

曰何能遂謝是也此必賊民者也不然不能庇民者也見民有懼令之弗來與來而復恐其遽去者則曰何以維繫是也此必善字民者也不然不為厲者也賊民斯下矣不為厲與不能庇豈賢不肖懸遠哉然民樂此而獻彼謂其政悶悶而治鬱與賊民者等也吾觀稍令之所為殆力足以庇民而不為厲將進於豈弟以昭綏字之績使邑之人羣歌之戴之去思之子孫祠之又使當路薦之柄政者脫凡格而拔之以風天下豈不賢遠永有光於晉邑哉邑人翟公祐者嘗以史給事予翰林從容請及之十餘輩者因求謁良勲予嘉其善懷德且與稍君之能令也遂綴為文使歸告厥邑云

### 贈英墩楊君丞長洲序

在昔王道未衰上得其理吏罔不承式卿大夫而降膳夫小宰庫廩之長用各程其職而莫之敢侵於時蓋有名德沉鬱下僚者矣然而得以其職自効故雖卑而不為辱豈若後世尊者亢

天祥王樓稿卷三

王

降等者屈遭屈與亢而後下多失職之吏於是  
駭麟之士扼腕興嘆希貴游而汚卑官矣况側  
身列縣以奔走事人者乎今天下縣必置令其  
貳丞也百里之政令則制之令之有政丞則度  
之維丞之職凡以佐令之不逮而彌縫其闕丞  
不立則民務墮而邑始病雖然令專而丞則散  
也其事則倍而仰于人者則備也自臺院部使  
者監司郡長吏凡有問于邑上對或少迂不以  
時需答罰立至今能底底之不能丞必任之若  
是則丞之不失職者蓋鮮矣而臺院部使者監  
司郡長吏又以氣勢交相軋也然則其誣辱滋  
甚丞而弗厭苦且懟也又鮮矣太學楊君號英  
墩者為吾建安文敏公孫諸父羣從大者列上  
卿次多布省府乃翁順德令洎伯氏前祠部郎  
皆並時通顯君蓋統綺之胄也又負雄才乃茲  
僅擢丞長洲為邑實劇方諸恒情其厭苦也固  
宜顧君非負丞者丞亦何能屈君也君性識疎  
朗暢於物情其在諸生時故瓌奇士也而令尹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七

祠部皆以狎潔名世君寔奉訓周陸如長洲尉  
賦望邑君既無所賴而器幹文采足以將之豈  
庶幾無俾失職也乎而又何屈辱之虞雖然由  
今之世使君之佐邑果得以自効而無有侵則  
君之守丞必有徵諸其職伸於知己者矣雖長  
洲詎能久絆君邪君嘗交好家君并季之間祠  
部又同朝其知默最先默不佞因君竊自詭於  
諷世之義云

贈袁君世魁丞僊居序

八群玉樓稿卷三

八

崇安袁子之丞僊居也為之色動者四或曰僊  
居嶢邑也厭俗囂以訏則矍然怒其色憤憤焉  
或曰邑並瀛壖車無方軌至道甚適也則夷然  
喜其色浸浸焉或曰丞俾令者也職謹署白爾  
矣上偪而通下分軋而威輕政則弗有則又糾  
然戚其色瘡瘡焉或曰邑腴而民務狎上積美  
之源也可縮以自封則又醒然疑其色晏晏焉  
已乃逡巡啍嚅而決諸選曹李子李子曰昔子  
夏出見紛華則說入聞夫子之道又說二者交

戰而癰戰勝而肥今戰于子之胸中者四出而  
雜至然未聞以夫子之道也夫安得勝乎子欲  
寧爾心毋滑爾神守爾靈毋搖爾精曷假卜于  
唐尹精筮算于巫咸而咨予以夢夢者歟噫嘻  
因民作治孰知其恐荒怠是虞孰知其喜思不  
出位孰知其戚貽義而行孰知其疑吾將攻子  
之邪游子之顏還子之真庸往范子丞哀子色  
變曰敬聞訓辭祛四惑廣四蔽反求而倒行之  
亦有術乎李子曰民之有口猶水之有川也壅

八群玉樓稿卷三

九

則潰夫民寃于罔罹困于夫征而無所控額斯  
則恐司牧者地非劇之患惟僻遠之患依深負  
險民束手奉治罔有隱心斯則喜協恭在職和  
衷以承長吏之成然而弗居也斯則戚利損而  
怨興行藏而跡議君子猶以為遠嫌近名也斯  
則疑是故情以動志志以一物矯偏就正可以  
無咎矣哀子捧扇嚮隅而登揖曰丞也而獲揚  
至道之休其殆免于官謫也夫敢不夙夜是圖  
維時陽信尉克高進曰哀之世厥有聞于救邑

施及丞之身歆慙凝厚以圖厥聲今吾子祛  
惑廣其蔽以往其有終乎遂可書為贈丞名珣  
字世魁由太學得擢李子其同郡云

送唐別駕先生擢淮傳序

皇上嗣御寶曆會寧藩獄成株連者數百人奏  
上

天子惻然若曰是孰輔之者罔得人歟自今有  
司慎擇以往俾稱朕睦親之意於是淮傳乏  
人矣銓曹迺以前進士水部郎唐公晨請

八群玉樓稿卷三

十

詔可維時公寔出判建寧屬邑朱侯鵬偕判簿  
童君欽以默有愛於公屬辭為賀默惟長史古  
太傅之秩職在導王敬明命嘉忠信默憐幽以  
藩屏帝室王有缺失長史是補王有懿德長史  
是榮朝夕陳諫于王左右抹正以納王于善其  
王之不能是者皆長史之羞也漢興法周制建  
封宗藩須茅錫土者以十數天下之連據州郡  
擅山澤之利者大抵劉氏也然未幾諸侯王駸  
見削弱師保羈囚誅係無算此雖其制地之無



術考其時引翼之臣如董賈者流蓋已鮮矣今國家之制諸王開府置屬享有厚奉而國事則盡歸之郡縣由是王易與為善而師傳僚吏得以寡過此無他法制善也故今之長史華階臚秩足侔周漢然而其職易舉得以寡過不如漢傳之握手觸法也矧恭儉如賢王劉直如公者其不有遇乎哉公性簡靜嘗病世之為蘧條戚施者茲往也入以道佐王修身正國

群玉樓稿卷三

上

神宗禮賢大夫士于于雍雍如也公無樂於是乎嘗聞昔人以仕宦不去其鄉為榮淮固公鄉國也風帆往來一葦力耳公方且曳裾其間照耀里閭父老子弟為之咨嗟羨慕豈非難哉今天下一家士不得於其朝則無所於往雖然今之藩封由古之采邑也今之長史由古之冢宰也士或有不得志於天下猶幸行其道於一鄉矧王國之政有不但鄉邑之所統者乎先朝嘗參任藩臣往往得被殊擢其人可屈指

計也誠公忠於所事以無忘

明主簡在之恩他日勞勩升聞天朝之所以待公者豈其淺哉默不佞竊附邑侯期願之意既以前言為公賀而敢以是為公規

送郡侯容齋公考績序

我侯詹公治郡之明年政績大起郡父老爭言太守之賢好事者采為里謠歌侯之德又明年侯以職入覲予時待罪封部公寔出詩卷徵異同於我思未有以應也迺秋中出謫還過舊

群玉樓稿卷三

上

邦侯則有報政之行屬令陳君珪胡君賓貽書問所以為贈者始乃察流風之所被究里巷之同情然後知先王之教可興也夫西京盛時吏敦朴約俗尚本實民安長吏非有甚妨民之政官不苟易故教化大行誹謗不作元成以還斯弗然矣循良有傳蓋傷之也吾聞公之為郡也賦均訟簡貨賄不行民皆得造庭自請追呼之聲不及山谷父老曰賢哉侯也庶侯也公而恕侯也樂易侯也燭幽侯也靳費乃若環塵鮮避



役之夫左閭絕俳優之伎造士有法貞孝有勸  
正六籍黜譌文事非苛細必執于則父老又曰  
賢哉侯也勤小物侯也獎人倫侯也崇學侯也  
興滯侯也咨諏不遺下體是故託名構義務廣  
篇題震耀聽觀章民之志蓋前守所未聞者是  
時公蒞郡甫歲餘爾今茲報政其可歌者宜不  
啻是如使先王之教復興固將采之樂官宣之  
金石用之天下其以書上考受顯褒無疑矣維  
公內體真誠出以慈惠導民節儉如施諸已豈  
所謂樸約者非歟顧吾郡瘠民愚前守或嘗病  
之乃今得如公者相與歌之不哀豈教訓正俗  
將有待于長吏也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  
為治嘻何言之忽也奉職循理豈易事邪嘗思  
孝廟以前郡失吏常以久次得遷民不改聽今  
見數易矣公早以治行得兩擬憲秩  
上加惠敕邦不聽輒徙茲以往雖遮寇無益也  
安知他日之歌太守者能復如今日之故事否  
邪

### 武舉同年錄序

國家制武舉科網羅將藝垂五六十今與  
儀大備諸所張設率與文舉埒士登茲選者率  
亦感奮修飭爭與文士齒故事會武有錄茲聞  
錄及鄉舉矣同年錄固未始有作也嘉靖甲午  
巡按御史烏傷虞公乃以冬十月合應天七郡  
洎京衛士三試於太平筮日備物而後行事得  
勇略並茂解君明道而下三十人以升于司馬  
公嘗校武於閩既得君等心以為過之賓延顧  
眎殆加于昔於是解君輩退而咨嗟嘆曰主司  
之遇我如此吾屬何可妄自菲薄以貽武人羞  
乃倣進士作武舉同年錄加盟書焉若曰爪牙  
干城非一夫之力維衆之能異時苟有以報  
國無忘今日遂入告于公公許之且夫同之義  
亦大矣離方而合志異業而並奮易贊同聲傳  
稱同臭形聲臭味之間猶且觸類而應况乎聯  
以位著申以比閭義結于心而要之於明神以  
茲事君不有夾輔共濟者乎以茲承官不有協

恭和衷者乎。以茲犯難。不有羊。先赴援者乎。昔高光舉事。絳灌耿賈之流。大抵皆出豐沛南陽間。彼其義分素結。而精誠感會故也。然則是錄也將非鼎彝竹帛之左券乎。哉。夫氣恒待人而作。勇必鼓而後振。侍御公所以作而鼓之者。甚備也。諸君私相激昂。以荅厚遇者。謂何而顧粉飭彌文。為侈美地也。知必不然矣。時予方微供試事。故獲與諸君周旋。而述其競勸之義如此。奉壽鄭母周太孺人八十序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主

秋官大夫三衢鄭君。初被命使嶺南。將以察民之寃濫也。乘傳過衢。上堂家慶畢。遂疾馳以來。於是君祖母太孺人周氏。明年年八十矣。元月廿又一日。其誕辰也。鄭君自言太孺人周聰明步履彌老而強。二親樂焉。然於君鍾愛為最。薦顧使事方殷。簡書是畏。無由致偃。僂接二親之歡。蓋津津以喜。而俛然若失也。吾藩臬二三長貳。寔知之。謀于予曰。鄭大夫服勞王事。而苑積以居。其曷為懷予曰。默也。聞之太

孺人名家子也。事懷隱翁鄭宗。推賢焉。生春曉公。論秀入國學。所生五丈夫子。珪璋特達如秋官者。其選也。太孺人身見子壻。內外孫曾幾二十人。而春曉公方席珍待價。矯跡鴻達。太孺人少時所冀。願獨春曉公。詎知投老復睹有孫如秋官者之駿發若此。哉。夫皇極錫福。稽成于壽。振振公姓。託興于麟。麟言仁也。匪仁曷壽。匪壽曷福。昔宋宗加恩溫國太夫人皇甫氏。嘗曰。凡大臣富貴壽考。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仁而得之者也。吾觀太孺人既壽而康。以縣孫子光啓門戶。食祿備矣。謂豈偶致者邪。藩臬諸長貳皆曰。是可為太孺人賀矣。其若鄭君之達難情。悽何。予曰。李令伯再辟辟名。雖獲伸恩於報。劉然嚴慈背奪。終鮮兄弟。乃君二親並涉耆年。諸昆楚楚林立。太孺人懸悅之日。稱觴繞膝。正不乏人。微君在侍。太孺人有餘歡矣。鄭君聞予言而悽。顧謂諸君獨忘所以教不殺乎。諸長貳皆曰。祝則有之。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主

聖天子銳情理化嘉樂唐虞布德行惠浹于含生猶念下民憊懼非辜思納之于仁壽之域是以有慮囚之命鄭君祗承休德恒懼弗稱始至閹獄牒即檢覆故牘務得初情惟疑惟矜以求必生於是額南之民身伏斧鑕待君而全者數十百人而出輕刑薄振幽錮滯以從末減者不與焉其視前使所全貸獨多而君之用心精白雖史所稱裴大夫何以加諸以君行積太孺人所宜徵報于天者豈有涯乎而奚耄耄期頤之足云鄭君謝曰古有陰德之報予何敢知知

宣

上德意而已全活民命予職也亦太孺人之訓也茲幸有以復矣若其荷天之臨以徵上壽之福諸君之祝之賜也敢不拜德

贈大學士龍湖張公奉

詔輔政序

南京吏部尚書龍翁張公判留銓之明年有詔改禮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輔大政諸郎曹

張君先年等馳詣默謁曰是召也厚齊少師公以來於茲僅見惟人人有相司馬之喜念孰可為公賀者予其圖之默之少也釋褐被選叨從公于中秘今且衰矣始見公秉國均而耀前聞為喜滋甚即不文設何敢辭始公自少宰翰林學士之擢留曹也兩都卿士大夫咸詫曰公館閣通儒講筵舊德

天子曷不引以自近而顧使即遠也邇者大宗伯缺廷推實以公名請偶復他屬則又詫曰是不可居禮樂之司耶至是有爰立之命廼相與咨嗟于位若曰

陛下信明聖果自擇相詹顧淵覽匪夢匪卜而望說是獲敢為社稷賀嗚呼舉朝著人情如此公欲避得乎今有舁千鈞之鼎於此號于途曰是烏獲之所舉也人必曰然其或厄怯人也雖有輕迅僂狡之伎過而睨焉人將嗤之矣何者望使然也又有一人焉身習波濤而慕渤澥瑰奇之觀頗自挾其能思以舴艋逞于一濟其徒

懼而逸曰彼非萬斛舟也誰能與之何也萬斛其具也舳舻者非其具者是故舉盛業者聲望欲其先孚才品欲其夙具規裁欲其默運精誠欲其素結公自禮聞擢雋大魁天下供奉詞林贊宮坊陪講幄出入銓衡論思禁密卓然以其身為人論冠冕者三十年望實孚矣公在職尤恥以搢管弄柔翰自命敷猷典冊之外雅情經世錢穀刑書戎馬疆場之政蠻夷君長文武將吏與人才宜用不宜用進退得失之故靡不

不聯主樓梯卷三

七

討究持以應務如取諸左右蓋藏器於身無弗具者其為言曰理國如理居室夫未有堂構久而不敗者上雨旁風蝕穴于墻鼠遊堂堦圯于而棟推于而梁盜窺其藏或告主人盍少更張主謝弗違枝皮錯午黝堊是將拔除不祥而已梓人者般僂之徒也瞬而心度之某棟某榱某檼某椳可易而良也胡用歲飾而月穰噫嘻今之勢何以異哉觀公之言運斤成風之術也曩有交之後僉議移師討之

上曰第煩張學士函詔諭降足矣毋勤我師他日修玉牒公為副總裁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踰尊亡不可先存宜以今定為是具如學士指頃三陟制司倡封圉之議當塗方力主之公獨以為不可事敗語寢上聞大契宸衷維公忠純耿炳不學而結豈復借光於師錫徵福於巷遇執固宜譽收衆志而道濟昌期也是時麻制初下賓客有肅容公有讓色祖庭有祝爵公有慨心曰是不敢以

八群三樓梯卷三

三

君寵越厯志于以見公荷重投艱其慎如此昔溫國以平章特召其至自西都也毅然以更化為已任天下想蒙其休澤強我至相戒以母侵宋鄙而後世親紹聖之事猶以公張東濕為疑今公居鼎足之重敬慎冲虛如將相時豈劑量調和或有微權而包荒馮河固並行而交濟者與孔子曰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公蓋有焉是真可以為社稷賀矣郎曹諸君曰敬聞相君令德敢不拜子之言之辱

東麓遺稿序

昔人謂大音必光嶽氣完而後大振豈不信然哉當其陰陽易位雷雨滿盈精魅百出烏睹所謂昌明盡融之盛哉及其三辰反正平高奠序灑然而萬物在宥翕然而八風咸秩然後縹緲出其宣朗呻吟轉為謳歌嗚呼砥焉平康鳴焉化而鸞鷟當是時也以倏駿業而矢德音將必有冠冕佩玉之容焉賓主終日百拜之節焉川明嶽麗以為其姿卿雲瑞日以為其祥金聲玉振以為其度雖代各殊軌條貫靡同而敦厚和平之氣渢渢乎亦足以究一王創治述作之旨矣本朝再闢函夏功德加于百代蒸淫燁煜施于人文至

八拜玉樓稿卷三

三

憲孝之間極矣然而風流既靡隄防漸決為文幾同訓詁聲律惟求括帖異時學士大夫始喟然有痛今懷古之志爭相刻意力毀故轍以為起氣拯溺功存矯正不知然犀探驪復尋委流涉漢津者今江左矣摹開元者今永徽矣何亟

反而昧本末也夫道有升降文由盛衰知言之士謂今為盛耶衰耶大江以南兄弟並居詞苑著聲聞者有汪氏汪氏其長公曰石潭宗伯次公曰閒齋吏部其季東麓先生則默庵辰主司也先生成進士讀館閣青年已強仕與二兄故相師友二兄居翰林蓋弘化極盛時也文章師承太抵得之先輩先生又從二兄授家法豈以時好輒廢絕墨也然自知言之士考鏡得失猶以醴玄並設鬱割同操反本修古之意宛有存

八拜玉樓稿卷三

主

者則知先生之文者不亦難哉先生方二兄居位不徙官自編修積資為殿讀復以翫辭見斥去為通判同知僉事餘十年始有位於陪京陪不過少卿上數日竟卒視二兄地望解同同以副正見廢豈不悲夫默之為封部也亦以忤時謫倅當先生故處其後先生用常調再遷默亦逡巡起為藩臬長吏備位學者師而先生先已下世先生子綱乃以遺文屬默於浙嗚呼傳先生之文者非默其誰因命汪令克用刻之海寧

明年默在南廡，綱復貽書責序，昔蘇文忠敘次歐陽子之文，至推尊其道，上繼韓愈，自謂非一人之私言，非信慕至篤，豈能定是哉？默惟先生與伯仲，代居史局，以文學道術自命，其不忍姦阿下貴人，以取輟軻如此，至為文詞詩歌，率推之於敦厚和平，庶幾大音復振，與王宋諸公異世同遊，以彰

明興之盛而卒止此命也。夫故欲考先生之文者，當論其世，默於先生受知頗晚，敢希蘇公揚確之誼，乃論近世亟反之繇，於先生有私慨焉。盛衰之際，後世必有知之者，詩文各五卷，皆同年徐符卿江山甫所定，亦先生門下士也。

記

庚戌進士題名記 奉

旨撰

嘉靖庚戌春三月十有五日己卯

聖天子親策禮部貢士于廷，得唐汝楫等三百二十人，既各

賜第，恩賚有差，禮部請如故事，勒石題名而記。文則閣臣職也，於是臣然以吏部左侍郎被命承撰，臣位望詞才，悉出諸儒，臣之下顧何以奉

明詔，竊伏感歎，昔我

皇上龍飛之踰月，即肇舉策士之典，臣以草茅首叨末第，服官中外，於茲三十年，登庸地簡，恩遇非常，恒懼無以仰荅萬分，而又荷茲

寵綸，真異數也，敢不舉臣所欲自效者，以對揚

德意，為多士勗乎。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得天者，順天也；變化者，言乎其趨時也。今夫日月運行往來盈縮，具有常度，此天道也；有不順此而能縣象著明者乎？四時禪代，陰陽舒慘之交，恒相為用，此隨時變易之理也；有能外此而成歲功者乎？故聖人法之，凡有舉措，必奉順天道，罔敢違越，猶必德刑並用，威福具舉，下應人心，與時消息，然後其道可久而大化以成，福祿

壽考永為人極率此道也洪惟我

祖宗締造繼承莫不求賢輔治為急蓋自洪武庫成始

詔開科迄今百八十餘年臨軒上儀凡五十六舉而

皇上獨居十之二既足以徵才賢應運之盛而天佑人助集于

一人卜年千億之祥蓋已埶于此矣揆厥所自實由我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三

皇上憲天聰明側身修行動罔不協于帝心

矧揀三重以追謨烈奉三無私以馭臣民故或布為陽和歛為嚴凝威賞予奪交施迭用莫可

窺測此何異於日月之順天四時之變化也哉固宜抗明二曜而與歲功同悠久也諸士生育

長養孰有外於甄陶之下者其沐浴膏澤衣被德化蓋自黼黻已然臣以為諸士嗣今而往事

陛下之日甚長伏讀聖問惓惓以庇民津物規儆臣工至欲一夫不令失所望治之心若是

乎其切也則夫今日所以肅榮遇而奉昌期者

寧忍以虛文應而曲學為哉無亦為國家慮深遠相成久安長治之道而已以獻告者毋忽

大計而便身圖以職競者毋掠近功而貽國患苟可以莫安宗社杜遏奸萌者必孜孜焉

夫然後庶幾有以翊贊國家隆長之業而肅明主顧待之恩穹名令聞將與斯石垂之不磨

不然後世必有指而訾之者曰有君如此而忍負之身辱名隕石也豈能為諸士重乎此固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三

聖天子寤寐才賢之微意而臣默所思自效者也誠願與多士相激昂焉謹拜手稽首以為斯記

### 翰林院廳壁記

翰林自唐號為清華之地其職文學其居禁密其榮朝夕左右

天子備顧問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朝無甚損益而命秩不加崇然而得從容承弼

天子無小大悉咨決焉有以就問則必缺容備

禮苟利社稷則制其可否不為忤

天子服其位望縉紳大夫顯顯焉以天下安危致諸其身經筵史館學士而下皆與焉官僚頗眾並以功資論遷至入典機務為帝者師蓋其暇日各以文章相雄長操觚摩簡于然羣其書生而已然至其以筆削訓後世以輔道佐人主培國本以黼黻華邦家而章德教甚者出其經緯之文以為社稷利嗚呼亦重且備矣夫亦所謂天下至美之源而至責之寄也乎夫亦

八祥王樓稿卷三

五

所謂以詞章進而不專以詞章用也乎恃其美則妄怠其責則罰忘其所以為用則名隳而業喪是故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也俗學之用淺道德之施博也前乎此者迺其人吾今得減否之矣後有考者吾懼焉而已矣是不可以不記

### 翰林院題名記

館課

在昔萬乘之主身統玄化自非褒進儒術垂情經典莫不有文學侍從之臣更進陪列以明備

使唐興始以翰林名院本儲辨博方聞之士出入承宴見供奉筆札號

天子私人宿衛近幸莫加焉蓋後世未之能改也今制有學士有侍講侍讀學士為屬有侍講侍讀有修撰編修檢討有待詔有孔目典籍檢討而上有專官有兼秩常以學士領院國有大紀述則率其屬受之以序王庸經筵亦如之然清望貴適一也我

八祥王樓稿卷三

六

天子務以文學寵人臣詔即院治亭榜曰敬一奎章在焉院久敝弗稱學士崐山顧君某請移作治且翼敬一而亭樹之石曰庶幾修題名之闕也至是院為再新迺以予嘗備位屬當為記予竊嘆往者一何烈也院興以來遠者不可推近者日以化將使景賢徵隱隕焉何以觀後之人宜顧君及予同憂者也昔漢武徵詞賦待詔金馬門鄒枚畧倩之徒並以靡麗進靈帝朝博士議郎多聚闕下然鴻都文學以千計更狎恩暱蓋翰職濫觴之漸也本朝薦意詞林遠才



之道既廣而委馭彌優自罷相之後

文皇帝遇簡儒臣入閣典中制咨決大政權倖相業至其敘遷也為典教胄子為宮僚為卿曹長貳甚者優以師保殿學之重斯亦人臣之卑節儒者之至榮矣故其職宣暢皇猷導揚六藝表正東朝而校讐品士弗與焉故其文操綸綍被宮懸昭麟紀以薦郊廟臨四方傳信來世而留連光景弗與焉德以表著奉職以將之敬之備也學以經世文斯緯之故修辭而不為藝

群玉樓稿卷三

三

也君子思保令名而已矣思之弗臧猶廢官也尸廢之辱名所詆也有如鄒枚詞賦雖工終以俳優見畜鴻都之聞侈矣然蘭艾以雜採同芳而炎漢衰語有之知者惡名存而實亡石也無以名焉爾乎不缺不泐庶幾假靈焉安知考實者之謂何如斯又在列及予同憂者也而顧君裁義執物是以取焉

竹巖記

吾郡當會稽南部號多佳山水而竹之產為盛

幽篁翠篠無論千畝迴塘廣阜鬱乎蒼然若崇

安建陽諸邑尤擅萌箨之利至以賈鉅值為富家翁崇安之秀聚于武夷其停毒蘊結不可已者又泄于大安故其地多層巖削壁磈礧硤礧意態雜出竹生其顛蕭爽離塵雲物往來風雨颯沓其孤潔可愛又自與他竹異吾嘗北走京師過之意必有閑韻修雅之士而未遑就訪也今年夏大安丘君允嘉者來卒業太學始為予說竹鄉之勝時方歆蒸火雲被屋四壁如甌稍

群玉樓稿卷三

三

聞君言不覺涼風脩脩坐我竹間曰嘉本中林客也望竹爨而棲息者且少長于斯矣私心慕之假以自號不知其他予曰錄哉夫竹之見賞于世也或以聲琤或以質顯或以節標或以德闡履履到門諷嘯成韻莫不嬰情于難觀據興于煩寃寄翫于閑遯者也今吾子者居前後左右皆是也飽咀厥味暴專其利剝削剪剔爾狎爾睚宜其相忌於陸海而胡為勦說以求異也邪允嘉噫嘻久乃嘆曰吁何先生之不究予志

也竊聞此君為能祛俗砥行託盟歲寒為修姱也即如先生言方當耕滑川結鄴社日與千戶侯較富侈何暇崇虛美以冒詬訾哉且武夷之奇峰麗石幽汀芳沚以數十計顧無以表異而屑屑於是哉予為之憮然曰若允嘉者其真不負竹者歟愛其潔而忘其利已也竊傷今之學古者墳素雜陳充積牛棟九流百家簡汗如漬猶夫竹鄉也然糠粃既簸筌蹄斯斥口談面習皓首猶新雖謂之負竹可也不已謬哉允嘉居饒不事積聚顧循服禮樂從賢士大夫游觀其以竹喻志豈觀蠶苟殖利者邪予所謂閑韻修雅之士非其人歟予宿於九曲有扁舟之約他日儻因步屨過從主人能復好事勒文巖陰與斯竹作盟書否邪

殤女記

予生二十一年而有女命之曰佩芳生甫五月予遂有北行越四年始克隨其母雷氏來省子於京師居歲餘雷氏病卒予蒙恩得請携芳

并其母櫬以歸明年謀復北上為納繼母藍氏芳纔六歲亦在行中家人憐其遠涉並誘止之芳曰我今有母矣無用念我也太安人哀而遣之居京師又五年每見諸女紅必竊效逼似口絕方言不類閩產鄰母咸訝之授小學諸書三數過即成誦人情物務更悉曉悟時予為司馬部嘗銓叙武秩每據案檢文書有所裁削芳輒從傍窺視進曰爵秩未易得何不普垂全護若其孤兒寡婦尤在矜理予雖不為聽亦大驚異居常恐失繼母心慙歎戀切逾于亡母予弟譙偕外兄藍德潤卒業官邸芳昕夕起居進羞必先其舅語次倉猝亦不爽序予退食慨嘆或在閨閨因事譴讓芳即曲為寬譬母時未喻芳必造母長跪務臻其情皆憐其慧為之笑遣盥櫛衣衽時有未脩望見必引避病劇時予將醫臨視猶亟呼被覆手足醫乃得前其謹密飾如此嘗字于同邑朱原道之子人謂朱氏得賢婦云嗚呼芳有女丈夫之志使芳不死其為人婦若

母必有可稱者而予以三十之年賴有此女少  
娛目前乃更天奪豈非命哉生於正德己卯四  
月十九日未時死於嘉靖戊子七月初三日寅  
時在雷氏卒之後二日皆哭於京邸悲哉其年  
冬載還建安祔葬雷氏墓傍之東麓明年以死  
之日父吏部員外郎李默哭而追記之

西內前記

先是太史程子舜敷為予談西內之勝以為  
非人間所宜有亟約一往不果者彌時心切惘

不勝玉樓稿卷三

三

惘於是季夏十有六日子方休沐祠部王子克  
新展興戒予同遊亭午弗至移晷乃携吳子允  
際陳子約之邀予聯騎取道靈濟宮茶話儀曹  
陸子選之已先至陸子遂前驅望西安門舍  
騎步入至內門聞車駕且出心甚恐急趨過  
仁壽宮北門又東折而南則斧斤如織稍西為  
仁壽宮直北隙地初築親蠶壇殿于此用前  
詹士霍韜議也數步穿壞墉達宮之正殿黝堊  
絳繪圻塲梓匠百工鱗集執藝以趨殿東西北

上為永壽萬春諸宮翼而前殿凡十一楹二  
陛以降正南為門者三題曰仁壽宮門門外西  
南數十步築神祇壇方可十步蓋倣周禮王  
社為之從新制也直東為帝社坊凡駕臨  
享特駐此坊東北為無逸殿殿南為幽風亭  
蓋望見焉還訪繕部甘子公望于直廡邀予輩  
復自宮故道而出指謂予曰此

文皇帝潛邸也啟珎羞宮所藏

上御書亭殿題額聳觀久之趨至無逸恭觀

不勝玉樓稿卷三

三

唐皇帝農家忙近體

上為序述甚備

上又著幽風圖記並揭亭中遂步出宮之東門  
南行西望黍稷盈疇田畯趙常侍者遂導而西  
古樹幽螺陰森滿目槐柳多至數圍者蓋遼時  
物云前起石橋橋下惟皆井二餘皆鞠為榛莽  
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岡阜鬱然至則小軒峙其  
前又前甃石為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  
削為形肖剝泐不可識山數疊上松皆偃蹇如

天成絕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傍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為龍勢若噴吐前為圓池龍盤其間駕幸則瀉銅池徙孔竇迸落名曰水晶簾吞以洞龍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黃河制特刁巧恨不見其吞吐竟作何狀山上有梳粧樓遺址敗壞尚存舊傳為遼后遊處自橋至此地皆以文碑花乳石雜甃之登覽四顧都城已半在目中而故苑荒丘非復故物相顧愴然遂假息槐陰涼風時來常侍曰是

天碑玉樓稿卷三

三

特小山耳坡馳碑硯隱起東南者非兔兒山邪公等豈知之乎予亟欲就之陸子時已憊甚常侍呼酒數行肴核雜進為款數刻乃導出一門循塍而東過省耕亭亭額即向所觀御書也南並稻畦可二十畝中有池方廣十餘丈環置桔槔引池灌焉踏者以人聲節之咿喔歎乃大類江南苗芄芄拂比可愛陸子曰是田糞力過矣獲必寡唆有憂色復導自東小門出則湖堤萬柳中也綠堤稍南樹益茂密間無人聲林端

望見昭光殿常侍曰此兔兒山也子與吳子又欲趨之諸君皆以迂阻有難色予亦不能獨往稍北行常侍別去時夕陽半落湖心波光閃爍荷葉盡舒花皆紅白二種望之精神俱澈香不足言葭莢蒼然有異鳥巢其末時啾唧出蘆葦間白鷺片片杳森難即湖東列數亭為艤舟處亭外為西苑門殿闕參差可歷歷指甘子呼小舟絕湖而東曰子將出是門過西華逮闕右向長安就司空議事矣予五人者遂

天碑玉樓稿卷三

三

北行數十步東望釣魚臺過曲榭高可尋丈翼以複閣窓皆左右開左瞰湖右臨內教塲故事端陽節

天子臨幸競舟較射以為戲遂步出教塲北行直石橋西橋兩端皆坊東曰金鰲西曰玉竦望圓殿梳粧樓如在席前又聞橋北有龍鳳舟虎園諸勝而日暮矣諸君皆立槁少西予獨與吳子步至橋下臨水沉吟而還王子乃邀予就飲惜薪司內侍某所已乃復蹈西安而出時已昏

黑矣。是遊本圖搜剔幽奇，而王子以日昊至陸子且，有倦容多張沮計。吳子泊子，重為之忱惻，致私憾焉。子乃秉燭，湯書所過，為前記，邀吳子識之，庶有託於將來云爾。

望江記

禹鑿既通，維江寔長，百川故奇，觀莫加焉。正德己卯秋九月，予計偕北上，初從京口夕濟，偃卧蓬底，不知江作何狀。嘉靖甲申夏六月，予則以駕部主事，假滿還朝，取道江陰，薄次君山，君山

入群玉樓稿卷三

三

者，楚春申君葬處也。江至此漸縮，風濤駭目，不覺呼酒狂叫。已乃下毘陵，趨京口，登金山絕頂，望焉。極目千里，帆檣片片，蔽江上下，煙景蒼蒼，鐘聞兩岬，極瑰瑋之觀，心殊樂之。閱九載為歲壬辰，時有宣州之謫，秋七月，由廣陵西出真州，往者常絕江而渡，風帆迅駛，如涉清溪，是時鼓櫂東指，踰六七十里，乃達京口，方黑雲垂垂起西北，颶且作，往來舟楫稀甚，予獨駕輕舸乘流直下，雖風力漸柔，水波微漾，然洪流空渺，聞寒

無聲，始察泛江之險，予心殆悲焉。薄暮復艤舟金山，登陟如初，則日已西墜，江光半落，烟暝中，非復如曩時景况矣。是冬臘月既望，發自宣州，過太平，留眺雷峰，進憩景峰亭上，忽見江自南來，直走姑熟之西，數百里間，縹緲如帶，意未厭也。晡時再登黃山，拊臨猷之石，江勢可辨如坐景峰時，其夜漏下十刻，馳至采石，遂扣謫僊樓，推牕望之，不可得，乃穿松磴，造峨眉亭，則江出肘腋間矣。然烟霞蔽虧，月湧波心，恍不得視。左右曰：白如氣光如練者是矣。為之決眴，仆睇者久之。又明日，至建業，從二三客登雨花臺，張筵坐嘯，風颭颭下，衣袂皆飛，彼排石頭而繞鍾陵，使英雄鼎峙六合，分裂者非此也。邪？因相與談興亡之故，慷慨行歌，眾客皆歔歔而散。雖其濫觴岷汶，滿汗三巴，走白帝，絕洞庭，帶彭蠡，吾不知其吐納何似，然而江之形勝大都可得而覽矣。夫其感於人也為悲為喜為憂為懼，江一也，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

入群玉樓稿卷三

三

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我己之同塗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臚中而應故善持情者必反觀焉吾得吾情於茲江也作望江記

### 政通橋記

宛水故有橋當宜歛孔道歲且圯遭太守去郡前司封郎中建安李默謫判是邦方秋攝事召吏民間今政宜孰先衆曰橋先即日為出帑羨金使宣城尉彭仲春督治之別駕南海洗君滌

八拜玉樓稿卷三

三九

以十金來佐役役興而嗣守餘姚邵公燁實至郡丞貴溪葉君尚文司理烏程王君演並以事自外入咸樂相焉浮僮驅鵲民罔時勞輪蹄交道如從枕席默乃言曰二氣歎欣品彙滋殖山川蒸注雲雨降興舟車會同物利四達有如橋圯道第不可得而達也故君子作政以通民也滯則民壅揆物考義橋名曷宜邵公而下皆曰斯其惟政通之宜明嘉靖曆逾其紀開達故梓春王甲子伐石銘功宣民所履我邦有政繫

橋是視

### 三溪石亭記

沂涇而南八十里曰三溪又南一舍曰旌德奔崖激澗道出石壁居人煙火宵在林樾蓋噫氣之所凝巨靈之所擘者也故夫炎陽苦雨涼月秋陰時則鷗鷺兇怒猿嘯鼯吟勞歌屬路未聞憇所爰有此丘明鍾卓錫隕潯銅金鞭石亭彼道周宏驅劫度不泐不塞固將崇象樞等峭陵引慈航于漲海覃福利于衆生嗚呼今

八拜玉樓稿卷三

甲

天子命吏擁跨州邑星聯棋錯凡以為民饑仰其哺寒恃其煦男女老倪咸效厥欲茲所悵奚啻一亭嗚呼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嘉靖十三年冬觀風使東陽虞公按行州部嘗過亭下周閔人勞顧瞻賞異公雖去止召伯所憇于是屬吏李默退而記公之微志

### 陳靖獻公祠記

皆我

太祖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每以扶植綱常培養士氣為首務故雖殘元遺孽黨集吠兔猶必曲宥而全貸之以示萬世人臣之義其固以為堅凝基祚奠安元元非此道無繇也厥後懿文皇太子薨

高皇已有倦勤之意永惟付託重計深懷隱憂左顧右却賴有三三蓋臣為之羽翼既而天降禍亂靖難師興鐘簴不移市朝按堵則我

太宗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然齊黃諸人自

八群五桂稿卷三

四十一

以身受國恩不敢懷貳駢首就殲宣城陳公迪寔與焉予在詞垣時讀公事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以洪武乙卯舉于京闈辟本郡儒學訓導嘗為郡草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召拜翰林編脩累遷雲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徵為禮部尚書同受顧命是時兵起國勢艱危公等力陳計畫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益抗節不遜遂并其子丹山等六人磔于東市臨刑猶作五噫并死節詩至今

讀之使人潸然泪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頑民自待者歟子糾之難忽死而仲請囚人固各有志誠不能以彼易此

文皇帝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後錢習禮以練氏親黨恒不自安楊文敏公因事諷

上上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

大聖人所以扶植而培養之者寧有已哉公死

之日子孫才無噍類百餘年來宣人頗諱其事

成化間郡守徐君觀稍祀公于故里尋即湮廢

八群五桂稿卷三

四十二

使英爽之氣飄溢而無所依予甚悼焉嘉靖壬辰予以吏部郎謫判是邦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謀諸前守餘姚邵君燁具以狀白于巡按御史虞公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公詮請復置祠春秋薦享如大司馬溧水齊公故事二公嘉許林亦奉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予曰故祠以收陋速壞今宜為久遠計乃旁購他地益之中為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為浩然堂各翼以兩廂浩

無北有方塘塘畔為水央亭其東為井最前為大門門東十餘步為宛陵大節坊凡篋爨庖湑几榻百物畢備歲給掃除一人維祠據高臨曠宏麗瑰傑繼今而往庶幾其無速壞云爾祠成郡中學者咸嘻吁慕嘆相與致私愛於公而謚之曰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憲東廣之命乃大會郡僚鄉大夫羣執事以中牢詣祠寧神而告成事嗚呼殷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足以獻于先王不然死者復生生者愧矣由是以觀諸公情事夫又何疑乎是役也肇於甲午冬十一月甲申訖於明年夏六月辛亥其費與力並給于有司不以煩民而綜理出納則悉委之邑民貢汝舟吳孟學二人者恪勤靡懈又使太平吳琪佐之大林周旋其間多所規畫是用能集事以昭丕績均可謂勞也已矣

南谷書院記

士夫恢名樹勛功德炳烈與世罔極死則國有常祀其不然修身潔行稱述先王以泐其鄉人

入群玉樓稿卷三

三

斯則有鄉社之祀生有聞於時死而食諸其鄉斯已幸矣乃若運移物改軀魄與丘壤同體宿壙荒楸誰則哀之顧能使其後之人躑躅莫享其間踰百年而不衰豈非難哉吾建安有雷氏自唐始其最顯者為豫章公又十數世而得元贈奉訓大夫奉化州知州建安先生先生諱杭字彥舟以經術行業偕其兄待制公機縣尉公拱知名當世四方學者無論存歿輒以邑里稱之初自潮陽還葬於韓梁也伯子建寧路同知

入群玉樓稿卷三

四

煜置祠墓下有田若干畝寺一區僧寔守之歲時展墓則雷之子孫咸集用為故事南谷書院者蓋寺之遺也寺名慈雲守僧以貧困亡去田存者十而六矣於是寺且圯六世孫蘄菴者嘗起而圖之已復繕入縣官墓祀殆微予外舅荔浦公寔修蘄菴之志慷慨掉奮以為已羞具輪有司直而得之豪家陰攘其半又十二年而後復為雷氏皆其力也荔浦公曰是不宜踵故以貽口實墮貪人計乃改開馬題曰南谷書院南



谷公所自號明光復由己令世世萬念無忘墜也雖然荔浦公於先生蓋七世矣年代遼邈由近親而邇之不已斬然泚盡乎然至于今凡為雷氏者指院宇田疇而求其墓躑躅莫享將必有見乎其人者雖百世可也若荔浦公者非所謂仁孝達于幽明者歟先生舉元統進士初為浙江儒學提舉自以身際昏朝進違本志虛徐江湖間稍遷武平尹調潮陽乃竟卒于官然朱氏既沒易道多岐先生作註解四篇學士經生

入聯玉樓稿卷

聖

咸尊用之於時有雷門易之稱我

太宗文皇帝嘗詔採其說之學官郡父老子弟復表祀于尊賢堂歲中二千石率以中牢再致祠事嗟乎先生其所立若是誠使運屬休嘉躋位榮顯究其施用於功德豈謏淺哉荔浦公萬紹厥世箕裘有輝而偃蹇一令終以老困於先生又大類茲固其所發憤而相感者歟漢東都稱貴盛者非素即楊耳當是時魯有孔涿有盧天下賢士大夫推家學者必交臂而談之豈

以儒術易三公哉荔浦公之開書院也蓋謝事之明年為歲丁亥奉祠有堂堂右曰龍岡別業左曰竹墩書屋嬉遊徜徉於是乎在假令聲名與裴桑盤谷競美俾先生之澤荔浦公之賢將遂施於無窮茲非待於雷氏之後之人也乎諸凡川谷名勝宜有選述苟非書院所攬專法不備書

皇明詔使王忠文先生祠墓記

先生與吳忠節先後使滇皆見戕孽虜朝廷

入聯玉樓稿卷

聖

度不可以文告撫定乃移師討平之有以吳事聞者詔馳驛護喪還葬并錄其子而先生子紳以洪武末年求遺殖於所謂地藏之墟則默然夷矣當是時

高皇尚在御紳仕親藩雅以情事見哀賢王守臣征南公又上心膂臣也曾不能為

天子言待制伏節事革除初紳始自言之贈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諡文節國統既易事遂不顯垂四十餘年有司猶不敢舉舊謚以為時諱

稍因正統詔書言狀得再謚忠文贈官如故二  
公身後其所遭又有幸不幸如此嗚呼先生不  
愛一死以終令名而當時執事之臣膠吻辭舌  
反不能發明忠憤俾易名之典久而後伸是何  
平居紛紛多愛身士邪嘗讀顏魯公傳未嘗不  
廢書而嘆也公歷躋膺任率以危言正色動遭  
擯斥晚為廬祀所中遣使希烈李玄卿輩皆知  
其弗利卒隕賊庭為天下慟國史稱先生為人  
劉直不肯苟附以取訪毀為起居注遇事敢言

不群玉樓稿卷三

里

無諱尤為胡惟庸所忌故黜之遠夷以窮死然  
後知忠鯁違物直道禍身古今一也豈不痛哉  
夫瑰偉跌宕抱奇節之士苟足以明志誠不顧  
死先生年德位望未知孰與魯公覽其蒙禍操  
志蓋有同焉去今百六十餘年先生死事之跡  
視吳尤著何則吳公倉卒為同行所虐其事微  
先生慷慨陳天命義不苟辱其禍烈矧陵谷變  
遷而地藏寺巋然固存殆天所以表遺靈也先  
朝嘗為先生特置祠思先生者又即寺南樹碣

當孔道間以識不忘所謂物毀而道光身滅而  
名愈揚非耶嘉靖十又八年春副使朱君良矩  
思為先生治塚舍其處乃及叅政車君炳文以  
狀白于節鎮大中丞汪公公曰吾規此久矣幸  
卒成之會默視學且至遂下有司如二君令築  
祠一區祠北封土為墓加樹焉改題其碣曰皇  
明詔使王忠文先生墓并置守塚卒一人而畀  
耕者他甽地以給祠費於是先生之跡之名賴  
公益振雖微全要領以從九京然已崔嵬如堂  
如防與延陵徐孺子墟墓爭賢矣過者有不歔  
歔下泣者乎昔王仁裕著錄稱魯公遭難後十  
餘年家僕見其衣白衫張蓋歸城隅李衛國亦  
謂公改葬時猶瞑目如生嘗被羽衣行山澤間  
蓋道家所謂尸解類也先生精英颯爽放薄上  
下有如化為列僊降為明神奚不可者而豈賴  
於枯骨耶故先生可墓可以無墓墓而祀之所  
以哀死而勸生也教道存焉爾

漳南常平社倉記

不群玉樓稿卷三

里

筆山侯公之飭兵漳南也。未數月，即修保伍之法。於是得勝兵數萬人，守望聯絡，足備非常。而部內三農悉仰山田，旱潦輒皆受病，乃復思所以振業之者，得常平社倉法焉。夫古者之民耕有餘積，人自為備。後世利孔下移，荒政漸起，乃有計臣謀士，調盈虛之數，制輕重之權，使國寶不散於穰歲，饑人獲救於凶年。夷吾李悝率由是道，至漢宣始有常平之名。齊隋之間，復立義社，蓋常平官給糴本社倉，則課取于民，二倉之

齊王棟補卷三

三

制代有損益，然未有合而為一。如侯公所立者，也以予觀之，是舉也有五善焉。初公下令曰：歲以此價歛，亦以此價散，均是價也。歛於稔秋，已同增直，散於饑夏，即為減估。糴本不耗，而市價常平，斯得魏人饑熱三等之意。一也。公又令曰：糴糴聽掌於富室，監正察之。歛散必於富社，主者司之。買戶無越一舍，保長喻之，蓋應古者鄉里門閭各有委積之義。二也。鄉吏總其要，縣受其成，臺督其悞，出納不制於有司，泉貨不患其

折閱三也。準宋之常平，則無責息之弊。方隋之義社，即無科率之嫌。視今之預備，又免春賑秋還之擾。四也。蓄賈不得以游市，拙業咸足以相通。積貯既富，人情自安，食粟之民便成師衆，彈壓姦宄，五也。備斯五者，謂之善法。雖達諸天下，施諸百世，可也。獨漳南乎哉？曩時公謫判泗州，丞曲邑，嘗一再行之。既而移書問默于京師，默報之曰：子方得罪於時，又居人下，宜勉修形迹，善自晦藏，法可不可，子姑置之。會予亦有宣州

八群玉樓稿卷三

三

之後，屬時荐饑，求為黔首請命而不得，乃知侯公終不以俗情傷澤物之志，而愧予言之大陋也。今公持節按汀漳，專制數千里，其得行與否，視州邑不啻倍蓰位高而德博，形順而勢益，便行見公柄用于朝，為國平準，庶幾推之天下，以俟百世。然後快於公之心，獨漳南乎哉？或疑公寬臣也，奉璽書察郡詰戎兵爾矣。此固其急歟。然宋之常平義倉，悉領於提點刑獄，轉運使顧不得與。此可以知事守矣。人臣經營四

方苟有利於家國雖奉使視火燭詔開倉古人猶且為之況于憲臣無所不當問哉公語人曰吾法朱子法也嗟乎朱子之法古法也當是時國感民貧崇安社米亦稍取熙寧弊政潤色為之今併無是矣公迴翔郡邑多歷年所所至夙夜在公為民興利而強幹敏決以才達志其所建立往往過人意其於此必有純誠精白之心與晦翁異世同符古法即今法也奚以別為始公以其事白於制司臺南李公巡臺石沙王公

八聯手稿卷三

五十一

皆樂相焉已復刻為書以示默默曰子前行於州邑具有應效法可不可公自得之題曰漳南常平社倉錄著公志也公乃發使徵記請記如右

### 徐地李氏祠堂記

禮莫大於尊祖敬宗而孝莫嚴於祭享蓋自天子王公而下其有廟無廟得祭與不得祭雖隆殺各殊然孝子慈孫其水木本源之念一也後世宗法既廢譜牒復紊雖貴族名家亦各暱

其私親本源之義蓋略而不講於是進富顯而黜賤貧總功而上等諸途人斯則禮教放失之故而風俗之所繇日壞也予家世居建安之徐地聚族殆數百人顧前此未嘗有顯者而家大人與季父又皆徙居他里自予之兄弟蓋數歲不能一至途人之譏予甚懼焉頃歲乃蒐輯舊聞作李氏族譜復謀諸宗人請地構祠堂六楹環以廊廡外設大門其旁為齋居庖廐又各數楹六楹者中為堂堂北置龕龕列三室中奉始祖億大公考妣左先祖恭一公右高祖一府君皆考妣並配祭以春秋二仲筮既得日則先有事于祠堂遂以日展拜諸墓而予與季父家歲得以再與祠事弗至者衆舉而讓之祠堂本以收合宗族故推崇始祖凡吾李氏居徐地與他徙者咸得祭焉先祖則吾之五世祖今羣子姓皆其支屬也高祖又吾之親祖作祠堂者烏可已也尊祖敬宗義固不為私嗚呼自吾億大公始遷以來世勤稼穡積德累行以茲於默叨登

八聯手稿卷三

五十二

仕版垂二十年，乃克修舉茲典，不已懍邪？雖然，易陳萃渙，名義寔反而占辭並言假廟，何也？誠以萃者聚也，萬物生聚足以備禮，有報道焉；渙者散也，人神泮渙，妖孽將興，有攝道焉。李氏生齒其繁如此，是可報之時，而禮教弗修，幾蹈如前所譏，思以致孝享而攝衆志，空何如急也？然則予之所立，雖未盡合於禮，使吾李氏之子若孫閱吾之譜，而謁斯堂，其本源一念，必有油然而興者，豈非睦族保宗之一道哉？是役也，作於

群玉樓稿卷三

五

嘉靖戊戌秋九月，為予擢憲滇南之年，訖辛丑而器物大備，又明年十月，始爨祠而告成事，則予持太夫人服，免喪赴闕之日也。作輟遲疾，於是乎在，費金為百六十，取諸祭田之羨息者十六，予所助者十四，既又捐田二十畝，為享祠費，使與祭田均其出納。初議享禮，家大人曰：吾實生於斯，是祠吾志也。汝默既成，吾志盡圖，所以勗後人，俾母有急，遂謹具本末，勒為祠堂記。

呂梁洪新修堤開記

今神州雄奠燕薊，衣冠玉帛貢篚之珍，則壤之賦四方，輳進其道，徐而北者，舳舻相銜，至旁午也。矧徐呂二洪，石稜稜，彌亘河腹，森利錯遷，以為舟厄，而呂梁延袤最廣，蓋天下稱險焉。雖上承汶泗，泉湖委流，而實倚濁河汴沁，匯為之助，當其淫潦暴漲，險不可睹，功在篙師，即有枯涸舟輒膠滯，頃年山東諸流，頗疑涓細，黃河又復南徙，二洪愈益受病，至屢廷遣大僚，行水疏導，節縮殆無留智。水部主事東平徐君，有讓

群玉樓稿卷三

五

之治呂梁也，為嘉靖辛丑，遴逢事會，弊力以圖，始於洪南，置石閘，語在學士張公記中。已復築堤上洪，障絕湧流，歸之內洪，并掇水中悍石，甃為堤岸，東西遂成牽道，凡七百二十一丈，有奇。當狹處，別作水門，水至此稍益深，下洪亦改鑿內洪，障以木閘，并甃堤，悉如上洪之制。堤長減十之七，徐人稱內外洪，猶吳越稱大小港也。洪以東岍為內外，盛則內外皆舟，涸即專歸內港，非此則水湧力微，石始重貽舟病。木閘水門，皆

隨舟啓閉以木方石工力減鉅千水門又殊省  
凡如此者相地宜與物力以相屈也諸役作於  
徐君蒞事之明年數月而畢夫匠以名計為千  
五百三十有六並役諸在官者不以勤民糜帑  
藏發謀秉慮調度徵停惟徐君能而盡可賦功  
獎成令緒則節使少司空萬安部公持平力也  
又明年癸卯仲春予以赴 關出洪下周覽近  
績驚顧駭嘆以為少時遊歷所未有方舟利涉  
爰思作者之勞而徐君適以記見屬又曷忍辭

不群玉樓稿卷三

王

嗚呼君子圖事軌物將以濟時也今天制水旱  
地私川瀆運道阻艱妨國大計徐君乃能應時  
裁變爭尺寸之水於石罅間利濟萬艘卒以力  
勝此其才智不已偉邪漢唐漕東南之粟以餉  
關中所經三門砥柱之險不啻呂梁也是時筦  
幹諸臣疏鑿排擊固已不遺餘力厥後法日以  
弛運益告艱彼人家國亦視以為盛衰吁可畏  
哉繼自今有如甘雨時降川祗效靈則洪流浩  
渺舟楫自便無所事智即不然徐君之法何可

廢也舍是弗圖脫有緩急非轉般則海運耳斯  
豈盛世所空聞然則後之君子寧無感於予言  
而重修徐君之舊者乎徐君職競維思憂形於  
色既以身為國役而又以圖其後人其用志私  
且遠矣

陳公遺愛祠記

近代久任法廢仕郡邑者率懷苟且速化之心  
其於民也不過威相屈利相怵去即救屨之矣  
居尚見疾況去後思乎間有矯情任數務行小

不群玉樓稿卷三

王

惠造作異端炫惑觀聽至使吏民生為立祠勒  
石宣謠以倖於一時者然槌仁破義物久偽形  
去職未幾聲名漸滅向之所謂獻享拜伏於其  
間者不鞠為榛莽則易為他祠矣歆與愛彰於  
去後祀定於人亡如半湖陳公者哉公諱槐四  
明鄞人也少為儒博洽有異才既舉進士授松  
溪令到官勤身徇物約已裕民如均賦役定綱  
運撫寇賑荒招徠流徙不可殫記其最見稱述  
者逆瑾用事其黨橫征于外貪吏因緣為奸廢

剏殆盡時巨璫臨郡播弄凶威諸令長皆懼得禍輒厚歛以湏公獨無所擾且以危言譬曉巨璫為之歛戢郡甚賴焉松溪故鮮絃誦公大興學舍選弟子負之開教者分經課授與學諭洗文淵親加督厲邑中人士遂彬彬嚮風甲科相禪實自公始遂應場舊有坑課坑既封塞而課額固在公令場戶分占以優松民已復奏罷之斯亦萬世之利也公性通明豪爽運斤游刃觸事稱辦然所為輒當民心民故德之公既去為

八群玉樓稿卷三

五十五

刑部擢守持憲以至老廢未嘗忘松松人以此益思之公歿後當路用諸生言秩諸名宦思公者復別置祠以洗學諭配食致專慤也又十餘年為嘉靖甲辰值公同邑兵憲南江戴公鯨按部至稱公治行甚詳松人頗愧故祠卑隘弗稱具以改拓請南江公方勸學興滯獎激羣屬謂是舉有關俗化輒下其事陳令璇因即其地拓而新之祠成以兵憲公之命使來徵記嗚呼故民祠長吏者鮮矣孰有愛久而彌彰祀遠而愈

隆如陳公者哉此與祠鄰之祠仲卿安陽之薦孺子何以異焉默聞子產為古遺愛跡其治鄭非有駭世詭俗之政至史氏所稱良吏亦曰奉職循理而已然數君子生膺榮號死見祠祀其感於人者深矣豈飾節干譽苟且速化者所能異哉乎惠之與彌文實德之於聲聞所繇異也公為撫州嘗舉兵佐陽明王公平宸濠之亂功在帝室其後獻俘京師害公能者為飛語中之一蹶而仆天下賢士大夫無不惜之者顧憐夫譏人能奪公崇庸之報而不能遏千百年俎豆之思此其所樹立豈在勒功鼎彝下哉默既重感松人之厚并述公晚節齟齬之故俾知不朽之資在此而不在彼庶幾嗣公為政者將必有奮焉爾

八群玉樓稿卷三

五十六

甌寧縣儒學官租記

古之養士也以詩書禮樂不聞以利後世士鮮力耕資身恒困于無策故其養於學校者非重有以恤其私則士不勸非為利勸蓋動於義也



彼誠知上之人待士如此意氣所加士心畢奮  
奚必家賦粟而人齋帛也膳學有田始於宋代  
本朝稍易其制博士弟子常視貲額斥民田租  
給之蓋廩于官者十纔一二故士多貧困而為  
有司者又率視學校如弁髦不則拘檢名法應  
文飾欺自學舍掃除之微尚不能有所振業况  
能明詩書禮樂之教哉三衢澗濱徐侯之為吾  
邑也入脩色養出勤民隱精核疆畝靡滯弗興  
尤以才藻修姱稱於上下士由此爭北面事之

群玉樓稿卷三

五

侯益思所以佐其缺乏而作之氣鄣西有地曰  
大洲久為佛氏所據租入頗贏侯因訟勒得之  
曰是洲固官地汝髡何得乾沒士貧弗恤而為  
汝封殖乎乃奪以膳學具白當路許之會鄉闈  
徵應試既士舊纔二十二人侯力請於督學朱  
君得增至三十如建安之數士益感奮竊意侯  
所為待士如此豈直以區區厚獲為諸生利無  
亦以意氣相招徠而思以舉先王之教爾也先  
王之教固將使人誦服詩書興行禮樂養之於

學校而用之於朝廷慕義懷仁可以觀忠卑

躬砥行可以觀孝菲衣惡食可以觀廉執德不  
阿可以觀節易曰觀順觀其所自養也故士必  
有以自養而後不為利勸不然異時榮階厚祿  
則利眩于朝豐田廣宅則利眩于鄉險難危疑  
則利眩于身豈獨居貧然哉是秋既士登賢書  
者遽至三人皆侯素所獎識建之他庠莫與比  
伍以茲希闊之會而獲連茹之拔風聲感召一  
何偉也先是學諭陳子萬善訓學葉子浚王子  
大同率諸生詣余請記余謂請侯鄉書為君等  
決之至是果然爰舉徐侯作士之功為諸生誦  
而以勸利示規庶幾明侯之志侯名文沔為甲  
辰進士洲租為屋以間計百六十有六為田以  
畝計百一十有四其始事為嘉靖辛亥明年作  
官租記要成績也

### 中山書院官給田房記

嗚呼致身之設豈人臣所忍言哉故有周旋險  
難之時而屬死事之節寧冒犯順之誅而堅不



貳之志者仁人君子猶將憫之況其苗裒已從  
寬典於此而修子文立後之勸以彰湯網不殺  
之明夫豈不宜革除間首難諸臣其阻兵抗順  
自違天命誠則有之然仁廟甫登大寶凡罪人  
宗嫺之在戍者悉加曲赦使齊黃遺裒至今不  
絕如綫則我

昭皇帝仁孝之德淵深之意謂非通于天地不  
可也予昔倅宣嘗過溧水聞有祀齊公泰于中  
山書院者亟為文弔之始識其嗣孫光裕久之

八群玉樓集卷三

李

昔學侍御黃君洪昆至察其貧餒嘆曰是衰盾  
後人也而可使之怒饑鬻蓬藿乎乃屬京府張  
別駕峰力圖其事既而以書報予曰光裕不獨  
廡有田廬且俾廩諸學官隸仕籍矣此先生志  
也寧當識一言乎會黃君擢去峰具白今學憲  
趙君鏜趙君樂成前政之美下令嘉許於是訓  
學黃積慶以徵記來稱兩臺使意甚勤乃為發  
書讀未終竟因以泫然曰嗟乎明王植國必先  
人心所賴以維繫命脉者士氣耳彼東京黨禍

橫潰四出士爭死趨之宋遷海上離披解散然  
播紳卒不忍畔若此者士氣實為之也齊公蓋  
聖祖高皇帝所親獎士也手握兵樞躬受末命  
軍國危疑之際則亦安所逃罪哉故哀其志罪  
斯可略已錄生斯死者可無憾已凡以著臣節  
旌士氣非有黨也明興垂二百年朝廷專嚮  
儒術尊顯保容加於前代士側身本朝莫不延  
頸思報始著於靖難之師繼見於北狩之禍國  
勢人情屹不少動斯亦足以明國家養士之

八群玉樓集卷三

李

效矣今南畿諸郡比跡豐鎬王業艱難殆基本  
於此維王國士䟽附奔奏以承使干  
天子意氣所感率為四方觀聽先然則趙君之  
相成茲舉也豈獨為齊氏哉光裕受田凡二  
畝有奇屋一區當書院之南本斥贖金與帑羨  
購得之俾世守焉皆別駕所擘畫而稟成於督  
學者也事雖重而若緩非兩臺使之賢孰任此  
者而樂尹尚約能光佐厥役所得於同然之感  
深矣溧士與齊氏其敬念哉其敬念哉

建安縣儒學新建學舍記

庠序之設、崇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當三代盛時、學政大備、是故其教、德行儀容、聲舞、其具、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千戚、管籥、其須、教讀法、有時、其不帥、教、屏、移、有、地、而其論、秀也、為選士、俊士、造士、進士、有、序、而聯之、以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掌其教令、由是察其道藝、而賓興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示其嚮往、如此、可謂大備矣。魏漢以還、斯文墜地、惟賢良、廉孝、力田、猶存、里選

六群玉樓稿卷三

李三

之法、後世詞賦經藝之制、起、稍取士於佔、俾聲韻之間、學校誠設、非復先王作人意矣。本朝首自京國、下逮郡邑、邊圉、兵屯夷、廢靡、不建學、視唐宋疎密懸甚、聲教所訖、宮墻相望、章逢、滌集、莫不雍容俎豆、咀仁、嚮義、洋洋乎、班千、三代矣、積百餘年、人文、豐盛、士習、日以偷、經術、財資、口耳、行義、衰薄、狗時、干祿、或詭於廉隅、於是高明之士、遂奮然謂學校不足、以養士、始標立門戶、繼談名理、書院精廬、紛紛有作、鑽仰高堅、卑

鄙舉業、然猶染指科目、竄籍黌舍、而反訾學政、為長物、欲取先王養士之跡、泮而淖、濁之嗟乎、學校須於有司、義在所急、顧有舍其事事、反慕效其所為、而懲懲之、豈不痛哉、夫三王不相沿禮、五帝不相襲樂、所由來遠矣、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則同、今國家之於士、以學校儲之、以科目歛之、苟挾真才、無或遺者、且所謂德行儀容、聲舞、非有、要於彞倫物則之外也、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千戚、管籥、可咄嗟具

六群玉樓稿卷三

李

也、領以長吏、帥以師儒、習以學憲、賓興廢黜、布在甲令、猶古之遺也、化裁通變、存乎其人、學校奚負于士、而謂不足以儲才、耶、建安承宋諸賢名哲之後、頗號多賢、其學宮、實自東郭、再遷規式、簡陋嘉靖戊申、縣令黃、嚴符侯、驗、以名侍御、謫起是邑、慨然以學舍未廣為闕事、初濬泮池、池本枯涸、引注泉下、上注之、復盡毀境內諸鉄冶、撤其屋、與他器、大治講堂、堂東為樓、翼以號舍、凡五十楹、當尊經閣之北、數引諸生其中、探

討疑疾甄別華實身復敝衣羸馬侃侃厲節將以愧世之夸毗腴鮮用先多士蓋至是而學宮之制始備學者壘壘然向風焉明年教諭鍾君夏嵩訓導費君寓孔君彥聰使庠生魏丞來徵記默實長浙藩被命移太常入典南雍過家則侯亦擢郡丞以去因與諸博士周覽前蹟泮渚泠然泓矣堂構粲然靚矣然後知作者之為勞而嘆侯之能反本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是其志也其曰吾從周

不群手樓稿卷三

奎

著王法也蓋曰周監于二代郁乎文哉明損益失中而傷其文之過盛也傷之而力不能挽則思反本以勝之悼夏殷之亡徵嘉林放之能問鐘鼓玉帛之譏奢儉易戚之喻管三致意焉皆其微志也其卒不能挽者從周而已耳今學校之政彌文過於往代才雋者流猶病藻績末工務鏤斲以傳益之視國家教士之具賤同土苴稽其本實若有若無如此可謂大教矣豈非大君明作公卿百執事精白祗承於下其孰

能挽之茲不惟挽之之由而曰彼惡足以養士舍庠序而崇私學驚遊談以冀真才是何輕於侮聖而忽王法哉已乃嗣令廬陵賀侯涇至益篤前猷恭儉正己塞諛佞之途蓋亦志於反本而求以勝之者也為予言曰吾子好正言而惡回曲願聞所以曉多士登之雅道默既偉符侯之功又思賀侯交儆之意故備書于石將與博士弟子相切劘焉

恒齋記

不群手樓稿卷三

奎

休寧程氏本中者篤厚人也雅尚儒素嘗操計然之術客遊建安自號曰恒齋且廣徵詞翰敷緯厥義若將以定志正業而不惛淫於末路者問記於予予曰恒也者貞而一者也貞則不惑一則不亂人之生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有喜怒愛惡之情心志嗜好動于中聲色臭味引于外苟非能恒未有不逐逐焉舍其身以徇物者於是日與憂患同途喜非真喜怒非真怒反求之而不自知置其身於何有也蓋吾常閔焉

誠知夫萬物者幻也。得失者數也。去不可求。來不可拒。奚勞精億神。役役於其間。而不自寧也哉。夫農之於畝。天下之至恒者也。方春而樹之。秋而責其穫焉。歲有常得。苟僥倖意外之心。生嗇其力。而欲厚其報。於是有所嗟而不平者矣。矧於聲色。貨利之間。紛華靡麗。可慕可欲。什九於稼穡者耶。是皆慕外而失其真。蔽俗而亂其守。不恒之教。是謂忘羊。彼豈知今日之所炫慕。而不可舍者。亦不過倏而聚。倏而散。若烟雲之

入聲玉樓春

李

出沒耳。竟亦何有於永存者哉。程君謹謹自持於人。初若無忤。至於久而益信。其居業也。繹世而攻之。少習而長安之。異物不遷焉。若有以深契恒之義者。其以自命。孰曰不宜。雖然。天地不貳者也。日月貞明者也。此恒之說也。夫豈易言哉。詩曰。百爾君子。母貳其德。予也不敏。敢告僕夫。

### 新建湖口橋記

天下治。王道明。於是乎政出於國。頌歸於上。後

世王略闕而不修。美自下作。故國多游談之士。則公子成。養客之名。塞無素儲之粟。則富人收助邊之績。野有病。涉之夫。則私門徼濟川之惠。今

國家法令詳密。財不苟費。有司稍有興作。動足以蟻吏吏之修。名譽者。輒以土木為戒。况津梁道路興墜。不以考課。孰有知為周禮所存。加意其間者乎。故今之長杠巨梁。作於官者。十鮮二三。而成於義勸者。常居八九。吾閩山谷嶮峭。溪

入聲玉樓春

李

流湍悍。商旅行道之人。莫艱於得橋。而連城又汀之東。冢阮塞處也。湖口溪者。當邑孔道。民爭以橋請。叫喚謹呼。吏謬搖首去不問。邑之大姓沈翁長權氏。嘗患之。垂老以語其子廷翰曰。吾必橋此。而後瞑目。既而翁沒。久之。當嘉靖辛丑。兵憲大夫永嘉侯公蒞汀之明年也。公到鎮。初立社倉。設保伍法。作青雲橋。聞汀以東道路達于省會。桴鼓不驚。行旅絡繹。汀民大悅。義聲休問。沸于閭壤。廷翰乃謀於兄子文漢。文溥。文泗。

文藻文淵曰我公布德垂惠以奠我民心力殫  
矣湖口之役何忍復貽公憂矧先人有遺言乎  
遂募工伐石因溪累數墩離立溪中亘以條石  
將覆屋其上為十二楹楹費一金石梁視屋當  
五倍肇役於是歲三月凡踰歲而畢維閩土地  
硤狃俗尚奢施沈氏乃能以一家之力佐有司  
之所弗及庸非希聞事邪聞長權翁生平好施  
予嘗倡築城隍董修學宮建除橋道洎減糴熬  
券十數事年躋大耋竟以義稱于鄉今廷翰君

八聯玉樓稿卷三

六

復能修父祖之美可以廣教侯大夫秉仁履誼  
弘濟民物而沈氏首慕明德民瘼是圖可以獎  
義連民久罹墊溺老稚咨嗟茲橋之成如過枕  
席可以彰惠吏局於法民競於義風厲鼓舞可  
以勸政故予觀沈氏所為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橋成之歲月在孟陬邑令秀水金君楠使文漢  
子庠生源奉侯大夫書踰千里來謁予記予聞  
民間之造橋通道者率以修冥福證善果為辭  
佛氏之說予不敢知假令有之沈氏之陰德厚

矣而況上裨吏治下濟民艱功伐章章如是  
今為其子若孫寧無世為前猷使茲橋不泐不  
缺與邑同久則沈氏昌後之業食報之徵永  
永有辭於世哉予嘉沈生之有賢父兄而重金  
君之能勸義也故樂書以明福利在沈氏功在  
大夫云

東原書屋記

予嘗往來歙中至休寧商舫翁集開闢填咽巍  
巍傑構鱗次櫛比輒嘆曰蘇軾何物利豐溢如

八聯玉樓稿卷三

七

此稍步白嶽而西躡齊雲以凌紫陽究觀流峙  
之變溪山巒紆秀色盤帶則又嘆曰茲豈財貨  
之所能專宜必有瑰奇名世之具珪璋特達之  
才與地競靈可也久之所知程君本中者以東  
原書屋來謁予記東原為君所居地雖予馬跡  
所未至自主人標題景物則松峰抗日竹塢含  
風窪者規以為池園者負以為嶺平蓮堂聽梵  
鐘樵歌農鼓雜沓後先是東原之勝攬結無遺  
而君日夷猶其間探書課子引二仲之良儔接

義皇之佳話豈非括囊之樂節。嘯臺之畢務哉。雖然君為書屋將以貽子孫也。固謂其能後志。墳典業為文儒。乘時鵠起。光拓門祚爾矣。且夫勞而事農。末以趨質。何莫而不需學也。古之賢豪。率多起於畝畝。況以筆耕乎。若乃逐什一之利。則管仲之治魚鹽。司馬之論貨殖。具有論說。非學不可。況不屑為者乎。是邑雅富才賢。而君之先世尤多偉士。遠烈弗論。近轍可尋。景鄉哲則東山楓林。其選也。慕宗風則襄毅篁嶺。其選也。

不群手稿卷三

王

也。君之所以異其後人者。寧復有過是者乎。君謝曰。貴愚念不及此。聊以命其私塾耳。荷子獲明大業。敢不敬承。會予有行役。湯次其詞。俾揭為記。

疏

論宣大總制胡侍郎疏

謹

奏為定國是彰天討以消禍變事。臣等竊聞天子不敢一日廢大法。以自侵壞其尊。故有過

亂之章。有悞上之誅。誠不宜過為姑息。以傷大計。今大同不逞之徒。拊之不馴。誅之不克。偃蹇桀驁。豈復知有大法之可畏邪。夫以堂堂

天朝。而使一二悍卒。敢與之抗。此臣之所以日夜切齒者也。

朝廷力非不能。顯行大戮。悉取而戾劉之。徒念宗室生靈至重。萬一蹉跌。傷損非細。故不得已。而為前日之師。皆謂胡某等。拔諸鄉

不群手稿卷三

王

士之中。授以節鉞。必能夙夜祇奉。德意使元惡就鑕。餘兇化順。以紓

陛下北顧之憂。然某才本疎庸。非其負荷。惟懷乘時微利之心。罔識誓死討賊之義。始桂勇斬獲鄧鑑之時。此輩歛手待

詔。不敢少動。則固天威有以震懾之也。某於此時。果能單騎馳入鎮城。拊循其眾。則探甲之徒。可不勞餘力而解矣。某既不能。反忌勇專功。出兵陽和。邀迎首級。致令大同驚

憤尋有郤巴子報復之亂旋復掣兵貽示怯弱使反側不悛羈繫桂勇以要代王而罪人終不可得者皆璜之罪也夫首惡既未盡誅餘黨既未盡解某何以歸報何以班師顧乃誘還代王引兵趣歸諂稱事已寧妥而以逋賊屬朱振方且刊布題稿傳送搢紳以干厚賞其欺罔負國如此陛下將焉用之前此本部嘗以用兵事宜請下廷議衆謀僉同調度頗定中外大快以為

八群玉樓稿卷三

王

明天子終不欲廢法如此詎意竟為某等所撓而體勘之命下矣臣竊以為逆軍反側不已終不可制情雖遠隔勢可逆覩就使四臣者奉命唯謹訪覈深得其情然不過為兩可之說以持禍福誰敢首發大難為陛下任計者且總兵朱振有必反之勢何也振本以累臣倉卒為亂軍所擁戴因而得佩印為大將是五堡者皆其恩人也即振無謀通內叛之意然勢必不能制其死命以

收其曠戾之氣假令姑息之恩終不可恃怙終之刑必不可免振於此時力既不能庇之有如騎虎勢不得下欲不叛難矣以臣而慮今日之事誅反不誅亦反不如早為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今本兵進退視宰臣宰臣視

陛下而陛下又不能早斷以遺之宰臣本兵承望風旨轉相遷延一旦禍生不測則

陛下獨蒙其患而諸臣者悉得以辭其罪此臣

八群玉樓稿卷三

王

所以憂心疾首悅瘁而不自知也昔李唐用師淮蔡曠歲無功羣臣悉請罷兵獨裴度誓不與賊俱生賴憲宗力主其議卒光唐祚韓愈曰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蓋美憲宗之能聽也今之欲為裴度者何必無人顧

陛下明斷何如耳然有以宗室生靈為辭從旁梗議此又昧輕重之權慮事之失者也今遼郡往往效尤朝廷威令漸以不伸失

此不制諸鎮接迹而起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臣恐憂延宗社非一朝所能弭也今不慮大亂而區區顧忌何異火起簷楹主者惡其毀瓦裂墁不忍奮臂而併付峻牢高堂於一燼哉昔人潰疽解腕之喻誠不欲以小忍債大事也况棄其所挾示之不爭而反有以全之者邪臣願

陛下留神禍福之幾深權輕重之等專意計賊以昭

入群主樓稿卷三

主

陛下明斷之德體勘諸臣即日罷遣勿行然後奉

天命發明詔宣布逆軍反覆必不可赦之意替責任事之臣期以旬月斬賊還報即罔上誤國如胡某者當先誅之以示顯戒臣知陛下震怒之餘當事諸臣將必奔走率職不敢逡巡避罪以誤

陛下此國家今日大計無令坐失自貽噬臍也臣不佞待罪郎曹於兵事職得預聞私憂

過計謂必如此諛曰寧為福首不為禍先

臣誠至愚不忍避禍以蹈不忠之惡伏惟

陛下俯察臣等趨避之情念無他志特

勅大臣集議如臣言萬一可用速為計處臣猶

不敢自必無誅如其責直沽名僚屬之間

故為異同無益成敗臣即碎首闕廷以謝

陛下臣無任隕越戰慄之至



羣玉樓稿卷之四

建安 李

表

遣祭三皇 賜祭品謝表

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欽蒙

聖恩以臣遣祭

三皇于

羣玉樓稿卷四

長洲章

景惠殿禮成 賜牲醴脯果祭品到臣臣謹

稽首頓首祇領者伏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輔賢而治

國家之大事在祀祇

命為榮

賜服濫及于微臣荷

恩深慚乎異數竊惟上古本木食而穴居

三皇始繼天而立極察羣動溫涼之節聲含靈

壽命之源功烈光啓乎前王報祀獨隆于

聖代恭惟

皇上道超神智普天悉囿于陶鈞

德洽黔黎萬方期躋于壽域謂賢原先聖猗

寓至仁秩祀每屆乎春和禋嘗必嚴夫

遣命臣猥當履任之始方虞佐禮之艱遽荷

綸音俾將祀事肅雍在廟僅克薦夫

明馨俎豆盈庭輒仰厘夫

寵賚熟腥偏嘗

君旨飽飲奚止

羣玉樓稿卷四

二

章

神餘膳口腹以需

恩撫肝腸而戴德伏願

敷錫皇極

茂對帝心

仁覆寰宇以無疆安老懷少福綿

宸筭而益永川至日升臣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遣分奠歷代帝王謝表

謹

奏為謝

恩事准太常寺手本該本寺題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初一日祭歷代帝王該遣大臣行

禮并分奠等因題奉

聖旨遣侍郎默都御史應奎伯鏊都督炳各行

禮分奠欽此欽遵備行到臣竊惟

帝統承傳義莫隆於報祀

廟宮肅穆禮尤謹於禱將顧駿奔已足宣榮况

盟薦特蒙分

命恩綸有赫

御墨垂輝既驚

寵渥之踰常彌愧直清之靡稱臣敢不齋祓受

事恪修感格之誠禱頌盟心儼際

明良之盛

玄敬期通于異代

縣禧簡集于

宸躬臣無任兢懼感躍之至

遣題恩柔公主神主賜金幣羊酒謝表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原任禮部右侍郎欽蒙

遣題

恩柔公主神主禮成臣隨改吏部嘉靖二十

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以臣前項差遣

欽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鈔三千貫羊一羴

酒十瓶須賜到臣臣謹叩頭祇領伏以

金綺盈奩

詒忽自天而下尊卑屬路寵驚何地以居揣分

實踰叨

恩知誤竊念臣奮身蓬藿際

國昌明枚置成均感收召之未晚擢陪禮局

恩稱塞以逾難曾題主之何勞遽干

懋賞豈酬庸之

特典猥逮遷官襲幣兼金寶鏤不嫌於蕃錫

上尊豐餼美祿仍備乎大烹誠感溢愧餘

而榮生望外者也恭惟我

皇上

德侔乾覆雨露匪擇物而後施

化洽泰交天道每先時而下濟是以如臣頑

鈍亦再

陶冶之仁不尔孤寒曲荷

衣被之澤羔羊以示勵節麴糵用發交修凡

臣所蒙與

天罔極臣敢不竭力犬馬精白以媚

一人矢志捐糜喜起而歌五福伏願

不群玉樓稿卷四

五

克仁廣運

湛恩普及于窮簷

禹教覃敷嵩

祝共期于浴日臣下情無任忻躍感戴之至

望日永明後殿代拜 先聖先師謝表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該

左順門遞出揭帖七月十五日望日

永明後殿

先聖先師堂用果酒

上尚黃袍行禮有贊禮奉

聖旨着侍郎默代拜欽此臣欽遵恭詣行禮謹

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

祇聖崇師創觀秋儀之盛戒期展謁特同釋

菜之誠遠邁前聞增光

熙代慨皇王自義農以降道幾隊于千年爰

禮樂紹姬孔而前天固啟夫

不群玉樓稿卷四

六

大聖恭惟

皇上聖神繼極齊敬傳心

作君作師錫福已窮夫覆載

盡倫盡制體道猶切于羹墻啓

邃殿以棲神傳

清蹕而致敬屬當

遣代率界宰衡蓋示禮必有所尊惟其人斯

足以稱臣學漸聞道官忝贊卿詎圖

代拜之上儀輒荷

寵綸之迂被官僚聞之動色儒者目為至榮

虎拜以將嚴

精神之會聚罄折而退仰

謨烈以同符伏願

日懋聖學以圖新惟念克聖事必師古而有

獲能自得師

寤寐黃虞圖象呈而符瑞集

嘉樂三五神鬼饗而嶽瀆寧

宸算與二曜恒輝

群玉樓稿卷四

道統垂萬世無敎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遣陪祀 帝社稷謝表

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三十年二月十一日致祭

帝社稷伏蒙

欽命臣默陪祀臣謹欽遵恭候行禮伏以

禮重率耕鴻烈昉隆於王社

祀嚴祈歲駿奔特簡於臣僚荷

寵渥以

天臨知誤

恩而心悸竊念王業莫先於稼穡邦用以興明

德自致乎馨香祭斯受福

壇開紫禁肅閔時之精禋藝啓青郊睠農祥

之晨正時維播植敢告牲肥匪直示小人

之依蓋將明

天子之教

群玉樓稿卷四

田功既即神聽孔昭顧茲顯相之班實佇大

僚之選詎期駕後亦忝鵷隨恭惟

皇上德侔履載功配生成

契夏后盡力之誠

姬周王重農之治務專陰祀冀養烝民眷惟

儉祭之容宜咨德讓之侶遂俾盥薦溢及

腐庸臣叨貳銓衡未究農桑之政粗聞俎

豆敢希社稷之臣歌豳雅以侑

神祇效

明種之助詠豐年而將

命恭承有事之榮伏願

百穀順成寰宇慶涵生之樂四夷賓服窮荒

頌宜稼之年迎和氣而應協風

天庥滋至總靈符而握寶籙

聖壽益綿臣下情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除吏部尚書謝表

謹

奏為恭謝

入拜手稽首

九

天恩事本年三月初五日該臣奏為懇瀝愚衷

辭免重任事奉

聖旨卿才望茂著銓曹重任宜盡心甄別人才

以副簡擢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除恭

赴

闕廷祇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帝庭錫命

一人端宅揆之求文部疏榮八座躡持衡之選

既莫伸於控避彌內積於慚惶竊惟冢宰

位長六卿登隆周制尚書職專四選盛啓

唐規瞻茲近要之司允宜資于妙簡何悟

殊尤之

寵顧猥逮于凡才臣學匪通方官惟守局為

郎東省祖嘗操綬於銓綜作貳冢卿實乏

題才之冰鑑方負曠官之遣遽躋正位之

榮事出邁常

恩緣

特養披讓未回於

入拜手稽首

十

成煥往詣乃被乎

溫綸祇奉

渥私倍潑驚躍恭惟

皇上天行惟健

日照無遺立賢比盛乎湯王知人匪艱于堯

帝謂羣材所宜器使雖寸美亦荷甄收是

令樸樾之姿輒枉般輪之顧棟梁未效挽

覆為虞况當人才星曙之餘正值士風瀾

倒之極誠欲挽澆而敦薄固須正己以率

人臣敢不精別三銓、斟停九品、抑奔競而獎廉節、尚希毛李之英、先名實而後浮華、期際唐虞之盛、特以報

國、庶裨海嶽於涓塵、誓在忘私、敢樹門墻之桃李、伏願

額求俊乂、顯遂忠良、材藝如林、載歌榛楷之什、武文畢力、盡為腹心之臣、六府允修、聲教誕敷於八表、四夷賓向、

圖籙永保於萬年、臣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人祥五集稿本四

上

遣祭 先師孔子謝表

謹

奏為謝

恩事、本年八月初二日祭

先師孔子、該太常寺題

請遣官奉

聖旨、遣尚書李默行禮、欽此、謹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道載六經、儒烈莫賢於宣父、歲嚴再祀、

帝德永配於光天、臣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召復吏部尚書謝表

謹

奏為披瀝誠悃、恭謝

天恩事、頃者吏部尚書員缺、伏蒙

聖恩、召臣復還原任、及奉

明旨、著臣作速前來供職、欽此、除報名恭赴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簡綸特召、百辟仰

人祥五集稿本四

上

求舊之明、文部再躋千載、極惟新之遇、喜緣

驚定、感與懼并

寵固出於殊常、分實踰于非望、微生何幸、異

渥偏承、爰育詞苑、以領銓曹、每叨

迪簡、譬由拱把、以臻合抱、悉荷

栽培、摩頂趾、以皆恩、豈捐糜而能報、早登八

座、曾靡寸勞、驟長六卿、真慚曠位、乃顛迷

而取戾、仰

浩蕩以辭榮、海國天高、徒望

寵綸猥被于銓臣感與榮深愧緣

恩重竊惟帝王盛節貴在崇師禮樂宗盟義存

釋奠蓋親祠雖昉於過魯而師號特正于

熙朝豈謂章句之庸亦奉

主贊之末恭惟

皇上

聖同天縱遠孚問禮之心

學以道弘獨紹執中之統屬

武功之方振欣

八群玉樓新卷四

文德之既修載有事于類宮爰致隆于

命使臣粗聞俎豆忝跡卿曹屢獲駿奔每座鴈

序鈞天捧奏顧嘗祗役于南雍

玉制傳將詎意僭

恩於東序蓋章逢竊為私幸在草木賁若滋榮

臣敢不夙夜凝誠用仰承夫

尊禮肅維將事期交電于神明作我

君作我師儒術顯行於化日

錫之福錫之壽

堯階而致祝

長安日遠敢希虞鳳以來儀茲蓋伏遇我

皇上道涵太始

化洽寰區

北辰奠極以運樞七曜網維而秉職故

純德獨上符乎於穆而

淵濬尤下徹于通遐謂知人所以安民使功

不如使過官聯重畀念犬馬之力未衰祿

秩不移察葵藿之心無已况膺

八群玉樓新卷四

申命曲軫

宸慈臣忠切尊

君奚暇飾夫廷讓禮不俟駕寧獨昧於星言願

此餘生盡為報

主之日苟足自效詎忘盡瘁之愚務砥礪乎初

心庶保全於晚節伏願

登良宅俊養賢以及萬民

歲用顯仁治國如指諸掌

功覃博濟槁木徧大地以回春光極知臨

部望朝暉而畢照神人協順華夏同歡

歌

天子之萬年允卜

帝心之彌眷臣無任感激恐懼欣戴之至

加太子少保謝表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近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該欽奉

聖旨是李默加太子少保欽此隨該臣具

人群玉樓稿卷四

五

奏辭免復奉

綸音卿直贊效勞加恩已有成命了不允辭吏

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銓題流品

已慙曳履班高翊贊承華彌訝保儲地峻

肆往欽干

成渙真負乘于崇階竊惟宮案本廊廟具瞻保

相實師臣副貳名秩况尊于有位優加宜

待於殊能直似李綱始自宮詹特拜望如

周顓尚憂銓筦難并敢謂臣愚兼叨人從

既冒卿曹之長仍參調護之司涯分極踰

涓塵莫稱伏念臣授經中秘奮跡三銓早

固無聞庶祿久甘于簿領晚而見錄登朝

獨荷乎

簡知環名曾幾何時

綸錫殆無虛月甫陪

內直愧軍旅之未聞尋獎邊勞喜燕雲之並

捷誕敷

人群玉樓稿卷四

六

大賚猥被非才信高厚之難名豈汪洋而擇

潤茲蓋伏遇我

皇上聖武媲美佳兵陋漢

握乾申吳志惟總乎萬機保有能謙

威恒伸于九塞徵才即並收文武寵直則匪

間勲賢翦拂下逮于驚駘藻繪過施於粉

素人矜渥異心切冰兢臣敢不夙夜在公

對揚

庥命掄材務開夫韜略弘濟時艱稽典仰贊乎



廟謨締隆國慶伏願

除戎不忘耀德表銅柱而勒燕然

歛福推以錫民歌幽風而擊衢壤昭荅

昊穹之靈貺茂增

義筭千綿長臣下情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謝兼翰林院學士表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節該欽

奉

奉

聖諭直撰尚書默着兼翰林院學士欽此欽遵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宮秩躋華

綸渙未移於再日詞垣荐寵

奎章忽被手兼

恩方祗

命以逡巡益省躬而跼蹐竊惟翰林乃神仙玉

署學士寔冠冕金閨鳳簾嚴凝直廬目為

枕斗鰲扉清切榮路擬之凌霄非處宿儒

曷稱妙簡益公自秘書而兼直院已足矜

榮李沆以翰學而判內銓敢云儼美況臣

望洋學海空補綴於舊聞操縵藝林最嗟

跼於晚節詞慚托乘濫甘泉侍從之名才

乏演綸豈禁中頗牧之匹宿衛甫踰數月

班資遽冒兩銜報塞未能

寵增滋至既感遭逢之獨盛彌憂負戴之難

勝恭惟

皇上秉道冲虛凝神淵穆首

詔股肱一體之義特示勸忠爰進省曹八座

之臣同俾襮直承明珥筆尚孤牧務之私

華蓋瞻

天復厠登瀛之選披忱涕隕臨拜魂驚臣敢不

澡慮題才庶少裨于任使竭虔供事期仰

荅乎

高深許國自誓于餘生鞠躬敢辭于盡瘁伏願

覃敷文德作人綿壽考之祥毗倚仁賢

撫世啓昇平之運尚張皇于駿烈行潤色乎

鴻猷臣下情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遣祭 先師謝表

謹

奏為恭謝

恩遣事本年二月初二日祭

先師孔子該太常寺題奉

聖旨遣尚書李默行禮欽此除欽遵至日恭詣

行禮及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人祥玉樓稿卷四

主

道集大成生民莫盛于

孔子學追往聖隆師僅見于

熙朝森俎豆以如臨煥情文而備報宮牆生

色達掖歸心竊惟過魯以還親祠或緣於

飾美疏封而後踵謬徒競于彌文詎若尊

為帝者之師庶以明夫道統之正禮遵

肅斷事邁前模告庭謹夙戒之儀

遣攝示親掄之重何圖

峻命曲違庸儒銓省舊恩偶叨榮之有事

禁廬新直顧仍荷乎殊私感切由衷

寵驚望外臣敢不齊袂俟吉期盥薦以敷

綸牲豆告牲奉祝詞而

受福伏願

堯文光被介萬壽以維祺

周道燦興軼百王而致治斯文永懸於星麗

景運方觀于日中臣下情無任感激欣戴之

至

詔直內殿謝表

人祥玉樓稿卷四

主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該

內閣傳示節奉

聖諭朕惟自古君臣若元首之與股肱未有不

一體相關者也卿等直贊勳戚止一人茲

命親臣景和承裕文武增默用賓炳同卿

等直事欽此欽遵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

鑾禁塵趨

日馭極瞻依之近

周廬裸直

星垣嚴密分之司在昔處以名流蓋將備乎

顧問斯乃股肱一體之義豈獨人倫五品之常苟可效忠敢忘畢力願臣

召自田里持衡方忝銓綜竭其駑駘仰吮空

遲揆路

綸函日下姓名忽濫廁於親賢

不群玉樓稿卷四

主

華蓋天臨劔履遽叨塵於

禁秘既循牆而跼跡仍祇

詔以凌競

恩邁前聞寵驚非分茲蓋伏遇

皇上仁同乾覆智擬坤含萬方歌

元首之明四海叶邦家之慶人惟求舊物荷曲

成臣敢不敬慎自將永誓奉身而許國夙

夜匪懈惟知顙

命以祈天伏願

從諫如流

任賢勿貳邊聲耀德羽毛率舞千虞階秋霽

澄暉玉帛恒瞻於嵩祝允荅神人之望倍

增

億萬之年臣下情無任感激恐懼欣戴之至

遣告東嶽廟祈歲賜幣鈔謝表

謹

奏為恭謝

恩賜事茲者恭遇祈歲大典臣仰遵

不群玉樓稿卷四

主

欽命恭詣東嶽廟祭告禮成伏蒙

聖恩賜臣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欽此除赴鴻

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青郊載耒感農事之方殷

岱嶽祇靈軫

皇情而薄望裡告既成于子夜

寵頒尋被于命臣豈伊趨事以為勞固將因物

而示眷時維旬日輒兩荷乎

鴻私 賜每駢蕃彌內慚于布拜衣裳倍矜

夫在筭貨貝擬竊于流泉當

國家示儉之秋豈人臣僭賞之日襲而宣

寵恒懷不稱之憂藏以遺榮永示弗諼之感

伏願 神聽允孚

天聰

帝心默應人心報以豐年錫之備福西疇起千

倉之詠南極開

萬壽之祥臣下情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三

賜一品仙鶴衣謝表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伏蒙

皇上特賜臣銀五十兩一品大紅金彩仙鶴衣

一襲欽此除叩頭祇領及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

輝煌綸藻九天弘錫賚之仁璀璨宮袍八座

極褒榮之寵賞踰分望愧切怔營竊惟章

服本待夫有功非庸則僭物采况施於節

德匪稱斯慚緣羽族莫貴於胎禽蓋人間

每誇為仙馭清霜皓唳豈共啄於雞羣緹

月蹁躚恒應鳴於鳳侶縞衣方諸素節丹

頂良類赤心其在人臣辯貴之章實乃品

官至崇之飾臣側身金馬跡久忝於乘軒

仰吮玉禾心獨依於食德詎意駢駢之錫

先霑服采之華正可方學士之翠毛豈特

稱儒門之美事感增跼蹐榮動臣鄰恭惟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三

我

皇上德協三辰

道高百代凡茲疆圉廓清之力敢忘

聖神默運之功爰薦璧於昊穹復解衣於禁近

恩惟逮下福匪厚躬遂使愚臣亦叨

殊渥臣敢不益澡初心效九臯之玉潔勉驅

末路罄百折之丹誠軫身擬報於捐軀取

類敢同於飛鳥伏願

功收神武圓朔越以回風

壽駕羲皇際海天而捧日永依蓬閣之籍同  
為駢馭之臣且下情無任感激欣戴之至  
策

### 武舉策

問兵法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  
生勝即茲以觀王公設險守國其擇勝者  
重矣矧邊防尤為至險而至重者乎詩紀  
城朔方春秋書城虎牢蓋有以也三代而  
下漢創五郡以斷匈奴右臂唐築三城以  
扼默啜中吭宋置緣邊諸戍以禦遼夏之  
衝突宜若得乎設險擇勝之法矣然而漢  
之种祺尚能致單于稽首唐之中葉乃不  
能使藩鎮革心至宋又有大不然者其故  
何與我

國初設遼陽諸鎮又開大寧于古惠州以捍  
東藩設甘肅諸鎮又建哈密于古伊州以  
通西域設宣大延寧諸鎮又城東勝于古  
朔方以守北門視古之設險擇勝者同乎

否與廢後改遷靡常封域猶故議者欲復  
其故險或又以為為不便不知孰是與識時  
務者在俊傑子諸士抱經世之略久矣其  
各悉心以對將以祗獻于

廷以紓我

皇上當寧籌邊之懷

謀國者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何也名實之  
用殊而緩急之勢背也故有舉全國之力以圖  
必爭之地者君子謂之殖國殖國者強不忍尺

寸之利以邀難成之會者君子謂之厲民厲民  
者危為人上者厲民以自危豈其積慮然哉始  
於慕虛名者之說之誤之也是故國勢有常尊  
拓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伸服遠不與焉執事以  
本朝邊防為問無亦申固疆宇之一道也武子  
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此兩  
軍相見布壘陳列之事非守國者之說也雖然  
愚固知執事聊以開發難之端耳請先陳  
國家開創之形而後折衷往事可乎且邊防雖

廣北藩為重故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陽此則北邊聯絡之大都楊雄所謂界列區域絕外內者也然非如此而已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熟番而西域之屬鑰嚴矣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固矣遼陽西北開大寧都司以遏山戎而畿輔之屏翰斥矣於是內廣屯牧外聯亭鄣守以勁卒背以大帥然後建瓴於神京運臂于樞府六塞長清軍麾不動此則本朝制戎強國之領要也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七

雖南仲之城朔方齊晉之城虎牢何以加焉然自兀良哈以義徙而割大寧則盧龍以南皆屬之漁陽山後諸州半為虜有而喜峰潮河川以東皆阨塞也自東勝以廣莫撤備則受降三城鞠為榛莽虜騎盡牧于河套而花馬鹽池之間皆偵謀也此其所由來者非無故矣乃若哈密者本以羈縻之地與罕東五衛勢同車輔成化以還土番侵暴所封忠順王與其金印往往見擄城部人民凋殘殆盡則古之所謂斷匈奴右

臂者安在其可恃也夫大寧東勝棄之猶可言也哈密吾封國也棄而弗卹不可言也雖然今日之事顧無急於此者而執事迺諱言之執事之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曰

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在昔禹平水土舜肇十有二州幅員廣矣而苗民逆命乃近在湖湘之區宣王夙興夜寐周道繁然復興然六月之師伸威僅及于太原而已蓋嘗考謨于夏書學詩于天保然後知虞周君臣之際其自治者又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七

每每如彼且先王體國經野五服之外列為要荒言荒忽無常而得失等也由是以觀盛德在我何取于彼魏徵曰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夫心腹四肢所謂急務也如其舍是弗圖而惟斃力于身外曰吾苟以疆理故物申固其封宇以靈承于先烈王爾矣此所謂慕虛名者也而何謀國之能且設險捍勝何代不然漢開河西五郡固今之甘肅也唐築三受降城猶吾之東勝也奈何炎德既衰梟房竊

柄呼韓邪始以殘胡為漢威所劫不得已款塞入朝躬稱臣妾然未幾河西拒命神器潛移南部匈奴猶足以種數百年劉石之禍於漢業何賴哉其在唐室則牝晨為孽鼎足非夫雖突厥浸衰強藩跋扈天下不復知有共主郊畿內郡天子尚不自有而暇與虜爭塞外城邑邪至于趙宋立國乃以高陽三鎮為北門燕雲十六州之地盡為戎藪重關巨險已無可恃此其板蕩播遷非不幸也尚何設險擇勝之足言哉惟我

不群王樓稿卷四

五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鞭撻四夷雄圖重成所在綦布蓋自昔所稱要害鮮有不歸職方氏者

列聖續圖蓋隆修攘百餘年來東勝失守矣而大同延綏固百二之府也大寧內徙矣而山海薊州固金城湯池也所謂厯執事之慮者則曰關陝以河西為門戶河西以甘肅為唇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以為哈密不復即全陝之虞而不知脫脫之苗東鮮存故難立羌胡之登

耗日譴故難懷邊鎮之應援獨遠故難繼愚故曰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然則秉廟算者顧安所施邪或曰瓜沙苦峪其攜離未協也豪酋內附未有寧心也速擅得志以來未遭挫悞也愚則以為賈胡性本貪婪利于互市其叩關要貢仰我鼻息者非一日矣使修

不群王樓稿卷四

五

祖宗之政而救其闕即嘉峪不必閉而西戎之悔禍有日也然綏固之間套賊為急往者東侵西犯馳突不常借寢息肩於是乎在今則以河套為巢穴而我師疲矣萬一有如火篩者猖狂其間憂無大于此者邪東鄙諸夷歲通貢獻我則有供億之勞而道路險阨邊鄙虛實又其所習睹也蓋嘗盜我徽塞而委罪於他夷已復索還俘虜以邀厚賞此其桀黠故智類如此况密邇畿甸萬一有如董山者背負恩德肘腋之患何可弗慮邪方今

神聖當陽羣陰畢伏制禮作樂除戎禦侮所以定安攘大計者蓋已日諮而月議矣由前所

言固無足慮者然愚也私憂過計殆有甚焉夫  
京師所以照臨萬國者也紀綱政令寧無陰壞  
而漸隳之者乎今之州縣疆圉之所仰給也兵  
荒賦役得無有拊綏而休養之者乎如其不然  
則心腹肢體之間已不勝其病矣尚安得以拓  
地為口實以服遠為峻功竊恢復之哀聲損軍  
國之重計哉至若籌邊之略則選徒任將繕墉  
儲糧之數者雖五尺童子習為冗談而根極體  
要有遺策焉斯則忠良所為結舌豪傑所為奮

入群玉樓稿卷四

三

辯

濮議辯

嘉靖辛巳初  
試入館第一

昔宋英宗入嗣議封所生其時韓歐司馬諸公  
各有論議後世惑之君子曰禮先正名古也名

始于父子無所事正正之必於其嫌也故子有  
時不稱其父義絕於其父也義有時而絕情則  
固在也以天子之貴而不得父其父豈人情  
邪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之子者子其後也  
而復謂所生為父是二父也天下豈有二父之  
國邪亂宗廢禮其殆此歟或曰既為人後矣於  
所生有伯舛之道焉然施于常人可也施于  
天子不可也天子極宮天下之榮其父則  
天子父也化家為國微名殊號雖至于宮妾臣  
僕之賤必逮及焉示其有所加也乃其父猶曰  
伯曰舛云爾非所以奉承尊尊之情也或曰名  
實不相掩稱其為考而以某王別之庶幾盡于  
義也夫事親不以非禮者孝之至也苟有所妨  
雖嫌于名稱異憾焉是則稱考者惡其嫌于所  
後也不得已稱親而以別于考焉豈非至當歸  
一之論邪雖然既惡其嫌而又犯其所恒稱所  
謂譏裸程于同浴而訾百步以為怯者也今天  
下之專稱親者必父母也親之一言不可以加

入群玉樓稿卷四

三



于非人則所生者固不得與所後者例也然則求正于此者奈何先儒程正公嘗酌典禮原人情而為之說稱之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蓋謂之皇伯父則有以明其統嗣之所在謂之某國大王則所以別諸親之號而示其尊崇之道者固已至矣而或者猶為臆說以為親考既非所宜稱伯父又失褒崇之禮不如奉以高官大爵庶免嫌褻之譏而亦豈知天子雖尊烏得而爵其父邪周禮八柄王所以馭天下者也以馭天下者而臨其父不幾于甚褻而無禮邪凡天下之事情不伸不足以盡義義不行不足以言情惟其義盡所以情至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嗚呼後之應變達權者情邪義邪

頌

耕籍頌并序

館試

昔甌公闢躬耕之義姬室用興賈生明三推之旨漢臻殷富我

皇御極之元年懋啓洪猷弘暢厥典雖事揚先

烈而義廣廉思光衍德聲非辭罔既敢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於赫

顯王誕命光啓綏此下民錫朕令祉農祥告期青壇戾止率民昏作不惰不弛於赫

顯王寶茲稼穡民用是興財靡凋竭維康維庾維菽維麥詠歌有年載

帝之德於赫

顯王弘宣孝思裸鬯高醴三撥以隨我簋既豐我盛既滋祝史正辭言迓福釐於赫

顯王惠天之命昏鳥正中土膏瘳震序物揚時眷茲作政光昭宗祐天心丕應

論

君子學以為已論 館試

君子懼身後之無傳故不能無終身之憂是非憂夫名也憂其無可名者而已矣夫君子之學取必于已耳夫庸知其毀譽之在人者之足為欣戚乎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君子奚患焉孔門之稱好學者莫如顏子其曰不遷

怒不貳過則其實也夫怒者已怒也過者已過也人何與焉然而顏子不以為緩而必孳孳焉者誠知學之不可以為人故其言志亦曰母伐善毋施勞其不以外者為輕重亦可見矣雖然聖人欲學者時其自考則未嘗不導人于名實之際也何者名猶物也實猶券也持左券以取舊物必得之勢也如有不得者則必有故矣沒世無聞聖人以為君子疾之疾之者何疾吾之生未嘗有善焉耳君子之生也質美而性

不群玉樓稿卷四

五

全乾坤所私也於其身有參三之道焉若是而猶草木其為生泯泯焉同歸于朽腐漸滅而無所存是則可疾孰大焉夫惟其疾之也切故其懼之也深懼之也深則其學不容以不力蓋君子之學本以為已然非常存是心則其進學終不免厭忽怠緩而不疾是雖有計名之嫌而實所以見其精切為已之本心若後世之為君子者不然徒計一時之毀譽而不虞身後之存亡故其所以為學者往往賤已而貴人不知所謂

浮聲淫譽卒與其身者死矣尚安用哉孟子嘗言君子有終身之憂而釋其故則曰均是人也先舜為法於當時可傳於後世我不免為鄉人而已夫是以憂夫所謂鄉人者蓋後世無聞之類也君子之學蓋求其如堯舜之可傳而免為鄉人之無聞如是而已知孟子憂之之意則知孔子疾之之說矣然學者見君子之為是說也每疑于為已之訓不知疾之者疾已無可稱之實也其歸也果誰為哉先儒范氏深察其意蓋

不群玉樓稿卷四

五

曰君子學本為已但歿世而名不稱則是無為善之實耳是以疾之嗚呼學者苟明夫義利公私之辯安往而非為已之實哉是故君子惟能求名于萬世則吾之所以修已者庶乎其無愧矣

賦

京闈秋試舉人

廷見賦

館課

維王圻之多士寔毓秀于神都冠恒碣之靈拔表燕趙之丘墟流風慷慨潤節紆徐燦人文

之淵藪。矧步軌于天衢。覲菁莪之新化。接舜典之弘敷。故其詩書比戶。衿佩如林。貫六德以遊。懋指四術而披尋。炫菁莪之發越。既宏宏而浸淫。於是播禮羅而物色。輟講幄之鴻儒。攜貝林與瓦礫。方魚目于璫瑜。既塞闡而得雋。豈結恨于遺珠。爾乃昊帝司辰。蓐收卷曆。雨宿烟收。風甜日厲。奎壁暉煜。以東輝井絡。菁莪而西。麗伊文運之洪開。固登良而賓士。豈觀光于帝里。寔披覩于雲霧。眩魏闕之崔嵬。引瑤宮而奔赴。屹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三

會殿以霄連。紛簇羽之鱗次。眷丹宸之迂臨。儼虬駟之玉路。風飄飄而度旌。魂恍恍以失措。仰不及視。俯不皇顧。蓋鷁趨而鵠立。洵聲物之所聚。伊嘉士之如雲。繽濟濟而來覲。敬佩服之所修。姱耀容儀之獨盛。望彤墀以跂悚。咸罄折而魚進。習膜拜以紆忱。憚愉愉而交慶。初輯翼以矯羣。終鴻遠之有徑。矧六龍之高馭。載瞻光于明聖。維姬周之造士。式里選以為階。慨荒典之煨燼。乃炫美于計偕。且甸輔之髦俊。素乃協乎

帝懷。瞻明揚之懋典。庶光被乎草萊。伊余邦之邁幸。諒連茹之多才。冀熙號而振美。齊禧祚之巍巍。

碑

平冠碑

松溪巨寇王郎等。討定之。明年庶人嗟怨于途。士橫議于學。更老相謫于社。若曰。我松外邇巖邑。中藏逋藪。奸人亡命。視為盜區。王郎林進其魁也。烏合殆逾千人。首難葛坡仙槎之間。始躡

八群玉樓稿卷四

三

迴龍。再輾將口。遂大踐秦石崇洛之墟。度劉林蕩妖祲。漲天其反而之松也。訛言將謀傳城。城卑守單。羗稚奔迸。物情震駭。良賴我兵憲石梁郝公維嶽。提兵猝至。公韜鈴神韞。英威電激。即日下令。追捕文武將吏。勇策並放。曾未決旬。鏃矢不遺。渠黨悉就俘獲。舉松之人。如脫虎吻。士女恬熙。里巷胥賀。然而事平累月。紀述闕滅。茂功隕焉。何以詔後之人。此非吾黨之耻與。於是地官葉君逢陽。以告縣令浦子礪。對曰。邑盜之

興殯實其咎。席公威靈以克底寧。永言松功。敢忘夙夜。廼走使徵詞于建安李默。默聞葉宗留之破也。餘九十年。郡境不聞劇盜。初松賊深入內邑。傳警郡郊城。闔為之晏。啓自非公撲於方然。圖其未募。屹茲城府。詎能帖然不為松人之憂者乎。是宜播之銘詩。彰公之德。而默非其人也。時石梁公亦固讓弗受。又明年為嘉靖壬寅。會公臺僚筆山侯公廷訓自漳南還。過松溪。士民遮言平賊狀。頗具筆山深偉其事。因使張尉壽來。背予文。且曰。五兵之戒。除暴為先。子居是邦。均蒙利賴。子而弗述。後將何觀。復以書勉公。勿讓。默雖不文。無以辭也。銘曰。

禹畫稽部。爰作閩方。䟽峰抗嶺。郡圖是疆。星聯八邑。僻啓松陽。冥冥海嶠。蠢蠢括蒼。深林絕壑。盤鬱相望。狸鼯蛇豕。何孽弗藏。歲在庫子。有狐跳踉。駭駭彭彭。奮而干常。踰都闔邑。蹂龍蹕將。煽兇秦石。崇鄙鳴張。奔突載東。松人震惶。誰其櫻之。當車者蟾。誰其衛之。講張卒狂。有煒憲矣。

虎視鷹揚。勇必犯難。謀不吐剗。提兵擊捕。伐鼓堂堂。或襲或追。俘馘盈廡。妖氛殄盪。士馬騰驤。農嬉南畝。市如堵牆。孰謂崇朝。易侵為祥。公曰。剪寇我職。是敷爾瘡。爾瘡思豫。其防凡此。松人歸德。不遑載歌。且舞。以頌武光。丐公善後。彌世用康。刻此銘詩。永視周行。

皇明戒僧真鑒塔碑

嘉靖癸丑。京師南關初作重城。有掘得廢冢者。啓之。乃僧真鑒藏龕處也。距葬凡十有三年。龕

群玉樓稿卷四

四

壞。獨僧趺坐。屹然如故。都人聚觀者。竟月。崔中貴利。覩而異之。昇至慈源寺。西廂稍加粉繪。奉以佛禮。流聞四方。觀者躡脊。一時香火甚盛。明年。夏。太保錦衣陸公。邀余過其南園。偶話及之。寺即太保少時讀書處。去園里許。遂偕大宗伯。關中王公。往觀。咸共驚嘆焉。按僧本京城大軍倉人。俗姓林。名春。年三十七。始從萬峰師祝髮。持教律。良謹。又三十年。而趺化。啓寢時。尚有識其面目者。再踰年中。貴以其事希覲。懼為時駭。

乃謀於太保、梵塔寺背移奉其中、從佛法也。予惟佛之為教、本求脫離生死、無罣礙、故有蹈罹兵刃、水火猛獸而無貪怖者、貴佛性不貴殼漏子也。然予嘗過曹溪、清源山、觀所謂六祖與弘濟太師者、其法身固宛然、而在永樂間、馬瑄三至西洋、嘗記釋迦涅槃遺蹟、頗具然、則佛不貴是、而如是者、往往非佛、不能是僧、行業深淺、性根利鈍、予不可知、然而乃亦能是、皆予之所未喻也。中貴圖示永久、輒來請記、乃為述所親

不群玉樓稿卷四

聖

聞如此中貴、邠州人酷慕佛、其竭力所事大抵此類也。塔成、於是年乙卯、首夏、葬以其月八日、因作偈語、俾併刻之。偈曰：

汝本無生、孰云有身。汝無無身、孰知汝身。既脫煩惱、永離四大。自覓自我、我又有何物。汝性汝觀、赤灑灑地、作如是觀。觀汝身是。

說

### 養心說

心者、形之屬、而理之府也。故於其類為獨靈、而

其本體為最良、其弗良且靈、自賊之也。程子曰：心如穀種、蓋以其生之性、譬也。穀必養而後生、惟心亦然。故欲者所以賊吾生理也。養之、始去其賊之者而已。止其所制之於念慮之微、捍其誘閑之於應物之際、所以廣克欲之道也。然若是者、免於斧斤牛羊之酷焉耳。培植翼衛之功、何居。曰：學以充之、禮以固之、樂以和之、涵泳膏澤、使自得之、養之備也。是故敬者、德之基也。誠者、德之宅也。唯敬故養、惟養故誠。先難後獲、

不群玉樓稿卷四

聖

德是以成

### 椿萱並茂圖說

椿、言壽也。萱、言忘憂也。丁子夔慕父母、不能以言而貌諸草木者也。方春熙和、草木鬱焉、並興丁子、所為紆思而寄遠也。有風人之旨焉。侍御友袞實序之曰：饒陽君在邑三年、政化大洽、民不忍釋、令君令君終不有所繫吝。罷邑還、就其子夔主事、封簪紱、從容而已。丁子既奉封君、太安人東歸、挺身留官、而封君太安人、年境樂康。

夫是以微壽志無憂也。或曰：椿、樗，屬也，散也，明不為材用，故自全也。又曰：萱、芳，佩又安，男也，封君抗姑，臧之行，修柴桑之節，精明內固，百物不侵，庶幾黃老之福。令子數人者，導揚休芬，振振駢衆美之會也。故子變善慕父母者也，友衮為慕言者也，武選郎友默繹其慕者也。

字說

天有四輔，東壁其一也。於稽其象曰：惟圖書之府，故三辰並耀，天垂至文，而壁又特主之，明正

不群玉樓稿卷四

四三

則道術行，國多慶，失色則天子輕儒，進佞賢士。憂李子曰：星者萬物之所生，而諸陽之盛德也，積盛成精，吐精成文，是故明潤，妖昏芒角，失位甚者隕石，皆緣物德盛衰而生其於人也亦然。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文之至也。文有模、繪、玄、窳、經、緯、人倫、彌、綸、理、化、而擷、英、采、葩、美、麗、色、澤、不、與、焉、是以、龐、厚、者、峻、發、矯、襲、者、無、光、飾、奸、者、媒、救、文、之、不、可、以、偽、為、也、如是。昔元瑜致詆於通士，德璉矜美於敷華，斯皆一

曲之所窺，非人文之偉識也。從弟子壁既冠，賓字之曰穉文，問義於予。予曰：爾欲為仰觀之學，盍從星氏文不在茲乎？亦考諸德之盛衰已爾。或曰：壁，垣也，有立義賓祝有之，敬爾威儀，泚慎爾德，威儀卒度，文孰加焉？德言盛，禮言恭，禮所以立也，如是而文可以立矣。

守株說

士有困於下僚者，造余訪速化之術。予喻以晉初六之義，備利害是非，而為之說三，反而不能

不群玉樓稿卷四

四四

解詰，予曰：昔人稱守株而待兔，愚也。非邪？對曰：是愚也。尚安株哉？夫株可以得兔也，不可以有待也。得者恒也，時有適然，恒則窮矣。曰：伊余之跡無是類歟？曰：子以為人將愚子也邪？吾昧子所以愚也。吾今告子矣。子之修行而姱節也，克官而舉職也，雖目為宋人之愚可也。愚而人也，其有否也？而徒曰：吾不能為網，若置也，俟其至而已矣。是亦宋人焉耳。愚而已也。吾教子以職業為鷹廬，以仁義為網罟，守其所有，事而忘其

所必得也。如是而人謂之愚子無患矣。雖然天下之舍株而求者多矣。此天下之所謂知而予之所謂悞悞。悞邪無行而不能者邪。則又不若宋人之守之愚之為得也。子姑思之。吾當為子竟其說。

### 字楊君維坤說

僕正陶園先生有孫曰公輿且冠。筮子賓尊古訓也。默也涼德以齒則不及也。安所辱命。於是終辭而後從事。爰字曰維坤甫而重之以告規。

不群玉樓稿卷四

四十五

詩人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維坤庶幾敬乎哉。昔在先王之觀象於坤儀也。必有輪輿以通天下之力。而辨王章。故大路之乘五。而稽其象畫者六。服車之乘五。而察其樸屬者一。三材不失職。昭其質也。前輶後蕘。昭其度也。蓋弓必以數。昭其采也。牙轂蚤輻相善。昭其完也。不質不采。不度不完。則輿焉而有所弗庸。然則辨物化居。莫大乎輿。稽類尚象。莫大乎坤。遠取諸器。近取諸身。莫大乎德。坤有四德。故配天而君子則焉。

家區九則博也。洪泉極深厚也。合同而化。貞也。變通不窮。久也。博以邇學。故周知萬物而不遺。厚以居行。故日思積義而不息。貞以樹誠。故文明而業日起。久以利用。故疏達而道不匱。易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傳曰。地得一以寧。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唯一故簡。簡故專而能遂。是以大德生焉。且夫顯明昭融。道之充也。齊莊嚴翼。德之聚也。器器悞亂。善之棄也。故靜一者。所以成身而達用也。在諺有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得一也。君子之德。於是乎學。以為質。靜以成之。而一以守之。雖格天之功。猶將舉之。而況於任重致遠者乎。夫輿人所載也。有坤之德。而後可以載。無德而輿人弗輿之矣。維坤庶幾勉乎哉。

不群玉樓稿卷四

四十六

書

### 上三宰相書

僕聞士遇而獲信于

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子。謨猷之臣。今

陛下明聖僕何患過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拔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衆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聞損矣又曰有能忠於國者亮免過矣僕謏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攄忱效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床登徒子懷德色而諱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使奔走咳唾之末豈不以德重岡陵義足淵沒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

不群主樓稿卷四

中

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唯執事聽之此者

陛下降發中之詔脩翊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雋談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旦與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空不為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決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為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並拜而宮掖乖五王並封而武氏

橫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為說也夫是命也執事謂盡出

上旨哉即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上勵精倚畀遺者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鞫茲隙遂託焉以逞以為是足以羈紲之矣觀其敘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

不群主樓稿卷四

哭

先帝時左右謀寵奸賞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干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聲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

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勲舊而下而投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

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睹記也詩云殷鑒不遠奈何弗慎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貳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



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洵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課生誅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竊為執事不取也昨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復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

上春秋長盛猝有媒孽其事引據

祖訓搆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

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祇命之後

不群主稿卷四

四

此輩妄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即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

交釀亂方自此耳為執事竊計不若守奉

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

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矣

世之業猶將棄之上足以結

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憸壬之奸使

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然後天下之事可為也

邇來執事累疏抗陳中心光然時未獲命物

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耳且有病執事包

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絀

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易污峣峣難全

可不畏歟今執事勲歲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

自宜世食其報永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為貽

謀邪昔仲連說趙却秦軍平原持千金為壽連

曰即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為也後世稱

播大連之義且執事勲勞孰與魯連茅土之錫

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獲之令聞廣譽豈有極

不群主稿卷四

五

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

念國事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略其讚述課

稱縷縷之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默皇恐

再拜

一奉崔後渠祭酒

僕閩產也去中州遠甚稍聞海內有文章行業

卓然為世所宗者而常恨不及見之比年嘗從

他所竊觀先生所著甚約始知文章乃盡在是

夫觸挺而應無遠弗届者鍾鏞之器也沉埋班

剝磨濯而後辨者商周之遺制也故察聲易審制難僕何敢自謂博物如張華而拱手傍駭疑其必為神明之所定魑魅之所避者矣曩有大人之命以先德弗耀委勤小子逡巡數年未知所託頃歲當因葛君私於執事葛君報書備承惠顧邀以成言竊嘆今代名德有如先生願一望見而不可得僕非有執鞭之分宿昔之歡思以家行託於不朽不已蔽乎然平生昧顏色不謀於人出海徼馳數千里舍都會而走遠郡斯固先生所以閔不肖縷縷之勤而輕之于知己也感何足言感何足言家狀并非儀敬如別檟謹再拜獻之左右惟先生幸終惠之默惶恐再拜

與江貞齋司業

使至得拜教翰兼領新集殊用慰感夏初小吏余珂行亦曾申候未審以時達否今聖天子大興禮樂典制一新辨博方聞之士悉得以自見而僕乃獨蹉跎郎署甘為俗吏拙可

不群手稿卷四

五

知也諸史想已次第就梓校讐之餘所得宜日以富向所喻實錄竟不獲善本僕令所錄亦甚草草故不敢輒上近得金國志數冊紀載頗悉執事如欲得當錄奉也此外何書可錄幸不時批示當取其力所能辦者為奉何如山公移疾尚未出長安雖近日其如浮雲千里何執事春初之舉宜即此時圖之無令逡巡墮人計中也鄙愚不達事機執事當自斷之恃愛素深輒以肝鬲為獻伏惟裁亮不備

與孫南郡性夫

使至得拜教貺極荷拳拳之雅審比來宦況無異在潭時天外故人何日能忘得此殊足相慰來喻獎借過情非所宜荷今天下豪雋輩作然卓犖不羣倉卒可任大事如吾荊州者何可多得僕固不肖誠樂交佳士論天下事齷齪富貴頗不足顧兄其努力為霖雨蒼生之計區區鄙瑣正何足賴子高脩潔非僕所及即有舉措須兄相之部使者往往與有司競每至掣肘荊州

不群手稿卷四

五

主人慎勿以路人待子高也。所讀如已得須臾鉛山主家外書即其人也。不多及。

### 荅范憲副

辱教翰。審宦履萬福。慰喜增倍。仰惟執事名德崇重。久辭外臺。乃猶不免崎嶇。領海。外將誰委顧。枿蘭雜揉。桷鑿難投。時方溷矣。人其奈何。近與故城王司勳晤賞。時髦未嘗不感憤興懷也。僕薄劣百出。人後忝竊銓綜。惟日慚懼。外別楮奉覽。鴻陸羽儀。方此瞻企。伏惟加愛。

不群玉樓稿卷四

五三

### 與張水南太史

默本田家。遭逢嘉運。挾策干時。敢望朱紫。徒以志意未伸。遲回末路。詎悟罪釁暴彰。終取擯棄。百年情事。正何足賴。悲夫已矣。水南勉之。雖聚散恒情。於君何如也。朝逢談藝。夕坐論心。自謂天地同長。詎知逝水難還。倉皇問別。我不可留。君不可往。慷慨登途。憂心莫寫。奈何奈何。水南勉之。進則恢張志業。退即伏處困辱。僕非有烈節。良不自愛。願以未衰之日。求志於風塵之下。

耳人生富貴。更復何時。臨河傷暮。遂此遠分。日夜孤征。但有戀切。默不復敢言矣。水南勉之。

### 與蔡半洲太僕

宿昔之好。今何如矣。當其盛時。出則聯珂。居則同里。酣歌達夜。高辯雄談。不復知人間有睽離之嘆。詎謂人事乖違。一朝就別。蓬飛萍散。何足為喻。僕本狂生。少負意氣。讀論劍篇。談豪俠事。未嘗不恣睢自喜也。乃今不復敢言天下事矣。半洲豈有意乎。得罪以來。人情大異。所可恃者。

不群玉樓稿卷四

五

二三故人耳。東林出餞。獨少吾半洲。能無憾乎。扁舟南下。相望日遠。公當游登華要。為閩士立赤幟。僕即伏處卑棲。可無長恨矣。日夜孤征。但有懷戀。半洲豈足明余志耶。

### 與王祿之考功

僕茲行矣。然生平意念。不為知己一吐。更復何待。僕以戊子入部。是時資敘頗深。加見山中峰諸公。獎遇過情。禍機寔伏于此。迨為司封。又因持法太嚴。疾者愈衆。蓋舟中之人。皆敵國矣。僕

誠不明不能決去亦以老親意所不樂如陸伯載之事可憂也用是因循歲月徒欲假事乞外以銷衆忌出處之計如是而已詎知謀與時違禍機竊發致使取譏當世貽笑賢哲豈不痛哉僕少負意氣喜談時務謬謂天下事有不足為者數年來百出人後常恐志節摧頽愈自奮激故言論截烈舉措自好誠或有之然人生等貧賤耳豈必失美官而後為辱哉或謂僕自棄垂成之業者誠愛憐我然謂之知己則非也悲乎

不群王棟稿卷四

王

今日之事僕無所用悔矣得罪以來人情大異執事獨繼續不舍諸所存慰百倍恒情僕雖至愚知德久矣扁舟日夜離愁種種惟執事思所自愛無以還人為念也發憤裁書申謝知己不敢盡不敢盡

與吳南岑副郎

默本疎狂下品獨於衆中為執事所憐十年交誼真同骨肉雖家庭內外下至僕隸罔不悉吾二人之情故言雖狎不以為慢意雖簡不以為

疎蓋十年如一日也非執事久敬能容何以使鄙人得以廁門下邪尋常感德何足為喻顧野性難馴不能仰奉教命致有今日然平生頗負意氣過拂意事愈自激昂亦欲效古人慷慨之節數年以來屢蹈危機而骭髀故態至死不屈人生等貧賤耳奚必失美官而後為辱哉今日之事僕無所用悔矣行時過勤存慰餞錫有加至乃移尊郊寺展接宵談扼腕之氣發之篇什此雖故人繼續之至情而僕之感恩則不止此

不群王棟稿卷四

王

僕誠不敏好談當世之務簿書錢穀敢存厭薄到郡即當勉強修職以報知己清談講學僕不忍為也遂此遠離彌益悵戀山門之別幾為兒女態發憤裁書用明微志耳惟執事思所勗我者無徒戚戚于一別也舍親還附此歸報不能盡

奉座主蒲汀學士

默在諸生中最為驚劣此吾師所稔聞也十年即更敢希寸進不虞罪惡暴彰竟坐貶斥竊念

本家農畝一蒙甄錄遂以弱冠登朝嘗恐蹈世俗浮薄之習勉自剋勵以至茲今何悟更以此敗其為門牆戮辱甚矣我師顧不忍即罪曲垂言問雖考思方殷務敦別款且臨加腆幣以寵益之虛負恩德所不敢言深惟不學寡聞徒慕古人倜儻瑰奇之節誠願俛首風塵與吏民從事冀或少效明時上副獎遇之私下解縉紳之惑持此報恩未或不可而鶴鶴弱羽振奮幾何伏惟仁人長者卒有以勗之謹因左右申布區區日夕孤征未有寧趾煙波浩渺北望但增悽戀耳默惶恐百拜

奉司空林小泉

默也得罪而南惴焉未有寧趾顧倉皇中猶得望見台光豈勝慰仰惟是竄逐孤踪為時共棄何悟曲被尊慈降接如故既屏拊存更勤嘉貺雖大賢長者道務兼收而弱羽摧殘於何報德惟我公耆德勲名羣情所屬輝煌名命寔出宸心霖雨蒼生之望方自茲始如不肖者鄉井

忤蒙之託又不足多耳前以邂逅川途不遑展賀謹因北客之便申奉起居伏惟垂察不備

與從野文選

僕往者猖狂取罪衆方從傍譏笑執事獨義形于色攘臂以明不肖之寃出都又發使追送于河僕竊嘆利害盛衰之際不謂知己乃出於傾蓋感恩慕義於何可忘僕昨叨陪棘院嘗從執事課論今日用人之獎已預知執事終當受柄為豪傑先言猶在耳果副初心竊喜朝廷能

舍常調而得執事執事又能破格以進名流蓋不踰旬月中舉錯已出人意表江湖雖遠可為時事賀矣僕粗狂鄙人雅因憤懣越位論事即在擯斥中其不能忘情如此知愧知愧僕久客北地乍還卑濕轉更弗堪在郡疾疢荐作深賴藥力自將未即隕仆空懷升斗之奉為吏民羞行藏之計殆未敢遽告也謹因計吏承候伏惟體國加愛

奉左都王浚翁

默往者嘗備奔走之後承事我公於東曹其於  
鑽仰宮牆望洋詞海已非朝夕之故曩從小泉  
新山諸老先生恭叩起居知我公道高心降務  
弘容物之節如默瑣尾庸流猶得數汚齒頰獎  
識之恩義齊丘岳寔非小人之所宜蒙亦豈塞  
劣所能報塞默罪疊彰聞自于黜罰佐郡無聊  
引領京邑冀或因緣職事走謁馬首以承君子  
之末光乃聞旌車被命還闕維茲首憲之地  
羣索具瞻我公戾止風望計當百倍凡在頽流

六群玉樓鶴卷四

李

執不驚奮徒念小人竄伏偏州分甘淪落展奉  
顏色未敢前期伊鬱私懷不能不增劇耳謹因  
小吏陳布區區薄有書帙輒敢再拜獻之左右  
伏惟慈仁寬其不恪默惶恐再拜

與胡太常未齋

僕竄伏山城於京國貴游例不敢輒先問候秋  
初辱教札開慰備至僕所以忍稽裁謝者徒冀  
因執事入都展望顏色一控愁懷不悟疾疢糾  
纏淹涉三秋尚慙初願日者程負甫書來知執

事被召且行使羈窮故侶遠失因依徙倚庭  
除豈勝悵恍惟僕狂愚不能奉循夙教坐罹顛  
隕以重傷執事之明每思慙負殆不能勝執事  
宏深博大所取賴於時者厚矣明天子方當引  
以自近僕雖塗泥猶樂睹故人勲業之炳朗於  
世也幸自愛幸自愛僕以屏軀懼先朝露為老  
親憂念欲棄此以去豈貽後艱乎書回顧聞至  
計謹此代申別楮不盡區區

奉都憲萬治齋

六群玉樓鶴卷四

李

不肖往者嘗以邱里之故備承降接恒愧無以  
報德而地輕人寒又不敢以起居常禮自納于  
長者不圖謬辱謙光輒枉書教前輩風流其不  
以往來詩禮見習如此惟茲銓部寔我公舊遊  
地也風聲矩矱至今為烈僕鄙人萬萬出人後  
蚤夜思奉教于大君子而未敢請也謹因葉戶  
曹南還陳布區區并以誥章附納伏惟省鑒戶  
曹於僕為鄉同年博洽多聞雅有治才明公方  
藻別人士此固其一也敢私言之

與王筆峰太守

客歲勞尹持手翰至知兄幸憐而教我意至篤也兄自視時流如何兩牧方州皆處人厭苦之地然而久不得代栖栖諸侯間其視僕困窮誑辱所由雖異此其失奇男子意一也僕涉冬徂夏數以臺符奔走劬郡轂不停擊衣不暇浣焉有山癰澤稿而能披風塵冒露霧者乎所不棄去者上牽親聞之情下無以樹尺寸自明於世耳奈何奈何宣民疲於允運久矣今歲又屬之

不群玉樓稿卷四

李

京衛其陵轅幅婪尤甚郡案其事聞于漕臺僕亦從中暴其罪狀今方逮捕就鞠左右輕重之間惟執事有以底之宣民即淮民也假令虞芮質成于周周其弗邳乎伏惟照察

與翰林張水南

不奉顏色忽復經年昔在邸里晨夕過逢歡猶不足歷秋徂夏更絕音徽為愁奈何惟夙夕之好綢繆之感誼在沒齒非此所能述矣宣為江東僻壤厭俗訟慙三木載途精神都喪郡中又

乏賢豪子弟登山涉澗孰與共者獨時時灌園莠竹暇即抱書而卧復有時發符引吏民治不決事然性不喜鞭朴常以數言取服衆庶不察謂有老吏之風噫嘻孰知予心之悲乎一行為吏疾疢糾纏緣久客北土乍還卑濕轉復不堪每攬鏡未嘗不自憎惡乃悟風氣服食苟違本性皆足累生足下珠輝玉潤蘊美無方竭節本朝勲名日懋故人自致已如此僕又安足惜乎方患注下黽勉裁書不敢問及時事小詩三首薄帕一方輒以為獻因風願得數聞起居默再拜

不群玉樓稿卷四

李

與南司業歐陽南野

頃程友奉命見訪具聞執事之所以為教與程友之所以受恩者備矣幸甚幸甚竊傷風流頽蕩士鮮知學孰踰於此時者我執事獨能排擊羣隳主持道藝人文之化斯不淺矣使公卿人士百爾嚮風務修先王無資談譴豈不偉哉此不肖鄙細之憂大賢今日之責也僕年與病衰



日力不逮人間往事徒損心情奈何奈何日者  
榻書之役重以為下吏憂茲幸完事矣敬謝程  
友鑽仰良勤伏惟執事終教之

與程石溪給舍

日者小隸還報已辱教貺備繾綣之雅人生聚  
時豈草草易得者所貴久要不忘勗我以明德  
期我以皓首雖千里猶接席也屋梁月色正有  
餘韻何必携手索歡然後為得手饒生來承手  
教再申前款具悉至懷感刻感刻雲中消息杳

天群玉樓稿卷四

李

然時事如此殆未可高枕而卧也執事亦同此  
懷乎人還附此布復小詩倘辱和教又幸

與王鶴山通政

歲暮入留都屬以他事急趨句容不獲展奉間  
濶殊違素心雨花之遊偶為一二知舊所強眺  
遠興懷方恨無緣攀隨妙躡耳僕於執事生不  
同里長不同遊徒以意氣相求傾蓋而定交誼  
僕非有要于執事執事亦豈有恃于僕也然當  
是時執事賓客之盛門無停軌其欲請間以吐

肝鬲密坐而私微言者殆不可勝數宜不肖之  
自列于眾人也盛衰之際讒間互生人情至此  
僕竊笑之所賴高賢篤久要之誼僕亦不敢自  
蹈浚恒之凶得罪以來備勤繾綣諸所存慰百  
倍恒情豈僕愚魯至不能明公之誠素邪僕罪  
釁等干丘山今日之事寔上天降罰無所用悔  
誠願俛首風塵勉立尺寸以謝知己惟執事思  
所勗我無徒哀憐寄寓而已謹因報命陳布區  
區近患瘍手痛不可忍授語家僮殊不能盡

天群玉樓稿卷四

畜

與張水南內翰

僕在郡數以臺檄奔走江畿足跡幾窮千里四  
方問遺故舊書札一時皆廢夏初聞兄有啟讀  
之擢輒喜繼聞有塲屋之恐又輒憂蓋欣戚關  
情亦如此近吳性夫還自都下始知里誤以錄  
佳得解文章乃亦禍福人邪然則僕之見黜正  
坐不文耳曩奉教指慮僕以崛彊忤世具悉至  
懷勉思箴誨如發朦瞶所不能抑者常以酒酣  
耳熱時抒意向豪士耳虞東厓見遇有古人風



僕則但知郡吏事臺察簿書期會常在諸君之先用此益知我僕固不敢乞憐也本瑣瑣不足道聊為兄一言以明僕受教如是餘則惟有離羣之感而已

謝嚴太宰

昨歲過侍奔走之舊課以壽言仰干記室不悟寬慈特蒙弛例雖當溽暑不惜揮毫默嘗三盟而後出之片詞隻句輒與空青水碧爭奇若其託諷示規終篇復成典訓商彝周鼎僅足方其

六群玉樓稿卷四

室

渾噩耳業使人敬進于老親老親喜逾珥璧誇示賀客且為不肖進數觴以明極娛惟默抱累失職身負不孝之名然使老親不以為罪而更愉悅者皆明公之賜也曷敢忘臘後勉圖躬謝屬以吏事走旁郡迄今未遑寧處退伏自訟愆咎寔深惟茲獻歲台曜增輝百福川至謹遣小吏恭申承候馴鹿一雙敬以為長者壽邊隅未靖廷資碩輔中流舟楫意者其在我公乎伏惟少勤保練以綏後命

與王石溪司廳

僕近自江北還得領閱月所賜手教又數日復有持石槁書至者具言執事拯引之力指畫事勢如坐目前以僕之迂塞敝落方為時所棄而大賢君子乃曲加矜憐如此此豈區區鄉井之誼所能動哉愧負知己良不可言麋鹿之性將成傲誕恐強致樊籠必有擊觸奔逸之患惟執事開示迷方使得自全仁人之賜也天高地卑豈忍跼蹐至此哉東匯南岡諸公皆據津要不敢數通問訊話餘湯及此意幸幸屬有北客之便謹附布起居伏惟照察

六群玉樓稿卷四

室

與李封部

僕昔忝同朝夕切傾嚮被謫時嘗兩辱枉唁豈惟不以盛衰改德且曲加撫慰視契洽平生者殆又過之知己之感何可言盡南來數以事過績溪父老爭言惠政輒歷歷可紀甘棠之詠至今逾薦乃知士君子立朝之節自其筮仕時挺抗已如此銓曹之選士類寔所共慶况僕課以

糠粃叨揚簸之末者乎。封曹垢敎賴執事滿別殆盡。然以僕之乖遠。亦荷掩覆包荒之德。曷其有忘。比者郡吏還。具言執事嘗辱記姓名。彌用慙感。敢因饒生之便。敬奉起居。惟照察不備。

與蔡半洲大理

僕到部纔數月。即聞執事有河西之行。經年未覩還朝之報。鄙心無任懸切。亦南來者未嘗不偵伺動息。昨宣城吳僉憲北還。始知使節言旋。虜讐已解。大丈夫銜。

群玉樓稿卷四

七

天子之命出玉關。臨絕塞。折誓強胡。伸威萬里。斯亦快志平生。儒紳之極節。乘槎投筆。不足賢也。吾黨素號多材。然臺省二三君子。皆相繼失職。今日所恃為鄉國冠冕者。執事與小泉數公而已。幸加愛加愛。僕良不自念。側身庠困。思以此勉效尺寸。上報。

主恩誠不忍齟齬。玩時貽譏。當世惟執事卒教鄙人。無令顛踣為知己累也。風便謹布區區。千萬。炳察。

與林次崖大理

客歲嘗辱賜教。且喻及古人處困之節。所以勗僕者甚厚。僕雖鶩劣。敢忘報德。曩者執事被召時。屬以薄務。奔走鄰郡。未獲伸候。於茲又彌年矣。踈慵傲略。罪何可言。然竊計大賢君子。必不以寒暄苛禮。繩物。况竄斥之人。尤不當妄有攀引。此足自解耳。今。

群玉樓稿卷四

七

主上明聖。執事雅負奇節。思濟時艱。而廷尉又親近臣。此吾次崖明志之日也。如賤子者。不復與於此矣。未緣展侍。惟執事幸終教之。

與劉平嵩禮部

曩辱寄賜試錄。感領感領。僕以冬初自皖城東還。苦為吏事所縛。更不料理書卷。每仰屋竊嘆。平生失學。壯益荒落。上無補於明時。下深負於初志。所遭如此。豈非天乎。近聞九廟之議已定。土木方興。疎遠小臣。私憂過計。未嘗寢食置也。不意吾鄉亦有倡大議以佐下風者。真奇特事也。茲小吏奉領新曆。敢附此承候。回視前歲。

曆時倏忽再稔矣。歲月逼人。能無感乎。王道亦少公後座。大是異事。然僕久知其不偶矣。吾道之厄。未有過於此時者。傳不云乎。君子居易以俟命。吾人勉自循省而已。千萬加餐慎眠。不備。

與王南江二首

去夏六月。曾因小吏奉起居。比至則執事且南。書意頗進。愚計初以為謬語。何圖誤中。使吾道益孤也。才名累物。乃至於此。愁心日注。有如江

天群玉樓稿卷四

堯

海未審文旆何時到。郡理人之務。本令人氣塞。久乃得佳趣。彼所以擯吾居外者。謂吾不堪是耳。僕亦云。丈夫處濁世。固應以此求志。安能作悲泣態邪。執事朗融特達。想同聲臭。故輒盡此懷。近聞攝事江陰。知復勞劇。何時移棹過從。舉觴相慰也。默再拜。

元歲計吏范廷春入都。嘗寓書記室。念復竟達否。側聞執事稍遷封部。以需持衡。海內英流。寔共瞻倚。矧僕以簸揚末質。謬承下風。譬之以落

奪蕭持錦蒙塊掩瑕匿垢。僕則有私幸焉。雖然。封章胥史。恒情視之甚輕。斯二者。封曹之領要也。舍是無以奉職者矣。弛張舉廢。咎在司存。故以散地而掄怨事。執兄務而叢衆望。封曹之謂矣。僕然且以拘檢傲略當之。夫安得不敗乎。負譴以來。偃卧江島。亦創往愆。未嘗不腐心折骨。思仰鳴於知己也。執事追風掣電之姿也。坡陀隴坂。惟意所向耳。幸慎自愛。新秋謹上起居別。有啓聞。願教左右條報。

天群玉樓稿卷四

十

與王石溪司廳

曩承差陳紹魁者。至自京師。持示尊札。督教備至。乃知賢者不為姑息之愛。以私里開其道。固如此。然不肖懇懇之愚。似猶未蒙燭察。敢再布之。僕之抱疴。已非一日。在宣。勉從吏。良不能堪。洗君所述。徒知僕之外。未究其裏也。得轉之後。連患痢瘡。經時少愈。斯時慮以憑限。獲罪。又馳數千里。歷垂旬而後得達。精神銷鑠。頓減平生。加以炎雨薰蒸。四體攣痛。到官五月。喘逆時

作至于卧不帖席者屢矣。自知福過災生。敢圖非望。來諭勞思。傷脾之說。雖意在諷切。實則非偶。緣僕所司者。財利也。少不經思。便成蠹海。文移業勝。盡須肥別。故事日墮。而形愈疲。况於文字之職。心勞十倍。正使僕為之。徒負人子弟。否則窮弊精力。自促年齡耳。僕之斯言。鬼神共鑒。向固虞其有此。是以勤諸執事。徒恃高明。遠覽必能得不肖之情。處之以無跡耳。乃今亦復云云。僕更何言。僕自念蒲柳先零。每一攬鏡。輒有

八辨玉樓稿卷四

主

憂生之嗟。誠知所鷄非丹霄之器。偃鼠飲河。期于滿腹耳。執事奈何。以世俗豔美之物。為不肖顧邪。葉子大舊歲。聞已棄官歸矣。郡丞之擢。實荷厓公援手之恩。但文憑不知繳還。亦或徑齎閩中也。屏傳諭勤懇。備悉雅情。早晚家僮還建。當具如所報。茲適北使之便。申布鄙私。長箋累牘。得無為高明病乎。愧謝愧謝。

與張南溟方伯

奉別餘六七年。每從除書薦剡中。得執事動靜。

不則聞諸縉紳稱評之口。未嘗不嘆神龍天馬之駭世。而服箱煦沫者。真塗潦器也。登樞握要。此非時耶。鄙人淩落。恒愧無以自見。勉糜升斗。為時竊笑。蓋望塵奔避久矣。敢因驛使。附奉起居。伏惟昭察。

與俞憲朱砥齋

今日貴道差人掛號。知背招首賊。已就擒斬。殊快人意。凡新會之民。蠢動不已者。皆慕為賊之利。而冀必撫之福也。此輩不誅。終無以攝凶人。

八辨玉樓稿卷四

主

之膽。區賊既滅。其一人者。亦宜以罪誅之。無令生心。然後申令。安其餘黨。使為惡者。知無所逃。罪則新民可得而撫也。外海逋寇。相黨窮蹙。但追兵不知能用命否。今日之事。惟有伸威而已。姑息不足恃也。得報以來。每為執事過慮。倘獲收功萬全。真地方之幸。亦不肖休戚關情之至願也。謹遣人奉候。并納新曆。凡百不惜。頻示為禱。

與順齋林方伯

僕於令弟先生叨有同榜之雅傾慕名德已非一日曩者待罪銓部執事嘗以封事見委屬禁例申嚴僕以不肖之身積毀叢怨方虞禍之及已寔不能回曲以伸鄉里之情此默之愚亦默之罪也伏聞執事有意督責僕何敢辭惟今日政體既與昔異僕之不肖又不獲與時賢比故一切恩例或有扼於昔而弛於今者率舉以怨僕此默之罪亦默之不幸也數年擯斥正復坐此所冀大君子矜憐棄其前失而辱收之則萬萬幸矣不然罪何敢辭官轍參商無階袒謝謹因還使附布區區

天祥玉樓稿卷四

七

與任少海考功

僕自入類表去中朝益遠四方書問皆廢惟是一二知舊未嘗不勤夢想比來不審道履何似竊計英譽素隆柄權已久恨郵報不以時聞耳此中炎熱殊異救邦僕夙抱脾疾大不能禁兼奉老母以居物土非宜尤為衰年所厭苦督府不察鄙心誤以憲學為薦良荷銓司之明舉以

別授僕母子寔拜無窮之賜願病骨支離終不任吏行藏之計惟執事有以相之僕竊聞省署風流義故舊故其待骸骸失職之人固自不薄僕本非其人何敢厚望惟有棄去以要知足之福斯得策矣貴賓楊先生曾辱矜存知己之感何能為報敢因驛騎附布區區并因執事以謝

寄司諫譚次川

比年居浙屢辱手翰良切慰浣然不能以時裁答者實緣公私冗迫遂成疎簡耳恭惟妙選諫

天祥玉樓稿卷四

七

垣縉紳交美其在鄙懷奚啻不寐蓋重為朝廷得人賀而尤幸吾道之獲伸為足喜也人間佳事須公努力然僕竊有一言奉效知己言不在取貴中事機亦不徒直貴審大體執事志慮忠純宜必有以識此矣風便敢布腹心惟高明得之餘祈照察不備

與譚次川憲副

別久無任懷仰自執事外擢諫垣漸以多事諸相知皆服執事之先見而不肖尤以故人得遂

已志為喜。獨謀身計拙。竟坐罷斥。雖大負  
簡知。中懷慚憤。而麋鹿野心。頗與願期。力耕課  
子之外。無他慕也。舍親人回。承惠問。勤懇知感。  
中原多事。須才為急。畜力養望。正在此時。如不  
肖者。但可作溪山主人。績茶經。注農書耳。酷暑  
裁報不專。惟諒之不多及。

荅大叅譚次川

執事致身青雲。皆取諸已。懷他人何與焉。生於  
執事。謂之知己。則可以為恩。則非也。二十年來  
契分不薄。偶以書詞大簡為疑。且慮橫施取悔。  
故特於盧星野詳之。豈緣是輒敗交盟也。來書  
誤矣。廣右之薦。聊便過家耳。以資以望。生亦何  
私錦還之後。便令早赴左轄栗峰。雅同志操。茲  
行。其獲德鄰必矣。勉旃。令名必毋請。識生之  
名起已出。非望比。復叅陪內直。彌益慙歎。來書  
卒簡敬聞教矣。俾還輒因以謝。

奉馮午山都副

默軍迂庸。課蒙愛助。銘心久矣。戮力匡時。頗同

臭味。輒因薄信。奉致芹忱。硯嘉礪節。鏡取鑑裁。  
印匣表文。刀明剗斷。今日所望於公者。非是不  
足喻也。義重緇衣。兼以為好。不罪罪。

羣玉樓稿卷之四

羊口書房

羣玉樓稿卷之五

書

建安 李

答滇使君

客歲匆匆被譴，不獲從容言別。每懷舊夢，無能報稱。茲者屏跡山林，忽承令姪遠顧，翰貺鼎來，驚喜交至。執事奉使萬里，霜旌在道，猶以鄉井之故，輒蒙記憶。卷茲雅誼，如何可忘。滇雖遠徼，風氣頗佳。夷以治夷，自宜隨俗。元江之禍，本末

入羣玉樓稿卷五

皆緣輕舉，設罪人果已自斃，餘黨請從罔治，何如黔國嗣爵，事體甚明。且新帥乃故帥親弟，而遺孤隕絕，又滇人所共知，何嫌何疑，而致茲不決耶。今上下方以此為奇貨，執事不早定議，正恐隨貪人計耳。辱問敢布其愚，惟高明裁察。

似樓索詠

頃歲家居去郡六七里，當建溪之上，跨岼為屋，亭榭略備。岼高可二丈餘，稍施欄楯，詰曲而上，望之儼然樓也。樓畔皆高松茂林，背負園疇，兼

接野市，推窓則浮玉島竹塢芙蓉城，具見焉。上下十數里間，城堞臺觀，橋道與林壑爭獻于前。蓋因樓為奇，據高命勝，而內實夷然，無所於異也。默以為天壤間物，皆似而已。奚獨吾樓因命曰似樓，不希妄有，不膠滯跡，頽然與似者遊，默蓋有志焉。敢以就正於有道者。

奉虞東厓大理

昨敕司承差回，復拜正月十五日尊翰，頌南萬里。四方書問，少至。況中朝貴公卿乎。默一歲中

入羣玉樓稿卷五

凡奉教札者，屢矣。非萬念奔馳素分，何以得此感激感激。恭惟榮拜新恩，大躋崇顯，正人之升，吾道其有賴矣。敢不為天下賀。默本菲薄，不任華秩，兼以狂愚忤世，彎弓相擬者，不為無人。若使冒然為之，是猶昔人所謂澤中之廩，蒙虎之皮，其見攻必矣。去歲三度叨陪，貽天下笑，不識當事者，意果安在。默上無鄭廡門，楊四泉，李愚谷之雅望，中不能效高子業，丁大章，受薦之力，將下不得與願志仁。張子嘉例視乎，如或憫遷

人之久困瘁鄉之難居循例一轉何地不可  
奚為假虛名引歲月必欲穿人於魑魅罔兩之  
域耶屢辱鑒念發于至誠輒敢申布鄙私此外  
爵舌不敢復道也伏惟略其狂易畜而教之

與鄭友石大理

僕寡昧庸劣無一足齒仰承雅好得于傾蓋矧  
高明燭物幽隱畢盡推以惻怛何情弗得故讞  
牒所理沉寃必雪豈惟宣

上德意而僕輩之闕謬亦受正多矣端居談確

本群手稿卷五

五

未嘗不深加嘆服也伏想使節載東焦勞自倍  
還關之期計應不遠僕祇役北征方以未申別  
款為愧願枉記存特勤翰教纒珠屑玉兼拜華  
篇何悟新知更踰白首感戢之私寔非言所能  
喻即日已發滇昌瞻望星軫徒增煩鬱倘令天  
假因緣尚圖奉謁潑水之陽一展素心也謹因  
侯子陳布區區漢書一帙備觀不足以塵鄴架  
伏惟焘察

與童內方司成

僕偃蹇南服六年矣與執事蹤跡既日相左中  
朝音耗自不易達曩在宣時嘗一奉教札竟以  
羈縻塵埃未獲裁謝之便拊心慚憤不能已已  
頃得舍弟撫書乃知獲落形骸尚勤記憶餘波  
所潤旁及友于夫久要不忘古人事也何悟風  
流復見今日感切感切伏念去國以來二三知  
舊皆大躋榮顯如吾內方水南龍湖諸公並依  
附日月隱然公輔之望中川滄源亦晉長諸侯  
為國屏翰獨僕以不肖之身棄斥瓠海流品素  
卑雖薦書四達何益聲光然且覲顏為升斗之  
謀志業墮隋不自知其失路也豈不痛哉日者  
備使入賀冀有展悟之期不圖中道為羽檄  
所留茲家累俱東僕即挺身還廣島中炎熱大  
異建安外冒露霧內傷嗣續懷生之憂見於衰  
鬢崔國輔有云誰肯相救援徒聞寶劍篇僕之  
所遭顧何異是謹因舍弟承問興居并謝往街  
所不盡言想荷電察

與陳監谿憲副

本群手稿卷五

四



去夏始拜乙未冬報書知僊眷病屬阨危未審  
竟獲安全否死生事大正自有命不足深置念  
也僕入廣疾病頻作久屢漸覺無事緣風土視  
建中惡甚惟奈熱寡慾足以勝之今歲夏將因  
賁捧之後取道過家不虞行至豐城督府以交  
趾兵興邀留供事乃遣舍弟奉老母與家累俱  
東僕即挺身還廣尚幸王師報罷人心稍定高  
堂燕雀詎敢謀安前寓豐城辱陸侍御文瑞來  
顧道廬州事頗詳且以心學見訪謂嘗得之於

八聯玉樓稿卷五

五

執事然執事真其人也僕何足以知之前辱惠  
書曲蒙是正受教良多顧鄙意未獲盡宣疑義  
尚阻面質頃得歸善劉子所著書益自信不疑  
以為謬見蓄之十年而劉生乃先得之道寧有  
顯晦乎劉生不知何如人所見卓立乃爾其所  
未瑩者獨為性善之說所縛耳今世學者膠習  
舊聞動以理氣別為精粗二物是何自背於孔  
訓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仁生理也惟子思為  
善學其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以人明仁精

粗安別孟子又善述子思者也曰仁人心也心  
為理乎氣乎宋人不得於此而曰有義理之心  
有血肉之心此臆決之言非孟氏之學也故明  
於理氣而後可與言仁審於求仁而後可與論  
學性善兩言本以垂訓其於繼善成性上智下  
愚之旨互有闡明持一以求非薦學也劉生太  
極圖所載簡端數語乃僕就初本謬訂一二錄  
者誤書于冊輒存以就正不欲削也僕所司益  
屯二事頗不為劇顧奔走形勞嗣續在念稍類

八聯玉樓稿卷五

六

情時即整頓不起耳愧甚愧甚外吾郡人物傳  
二冊僕採諸郡志得之因撫以為書其載在國  
史者僕已增入自分疎略過多生平既慚寡陋  
書籍復不在携故闕然無以成編伏惟鄉先生  
有以相之謹錄上副本願與郡中二三長老共  
圖厥成紀善貴詳書過空審敬鄉之義也竊惟  
建安置郡以來道德文章忠孝大節世不乏賢  
僕與執事忝生其後豈宜使之湮滅于世何以  
令子弟示將來也劉生書併往千萬垂察林鍾

山書來謂郡中華寓已得售足資伏臘之費第  
未審年來麟蓀曾幾協否人還謹頌來教詩曰  
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惟執事念之默頓首再  
拜

與楊西濠

三歲之別誰能不懷僕居常嘯嘆鄉井舊遊二  
三良友聚匪投歡違即累歲自先兄下世僕亦  
羸病侵尋方之六一已在稱翁之日念吾西濠  
德輝未覽尚俛難羣升沉之感為不淺矣客冬

群手樓稿卷五

七

舍弟譙來始聞令先大夫弗祿當食下筋繼以  
嗚咽痛惟鄉失黃髮士喪典刑矧於僕有忘年  
之分國士之許者耶往年詩卷留評殆成永訣  
撫事悼心何遽祥練道阻無階臨哭謹馳束帛  
辦香東向再拜輒因不使以達伏惟執事薦孝  
明僕鄙心襄事何期冀以時報

荅季彭山侍御

十一月辱專使持手翰至適老母將行情思憤  
憤且荅親故書頗冗至十三日奉別而南始業

龍惕書讀之紬繹未竟而使告歸甚急無以  
復也竊聞陽明先生之學惟執事傳之獨早奔  
走塵途未有質疑之便乃今獲聞緒論何幸何  
幸尊教以龍喻心以惕喻心之用雖未盡協於  
經旨然乾健之德宰物之義寔得之於引伸觸  
類之餘豈惟擴陽明之所未發亦恐從前無此  
議論真足以羽翼心學隄障流弊敬服敬服用  
是輒敢僭伸鄙見少荅不棄之雅惟執事幸終  
教之夫龍者備體純陽飛潛變化乃其能事故

群手樓稿卷五

八

號為神物驚惕二字恐不足以言之況心之本  
體自能應物其不能者本心放失耳惺惺治心  
法也戒謹恐懼之類也以言乎本體則非也今  
以龍惕明良知得無少戾乎且良知猶言明德  
耳此陽明宗旨也今訓知為主以求合於龍惕  
之說是耶否耶心體本明其取譬於鏡者謂其  
如鏡之能別妍媸也非謂妍媸去來一任自然  
也止水云者不澆不濁之謂澄清之至足鑑毛  
髮窳然不動感而遂通氣象正復類此執事何

為過疑耶僕聞聖人之德乃龍德也今舉變化  
神妙之物以齊一切之人心將無陵躐之患乎  
其失或使人習為機巧變詐而已夫以無情為  
自然者固未免流於異端而意必將迎又犯正  
助之戒執事龍惕之喻意必折衷於此矣近日  
議陽明之學者率病其直捷傲誕而忘精切警  
省之功執事豈欲救正調停之乎僕未敢知也  
立本研幾其說無補於道正不過與存養省察  
同一面目耳豈知戒謹恐懼即慎獨之事而閑  
邪乃所以存誠耶僕雖不敏究心斯學久矣十  
餘年來頗有所見未敢輕以告人茲所論者特  
因執事開教所及有疑而質正耳至於天人之  
際性命之微道器理氣之辨殆難以紙筆陳也  
勿勿過舟不盡萬一狂瞽之愚智者所察伏惟  
君子矜憐裁教幸甚

與楊文峯春元

僕本寒陋課託姻好眷此葭莩敢言匹敵然竊  
慕高才逸韻凌駕時俗鳳羽龍駒當非凡器豈

惟弱息得附松蘿即不肖已在末乘餘煦中矣  
城居淹月備辱眷存宴餞饋遺有施無厭况贈  
言璀璨方駕唐賢其為珍賞奚足名喻感刺感  
刻深冬遠鶩無甚好懷所委壽篇聊同塞白謹  
以葉上并納厚幣良媿不文敢辱賜乎沙溪親  
丈不別啓望致區區遂此窮征愁心日夜何時  
得聞教音徒深延佇

與蔣雙槁方伯

使者還已附短狀馳報茲承遣吏護行幸達萍

鄉矣所至賓館如歸敢忘盛德空春失望至今  
悵悵其日晚晴嘗緩步獨登臺北秀江東注美  
人宛在水央既失良朋又非有賢地主眺望雖  
佳竟成寂寞公憶此時客懷何似貴寅孫豐山  
王南江皆僕舊游風流文雅十倍曹劉欲締交  
盟空無出此僕行矣國家多事中立舟楫公其  
努力不宣備

與右溪倫吏部

僕家居待報者數月後聞小疏不果上老親眷

使就道適逢舍弟撫還自京師首出翰貺所以  
開慰鄙人者甚厚感何可言僕行能庸薄滇南  
之役揣分正宜但前疏所云寔非得已茲陸行  
已六十餘日才達偏橋此去昆明尚須一月皮  
骨銷鑠殆盡所携兩弟女終日啼饑益增愁緒  
行路之難詎意至此乃知今日湘楚即僕之玉  
門關也舍弟情愚受委陳疏匿不為上誤矣忠  
厚長者如五泉何日忘之滇使夜過秉燭作此  
僕題驛壁短句有云題詩半遷客留恨摠長途

不群玉樓稿卷五

上

敢為故人誦之

### 與松洲方伯

客夏叨轉北還時嘗於途次獲領教貺殊切慰  
仰此後家居數月俗情擾擾無緣再申問候竊  
計執事祥制已成哀思尚篤且聞以是春襄事  
百爾經營憂勞宜倍珍重珍重僕昨過辰沅以  
西每於鋪舍中觀執事所置几座宛然如見其  
人蓋與頌聲並傳不朽者類如此曩時執事嘗  
以此語僕何意復親見之僕本庸闇雅屏推誠

凡荷教語悲皆藏之於心往往竊其餘緒執事  
又嘗謂僕拙於求知終當徧歷艱難茲者為萬  
里行益信執事之言真著龜也僕自冠年頗有  
用世之志然四十無聞命途多舛執事乃獨於  
僑衆中哀憐而幸教之國士之感宜何如報也  
道逢平野公東歸謹附承動定叅對未期千萬  
自愛

### 奉蔡半洲總制

默以疎庸雅蒙厚眷中歲蹉跎未有尺寸之效

不群玉樓稿卷五

上

昨官嶺表幸承制轄之末思以職事奔走軍麾  
酬塞恩遇而滇海量移義弗寧處倉皇辭謁曲  
荷留歡兼枉瑤章贈言有煒然也何人敢叨斯  
誼嚼德彌深殆未知所以為報也別來逡巡鄉  
土者數月王僉憲行時屬離程冗迫未遑上記  
俛訟罪愆如墜澗谷默陸馳凡百日備嘗險巇  
然後得達始悟人生行路之難而以塞元見斥  
邇鄙重自傷憤也至之日洪方伯遂行謹裁書  
再拜因洪君奉控下懷此中邇事想能悉之

與陸石谿方伯

僕昔顛躓時。公方濶步榮途。寒燠不通。交盟幾替。然懷賢戀舊。不敢自絕於故人者。十年猶一日也。幕府使至。得奉教指。俯仰榮謝。朋舊晨星。而僕尚依依。入後方之儀辯。固不能其視陶節。則愧死矣。敢與魯靈光爭傑乎。不肖年足稱翁了。身未嗣。他更何心。不審別來。鳳羽龍駒。凡幾見否。公台鼎在前。身外所需。宜無急於此者。幸以時報。南中如坐井底。四方動靜。經歲始知。如

不群手稿卷五

主

鑾輿南幸。初開東朝。腐儒私憂。想復同之。桂海山水幽佳。訟庭清簡。非滇所及。獨恨夷連亘山谷。與八桂猺獞頗相當耳。一笑一笑。使人還輒附布區區。王吉陽長者人也。知相聚甚歡。為問邇來宦味。何如。餘惟炤察。

荅半洲蔡總制

頃者洪方伯之任。曾肅具小戩。奉申問候。茲使至。備聞韜鈴有喜。百福來同。默無任忻戴。交南一疏。委曲周到。真有回天之力。况朝廷方議

遣使而前奏適至。機會如此。似非偶然。竊計此時。廟堂已有處分。或盡委詔使。臨邊擘畫。亦未可知。惟公忠誠體國。當為天人所相。其收功無疑也。但處黎寧一節。白泉公謂雲南原無此議。老搢地方。乃中國境土。難以假人諒高明。必有卓見。非默所能窺也。前此臨安。亦得降表。近日方議具奏。默以為今日之事。國事也不宜自分彼此。若少有異同。恐有毀成之嫌。昨已具本。止作題知。別無區處。敢因還使。附布下忱。

不群手稿卷五

市

與張果山春元

曩僕至滇之明日。即有以執事書翰謁者。我書讀之。乃知執事天下士也。古者宦學顯融之士。未嘗不為文章。而志在奮庸。材鮮兼達。執事翺翔藝苑。早事霞樓。固已遊於物外。覽於無際。雖方駕曹劉。登堂屈宋。有餘力也。如此者。安得弗美且傳乎。僕自齡年。妄有志於當世。而迂踈違俗。俯首風塵。躓而復起。其趨幾何年。過稱翁志業都廢。課勤獎借。彌以為慚。頃因行部。薄滯于

外屬逢驛騎附布區區且用為知己謝前在額表嚴叅伯以令先公書問為託久未得將輒因使奉納延陵遺劍義何忍忘

### 與孫淮安

僕曩寓宣州嘗一奉起居并勤枉教是後崎嶇嶺海間蹤跡日遠日疎平生交誼未有簡傲如不肖者此可以觀懶慢委頓之態無復望教於大賢君子也入滇首謁尊公知衛淮委曲縱淮不得禍即不能善去衛州塞翁得失等耳何足

八群玉樓稿卷五

五

置念聞鳳雛新乳良慰人心僕方以此為憂又多疾病宦味蕭疎徒懷歸志十年契濶魂夢非遙安得假翼愔愔故日之前共展情曲也盛忤垂發對冗裁報

### 奉陸石樓都憲

默早從兩令弟遊分忝通家傾慕盛德已非一日徒以奔走風塵未效執鞭之役昨冬恭承仗鉞過敝邦默屏伏山居既失迎謁而盛德包荒猥勤存記紆車下里貺以昂儀感媿交并寔非

言所能喻仰惟門下鎮撫畿甸為國宣勞輅輶軍麾以從恩養蓋天假之緣也海內蒼生方以安危寄謝傳東山豈久卧地耶默待罪邊徼志業俱隳大人長者倘辱收而進教之何幸何幸茲因便使謹附布鄙誠用謝往愆

### 與蔣雙橋方伯

客冬宜春相左迄今悵憶僕以二月入滇驛使往來內地絕無抵洪州者故不能以時問候非開懶慢也恭惟晉長名藩儼然為諸侯領袖外

八群玉樓稿卷五

五

僚尊寵何以過此極知巖廊黃閣躡足可登海隅蒼生矧霽霖雨默也久席教私豈勝欽忭惟是褻劣棄置遠徼延望台光如隔天壤此為勞勩耳黃泰泉被徵大副物情未審已赴關否鄭大笠尚聞高卧不起公既當塗所宜勸駕昨桂林人至詢知盛族冤獄已雪庶公道之猶存然今法吏之不滿人意者亦多矣偶逢便使謹附承起居谷坪抑齋兩使君知相見甚歡願致傾嚮之意

與楊升菴大元

僕至不肖，嘗忝為令先公門下士，執事又館閣先輩，其為傾嚮，豈俟今日？居滇擾擾，殊未從容，顧教之私，徒有勤切，西轅方駕，而移官之檄已至，登堂展侍，竟負初心，奈何！執事英賢蓋世，偶涉輶軻，雷雨之會，定當有時，惟強自愛，以慰物望。臨發申別，冗次不一。

與蔡鶴田督學

默少辱尊公雅教，已丑春復從南宮，得奉眉宇，

不群手稿卷十

七

是僕於執事，傾嚮非一日矣。茲承按節滇南，在僕寔忝揚簸之末，掩瑕匿垢，方竊私幸。况邇士習陋寡文，挽離飾敝，宜借弘儒而禮闈初張，試事方劇，盛夏炎荒，頗妨巡歷，伏惟早戒行李，用副西土人士之望。謹因候吏，附布區區。俟車從過洪州，當再請問也。尊公老先生，高齡茂祉，山斗在望，容別上起居，伏惟照察，不備。

別張賁所吏部

昨差人回，辱賜教言，兼枉珍貺，儀情敬至，愧何

能報。茲以蹇劣，課忝移官，職守曠違，重慚多士，而千里造請，以遊蘇氏之門，則既難期矣。平生開事，獨此為負耳。元方高義，更切心情，對冗輒附致別私，均冀垂察。外李中麓先生書，併納。餘留嗣上，十月十又二日，謹勒手狀。

與張東沙憲長

僕至不肖，無一足以事君子，執事徒以臭味微同，過辱愛好，晤言無幾，歡若平生。古人重傾蓋而樂新知，固非無意也。且與公同客邊徼，而獨

不群手稿卷十

八

先東轅雪泥鴻跡之感，何能自己。乃勤繾綣，重申別款，宴餞頻仍，橐裝逾厚，而雄文霞爛，光照後車。移官何足賴，誠得大賢之言，以為重耳。凡此異數，報德寔難。昨覩近報，仕路稍為廓清，如聞執事將被新恩，尚圖艤舟江介，以俟過旌。高即持手，扳望塵迎謁，次亦當為東道主人。惟公自揮之一笑，辱使護行，征途鮮滯，即辰已出滇關，瞻望漸遠，惟日延佇，謹因使者以謝。

與季長沙彭山



兩年江楚間三奉晤談人生聚首如此亦甚難得也况高論出塵心存濟世每一談確意氣增倍僕亦何幸而得此今天下多事英才凋謝執事方當濶步中原為時倚重如不肖者不過碌碌人後耳湘城假館備辱主人之禮郊勞贈送意獨勤至且獲使護行所在賓館如歸誰之賜也曷敢忘曷敢忘謹因還使附此布謝客夏過南安小溪驛見壁間陽明公舊作小溪新城實公所築其堯千軍也適在小溪之北感而追和

六群玉樓稿卷五

七

偶茲記憶輒書過奉覽志私慕耳公讀之能無慨然默拜

### 答歐南野奉常

默自去宣州不復聞教寤寐名哲於茲八年荏苒風塵形容已非故昔重以先宜人之變憂痛所積幾不能生客秋姑克營葬情事粗伸而日月流易奄及祥禫有懷忉忉退往何逮鄧山人來承翰諭遠辱兼聞令先公已得吉壤人子盡誠良獨有此慰甚慰甚默自惟家難志慮益衰

近從陳盤谿叩攝生之理其言雖涉清虛頗協儒旨不審執事舊學新功竟復何似因風竊願有以教也鄧子之業甚精惜無所遇然歸亟無能留也謹附此承候斗嶽非遥瞻望惟有勞懣

### 奉石涇陸都憲

默自罹變以來憂哀病苦幾不能生屢蒙賜問賻卹備至今台鼎貴公誰復齒念舊游者不意古人之風於公僅見其為哀感言何能喻先妣已於前歲九月就窆忽忽再暮遽成禫制愴往

六群玉樓稿卷五

十

悲存徒有悽咽張劉兩都閭皆偉才每感知遇不置從容談楚事具知我公綱紀南國應變無方經營供億百執仰成即今卿孤虛席朝野傾心誠望持此以司喉舌運璣衡天下固當安枕治耳令郎穎異夙成足娛人意袁氏少武何酷似也敢因還使恭布悃忱

### 答王遵巖

別來久不奉書自夏徂秋雖城居累月竟日酬酢為偃僂人其於圖書筆硯蓋不待疎之而力



已疲矣。塵勞擾擾。覽鏡殊覺自憎。夏末了得續  
娶一事。悠悠今已數月。將不免為北行計。念與  
公日遠。日遠。需教何時。今才猷風節。誠如公者。  
乃使遵晦海濱。為時蜨屈。豈不大謬哉。時事益  
可駭歎。聞阿克不狃者。頗有志中原。廷議欲策  
臨清備之。謂之得策可乎。令先公襄事何時前  
江山人者。袖公詩扇來謁。謂已為公卜得善地。  
果然否。茲因遣人赴省。給文謹附。此奉候。偶有  
肺疾。不多及。

答朱芝山

群玉樓稿卷五

五

頃聞尊間老夫人仙遊。良用驚悼。緣新有小妾  
之喪。未克趨平。歎罪歎罪。茲蒙下問。令孫服制。  
默未開禮學。豈敢強對。第聞之古禮。父在。為母  
服周。謂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祖在。為祖母  
服周。義寔本於此。今制雖重母恩。不問父在與  
否。均服斬衰。至於祖在。為祖母。則明言止服杖  
期。嘗著于大明令。孝慈錄。大明律。諸書可考也。  
隆殺之間。皆斷自聖祖。縱未協於古禮。臣民

猶宜遵用。况準父在。為母周。本出於古人制義  
之精者乎。惟唐世天后請父在。為母仍服三年。  
當時盧履冰元行冲輩已極言其非。彼於父母  
恩同罔極。雖棄厭尊之義。未為不可。若持重之  
服。則固有間矣。矧時制所存。誰得而議之。仰惟  
我翁家學淵源。考據必審。如默者。但知以遵堯  
從周為合禮耳。他未暇詳訂也。謹因還使附復。  
猥蒙腆貺。彌以為慚。統留面識。

奉東厓虞都憲

群玉樓稿卷五

五

昨聞節鉞初莅度臺。已謹裁書幣。付行間。差人  
馳賀矣。茲念旦晚北行。瞻望漸遠。風塵追逐。猝  
難奉書。偶逢漳人之便。敢復布此。梁岡戴公於  
默契分素深。頃遭橫逆。事久不白。伏念今之都  
高位能持公論。惜大體。保全人材。略棄微瑕者。  
惟我翁實優為之。梁岡貽書。慨嘆謂茲事非翁  
必不能決。彼固倚明公萬鈞力也。矧奏行撫臺  
主議在我。名為會案。法得專裁。如徐亞參。王兵  
憲。皆有古人風。平生舉措。不隨流俗。願公一以

委之竊謂梁岡器度才畧時危所需萬一荷公之靈片言潔白使得宣力明廷計必有以荅羣情孚物望其為人臣報國之義於公豈小哉過恃舊德輒盡肝肺手冊二本并塵台覽干冒尊嚴無所避咎伏惟寬仁特賜矜貸幸甚

與定齋周年兄

客夏周文徵節推回辱翰教厚儀尋已具書附謝計達久矣茲因起復過枕從張藕莊詢問起居知公邇來步履逾強登覽興復不淺殊慰殊

群主樓稿卷年

五

惻極欲移棹奉訪緣京行舟楫未備兼人事牽擾坐淹時日慚愧王猷多矣聞公頗屬意西湖倘能乘春一來乎謹專人奉候拙稿二通請教文不足觀要令故人知僕與華山往來不廢耳唐少華數相問否江貞齋白首為郎真足嘖嘆長安知舊亦大抵晨星落落人世歡娛正何容易公聞此能無悵然方出弔南岑草草布候千萬灼察

奉曹石塘都憲

遼陽勲望久切傾仰邂逅任城猥蒙枉駕撫時論事韓范已在目前願行亟未獲再謁以終教益此為慚歉耳遠勤送使寔藉寵光謹因還報附布謝私

寄滄源丁都憲

默與公別蓋一紀餘矣懷賢仰舊何日不勤自壬辰謫外奔走南服繼罹先空人之變屏居山谷中州音問遂成隔絕在廣時嘗辱洪洋公寄至尊翰每思裁報竟乏良便殊用關然念公仗

群主樓稿卷年

五

鉞遘陞致身最早平生志意殆已發舒所愧驚駘下質久棄鹽車慚負知已多矣頃因起復北上過天津知公近有令郎之戚即欲專人奉唁又聞鉞出撫西關遂復中止邇來邊警繚騷於公實為藩籬之冠治兵料食在公自有長策獨念畿郡生靈比年工役徵求窮困已極兼州郡達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為公竊計貴在和輯人心收召豪傑於不得已徵調之中寓休養拊摩之意庶幾兵民豫附倉卒可倚如築

堡籍兵二事正可酌量而行况聞貴鎮人情惟樂義勇不便民壯蓋民壯必編工食義勇人自為給宜其樂此而病彼也至于築堡尤為無謂昨過貴省地方始益知之凡公今日舉措盡反前政以收人心此第一義也恃愛敢盡區區惟高明圖之僕以四月初旬到部早晚得補當復南行雖欲一親顏色何可得也謹因滇人之便附布仰私伏惟台察

寄豐山孫方伯

入聯手樓稿卷五

壬午

蕭灘之會霜月連牀霏談竟夜平生傾倒殆無以過此別去年餘僕尋有先宜人之變再過洪州則公以誣逮去位幸公是昭明趙璧復完愁喜交并非言可喻公今晉長名藩儼然為諸侯領袖不為不達矣致身臺省詎憂遲暮頃入京師頗聞汴中動靜多謂公鋒鏑太露疾惡過嚴以僕論之斯固頽波之砥柱亦皓壁之微瑕也緣世方污濁貴在韜光東京人士節非不高祗益三亂况公雅負宏猷為時所需又名位漸居

人上儕流屬目高才見嫉夫豈不聞且年踰知命空黜壯心若舉措復同英邁恐於任重為難僕慕公行業何殊麟鳳所敢抗詞稱規者愛之至耳僕早晚得補便須南下後晤之期非廁分末席則望塵迎拜矣鉞鉞之益不能無厚覲於知己也

與淡泉鄭吏部

入聯手樓稿卷五

壬午

兵署追隨受知最久比緣需次再忝新盟鄙人竊自以為幸甚願承繾綣遇待過情謬誤吹噓捫心尤愧臨發更勤枉送存慰再三凡諸所蒙悉踰望外雖執事誣敵故舊而不肖則已揣焉不知報所矣感戰之私言何能喻執事才名志業海內所震持衡以來誠不欽賴惟是獎拔名流保崇善類公所素蓄也薦此以往天下將蒙其福矣默也敢私厚庇哉扁舟南下日遠明德披襟展對知復何時謹因還吏附布區區

別龍湖張吏侍

默自壬辰投竄分甘屏斥何悟茲日猶獲以備

藩需次承望履綦今之人居高履盛往往意氣橫生疎遠見絕我公獨握手論故勞問勤至吹噓獎借不遺餘力且尊俎留歡臨分寵贈諸所蒙德悉出望外斯豈俗情所能冀其萬一哉徒以默少齡追逐衰晚相從久淪泥滓為足念耳不然本乏脫穎之資敢希特達之顧雖大賢君子誼薦久要而不肖則已惴焉不知報所矣感與愧俱言何能喻恭惟我公謨猷風節羽儀廊廟為霖作楫正維其時默也誠獲與海隅蒼生承下風而沐餘波矣扁舟日遠瞻戀何極

與唐池南侍御

日者邂逅京師方欣良晤而風塵追逐每乏佳懷展對幾何遽成遠役歉悵歉悵海國分符公論甚鬱然金以百鍊而益精神河九曲赴海之勢愈力是出也正足為執事任重地耳文從不知何時抵郡拜棹城隅徒有瞻企謹附此承候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若吾池南之詩自此當益傳于世矣千萬自愛不備

奉戶侍趙洪洋

默在額表時嘗從吳太僕得公滁陽所貽書是後遂有滇南之表繼丁內艱踰伏山谷者數年雖知節鉞鎮撫關中道里阻絕欲一修起居正何可得頃者叨補粵藩未幾京數日復奉手教開緘宛同展對公在我馬中猶能作意向疎遠故人此殆非俗情所能冀也竊念公早居諫省即能上結主知十載間致身臺省勲名日茂高堂同榮並壽麟祥復以時見如公與半老可

謂功名全盛福履無雙者矣默東塗西抹徒有苦心二十年来仰人鼻息雖緣運外實關才薄加以堂背中摧壯心頓減所自遣者兩頑兒差強人意耳邇聞虜漸西向三晉或可少紓秋竟霜清正旌節還朝之日時與貞湖太泉諸老商略盛衰亦能齒及島臣乎并野墓木已拱遺憂寡母公嘗一拊存否孫道夫季仲純並有異才為時所需公識之耶即如薦二王故事奚不可也默鬢間已見二毛公應不減比年頗好道書

惜未有入門次第、邊城多暇、讀此似勝覓句、公以為何如、前發都時、方冗未即奉荅、茲過德州、輒因滄老、附布區區、西望漸遠、瞻對何時、

### 荅項甌東憲副

默昔忝同朝、良切傾注、禮筵得禍、曾荷匡扶、被譴以來、寤寐明德、蓋一紀於茲矣、昨者還自京師、不幸遭罹酷罰、跼伏草土、敢望苟全、不圖濫叨新命、上負恩私、意者罪累崇積、天賜抑奪、不使貽殃三楚、抑大賢君子、同堂接席、固非緣薄

本群手稿卷五

五

所能冀也、兩勤不使、伏奉教旨、且感且媿、所示三編、義在原本、喻俗而折衷、堪輿之說、尤切鄙懷、敢不拜屏、謹因還使附謝、荒憤沉迷、百不逮

### 寄程松溪提學

昨寓京師、過辱不鄙、再尋盟好、侯門高會、賓館談玄、旅寓經時、備蒙教益、別來懷賢仰舊、何日不動、抵家數月、不幸遂有先君之變、痛苦憂戕、百念俱廢、入春始聞有舊學之拜、頗用驚恠、公

淹屈已久、誰為此者、雖人臣效忠、無論中外、然講幄詞林、何可一日少公輩也、竊常以相人之法、求之公、虬鬚虎目、威稜滿面、非持憲握兵、曷足以將之、出筦輶鈴、入司綸綍、固大丈夫事也、願公安意陳職、以承嘉運、茲因施學訓、還廣之、便謹附布候忱、施素有孝行、默在廣時、嘗拔置首選、其分教、救庠也、持躬訓上、雅服衆心、不意為憐人所中、誤見黜落、至使貧薄、無以為歸、當路與郡中士民、莫不憐而敬之、且施之子、皆公

本群手稿卷五

五

之新植桃李也、茲歸、倘修謁門下、幸少加禮待、不以形跡斤薄、均感均感、草土餘生、臨書無任荒憤、

### 與郡丞謝石涌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宜

默伏處苦塊中、本不當與聞時事、但事關地方、利害至重、不敢不告、蓋數年以來、兵政廢弛、姦宄肆志、默自韶齡迄今、未聞流賊如近年之甚者、向嘗屢言於當路、不蒙見省、是以有今日流劫數百里之慘、聞郡中亦曾遣官領兵逐捕、仰

仗威靈勢或潰散但主簿近已遷官巡檢素稱怯懦況兵皆市兒非如貴處民兵素閑技勇今一旦驅之破賊恐無倖理伏惟明公深惟滅賊之計無徒苟安目前幸甚幸甚又天時積旱四境秧苗半已就槁山谷中穀價翔湧其間富家往往深藏却糴以邀厚利農民既無力糴買稱餓又不可得用此羣籲於默皇皇載道其意固謂默能達之於官府也大抵今日之事賊勢漸張饑歉為急倘蒙矜念地方討捕之外首乞防

八聯玉樓稿卷五

三

饑欲望舉前所陳下令嚴加禁戒一以安待哺者之心一以裁富室專利之權使穀價稍平三農倚命庶幾盜弭民安而公等平日節用愛人之實意亦可以少慰矣默比年家居竊見各縣遊民悉來府城寄住投充各衙門差使烟爨數倍往時遊手既多奸偽百出又侈靡之風日甚一日稍有贏餘則拊飲以奉佛或權錢以張戲今春火災屢見而閭閻之間張戲愈甚奉佛愈謹不知內有荒歉之憂外有盜賊之患猶且偷

安妄費若此默慮公私耗敗妖孽將興使非明公懸示好惡於上力為救挽將來禍患何可勝言默惟鄉國之義休戚相關況勤卹民隱實公之職亦公之志也默所以輒效區區者誠恃大賢君子必能推誠體物耳至於弭寇方略防饑事宜固非一言所能遽盡惟公博采羣情攬其機要地方不勝幸甚默干冒尊嚴罪嫌譏切惟高明庶幾有以諒之不次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八聯玉樓稿卷五

三

側聞賊勢猖獗諸公相繼發兵進討此萬世一時也緣彼賊素欺兵憲衙門不修戎備是以釀成今日之患失此不大肆誅夷建人其為虜矣默忿恨數年今始得從執事發憤言之聞賊見住遷陽街此何異釜中魚也但賊勢窮蹙必至奔潰四出狡者潛逸山谷強者決於一戰若官兵悉聚向賊彼將奮死求生萬一約束未定脫有蹉跌人心披靡不可復用愚意軍民兵夫既集宜選精悍之卒邀其歸路仍擇險據勝多方

設伏以防奔逸却以多兵迎敵張大其聲勢而以勁兵出敵之後彼前懼兵盛必致後却而吾之勁兵突發乘其驚怖即可以一當十况歸路并各隘口俱已設備一鼓成擒必矣所謂潛逸山谷者往往巧扮遊方僧道及各色人等尤須速行八縣令刊謄單條小票遍發各鄉村市鎮曉諭所在地方但有行走慌張言語支吾搜出異常物件者即便綁縛送官以憑審驗且以此聲張於四境賊自無可避之地矣又今所發兵

入群玉樓稿卷五

三三

如兩衛軍餘與建甌崇安建陽民壯絕不可輕用嘗賊祇宜守衛城池及把截尋常關隘聊示軍威而已即如浦城松溪政和壽寧四縣鄉兵舊常動調殺賊有功况熟知地利慣經戰陣若部勒有方犒賞不吝其破賊無疑也獨患有司出納牽制文移軍資不給何以作勇默謂當此用兵之際宜破裂常格毋惜厚賞即有應動錢糧一面動支不必一一呈請如此庶免掣肘之患期成滅賊之功不然兵威雖盛士心不附非

計之便也默踰伏喪廬不勝憂防鄉井之虜伏聞軍麾進發輒敢自效鄙愚倘過政和請與監縣先生圖之憲司督兵者豈羅湖劉公乎并梅墅都閫俱不及書幸告鄙意蠶蠶有毒千萬慎重

### 答羅湖劉憲副

默罪極禍鍾不幸罹此酷罰荼痛摧毀非言可喻頃者鄰寇竊發雖嘗以策干郡而不知公已按節救城及聞解嚴振旅方欲馳書為地方致

入群玉樓稿卷五

三四

謝則霜旆尋復南旋歎閱之懷如何可任不圖倥偬戎馬中乃蒙矜念輒枉厚郵草土餘生曷勝哀感承諭兵事具悉憂勞緣此賊睥睨恣肆始自近年默嘗屢言於石梁先生商略討捕及添官防衛一二事皆不蒙見省是以有今日之禍千里救援勢何能及微聞此賊近復大至蓋兵臨即遁師退復聚四五年中習為常態今諸公協策圖事何患腐鼠不就殄滅特措置機宜稍有商確耳此非默之所得與辱教敢私布之

詩

古風

朔日

皇上御門宣諭都民恭述志喜

皇輿邁明辟，離電燭玄幽。句响京兆氓，惛辟軫宸憂。驚駭戾彤楹，玉甃垂華旒。睿音降廣陞，渙號諧鳴球。眷緬小人依，申章怙終謀。惻惻肆以達，惠綬乃旁流。九衢決歡聽，四隩凝和休。田疇睹載豐，狴狴忻無留。渥矣錫極心，嘉哉燕翼猷。玄恩諒難極，引領興長謳。

八群玉樓稿卷五

三五

恭親

聖躬康豫志喜

君不見咸池水，秋陽皜皜出其汜。千丈萬丈中天起，又不見黃河流，涓涓觴溢來崑丘。奔騰赴海不能休，我今仗劍事

明主，重離况復紆新組。謀身詎敢比南金，致君常效呼嵩舞。玉几崇高偶違豫，翠華咫尺留深宇。還丹未許奏神功，真宰應知足冥祐。垂旒十

日開明堂奉天甲士俱騰驤，御氣遙隨鳳輦下。日光偏射龍鱗傍，已識

君王美琴瑟，願言

宸極齊陵岡。嗚呼，日麗川且長，千秋萬歲歌明良。

外舅雷南谷先生出示家山四咏各賦五

言一首頗具幽悰

蜿蜿高丘翔，靄靄赤城鶯。陰崖俯遐阡，迴瀑激東注。佳氣炯霞飄，雲氣澹朝暮。懷彼山阿人，林

八群玉樓稿卷五

三六

深馭烟霧，右龍山

南山矧餘麗，英隱清谿濱。烟嵐有超忽，鳴禽無錯紉。采毛過芳澗，抱柯還蔭芬。方以東籬况兼之，玄豹羣，右南山。

伊余慕岩穴，緬邈西山顛。逍遙鹿門子，隱曜桑麻天。急景條云邁，餘暉綴前川。松壑有清聽，牛

羊自歸旋，但得隨鄰翁。開尊復何慳，右西山。

上為芳樹陰，下為石。嵩齒濺濺幽泉瀉，映松還度月。既使聆者清，復令愁者怯。莫以涓滴流終



當赴溟碣右黃曆泉

送社別駕赴潯陽

飲餞謝京洛，駕言事名區。方舟濟廣川，川邈安可踰。揚帆采石波，掛席凌天吳。蕭條潯陽部，溪谷多瘡痍。江楓鳴日夜，客子路踟躕。逝矣宦遊人，悠悠復何如。願言懷往路，惻惻及良圖。臨流撫顏光，延佇南山隅。扶陽事則已，行行愛桑榆。壬辰被譴至河西，留別藍石橋立馬作。

去國未云遠，別子何獨難。悠悠河畔草，不共遊

不群玉樓稿卷五

三七

子歡。雲霄一失路，誰當振羽翰。浮駘豈緩轍，迅棹無迴湍。征夫日以遠，居人倚暮看。浩蕩從此別，臨分起長嘆。去矣勿復陳，芳紉有秋蘭。

新店道中書所見

肅肅戒晨征，朝暾忽東曉。嚴霜屬長懸，草樹盡腓標。稍盤複嶺出，復與清溪繞。淙流激迴湍，褰涉諒非少。方盡山氣昏，陰風颯林杪。谷底生微烟，三五茅屋小。畦間寡籬薄，雞鶩自羣擾。翠色滿修垣，娟娟出幽篠。當車縱延矚，攬轡發淨了。

難怯去路賒，終然豁憂悄。

被放南歸，辱學士水南張公遮送錫山兼

貽佳句，率爾和答，公為詞林宿老，收名

非晚，因以致祝。

緬懷碧山居，婉孌縈心曲。霜寒鴈鷺稀，渺渺江潭綠。忽枉雙鯉魚，蘭舟宛在目。驚喜各有端，貧歡幾更燭。憂來難具言，且共城頭宿。冥鴻與威鳳，飲啄諧同欲。西掖方佇賢，快覩追風足。

東郊望雨

不群玉樓稿卷五

三八

鷓鴣呼春春事徂，微雨不雨桑苗枯。三農胼胝貧未已，五陵衣馬豪仍簋。山雲皚皚復滿地，枯橡喔喔空平蕪。何事林鳩解人語，飛鳴意作隨樵蘇。

輓丘母

草頭露，草頭露。人生不得辭長路，薄露望秋冷。露冷物無故，君不見，殿前新作萬里歸。徬徨下馬驚遲暮，采采忘憂委朝露。秋原白日哀芳樹。

題竹溪卷

竹溪道士餘骨立少小逃名入玄籍不誦黃庭誦太玄沉酣獨據溪頭石君不見竹溪之水清且連胡不倒引銀河洗盡人生萬劫緣直須截取鳳管去住崑崙顛

江北兒

江南樂江北苦江南赤旱餓即死何如江北兒零丁更淒楚官河日夜挽船回傳呼使節來喧逐槌金伐鼓不得息忍饑赴役形已衰可憐羸剩餘雙肘牽挽疲勞力難負募直寧無一粒資

八群主樓稿卷五

走

覓錢半入他人手仰首興臺何太迫斯須恐後遭嗔嚇嗔嚇猶堪垢耻當箇奴橫索那能將此身已分死為鄰鞭撻難逃此際身天蓋高弓地蓋厚哭聲迸逐河聲吼借問官船何日盡自識挽船期不定擔隨鬼錄去無辭不願生為江北兒

團扇

秋夜涼樂未央避洞房引清商團扇雖云勞一朝生禍殃秋風再熱炎暉長思君不能忘君心

還自傷

默泉吳子疏九曜池得琅玕古瓦為餽口占答謝

南沼嵯峨九曜列疏鑿幾煩紆憲節飛蓋先過竹澗西曲欄處處春流決石筍鶯銜古色妍土花蝕碧餘千年一朝洗拭向晴昊支機銅雀皆虛傳健兒解出兼金重射日仍誇寶光動張君博物天下聞萍實今看楚人送栢署芳陰小閣開清羸獨主振衣臺期君煮鍊裨天造携手遊遊徧九垓

八群主樓稿卷五

甲

行風軒觀菊

南山在戶菊在籬清晝閉關堪解頤花開有時還復謝雲去雲來山不知人間得失聊爾爾陶令耽杯真我師寢笑浣花溪畔叟看花濺泪欲何為

八詠樓僧任夫參譚僉憲梁都閫夜話聯句刪潤成篇

婺州城畔雙溪月命酒高歌對陳跡千古風流

八詠樓我輩登臨復今夕溪流碧玉雲錦堆  
山萬疊相縈迴離緒尊前為君起心旌忽墮赤  
城隈萍海論交幾華燭永夜相看猶未足焉知  
去住俱風塵何日追歡共醺醪

題椿萱並秀圖

堂上誰傳草木姿筆端却寫長生意風稍露葉  
迴晶光挺挺靈根鬱神秘傳移近代那不有瑤  
池南極空紛糾金光苦木定有無眼中羨爾栽  
培厚洪郎愛畫不論貲生綃買斷千年枝高堂  
得此歡無涯錦筵照耀俱稱空豈徒幽姿足歲  
月忘憂已見雙佳兒洪郎洪郎歸莫遲山中壽  
酒甘於飴

江淮大水有感

梁岷不合雲氣黯恠底風烟接天漏連旬伏雨  
慘不收虔妃能事義和走江淮忽東圻吞吐那  
復得頗疑溟渤勢欲翻懷裏浩浩連潮汐東吳  
萬船引秋毫村籬隱見蛟龍宅老農抱棒向兒  
女掩涕徬徨愁轉迫去年小麥旱且死今年秋

檢復無稽縣吏徵租急如火往往鞭背生蛆虱  
竄身無計且斯須殘軀已分溝中瘠堂上書生  
空涕洟太倉紅腐疇能移往時軫愛在河決江  
淮豈慮仍淒其我聞水太惡巫咸試占不陰盛  
古所云此理亦或有仰瞻

明聖朝網緼徹高厚開卷反執迷誰當任茲咎  
吁嗟我欲鞭九龍手持北極招搖斗驅濤駕浪  
鯨鯢走直瀕下問蛟官叟會逢祥氣生寰區年  
年周賦來南畝

秋夜集黃希齋僧居分韻得安字即席成  
東林蕭索秋夜閒花陰錯落纖雲攢金樞振轡  
翔光寒明星皎皎爭昂軒今夕何夕望長安主  
人高設宴且歡中庖割鮮行玉盤過飲三爵增  
離嘆草蟲啾啾清露漙少壯幾時行路難何不  
被服素與紉隨風飄飏凌雲端仙人贈我青霞  
餐

聞臺官疏請卹無告有感  
君不見

天子朝登未央殿，黃麻夕遍滄洲遠。千堆萬壑  
寒蕭森，須臾呵咍回春暖。豈知草木有培植，寧  
論一物俱無遺。可憐哀哀溝壑子，黯淡盡是殘  
肌膚。縣吏雖慈不復問，追呼詎忍遭鞭笞。寡妻  
孤息泣道傍，槃珊跛踖增慘傷。殘羹餘瀝足厭  
飽，公庾腐粒誰能將。古來筑獨垂政典，盛治安  
得還相忘。中臺大夫苦憂世，函封擬動宸旒意。  
龍飛在天作雲雨，噴珠吐沫皆霖被。

皇恩信矣浩蕩中，肯使窮黎委顛斃。嗚呼長安

人 群玉樓稿卷五

四

士女多豪華，黃金臺前聲怨嗟。歸無家，君門咫尺猶天涯。

奉壽大司徒平陽韓公代秦戶侍作

憶昔明光滿才俊，平陽諫議神尤峻。數函擬探  
驪龍淵，十年走掛衡廬軻。自是鸞鳳肯終擯，會  
看刷羽翔千仞。宣室呼來鬢髮斑，登樞陟要生  
容顏。北省南曹深得地，秋旻玉宇安如山。此時  
展足未為疾，上方聽履誰能攀。丹青已跨麒麟  
佐，嗚呼霖雨蒼生荷稽古。方收漢傅榮，式微早

賦東山卧。郎曹故吏予少者，芳塵久謝箕前籛。  
只今

天子問罷熊，居然時清矍鑠翁。天書遠致紫泥  
濕，使節喧傳恩數隆。緋袍玉笏人如龍，恒岳洪  
河爭長雄。滾滾蘭芽亦無數，回看世上空紈絳。  
壽酒新傳出上尊，旦評爭羨紆皇顧。臨流為寫  
雙鯉篇，端居頗限滄洲趣。

春夜與友人蘇子復痛飲賦此

憶昨垂髫年，與君獨携手。傾心倒意相馳逐，人

人 群玉樓稿卷五

四

間樂事何不有，只今回首二十春。我為郎吏君  
途人，雲霄蹭蹬誰能識。黃金臺下空逡巡，杯酒  
長安幾揮涕。白眼猶聞賈餘氣，季子囊空舌尚  
存。終軍弱冠繻應棄，君輩豈是蓬蒿客。當年捨  
矢摧白額，風塵足馬嗟飄零。浮雲為慘，泉為咽。  
我擊缶，君高歌。白日西墜，驚顏波。天闊萬里森  
虎豹，何當赤手挽銀河。龍盤霜刃為君磨，飛揚  
揮霍奈時何。

春日小飲侶松亭述懷

茲地曾為宋人第，胡為植松當我屋。屋底行滕走春菜，松間置酒臨幽谷。中天有月呼即來，前川赴海時堪掬。世代興衰那復知，芳草年年隨意綠。我知古人亦如此，選勝開尊百不理。擊劍能披闔閭雲，揚鞭盡踏幽燕市。腹中有豪君莫使談笑王侯一，盃裏棣萼當筵爛欲然。上堂稱壽供甘旨，相對慚非少壯顏。愁心却向酒時寬，碧樹團團映蘭檻。丹泉百道飛雲端，花邊忽墮溪頭雨。翠裏紅鬚生暮寒，古人嗜為花下酌，回看世事如汎瀾。君不見青山為客我為主，朝朝欲共青山語。蒼松千尋聊與侶，海上仙人重延佇。

雙鶴篇壽梅莊范君

高秋八月爽籟鳴，盪掃陰氛走西帝。澄空萬頃碧欲流，彷彿三洲海東際。天風吹動綵雲飛，雙鶴摩霄引清唳。皎質寧隨雞鶩羣，丹顏幾閱松喬歲。朝棲玄圃暮玉田，飲啄相將不記年。早聞在陰鳴和徹，意態轉向將雛先。競舞交飛恣蕭

八群玉樓稿卷五

五

瀛羽翮自許，駭金仙。九苞靈族不受嚇，充鷺鷥。鶴徒翩蹀，塵姿凡骨那足擬。梅翁昂藏無乃是，廉門不羨偶耕賢。舉案應同伯鸞喜，生兒盡作皇家賓。棣萼庭前光旂旌，况復司空氣若虹。太岳連峰獨中峙，只今年開六袞初。綺筵賓從森瓊琚，露零桂飄香欲泛。熟梨棗供賓餘，弟勸兄酬樂事殊。華顛輝映誰能如，青鳥時銜一束書。繽紛仙子迴雲車，君不見梅翁骨相清絕倫。餐霞服氣莫生嗔，雙鶴與翁隨上下。共醉瑤池

八群玉樓稿卷五

五

一萬春

秋杪燈前對黃紫二菊有作

昔歸對汝江上舟，芳姿野態今復秋。鞠衣天地有正色，玉袍之號空悠悠。誰令妖艷雜紅紫，已國遊魂尚爭美。黃英粲粲出華軒，欲與花神刷餘耻。樓頭月落霜滿庭，眼中百卉驅玄冥。却向霜前放叢蕊，高標燭底何清熒。他時對花長作客，尊酒逢君賦今夕。因君為結歲寒盟，探服功成生羽翮。

洪生來別值卧病率意書此

聖朝絕藝稱袁公，風塵解識真英雄。只今寥廓難繼響，草昧詎與承平同。妍媸不問人憎喜，眼中快直有洪子。飄零自擬秋蟾生，肯向豪門揖珠履。我無封侯相，君將病鶴期。樊籠未飽主人德，鳴啖空結青雲知。因之感夢寐，乘雲朝玉皇。僊人授我療鶴方，朝餐沆瀣暮玉漿。恣爾翱翔橫八荒，覺來攬鏡雙髯蒼。居然野鶴增昂藏，安知不有換骨法。他日笑生何太狂。

人群手樓稿卷五

果

仲春觀茶花漫成長句

三年不見花樹紅，韶光幾度隨東風。春來紅紫知多少，茶花一出萬卉空。杜鵑有恨徒成血，國色何心忍事戎。妍姿肯與凡品同，丹心祇覺羣芳賤。初看數朶氣欲然，轉放疎枝色尤炫。積雨庭除長綠蕪，晴簷勢與霞爭絢。蜂狂蝶浪不自由，落絮遊絲滿深院。春夢曾為南詔遊，寶茶萬樹高於樓。有時呼客恣歡賞，野寺名園數散愁。鬢髮那知今已改，花情却與故時侔。為謝花風

好持護，明朝携酒更淹留

西橋為程栗之作

武夷以南恠未了，磅礴冲融此應少。頗疑秀色甲天下，紫翠空濛開窮窔。兩溪吞嚙東衆流，奔放勢與滄溟倒。長杠直跨兩溪外，玉竦遙空破蒼靄。城闌轂擊如轉波，盡從枕席揚塵蓋。津梁建水徒紛紛，西橋之名天下聞。朱闌下瞰數千尺，鼉驚鰲怒蛟鯢分。雷生抽毫貌小澗，驢背板橋差可辦。何如縱筆掃飛虹，隸遣平川迴曲棧。

人群手樓稿卷五

果

主人家住西橋西，手披萬卷搏雲霓。作賦早聞騰楮價，臨池時復羨家雞。招邀賓屨戶常滿，調履榜舟隨杖藜。閒情漫付山水間，逸氣還衝斗牛上。蔚雄文似會有時題，柱當年亦疎宕。君不見丈夫與世為津梁，要令四海驅鯨浪。

暑夜直 無逸殿納涼率爾興言

嚮晦羣動息，稍與炎歊遠。直廬薦新爽，銀漢流清輝。輕颺自南來，花樹欣依依。步屨遵廣庭，眇眇昧厠。

皇闈沈宵祠太乙，祝秘嘽能幾撫已。眷深渥中懷，慚報微感此。抱夙夜充勲，贊巍巍。

老人圖歌為司馬丁滄源贈

司馬堂中懸素秋，蒼松石壁雲欲流。耳畔似聞滄江破，玄猿呌嘯風颼颼。恍然坐我商顏下，芝草琅玕屹相亞。綺季園公若箇誰，科頭盤剝雙眸射。青苔過處靜無痕，白鶴繞向爐煙蹲。手披玉笈呼不語，欲與人世驅煩誼。君不見芒碭山中排戰雲，圯橋授策推妖氣。殪秦威項須臾事，

入群玉樓稿卷五

五

投鞭泗水龍蛇分，功定炎劉何處覓。只今黃石稱神君，又不見涓水晴嵐拂釣竿。岐陽王氣浮西碯，獵車載却飛熊去。垂白身將周鼎安，疏封北海開霸業。際會豈復論衰殘，只今邊塵白日淨。九塞惟傳司馬令，華髮已居喉舌司。皂囊況擬陰符鏡，坐教疆宇磐石安。陋漢姬周凝鼎命，從知尚父帝者師。麟閣勲名看競盛，肯將恩獎負心期共荷。

主德無危疑，蘊苑星壇過仙仗。璚宮蕊殿朱衣

垂時清朝貴盡豪侈，日夕歌鍾紛四馳。老人不受徵書迫，一任南山詬紫芝。

送中翰武夷王原甫請告歸省為賦長句

君年二十遊

帝京九衢六館爭知名，紫陌垂楊邵陵草。玉勒青絲鳴騶裊，不學幽燕俠少行。仍從齊魯事諸生，漢皇一日徵書翰。蹀眉白晢誇英聲，唐人比靡今。內殿供奉恩輝誰不羨，輕裘常惹御爐煙。鎮日還供大官饌，聽鶯藥苑日忽西。五侯七

入群玉樓稿卷五

五

貴紛招携，夜歸里第猶肅客。詞賦滿堂聞曙雞，只今相對十載餘。腰間早已見懸魚，自將情悃控。

王虛寧親賜告誰得如，紫霞關南花爛漫。十里青樓齊捲幔，綠衣初上宮錦雲。玉樹今看赤霄漢，君不見建州山水稱絕奇。鍾靈產異人，莫窺男兒豈必需榮寵。要使聲名天地垂。

南劍程文學赴官富陽為賦短句

鼓柁何人過越西，官程先宿富陽溪。江楓亂落

翻紅慕古道，驚鴉出林杪。山堞行經風露餘，千家橘柚霜黃初。寒帷感發青陽轉，桃李含煙足芳甸。蔬盤瓊席未為貧，談經偃卧誰能嗔。松醪滿筥君自沃，丈夫得意非梁肉。宮牆倘倚赤松山，長跼仙人一扣關。

五言絕

燈下觀長春花值雨

燒燭看長春花，嬌似有神。若教當牖語，醉殺愛花人。

群玉樓稿卷五

五

花雨送殘春，憐春泣鬼神。獨餘花下客，長作賞花人。

五言律

端陽聞

聖駕自郢邸北還志懷

滇水遙通漢，燕臺迥隔雲。榴花然病眼，蒲盞駐斜曛。豫順傳僊蹤，勤緯文時藝。出垂衣今北極，秋思尚如林。

送鄧侍御按湖南

驪駟行避爾，霜色犯南州。江濶蛟龍媚，天昏鴈隼愁。草青過楚艦，烟白望京樓。路出長沙宅，殷勤慰晚收。

早歲排閭客，茲辰仗節臣。棄捐憐再召，塞謬肯終淪。着繡投鄉邑，騰章別帝鄰。有懷多戀闕，郢樹幾停輪。

迴龍觀有傷近事輒成短句

往憶倬駉處，今成濺血區。胡來雲盡黑，兵殲地全孤。午店寒烟積，星宮野棘扶。傷心漢諸將，刷耻竟能無。

群玉樓稿卷五

五

虜退補祀

山陵

祠謁逢秋杪，追趨感歲深。園陵瞻王氣，時序奉宸心。點虜狂何劇，腥風慘不禁。

君王自神武，一怒變呻吟。

贈別石泉雷子遊金陵

濁酒金臺別，清標玉樹前。人依江島月，帆掛海



門煙建業花應暖京華夢獨懸離愁何以慰歸鴈正聯翩

夜過雙溪弟新居賦贈

飛甍臨廣道深戶竹朝曦賓駟迴珠履歌鍾雜羽霓花明庭鳥沸樓迥市煙遲堂構誰專美家聲待爾持

為泉弟賦蒼玉亭

植竹未盈畝蒼然已萬竿拂雲晴裊裊振玉曉珊珊雨過光堪摘烟凝翠欲寒風霜應已飽宜

向鳳池安

雨後步院署小園

南園初緩步爽氣足鮮新雨色千枝滿花香一徑勾煙蘿深繞樹亭砌靜鋪茵轉覺閒情遠徘徊白接巾

輓許憲副

破賊豈無日捐軀自不辭徒知周鼎重尚想楚囚悲血濺江城冷魂歸月夜遲英風望何極沾灑動新詩

送謝戶侯散職還浙

繫弱掛新旌將軍謁帝旋恩書傳海曲劍氣吐雲邊少壯投軀日崢嶸報

主年西湖正愁思烽火暗祁連

送崑山方侍御改南臺

王立青霄客移官復帝鄉時人避駸馬吾志在朝陽驛路千山曉澄江一葦航十年塵土夢珍重記行藏

送鄭見晚先生還閩

谷口遵時晦風前惜美標含章明彩鳳刷羽見青霄夾漈名元重壺山興獨饒平生湖海意肯使竟蕭條

甲申赴關取道江陰訪水南張子即席成

浦口聽潮夜懷人上小舫蒼茫投楚甸問訊舊山濤服駭鄰兒集時野服步至其家情憐江路勞猶存

飛動意秉燭話風騷

秋夜泊下邳值雨

濁河元楚塞古驛自秦城旅泊河山異飄零風

雨生波濤喧獨枕鐘鼓暗深更秋事方蕭索應知歲晏情

溫陵阮先生言論風槩不下古人依違遲暮勉狗升斗且有嶺外之行余故傷之排闥逢高論蹉跎嘆老成一身浮島出千水瘴煙橫禮樂非吾願魚蝦奈此生最憐投遠日頭白費將迎

送文衡山解官還吳

帝苑徵梁賦江鱸媚楚材雲駟調夙駕菱服麗

八群主樓稿卷五

五

新裁春雨王孫宅烟沙塵庶臺辭榮懷獨往茲地一徘徊

弓旌要上典珍席待時賢仙尉終辭漢雄文不羨玄逸駒難永繫驚鵲得高翮蘅約如堪結生芻耻詠篇

送人久次得官還崇安

驛路深盤楚雲山盡向閩峰迴暢亭雨衣染蒨門塵過里橋初別逢人問所親知君到家日花樹滿春鄰

聞蟬答鄭光祿

鳴蟬不可聽落日轉蕭蕭挹葉涼風急吟秋夕露饒路迴千樹應客散一聲遥裊裊誰能斷離魂總暗銷

江上寄訊所知

江籬秋自綠園菊傷誰開霖暗知潮落城荒足鴈迴登臨妨令節風雨助深杯無限傷心處黃金舊築臺

答贈同時寓公

八群主樓稿卷五

五

好友經旬別秋光知又深涼風動衰壑霜葉下疎林望月他鄉淚嚼蘆去雁心聞君嘆搖落幽思若為禁

竹間小坐呈先表山

石磴俯層雲招尋有數君碧蕭空外引好鳥坐來聞川盡帆檣出烟銷雉堞分所歡人境靜攀竹話斜曛

雨中遊齊雲巖

飛澗疑無地靈棲別有天神仙閒窟宅鐘鼓發

雲烟乳竇翻簷隙，星壇上斗邊。何當掃氛翳，俯眺萬山騫。

雨中過績溪有懷程石溪司諫

風雪憶他宵，清尊興不遙。河梁空有約，鶴馭迥難招。梅發何村樹，溪回幾處橋。定知龍卧穩，春雨長新潮。

癸巳元日志懷

萬國朝元日，垂衣坐紫宸。氤氲雙闕曙，歌吹九衢春。鶴禁曾霑寵，江潭尚逐臣。未陪宣室召，

群玉樓稿卷五

五

恭默幾疑神。

初聞雷

積雨淹葦朔，轟雷啓歲陽。八荒初震盪，萬籟盡恢張。已覺重陰破，真看淑氣昌。蛟龍思奮躍，滄海正瀾茫。

寄訊張惟顯文學

一經初狗祿，僻陋有宮牆。造士光周業，徵才得漢良。詞鋒年最少，鄉夢意何長。溫飽非吾願，鴻逵待爾翔。

曲江亭次韻邀王南江同賦

曲榭俯城頭，川光帶晚舟。遙汀初下雁，夕氣半含樓。表裏分吳甸，微茫入楚流。誰知攀賞地，高韻得英游。

次萍鄉值雨和韻

積雨泥橋路，微風薜荔牆。鄉音已半楚，山色似南荒。旅雁依寒堞，流澌遍野塘。蹉跎驚歲晚，驅馬向瀟湘。

鄭家驛北亭即事

蕭條楚西路，山水但高深。驛鼓喧初馭，松亭愜暮吟。野煙將客袂，孤嘯發愁心。欲問南中恨，岩峩試一臨。

群玉樓稿卷五

五

枕谷行應盡，沅溪步入深。松杉翻鶴露，風雨雜猿吟。多病投荒服，無媒悟主心。詎嗟年鬢改，化日萬方臨。

題陳情表圖

綸綍辭蒼閣，飄零戀綵闌。榮途甘晚踐，慈哺忍長違。國破情逾切，門衰事已非。遜言堪涕淚，遺

疏有光輝

題出師表圖

抗志摧鯨虜，披誠別帝閭。數言臣節見，三輔陣圖存。喪亂緣天命，顛危自主恩。先皇曾謁策，惆悵失中原。

平渠公署讀東沙題壁

客遊驚歲晏，猶自滯他方。楚澤連天遠，蠻烟引塞長。年隨流水競，春入鬢毛蒼。撫事慙知己，非才荷寵光。

黔陽舟中

泛泛五溪煙，霜楓接楚天。奔濤雲駕野，撥棹矢離弦。灘淨千峰失，江空一鏡懸。銅標看盛業，白首困飛鸢。

讀紫霞見可堂詩句次韻寄訊

爾來乘月好，余去惜花明。已負登堂約，空聞伐木聲。泛舟慚舊夢，草屐離情。何日携琴至，霏談四座清。

新安東池程子邀余過所寓廬舍留贈一

首

琴尊隨去住，山水共氤氲。樹遶雲林合，橫橋鳥徑分。籃輿携遠客，雞黍話斜曛。最愛東池子，清標恣好文。

題恩榮初感卷

為郝石梁念憲賦

慕我聞罷咏，春草思依依。繡服承恩早，龍章錫命違。詰鵲新墮道，雲濕舊萊衣。忠孝光先德，榮名世所希。

堯文崇孝理，漢詔寵臺臣。鼎食悲風木，恩輝溢

六

六

帝鄰感深惟，繼主慶積已。霑新後命，應頻紀穹碑。照紫旻。

送盛都事璉赴宣閩

上國推雄鎮，將軍得雋才。愁心初出塞，壯志一登臺。戎馬驅塵合，笙歌擁戰回。却憐樽俎暇，邊曲共誰裁。

秋夕小坐

炎威初避令，爽籟漸乘秋。月暗聞驚葉，霞明欲倚樓。雁聲人共遠，花氣夜難收。詎遣浮生累，應

慚達者流

秋夜偕二弟觀月書感

清秋已強半，初月耿盈盈。深院光逾滿，遙空色轉明。雁鴻依渚靜，砧杵向誰鳴。他夜相思處，應知夢未成。

天竺之約頗慚獨後，適西岵出示新篇，彌以為悵。信幽期之已負，良會之難偶也。走筆和荅，意不擇詞。

山色疑蔥嶺，西來第幾重。人天開絕壁，烟靄有

八群玉樓稿卷五

李一

鳴鐘仙梵翔靈羽，蔥雲悅晚峰。嘉君泉上酌，相對兩三松。

招邀慚妙侶，孤眺許還重。地擬金方利，山藏雲外鍾。竹房過碧澗，潭月禮寒峰。欲共禪心語，年來學種松。

別康東雪叅知之金陵

本作臨流別，翻成野寺遊。祇園深樹合，湘竹曉雲留。善謔逢三益，離羣惜九秋。江楓將月棹，望望舊皇州。

八月望後觀潮

冠蓋欣初集，高樓滄海迴。怒疑雷地奮，情訝雪山頽。遠岬淪波闊，危檣破浪開。平生嗜奇絕，對此意崔嵬。

潮罷觀劉西岵較射

快觀秋濤壯，仍許藝射雄。馬鳴驚破的，風勁覓強弓。腹笥餘三略，韜鈴陋五戎。誰令射蛟手，盪虜獻元功。

秋日登月巘絕頂次西岵韻

八群玉樓稿卷五

李一

嘆息興亡事，乘高一湧遊。故宮何處是，荒草不禁秋。棲越終難復，浮瀛去莫留。江聲似建業，遺跡後人憂。

雲居菴城均晚眺

高城觴客罷，逸興晚難裁。地以巢雲勝，湖應向席開。樓臺晴歷歷，煙樹暝皚皚。共有丘中賞，言尋松下回。

驟雨志喜

四野愁何劇，三農病已疴。乍驚雷欲墮，忽送雨

初狂枕簟生涼夜，琴尊洽醉鄉。豐年從此卜，帝力仰吾皇。

壬辰冬題江山三川王可齋家譜

家系曾傳晉，山川只記秦。桃源如可辨，此地即漁津。賓旅停驂地，人誇舊相門。古槐風雨夜，燈火話王孫。

婁東山吳之高士也，邂逅石川公舟中，辱

枉贈言，倚韻答謝，永以為好。

殿頭辭曳履，湖曲賦初衣。銓鏡名應忝，交盟望

八群玉樓稿卷五

六三

不稀。管犁欣獨往，郭棹惜將歸。他日牛山上，誰同送落暉。

松容二公枉訪，小酌口占述謝

元宰持衡日，芳春命酒時。霏談移晷永，凝思度雲遲。禁漏瑤壇切，邊烽紫塞疑。關心漢宮月，不敢問盈虧。

送別駕潘桃谷去郡

掄魁蜚譽久，監郡羨才雄。伏櫪思長坂，懷陵惜斷桐。文應憎宦達，道豈困途窮。矯矯驪駒發，赤

雲薄遠空

癸丑北上夜飲

山堂盛集地，本絕勝。席屢移於秋水，月仍滿于星橋。金谷應慙習池，何陋。頗恨徑造之晚，猶携餘興以歸。即席蕪言，藉手為謝。聊資主人一拈掌也。

祇命嚴晨發，貪歡恐後陪。背城開島嶼，流水間樓臺。氣結烟霞外，雲生几席迴。座踪半朝市，徙倚咏悠哉。

八群玉樓稿卷五

六四

和程松溪

夏日屏松溪閣學拉遊姚園甚適，明日貽簡有名園載酒，暮雨新涼之語。公綴為四韻見答，僕亦輯席間令語廣謝。古人以詩為戲，殆此類也。

背郭開三徑，園主人故尹也携壺接數賢。同遊為三渠

少雲深萬家樹，雨足晚霞天。暫喜少塵事，誰能留客軒。翠微當几席，涼意愜初筵。

甲寅首冬十有八日，即僕辛亥被譴日也。

寓直廬撫時感事輒成俚句

往事投簪日，茲辰捧禁闈。恩深賜環詔，淚染舊臣衣。詎有才堪錄，空餘志未違。微軀更何愛，長此奉宸暉。

除夕宿禁中

今夕仍叨直，明朝又隔年。爆竹喧入夜，春氣暖熏天。閱歲增庫甲，凝香憶管絃。夔龍欣接武，身在五雲邊。

七言絕

六群玉樓稿卷五

李五

燈下觀長春花值雨

九十春光欲暮時，柳堤桃徑綠參差。鶯聲似解憐春瘦，長遣巫山曉夢疑。

春日有懷故山

萬竹橋西憶舊攀，鳴禽多在翠微間。燕溪溪裏斜陽路，應有漁樵自去還。

日煖宮門柳色齊，江亭萬里夢還迷。遙憐別後春何許，惟見流鶯一樣啼。

雪峰

烟嵐積翠曉淋漓，萬壑瓊瑤揜亦空。却向艷陽

呈繡色，還將餘澤漲春陂。

削成一片玉芙蓉，馬轍車塵向此封。莫道陰厓消息斷，紅梅開到路應通。

憶諸弟

壯年失路一相悲，中歲慙為學者師。碧草離心傷遠道，白雲飛夢阻歸期。

綸恩再捧江藩檄，駿足難西國士知。想見聯翩娛綵地，紫棠花發記連枝。

六群玉樓稿卷五

李六

驛舍次韻西淙

桃花片片水流溪，叢桂無人空晝陰。笑殺終南山下路，是誰學道得初心。

送魏少厓還建溪

春溪初見玉輪飛，首夏仍將月送歸。他夜月明誰獨健，停杯兩地思依依。

金陵南陌柳烟垂，無奈鶯啼上酒卮。却望帝城雲樹裡，馬行回首定教遲。

立春寓東平官舍

掃除冰雪送寒歸，便覺人間草木輝。莫道陽春消息淺，皇都桃李待芳菲。

送時望弟入國學

黃金閣下正多賢，四海交游認後先。品士誰當歐學士，姓名須向故鄉傳。  
馬蹄尚憶燕臺柳，桂棹應憐潞水雲。若向中朝訪知舊，江湖久已賦離羣。

春日過江陰夏南厓園亭留贈

御壚烟裏乞閒身，三徑園開水竹鄰。花榭客來

不群玉樓詩卷五

李

窺鳥語，松亭雨過見龍鱗。

別里人黃掾

十年京國遨遊地，此日重來倍黯然。獨有長安秋色好，塞鴻依舊下晴川。

看花猶憶少年時，易水燕雲捲繫思。客裏逢君聊覓醉，醺醺開處夢魂迷。

阻風江口賦二絕

片帆信宿下維揚，江口驚濤怒正狂。欲向長空施健翮，剛風扶我過丹陽。

移得蕪城一片秋，紫桃妃子半含羞。霏微暮雨催花急，開遍船窓散客愁。

賦紫菊

霜庭籬落幾回看，細蕊蘼花認傲寒。今日却從船底見，晚風斜雨上詩壇。

翠黛細裙歷曉雲，歲華紫萼轉氤氳。尋常只作黃花賞，誰信仙姿更出羣。

阜城驛丞蜀人也，頗識予為郎時面目，感而賦此。

不群玉樓詩卷五

李

車馬喧喧過阜城，半生踪跡混風塵。郵人也解知名字，為惜蹉跎白髮生。

阻雨信州辱詹少華追餽，口占二絕為謝。  
十年今日再逢君，幾度心期欲語勤。相對却慚無一事，雞鳴南陌又愁分。

雞鳴南陌又愁分，松桂青青隔暮雲。書到燭殘人不寐，鐘聲和雨夜深聞。

循城北下再賦二絕

月巖無數舊題名，盡是南朝冠國英。誰識中興



遊衍地，祇今零落字微明。

城郭半依秋水外，人家多在夕陽中。即看水袂  
淒風下，轉覺烟雲入手空。

淨寺前澗少憩

城喧車馬盡紛紛，何以鳴泉靜裡聞。携得壺觴  
臨碧澗，松枝恰共晚氛氲。

秋山澗逐馬蹄，斷橋流水梵雲西。無端紅葉  
堆前墮，乞食僧歸鳥自啼。

雨後勸客飲

群玉樓稿卷五

五

手劈蓮房常酒杯，雨餘薇院重徘徊。教君適意  
休辭醉，曾向踈狂少壯來。

新秋與舍弟夜話

纔度清秋一日強，已看庭院薦新涼。尊前忽羨  
山行樂，記得僧遊過竹房。

布席空庭狎晚涼，居然花石繞清觴。星河此夕  
瞻雙闕，山水何年接故鄉。

藍上舍筠原出其祖澗山先生所藏墨竹

覓題因賦此贈之

移得瀟湘一片秋，含風漾日迥悠悠。誰教坐我  
琅玕下，野色蒼然不可收。

水石淋漓剪萬筍，露稍濃淡捻相當。莫辭嶰谷  
調歌管，留取高枝宿鳳皇。

別靜峰參軍弟

停舟不羨意何遲，恣為行人惜別離。春草烟綿  
去無極，海天梅雨繫遐思。

雨霽過陸太傅園亭留咏

鶴翎無數上新枝，九十春光較已遲。雨過轉教  
芳意足，錦雲晴蘸紫霞巵。花塢

群玉樓稿卷五

五

偶從物外愜招尋，槐柳森森徑路深。臺榭恍疑  
湘楚入，珊珊飛珮滿風林。竹榭

輕羅緩步學閒行，花底流泉細有聲。却訝井龍  
能扶雨，林臬霑沐盡抽榮。井亭

瓜田枕郭水雲連，風起楊花捲市烟。玉勒雕鞍  
控行處，空堦時見點榆錢。瓜圃

過秀州別止山掌教

歲杪相逢一愴顏，共憐白髮苦艱刪。我辭金闕

爐烟去、君帶蒼梧雲影還

乍蒙 恩譴賜歸農夢裏猶聞清禁鐘賦別不  
須題水鏡此身今已伴雲松

題端硯送葛與川

端州鴈眼世稱奇把贈逢君閣筆時試取墨花  
菱亂後驚虬掣電看淋漓

直所和元輔賞菊

殿廬幽意許誰分無數寒花覆苑雲閱歷風霜  
應最久直將晚節侍明君

詳玉集卷五

主

封章恣為籌邊切日日花前 詔使迴風暖正

當吟對處喧傳須得 御尊來

衆芳搖落知多少玄圃清霜出素英惟有貞姿

重堪惜不隨紅紫聞春城

黃金為色玉為粧翠草含風滿案香除却平章

無俗事題詩先寄舊仙郎

殿頭瀟灑弄晴輝自與凡花別等威伴取相公

休沐去清香時帶錦袍歸

冬日程恒齋見邀不赴書此貽之

紅葉清溪別有家野人鼓鑄自年華何時問術  
鷄鵲子拄杖看山送落霞

和劉春岡齋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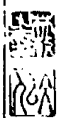
煩歎滌盡月微沉玉漏渾疑紫禁緩却憶汾陰  
駉奔後空餘華髮伴孤吟

風靜長江一鴈聲高城柝罷見參橫懸知鷄侶  
晨趨地苑樹千重仗馬鳴

玉集卷五

主

羣玉樓稿卷之六



建安 李默

詩

七言律

首夏即事

拂拂微涼動曉闌  
青青藉草變春衣  
窓開雲岫晴偏麗  
日下槐庭影尚稀  
細雨疎簾看不厭  
登山臨水願初違  
傷春處處聞啼鳥  
無奈殘花共夕暉

送黃以誠赴武進尹

喜聞束帶趨名邑  
壯節今看濟世謨  
萬里驕驄開個儻  
三秋鵬隼待搏扶  
地分圻輔通南域  
漕擁舟航接上都  
回首翻思昏墊日  
幾家兒女困追呼

暮春雨後

雙鬢殘春客裏過  
滿城芳意欲如何  
鈎輦雨外啼紅杏  
睨曉聲中長綠莎  
綉閣花傳香夢淺  
玉樓人倚曲闌多  
傷心獨有長秋樹  
雨打千愁下

御坡

題怡椿堂卷

堂開靈樹八千春  
封植從知地有神  
纔向庭陰聞禮後  
已隨殿履拜恩新  
素楊不獨推京洛  
名法仍看領縉紳  
欲擬緇衣歌世德  
有人回首望雲顙

贈兩洲奏績入京

東曹水鑑分揆席  
南國冠裳式具瞻  
鎮俗兩都歸雅望  
書庸三載見勞謙  
星垂苑樹初聽履

花拂鸞旂數舉  
嶂共喜虞廷儀鳳集  
眷留寵

渥定先霑

歲暮有懷山中

病骨愁來檻鶴同  
轉看浮跡恨飄蓬  
金門每怯凌霜入  
草閣遙思曲水通  
老父垂絲供餌物  
難兄執手訊詩筒  
天涯憶此情何限  
况復淒涼歲律窮

和劉春岡秋吟

梧葉江城早報秋  
年華一倍愴東流  
股肱義

常懷漢茅土功成欲讓留種德已聞公舜典濟  
川今喜得商舟

朝廷有道需黃髮故國無勞倚暮樓

侍

車駕幸太學恭賦

聖主臨雍恢舊烈橋門今日喜重開森森羽衛  
延春畫肅肅衣冠擁俊才玉几勢分經幄外  
天顏時接寵光回極知儒術翦清世稽古無勞  
亦從陪

九日陸錦衣園亭讌集

將軍亭館淨朝暉金馬逢迎款畫扉秋事萸囊  
傷冉冉芳辰菊蕊映輝輝風林振杳歌聲沸綺  
閣淹留夕照稀悵望雲霄重回首高歡猶恐異  
時違

晚同沙村諸君郊居有感次少陵韻

已度清秋悲異域况逢佳節登臺川原欲盡  
河橋出城關徐通烟霧開幾處鳥棲驚輟定萬  
聲砧杵斷仍來天寒歲晚真愁汝人事勞勞空

自推

弔水南哭弟

張君有弟稱聯璧此日傳書雙淚流憐爾平生  
足愁思于今一掬灑清秋月明何處鵲聲急江  
靜誰同雁影投海內情親真愧我百年何必嘆  
浮漚

月下琴聲

風靜高梧月滿川忽聞琴軫愬離絃爐烟細過  
清商轉襟意偏隨暗指傳此夜形骸憐獨立百

年湖海興初牽寒客人世逢知己猶愧難覓伯  
子賢

送劉憲副督學

翰苑蜚聲憶舊賢不應漂泊紆孤騫清朝夢繞  
湖山外白首思移雨露邊三晉文章趨斗極五  
臺雲水狎神仙東風漫借吹嗟力桃李時看醉  
暮烟

送人赴紹興幕兼訊高會稽同年

揚州古郡推東越白髮參軍老驥心蓮幕即

才並入吏情那受俗相侵蘭亭往事憑誰繼禹  
穴新題好細尋傳語稽山少仙今天涯何日共  
登臨

送陳敏之掌教瑞安

廣文慣識海鷗情敏之嘗為博羅司訓日日看潮幾度新

白首自甘隨苜蓿青春偏稱醉花辰官無案牘  
真同隱市有魚蝦未當貪抱鐸晝眠鄉夢繞三  
山隔水是全閩

丁滄源見訪荅謝

丁滄源見訪荅謝

幾度思君歌伐木俄聞車馬駐同盟高懷久向  
丹青合佳句仍傳齒頰清柳外鳴禽看節換墻  
頭過酒待君傾相逢况是雄文客未遣蟬蛭過  
此生

送孫太史使安南

曉看綸綍下青冥萬里星輶發帝京桂海樓  
船移遠岫藤江汀草接孤城天從南極分夷夏  
地盡中原有旆旌鳳閣文章真不忝茲遊端合  
壯平生

送葉子大出宰平陽

甌越雲晴四望開平陽花樹好栽培鳴琴畫舞  
尊前鶴伐鼓春登海上臺何處詩篇非湯輿向  
來風雨最憐才魚羹蝦菜吾曹事消息須憑早  
雁來

送余榮一同年使蜀便道還廣

憐君江海意偏長歌盡東山路杳茫司馬遠遊  
還極浦子雲遺賦有長楊荆門月落魚龍夜庾  
嶺秋深橘柚霜關下追趨定何日浮雲千里

獨徬徨

奉和九峰孫公晚節園近體二首

自公休沐任怡顏數畝園開面面山清切即看  
蓬島入遨遊翻似畫圖間疎林雜遝烟雲合小  
徑紛披草樹斑聞道夔龍近乘興坐餘斜日珮  
聲還

芳園晚色照疎松碧蘚蒼苔古砌封興逐烟蘿  
仍載酒瘦綠詩骨謗扶筇歲寒自合貞心結宸  
眷偏於御墨濃誰信時清多暇日江湖莫遑

問行踪

車盤驛與鄉人夜酌

雙旌渺渺度前山忽聽幽泉淚欲潛舒楚烟花  
空歷亂靖函風雨自躋攀騎牛未遂辭周計仗  
劍猶慚出漢關邂逅與君俱異土清尊且復破  
愁顏

玉山詹少華給舍邀遊城南寺聯句

雨餘烟景愜幽尋某一曲荒河古樹深草色坐  
移紛委佩詹泉聲雲隔細鳴琴霞明晚殿參差

不群玉樓稿卷六

碧某鐘散疎林遠近陰興苦嫌征騎促詹百  
年清賞重違心

至常山追次二首寄詹子

城喧車馬經過少地遠招提歲月深晨磬坐來  
僧說偈名香飄處鶴聽琴千花槿色隨朝落萬  
樹鷓鴣聲促暮陰向晚穿林聞梵後上方歸去覺  
禪心

卧穩偏勞折簡尋看山忽過草堂深猖狂湯擬  
蘇門嘯瀟灑還携陶令琴春掩樓臺人獨到坐

依蘿竹晝常陰知君攬結芳蓀久不似當年釣  
海心

君山下瞰大江書感次壁間韻

萬里江流入楚遙風濤噴薄未全消波吞南國  
浮星漢地坼東瀛吼暮潮碑仆尚餘苔蘚護堂  
空時接水雲搖絕頂有浮連堂荒山往事啼寒骨秦中君葬  
此極目冥鴻悵遠霄

金山寺

無邊風色望中收岑絕樓高忽送愁候雁渚長

不群玉樓稿卷六

隨陣滅聞龍雲黑帶腥浮院深香火僧多換潮  
撲林巒塔半留欹側危帆任來往不知何處是  
安流

懷濟寧舊遊太白樓

我生懶慢嗟為吏曾憶登臨海岱間李賀齊名  
時譽在樓臺無主後人攀河流遠抱蛟龍窟野  
勢平開雲水關知爾乘春定題賦仲宣回首愧  
塵顏

題全懿卷為陳練塘水部

人間令母漢綰紫稚節君看已絕倫圖入甘泉  
悲貌落歌殘黃鵠怨離頻登堂舊客餘奔走和  
膽當年獨苦辛千里龍駒真不忝芬名長此照  
嶙峋

允馬居庸關初發京有述

車馬喧卑度曉關  
縣霜積雪更愁人  
寒飄翠憶風初定  
光閃朱林日未勻  
迢遞山迴秦塞曲  
蒼茫路遠漢邊屯  
微勞敢問垂堂計  
時大同軍變多難

真慚報 主身

入群玉樓初卷下

九

至關

山當石塹轉嗟呀  
鐵障稜稜勢欲叉  
細柳半屯三輔甲  
材官盡出五陵家  
重城月閉邊聲黯  
間道林歸獵騎譁  
多少雄圖總堙滅  
戰場空倚夕陽斜

陽斜

開關誰教鎖北陲  
迴峰絕坂一時為  
漢南烽火斜通漢  
谷口風烟迥入夷  
按壘不驚飛將老  
懸關欲度壯夫悲  
千年王氣神州在  
胡馬雖騎詎敢窺

和荅楊惟仁大行對床四韻

早聞氣動關門吏  
却戀歡連雪夜床  
白馬行營看矯健  
書生持節羨飛揚  
城笳過處心應壯  
塞月明邊夢獨長  
寄語元戎好籌畫  
雲中殘孽竟淒涼

雙泉值晚投宿李氏山庄留題

落日空原獨去遲  
柳榆村落斷橋西  
逢迎地主開松逕  
欹側霜林散馬蹄  
白屋短籬寒井合  
青門閒圃野雲迷  
畜薺斗酒翻成醉  
岐路無端惜解携

入群玉樓初卷下

十

解携

夜月過水南席上再別陳中川和韻烟暖  
花明春心未已語罷愁來乃有遠客故  
知歡悰之難永人世之多違也

玉輪深照彩雲樓  
蹀躞香塵入夜愁  
綺宴共過高士宅  
芳心空負采蘭洲  
紫騮人去孤城夕  
錦字書回絕塞秋  
滿樹梨花送征旆  
知君還憶鳳池頭

辛卯元日趨 朝志感

佩玉含香紫禁廬春風一度一躊躇自慚才薄  
官頻轉誰料年過志已疎汗漫久拋筆夢呓  
懨欲削漢郊書時方盛典壇時山東父老今誰健已是  
中興十載餘

奉業師雷房村先生河南郡丞

昔從北極望中州車馬今為宛洛遊七郡華解  
初攬轡三川形勝獨登樓地分熊軾推名早劍  
拂星文積氣秋馬悵三千重回首高齋應只傷  
嵩丘

八并集卷六

十一

前祁侯天池張翁晚節逢恩令子永清為  
郎得賜告歸養輒寓詩為壽

偶隨秋興謝塵鑣晚沐恩書降紫霄門內舊懸  
車五馬宅邊惟見柳千條閒招鶴馭開賓館自  
鑿丹泉瀉海潮聞道郎君新予告萊衣不遣絆  
清朝

送藍湛齋入南監

金陵自古帝王州江上樓臺鏡裏浮秦水片帆  
遙傍斗吳宮殘柳近知秋登臨滂擬周南滯蒼

索應添宋玉愁日下公卿誰愛客高名六館定  
先收

齊夕二首

暫歡齊沐遠人羣院寂惟聞禁鐘細草幽花  
激露掌碧雲瑤月委園松閒看槿樹貪春賞病  
逐書囊與世慵忽憶聽猿舊棲侶空緣持待老  
僧逢

八并集卷六

十二

城喧向夕浣襟塵初月含輝玉署深花暝獨餘  
擊露色鶴眠時有唳雲心清齋素愜長生理苦  
調愁憐良夜吟叢桂別來春又晚多慚名忝奉  
朝簪

贈秦春谷六十

孤烟野水逐華年風雪長安自穩眠詩卷每留  
三署客歌鐘不羨五侯筵君平悟俗還靈異方  
朔延名亦市廛閱世又逢新甲子赤松黃鶴正  
翩翩

重遊金山寺

晴江高閣控幽奇遠客扁舟向晚移萬壑雲烟



開返照十年踪跡繁離思山花似解迎人笑紗  
屏猶慚訪定詩却憶長安秋色裏月明砧杵夜  
歸時

江上訊故知

憐君四十不稱意獻賦金陵仍未收為客散裘  
曾貰酒經秋零雨幾登樓釣鰲無計悲公子埋  
劍何年射斗牛我亦長沙留滯久江籬汀芷共  
牽愁

過吳再逢故人許翁賦此為壽

閨閣倚棹昔逢君秋水吳門又日曛再拜獨驚  
垂老健數行長喜遠書勤閒居却酒還通性是  
處延名不厭紛何用丹砂訪仙訣焚香惟誦五  
千文

宿蘭谿之青陽鎮作

蘭洲渺渺暮生烟灘靜猶聞百丈牽隔水孤燈  
投曉宿一溪疎雨對秋眠山昏不辨還家路雲  
白渾疑欲曙天記得衡陽更西下武夷南去是  
平川

過躡雲巖舊讀書處遲諸弟不至

千峰上界訪真遊一曲松陰秋事幽陽子尚聞  
玄井在東山却被白雲留溪林橘柚侵堦碧數  
點芙蓉向客愁最是多情投跡處月明草色上  
池樓

夏日與程然霞小飲聯句

短垣疎竹映雲涼高情清尊對日長談劇已  
忘煩暑逼意恬不遣吏情妨謝公窓岫憑虛  
見李白金裘喚客嘗拔劍醉餘還起舞霞揚

眉結俠是肝腸冲

秋夜與友人對菊

疎籬短菊憐初放向夕停杯許共尋影散高齋  
和月色香擎寒蕊送霜林即拚爛熳他鄉醉自  
惜蹉跎客意深欲問故情何處切秋砧江雁松  
關心

聞葉子左遷走東慰問

壯心獨抱匡時策今日誰知失路悲性癖豈緣  
禽賦得名高偏受薏車疑書來卧病驚還起淚

下逢人強自持芳草遠天堪窸窣浮雲回首重  
淒其

訪白嶽鍊師不遇次韻留贈

千巘萬壑巧相支地拔南州以送奇誰劈洞天  
開窮窵空餘明月弄參差步虛聲靜浮雲碧採  
藥春溪返鶴遲獨有牀頭丹笈在封題不遣世  
人知

旌德道中見梅

故園梅蕊今何似客路無端花漫開却向豔陽

六屏手稿卷六

五

貧窶莫絕憐芳色混塵埃午風村逕香逾遠碧  
樹溪橋首重回溪謝幽心盟晚節且銷俗慮盡  
春杯

大司空南坦劉公名德海內所震前以奏

對忤旨釋位時危思濟收召有期敬成

短述

曾持正色領千官清儉勲名百代看補袞無心  
違主怒買山何處覓身安暮年時事關憂切  
絕塞軍書請戰難閒道蒼生思謝傅好煩賓從

勸加餐

雨後即事再呈劉公

院柳絲烟濕不開江城急雨過高臺西園語燕  
寒仍掠北渚鶯鴻畫獨迴更曠散餘人跡遠野  
蟬鳴處客心摧最憐花發司空第門掩春溪蝶  
浪猜

過南康新城平陽明先生次韻

野烟秋水見孤城故壘猶疑殺氣橫戰伐幾家  
餘荷插艱危終日待揚旌虎牢雲暗人何在銅

六屏手稿卷六

六

柱功收訪亦行聞道渭南星隕處千村涕淚灑  
將迎

雨舟張宴翺李武兩將軍兼呈席上諸使

君

方舟十里見旌旗細雨滄江欲暮時幾處烟村  
喧戍鼓向來兵壘廢耕苗共叨恩命趨炎嶠  
輶接歌筵解笑頤獨喜將軍能愛客平蠻一曲  
酒重持

贈別龔壘齋少參北還

春光欲暮草煙絲遠雁依依別恨牽此去隨陽  
堪刷羽不須迴影謬驚弦唾壺缺處心應壯蘭  
珮紉時衆所賢老向雲中眷

明主戰勲猶取漢人憐

按節同為五嶺遊東風何處問行舟楚天雲盡  
家千里桂海人歸月滿樓直道于今欺白髮素  
心元自照清秋且揮玉笋留君醉無奈鶯啼亂  
客愁

將至韶陽值江漲簡詹燕峰大參

不群玉樓稿卷六

樓船五月泝泮江破浪濤勢未降却訝芙蓉

山作郡堪憐城郭夜乘艘羈心湯灑交師淚飛  
雨偏敲旅夜窓憂國早聞歌瓠子濟川才擬世  
無雙

客散潮平發五羊炎天舟楫過滇陽灘聲欲靜  
江仍轉山氣初昏雨益狂青鳥預傳靈瑟調層  
軒獨坐曉雲涼即看高論羲皇上風度應知有  
廟廊

壽丘松居七十初度

憶昔郵亭結襪時乙未夏管接公於大安驛青袍鶴髮迥仙

姿周關紫氣應常識秦谷漁舟幾度疑澗晚松

容開勁節地靈椿苑長新枝稀年塵世真堪賞

春暖花明舞袖遲未歲仲春十四日為公誕辰令子雲臺與予連姻予方赴

滇預索此為壽

和南江見贈

與君歲晚重相見義激今看友道存已擬著書  
排俗學將因憂國好危言綵桐有恨憐同調劍  
器逢時許共論岐路紛紛迷處所願隨白首問

不群玉樓稿卷六

真源

晚度寧陽觀鐘鼓石次韻

鐘鼓誰標此石名鳴江應嶺詫同聲江東之齊山嶺此外

之三洲寒烟入暮初凝色絕壁凌空迥琢成始

覺勞生驚客夢重煩清夜點山更鳴珂尚憶趨

朝地雙關微分曙色平

楊林海子即事

晴日微風漾綠汀昔人空自比滄溟疲民未報

蠲漁賦廢色猶聞卧石矜市有魚鹽聊卒歲地

疑湘楚欲揚舫可憐車馬紛馳逐一曲勞歌  
面聽

贈別洪西涼方伯赴廣西

麟閣知君早致身炎荒今已遍朱輪三湘雪後  
烟波闊五嶺雲開驛樹新春雨故園肥紫蕨客  
衣芳草變縑塵相逢為報清羸久慚愧河汾俗  
化醇

滇臺舊侶初逢地桂海新恩又別筵  
金馬使乘春真羨洞庭船望尊百粵推藩屏禮

八解玉樓稿卷六

七

洽諸侯盛管絃廣右宗藩多好客者烽火向來驚不定高  
樓何處獨籌邊

曲江行署讀馮三石題壁次韻

佩璽新逢按部來喧喧車馬動飛埃炎天微塞  
千峰雨野戍旌旗何處臺聲教敢辭堯服遠山  
川猶記楚人開為儒自笑曾操縵不似相如諭

蜀回時好事者方  
議征交故云

夜宿板橋辱東沙臺長枉贈瑤篇倚韻答

謝

旅鴈遼州靜夜聞碧雞涼月共誰分人間詞賦  
題平子江左才名遊陸雲謬擬樗林依玉樹自  
矜龍劍切星文遭逢未効匡時策此日蒼生總  
付君

唐侍御有齊招飲盤龍寺走東謝別

才名不數子西賢繡斧真誇漢代前得句蚤傳  
分陝日采風爭羨度函篇松深古寺尋埋碣雨  
過村曠看擁擅誰料南中足佳麗數回清夢遠  
江川

八解玉樓稿卷六

七

別繇僉憲碌溪年兄

與君二十謁承明南陌揮鞭意氣生往事風塵  
驅少壯異方悲喜見交盟招提宿雨開芳宴秋  
水遙天隔幕城霄漢分飛各努力紫雲垂耀是  
神京

雙鹿應期為韓石溪方伯賦

三年南國領諸侯嶽降懸知游氣收薇樹幾看  
花冉冉陽臺重見麻呦呦行隨畫轂春郊出換  
得霜毫漢苑遊自是君名滿仙籙駉虬跨鶴過

難儔

題四世恩封卷

清時霈澤海同寬四世恩衆所難

誥隱龍鸞分五色錦裝犀玉冠千官紫泥御氣

須回重東井奎文映慶寒

宸翰有樓須早築為傳

君寵後人看

壽施西橋僉憲乃翁

城市悠悠見隱淪却從物外寄閒身花間棋局

小祥主樓稿卷六

主

邀春侶枕上書囊得異人跡似龐公仍荷寵家

同萬石未辭貧已瞻星彩輝南極即遣恩波接

漢津

南中得報移江藩奉憶二親

昨從建水訪親聞雙鶴庭前試彩衣愛日每欣

垂老健出門頻問幾時歸崇班已忝方州貴短

棹偏教故里達到處辦香勤下拜分明南極夜

增輝

過洗松弟見可堂值月悵然有今昔之感

堂開初見九津雲一別俄驚兩鬢紛月色不隨  
秋去減松濤猶向夜深聞江翻蛟島魚龍卧春  
暖鵲原草樹曛早擬赤霄排羽翰豈應孤鶴在  
人羣

臨汀郡丞繆使君其伯氏僉憲予同年友

也子弟又多才俊南中之游心常耿耿

茲屏走使責詩輒賦此為贈愧詞不逮

情耳

滇臺一別阻風期海國今看把郡麾趙氏家駒

小祥主樓稿卷六

主

聊驂足謝池春草倍含姿行郊五馬陪羣轡

笏千山入妙詞建水汀烟重相慰刺桐花發繁

離思

壽范松陽六十初度

湛廬山北古秦村塵世今看有鹿門海鶴老於

雙翮健家駒氣已萬人吞瑤編再紀新花甲綺

宴頻過上客軒竚見宮袍霑賜日斑斕庭下拜

覃恩

西園楊子年四十精強過予遠甚而蕭散

適志又復勝之感座勞以形役羨長生  
之可期情見乎詞

慚予四十欲稱翁標格看君氣似虹鬢髮不隨  
塵慮改金丹頃向至人逢生兒且慰趨庭志報  
國應知率祖功莫訝勞生已強半坡翁清時歡  
賞許誰同

送學諭梁厚村先生握羅田縣令先生掌  
教吾縣

振貧獎善最得士心予弟薰在  
諸生中獨蒙厚遇予心感之

六年甌冶橫經地百里江黃發軔時已向菁莪

入群玉集卷六

五

覃化澤還將絃誦起瘡痍清秋水國浮槎迥紅  
葉山城過雁遙明月定應隨去馬吹簾庭院奏  
離詞

別松源諸君子

松源十里見招提向晚停橈惜解携僧具袈裟  
邀夜月鐘鳴烟靄暗春堤雪泥自識浮踪寄禪  
榻終慚老衲棲明發扁舟弄雲水芳洲回首但  
萋萋

寄謝石涌貳守

佐郡十年仍未調高名真與古人期錦囊盡為  
行吟滿窓岫偏於坐嘯宜紅葉曉城霜力重清  
笳斜日馬行遲酌泉便擬經春別北關還逢展  
驥時

壽郡守陳午峰五十

虎符出牧歲纔更盡羨文翁俗化成白鹿朱輪  
行處好甘棠暖日望中榮鵲喧梅蕊催春宴風  
雜笙歌動曉城莫訝人生誇半百御屏早已注  
芳名

入群玉集卷六

五

使君風度萬人傳黑髮華簪引壽年戲彩庭高  
看接武專城地重欲凌仙開筵雪後賓僚擁吹  
角樓孤樂事駢作頌况多齊魯士敢緣二仲續  
時賢

癸卯元日寓富陽志感

萬國茲辰謁

帝宮江城拜舞荷

恩同嚴鐘尚憶鷄班集清漏渾疑鶴禁通三策  
匡時空自許五陵談劍竟誰雄強胡未滅安危

繫惆悵關河北望中

浙江夜渡

齊舫絳燭擁清宵  
疊鼓鳴桹赴去潮  
即遣魚龍驅濁浪  
蚤看星斗燦春濤  
驛樓燈火千家見  
關戍鐘聲兩岸遙  
明發西臯恣幽賞  
馬蹄應踏幾湖橋

和周定齋

聞君閉戶海東隅  
諫省風流滿越吳  
禹穴著書名最早  
賈生謀國計全迂  
披雲正擬趨

八岸三樓稿卷六

三五

雙關破虜誰當冠  
萬夫欲把愁心托  
春思禁烟

宮柳暗

皇都

旌節卷為弓岡周都憲賦

清朝綸命重於山  
總為幽閨表世間  
一醺心盟移海岳  
半生冰雪照容顏  
鸞笙已逐瑤臺遠  
門巷今看駟馬還  
幾度

恩褒下霄漢  
空留慈範落人間

憫窮卷為前人

天高地厚欲誰呼  
襁有遺孤殯有夫  
白髮庭闈雙涕泪  
稚年風燭但微軀  
晨炊短屋廚烟冷  
夜課殘燈手澤徂  
慈孝祗今成盛節  
輝煌彤管待鴻儒

留別吳一軒司訓

衣冠建水舊多賢  
家學看君譽獨先  
領職况趨王國士  
談經應賦鎬京篇  
鄉心雁陣逢秋別  
旅思槐庭對月眠  
早晚鸚書齊送喜  
燕閩盛事一時傳

八岸三樓稿卷六

未

八月十四日連窩望月因讀陸放翁集戲

取詩中語組成近體一首

冰輪無轍夜行天  
耿耿盈盈思渺然  
賴有素娥邀共醉  
絕憐華屋對忘眠  
纖雲不作良宵祟  
碧落應知廣殿懸  
為語年年身健日  
清光隨處伴瓊筵

泊開河夜雨言懷

經秋為客滯開河  
擁被深更鬢欲皤  
識路不煩驅老馬  
思家偏喜問滄波  
興隨叢菊凌霜放  
身

似賓鴻帶雨過塵世勞勞成獨笑敢將勲業歎蹉跎

遊惠山

九龍山下綰行舟試浣縑塵得勝遊佛為幽泉  
標色相地餘名蹟想風流平疇極目躋攀見巨  
浸浮空汗漫收山北即震澤也竹院茶烟秋事晚頓聆  
慧解出林丘

送藍湛齋赴瓊海節推

操縵早推王氏易揮毫仍避謝家池鶯花上國

不群玉樓稿卷六

七

情何劇組綬新恩望已遲千水瘴烟蛟島出片  
帆晴部海雲移枕柳葉暗題詩處正是從容折  
獄時

聖朝瓊筦列名都千里乘潮候吏趨雪浪曉翻  
開雉堞層樓秋歛見冰壺柳陰訟罷人疑召浦  
口春回夜有珠莫道聲華隔滄海五原鷹隼待  
高呼

為時安弟四十初度作

汝年四十余過六相對俱非少壯人悵望庭闈

空結恨徘徊書卷轉傷神兒童但祝年齡永梅  
柳爭貪歲月新他日婆娑荆樹底耆英會裏著  
閑身

春霽憑闌卷為丘止山賦有序

止山丘君以學賦起復過予言別偕登  
梅山薄眺是日雲霽蔽虧征帆在目頗  
增離慳丘君今之才文學也勉徇升斗  
本非其志因撫梅公舊跡共發孤賞遂  
介半窓雷子作春霽憑闌圖并綴以詩  
有傷遠懷賢之思焉同遊者為東峰蘇  
翁強齋丘子洎半窓五人時則嘉靖乙  
巳閏正月十日也

八群玉樓稿卷六

七

晴春烟靄俯層城碧樹滄江眼倍明井竈已仙  
成往躅風波回首尚微名林端積氣涵空合水  
面浮雲向夕生沙轉橋迴送征棹共君何處續  
交盟

柳暖鶯嬌是別期日斜高閣動遐思孤標豈合  
雞羣並雅調惟應伯子知北闕除書聊徇祿



青山伴處足裁詩宮牆花發還相憶欲折寒松  
贈一枝

和荅甘都閫寄題似樓

偶傍清溪小築樓即看梧竹引滄洲人行古木  
千章杪門瞰青螺最上頭玉勒疎林迴小隊銀  
罇斜日蕩輕舟將軍自是論文客石磴巖扉坐  
每留

壽南樓司訓八十

相臣門望避韋賢簪綬徒容似逸仙中謁早年  
輕七貴還丹片語悟三田壽筵雪後傳柑頌樂  
事尊前出錦纏身老時平仍最健香山社裏許  
誰肩

荅朱雲溪

萬金傳喜得賢孫盛事從知出慶門幕府想應  
騰燕笑慈闈全倚慰晨昏籜龍勢迸春雷長蘭  
畹芳生楚澤鯀欲識書香絕武康汝素三世擁  
朱輪

燕甸南頭第一城地聯三輔控東瀛秉旄獨坐

收豪俊退食從容有甲兵千里桑麻虛警柝半  
庭松月稱閒情可憐頭白猶趨謁早晚  
君王合問名

湖上晚集頗怪少媚獨後歸途口占奉嘲  
偶從湖曲散春愁無數樓臺水面浮山色似於  
船過好桃花偏向雨餘稠傳杯細話浮生理秉  
燭仍為良夜遊却笑西鄰持斧客閉門應減晉  
風流

宗陽宮小集值雨金內翰以詩賭晴索和

鶯花晴部幾追陪更向琳宮聽雨回豈料留歡  
逢上客即貪餘興促深杯風鈴殿角微生韻雲  
樹庭陰晚覆臺卜羣已從周史得吟尊仍待故  
人來

夏日宿括蒼嶺上示兩生

括蒼盤盤幾千丈此地疑居最上頭石田茅屋  
自成俗翠篠幽花仍古丘下馬青衿能揖讓誰  
家黃髮任夷猶不愁鷄犬桃源隔祇恐西來紫  
氣浮

國清寺少憩

梵王宮闕鬱崔嵬雙塔凌霄鶴鶴迴香積有僧  
曾出定虎踞遺跡但浮埃橋分色界溪常窈松  
長清陰路半苔借問圖澄門畫掩也應摩詰幾  
回開

觀石梁次韻

曇花雨後見飛梁卧對渾宜理竹床霜練月明  
千澗色雪濤風撼萬松長禪機祗擬逢寒衲寒山  
子嘗過此骨相無因似阮郎學道十年猶面壁空慚

身已大人行

宿萬年寺即事

八峰迴合擁雙派地似曹溪關後留寶蓋袈衣  
曾錫寵石幢林塔幾經秋僧依野竹水穿徑客  
到暮鐘風滿樓欲向前朝訪衰歇碧杉無數晚  
悠悠

送胡懷野大叅入賀

使君風格古人知薇省才情又一時直取湖山  
共簿領不將顰笑負心期披雲速叩蒼龍關捧

日同趨白玉墀想見鵷行驚晚暮衆中先許荷  
恩私

送譚少媚憲使入賀

黃金臺下舊多賢才雋如君況少年決獄漢庭  
推老吏鳴珂此日訝登仙岡陵頌罷攄臣款鐘  
鼓聲餘狎御筵定有訐謨答宸眷書成且莫  
向人傳

松陽嚴子茂夫見訪吳山別歸有贈

湖山野興曾拋約舟揖炎天此締盟敢向文章

矜行輩獨於肝膽識交情鰲峰月下傳觴急薇  
樹花時對眼明底事歸心逐征棹湛廬南去紉  
光橫

雪亭謝子翰義得拜品官貽詩為賀

漢家賜爵祿邊計閩海霑恩識慶門荆萼早聞  
祥霽集萱闈長奉笑顏溫錦袍黃綬逢秋麗白  
面烏紗過里喧莫道冠裳等閑事須知報國有  
兒孫

薄暮居然亭小集次韻

孤亭落日迥愁餘秋水浮烟入望虛廢塔浪傳  
周甲子荒丘猶指宋宸居城鴉漸逐鐘聲集盡  
舛遙連柳色疎公幹題詩最瀟灑二關斜點右  
軍書

送謝僉憲入賀

共擁霜旌臨越嶠獨携金鑑謁彤闈葵依日表  
秋能麗雲侯龍顏曉正飛瑤關定露仙掌露鶴  
宮遙捧殿朱衣極知水部推何遜賦得  
君恩滿袖歸

送龍巖趙僉憲考績取便還永寧

花明按節喜逢君落木寒江復此分麗藻每從  
詞苑得威名誰向帝城聞片帆峽裏過叢菊  
遠雁黔西入斷雲肯抱最書投政府會看飛詔  
謝人羣

衰柳河橋把贈君楚江秋色待平分蘆花開映  
白鳥下楓葉落隨孤枕聞共惜迴翔淹壯節自  
矜鏘彩射層雲等閑又作天涯別離恨歸心逐  
鴈羣

曾遭別終擬空羣早見招幕雨客心歸棹急青  
燈後夜故人遙也知寒候無多日春色分明在  
柳條

題迎曦書屋卷

湘潭烟月澹悠悠為愛朝曦更築樓貪向滄瀛  
窺浴日恍疑腸谷駕飛蚪晴開鄴架秋堪曝曉  
奪藜燈曙欲收想見槐庭饒雨露紅雲映殿瑞  
光浮

通玄觀偶成

每從湖上覓青山何似城頭隱碧巒雲磴遠依  
千雉出竹泉迴引萬松寒烟中花樹參差見雨  
過樓臺次第看縱少鸞笙聞隔嶺已疑衣袂挾  
飛翰

紫陽菴即事呈同遊諸君子

雨過陰森石洞寒迴穿雲磴得遐觀即窺曲竇  
通玄塢更接飛軒俯碧澗冠蓋到來無俗韻笑  
談聊此奉清歡諸君欲訪囊中訣玉笛青冥挾  
羽翰

雪月古溪對君詞采欲騫騰縱教南市遊塵歇  
冲清賞頻來詎我憎古溪

心遠樓晚眺書感

一春佳思在高樓苑樹千行入暮愁裊裊碧烟  
縈漢關依依斜日帶滄洲傷心不用花驚眼折  
柳何煩笛報秋十二曲欄從倚遍白雲猶自海  
東頭

慧照寺短述呈同遊盧周二曹長

幽期乘暇遠相求隔市聞鐘俵即投竹署茶烟

不群主樓稿卷六

王

通別院珠輪梵海映清秋僧歸上果袈裟出人  
在諸天語唾浮勝事最憐聆妙品何年俗業暫  
教休

謝盧周二君枉駕

落日寒生古巷深閉門誰識故人心每緣高客  
開三徑自愧卑栖許並林學道年違機事薄千  
時身晚病顏侵知君惠好元同調數為悲歌指  
劍鐔

詩別高鄰王東崖先生并以為壽

昔賢曾此關儒關况倚官牆壁水園蘭渚賦成  
修禊後廬門春傷耦耕還羞將素業時嗟命羸  
得閒心老駐顏欲把竹枝投贈去知君仙氣逼  
人寰

贈翁龍谷赴柳州別駕

辛苦為儒雪鬢年纔持半刺學安邊極知實稅  
徵輸簡猶喜愚溪嘯咏便絃誦久移荒服陋瘡  
痍誰共粵人憐柳侯遺愛還堪紀蘋藻因君慰  
昔賢

不群主樓稿卷六

王

大司徒端溪王公赴留都新命小詩賦別  
畫省分曹嘆老成笑言長喜奉同盟禁鑿忽引  
新知別江月應逢舊侶迎八座地高歸宿望三  
吳雲渺繫離情休許留計推名德後命頻看  
出鳳城

送張龍湖公入相

紫泥飛詔滿城傳盡喜端揆拜相年吁咈九官  
勞聖眷翺翔三殿佇孤騫禪天媧石功須傳  
捧日葵心望早懸莫訝台垣朝北極還瞻歲曜

燭南天

虜退辱東臺儀曹借華山親丈枉訪值雨  
多情豈為傷秋至問別誰同攪轡歸胡騎憑陵  
空倚劍菊花爛漫欲霑衣憂時敢作謀身計愛  
國全看仗

主威獨有丹心堪自許共君風雨話兵機

送制科操東川先生赴建寧節推

纔陳禮樂獻明光却抱刑書試海邦丹碧城高  
開訟牒建寧佳山水唐呼為丹碧城絃歌地統識儒鄉民風

定向家庭得君之世父少知公嘗宦遊吾郡棠咏猶傳太守良

舊守唐容菴君之鄉前輩也治蹟甚著到郡最誇年獨少懸知器

度有巖廊

松亭夜集書感

松長新枝竹倍濃盡從去後託春風亭開野徑  
寒雲外人坐疎林落照中丘壑敢論吾志在釣  
耕猶憶少時同引杯燒燭今何夕欲話離心月  
滿空

大寮宿省中書事呈松容二公

每趨銓省重徘徊總為時賢費品裁清墜愧無  
裴馬譽具瞻端倚鑑衡才庭柯雪後飛殘葉徑  
草春深破碧苔惟有寒松愜幽意亭亭晚色斷  
浮埃

辱和再疊前韻荅謝

春風一度一徘徊詩句長因機悶裁抗疏敢為  
招隱計時自陳報濟時須仗出羣才多情語燕閒  
窺幕隨意飛花細點苔如此韶光重堪惜賞心  
何用覓芳埃

入群玉樓希卷下

甲

省曹曾憶舊徘徊奏草當年手自裁溪院流螢  
還繞樹晴窗閣筆正題才斗間尚隱干將氣李  
下空餘徑路苔用李知遠事却笑僊都種桃處此身  
猶似隔層埃

初過端揆亭僧有餽素羞者因之發咏再  
呈二公

晴春碧樹敞孤亭永日無風戶自扃盡摘半摧  
傷往事玉珂聯步喜初經齋厨忽訝移香積鳥  
雀從知狎性靈題罷除書人吏散相攜明月下

空庭

芳園選勝見茲亭度月留雲迥不局花鳥有情  
憎客鬢官曹無事著山經興豪未覺春將晚應  
遣應知夢亦靈時容巷安得真才報

明主敢言桃李在門庭

松泉太宰之解政也僚友洎諸屬咸有離  
憂爰取唐人罷相詩二十八字分賦以  
識繾綣而予適以淺薄代公於位首得  
能字

八座前行屬晚登

星

八座前行屬晚登每紆宸眷數稱能宣回內  
殿知恩重班歷千官羨寵增白髮懸車名取義  
青春歸棹興堪乘如今鷗鳥渾相狎江閣朱闌  
獨自凭

端谿王公自南司徒入賀辱枉新篇微

示高況率爾慰答

手攜金鑑謁楓宸身是南宮舊禮臣劍珮自  
矜朝典習官聯仍荷

主恩新匡時祇合留君爽訪治今看召魯申紅

樹清霜滿歸路共誰擊楫下江津

寄壽廣陵高信菴掌教兼答來貺信菴予  
所慕重情誼最高蕪言不足張也

當年攬轡向羊城官屬逢君眼獨青學似伏生  
年並老詩成高適酒微醒配顏憶上澄江舫蓬  
宴今開逸老亭最喜雲霞散秋綺南山有曲醉  
中聽

萍梗無端成往事離於近別轉淒然百年未負  
青袍謔千里猶傳白雪篇秋色淨憐楊子樹開

八座前行屬晚登

星

情薄付羨陽田君知杖屨應逾健鶴算從今不  
記年

送楊華山北上

十年走馬長安路此地看君得意時門閥正誇  
新著譜駟車不愧舊題詞鶯花上國春仍麗梧  
竹滄洲老自宜記取泥金傳喜日一杯聊與慰  
心期

元輔以生辰寫真作出示敬用奉和

相門車馬重閑然正屬阿衡頌壽年難老直疑

神降嶽康強何異地行僊寵尊三殿仍當軸班  
駘千官獨覲天欲識功高存燮理一春膏雨遍  
農田

壽春堂上寶燈然七表初開又五年眼底兒孫  
俱宿衛人間風骨有神仙貌癯自喜頻看鏡福  
集誰知總任天早擬金莖露玉瀝豈勞丹笈問  
三田

崇安范石泉以雅故見訪年且七十因賦  
詩為壽石泉善養生喜棋故訊及之

群玉樓稿卷六

里三

鶯花少日論歡地鄉國稀年訪舊時天上鵷行  
吾已老鼎中藥候爾何遲神僊骨相應誰識雲  
水心情只自知欲傍香山結芳社肯隨幽竹看  
彈碁

南湖郡公觀車戒散紆顧山中遺我佳句  
倚韻荅謝兼致別悰

經年不報紱宸鐘卧聽晨鴉日已東五馬忽傳  
青嶂杪雙旌直繞白雲重政同化蜀人難匹詩  
似澄江世所宗淺薄荷君相問訊品題松竹到

秋容

空山碧落雁行斜溪谷依稀李愿家久羨兩州  
宣雨露也過三徑坐烟霞再修侯職恭周典還  
捧庸書照漢槎建節擁旄從此別楚天雲樹夢  
魂賒

歲宴行役惻然有懷逢雪霽聊爾寄適  
自分明農得穩眠誰堪奔走尚情牽世途幾度  
逢開口蓬鬢相看又隔年天為放晴催曉雪山  
茵釀暖失寒烟梅花消息知何似野館清尊一

群玉樓稿卷六

里四

暢然

子弟靜夫將赴慶遠賦此為別念其才志  
遠署兵幕故詩多慰詞哀壯之感蓋兩  
見之

夢草當年兩碧眸秋今華髮總盈頭極知捧檄  
緣慈母何處看雲上暮樓雨過祥江春事好鶯  
啼藤峽瘴烟收宜山豈必天涯別努力征南一  
借籌

偕溪塘二季與池氏昆玉薄曉丹青還思

開元僧舍經夜始歸是日積雨開霽晴  
光滿目喜而賦此

春來強半阻攀躋鶯谷鵲原喜共攜新霽頓教  
風日好勝遊不遣洞雲迷參差樓堞煙初淨紅  
白園林色正齊欲假丹青誰得似韶光元自費  
評題

十年不踏城南路此日重看寺裏花高閣望餘  
川漲歛曲廊行處竹陰斜茶烟徑轉深藏院桃  
華牆廻別有家燈火紛紛擁遊從石橋歸去水

聲譁

送嚴亭張僉憲解任還金陵

繞看攬轡澄清日忍見攀轅悵別時失路羊腸  
悲獨險賞音琴軫待誰知紅亭細雨飛觴急碧  
樹遙山去馬遲君過故園休問訊秣陵猿鶴尚  
難期

重五初度答賓朋

望六年齡愧此身每看白髮倍傷神病於酒後  
思筋力老向人前謹笑顰敢縱狂愁歌楚咤尚

勞春夢繞虞鄰諸君若悟相過意流水閒雲任  
討論

蒙山中翰見訪屢貽篇什率爾和答

荷衣喜為白鷗留樵徑漁汀晚共幽刺棹湯過  
池上客鬢霜應惜鏡中秋溪山有約欣投分廊  
廟多賢愧急流已擬開門尋素業還期訪道賦  
仙遊

早聞湖墅恣淹留又向山城暫卜幽丹碧每慙  
稱甲郡林塘端擬伴清秋不妨借宅仍移竹便

合誅茅一枕流若遣聲歌接吳楚許君長作建  
溪遊

奉壽竹窓王翁七十初度

共羨龐公隱操賢槐庭仍喜露華妍九苞丹穴  
青霄外千里家駒玉樹前野色淇園秋冉冉醉  
懷陶徑晚翩翩歡娛此日真稀有快觀 恩光  
照暮年

小詩奉懷湛齋郡伯并以為壽

華髮多君早乞身遠從炎徼謝塵輪不求勾漏



殘霞缺曾作虹橋錫宴人棋局有時過竹澗桃  
花隨處覓漁津東籬歲歲催風雨笑對仙人酒  
百巡

西濠楊君子舊友也茲年六表賦此壽之  
少日同為鼓篋遊祇今華髮總盈頭駢驎未受  
伯樂顧鸞鳳寧甘腐鼠謀韋相門楣曾闊步中  
郎才韻想難儔期君掛却青藜杖跨鶴還應徧  
十洲

携諸弟同遊丹青閣懷欽州望茅

不群李棟希本末

里下

又過山閣聽秋聲橘柚青青入檻明恰喜溪流  
當几席雅宜泉韻雜簧笙冥鴻數點翔空碧涼  
雨千峰送晚晴寄語欽州新別駕茱萸揷徧憶  
諸兄

雪後早朝和荅三端溪宗伯枉贈時公將

還留都

偶荷 綸恩辭海曲又隨鵷序集雲端望歸禮  
樂匡周業老至威儀識漢官雪後聯珂春正曉  
殿頭聽履曙猶寒欲知別後丹心切辛苦惟應

鏡裏看

惠巖顧公奉使太和山展祀便道還吳贈  
別

祝帛輝煌下九天茲行端擬謁金仙星壇想見  
彤雲合貝闕遙應紫氣纏秘殿傳宣催去驛晴  
江物色媚新年還家細數 君恩重又報嵩呼  
向日邊公擬秋仲還朝

春夜子刻 詔遣祭告嶽神還 命陪拜

內苑恭志一首

不群李棟希本末

里下

君王子夜感精禋一詔遣銓臣重謁神祈歲總  
緣農事切祝釐寧惜時祠頻玉龍繚繞連齋岱  
雲旆虛無接漢津宮月正西鈞奏迥駿奔又擬  
侍楓宸

齋居有懷古溪祠部兼爾高韻

齋居頗憶他年事笑語青燈半已非官舍幾人  
花發在春愁一度鴈聲歸風微別殿傳仙樂月  
皎高城滿客衣結束賤軀思報  
主歡娛岐路總多違

煌煌周典重親郊萬蹕旂蔽穴寥蕩壁定陪  
羣望後登壇先從百靈朝馨香物備皇心悅陟  
降霄通秘祝遙堪羨君為奉祠吏甘泉託乘待  
長謠

項被 召還典銓務猥勤諸鄉衮愛助枉

贈佳篇倚韻答謝詞慚匪報

微命喧傳出漢宮 眷恩猶似去時隆雅無品

藻登羣彥空有丹心荅至公獨駕鋒車秋正迥

兩司銓鏡地偏崇披雲覩日須吏事深婉難酬

覆幬功

群玉樓稿卷六

四

早時卜築建溪邊賓從咸稱小洞仙畫舫每思

垂釣日錦囊仍紀賜環年風雲氣合同儀鳳舟

楫才非豈濟川冠冕最叨桑梓後珠璣爭羨綺

霞編

遲松為顧封君賦

開徑豈緣紆俗駕為園獨喜對寒松柯含冰雪

盤空翠日射虬龍帶晚春機息早年同漢叟詔

褒今日陋秦封怪君自得棲霞樂移取蓬壺作

小峰

賦贈大宗伯之留都

載筆金鑾二十年却從南省望登仙中原麟鳳  
人難識北極台衡夜每懸禮樂虞廷三荷寵山  
川吳地倍懷賢祗今豐鎬需名德江左由來是  
日邊

當代曹劉衆所推登壇氣壓萬人開持衡不羨  
山公啟稽古曾聞漢傅才北斗勢嚴凌象緯南  
州春迥見蓬萊黃扉紫閣知相待錦纜滄江莫

湯催

群玉樓稿卷六

五

送藍筠原還崇安

萬里將家念獨勞舟航誰與話風騷異時白馬  
矜年少此日衰顏愧爾豪直下禁廬聊對酒賦  
成宮月為揮毫歸心想逐征鴻切却望還應首  
重搔

見月京華方欣佳節而仙塵稍隔遂乖心  
賞得箇翻增悵悵努力呼尊傾情賓館  
無令旅懷孤此樂事輒成近律一蒼厓

代酬酢

去歲南園月正餘  
填荒泐處隱城笳  
偶叨綸詔欣還關  
重對冰輪敢憶家  
身在禁廬看更好  
地依蓬島靜無譁  
惟餘鴈影丹霄隔  
應倚高樓望露華

送大司成肖泉林公赴南雍取道還閩

每緣送客度郊墟  
豈料留身侍禁廬  
浪擬萸觥分祖席  
懸知菜綠戀離裾  
秋風衛水張帆急  
霜葉閩關挽轡餘  
公向鍾陵定回首  
暮雲春樹幾

題書

頃別衢翁司空于餞筵  
醉中約歲賦一詩  
奉壽茲不敢負因用為贈例

漢廷黃髮幾張蒼  
後樂今開逸老堂  
鎮日禮賓能再拜  
青燈細墨尚千行  
憂時數問朝回使  
閑戶惟箋枕內方

聖代從來重耆德  
存恩應即下滄浪

瑞雪應

制

即看霽澤迓新年  
飛絮飄瓊遍九埏  
總為宸勞屢至禱  
頓教靈貺答初虔  
青郊想見春如海  
素宇渾疑夜降仙  
已喜三陽回禹甸  
還將萬壽祝堯年

遙空雪暗曉霏霏  
灑向寒宵拂禁闥  
此日瑤池餘氣色  
上林玉樹總光輝  
仰窺神運孚天道  
瑞擬豐年洽帝畿  
何幸得參詞賦職  
恩霽偏繞侍臣衣

甲寅除夕宿禁中有述

周廬待漏總歡然  
共道分宵是隔年  
數武聲中瞻紫闥  
萬燈影裏謁羅仙  
星書已紀東皇令  
雲物重開午夜天  
嵩祝更無他頌禱  
但教邊塞有耕田

翰博朱君珏祖嗣職還建安予辱交君父

祖間嘉其英少人  
門皆勝斐然有桑梓之感

德門三世見才賢  
文雅如君最少年  
身際聖朝崇舊學  
官同祠祿冠清銜  
彤庭曉拜宮雲

繞彩鷁春隨畫錦旋想到閩關望鄉樹權歌先  
過暢亭前

都諫復菴張君擢參蜀藩別余索詩弛例

賦贈重館設也

詞垣早日推才俊瑣闥中朝識老成諫草尚餘  
周禮在使車應訝蜀星明錦江花映開薇省劍  
閣雲屯指漢營莫道分藩隔天路紫霄回首是  
神京

送南宗伯與川葛公赴留任

八群手樓稿卷六

李三

劍履還分下赤墀金陵佳麗簇征旗人違漢署  
秋山遠江落秦淮錦纜移六代風流歸寂寞三  
吳兵氣入瘡痍極知禮樂猶存魯名世今看有  
后夔

吳門鄭虛舟名士也自相州來遊京師還

趨趙邱嘉其以才被知率爾題贈

鄴國徵才擬漢京西園飛蓋亦多情涇陽花鳥  
通梁苑谷口衣冠類客卿擊筑醉過燕市侶說  
詩慙學魯經生直將詞賦酬孤獎趙壁由來重

百城

送畫溪憲副姬君赴閩臺君鄉郡素雅冠

難閩海固宜警備因事託諷豈貴多言

倚劍風塵憐壯節摩空鵬隼任孤騫豺狼久避  
乘駉路江海今看擊楫年霞額曉霜千嶂色屢  
樓春雨片帆懸細思吳越瘡痍恨翻憶閩南水  
國連

少司成文石朱先生將赴南雍還過雲間

眷觀時海孽未平故以金陵為憂

八群手樓稿卷六

李四

石渠揆藝時名振膠席傳經帝命榮仙佩暫  
違金馬詔宮袍先慰白頭情龍蟠舊闕江雲壯  
鯨剪春潮海日明惆悵攜門濫竽地從知豐鎬  
是宗京

排律

送李并野館兄守順德

同時嗟白哲今日擁旌麾開郡清漳北鳴銑古  
趙垂驂騶看掣電鵬鷃待狂吹名向詞垣得才  
兼省署推經書空滿腹郡綬且低眉季布懷龍

切淮南去國悲風流傾列岳棠樹遍新堤三十  
朱輪貴書生敢厭遲

東臺大卿奉使 徵藩便還溫陵為賦長

律兼訊遵巖叅知

磬石分侯向星軺啓 帝畿桐封親賜寵茅錫  
遠承輝禮豈維翰重恩應利建稀六符辭禁掖  
雙瑞擁宸闈結駟河橋柳乘槎漢渚磯嵩雲  
瞻轟轟梁野去駢駢宗國知名舊鄉園入夢非  
使成裝素業賦就綵毫揮卿月遙臨海宮霜欲

不群玉樓稿卷六

五言

授衣冀莫貪會晚庭華悟時違伯氏仍遵晦中  
林且式微魂銷梁月滿春悵谷鶯歸炎節思芳  
樹青冥戀曉暉期君振修珮琴軫奉音徽

賀朱以襄母童孺人八十長律

建安門閥誰專盛清貫今傳翰博家世好尚留  
高士宅內粧猶插漢宮花葳蕤鳳羽雙雙見縹  
渺雲軒處處遮八表試開仙籙滿七襄新製錦  
章斜鴻濛澤裏人初識朱雀窓前路轉賒畫擁  
潘輿迴綵袖城喧崔樂駐香車湯依寶婺窺南

極直倚瑤池泛斗檣棣華曉然春着雨鸞笙庭  
沸夜翻鴉吸川呬海從貪醉饌玉炊金不厭奢  
想見魯侯歌燕喜一時珠履衆爭誇

六言

秋夜夢遊躡雲巖菴見兩男子迎拜曰吾

師日以某事去矣頗多離愁怨苦之辭

躡雲昔余讀書處違且數年其師存歿

良不可知枕上輒占六言附歸人訊之

依依清夢樓臺杳杳碧山烟霧人行搖落巖花

不群玉樓稿卷六

五言

梵隱霏微庭樹迎門舊侶泪流採藥當年師去

白雲滿袖歸來綵筆留題何處

偏搞行臺書壁次前人韻

屈曲清溪繞郭遠迤邐勝草成徑杖策凌霜楚徼

紉蘭繫汰湘西

詩餘

似樓書懷和東坡赤壁長短句

松竹隱樓臺十里溪容靜沙際蘭橈人未歸寒  
蘼芙蓉影惆悵獨凭闌新愁空自省桂香飄盡

紅葉飛玉塞秋應冷

壽楊母謝太安人七十初度

淨長空新沐看寶婺騰輝遠照黃華林麓蟠光  
映金粟正麻姑壽筭卦週餘六朱顏象服羨姓  
名早題仙籙桂花郎歸去春酒醕濃玉缸浮綠  
多福相臣門第縹緲雲軒霓裳錦簇庭蘭馥  
郁擁霞觴紛進祝喜斑爛膝下輕翻等閒換朱  
衣誥頒鸞軸願年年管領秋光岡陵堪卜右調  
瑞鶴仙

羣玉樓稿卷之七

雜著

建安 李

寧國府志紀

在昔宇內疏為九州王者常都其一以為畿甸  
建侯置牧同之他州遭秦兼并於是郡縣疆  
理天下而以內史一部治畿甸內史固郡也西  
京稍增為三輔中興都洛陽復增三河弘農四  
郡備千里之制下逮唐宋始建四京元立三都

所謂畿輔郡者蓋紛紛不可紀述矣

本朝以揚豫為豐鎬故兩京並建而南畿郡縣  
實盡有江淮之地寧國之為郡本禹跡揚州之  
城地屬勾吳吳亡入越越亡入楚秦既滅楚大  
啓郡縣寧國僅當秦鄣郡七之一分土雖儉於  
前封壤與沃要亦江左名區也故斷自秦郡興  
以來廢置具述于篇俾覽者有考焉

右制置

先王經理邦國莫不建牧立監陳殷置輔然後

有屬可聯而六秩備庶事其康夫網維之理由尊以逮卑非是則渙矣漢制州刺史以六條察郡非六條不得問故郡雖大政上疏闊隋唐罷州牧而任部使者於是監郡之使日衆所責於郡者彌廣郡雖小食祿之吏日增諺曰十牧一羊幾何而治

本朝郡縣承用元制堯庫而下頗多剩員然固不為救孔子曰周因於殷殷因於夏其所損益百世可知明人情所習不易奪也今天下要郡

群玉樓稿卷七

二

率置衛其法略與府兵同然而兵吏皆廩於縣官又廢都隸之法郡雖得以察其怠舉取報而已尺伍既虛廩食弗繼彼所謂軍政者吾無足觀焉

### 右秩統

夫在天成象歷次有常舍止有度淫犯遲逆皆謂災惑是以王者體國必先規置位署以為民極百司庶僚各有寧宇叛官離次邦則有常刑洪武初嘗以規式詔于寓內大小公居周爰執

事靡不畢備分署以聽各司其所遵用百餘年堂廩弗易而民志以定詩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羊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夫居者思作作者思守明明天職孰得而擾之是故知次舍之義者思過半矣

### 右次舍

昔者玄圭告功禹貢有作匪直以表奠山川敦乎水土而錫姓弼服則壤成賦因方底貢咸於是乎在且先王建邦遠邑既順廼宣必有豐林

群玉樓稿卷七

三

溥原甘泉茂壤不以疏內故善言疆理者必謹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本以奠民民亦因而自衛寧國西北導江南際黃山東聯天目其蜿蜒湯衍為岡為坂為巒為嶂為湖為陂為河為谿于以興雲雨殖貨財乘阨塞察風氣鍾靈異由今觀古廢興之跡殆亦有可言者矣

### 右表鎮

王者統馭邦國禮秩上下神祇凡服御軍旅祭

祀賓喪荒札之用必以貨力故制國有三其政  
十二賦之政五貢之政三役之政四而經費出  
焉推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恭儉之主其政恒紓  
昏暴之朝其政恒棘俗儒憐于窮變宜民之理  
徒是古非今而輕議法法何常師之有  
明興寧國與應天諸郡亦有餽師之勞比于漢  
之關中河內天下既定

高皇帝盡捐民田租復其世世惟官田稍收其  
半恩渥至矣今家靡益賦丁不加耗而民輒稱  
困制法豈有善不善哉蘇于一而窘于二是財  
力俱救而休養生息之道寢訕也詩曰民亦勞  
止汙可小康故舉郡計損益所由來明著于篇

右職貢

古者建侯啓宇莫不襟帶山川乘高扼險以為  
民衛所在樹兵藏甲春秋以時蒞閱戒在不虞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天生五材誰能去  
兵是故崇象聲威所以示巨防而警奸宄道至  
備也寧國本江臯密郡孫氏開基屹為重鎮經

防戍代有所

明興內設宣州衛外列巡檢司百餘年間衛兵  
日耗徼巡法弛成化初郡邑始增置民兵頗足  
救時而訓練無藝猝難授甲緩急之備吾甚懼  
焉史譏唐兵三變勢則使然何為譏也今列其  
墉隍阨塞見兵戎器條著于篇以明使戰之端

右防圍

人道亦大矣涵三毓五神智端發故能彌綸理  
化經緯人倫亮采有邦則敷時皇極淵潛泌水

則光照曜戶士行或生于閭閻豪傑自興于凡  
民如其文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豈與春華  
秋實方其優劣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寧國自故鄣啓郡藉屬諸夏東晉以還衣冠萃  
止江左風流於斯為盛夫生于斯宦于斯皆邦  
國之英也苟有德義誰不其依予觀孔子刪詩  
上陳王公大人下逮田夫里婦委巷謳吟靡不  
列諸風雅彼所取夫立教云爾故苞綏羣泐探  
賸鈎遠以為此篇



右人文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鬼神之為德洋洋乎  
養育庶類牖導羣衆豈人力哉是故聖王制為  
祭祀之禮禮者報也反其所自始夫禮神治民  
其義一也非其族也不在祀典是故淫祀不經  
瀆祀不享經而不瀆祭則受福漢晉以前天下  
郡縣惟社稷得通祀今大者風雲雷雨社稷山  
川孔子小者厲鬼並列常祀降自

天子罔有隆殺是為一守土吏而備百神之主

也可不懼歟

右裡祀

乾道變化大矣哉錯乎不能以一端求也故其  
懸象著明氤氲鼓蕩發為禎祥瘳為災沴其在  
物也異端僂釋曲說技藝金石魚蟲草木之異  
神奇怪變們條恍惚其孰能窮之夫易贊知來  
傳稱博物予觀古良史考五行順逆傳日者醫  
農而下其亦典載之不可廢者歟寧國分野入  
斗十六度壤地雖小其人事災祥有足書者予

舉所常見聞究造化之變別為雜紀一篇

右雜紀

吏部職掌題語

吏部舊傳職掌多至十餘冊少者復才十二三  
皆不知為何人所輯詳略頓殊龐雜無統予自  
為郎時思一訂正而未能也茲叨掌部事得徧  
考諸司故籍與其因革損益之端遂屬黃稽勲  
養蒙李驗封棟楊考功載鳴萬文選宋相與刪  
定以為此編司別為科科別為目蓋銓曹掌故

八辟玉樓稿卷七

七

所職頗已燦然明備語云欲學為吏視已成事  
魏憲侯之所好觀豈是類歟周制太宰掌建邦  
之六典若此者固其一也然也何足以承之聊  
與二三僚友追跡舊章遵用故事以求寡過而  
已若會典所載自出史臣之筆苟存章式有不  
必盡同者焉

書重刊古文本義後

右古易本義二十卷十二篇實朱子所因東萊  
定本庶明稽古然王氏亂經之後天下學士沿

襲既久，卒鮮能變。今頒建學官，雖宗本義，而束萊所定，則蕩然還王氏之謬矣。蕭君創意古始，釐舉舊觀，推其光復，有可記述，而加乾初九字，于諸卦爻之上，慮失其義，嘗觀吳斗南費直本，本卦爻辭，各冒以奇耦，本文而無其字。至乾坤二卦，直覆文爻左，亦去用九字，悲於十傳中著之疑，此蓋孔子所加，為舊文矣。商彝周鼎，遺落人世，時患真贋，終鮮玄白，獨經乎哉？謬舉大綱，俾正來衷。

八碑手稿卷七  
毀石經山廟志

今皇帝踐祚，導俗厚民，諫官某等具言石經山廟黷財，且言淫祀不便，狀宜毀。上特詔可。先是逆瑾作玄明宮，瑾敗，其地遂為京師遊衍之所。惟是嬖孽微崇貪福，創營茲廟，費且大萬，壯麗鮮比。中祠以女神，如泰山神妃云，其地距國門四十里，都人歲以元日祠集，有不壽其親而先之廟者。四月又集，士女躡香，道洛頰洞，淫俗扇民，視玄明獨過之，至是始得作。

毀時九月某日

上遣給事中臣某、御史臣某、主事臣某，往蒞惟謹。既則輦其器材，召民得就貿易，畢歸其資於太倉，得數萬事竣。明年改元，春二月，始鑿石於廟址之南，圖志厥事，實假筆於余。余按山在房山縣西南，峰巒聳異，類天竺，號小西天云。故傳山藏石經五千卷，其下有雲居寺，無他廟宇，至是寧有寵幸，市爵貸死，貨賄擬於少府，天下怨怒，乃多修冥果，微神瀆祀，專以罔下，干市井心。

八碑手稿卷七  
至令誅之日，人猶憐之，夫貨利之在民，求以錙銖，猶患不得，寧乃歛積，以事淫昏之鬼，然未幾怨譴所鍾，身伏明法，磔裂無遺，則豈微神罔下之所能賞也乎？都人崇信茲鬼久矣，三君子深懼後來者之不如今也，余故表其報驗之跡，以解其惑，其不吾信，國且有厚罰云，是為志。

唐陸宣公贊有序

愚讀唐史列傳，至宣公敬輿，而後有以嘆也。夫當宗祏貼危，四防多故，於是所謂雋才者始獲

自顯吐藻為膏，運指回天，折衝於萬里之外，解紛於立談之頃。迨夫圓枘不投，蛟蛇構難，然後英雄一朝失據，千古憤心。嗚呼！是果孰負之哉！昔在有唐，皇天弗弔，景祚中微，神池多眚，扈之虞朱鉞，播尾大之患。雖六軍稍輯於奉天，而巨鯢尚盤于河內，當是時也，上下未同，萬方攜貳，乃公召自渭南，入為承旨，既膺代言之寄，遂伸機亂之才，奉天一詔，曾不騰口，而士卒已回寒於挾纊，雄藩填跡于王庭矣。懷來則不吐不茹，

群玉樓稿卷七

十一

誅殛則不震不悚，九弊之疏，籌邊之策，郊祀之諍，銓法之陳，無不一指顧立辦。國是既張，羣孤斷說，公之深謨峻烈，可謂經綸於涖屯之日，鞠躬於雷雨之會者矣。然而志弗昭於恤壬，義同擊夫高隼，片言不合，而嚴譴下矣。迹其作忠造怨，大業不終，自非志人義士，未嘗不為之扼腕興悲也。夫幽匪文曷聞，情匪言曷達，是庸贊述以明尚友之義。詞曰：

伊厥有唐，升造喪靈，雄藩孕戾，天樞是傾，公宜

應運揚土，誕興攝衣，登廷胡震，胡驚曰：羣若狐，曰：割者民兵，則自然。曷救而寧，維救伊何，罪躬在申，興元降命，甲士洗心，河北乃來，于鄰于賓，公懷其間，夙夜惟營，道尊賈傅，謀屈良平，荷芟坐甲，操翰脩成，披雲扶藟，服施孔明，蹇蹇令節，暉暉流聲，公匪已負，繫負惟人，忠州之役，齋憤長征。

太平倉事狀為九峰孫公作

太平倉者，故司苑局隙地也。憲廟時，斐曉作

群玉樓稿卷七

十一

永昌寺其上。今大司寇林公時為員外郎，抗疏列曉不道罪狀，忤旨，論謫滇南。寺亦尋廢為石廠。弘治末，總督倉場太監蔡公用侍郎陳公清建議，請更治倉，以備積貯。事未果行。正德改元，用等復以為言，廼詔度地。四年春，有司始請治永昌寺廢址為倉，許之。交寔董其事，廼哀取其南糞廠菜園地及環廬併入之，共拓地若干丈而構役焉。倉成，賜名曰太平。嘉有積也，六年冬有旨，賜永壽侯朱德第。太平倉業已訖。

力費不貲粹難改作

先帝亦以交言故竟寢其賜八年

天子惑佞幸言尋改倉一鎮國府駐遼卒其中  
遭先帝晏駕今

上圖新治理鎮國府例在革中內官監因乞為  
外廠而課其餘屋及地歸工部貲是倉殆廢會  
交赴召承乏戶部亟疏太平倉創業艱難與所  
以利國家不宜廢者狀上即日奪還而太平倉  
至是始定夫京師天下之本固宜廣儲厚蓄以

示四方矧我

八群玉樓稿卷七

三

皇方崇酌損國計漸紓漕航陸輓日且湧至則  
是倉也獨無賴乎此一役也階于司寇公之所  
禠授而搖于戚皖毀于府第幾沒于外廠而幸  
以卒復可謂艱且瘁矣不有紀述何以詒後夫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執事倘加賜之記俾文以  
稽信信以定志將國家寔有大惠抑交垂老而  
睹斯役之歸且有託於後也夫豈非幸願也乎

壽親問為馮母劉太安人

鄙人有母者年而康不知所以為壽也得異物  
則祝而獻聞大人言則長跼隨之友人馮子私  
其母之年猶吾母也問曷為壽對曰君母壽君  
自得之胡為及我壽者適也意適則壽君視太  
安人意奈何曰適矣老母婦事松鶴公與膝孺  
人孺人歸先君孝嬪事先君先君之宗翁然母  
諸子而雍等徒馬牛齒也雖然適矣曰君知太  
安人所為寄適者乎夫均之愛子也而女德為  
甚飲食息起疾痛休暢必使親之不若父之遠

八群玉樓稿卷七

三

其子也非是則戚故少而鍾情老而愈憐者惟  
母為然君之先大夫懷璧無輝比于淪墜君謂  
太安人意且奈何自君之崛起也

皇命赫矣封錫渥矣門閥拓矣達人瑰士交相  
悅矣太安人曰未亡人庶幾其裨痛於此也聞  
君之總統河梁以臨比曹進屬天官卿太安人  
皆就侍出以聞其亮采稱物之令名入以親其  
飲食息起疾痛休暢之同情精衛強碩平納五  
欲其寄適於君者豈非遠乎君母壽君自得之

胡為及我然則子奚適曰鄙人固異是家有嚴君年並康樂秫田一區雞豚並足母弟五人者左右就養賢於鄙人遠甚老母以為不肖督使居外七年矣雖然鄙人其何以為歡君嗒然笑曰子之不能為予之適亦予之不能效子之歡也子何謬言之壽者受也受之親者壽諸親而已矣於是九月己酉為太安人懸悅之日君葺予言為祝予亦勉思君言以自解

晉教河汾解

群玉樓稿卷七

古

晉教河汾美陳子也其美陳子何也陳子嘗以臺使者監畿內學事踰期教乃大興維此王國士跂焉翔願焉從其來如邇其往如赴天子以為任教乃陟為按察副使俾視晉學晉三王之遺墟而按察固臺官領使如故蓋陳執于畿稽成于晉以是為可美也其美以晉教河汾也奈何陳子蜀之雋也有鄉國之贈臺之產也有僚服之規國之良也有庶尹之詔而私陳子者又申譽之表以丹青命以嘉辭聯以話言

私陳子者何私之嘉辭也河汾仲淹王子之所棲也仲淹修身踐道主持六藝門牆問難方諸鄒魯有唐碩輔大都皆及門之士使禮樂可興王氏之功炳矣斯其可嘉而願之於陳子也其何以為陳子願也仲淹以韋布干策昏朝弗遇而私諸其徒今文教誕敷大君明作左吁右拂而得陳子陳子奉大君之命以照臨晉士敷教一也仲淹由以鳴道陳子由以恭職然而師也無弗同也其師之無弗同何也昔者仲淹遊乎河澗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替四海何居乎斯人也夫道在遺經志存四海如是而師可以師矣故知陳子豫于師者也何師之言豫也孟軻氏嘗撫流而嘆曰水哉水哉有本者如是今夫河天下之巨川累於晉域而汾者晉之巨川也觀水於汾故知河矣觀汾於河故知源矣濺崑崙觸積石陷龍門排砥柱孟津而赴于海其稚水濛流不可得而窮也陳子含涵道藝淵潛停蘊大可為河

群玉樓稿卷七

十五

小可為汾，故知陳子者也。豫于師也者。

書皇甫博士詩卷

今天子側身朝晏，思紹天明。惟此下民，惻瘼恒在。肩躬嘉靖己丑冬，雪罔時降。天子大懼，按

高皇帝故事，用辟南郊，雪乃游降，民大悅。喜公孤陳詩，學士交頌，以明明德隆盛，其應如是。三吳皇甫子淳、子沖、子濂，並自山中擬應制五言寄京師，以示科氏子汾。子汾和之，予觀近

不群子集稿卷十

未

者言，親其思紆，其音嘒然。速者言飾其思迫，其音嘒然。可以察王風之流被，究盛德之形容矣。古者君舉必書，書故四方聞之。善則謳歌，不善則呻吟。故美刺興焉。采風之職，於是乎觀。況四子者，皆知言之士哉。

書玩齋集後

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為予談說其先世所謂禮部公者。當元至正末，為漕臣，嘗泛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為國轉饟，卒以客死。又聞公

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為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公為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予所聞貢生者如此。予按國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續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鉉作紀年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賓客皆諱之邪？氣後讀玩齋集，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王待制友善，其所見稱引，皆忠孝大節。聞死於皖，諱死於滇，豈負人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其儔匹否？歟。予竊傷公流離憂憤，老且死，有如其生言，顧不令隱泯堙鬱，無以彰於後世邪？悲乎。是集板逸者十之三四，予亟言于郡丞徐君補刻之，并收本傳神道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詒宣之人。士云爾。

不群子集稿卷十

七

書祁守天方張公誌傳帖後

予觀近世恬於仕進者，或窘才，非或傷道室，至於榮進方幾，稍取適意而止。若無弗足者，蓋鮮矣。如祁大夫天方張公者，官饒州，年不踰艾，又當簪弁乘世之盛，奚慕而止？考公遺行，壯以

吏能稱於郡老，猶疏時事於朝，以彼其才，又有當塗引之，不為少渝，斯必有充然自足於中者。要非區區曠達所能。予總角識公，季氏太理君於吾郡，既復從銀臺君為同年交，乃公容狀意度正可想見。茲又讀諸誌傳，并得其平生嗚呼士君子論人當於其大者，如公出處死生之際，可以過人矣。敬欲容為書其後。

題尚書并銘

華全翔并道室，遠負澗，靡畧日，鞭稿壤，白龍逸。

入群玉樓藏卷七

七

檻泉奮聲，渾渾美者鍾時而出，養不窮，神所隲。

題胡一軒世守表

安成胡一軒先生，自其高大父仲瞻翁以忠厚見褒於

高皇世，濟厥美而至先生。先生有丈夫子數人，而秋官思貞者，又以經術取高第，顯用于時。初試涇，大有賢譽，以擢今官。其積慶徵報於天者，昭昭如是。聞先生嘗以世守名堂，思貞曰：斯其先人之澤之遺也，成也敢不敬乎？予觀古人以

忠厚立國，尚克昌厥胤，以永洪丕基。矧曰有家，今思貞身為法吏，方當以忠恕仁厚佐天子。今日高犬門閭，以延駟馬車，非子也邪？持是以揚祖烈，貽孫謀，奚為不可？思貞被召且行，詣予別，因獲觀是卷，遂書為贈。

題劉生性書

予年三十時，頗悟世儒理氣之說之誤，竊嘆士當以孔孟為師。徵文隱義，舍是何所折衷焉？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也。故孔氏盡言

入群玉樓藏卷七

七

之子思得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又傳而得之曰：仁人心也。言何若是之精也？故知理氣然後可與言心，知心然後可與言仁，知仁然後可與言學。夫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之言性善，自繼之者言也，雖然性善，不若性相近之確也。程子不得於五欲，而無以解於性善之旨，於是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悲夫！人一軀殼也，性豈有二哉？朱子之言理氣，闡程子者也。至以資隱體用精粗先後明之，玄乎玄矣！然其說不

能通於鬼神之德，川上之喻與養氣夜氣之言何也？故知心則知仁矣。心者氣之管也，氣無所於管，則奔逸妄莫知底止。雖有耳目手足，將安用？諸故仁者生理也。合天人之道也。頃遊海上，得歸善劉子梧所著書，讀之，惟其言論與予如同日而語，所未協者，十才一二，然已奇丈夫矣。劉子強予條訂其可否，予又何知？知不詭於孔孟焉耳。嗚呼！世必有識予之妄作者，況能信劉子之言乎？劉子勉之。

題吳興雅社卷後

社必於鄉里也。香山會以高年耆英倡以在位，然未聞越郡而至者。吳興本江左奧區，斯社老少咸集，已備洽鄉之誼。若石川張公自崑山來，赴則古今曠事也。默惟會昌之際，滓潞已平，洛中幸而無事，元豐初政雖西師未解，當塗千禍，海內尚晏然稱安。不然諸君子安能嬉遊桑梓，燕申翦倡，如圖記所傳邪？今社中二三大老與諸名耆固無忝於前修，孰知

聖天子篤恭于上，萬方垂拱而治，禮樂電達，兵革不興，此其遭逢或有昔賢所不逮者，是宜羣公與時偕休。石川慕義而至，夷猶徜徉等天地於逆旅，廊四海以為家，豈復較封壤別主賓于一社哉？願默年齡位望遠不敢希盧京尹王宣微之例，撫卷莊誦，竊有感於時康地腴，義廣人賢，千載而下，足相輝映。一不備則耻，再不備則強焉從三不備，社可以廢矣。然後知盛會之難逢，予言之非妄也夫。

題蓬窓小稿後語

石川先生雅志林壑，謝事以還，遊蹤殆徧吳越，茲行平往存舊，其所賓接率多名俊，而吾坦翁大老尤以文章風節師表當世。蓋默所嘗尊事而願執鞭者，方舟游泳，頗淹旬笑，法言善謔，並臻雅道，讀斯紀也可以知石川之善遊矣。茲方遠索湖社，放跡名山，瑤編寶冊當必有垂諸不朽者，此特其先驅云爾。

題樗寮墨冊



銀臺崑山張石川嘗惠榜察墨蹟鉅冊衡山前  
峰兩內翰題識頗詳惜缺得谷以下六十字不  
知為何人所補疑必衡山跋後筆也近又得釋  
寮所書杜甫青絲近聞漁陽三詩筆意絕類蘇  
黃知為贗本然卷末載九芝鄒尚吉跋語稱其  
書有硬弩踏箭勁鐵屈銀之喻却與石川鉅冊  
書法殊似豈鄒子本題真蹟而好事者剽置贗  
本欲以亂真邪予謂作書固貴師古然使向背  
適宜肥瘦各足加之神韻秀出不逮驟逕即亦  
可以名世何必點畫逼似古人而後為佳雖為  
文亦復如是乃知世之補本贗本皆過於摹古  
者也予素不知畫輒為此言以自解寧知不為  
好事者所嗤鄙耶

借老贈言為前峰周君述

秋官周文徵母氏陳孺人當歲辛丑為年五十  
其歲屬十餘輩咸謁予言為賀予以孺人年齡  
未艾謝不敏明年乃父前峰君年亦如之徵言  
者復辭於予予曰前峰可屬賀者多矣若此未

足張也久之予起復待次京師文徵以前為司  
理有異績例得貤封前峰方席珍待價讓弗就  
而孺人者自如恩制一時朝紳蓋兩榮之文徵  
因介諸鄉衮請曰家君自操縵為儒幸得奉左  
右遭逢嘉運以忝今茲然及吾母俱年踰始衰  
矣愛日之私先生何以佐不肖所不敢言者願  
具如戚屬所徵會伯氏文祥亦就試京聞帖帖  
稱父教不置前峰予友也雅知予不文而顧以  
見替何也予聞樂生之具靡一而足宮室妻妾

輿服之奉耳目口腹肢體之娛祭祀賓客往來  
施散之費皆孰為之貨財為之也然匪壽曷享  
匪嗣曷傳故富壽多男子者人情願欲之大端  
也今文徵已通籍中朝君與文祥並將致身青  
雲漸躋臚任究其祿入不可謂不厚矣三丈夫  
子無論通訕皆能宣光趾美堂構之託不可謂  
乏人矣然則周君與陳孺人其所可願無亦介  
茲眉壽以綏遐福尔矣矧君珠潛玉蘊歛蓄深  
龐乃至早慳一第僅以賢良成名而孺人克

母儀恩遠。腰膝闔門。肅穆化比。義方蓋有。冀儲如賓之節焉。是宜協流謙之福。以來大順之祥。允彰偕老之慶。有不俟予言而定者。昔魯人作頌。始祝之曰。爾熾而昌。爾壽而臧。再申之曰。爾昌而熾。爾壽而富。其於人情願欲。可謂極矣。而又推致燕喜於令妻壽母。以終頌。夫然後家人之道洽。而愛君之體備也。豈二子之所以愛乎其親者。顧居魯人下邪。予既重違二子之意。而文徵適賜告寧親。頃篋咸韻。怡怡融融。亶乎愛矣。請得以是佐頌禱之末。

不群手稿卷七

三

淵明撫松圖引

外舅南谷翁。少個儻有奇氣。在諸生間。言論慨慷。睥睨宇宙。自謂青紫可拾芥取也。偃蹇遲暮。僅調荔浦令。荔浦居蠻洞中。寇竊時作。翁捕擊數有功。頗為郡使者所忌。欲中傷之。翁曰。松菊猶存。迷途未遠。顧吾衰矣。安能與若輩共事。竟拂衣歸。掄幽選。膝結侶。詩壇放歌。暢飲浩如也。或時有識者。以陶令擬之。歲乙未三月。十又七。

日為翁初度。默慕翁之見幾勇退。似彭澤挺節。常榮類高松。乃作淵明撫松圖引。以況壽。雖其所遭世殊事異。然稱引致祝之意義。或有當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刻友石臺記跋

右晦翁遺墨。勒為板門者四。蓋吳氏舊物也。久之遺棄他家。近歲董令應翰。實得諸村落豕圈間。予因鄭生秀。購取以歸。置吾似樓西。築亭貯之。并列石如記狀。二先生文翰。遂以復顯。竊嘆

不群手稿卷七

三

吳氏其臺與石。堙滅無餘。而斯板流轉數姓。僅以獨存。然則吾樓盛衰亦於此焉。卜之矣。

原譜上

李氏本系出阜陶。阜陶始為堯理官。故以理命氏。其後有食木子而得全者。遂易理為李。在漢世。李氏居成紀。為最盛。故天下之稱李氏者。皆宗隴西。自神堯啓祚。宗姓徧滿天下。正倫據有江左。五十年間。彌益蔓衍。然王氏亂。閩多徙邑子。宋室南遷。中土衣冠。又往往避地閩中。而建

安顏佳山水寓公僑籍甚衆故吾郡著族或祖  
開洛或稱光州固始皆莫能辨也予家世居建  
安之徐地聞之宗老云吾鄉故有徐將軍廟徐  
本南唐公族將軍者以功廟食於此子孫因家  
其地曰徐地云徐後復姓里名如故今其地有  
內外坑聚族數百家皆吾李氏也至考南唐本  
末其取王氏在保大四年去永陵復姓已十年  
前此王氏曾受梁唐正朔李氏子孫無因至閩  
而徐之僭號復姓方在閩越抗衡之時安得將

八聯玉樓稿卷十

十六

軍子孫家于建安者或亦曰光州固始人趙宋  
時李虛已父子兄弟皆登顯仕實自建安徙洪  
州史稱固始之衷與偽閩時事合或曰元時有  
十八公者嘗自何所來荷畚插剪荆棘而居之  
以至于今十八公諱億本稱億大公有孫十八  
人遂呼為十八公云顧世故稼穡鮮克奮於纓  
組故典獻無得而稽焉億大公以下皆吾大父  
虞士巖叟公所手記文字剝蝕幾不可讀默既  
登第家大人即錄以示默默謹受而藏之嘗攜

以遊四方而譜譜法於茂族貴家則未有當默  
意者夫歐陽大姓也文忠才得其八祖而下蘇  
氏亦僅得其高祖皆自其可知者譜之不求逮  
祖不飾先德如二公者可謂百代之師也已默  
仰承辟呬垂二十年族中長老寢就凋謝而默  
方奔走靡祿日月徂邁恒懼無以緬成雅志謹  
按億大公以來得十三世與巖叟公所錄詳略  
頗異其法竊取先民而數凡創義則悲受之過  
庭亦曰自我作始焉耳後有興者其必克廣予  
之志也夫

八聯玉樓稿卷七

三

### 原譜下

嗚呼譜貴室易譜庶宗難百尺之臺崇於厚址  
千霄之翰成於根培吾李氏由億大公脩仁累  
行積數百餘年勃鬱糾幽莫之有興藐予小子  
何足以當之夫暴貴之家耻班萌隸誣祖則援  
獵華胄先族則斥絕總功豐貺則猥陳德業有  
一於斯皆為譜成默為此懼作譜圖一法曰億  
大公者吾之遠祖也由吾父以迺於億大公九

世寔廣寔疎信者十六疑者十四凡為億大公  
子孫者咸得而藏諸義取存略云作譜圖二法  
曰恭一府君者吾近祖也庶幾得詳焉九世之  
後復如前法奉府君為遠祖而各致隆於其近  
祖雖百世可也作譜錄一法曰凡子為親生與  
卒葬若子女不宜無紀譜中之人胡可殫紀也  
子各為其親紀則無弗紀者矣凡同高祖者各  
藏高祖之紀同曾祖如之同祖又如之同祖又  
如之兄弟無子者兄弟紀之非子為親兄弟相

不勝手標補卷七

五

為則否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人人得詳其所親  
蓋舉族而盡紀之而親疎辨矣作譜錄二法曰  
舉宗之人必有賢者焉以讓不以長以德義不  
以貴富賢而弗述後將何勸故忠孝廉節為行  
之士必傳女而士行則士之子不得私其父母  
孫不可以謬加於祖凡傳以寡為貴實錄為要  
作譜錄三法曰人臣受賜於君則必歸薦於家  
班餘於族矧曰皇極錫福以貴黎獻故在國為  
恩於家為慶制誥必錄謹同榮也家必恃國

而存故以是終焉嗚呼舉是五義吾之族其庶  
幾有興乎

### 譜圖一

默既作恭一府君以下近親譜圖其恭祖以上  
則族中長老無能言其世者乃以書問從兄潭  
潭兄嘗事吾大父巖叟公頗聞先世事巖叟公  
所手錄億生順順生斌斌生恭而以恭一府君  
為億祖曾長孫潭兄所記即億生順順生斌斌  
生輔輔生隆隆生恭而府君之高祖則億祖之

不勝手標補卷七

五

第三子也代數既稍增益而順祖兄弟四人倫  
次復戾所不合者如是潭兄雅為巖叟公所憐  
愛言論行事往往得之獨此相左謬何也潭兄  
云得之於元至正乙未舊本又知輔隆二祖葬  
所意不甚妄而吾大父故居嘗再火安知所手  
錄非出煨燼之餘誤有遺脫也潭兄加吾父數  
歲今且老矣彌久彌忘後將安從質之傳信傳  
疑有史道焉故聊以潭兄所書為據放班氏表  
法橫列之上自順祖下至吾父吾父之兄弟而

止明譜由吾父作也代凡九九者族盡於九也  
歟至於九則變矣是為徐地李氏遠親譜圖

譜圖二

譜近親始自恭一公以下何恭一公吾父之高  
祖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親至高祖而止矣其  
始自吾父之高祖何明譜由吾父作也近也非  
近弗徵非徵弗信吾父以下至吾兄弟及兄弟  
之子若孫苟可書無弗書者不限以世若瓜瓞  
然或寡則遠或寡則近著吾所見云爾其必五

不詳手稿卷十

三

世一易也奈何歐法也歐法奚善於蘇法也六  
世則無當再世則近隘雖然二家皆譜同祖而  
下吾何敢然今為恭一公子孫者即大去其鄉  
遠不踰百里慶弔可通行輩可名蘇氏所謂其  
初一人也吾何敢然為徐地李氏近親譜圖  
凡譜無少長存沒悉以名書其稱號與爵  
作譜者為其親之辭也易世則否  
凡字某行某爵某子幾人皆分書于本名  
之下惟爵與手幾人必身後始書以事

定故其身負大惡若犯刑辟則削之

凡有子必婚若冠始書父沒雖非婚冠亦  
書成其為子也無子書所嗣不言所嗣  
者終其身以嗣止書之

墓表

贈刑科左給事中梅溪譚君墓表

始興有郡未甚顯唐曲江公以文學相業崛起  
于時子弟相繼刺方州登臺省郡由此著入我  
朝貴貫希闊而時人節士或輻跡草野如譚贈

不詳手稿卷十

三

君者蓋章章焉贈君諱驥字尚德別號梅溪自  
其曾大父銅仁教授君敏大父壽昌丞君遜考  
處士君昇皆世有令德贈君以兄夔教授南寧  
龍丞太平謂吾可以無仕遂隱於醫一時號為  
絕藝督帥監司而下爭延致之稍授醫學訓科  
悅身卑冗非其志也雅性怛約不立城府至開  
口論事卓有定識不苟影附邑有余令者贖貨  
人也嘗以起疾德贈君召之飲贈君因醺酒以  
微詞諷之令為改行嶺表置大督府控制百粵

吏無小大咸偃僂受約束威重鮮比贈君曳履其間垂四十年如劉東山吳東湖王蘄谷諸公皆與之折節未嘗以醫畜之有

詔民間為善著名蹟者有司務思所以旌之郡邑長吏首以贈君應其取重於人者如此豈獨以其技也贈君之為醫也志在濟物不擇報利故就療者戶外屢常滿有急召輒杖策赴之或請俟肩輿贈君叱曰活人大事何得以老故憚勞蚤以父命為祖葬恭後族人覲其客梧裂恭產據之贈君竟無所較二兄既祿仕其治父母喪嫁妹猶身為營辦務盡已心人以為難初壽昌君在職以廉稱贈君慕焉每勗其子曰汝曹異日得官當以儉助廉慎毋貽汝祖羞年七十卒子二大中嗣為醫大初治舉子去贈君卒六年連舉進士是時南雄制科絕響者五十餘年復自贈君得之郡人曰嗟乎善人之報何若是弗爽也予時持憲東廣識進士於諸生中循飭端雅如其文意者本之學問已而裨褐為曹

入聲平林稿卷七

三

入聲平林稿卷七

三

郎給諫所至竭節深行聲望蔚興秩滿得贈厥考為刑科左給事中而贈君隱操益暴於世頃之給諫擢為江西按察副使始出示贈君遺行然後知按察之賢蓋得之家庭云余觀譚氏自宋朝散大夫煥以來寢堙寢微至銅仁父子始以儒術起家浸淫越贈君伯仲至給諫而後顯雖視曲江家世容有弗齊然物不厚蓄者不峻茲贈君為其培按察揚其芬安知為南雄中興者非有待於譚氏也邪故表其著者以詒郡人非著不書

### 墓銘

#### 雷安人墓誌銘

安人以今秋卒于京師既歸葬圖銘諸墓其夫承直郎駕部主事李默憑而哭之曰嗚呼吾妻之賢夫人鮮得而知又可得而銘之邪吾妻入吾門者八年逮事祖姑視其祖事舅姑視其父母處吾伯季之間蓋吾獲肆于固心焉吾家少長齒殆六十餘輩未聞為愛憎言家人由是殊

重之性最柔緩有所詰責不問是非謹受不為  
辨事白亦不揚已初荔浦君弟及予大人有先  
人之好荔浦君又與大人善遂以安人字予荔  
浦君嘗授以四書孝經萬承姆訓年二十一寔  
歸吾門正德己卯予計偕上春官且行述壹儀  
數條貼之又明年予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嘉  
靖改元夏來徙予于京師叩之一一應答不爽  
知其不我違也其在邸舍務脩薄約之節客至  
予嘗無所事具比坐顧黼黻進如素蓄賓友鮮

人聯手稿卷七

三

不決懽而退蓋善伺予樂賓之意而常不令予  
知也言作雅詳整卒度雖密坐無佻容嫺語遇  
忿怒事輒自訟以解其曰吾悔不云云其性類  
如此寢疾之夕予方授友人詩有舊別新知恨  
如縷之句心切惟之然終謂偶爾無容易也久  
之一夜夢抱鏡環舍而遊大人持利匕首索甚  
急怒欲擊破之予大慙踰三日而安人逝矣且  
曰我病亟時不自忍所不能引決者惡以是名  
蟻君耳嗚呼傷哉是為嘉靖癸未七月一日距

生弘治九年九月十七日年二十有八姓雷氏  
名瓊卿與予世為建安人父燮今為荔浦令母  
楊氏太師文敏公曾孫女生女一字徽國朱文  
公哀孫郡生垣之子俱秀悲乎使凡世之為婦  
有賢節而報之儉若是豈足勸哉葬以是年十  
二月二十日丙辰在直舍山陽齊體之義存歿  
以之銘曰

爾暱斯敬爾泚斯慎式婦孔儀維家之慶家有  
碩人國有貞臣匪躬則穀厥施惟馨實瘁孰先

人聯手稿卷七

五

疇錫孰後來優來渥貴此泉下維山京京有闕  
其歲百世之下與子同行

### 雷母江孺人墓誌銘

予有姑五人出事名家長子孫予咸及見之故  
為吾李氏甥者皆能談其世曰雷孺人者江氏  
姑長女也孺人父諱槃槃祖諱鐵起家進士為  
御史官至廣東叅政遂顯子孫姑以成化乙未  
十月十三日實生孺人命之曰珠選配久之得  
雷君君諱峻治岐黃之學豪賢負鉅貲自號溪

山主人姑曰是可託矣初雷君元室魏氏嚴重難通孺人左右之稍益歡生子瑞甫基雷君以醫學正科謁選吏部遭病卒是時孺人年二十有二姑謝垂白魏氏子且夭二母熒然恃孤瑞以存孺人益矢志願為雷氏死後二母皆歿喪葬一依於厚孺人寔經紀之瑞稍長延師教授身為擇婦為吏部尚書偃菴楊公孫女曰爾瑞勉思先人吾不汝憂矣又十餘年卒嘉靖己丑二月十七日也方病亟時呼瑞喪具慎無踰先人愛我必於魏母之側敬戒如初卒年五十有五寡居者三紀予所睹聞其不死雷君者如此瑞子三鏗鏘鏘女二家由是昌皆及孺人存時斯不掩德矣葬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九日其地為迴龍山陽奉遠命云於是瑞緘狀請銘于京師竊嘆孺人之賢而思予姑之德之所由出也後三年歸自京師乃追銘之銘曰

山有堂兮岡有巖雙曜垂兮厚地徹此中之人兮光不滅

明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定齋周君墓誌銘

左諫山陰定齋周君諱祚天保甫卒于家計至友人李默會哭於其弟中丞獅峰公禪邱第少選孤沛使來謁銘中丞曰是予兄之志也具狀以寔期告嗚呼頃年哭吾友少華詹君於懷王今復忍誌君墓耶二皆為諫官不顯卒瘞廢以死而君尤好鑄古文詞賴有聞于世今讀其遺文益悲君少銳才雄頗易舉子業不為為即不諧時好嘆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學士石潭汪公果奇之權書經第一人試南宮編修林方齋又奇之遂舉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用謂有裨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為言者所劾

天子置不問是時紀元新政士爭濯磨自効君以是名在公卿間時大梁李崆峒方擅文譽君貽書推慕贊以雜文崆峒報之曰稽山之陰大



浙之濱多嗜古。萬行獨立人者。周子萬行。執獨  
執勇。執補東阿令。邑號罷劇。縮羸苴鱗。民獲肩  
息。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人悅之。丁父憂  
去服。除補來安。修阿之政。邑人稱其忠清。簡文  
書之。郡乘徵拜兵科給事中。會中丞亦以才選  
為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

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  
前後陳任將。賑饑。弭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廩。  
獎慎祀典。飾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救時。  
應詔一疏。頗歸重災本。

上為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朕固當任之。遷工  
科左給事中。虜躡遼陽大康堡。殺傷頗衆。  
朝廷慮有蔽匿。特命君按之。具得實狀。釐別功  
罪。以聞。且憫其事出叵測。悉傳與。輕比。而反復  
陳邊兵芻糧大計。

上悉嘉納之。還至三河。蒙犯風雪。令有進貂裘  
者。君却之。手足皸瘃。醫不時愈。遂疾免歸。步持  
稍艱。聰明不廢。自詭無復立效。明時猶得以醫

不辭至樞密卷七

三

不辭至樞密卷七

三

蔡餘聞著書綴詞。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  
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觀其文。酷慕西  
京質疎達節。去雕去腐。而醇濃自足。時復為燕  
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  
陵。而瑰心奇氣。若河沅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  
瀉。風觸木怒號。檣旋漂擊。已而噫氣冷然。故攬  
其詩。若文而志可悲也。君之先由太常公靖。宋  
宣和間。扈蹕南渡。始家暨陽。六傳至府君。洪。徙  
居山陰之周橋。又四傳至君。大父諱永才。再徙  
前梅。前梅公。生廷澤。號蘭菴。履仁蹈道。勇於為  
義。並以中丞貴。累贈廣東布政司右叅政。祖妣  
高氏。妣王氏。俱泮人。王泮。人生子五人。禎。翰林  
檢討。祥。早卒。初。刑部郎中。檢討郎中。既下。世君  
與中丞相繼。復顯。所居皆朝省右地。世以為榮。  
故稱簪纓之盛者。必曰周氏。周氏。君善羣物。撫  
卑劣盡誠。不以色笑加人。宗服其和。家食二十  
年。非慶弔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人。欽其介。  
先大夫遺命作義塾。君未卒。哭即築室捐田。俎

豆祖備里稱其孝君娶章氏封孺人先六年卒  
生子沛太學生二女未字而夫側室姜無所出  
晚年侍女生子瀟樂實一乳克脩章孺人之教  
而沛又能文章以世其美士嘉其胤初默偕君  
詹少華同舉辛巳三人相從甚歡而君遇子篤  
至頃官浙中嘗叩其廬為之信宿信使累踵最  
後似樓詩墨猶泚竟成永訣悲夫君生成化康  
子十二月二日卒以嘉靖己酉六月十有二日  
不可謂非壽矣所著周氏集十五卷行于代是

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君于后峰之麓與章孺  
人合禮也孺人別有誌不載銘曰  
稽山嵯峨瀾瀾前梅濬源河內匯而為姬有翮  
四鳳並攬其輝奉常而后莫之與偕矯矯諫工  
耀靈炳傑神識內融藻績彪列閱時黠黠睚聲  
往烈兩邑絃歌瑣垣抗節遺榮幾見謀跡展庸  
翱翔藝圃擷葩茹醲軼唐而驟與漢雍容游問  
令儀舉邦來榮豈弟令問其氣子子有美弗隕  
白虹可截淵潤山暉君子攸宅我詞不豐考信

來哲

明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

仕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妣嚴劉公墓誌

銘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襄垣劉公既卒  
之又明年其子宗人府經歷承爵鄉進士承恩  
始克以 邱典詣關自言狀

上覽之惻然若曰是朕直講親臣也其亟

賜祭遣官營葬仍贈太子太保謚文安蓋有司

失不以請而

聖天子篤於舊學如此云承爵乃奉國子祭酒  
鄧公盤所為狀詣余徵銘余昔為吉士公實典  
教知公蓋詳誼何忍辭按狀襄垣劉氏本宋忠  
定公之後金亂自元城徙居之有諱墓者元中  
書侍郎四傳生徵號耕樂處士國初以星曆之  
學與壺關杜牧同徵不赴即公之高祖也曾祖  
諱端舉永樂癸卯鄉薦任教諭祖諱潔號一卷  
為人倜儻瑰奇有古豪傑風景泰康午鄉薦第

四人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贈如其官侍御公按歷所至赫然有聲溪為

憲廟所知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考諱鳳儀號北村成化庚子鄉薦亦第四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詳慎明允獄鮮冤滯初侍御公官浙疾革謂室人曰昔吾同項總督定荊襄之亂項公欲盡屠之予謂渠魁既殲脅從宜周治用此全活者甚眾後世必有興者汝其識之刑部公嘗晝寢夢一紫衣人以朱盤捧書排戶

八聯手樓初卷七

望

而入曰上帝以此賜汝翌日公生因命名為應書云生而穎秀不凡端莊雅飾不為嬉戲日誦詩十數首初授禮經凡有指授輒即領略十歲號能文筆鋒警銳嘗侍刑部遊京師師事太常王恩翰林劉從業討論禮學多所發明狀元錢福輩見其所為文驚曰此殆吾輩中人也乙卯舉山西鄉試第二人已未會試禮部李文正程文敏實主試事得公置之高第廷對竟擢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每以詩文質諸文正

文正目為奇才充經筵講官壬戌乙丑兩充會試同考官所取士多至高位如侍郎唐胄謝丕輩皆其首拔也

孝廟上賓與修實錄正德丙寅丁外艱婦哀毀踰禮已已起復館職時逆瑾用事改授公兵部職方主事明年陞吏部考功員外郎治吏事如素習是歲瑾誅遂復原官尋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領司經局事修玉牒講官如故命主順天鄉試陞翰林院侍講學士與弟

八聯手樓初卷七

望

給舍夔同列華階而母氏纔年六十朝著榮之已卯再典順天鄉試辛巳殿元即其首選也庚辰

武廟巡邊還銀牌綺幣之賜是歲今

上入嗣大位命教庶吉士江汝璧等與及第三人初開講筵經筵講官與日講官公皆與焉每進講必屏絕人事豫積誠敬講章尤簡切明暢務求感悟明年扈蹕南郊賜鸞帶綵段與修武宗皇帝實錄陞禮部右侍郎

詔賜講臣織金羅段紗綰衣各一襲冠帶靴履副之諸講官多五品公獨三品帶服皆異有頃母卒

上以勸講勞特因公請贈刑部公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贈泚人加賜諭祭仍命有司營治葬事已酉服闋復以原職召陞左侍郎日講如故一日講孟子誠者天之道畢

聖心嘉悅尋降諭內閣云龍謂通者黃河清為至誠能動之驗而開朕謙以履盛約以持盈其

不刊五樓稿卷七

四

意甚好自是 眷注益隆賜御製敬一箴

睿宗獻皇帝諸御書及文獻通考等書丙戌

郊禮成賜飛魚鸞帶并御饌黃封會試充知貢

舉官尚書席文襄公以目疾在告公攝部事每

有題覆輒稱 旨是參以災變求退

上溫旨慰留焉因疏請集議時政弭災數十事

多見采納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者引唐開元初

婦廟見儀欲

太后 中宮追謁

太廟次謁

世廟以為禮公據會典執不可既不得請乃議聖母止謁

世廟而請

皇上侍行庶合三從之義

詔從之禮成有白金綵緞之賜丁亥京官例當考察公再疏求退

不刊五樓稿卷七

四

上復慰留之時席文襄贊文憲石文隱相繼去

位公以德望遷推內閣禮書者屢皆不及命陞

南京禮部尚書是時公任侍郎尚未滿一考祖

父例不得封公乃具以情事聞

上念講讀舊臣特 准贈侍御公官仍陰一子

入監讀書如考滿例公既至南曹考尋舊典修

舉廢隆貽年復因災求退慰勉有加陞南京吏

部尚書公表正百官兼秉精鑒凡庶官考語皆

親為裁定有

詔兩京文臣五品以上各舉將才公以前都督馬永桂勇厲永尋掛印遼東勇掌後府事皆極一時之選辛卯圓丘成

朝廷覃恩公授資政大夫與祖考咸錫封如例壬辰考察京職公及臺臣悉心訪覈去留甄為精當改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參贊機務與內外守備實同事任然中貴人與武臣頗驕縱難制公稍裁之以法雖魏國永康撫寧亦鮮假借中貴聞之咸飭左右毋敢撓

不群五稜稿卷七

四

法外內為之肅然時宣大有警公條上募壯勇設巡邏精器械明賞罰嚴操練補軍士六事並見嘉納濟川諸衛快船料江南諸藩司率不時給公乃引清查蘆洲事例歲請

勅印差官經理得免匱乏錦衣衛沙洲湖塘之利乾沒不貲公亦奏遣其屬偕督屯使者勾稽如法量以課入資衛費餘悉輸部備戰馬而罪其侵漁者以示警焉四營軍士逃亡者半奏補餘丁盈萬更番訓練營伍遂充黃船軍役頗多

富室巧相影射匿不歸伍者千餘人所耗月糧

歲且萬石公躬為編定船隻往返率以三月為

限歸伍還營各有定期勞逸既均而積弊亦除

江北飛熊等衛屯所地曠人稀盜徒肆行鈔暴

公乃奏選三衛屯軍舍餘列營操備而以都指

揮一人領之盜賊因而哀息甲午考選軍政公

禁絕請託一以嚴正治事其所沃黜卒莫敢有

譁者自餘修兵政以肅軍令崇武學以畜將材

罷龍江五關守把之中官稽橫海五衛欺隱之

不群五稜稿卷七

四

積課凡有裨機務者無不弊力為之暇則與翰

林之官南都者不問品秩崇卑修復瀛洲勝會

登覽宴遊輒紀諸吟咏蓋宛然前輩風度云是

歲公歷尚書滿六年方具疏給由俄有

旨召公還京雖星言首路請罷並力

上察其意已決特允之仍命馳驛以歸公天性

雅耽野興鮮居城郭時與親知觴咏燕巖山水

之間意殊樂之辛丑北虜入寇鄰鄙閭邑危懼

或勸公趨郡城避之公曰孤城難守人心易搖

何可先去。以為民望。親歷城堞。獎激士卒。邑人恃以為安。節鎮巡臺。交章論薦。吏部亦首以公為當起。竟不果出。嘉靖癸丑六月七日病卒。初邑人見火星隕城北。赤氣亘天。祖塋草木皆悽。識者咸疑為公飛。至是始驗。距生成化丁酉正月七日。言年七十有八。公諱龍。字舜卿。別號紫巖。祖考俱再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祖妣李氏。妣張氏。俱再贈夫人。室王氏。進封夫人。綽有令德。為生賢嗣。長承爵。用蔭。歷今官。器業不

大群玉樓稿卷七

七

羣克光先志。次承恩舉甲午鄉薦。名第適與公符。博茂有文。佇期遠到。女三。長適路安國子生。栗繼芳。次適中都留守司都指揮鄧良貴。次適駙馬都尉京山崔公元家子鳳徵。孫男三。珙。琛。俱生員。璿。尚秀。孫女二。公霞。標玉立。風儀甚偉。雖稚度。弘人而神采凝重。未易以犯家居。孝友和教。曲盡情理。至教子。卑宗姓。各有法度。給舍歷位大中丞。擁節旄。皆公之貽也。尤軫恤孤貧。親鄰歲誦其厚。如償文達之宿負。歸趙鉉之寓。

大群玉樓稿卷七

七

金皆人所難。公之為文。溫潤典雅。不趨時好。書法出東海西涯之間。而道勁過之。所著有紫巖集四十八卷。四書尚書講章八卷。奏議四卷。蒲汀李公嘗序公之文。歷加評訂。以為必傳之業。涇野呂公。至比之歐陽復出。以為近代之文。反慕六朝。議論漸入虛寂。為衛道者憂。如斯集行。亦可少變頹俗矣。蓋深有感於文氣道微云。嗚呼。公自韶齒。即褒然知名。兩擢巍第。久據清華。非有簿書名法之責。自常情擬之。謂宜脫略世

紛取適詞翰而已。及考其當官應務。受大投艱。往往智周於物。勇濟其才。文經武緯。出而不匱。如以文也。則豈為知公者。年位雖崇。施用弗究。惜哉。卜以乙卯季冬十有二日。奉葬於邑里蕭家梁。祖塋之次。舉弗及時。俟恩命也。銘曰。赫赫司馬。威權雖周。寒寒忠定。扶轡濟源。襄坂載遷。併奮千元。弓招靡屈。爵而彌宣。有峨豸冠。兇夷其美。車彼司辟。食手荆社。厭食維何。誕豐。

爾後挺生哲公金相玉琇殿臚擢雋東觀飛英  
宮坊詞掖以莫不傾講幄弘開經筵密選矢厥  
嘉謨殫衷以告

帝曰允哉朕於爾毅持盈保盛斯言奚獨爰命  
典衡爰贊邦禮佳士如林神人胥喜

禰廟謁儀璇閣特命公執殿中羣臣罔競載禮  
而南秩于宗伯晉摠留銓鑑裁精核九命兵樞  
式掌邦政百廢勃興周南允靖

帝念股肱詔其來歸老臣感涕終丐巖扉瞻望

八群玉樓稿卷七

手

典刑棠繡不復疇其錫之俾備百福西巖有熟  
鎮于晉疆貞珉鏤德永示勿忘

明朝列大夫吉府長史房村先生雷公墓

誌銘

吾建安稱舊族有家學者必曰雷氏雷氏自後  
唐余知政事豫章公友敬始用大顯至元翰林  
侍制機復以易學起家世號雷門易先生之五  
世祖也高祖諱燧元進士入

國朝為翰林編修兼起居注奏對數稱旨曾和

言填工科給事中舉劾無所避

文廟嘉其老成命撫東吳桂管以風節著祖諱  
鑒考諱鴻以明經領鄉薦訓導宣城贈安順知  
州安順公莊謹嚴毅內行純潔教人無小大成  
有法度一時學者爭出其門由其道率成端士  
無論貴顯先生生有異質長益肆力問學在諸  
生間燁有文譽正德丁卯舉于鄉將上禮部母  
宜人江氏疾動留侍湯藥雖有司勸駕弗聽其  
事安順公與宜人存沒秉禮終其身孝敬不衰

八群玉樓稿卷七

至

會試一不利退而教授鄉里及門之盛蓋與安  
順公比隆焉丁丑再試弗偶請仕邊自効除安  
順知州安順為貴州羈縻地先生稍以漢法誘  
治之土酋韋么沙兌者素桀黠難使皆俯首襲  
冠帶受約束子弟亦漸遣入學夷方為之改聽  
指揮蔡秉信縱奴殺人匿其屍獄莫能決先生  
求得之竟置於法有盜官錢事敗輒反噬制吏  
不敢動先生卒引例坐之在郡既久上信下和  
兵革樂附自巡臺藩臬而下咸委器焉九載績

成贈父如其官母泊封室陳氏俱宜人嘉靖丁亥擢河南府同知賑饑捕蝗恒如不及猶以餘力歛才訓兵皆有成勞己丑進吉府右長史王得先生倚為心膂而長沙寔新造之國地棘民勞先生內修傳職外和守臣舉國聽於先生而為王致賢譽於四方見親天子先生力也居六歲視聽漸衰稍厭微繆一日忽不樂遽投劾以歸王固留之不能得既歸三年

六群三樓稿卷七

王

朝廷覃恩首獎恬退郡長吏請以

詔書從事進階朝列大夫致仕屢賓飲于鄉縉紳榮之先生舉動端凝言笑不苟有古人風不知者至以為迂平生喜親筆硯遇事會心大小咸記暇即怡情詩繪率臻精妙然非其至也先生之學踐履篤實大抵得之過庭居官幾二十年家無餘財對妻子常慊如貧賤時生于成化乙未三月十六日乙丑凡六十又六年以考終是為嘉靖庚子二月八日辛未子男四人薦

薰與薦子域中俱郡庠生熊為從父樂後女二人長玉適國子生葉汝思次金適楊憲副子望孫男六人長即域中曾孫一人先生諱仕植字季芳自號房村居士所著有房村子房村稿等集數十卷藏于家卜以是歲十月十二日庚午奉葬于甌寧北平連理山之原薦薰自述行履以告其友李默且屬之銘默為童子時嘗從先生授易先生題其文曰能言遂以命字每觀先生懸疑發難洞析毫芒至引筆伸紙動累數千

六群三樓稿卷七

王

言不休默殊不能探其涯涘比成進士官滇南再過長沙安順又親聆其行事然後知先生篤厚長者人也其才術行業坦然著明于世而位不過五品壽纔踰六望七豈非天乎悲夫然先生多賢子孫流慶發祥寧有極邪門墻之義默固宜銘銘曰

維雷啓姓崛起宋唐載熾而興施于我明翩翩詞諫奕世用昌有煒訓學珠潤淵藏讓弗自吝蓄而愈光先生之奮游龍矯驤始展郡紱糾



參翔長沙道屈終困藩章厚蓄深讓以還混茫  
誰其食之子孫其彭徵辭珉石永告不忘

明太學生雙樓滕君墓誌銘

吾郡先輩為法從以風節識鑒稱必曰滕先生  
先生諱祐弘治間御史善彈擊有偽

孝穆皇后氏族以干恩紀者諸貴人為之地久  
莫能辨先生嘗被命廉得其實遂列罪狀以聞  
悉置諸法先生之名由此大著先生體幹魁頤  
睛眸射日謨略威望隱然管樂流亞也默非角

八  
群玉樓稿卷七

古

時一見輒誤有期許至欲託以姻好後二十餘  
年始獲交於先生之季子君弼君弼諱憲徵伯  
曰夢莘仲曰仲新三子者咸楚楚立器度才業  
畫出諸生之右君願以穎敏為先生所憐愛裁  
畫家政悉以咨委少嘗學易於雷漸齋循謹卑  
讓不以才伎銜物茹龐襲垢有同寒素當是時  
貴盛之家子弟可稱指決科第取名位者無不  
目君後稍困躓用里選入太學太學中例設堂  
友長冗執事也統絳子率羞為之君獨祇役服

勤不私其利時以為難侍仰公雅孝敬厚姻族  
惟君克紹厥美父姊劉安人貧老無子所以觀  
遺存視甚備女弟家頗窘亦數賙之不以異母  
有哀薄心水侵母墓與兄子輩議遷久不決排  
羣僇而奪之卒伸已志費不足言以君所存若  
此庶幾發明先德奮庸于世以徵鬱積之究然  
而未霑一命身已先徂豈非天乎君以嘉靖壬  
寅九月四日卒於家明年將謀葬事鄉進士楊  
君森守謙次其病中所自序為狀其孤曾訓詣

八  
群玉樓稿卷七

五

子捧以泣曰是先人之絕筆也遺言所待以瞑  
目者惟吾子銘嗚呼默以孱稚荷侍御公獎識  
之私期於沒齒矧君有好於我延陵脫劍敢後  
斯義按狀滕氏本河南鄧州內鄉人宋南渡實  
始來遷曾祖諱康廣東惠州府知府為額表循  
吏郡至今俎豆不衰祖諱通有隱操生侍御公  
妣孺人雷氏厥配為楊文敏公曾孫司訓南樓  
翁之女側室張氏子一人曾訓亦壻於楊女二  
長適楊太僕子謙楊出次字守謙子起秀君性

至孝母氏新阡其前兩峰隆起若樓然因自號  
雙樓以識歲又嘗欲奉遷侍御公與雷孺人合  
葬及瞻族數事垂沒未克以為恨君素慤訥自  
藏及讀其手書論兵事歷歷數百言頗好奇謀  
秘計有策士之風假令佩符乘障豈擬愛身  
名者惜哉生於弘治戊申八月十一日葬以甲  
辰正月七日其寄其歸於是乎在地曰蘇口附  
穆也銘曰

穆穆惠侯蠲德海邦再世澤流施於殿中鷹鸇

入群玉樓稿卷七

五

隼擊有鐵者駢操割則折訖與食之鳳雛丹穴  
翺翺羽苞鍛而中摧唯勝道膠水盪山翔祖考  
在旁吁嗟乎永歲

明 益府典膳草塘林君墓志銘

予弱冠計偕北出浦城始識其邑林君蓋鄉嗣  
是往來數主其家交誼彌篤俯仰三十餘年而  
林君已下世數歲悲夫厥子松翰案將謀葬事  
涕泣來請銘案自為狀君諱懷忠別號草塘主  
人按狀君本閩縣人自其先世來遷曾祖景儒

祖攷顯至考錢家益饒並以行義稱妣陳氏有  
婦德先卒奉繼母季氏以居不忘孝敬君既總  
家政益修恭儉退讓之節封殖光拓加于前人  
身常服粗茹淡以為子姓規獨時序奉先之禮  
必豐必肅雖老弗怠尤慕文儒好賓客閭閻紳  
過者鮮不延禮盡敬人以危迫求援者輒竭力  
應之其於鮮紛蒞平蓋欣欣如也歲大霜殺稼  
穀不實傭田者以為憂君謂災一也奈何令農  
獨受病乎納其穫不問堅好農德之其處富有

入群玉樓稿卷七

五

道類如此天性疏敏內典聲歌星卜之屬咸通  
其旨家指近千能以嚴濟恩外內肅穆浦俗近  
澆君無慚焉雅為監察御史前令謝君瑜所稱  
重尋以輸邊朝授益府典膳冠裳偉然與邑  
長吏為賓交延之鄉飲即引避不赴人多其讓  
嘉靖乙巳正月十有二日病卒距生成化甲辰  
九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周氏生松繼周氏  
生翰喬喬奉例入太學卒于京再繼潘氏生  
國子生能文女廉字同邑吳溥凡孫男五人女

四葬以卒後之九年癸丑元日其地為孝悌里西段菴源久不克葬重卜也予傷林君之為人獨善處富其與人交蓋壘壘焉不以盛衰自予為寒士卑官至位通顯君無易禮今其子視予猶其父存也予何忍弗銘銘曰以義取以禮守不畔不羨以居其有造化不憎神無尤貽厥子孫君餘留

程母孺人林氏墓志銘

林氏諱春出予閩之古田宦族夙閑姆訓稍長

八  
卷七

五

以淑慎聞求聘者日踵其門其父母曰吾女動止異凡非其人弗之許久之休寧程處士友奇商于古田以艱于嗣續請聘為副室遂許之及歸恪循婦道事主閭以恭佐家政以勤御僮僕以恩處宗族以睦至於奉身者每從乎儉於處士鼎新第宅開拓田園昕夕效勞不自侈焉以逸既舉一子愛護周至及有知識則訓以義方略不效時俗為姑息態內外井井事無過舉嘉靖丙申三月十五日以疾卒距生景泰甲戌不

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子男一曰貴前娶隆早戴世榮公女繼娶潛川汪周洋公女孫男三人傑備倬傑早卒曾孫男二人曰鑽曰鐸是歲十二月十日貴奉其柩葬于里之新屯墓林下坐乾挹巽術者名其地曰蓮花形穴曰花心蓋吉壤也嗟夫小星之風不作久矣求其安分而無凌嫡上僭之非者甚寡今孺人安於命分恭以事嫡勤以蒞家恩以御下儉以奉身非生質之美故家流風遺韻之漸被何以臻此是宜篤生賢嗣以昌大厥家昭懿名於不朽衍慶澤於無垠也天之所以福之者亦有由哉予與貴有父子之交世誼之舊墓銘之屬其何可辭銘曰

八  
卷七

五

有泚斯人稟坤之德早歲于歸克修厥職事上接下古訓是則篤生賢嗣鄉邦之特慈訓以彰慶澤靡極魄藏墓林松楸茂蕤我銘其幽過者必式

明隱君方東嶼墓誌銘

予在南雍宣城方生夢龍以練哀來謁予驚問故泣曰孤不幸失怙且踰年矣猶不克葬先人行義粗立生不需一命歿而無以聞諸幽痛割切肌柰不肖何惟先生哀憐幸教之予素嘉其篤志重為黯然按狀方氏本宋代河南仕族南渡避地江左有為湖州總管同知宣州者傳至百一公遂家于宣城之靈山至東嶼君蓋十有二世矣東嶼者龍父諱經所自號也字子明一字子常自其曾祖遠祖瓚考廷益並以長厚為

八辨至樓稿卷七

六

鄉族所推君生而孝友毅直讀書通大義而家固貧童時即為鄉塾句讀師所待以備甘旨非其志也嘗侍大父疾諸孫中獨晝夜不離寢榻大父臨卒執其手訣曰無以遺汝第願汝嗣昌熾耳父歿為術者所誤葬非其地一夕夢父立水中悲痛不忍言亟遷柩祖墓果脫水患人以為孝誠所感正德戊辰邑大饑君家累頗重弊力營膳猶以餘力推庇近親其得免溝瘠者皆君之功也因念氏族既廣非勒之譜牒合以祠

祀眾心殆離而局于事力不易展也乃捐金二十兩購田數畝將積歲入為建祠計其強勉倡義如此君好善嫉邪至形聲色族里有爭者就之求直能以片言取服即狂悖以異已見忤終不為辯蓋折之於理矣居貧尤慎取予其為言曰天之生人自有分限縱計力得之苟違其分乘除數定終必見褫為吾子孫者第敦善行天必祐之無憂貧也夢龍嘗授易鄉里生徒甚盛君必戒以勤訓誨甘儉約曰慎無負人惟此事

八辨至樓稿卷七

六

君治民可矣又曰吾少也窶而廢學有慚明經之義今年幾中壽復冀以求所不暇固者龍名未立祠譜未成耳汝龍識之嘉靖戊申四月戊申病卒實生成化丁酉七月壬申姓貢氏有賢行君以子身竭盡子職娶魏氏繼駱氏皆先卒魏生子夢熊一女嫁建平素國器駱生龍洎弟夢珏夢雲一女嫁貢吏部欽孫良鴻今繼孫氏生夢桂凡子五人女二孫男四人洪宇洪宙洪燕洪業始龍異父弟瀝涑皆孫出也君厚撫之

且為經紀其家人尤以為難往予寓宣時見龍志卓卓爾氣烈烈爾不知其源得之父師龍為邑庠生受知督學最久今讀其文真藝苑中射鵬手也龍又撰靈山家譜綽有法度積穀備祠亦種種有條龍寒士也孜孜服先訓至忘貧賤推之孝理寧有薄乎而東嶽君又何憂名未立乎卒後六年癸丑三月某日始克葬于萬松菴後山之原緩也負故銘曰

責不必列鼎名不在讓國匹夫而修行義鏤手

入群玉樓稿卷七

李三

與嵩華並植矯輪子範予報斯萬里兮一息爾貴爾名伊子之克刻辭貞珉以昭隱德

行狀

先祖巖叟先生事略為家君作

先祖巖叟公諱堃字士林閩建安人七世祖億億生順順生斌斌生高祖諱恭恭生曾祖諱玠玠生大父諱鐵億以上世祚中圯莫知所紀舊傳李氏出光州固始南康景福中隨王潮入閩遂家建安之徐地至大父兄弟四人家益昌而

大父故莊毅質信雅為鄉里所推生子四人四人者又雅推公公以永樂丙申五月二十五日生其前夕大父夢日墜懷中心頗怪之後乃生公公既以貳雄鄉邑邑推為督賦所輸常先諸里民咸告蘓邑長吏遂以此多公正德間沙尤二邑盜起民多竄入山中轉相剽掠一日惡少數十輩謀犯高山高山者公鄰鄙也怒曰汝輩欲得米邪何敢自蹈死遂指困脈之且諭之法諸少年捨不復犯高山因請有司撫平之遠近

入群玉樓稿卷七

李三

賴以全活者甚眾事平高山民無老稚爭負米餉公羅拜庭下曰非公捐廩出死力捍我我何以此公並笑遣之里中有所稱貸多不責息逋負者輒置弗問盜嘗竊其廩以去守者馳白懼甚公徐曰此輩無亦為食窘耳強公跡盜所往公竟無所追鄰有巨豪者數以事見侵公坦不為理嘗戮奴殺所跨驢公聞即以驢肩餽之時方盛治第舍買甃直數萬甃者得直輒毀甃復馳號責償公曰吾豈負直者哉汝第取之

人竟暴死所得直亦散人咸服公長者云嘗築別業於鄭墩以居少弟塘晚復為梅築室於高陽二兄皆留侍徐地所居並依山帶水公以時杖履其間甚適也嘗語梅曰吾少時日者多言吾當殄嗣今見汝輩成立吾無憂矣仁者之後必昌吾何敢云家庭訓戒非勤儉退讓施散不以命子孫嘗取積善之義名堂徐地曰繼善鄭墩曰樂善高陽曰寶善且曰若能守吾訓後世必有大吾門者臨卒戒勿治佛事弟取通券林

入群玉樓稿卷十

古

之足矣卒於弘治壬子三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又三以是年八月某日奉葬於城西庫塘公所自卜也先妣魏楊范繼之側室又數人生子四森椿次楠也又次櫓男女孫二十餘人曾孫倍是公廣穎方面號偉丈夫然慈厚惻怛於人窘急務求引救又雅有器度所見侵常不忍報鄉里豪兒每從公游公時時為陳力田事臨戒曰諸君保身奉法慎自為計是時人人自言公長者良不欺我服其言如著龜云公棄養時椿方

弱冠於公踐行顯節不能盡紀深惟不肖大懼先德隕墜無以昭示來哀輒敢追記其所睹見者如此仰叩仁慈少垂采錄將以表諸墓道以微惠於先人豈勝幸願

先考吏部府君行實

先府君翠屏先生少負奇氣志在四方既而蚤嬰世網遁跡巖棲意常悒悒也至是年七十為嘉靖癸卯一日慨然嘆曰念吾且老足不踰戶庭目不覽湖海乃亦自命丈夫耶遂以盛夏度

入群玉樓稿卷十

古

閩嶺浙東西歷吳會汎揚子以達于建業而假息焉凡陪都宮闕與三吳名勝靡不窮躋極覽以為天下都會名物瑰觀盡在是矣乃歸時不肖默待次京師既得補馳赴弗及十月追及於家府君猶為先大父築墓門作古稀橋曾未浹月俄以病終是為季冬二十又七日嗚呼痛哉先君婚嫁早畢獨念行遊為閑事乃以垂沒之年衝冒毒暑為數千里行竟奪其筭荼毒究結尚何忍言先君世為建安人曾大父諱儀

大父諱堃並以長厚稱而大父累鉅貲尤喜施散鄉舉善族必曰陰德李氏生子四人先君范孺人出也愛之使別居高陽有頃大父見背門無疆援往往為豪右所侵賴先君隱忍遜受力修舊德家由是得弗墜弘治末鄰鄙妖寇突發羣數百人將瞰吾宅遠近猝猝謀欲避之先君曰此不過妖言相煽動耳行自潰也乃號召鄉里并為法部勒之身探重甲荷戈為子弟先如將向賊狀老弱則使乘高扼險山谷中望見皆

天祥五樓稿卷七

六

成精兵聲勢益振賊由是不敢犯稍以計擒其渠率餘黨窮蹙大潰悉就俘獲卒不煩寸兵斗糧而方隅底定則先君控禦之力也當是時村墮男婦被擄與誘脅者甚衆縣吏將坐之先君力為疏雪得免有司嘉其義勇欲上其事先君耻以微勞汗簡書毅然辭之又數歲南鄉盜起兵憲段公敏聞先君勇略度不可強致敕郡以客禮召俾率兵與某郡丞俱賊尋亦解散先君歸而志曰本吾保障鄉里偶致克捷顧令我逐

寇為指點等罵曰汝曹不努力吾其為人役矣遂博購名書延師至數百里外自不為勞始作祠堂遵用朱氏家禮日使默等偃偻其間先兄熟將冠行冠禮至昏又如之高陽俗解絃誦聞李氏創作古禮四方來觀填咽里巷莫不嗟異而退范孺人之歿也自始死以及卒哭祥禫無不用禮者鄉人又知浮屠法不足觀觀禮必於李氏高陽之產杉木也比於楚材歲中所伐以億萬計狼藉溪澗間豪商利於速達稍雨輒下木奔放衝擊陂埧盡決農吐殊苦之先君具白于監郡始立禁防始作筏相銜而下田得無涸惠行數十里而先君常以身為豪商敵至破已貲為之鄉人頌焉嘉靖三年

天祥五樓稿卷七

六

皇帝尊上

兩宮微號先君用恩例封兵部車駕司主事又五年默稍遷吏部驗封郎中會園丘大賚復進封如默官先君既再膺渥典益自貶退居常足跡鮮至城府郡長吏行



鄉飲禮輒虛賓席以待逡巡辭避至再三繞一  
赴焉嘗讀仲長統樂志論慕其為人因自號翠  
屏主人築別業一區樓榭橋亭臺池相屬也以  
為是足以怡老安問其他雖屢韋布雅有識度  
自默登第踐歷諸曹倦倦以忠勤報

國為訓言不及私及默由顯曹謫郡人情咸以  
為難先君獨諉諸盈虧之數意常欣然聞人貴  
艷豪侈輒曰盛衰相倚汝行見之後往往皆中  
故其教子弟馭僮僕務以退讓畏慎為賢非此

八 群玉樓稿卷七

六

不悅也晚年自小葬地于蛇岡得丘審然以夷  
樂之因即其下築樂丘精舍舍成而先君尋逝  
竟成題稿之讖嗚呼痛哉生於成化十年九月  
十九日諱拂字良材年十三徙居高陽遂為甌  
寧人娶先妣曹氏封安人再封宜人先先君五  
年卒子男六人孰業儒為諸生所推早卒默叨  
官湖廣按察司按察使撫譙俱太學生業薰俱  
郡邑庠生女二人式嫁同邑國學雷璫其一尚  
弟孫男基址挺境坐陸陸墳堪均培塿十三人

女孫十人曾孫二人惟先君天資英偉識略過  
人推之用世夫豈不宜而局於科目無由自奮  
雖

衰命有赫為時所歆然且棲心澹泊薦修隱者  
之操遺榮避盛所以詒後之人者至矣茲以是  
歲九月十日奉葬于樂丘非得當世大賢銘詞  
藏諸幽宅懼無以稱潛德謹用瀝哀擬其言行  
大端具述如左伏惟仁人君子俯垂察焉

先妣曹宜人行略

八 群玉樓稿卷七

五

先宜人以嘉靖己亥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家不  
孝默方習學南中又再月有江藩之

命比還過楚家訃始至叫號投擲痛已無逮忍  
死東奔式從喪紀日月流邁奄迄窆期惟我先  
宜人母儀婦則體德純備雖內言不出閭範難  
名而福履所徵聲光自遠默也敢無陳述昭示  
後來吾母姓曹氏諱某同邑處士諱賜長女母  
謝氏處士翁家故饒裕泉布出納悉以委之  
曰吾觀汝弟四人者皆不汝若他日田廬即一



能守汝幸取之汝年四十貴矣既笄歸于我家  
君逮事我嚴叟公與范孺人皆以得賢婦為喜  
范孺人性大嚴不苟言笑庶祖妣許姑而下恒  
不自安賴吾母居間意望各滿程氏姑者孺人  
出也既寡依于我常揣先其意曲事之家君克  
謹時祀喜賓客每具牲饌必敬必親勞而匪懈  
雖蘋藻雞鳴之咏無以過也其治麻枲綵繅常  
至達夜少時能日成疋締課絲歲以數斤計諸  
婦斂力效之殊自以為不及默既長頗足兄弟

六群主樓稿卷七

七

猶為家君置妾愛同諸婦又稍通醫藥鄰有貧  
病者輒推衣米贍之并授以療法值時俗祀先  
及產子家即倍加周貸常曰人有同情施惠貴  
因其急耳至諸子用財尤以鄙細為戒曩時范  
孺人疾病女僕給使頗眾吾母必躬視寢處常  
令默扶掖以起親奉湯藥飼之如是者一月范  
孺人病甚張目視之曰新婦何乃自苦願汝多  
享福壽以彰汝孝後五年當嘉靖甲申默已通  
籍為郎今

上尊號

兩宮推恩朝臣家君封駕部主事吾母安人已  
丑復用

郊恩進封宜人而家君遂為吏部郎中吾母既  
貴數潛然淚下曰奈何不令吾姑見也而處士  
翁之言至是皆驗然為人莊毅不可犯有偉丈  
夫之節家庭常為子婦誦說孝經小學規以理  
道苟犯訓戒不為姑息凡所製諸兒履襪服物  
及嘗所御枕簟雖敝不以予人亦不許以充賓

六群主樓稿卷七

七

館惡襲且厚別也家君有莫逆交因事失惟吾  
母數諷以全交之義為置酒高會令結歡如故  
而後已其在親屬亦然故有怨於家君者率因  
吾母以解默之奉母入廣也嘗與他僉事聯舟  
自南雄而下吾母見其馭下苛急意稍薄之他  
僉事默友也又聯官署日聞撈掠之聲吾母曰  
汝友為法吏當如是邪宜以吾言喻之默友聞  
言鞭箠頓減且詣吾母謝是時默攝使殊久獄  
案旁午每退食必問曰汝今日鞠某事活囚幾

何杖決得無過乎對曰某事某決度所活衆則為之樂飲不然即否弟撫卒業北靡馳書教以擇交游慎車馬母自作疾以貽親憂且曰吾今祿養不薄矣汝其善為顯揚計居二年會國有大慶默偕方伯猷君季常次當入賀遂奉吾母北還過虔州偶及柴君修口語之過吾母聞之怒曰柴公長者數於衆中稱汝賢又最憐汝汝何忍負之立命往謝默具如母教柴亦深自引咎無何制司以用師交南羽檄召默并遣他吏來代時舟已次豐城吾母曰此國事也制司以汝知兵故獨召汝汝宜亟行此去家十數程耳無念我為也遂哽咽而別母意欣然其不以兒女情破大義如此年六十時嘗自作天錫遐齡四大書不諱之年忽謂諸兒曰吾得一聯句欲揭諸寢門羔兒謹為我書之辭曰積善人家垂澤遠向陽門戶得春多兒輩驚寤莫測其意滇南之役默還自嶺外溪以遠去為難抗疏丐休頗為當路貴人所沮於是始為行計然不虞遂

終天之恨每一興言肝腎摧裂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距生成化八年十二月初六日言年六十有九默等男女兄弟凡七人兄勲力學有聲諸生間不幸早世次即不孝默也叨第歷官翰林吏部出佐郡臬今忝參藩又次撫譙俱太學生羔薰俱庠生女弟式嫁建安雷鑒孫男廷基廷址廷遠廷達廷圭廷璧廷陞廷陞并襁褓十人孫女七人曾孫一人將以是歲九月十又八日奉葬于桐溪瓦窰岡之麓從新卜也惟是體魄所藏宜有銘詞勒示永久輒敢茹痛撫其平生以微惠於立言君子伏惟明公矜憐裁賜豈惟默等獲伸悲款而先宜人不朽之資寔重有託焉默不勝哀迷懇控之至

先兄金峰先生行狀

元兄金峰先生年三十有六以己丑七月五日卒于家閱四月計至京師不肖弟默捧書痛哭乃發書為位而哭又七日始克追述其平生先生少多疾病常有憂生之嗟讀書惟意所鶩不

求淹洽為舉子文吮墨輒千言如晴川野壑演  
漾渺瀰觸堤汎堰不盡瀉不止嘗曰吾何能作  
黃口兒語則抽筆效古文辭稍鍛為長言雜詠  
莫不鏗鉤軼宕悟先師匠雖陶範異肖而軌度  
協矣諸生中用此益憚之性靈疏朗善與人羣  
外毀藩籬內絕蹊徑人常見欺久乃不忍云自  
予曾大父諱鐵大父諱楚嘉邇好修義勸鄉里  
為善人師施于我嚴君駕部公耨嗜學悅禮多  
買名圖書千里走幣迎師以授先生鄉父老曰

群玉樓稿卷七

三四

是兒必大李氏維家公亦云家世山谷里俗惇  
樸家公曰子弟可以無官不可以弗學可以弗  
學不可以無禮乃開祠堂規四代之制以時獻  
享而冠先生于兩階賓介楚楚醺祝誦誦逮近  
老幼觀者至百數十人及婚親迎又如之自默  
以下禮悉從教曰此吾嗣子也其見器于庭訓  
如此予年六歲即從先生入鄉塾授弟子儀先  
生嘗以家公命試郡諸生先生曰默不當遣邪  
予以勇故避匿久之先生強之再三乃匍匐與

俱並見甄錄默之少也矯蹇好譏先生常憐而  
勗之所同研席彙枕者十餘年離經辯志教學  
無方大抵先生力也默之領薦登第也人曰茲  
其得賢父兄云默既通朝籍先生乃謝跡城市  
耻謁貴人謂無以此累吾弟常攜二三友探討  
幽佳鑽研益力然每大比輒得病以出不克竟  
事壬午秋業已入殼課為司經者所指竟以落  
第督學而下莫不深加慨惜又再試再不利且  
與疾歸矣先生嘆曰命也夫乃不復銳意場屋

群玉樓稿卷七

三五

事然猶假息山樓雜取經史置榻間偃仰展視  
倦即伸卧而病已大侵矣乃下樓方病劇時對  
所親語了了不休比屬續悲屏妻子歛衾而逝  
平居闊略無所怨愛口不忍道矯俗之言其於  
當世泛泛如也至乃拔立若此豈不卓然死生  
之際哉痛哉家公封承德郎兵部車駕司主事  
太安人曹誕生先生洎默第六人先生諱熱字  
時敏金峰所自號也嫂謝南京大理司務龍之  
女生子二長曰基次曰址俱勇嗚呼先生有遺

世物外之度，然未能脫屣以去也。疾疫憂患，微  
纒沉鬱，卒傷其志。中道摧折，與世長辭。嗚呼痛  
哉！謹上其遺言緒事，倘垂采述，藏之永世，斯所  
望於仁慈者也。

文

祭金堂李尹文

維先生之冲厚，寔毓秀於巴丘，肆泛濫于詞苑。  
倒三峽之奔流，暨翱翔乎桂關，矯孤鶩而橫秋。  
詭穿楊之奇捷，洵拔類以超尤，遡河汾而鳴鐸。

不群主樓稿卷七

主考

窮四始以彌搜，敝龍門其雲集，竊負笈而來游。  
飲河流而究量，羣丕豹與文彪，顧偃蹇而伏櫪。  
將聲控其何由，既井渫之莫汲，竟三刖而晚收。  
雖發矍于百里，重布政以優優，維洛陽之耆稚。  
咸醉德而興謳，方旃幪之允賴，遽稅駕而迴轡。  
窮相羊以寄傲，踵洛社以夷猶，矧鸞雛翻其戰。  
翼颺雲陸而整修，諒鼎鍾之攸屬，被恩數之綢繆。  
縲庶克諧于五福，徵錫善之靡倫，胡膏肓之捕。  
倏望耆耄而行休，豈松喬之難睹，抑造物之為。

仇某等忝通家之末誼，接令子之良傳，聆訃音  
而增戚痛，泉室之永幽，念執紼以何及，聊寓奠  
而寫憂，跼絀辭于萬里，精辭鬯以旁求，亮明信  
之不爽，冀靈英之可哀。

祭金峰兄文

嗚呼！凡民有生，孰如兄弟？嗟嗟我祖，積慶罔替。  
兄寔承之，發祥在是，云胡不泝？中道奄棄，哀我  
弟行，儀刑曷繼？兄昔就傅，黜也劣痴，相將外塾，  
出入謹隨。甘則我分，顛則我攜，提撕開畫，功百

不群主樓稿卷七

主考

其師昔在里選，藐焉羣兒，遜匿示志，兄寔強之。  
曾彼鴈鷗，敢曰鵬期，偶與時邁，乘風背馳，恭承  
嘉運，以至於斯。推迦厥德，兄寔我私，默少而貴，  
兄壯而仆，達固有時，罰亦何酷？三十餘生，驚風  
撼燭，辛苦艱危，寸帛未獲，往迹未陳，新哀遽續。  
甲申之夏，曰予北征，勞勞枉送，大安郵亭，默攀  
兄臂，兄撫黥膺，繼拜以泣，揮我亟行，恍慨離途。  
一何淟淟，相從夢寐，六載神京，詎期昔別，永訣  
今生，唯默穉齡，冥愚陋窄，矜情矯衆，自立于特。

見曰哀汝勉修爾德誘以溫辭寬其可責以懲  
以艾媿形于色志學年踰磨厲彌切頑辟之資  
惟兄鞭策兄今逝矣鉏鉏寔缺我心之憂日往  
月來高堂哀暮諸子孱駸痛湫手足相望形灰  
禹陽鬱鬱窈窕秋開身羈郎署目斷泉臺人皆  
有兄我獨銜哀維嫂與妹我責之該以報冥漠  
以謝羣猜弟寔能之百死不回萬里寓莫語絕  
心摧

祭楊英敬少尹文

八音集卷七

七

惟靈蟬聯綏組託胄神明握瑜紉蒞蔚為宗英  
疏奇峻朗與物將迎鄉稱直諫仕耀徽聲伊我  
父井夙締交盟靡德不吐曷懷弗傾施于小子  
益荷款誠傳書獻歲璀璨其盈上言記憶下勗  
令名服此嘉話如佩玫瑰曾幾何時倏駕九京  
旋颺溘露俾我悼驚矧予遷人憂心怛怛興情  
故里染泪秋城門不易闕家不改成歲蕤鳳羽  
庶接華纓靈驂睠顧塢焉上征所不盡哀契闊  
死生束芻辨香薰舊之情

祭張夫人文代九卿作

僊駟反轍桂魄歲曉蘭芳晚纈薤露中滴家奉  
貞儷衆喪坤儀筭流同戚女德之哀昔躬布襦  
今崇象服甘荼茹淡榮豔思抑夙夜祁祁永貽  
婦則淋慎曷徵徵逮于德矯跡岩棲奮身王庭  
翱翔鼎足御風驅霆於鑠元輔翼我  
皇靈外敷羣策內協儀刑惟優惟渥惟  
帝之邱我有楨臣皇顧于室使車銜道侍醫臨  
疾祿隨寵生榮以哀溢徽章在官贈祿來同誄  
歌載途相君之功以引以嗣欣報惟豐遺音冥  
漠嘉問彌鴻

祭大司馬李公文

嗚呼國有老成如物在衡彼衡之折鮮不用傾  
皇祚中啓公寔挺生奮身河內矯跡承明鐵冠  
繡斧鷹隼秋橫秦汧出牧甫歲騰聲維時湏洞  
三巴耀兵公分憲節僕御宵征崎嶇狼穴不怒  
不驚乃總湖臬肆陟中臺揚旌冀朔俘獻乃來  
時咨允協樞筦高陪西陲授鉞如擊如壓翺

府曾幾葭灰兵樞簡界後命頻催分張帝右  
威聳寰垓寵恩滋被倦翼終迴首丘齋恨梁木  
先摧嗚呼昔公在位侃侃不回山凝虎視胡遽  
斯顏繫予儕友凋謝之哀靈風悽斷素幄翻埃  
然楸薦馥遺容可推

祭易菴董先生文

嗚呼百一邁屯玄闡理結孰匪邦良斯人之惻  
瞻彼稽阜鬱何崔嵬朝霜未實梁木先摧言唁  
君子元旋素履內行弗踰外閑弗詭矯跡黜封

不孝子孫希奉

十

敷惠有侈侃侃登臺愉夫流豔白簡晨馳朱麾  
夕珥遵彼渙汭仁同黜鄙秩秩豐碑明明祀紀  
崇此茂績葆光越祀惟皇降錫來貺來申英名  
特達出入經綸用雖弗昌懷卷則神珠輝淵媚  
龍友駢駢爰有仲子岐鳳阿麟分張揆貳冠冕  
虞鄰高封夙啓

恩眷褒親黃麻假拜晉位

宮宸寵以德將光由內令昧旦宣勤餉耕知敬  
白首同輝養均列鼎咨爾百福君子是競息駕

乃脩治命臨續屏宣寢惟思慎高朗令終  
順受其正生遺典則沒備幽榮訃書四發悲動  
神京慘虐令子載奔載征王人治窳岳牧陳牲  
煌煌帝命永賁泉扃凡我廷工鳴車被庭陰雲  
救陸雨雪宵零遡風函饋桂烈楸馨靈弓上下  
敢告幽明

祭范仁卿上舍文

惟靈賦齡英茂體性端良抱豐幹之粹質矯眉  
宇之清揚矧篤承夫世德遵軌範于義方仰過

人祥玉樓希奉

全

庭之餘緒寔表式乎囂廊燦伯氏兮雙璧愴先  
毀而獨光束身東序養翮膠庠絕紛華于紈綺  
瑜欲掩而彌彰謂蓄潏其峻茲慶空積而流昌  
何玄冥之見攝歛變起于倉皇從湘纍以容與  
試騎鯨而翱翔福期睹而弗應善曷罹夫禍殃  
嗚呼人亦有言造物為戲諸相平等脩短奚貳  
桂曄昱子駢燕况箕裘兮足倚靈睠顧以無恫  
縱神遊之所至其等稔君子之令儀竊葭莩之  
末誼慨一往之莫歸遡丹旄而淚淚雜楸漿

檀醑思彷彿兮停戀魂不可兮下上嗟予悲兮  
曷已

祭兵部尚書翁東厓文

嗚呼王陽登而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憂豈徒  
言郁于蘭茝固將聲應而氣求初公出牧梧野  
予亦持憲粵東盍簪伊始玄辨生風慷慨激烈  
氣立蜺虹殆鵬騫兮鳳翥亦龍嘯而虎嘯余方  
飲稚咨嗟改容謂安得書生行塞以觀萬夫之  
雄繼策南交不飛一矢烏夷震落仰開就繫迺

不群主樓稿卷十

全

參名藩迺歷西紀公之勲名遂日以起始授節  
旄建牙上谷親統北師四鎮咸替晝按琬戈夜  
賦華屋樽俎從容捷書四出蓋公之精誠貫于  
九天而英威所發固有不疾而速者也本兵  
特簡忠悃彌宣先聲絕漠不城而堅彼何人之  
忌異而竟嗷嗷者之難全公亦勇退若終身焉  
當歲辛亥予濫司銓貽書責我列用才賢疊疊  
歲規母慮千言余也不敏佩服永肩泊予放斥  
公家潮陽欣然命駕沂汀踰漳將追我生平未

盡之歡而期我武夷以徜徉剡溪夜棹興殊未  
央胡微書之甫下而遽委化於秋霜蜺形旅舍  
脫屣混茫遂使勝遊不續佳會莫償而予復叨  
恩再起祇召倉皇訃聞在道空有盡傷鯨波龍  
塞妖祲披猖目中才略誰復相當何天不慙而  
失我良嘅風儀之日遠幸手墨之猶香死生契  
闊義何敢忘顧公能輕千里策杖而見訪而予  
不能素車白馬以臨公喪馳哀寓奠有恨且長  
嗚呼痛哉

不群主樓稿卷十

全

祭太傅肅愍于公墓文

嗚呼死社稷易安社稷難公以赤手障彌天之  
虜而廟謨獨運以危言折南遷之議而肝膽俱  
寒使中國失君而有君皇興幾缺而復完雖茹  
冤于理亨之手賴

英皇尋已察其忠丹獨易儲之際孰啓禍端豈  
力制于中斷抑事奪於禮官矧景皇大漸其汲  
汲公嘗抗正而衆譴吁嗟乎公之情事揭日月  
而同觀彼晉移江左宋竄臨安何謀國之大難

竟齋憤于回鑾哀古人之著節橫斧鑕而廉肝  
或心蹟未白而輒得奇禍或身先殞越而志業  
未殫揆公樹立孰與嶺屹苟功收于定國縱蓋  
醢其奚嘆旂常炳朗百代欣看某等感公氣偉  
奉國憂憤慨邊防寢其極壞安得起精爽之桓  
桓松楸瞻敬魂佩珊珊牲牲玄泚寫恨幽壇

祭盧古溪文

凡厥寮窳孰非友生惟君於我愛惡同情昔忝  
登仕君始成名相將駕部君則稱兄翺翔三署  
寒暑八更中雖睽間情比合并名園載酒上苑  
聽鶯靡遊不從靡咏不廢文不逐好詞必掇英  
雄章片簡藻韻皆精君才十倍予豈同聲金蘭  
之好乃獨予傾昔君分陝玄冬載旌哀君病劇  
乃驚西征胡不自愛憂心忤忤曾未踰期計達  
神京倉皇問訊俾我悼驚惟君之病愁鬱所成  
晚營姬侍自灼其明君名雖立志則未平遺編  
在笥伊誰與評昂昂者駒庶克崢嶸惟修與短  
孰與化爭默也傲俗謂我錚錚禮筵抗節獲罪

以行蒙

恩示譴作倖宣城移舟西湖湖白山青君盧在  
此孰為逢迎嗟我朋舊寔喪宗盟孰知我悲吾  
道滄瀛嗚呼哀哉

祭藍石橋文

嗚呼武夷執別曾幾何時子非厭世胡遽長辭  
君有宿疴形實弗支觀君志意浩無津涯死生  
大事夫豈足疑矯厲慷慨固知子悲昔予弱齡  
叨從履君才十倍謬與君齒師門麗澤斷金



明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古冲

李公墓誌銘

古冲李公者閩之既寧人也諱默字時言其先建安人公之祖諱堃者始徙既寧里家焉堃生柟柟生公少雋發有大略正德丙子舉鄉試庚辰舉會試辛巳賜進士第已選翰林庶吉士明年嘉靖改元修漢代來功擬執政封爵公力爭不可執政銜之改戶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大同卒慄悍動輒嘯呼公允馬往約束制之不敵

墓誌銘卷八

動頃之胡侍郎瓚來經畧舉措失當卒復訛公亟疏之更為易帥而大同兵變遂定戊子調吏部文選司陞驗封司郎中開國勲爵劉誠意及常李陽鄧四氏嘗革襲咸議復如故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誥封公論執甚正中外建之會天下計吏至令條便事加論次為輿地圖數卷若形勢要害兵賦盈誦與夫脩攘罷置之畧悉具尚書桂公夢表奏之

世宗嘉悅於是望駁駁起矣已丑會試為同榜

官壬辰武會試亦同考官宴部議賓禮大忤司

馬王公被劾不讓謫倅寧國府治行脩暇則觀

采作郡志有愛徵祠乙未陞廣東僉事主屯醴

二政廢墜盡舉戊戌陞雲南副使督學政滇故

僻遠窮陋人文少振楊公至則首明經崇行誼

購遺書廣屬學官表賢者墓彬彬文學之士興

焉歷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大都端毅廉直不

為容容取媚而所至有聲久之陞太常卿掌南

京國子監事遂集六館生條教儀法皆度所易

墓誌銘卷八

行著為令教大洽博士等官得備臺諫選自公

發之已酉陞禮部右侍郎庚戌改吏部尋轉左

是年奉

上命撰進士題名記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鑰

不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入畫守甚設而

奏令開門無困居人虜偵知疑我有備尋引去

以辛亥陞吏部尚書制冢宰非部長卿有殊望

者弗與公由侍郎徑陞異數也故吏部率以疑

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於部事每堅

決莫能短長奏輒報可無有留端為嵩地者遂相卻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嵩鄉人而素疎

上偶問及嵩遂力言不當

上怒因罷公歸既而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札御書忠好褒異之時出內府金幣微

御前饌賞賚甚厚丙辰大覲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無聽並睹主斷於獨戒門下毋入一宿

墓誌銘卷八

三

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嵩既以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迺大恚趙文華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請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為引大失望嘗部試科舉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辯因尋端傾之密疏為謗訕語

上怒命下錦衣治竟斃獄中惜哉假令不死公是浸明

上必悔而出公別白黑定貞邪法且反治嗟

其不能待也余公之已丑錄士也且侍公於銓部久按狀所以惡於嵩者淺未詳始卒余親觀其行事云嵩子世蕃規機利多請託侵官陰執

國政公常患之微風嵩曰公身許國久墳墓在蒿萊胡不令嗣君展而埽除之嵩曰然吾將念之久之不遣復為請嵩始疑曰孰令我一子而不欲長侍膝下乎君數請去何言之亟也公曰外言籍籍宜暫行以息之乃作色曰謂煩諸曹不過交游多關白其便亦無大故何遽奪吾父

墓誌銘卷八

四

子依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子云何無寧有意督過之也於是怨公益深又趨求本兵不得事交構表裏相傾射遂入禍門悲夫余於狀外論其逸事明權邪不合善類不危公所以危者以二氏謀合也今

天子即位南吏科給事中岑君用賓等疏其狀詔復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遣

官

諭祭營築墓道卹典昭曠慰雪沉寃且以風厲

節馬公學博而粹善著書有群玉樓稿孫樹  
哀談建安人物傳朱子年譜行於世生弘治已  
未四月十一日卒嘉靖戊午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  
十初配雷氏荔蒲令燮之女繼藍氏魏氏廬陵  
承澍之女子男二長均娶濟寧州同知楊敘女  
為郡學生早卒次培娶歸安學諭黃封女繼雷  
氏吳氏應恩貢瓊環奇士女三長適楊策布政司  
檢校次適陳權布政司都事次適童有命兵馬  
指揮孫男三鈐國子生娶廣西提學副使魏良  
臣女繼贈湖廣叅政林愷曾孫女銓國子生娶  
南直隸武進令楊成名女鍵娶南京光祿署丞  
雷盤女孫女二長適四川廣安州同楊棠男廷  
楫次適廣東憲副陳烈男圻郡學生曾孫男女  
凡四人墓卜建城西山葬得吉嘉靖己未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也越十四年而以狀請於余既  
為誌且銘曰嗟維閩山匪神弗宅疇閑玄扃而  
開樂石彼木則直尋之斧薪為璜蓋沉登之漁  
緇苞文掘武追風吉甫砥節濯英壯我區宇土

伯九約上通帝閣煌煌

新命磅礴厚坤

君臣殊時完厥終始億萬斯年光施萬里身也  
鴻毛名若泰山誰為九辯有波瀾溪

賜進士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戶禮刑  
部尚書德平門生葛守禮撰

明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古冲  
李公行狀

惟今

皇帝卽位，覃恩宇內，凡有讜亮之士，不二心之  
臣，干時觸諱，或罹于刑辟，覆在幽壤者，罔不明  
揚而褒大之，將以勵風節，植綱維，綢繆乎萬世，  
太平之基，意至深遠也。由是南科給事中岑用  
賓等，迺疏列前尚書李公，以鯁介被罪狀下廷  
議，僉愜。

行狀卷八

詔復公為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如故。

命前軍都督府經歷張宓

諭祭其家，營建墓道，卹典優渥。士論昭伸，於戲  
公亦可謂無所憾也已。公諱默，字時言，別號古  
冲。先世居建安徐地，至公之祖諱堃，繼娶太孺  
人范氏，析居于甌寧高陽里之葉墩。父諱柟，以  
公貴，封吏部郎中。母曹氏，封太宜人。先營葉墩  
居第時，范太孺人夢有神人，朝衣執笏而誦，朗

為田舍郎詩者，至弘治己未四月十一日，公生。  
遂命名曰田舍，蓋應宅兆也。自幼穎雋不凡，年  
十四，考克郡庠生。十七，補廩。正德丙午，中鄉試。  
是歲不果上春闈，娶宜人雷氏。庚辰會試中式。  
辛巳，廷試，賜進士第，選充翰林院庶吉士。壬午，  
嘉靖改元。

上諭脩代來功引

成祖封尚書茹常故事，執政大臣議封伯，爵公  
上書規之，大為所恚。改戶部主事。癸未，陞兵部

行狀

二

員外郎。差充大同軍士戰馬，時大同兵變，故士  
卒驕悍，不可制。公至易州，下令約束，翌日出居  
庸關，分給軍馬，以數萬計，皆遵禁令，無敢出聲。  
父老，園觀嘖嘖稱為神異。繼有

旨，遣胡侍郎瓚赴鎮，經畧措注乖宜，兵幾至再  
變。公抗疏論列。胡侍郎即日召還，更為置帥而  
大同之兵變遂定。戊子，調吏部文選員外。陞驗  
封郎中。議復開國勲臣誠意伯暨常李湯鄧四  
氏爵蔭，真人邵元和以符術方貴幸，乞封誥，廼

執奏請勿予詞甚剴切己丑朝覲四方諸司群吏咸集

關下入白尚書桂公尊令條上境内便宜輒加論次編輿地圖若干卷天下山川險要兵馬財賦脩攘罷置之法罔不悉備尚書奇其書自作表奏之

上御文華殿親覽大悅出示輔臣命以副本藏內閣尚書擬薦公為國子司業辭弗就以是名重

行狀卷八

三

朝廷會試充同考官得士今尚書葛公守禮等二十三人壬辰武舉會試又充同考試官得士前太保陸公炳等四十餘人試畢就部宴因辨賓禮位次忤司馬王公被劾謫寧國府通判凡刑獄期會簿牒之具咸精練如素習而往往以文學緣飾之脩建陳靖獻公祠為作碑采輯其故實作郡志所居甚有惠政士民立祠祀焉乙未陞廣東僉事治也田鹽法盡釐諸弊繼攝司政兼視學校剴決如流按今司徒譚公大初于

諸生中其善藻鑑類如此丁酉議征安南督撫檄理兵事親部署屯兵三千人為大征計未幾安南平戊戌陞雲南提學副使己亥二月入滇表王忠文公墓而記之以文既歷校激江諸郡士葺五華書院引明經行誼高等者與俱模購四方諸經史以資講肄于是滇士翕然嚮風陞江西叅政聞母憂奔歸壬寅服闋補廣東叅政未履任陞湖廣按察使復丁父憂丙午服闋補浙江按察使丁未陞右布政俄轉左戊申陞太

行狀卷八

四

常卿掌南京國子監祭酒事是時大臣有以公輔器薦于

上故有是命至則脩監規立饌法及殯賻諸儀著為令甲奏請國子官屬宜采備諫官御史選以勵有志詔從之己酉陞禮部右侍郎庚戌如京師

命代祀

三皇廟遣詣山陵行思柔公主題主禮改吏部右侍郎復遣詣莊敬太子墳行周年禮

上疏言饗堂太隘宜廓治以隆規制時

儲宮未立疏用太子天親為詞以諷

上意尋轉左侍郎奉

旨撰庚戌進士題名記秋八月虜入寇京城諸

門皆戒嚴公奉

旨守南門遂調營兵五千人分置表裏防禦度

守具甚備奏令南門開行如常規

上嘉納辛亥特陞吏部尚書慎薦舉抑奔競秉

公持正中外稱快先是部事必關白宰相然後

行狀卷八

上奏公令諸司脩明職掌凡銓敘流品皆手自

判署遇事輒奏由是與宰相有忤時咸寧侯仇

鸞最寵貴用事數有所干請絕不與通鸞以此

怨公為密書中傷

上疑之隨有

旨罷歸明年鸞以逆誅

上疑釋思以大用癸丑秋吏部尚書負缺廷推

數人不許

御批公名令復職趣之任是歲復如京師眷

益隆甲寅

召直無逸殿許乘馬禁中時時撰進文字大

稱

旨御筆書忠好兩字于名札間未幾加太子少

保復兼翰林學士

命代祀文廟又代拜

先聖先師于永明後殿他如白金綺幣上尊

內饌之賜穹恩蕃賚皆異數也是後即有爰立

之命大臣有不悅者數阻其進客因用以明哲

行狀卷八

為誠者公嘆曰吾備位公卿年幾六十尚復奚

求惟致此一身以答國恩足矣丙辰大觀公入

宿禁廬以供應制出閱章疏評隲群吏臧否而

奏進退之獨持衡鑑侃侃無所回撓且戒門下

毋得通賓客雖同直大臣亦浹月不相謁會以

是宰相滋不悅會侍郎趙文華以視師還朝自

陳功伐求為大司馬不從固甚憾遂據部試題

引漢武唐憲二事指為謗訕語密疏入奏

上怒命部院大臣叅治收付錦衣獄論置大

先文華入京前一夕夢出軫長數尺占者以為妨正蔽明之象殆此其應云既在獄踰年再上疏自訟

上注覽久之縉紳大夫咸知天威漸霽而幸異其復用以終大業公遽溘然逝矣豈不悲哉時寔嘉靖戊午正月二十三日也余嘗有感于君臣之際矣明君非得臣無以弘治理賢臣非得君無以顯事功二者相須甚殷而相遇何其難也公立清明之朝際

行狀卷八

七

神聖之主超超藩服入秉銓衡密勿簡知豈非千載一遇耶孰不欲于此時徇權阿世取卿相以榮顯于當世然持祿則廢道違俗則殆身涉世又如其難也或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是故節侯決憤于作相仲舉悼心于封侯敬輿悲鳴于哀帳子明俛首于冊書人各有志今古同揆由此言之公之情豈有異耶蓋不以寵祿為可懷而必思砥節建功以明其志不以禍讒為可畏而必思謹言諷喻以效其忠是以安危繫于

行狀卷八

八

國家憂戚形于詞色豈孟子所謂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若公非耶奈何壬儉起而乘之相與媒孽其間而禍作矣嗟夫士儉之傾善類始焉惟欲騁權智以快仇忿終焉至于蔽主聰于天象而不顧遂使素志盡睽大義斯闕君臣之際良足悲矣曾歲不數移天定竟勝由是公之心迹炳乎日星聲名光乎史冊哀榮賁乎始終而當時騁權快忿之流莫不繼踵竄跡遺穢聲以為天下笑善惡之應豈不懔懔乎可為千古鑒戒也耶公天性耿介壁立不以詞色假人故善者慕之而不善者或銜以為怨至于擘畫經濟揚權風雅疊疊乎若星貫川沛而聽者莫不驚以伏也其鑒量所收皆節槩名實之士至今列朝著藩鎮者相望發為文章淵閑俊連炳然與秦漢同風所著有羣玉樓稿孤樹哀談建安人物傳朱子年譜諸書皆盛傳于世公之名可以百世不朽矣享年六十元配雷氏荔浦令燮之女繼配藍氏俱封宜人繼配魏氏廬陵丞澍之

女有賢行男二長均娶余從弟國子生楊敘女  
 郡庠生早卒次培娶歸安學諭黃封女繼雷氏  
 吳氏應恩貢執行英藝足世家學女三長適鴻臚  
 序班楊策余之子也次適陳權次適童有命俱  
 國子生孫另三鈐國子生娶廣西提學訓導魏  
 公良臣女繼娶贈湖廣叅政林公愷曾孫女銓  
 國子生娶余姪直隸武進令成名女鍵娶南京  
 光祿署丞雷公鑿女孫女二長適余姪四川廣  
 安州同知棠男廷楫次適廣東憲副陳公烈男  
 圻郡學生曾孫男女凡四人培字汝耘于己未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建城西山之原又  
 越數載余適遇于京師謂余宜有以狀公之行  
 意蹇陋之詞固不能為後亦安敢辭念自童州  
 時猥以文字受知繼締姻好情誼彌篤凡于公  
 之嘉言懿行罔不目覩而心識之矣嘗憶曩時  
 公從獄中貽書約會都下以遺文相屬余讀之  
 未嘗不潸然涕下迨行泊山陽而訃音至矣乃  
 哀悃獻歎徘徊不能去迄今又餘十載顧余獲

落游四方末由悉論校讎之事以酬夙心儻得  
 出一言于簡末以施于來世殆庶幾撫乎死生  
 契濶之感抑亦竊比於延陵繫劍之誼云謹校  
 次書之以俟大方擇焉

奉政大夫江西臨江府同知前吏部司務姻家  
 楊肇撰



山亭別稿目錄

卷一

七言絕

三月念八日作

四月念八日作

五月念八日作

六月念八日作

初雪葵有吐兩葩者舉酒對之

別門葵

八月別稿目錄

葵為豪卒怒拔幾盡已而花葉復茂如

故輒賦一絕慰之

見月

春夜醉題

次眉字韻

院設荻籬偶賦

送王生學川謫戍廣海

紀夢

重九泉弟致少菊倩以賞具賦三絕荅

之

雪後戲題

冬夜飲抑齋所

七言律

盛夏獄卒移葵偶當吾門頗笑葵時已

而花萼化緋為紫色態殊常觀者異

之為賦一律

七夕夜坐

抑齋誕日值雪賦此為壽

八月別稿目錄

雪夜見月

臘前又雪再賦呈抑齋

夜飲

春酒介壽

寄壽兩弟

丁巳初度呈同志

彌齋總戎枉贈和荅一首時邊事告棘

故首及之

首夏見牡丹書感

故事直臣陪祀 南郊還即馳詣宮門

獻疏稱祝比退則或降

御歌命和通夕假寐以俟撫時感舊輒成

四韻

五言絕

棄髮大通河

月下

泉弟臨分輒馳數語貽之

五言律

八  
肉事別新集

三

再詠新葵

重陽泉弟貽詩見懷走筆和荅

春酒介壽為溪弟題詩成興復不已再

綴一律

擬恩放作

夜坐

人日立春遇雪

七言古

中秋後一夕偕抑齋觀月

醉玉行

桃杯行

五言古

雪後塘弟餽予新醪薦以絕注觀其形

製詭奇意必海外物也思以玉壺奪

之戲作長句

夜月即事

夜涼偶述十韻

醉後志感

八  
目才州新集

甲

詩餘

詩洪忠信憶江梅引有感

偶懷似樓用荆公韻賦漁家傲一闕

雜著

兩兒字訓

彌齋說

題梅花道人畫卷跋

題祝枝山字卷跋

題魁傳

黃巢始末

陳情二疏

附江舉人上趙侍郎書

困亨別稿目錄終

困亨別稿目錄

五

困亨別稿卷之一

建安 李默 著

七言絕

三月念八日作

憶昨徬徨下獄時，家人持哭問何之。一月忽驚愁裏過。

皇天何以照吾私。

四月念八日作

皇天何以照吾私，薄命渾如就繫縲。兩月又驚

愁裏過，冤衷惟待

九重知。

五月念八日作

冤衷惟待

九重知，耿耿丹誠敢自欺。三月光陰彈指過，

六月念八日已立秋數日矣。

霈恩何日下彤墀，北闕陳書仰

帝慈。忽報金神已揚節，好除煩煥散涼颼。

初雪葵有吐兩葩者舉酒對之

風雨曾聞為菊催誰知葵亦冒寒開丹心晚節  
元同調謬向殷勤舉一杯

別門葵

愁心正與汝心同榮悴憑誰作主翁麗萼已香  
呈晚色新枝仍擬待東風

葵為豪卒怒拔幾盡已而花葉復茂如故

輒賦一絕慰之時夏末也

粗豪豈解惜甘棠手扳庭葵亦太狂惟有炎皇

護忠赤重教花萼妬秋陽

見月

嚴關深鎖暮生烟固卒相看各黯然明月豈知

容膝處也隨屋陋到孤眠

春夜醉題

問君何事苦攢眉蒼狗浮雲又一時春夢且拋  
啼鳥外詩情全付賞花期

次眉字韻

昭陽殿裏掃娥眉檀板敲殘欲醉時楊柳樓頭

望明月幾多恩倖佇來期

院設荻籬偶賦

荻莢為籬荻作門蕭條庭院似江村舸舫惟待  
東風便煙柳樓臺接故園

送王生學川謫戍廣海

五嶺煙橫瘴未銷攬槍無計掃氛妖炎荒亦有  
安西道投筆看君意氣饒

紀夢

非客非僧不染塵心同秋水夢魂清縞衾想像

明如雪滿幅青雲爛熳生

重九衆弟致少菊侑以賞具輒賦三絕答

之

佳節已違登覽興賞心惟共菊花期料應遍挿  
茱萸處先寄東籬第一枝

衆芳搖落正紛紛點綴秋光賴有君香色不殊  
幽意足了無蜂蝶自氤氲

綠苞金綻露全收嫩蕊疎英一片秋留取清尊

供爛熳併將花萼伴歸舟

雪後戲題

滿城飛雪自紛紛，偏與愁人助夕醺。  
向曉天風吹却盡，負暄時誦五千文。

寒威此日共誰分，擁膝長吟賴有君。  
覓醉輶携燕市侶，得歸須宿洞庭雲。

冬夜飲抑齋所

長風吹雪度層雲，雪曉千山霽色分。  
老向尊前問年歲，心知文藻不如君。

雪後晴空見五雲，銀河星斗夜中分。  
極知輦轂

不月才別稿卷一

四

回春早，欲把陽暉祝

聖君

七言律

盛夏獄卒移葵偶當吾門，頗笑非時已而  
花萼化緋為紫色，態殊常觀者異之為

賦一律

誰遣園葵雨後移，淺紅猶帶兩三枝。  
初看舊葉垂宵露，忽訝新粧出曉姿。  
翠萼娉婷依日麗，紫萼瀟灑共霞披。  
狂蜂戲蝶休相問，自有貞心托

素知

七夕夜坐

青袍豈為儒冠誤，白首翻憐劍術疎。  
世事春雲那足問，交情秋葉竟誰如。  
河流靜夜窺清淺，天上佳期隱珮琚。  
欲話愁心何處所，圓扉獨立正躊躇。

抑齋誕日值雪賦此為壽

他時風雪共朝天，此日蓬弧各問年。  
諫笏早傳門下省，耕犁已負部東田。  
劍衝牛斗終期合，黍

不月才別稿卷一

五

熟邯鄲正穩眠，歲晚况承新雨露。  
竹容松色總依然

雪夜見月

晚空飄灑靜無塵，素魄流華眼倍明。  
九陌依稀微仙漏，迥廣寒縹緲舞衣輕。  
巢松鶴唳驚初定，吹笛樓孤興轉生。  
記得江城擁燼處，吳歌子夜醉中聽。

臘前又雪再賦呈抑齋

長安車馬暗風塵，霽色偏於雪後明。  
萬里形骸

連歲晚百年然諾向誰輕。鴻泥已覺浮蹤誤。梅  
藥應憎白髮生。擬負一簑隨釣艇。滄浪有曲共  
君聽。

夜飲

歲寒今始奉君歡。尊酒相逢且自寬。續史尚聞  
修舊業。傳經誰與話南冠。故山猿鶴應難負。京  
國烟花已慣看。月落參橫人醉後。殷勤猶為勸  
加餐。

春酒介壽有序

入目下別稿卷一

大

吾弟雙溪始年五十時欲寓詩為壽未  
果茲閱二稔以謁選來京師是冬立春  
之日適與誕辰會其為壽徵嘉祥無疑  
也輒以春酒介壽發咏使兒曹歌以祝  
之并示泉塘二難而予之所以自況者  
亦寓焉感歲莫以鳴春嘉友予之咸集  
諸賢其為我舉無筭乎禮稱無筭之爵  
喻多也

君年半百子成行。閱二仍誇髮未霜。春酒好題

花萼賦。辛盤恰稱紫霞觴。即看鳳閣同歡集。還  
擬鴻逵各奮翔。最是陽和消息早。滿城淋氣逐  
新祥。

寄壽兩弟有序

予同母弟四人惟屏弟遠宦額表餘三  
人者咸偶集京師雙溪其生杪冬誌泉  
方塘並屬春莫而塘以十六泉以十七  
日又相值也兩人方避客西山野寺花  
深舉酒相祝為樂可想而溪獨守邸舍  
予復輓繫皆莫之能從也輒用壽溪例  
賦詩馳寄倘能凌絕巘振衣一歌乎慎  
勿為湖潭神物所攫取也

入目下別稿卷一

七

寶家庭樹玉珊珊。文采於今見二難。直以年華  
分舛季。還將色笑擬芝蘭。看花更覺聯鑣好。縱  
酒應為再日歡。寄語鄉園傳勝事。壽筵多只仿  
長安。

丁巳初度呈同志

伯玉知非又九年。羈懷今已半華顛。名叨廊廟

曾何補心滿江湖祇自憐。柳色望餘花片片。雲陰飛盡鶴翩翩。綠槐門巷黃梅雨。他日相思各惘然。

肅齋搃戎枉贈和答一首時邊事告棘故

首及之

烽火甘泉入塞長。

九重側席問機祥。知名屢建三韓節。破虜曾歌六月章。晚歲有懷空激烈。羈愁此日暫相將。蓬弧我亦違初志。佳句真慚識寸腸。

不圖事別稿卷一

八

首夏見牡丹書感

笙歌每向名園見。寂寞那從此地看。國色不緣風信減。香魂猶帶雨霏寒。天津羅綺爭迴騎。金谷飄零正倚闌。何似淮南過舟處。紅葉十里照晴瀾。

故事直臣陪祀 南郊還即馳謁 宮門

獻疏稱祝比退則或降

御歌命和通夕假寐以俟撫時感舊輒成四

韻

兩年不從甘泉祀。午夜猶懷玉署班。紫閣禮成仙漏轉。碧虛香遠珮聲還。堯歌詔和傳仍急。鈞樂宵聯夢未閒。此日累臣重露臆。敢將心跡歎衰顏。

五言絕

棄髮大通河

白髮梳不盡。東流渺何情。憑將塵垢意。洗濯向滄溟。

月下

不圖事別稿卷一

九

鍾鼎非吾事。神仙良所希。停杯忽惆悵。明月上人衣。

泉弟臨分輒馳數語貽之

天涯遊子意。歲晚故園心。想見高飛者。應悲枳棘林。

五言律

再咏新葵

秋草已無色。葵心猶自持。根疑移處穩。花憶拔時危。紫萼重抽豔。層英細吐奇。倚風看爛熳。造

物爾何私

重陽泉弟貽詩見懷走筆和荅

登臨妨令節、霜色滿神京。此日黃花意、他鄉旅雁聲。鵲原飛處急、頃曲按中生。擊劍看揮霍、從君問不平。

旅館初逢雪、壺觴好自隨。飄零風絮起、寥落夢魂遲。跡似素安卧、文慚北隴移。酣歌燕市晚、誰與話離思。

春酒介壽為溪弟題詩成興復不已再綴

八因事別稿卷一

十

一律

冰雪驅殘臘、雲霞際曉春。來從梅柳覺、散入海天勻。瑞物占周典、周禮是日視雲物察歲祥寬書霈漢綸。漢令是日下寬花不敢問芳意屬陶鈞。大之書故云

擬恩放作

積禱通玄極、疏恩仰

帝闈。詔從深殿發、人向杳秋歸。三徑勞重闢、孤雲俸晚飛。餘生荷更賜、腐草共春暉。

夜坐

剌燭對初寒、停杯忽寡歡。壯心曾倚劍、白首見顏瀾。夢逐江鄉杳、愁緣世路難。微衷各有尚、惆悵五雲端。

人日立春遇雪此戊午絕筆也

初雪兼人日、逢春積素稀。遲緣催暖至、融為逐寒歸。著柳偏增潤、衝鵝不避威。澄清聊藉汝、從此布陽暉。

七言古

中秋後一夕偕抑齋觀月

八因事別稿卷一

十一

昨宵待月殊草草、今夕誰令月偏皎。我呼月向酒尊來、相看未覺秋光老。拂劍應憐少壯心、致身肯為圓溫飽。關西給諫才絕倫、李白空慚微譽早。地上麒麟世豈知、馳驟印綵始稱好。報主猶餘血汗姿、風塵慘淡長相保。尊前記取月再圓、共君把臂長安道。

醉玉行

天寒日短苦夜長、粗褐掩脰食無梁。鷺鷥颺颺羣雁翔、燈影幢幢守空房。對子惏然思故鄉、子



歌我舞聲漸揚，歡來長跼。薦玉觴，酒行無算心。  
自傷。忽憶少年游俠場，起看河漢星斗張。安得  
羽翼隨風颺，攜手遊遨臨八荒。願保令名壽無  
疆。

桃杯行

八駿西來宴未回，三千桃實爛如梅。戟郎睥睨  
竊以飽，黃竹歌殘王母哀。霓旌芝蓋不復擬，綠  
髮青衣安在哉。空遺桃核人代改，霹靂震怒鉤  
為開。湏臾化作金銀氣，高可儼觥罍可壘鳳池。

八  
目  
李  
刻  
稿  
卷  
一

七

舍人好奇者，奉以雕盤如美瑰。堯庭漆師宋工  
手，鏤刻絲縷無留埃。汴水東流元社屋，厄匪豈  
暇論秦灰。朔風吹寒海欲立，東鄰玉缸初潑醅。  
五花千金亦何有，對此心神山海頽。瑤臺甲子  
湯難數，桃謝桃開知幾迴。我亦玉皇香案吏，謫  
向人間醉一杯。

鮑注得詩頗自矜重久之舍人復觴予以  
桃杯雕盤為器益奇載詠載歌令與鮑角  
遂命之曰醉鄉三友他日折簡招致彼婆

娑其間挾子以遊蓬丘方壺者非予也耶  
丁巳長至日書書成祝器中餘墨皆化成  
翰葉枝蔓相引精絕如畫久而不散或曰  
此墨瑞云因併書之

五言古

雪後塘弟饋予新醪薦以鮑注觀其形製  
詭奇意必海外物也思以玉壺奪之戲

作長句

方春弄餘寒，飛雪被廣屋。念此久日祥，煦晴有

八  
目  
李  
刻  
稿  
卷  
一

七

恒卜陰威不敢肆，墮地成霖霖揮手。謝銅烏掃  
蕩天如沐，荻扉畫牖啓。盤飧枉文舛，瓶甕世豈  
無。鮑注今所獨頗挾金石姿，方犀復疑木雕琢。  
窮鬼工黝瑩等玄珠，把玩誇比鄰。奇衰詫荒服，  
斟酌詎匪嘉。鯨鯢嗟滿目，欲刷維蠹耻。忍撐石  
鼎腹，突兀眼花明。雲烟散箋牘，逸興繞滄洲。池  
草春更綠，我有白玉壺。長懷奉美祿，北斗如可  
挹。心期為君暴。

夜月即事

廣庭貯明月，槐影紛滿地。我行步影間，柯幹皆可識。未展團蓋陰，頗結虬龍異。長風振木末，奇禽忽來至。徘徊不能棲，見月空驚避。物生各有營，浮雲自無意。睠此芳樹枝，人事等榮瘁。永懷叢桂招，因之發長喟。

夜涼偶述十韻

朱炎屬零雨，蒸暑轉迫窄。頑陰亘長晝，飛灑何太劇。苔色上枕衾，蛙聲出礎礪。庭草紛蒙茸，荒堦謝禽跡。寢興敢逾常，衰髮慵早憤。殷雷正卓午，蘊熱驕肆厄。倏忽排太虛，涼颼振初夕。豈乏蕩滌功，於焉豁煩積。披襟當戶除，捲幔清几席。天意苟如斯，人生會有適。

醉後志感

憶昨青陽時，庭槐數寒枝。清霜忽已墜，宛見槐葉萎。陰陽互代謝，物盛行當衰。紛紛桃李園，遊衍詎知疲。誰念東鄰松，寂寞空自持。寄語觀物人，榮枯良在斯。

詩餘

讀洪忠信憶江梅引有感倚韻和之

幾回清夢繞江梅，淺淡開春到來。汎香聯綺，隱約映瑤臺。吳苑不愁紅紫妬，褪濃粧。偷玉臉，欲待誰。誤入羅浮含露蕊，恨何郎。歡北里，錦琴初澁。三弄罷，白日西飛。無耐晚霞撩亂，點羅衣。玉簇雕鞍歸信早，報東風。莫浪吹。

偶懷似樓用荆公韻賦漁家傲一闕

碧山迴合清溪抱，片片輕鷗掠汀草。樓畔風林何窈窕。時獨到，松陰滿地無人掃。冶遊浪逐

花和鳥。悔不當年拂衣早。華髮毵毵誰耐老。歸正好，白沙翠竹江村道。

雜著

兩兒字訓

吾兒均培，初學於建陽余子。余子問字，則以未冠對。余子強焉，予曰：古者冠，旬賓嘉成人，則字之。今之字，以示訓也。雖童而命之，亦可也。宜字均曰汝耕，培曰汝耘。夫植苗貴均，均則疎密適宜。其秀實也，恒齊。為穫必倍，夫惟深耕，則土膏

漸而後苗可均也。不然墳與塋競瑕與堅併而苗荒矣。凡田必資培壅。稂莠不除。培不可得。施也。故肥耘薙。耕積其勞。瘁而後害苗者去。秦灰始布。齊壤斯沃。人見苗之芄芄。以為培力也。不知耘實先之。且世之論農者。視勤惰。勤則上。惰則下。取諸已而已。雨暘之時。寒燠之節。天也。耕弗力。耘弗頻。安得而獲。諸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如此之謂學。均培其敬受之。咨於爾師。致訓規焉。

嘯齋說

前集別稿卷一

六

予與韓將軍居數月。莫喻其所以連得大將者。將軍自言。為偏校時。與東虜戰。常以遮險擊惰。取勝。每領羣車。屬幕所在。夜必帥敢死士。疾馳襲之。虜數自驚擾。坐此相戒。毋盜邊。邊防軍府亂。凌劫節帥。廣寧亦煽動。人情洶洶。將軍以貴介居間。單騎往來。談笑定之。遂用使者薦。崛起佩將印。當幽燕雲朔之衝。未嘗敗衄。其為言如此。予曰。此可稱將略矣。柰骨相何。或曰。將軍三

韓世將也。軀幹表之。遺體韜鈴。服其素業。聲華流諸地望。以此得大將。奚問相為。予曰。雖然。顧獨未睹其似耳。蓋予嘗與將軍語矣。虜情閑狹。亭障堅瑕。士馬勁脆。險阨受敵。不受敵。無不與予合者。或時牴牾。稍以微言激之。輒怒。怒即雙睛炯。堅光閃閃。觸人。嘻。此非虎視耶。迨夜酒酣倚枕。則其骸體之懷。與其憤懣之氣。橫逸四出。狂呼浩歎。聲徹庭樹。有召風飈震林樾之狀。嘻。此非虎嘯耶。夫虎所以恐百獸者。本攝諸目。而怒以聲。彼爪牙者。用為威。役爾非其先也。故六師曰虎旅。元戎曰虎臣。居施虎帳。出握虎符。凡以示威稜也。人主伸威萬里。故守在四夷。大將威行絕漠。故檀囊震疊。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韓將軍之謂矣。將軍又為予言。大同自軍變以來。未嘗一與虜接。其稱破虜上首功。大都偽耳。比年虜納漢亡多教。為室廬藝植。兵甲器用。一如漢人者。至吾所以禦虜。乃更大疎。其為計不以戰。而以餌。幸而餌術行。虜姑緩我。則上下

翁翁然持以為安其不然者付之蹂躪伺空壁  
出然後罷虜餘老弱雜漢人首苟取充級不責  
真偽如是者蒙上賞雖有凌敗亦以他餌免故  
今之餌者邊臣之至要也韓將軍方以廉靖厲  
威不苟同而又務修軍政思售其所得為卒以  
媒禍故其骭骸之懷與其憤懣之氣非躡安所  
戮之嗚呼將軍之嘯不以台風颶震林樾恐百  
獸闐如耽如矯矯桓桓為

天子爪牙以截傲外伸皇威而徒騰蹕魚虺

天園事別稿卷一

六

於囹圄間雖瞳也羽領也趙相負將軍乎將軍  
負相乎於是韓將軍益怒且奮其嘯加振如將  
提偏師封狼居胥焉一時聞者爭呼為嘯公嘯  
公本號筆峰至是以予說嘯得將旨亦自號曰  
嘯齋云

題梅花道人畫卷跋

唐畫家以關仝荆浩為山水絕藝惜未覩其製  
作及觀仲圭所臨漁父圖下筆道舉意韻簡遠  
信非凡手所昨能昔張志和嘗圖顏魯公漁歌曲

臻其妙仲圭為嘉禾人洞庭震澤正所習遊宜  
其自圖之又自歌之所得於烟波毫素之外者  
多矣況畸人逸老抱道守貞安知不有隱於耕  
釣者乎然則居廟廊而思江湖者蓋不獨憂其  
民已也予弟時亨購得此卷既為之賞識輒復  
書予意如此

題祝枝山字卷跋

吳俗雅以書法相高然涉晉人蹊徑者往往失  
之斌媚風骨都廢余弱冠時已知衡山筆札為

天園事別稿卷一

七

海內稱重暨從盧古溪所見枝山書尤喜慕不  
置盧不以為然古溪既下世祝書乃盛傳於時  
雖衡山諸郎亦請枝山作十九首今所刻真翠  
釜一轍也余以為白巖太原喬之篆古西興建  
易公之八分枝山之行草衡山之小楷皆近代  
鮮儼自足恣睢藝圃何必古人世方競取祝融  
偽碑交臂以談古學豈不惜哉余不識祝公識  
其嗣子方伯家雖野鷺欲求遺墨顧不可得所  
得又非其至觀此能不為之灑然余弟薰方學

書 禁苑試以余言論諸同輩當必有信之者

魑魅傳

魑魅者狙獠之別種也先世饕餮氏號不才子至孫共工氏仕堯以凶渠流竄幽陵幽陵與白狄鄰其地多崇山鉅壑稍遠人跡共工益肆凶威人獸皆怨之訴於北冥大帝帝怒磔而誅之俾世世化為狙獠其後漸與人獸交久之或有產為魑魅者厥貌恠讀觸之者輒生疾痛大禹導河至碣石知之歸而以其形鑄之九鼎宣示

八國書刊稿卷一

子

人派使無逢其災害至周末鼎淪于河王綱盡解魑魅遂肆出流毒中土而居河南之登封者為惡滋盛自餘或為狙獠或為魑魅散之四方不能悉其族類也魑魅用物弘受精多者久輒為人歷漢魏晉宋以還往往列仕中朝有至公侯卿相者視惡鉅細小者貶徙大者誅夷不獲久得志惟唐李林甫在位十九年既死肅宗追咎誤國毀棺暴尸三日腐穢不可近烏鵲聚啄之立盡元載繼出尋敗死時獄卒以污穢塗其

目楹而殺之魂復返為魑魅云盧杞者本美男子也為中書舍人直省中一夕大醉謎夢中若載魘之者狂叫蹶起省吏驚視面已藍黑極陋即不辨為盧舍人矣杞死澧州未殮忽為虎銜去家人求葬不得德宗聞而惡之比迄五季華夷錯綜戰血滿中原其類率齊鋒刃至趙宋盛時昌明道勝往往屏避遠惡肅澹以後日月晦冥陰沴四塞魑魅者稍復化為冠裳擁據津要惟秦檜韓侂冑最久檜妻在虜中嘗與狐通

八國書刊稿卷一

五

尤以狡險佐檜侂冑之後有賈似道其陰賊暴戾大抵皆相似也檜保首領死後相人以烈火烹鍊其形過者捶擊無虛時楊髡之亂殘樵燼焉侂冑死於玉津似道死於木綿皆化為獼猴騰蹕而去竟為韓盧所得凡狙之性喜茹他狙得食將已者必齧而奪之稍與之角即戮其黨共齧以死尤貪殘躁暴好踐傷稼蔬凌折草木果未熟輒敲訖進棄有恭為優戲者輒迅睥睨務佞悅其主而陰竊所有以自利其視主人之

稼蔬果卉不惜也。主僧至提而殺之。居常攘取他獮。哺為己子。俾羅致四方之物。不以艱遠。雅與稷狐狎。稷狐亦多為之窟穴。其所規設。閃灼翕忽。莫可踪跡。故魑魅善伺人。動靜而巧。於濟欲為世患。害蓋酷似之。本其族類也。句吳顏不疑曰。伐巧持便。莫徂若也。然竟以此蹈誅。豈不痛哉。世之不識魑魅者。觀於徂獮可矣。

### 黃巢始末

黃巢曹州冤句人也。屢舉進士不第。唐僖宗乾

不圖事別稿卷一

主

符元年十二月。濮州盜王仙芝起長垣。二年五

月。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之。十二月。陷沂州。山東三

年八月。陷陽翟。郛城九月。陷汝州。十月。攻唐鄧。

以上俱河南十二月。攻申光。河南廬壽舒南直斬廣等

州。合兵二賊皆仙芝在斬。請降。朝廷授以官。巢大怒。

仙芝不敢受。遂與巢分掠。四年二月。仙芝與尚

君長南陷鄂州。武昌黃巢還陷鄂州。山東三月。

黃巢陷沂州。及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河南五月。

二賊復合圍宋州。河南教至各解去。仙芝陷安州。

隨州。俱湖十月。黃巢又寇斬黃。凡再十一月。王

仙芝遣尚君長請降。被誅。黃巢遂還陷匡城。北

隸濮州。山東仙芝寇荊南。湖廣敗走。還至申州。官

軍又破之。五年二月。招討曾元裕大破仙芝於

黃梅。湖廣斬之。是時黃巢方攻亳州。尚讓乃帥仙

芝餘黨歸之。推巢為王。改元王霸。巢仍罷沂州。

凡三至。豈巢曾留兵守濮州。凡再詔以巢為右

衛將軍。不至。三月。巢又自滑州。北直略宋汴。攻

衛南葉陽。翟。宋陽翟遂引兵南渡江。復從斬攻

陷虔吉饒信等州。俱江西六月。寇宣州。南直隸自

不克。乃引兵攻東浙。華溫嚴金開山路七百里自

浙入建或自攻剽福建諸州。是時建人陳巖聚

眾保障鄉里。號九龍軍。全閩賴之。建州獲免。茶

毒徒可知也。十二月。陷福州。六年正月。巢遂趣

東廣。貽書廣帥。求天平嶺南節度。朝議不許。除

巢府率而已。巢聞大怒。遂攻陷廣州。戕其帥。轉

掠嶺南東西州縣。十月。巢以士卒多疫死。乃自

桂州。編筏下湘江。陷潭州。湖廣殺戍卒五萬人。

十一月北趣襄陽至荆門湖與官軍遇戰敗卡

喪七八乃與尚讓餘眾渡江東走攻陷鄂州凡

陷轉掠饒信凡池宣歙俱南杭江十五州眾

至二十萬廣明元年四月淮南將張璠克饒州

巢走信州復貽書請降於都統高駢時鎮許

為保奏悉散遣行營諸道兵巢知兵散遂與駢

絕殺張璠其眾復振五月復攻陷宣州凡三至

七月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南直兵勢甚盛

都統曹全晟拒之泗上戰不利諸道兵先屯潞

入同平別稿卷一

高

水河南者亦散巢遂渡淮泗州之陷申州凡再

散入潁宋徐兗之境十一月入汝州凡再自稱

天補大將軍尋陷東都陽進陷虢州攻潼關王

師濟巢入華州俱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是

月巢入長安僖宗西狩中和元年四月宰相鄭

畋遣副帥程宗楚唐弘夫等進攻長安巢帥眾

東走宿灊上訶知官軍不整復引兵還襲京城

宗楚等皆死賊眾遂上巢偽號二年正月以宰

相王鐸為行營都統收高駢兵柄蓋惡其逗留

觀望也四月王鐸督諸軍進屯京城四面巢勢

稍蹙九月巢將朱溫以同州降詔以為右金吾

大將軍賜名全忠時巢兵尚強十二月王鐸用

都監楊復光策承制召李克用於代州將沙陀

兵四萬軍于同州三年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陀

大戰俘斬數萬四月李克用復引諸道兵與賊

戰於渭南賊眾奔敗巢焚宮室遁去遂收復京

城巢之遁也自藍田出商山東走復入擊降秦

宗權六月圍陳州縱兵四掠環豫兗齊徐之境

入同平別稿卷一

王

咸被其毒陳帥復求救於李克用四年六月李

克用兵至合諸軍攻之陳圍始解被圍者巢復

攻汴李克用又奮擊大破之巢將尚讓等皆降

巢遂踰汴奔兗州追兵獲其幼男得所掠男女

萬人是月徐帥時溥發兵追至瑕丘狼虎谷東

泰安州巢眾始盡巢甥林言斬巢并其兄弟妻

首將詣徐軍途遇沙陀兵奪之并斬言首以獻

七月至行在巢諸妾皆伏誅按古今大盜多矣

然欲嘯聚至數十萬眾流毒遍滿天下逋誅猶

且十餘年若巢者殆未始有也彼朱溫特取諸  
驅除而已本其所以延募滋久而不能討者內  
則盧攜相田令孜貴之挾寵擅朝外則高駉統都  
宋威劉巨容度節之擁兵俟衆措置違宜上下解  
體遂致乘輿播遷四海鼎沸之數人者豈非唐  
室之罪魁也哉

陳情疏二章

謹

奏為甘伏萬死瀝血陳情懇乞

不圖事別稿卷一

五

聖明俯垂矜察事臣原任吏部尚書罷為編氓

伏蒙

聖慈特起原職繼復

簡入直樞加官兼職寵冠六曹臣非木石豈

不知

聖恩高厚有同

天地故自復任以來竭力圖報不避嫌怨詎意

侍郎趙文華惡臣久居要地構此奇禍臣

叨為大臣小心畏慎猶恐有失今乃無故

陷於極惡上孤

皇上知人之明下貽子孫百世之厚臣雖即

斧鑕亦何敢辭但臣冤痛至極失今不即

仰

天哀控則臣死之後誰復為臣白者臣請以文

華所奏謹為

皇上明之文華奏臣以漢武帝唐憲宗命題謂

寓意訛謫臣誠不知何據凡試士策題類

以前代得失人才優劣為問今鄉試會試

八目事別稿卷一

五

策目中引用武帝憲宗者多矣豈亦可目

為訛謫乎況我

皇上即位以來敬

天法

祖孜孜為民

聖德神功遠非漢唐諸君所能企及今乃駕空

謂臣以此寓訛何背戾也且訛必因怨而

發

皇上寵臣至此富貴已極臣復何怨而敢萌此



悻念以自取誅戮哉。非惟不敢亦不忍也。  
緣臣考試之時止是照常揭取漢唐二君  
為問取其易曉並無片言干涉時政若謂  
臣敢有一毫懷訕之意則臣平日題奏與  
直撰文字何一一敬謹不敢少忽而獨於  
策題一事輒敢輕肆耶仰惟

皇上聖神遠覽趙邁等夷以為律無臣詈君之  
文義以必無之事真明並日月而幽隱  
畢照矣又臣出題有正人指邪人為邪邪

八  
四事別稿卷一

三

人亦指正人為邪茲欲崇正去邪抑別有  
道歟此唐臣之言也臣引以試士而文華  
謂其譏已毋乃自審其為邪而嫉人之見  
攻乎且臣執法報怨已非一日惡臣者起  
不止一文華也使臣果有其事則彼時豈  
無以此論臣者何待半年之後文華回京  
而後訐臣也文華又奏臣推用張經李天  
寵為督撫及留曹邦輔而不推胡宗憲皆  
臣黨護之罪殊不知浙直用兵以來彼中

官員無不懼禍求脫前項諸臣之被推被  
留者方切齒恨臣而謂臣黨護可乎況曹  
邦輔之留用乃出於蘇松士民之同情比  
時會同兵部計議已於覆本內明白具題  
矣若使留之不當大學士徐階乃其原籍  
豈肯容臣妄留以害鄉邦縱不與臣言寧  
不能自請

皇上乎胡宗憲在浙浙人恃以為安故楊宜之  
去不敢推代亦以浙江自有倭寇勢難摘

八  
四事別稿卷一

五

離非臣有所愛憎於其間也今諸臣受任  
不效自諸臣之罪而文華悉以罪臣臣亦  
難矣且李天寵陞任知府之後臣方任浙  
江布政並未與臣相接何緣薦臣文華乃  
謂臣感其薦已故越等推用即此一端欺  
罔可知且臣既有罪文華何不顯言于朝  
而乃為密奏上之密奏豈人臣所宜有哉  
其意不過欲掩人不知陰中臣以禍而不  
虞

皇上之直發其奏也況山陝地震

皇上謂其數劫民億已深得致災之故而正月  
彗星初出之夜即文華回京之日也彗星  
所應臣不敢知而謂星與地震皆臣致之  
有是理乎臣抱茲冤痛無地自伸此所以  
不得不號泣哀控於

君父之前也伏望

皇上曲垂離照憐臣屢蒙 特簡見嫉於人釀  
成奇禍諒臣受恩深重訕謫之事義所必

無乞

八國支別稿卷一

三

勅法司將臣所奏情節再加參詳與臣辯訟改  
擬別項罪名使臣九泉之下尚得為忠義  
之鬼與英靈烈將共圖滅賊以報

朝廷臣即伏誅可無遺憾矣臣下情不勝感戴  
激切哀苦痛結之至為此謹具本專令義  
男李其親齎具奏以

聞伏候

勅旨

謹

奏為再陳哀悃伏乞

天恩俯憐冤陷事臣蒙

聖恩特起原職繼又

簡入內直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前後

賞賚無數臣一介草茅不自意遭逢至此感

激思奮恨不捐軀墮首以圖報稱故於進

退人才之際必公必慎不敢少有阿徇以

孤

八國支別稿卷一

三

委任不意趙文華與臣不協假以參論曹邦

輔為由駕捏誣情陷臣重辟近邦輔已蒙

提問功罪明白無容陳辯外但文華奏臣

考試監生以漢武帝唐憲宗出題謂寓意

訕謫此則誣臣之甚不能不痛哭號愬於

君父之前而後請死也查得考試策題從來多

以前代事跡為問原無避諱事例如嘉靖

己酉甲午等科應天山西等處鄉試并已

丑庫成等科會試俱各引用發策取士見

載試錄、歷歷可查、臣去秋部考監生所出策題、亦不過剽竊各錄舊文、並不干涉他事、今文華却乃指此以為寓訕、不知何所憑據、臣在職數年、祇畏

天威、恒如監臨、目逐章奏、與直撰文字、皆常一

敬、謹略無誤犯、豈有當堂出題、耳目甚衆、反敢輕忽、自取罪戾、若果有之、科道亦

必論劾、何待文華回京、而後舉奏、正以題

襲舊意、人所習知、無足指摘、耳緣臣所以

八  
國  
書  
判  
稿  
卷  
一

五

致怨、止因文華先在蘇松、與邦輔不睦、奏要將伊罷斥、是臣採據公論、會同兵部題奉

欽依、留用、文華遂怨、臣入骨、及至舊察回京、曾

未旬月、即欲躡陞兵部尚書、臣見文華器

非、任重心、寔懷奸、委的不能曲徇其意、用

此怨、臣益深、然不意報臣如此之酷也、比

臣倉皇下獄、已即伸辯、未蒙

垂察、通者恭遇

欽卹大典、差官會審、臣方敢備情哀訴、近聞

天恩曠蕩、密過重犯、多從寬貸、萬口騰歡、嗚呼

載道、如臣冤痛下情、似猶未徹

天聽、臣竊聞之、棄馬長途、尚希憐於舊主、枯芳

積雪、終望澤於陽春、譬之頑兒之戀慈父、

雖蒙譴呵、悲啼如故、此臣所以欲及未死

之前、號旻自訟、誠不知斧鑕之在前也、伏

望

皇上察臣受

八  
國  
書  
判  
稿  
卷  
一

五

知頗久、蒙

眷最深、縱使喪心、病狂、決不忍負

恩至此、并乞查臣前項策題、是否累科所出

便見臣不敢欺、如蒙

聖慈、曲加矜宥、免辱刑書、俾犬馬餘生、猶得以

少全臣節、則我

皇上再造之

恩、真與

覆幬同仁、臣即不獲躬致捐糜、以肅

洪造固當效御結以罄遺忠此臣之心亦

臣之分也臣觸冒

宸嚴下情無任痛結戰怖請死之至謹具本今

義男李某親齎具奏以

聞伏候

勅旨

附江舉人上侍郎趙文華書

宗不才昔在乙酉之秋愚兄弟同遊太學望見公於羣衆中蹕然有獨立之風倏然有遠舉之

八國才別稿卷一

書一

致是時雖皆年少然實知慕義有興起願交之心既而幸獲所圖果相與歡然無間也蓋俱出今大老之門並受其特達鎔鑄之恩以國士遇之于時吾三人者日夜淬礪每意氣自許以為上師大賢下摩勝友此豈尋常相值際會而已哉益用感奮思自樹立以無負于大老之教育與明時之率作也蓋達則期伊周之功窮則厲顏閔之節此皆其素所規勗云爾然而俯仰今昔忽焉如昨人事代謝何可勝言命之不齊善

天實為之家兄雖嘗一第而逕迴仕途者幾三

十年迄不遭而罷去宗則未嘗有一日之幸直

奔走道路老而無成行返丘壑以卒餘齒亦莫

之有怨尤也惟公道與時逢命隨才達獨大奮

于當時而受知于

聖主可謂千載一時之遇仕宦希曠之榮也故

吾與公雖形勢邈然殊絕而心志自謂未嘗不

通嘗以為公于今日位則既大矣寵則既盛矣

聖主則既知而信之矣具寮則又莫不聳向之

八國才別稿卷一

書

矣切計其以時昔自樹之心感慨願效之節而當時奮揀之會苟國家安危大計之所在生民休戚至要之所關其念之必熟其籌之必精于是時也而有舉朝之所畏避蓄縮不敢形諸聲勢者衆方以為觀望而公獨能於一日奮其剛邁之氣以報知遇之恩則言焉而必合策焉而必行上為國家樹莫大之功下為斯民究無窮之利斯則公誠無負於今日而著不朽之令聞流美談于縉紳光餘耀于同門也噫自公於

還太用以來吾亦何嘗一日而不以是祈禱于左右者哉。今也不然。聞諸道路。昨者疏入。獨論吏部李公。而以黨逆謫訕為罪。宗時以賤恙伏枕。遽攬衣。肅然而起曰。此公誠然。必無妄發者。則是誠堯代之共驩也。其論之宜爾。其罪之宜爾。既而稍徵其事實。則所謂黨逆者。訐其與半洲同鄉而相結也。所謂謫訕者。摘其考選命題也。宗始為之愕然。傷神者移時。已而喟然長嘆。不覺泣下而沾襟也。嗚呼。當盛明顯比之朝。而

天國別編卷一

三

有此曖昧忌諱之舉也。耶李公而忝厥位。苟忠於國。惡其人者。則亦明列其不軌之迹。章灼於人者。以告于上。大或誅之。小或斥之。如是。則雖以死誰懟。而衆亦孰不厭心。今也惡其人。求其罪。知不足用。為撲滅之計。而乃獵其無証之單詞。不明之隱隱。使之俛首吞聲。而就戮也。不亦悲哉。且李公之黨附半洲與否。吾固不得而知之矣。至其命題援古發策。而指為謫訕。則率爾應爾之頃。常情之所易忽。知慮之所不逮。苟深

求而逆探之。亦何所不有。攻讒者。因以為口實。而流聞于公。公亦過聽。遂文致而周納之。以逢天之怒。加大辟焉。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今皇上神聖有過。唐虞無不及者。而任事如公等。乃不能盡由羣后德讓之風。以共承臨御寬簡之化。顧有詩人論訛背憎。忮忒相傾之患。豈不為明時太平之一大累也。昔匡衡論治。以為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寬柔惠則衆相愛。嗚呼。吾亦何由而得見此于今日哉。傳

天國別編卷一

三

稱顏子戒叔孫武叔之好譏議也。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也。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嗟夫。彼其存心之仁厚也如此。豈能以夫一日之忿。乘可為之勢。撫不根之事。加巧構之誣。而陷人于殺身之禍哉。必不為也。且夫君子之議法。尚寬而慮事。欲遠也。將以上存國體。而下為士夫。傲措足之地耳。若率已意。憑主威。肆然行之。而不顧令人人自危者。天下豈久安之道哉。唐開元中。

都督裴伯先有罪，張嘉貞請加詔杖，而張說以  
為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也。固爭于朝，得釋。退  
謂嘉貞曰：「富貴何可常保？若貴臣盡杖，吾恐吾  
輩及之。」詎不為天下士大夫地乎？富貴國常惡  
高郵守晁仲約，餽遺海寇而免，謂其失於剽掠，  
傷國威也。將請殺之。范希文不可，曰：「自祖宗以  
來百餘年，未嘗妄殺一臣子，此盛德事也。奈何  
更導？」

主上以殺戮事乎？他日手滑，吾輩亦且不免。時

八國中刑部奏

宋

富公未之思耳。其後悔悟，乃深服其言。嗚呼！昔  
之老成謀國，慮事其忠厚惻怛類如此。今李公  
者，六卿之首，百僚之華也。一日罹于罪罟，摧敗  
酷烈於俄頃之間，而終不能以一詞自白，行路  
為之傷心，士類為之掩泣，而莫能知其負國之  
顯實罪釁之由來也。以故人情洶洶，有朝不謀  
夕之慮。公方大有當世之責者，事勢至此，豈其  
本心哉！直不慊於其人，喋然者久之，遇於一發  
而不可制，初不虞其橫潰至此也。蓋燭火在縹

烟之中，不能以一指蔑之，至燭孟諸而炎，夏臺  
塘漏於鼃穴之微，不能以一塊塞之，至決九江  
而漸荊州，公亦豈無惻然不忍之心，憺其已甚  
之悔乎？所以易言君子作事謀始，傳曰：「安樂必  
戒，無行可悔。」所以既思其終，又思其復，故君子  
于利害之際，恒兼權而熟計之，以為可久之圖。  
善後之策，故忿慙由是而懲，仁恕由是而行。其  
施之于人也，必不肯以其喜怒之私而亂是非  
之實。則我無咎而彼無怨，豈不熙然與天下相

八國中刑部奏

宋

安于無事之域哉！今者業已至此，無不為此而  
猶喋喋然言之不置，雖愚亦不自知其何心。然  
吾聞之杞國有無事而以天下為慮者，至忘寢  
食，此亦草鄙愚生私憂過計之常態也。又竊念  
與公有久故之誼，嘗于艱難窘棘之際，被其周  
恤匡導之勤，載在肺腑，如何可忘。今公當赫赫  
柄用之日，而某又適以此時得數在左右，遇其  
行事有不然者，徒內懷憤切，而隱情惜已自同  
凡人。豈惟不肖失其初心，竊亦計公悔悟之余



ZW 21101000504243

困亨別稿卷之一終

當亦無取于某之循默也故不勝其惓惓之  
而忘其痴賤率其胸臆之素而形諸書以為獻  
伏枕無聊意感詞冗不知所裁伏惟涵宥不罪  
而賜省焉且不以狂瞽為斥因其言而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縉紳幸甚

羣玉樓集八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李默撰默有建陽人物傳已著錄是集凡文五  
卷詩三卷乃其子太學生培所編康太和序稱其  
銘意鑄詞不涉蹊徑然少傷於朴直原集刊於萬  
厯元年此本為其裔孫重刻默為趙文華借策題  
謗訕搆陷下獄以死有孝廉江宗者力爭之故卷  
末以江舉人上侍郎趙文華書附焉其事蓋史所  
未及也